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七册目錄

史地類

雲南地理及其地方史

滇繫四十卷（一）……清　師範輯　雲南一
卷一之一……四一六
卷一之二……四四七
卷二之一……四八三
卷三之一……五一九
卷四之一……五五六
卷五之一……五九二
卷五之二……六二七
卷六之一……六六四
卷七之一……七〇五
卷七之二……七五〇
卷七之三……七八五
卷七之四……三二
卷七之五……五〇
卷七之六……八四
卷七之七……一二七
卷七之八……一五八
卷八之一……二〇七
卷八之二……二四三
卷八之三……二八二
卷八之四……三二三
卷八之五……三五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共四十卷

漢 班固 撰

武英殿聚珍版

雲南圖書館藏板
軍事刊劃

滇繫序

漢地里志益州刺史統郡八而益州郡為古滇王國即今雲南地漢武帝元封二年始闢其地分置永昌郡於東後漢永平十二年又分置永昌郡於東南諸夷頗其地故晉以後疊為變亂之藪自蜀漢改益州曰建寧郡別治味縣而更置雲南郡於滇池興古郡於宛溫晉以寧州刺史統四郡則隱然為一州之地與今雲南省無異顧其地有石門瀾滄之險其人皆褒牢斯榆之遺蠻故晉以後疊為變亂之藪自蜀漢改益州曰建寧郡別治味縣而更置雲南郡於滇池興古郡於宛溫晉以寧州刺史統郡

所據不太版圖蓋古時滇雖一隅必待天下久治而始得得而易失又如此甚矣撫循之難也我

國家聲靈震慴緬甸南掌無

聖化
孚一百六十餘年之久者
滇固厚矣夫叅古今之權
宜審邊隅之形勢徵文攷
獻首在方志余兩任滇藩
無署撫纂嘗念通志年久
缺脩擬欲踵而葺之旋以
奉
命撫蘇不獲如願中恒歉然今
趙州師劬耀湖廣巡宰望
江政事之暇編爲滇繫一
書鄭寓京師請序於余余
公餘繙閱竊喜是書綱舉
目張簡而得要其首志疆
域職官非若廣志南中

志之僅誇方
典故徵藝文
小紀之采加
命名彙冊四
取義精雲蔚
僅有裨於滇而
未增脩而得是編以補多
年之闕略洵
垂久遠倘官
編而續纂志
於以宣揚

聖天子之威德俾滇中士農工
商莫不漸摩于禮義振興
於文教太和翔洽邊氓敉
甯則是編之
僅有裨於滇而
博為余所薦劉
之知及宰望江
克著循聲故樂
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三

賜進士出身經筵講官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前吏部尚書兩江總督加三級錢唐費淐拜誤

滇繫序

方志為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為之未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為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固即仕為縣長令而首為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我自是之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下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

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
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
景晚古事闕軼
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
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
滇繫姚序 二
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
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
下才也工詩文明吏事仕
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
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
士殷出於至誠真世之
君子亦非獨才智
之美也
書挾論古今之是
非綜核
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
攷故實此史氏一家之美
而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
非庶幾於
滇繫姚序 三

今以事過吾舍出此書見示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外史一家之言因書為序云

時年七十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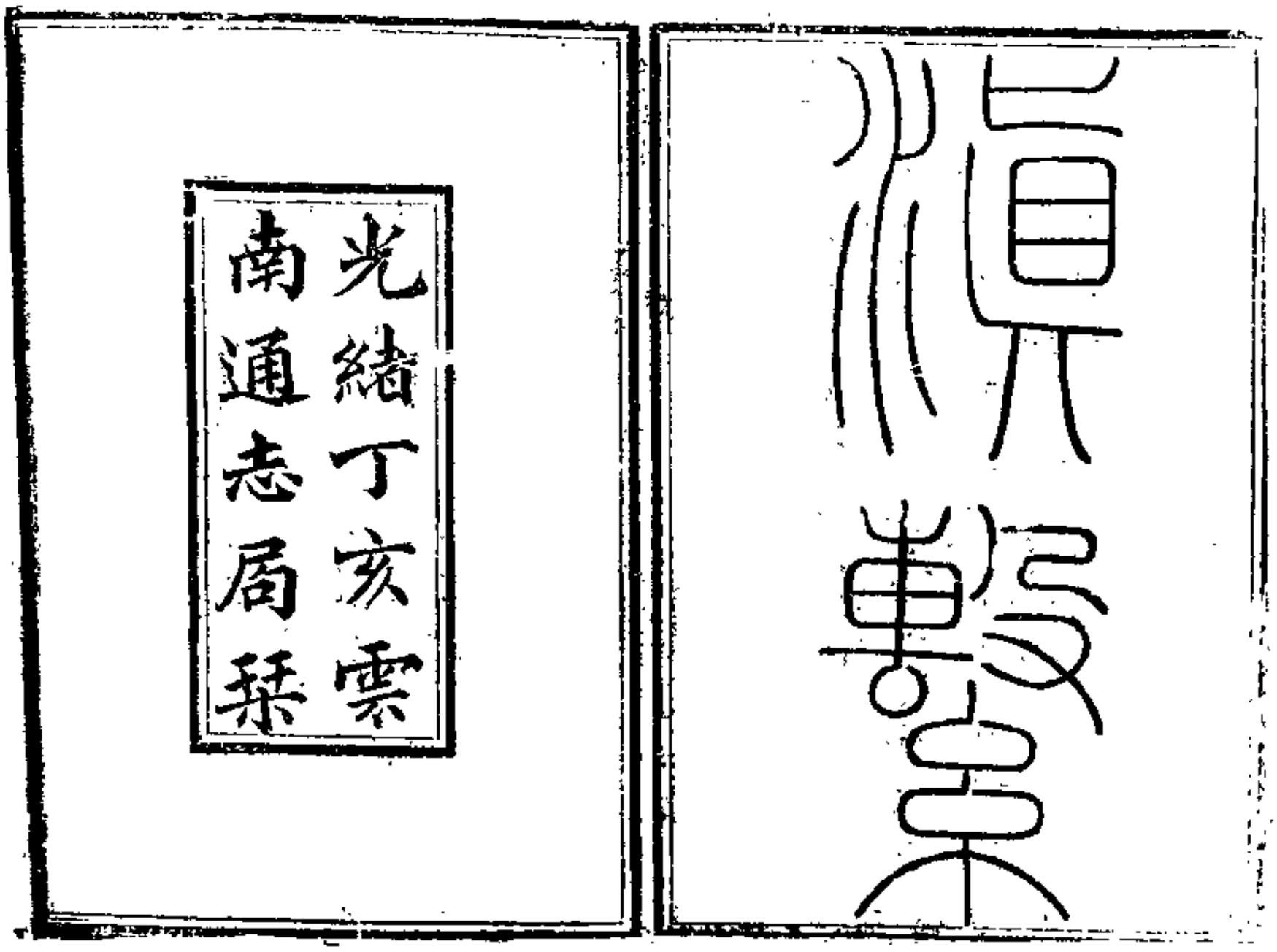
滇繫一書為補雲南通志而作也述雲南地理者仿于常璩南中志而廣志益州記等繼之山則上應井絡水則下導岷江凡李膺之所記桑欽酈道元之所述無不畢詳鹽利被于西南五金之多至衣被天下其所產之地所出之山則班固司馬彪王隱沈約杜佑李吉甫等又一一著之他若經學則權輿于尹珍文章則濬源于司馬相如吏治則王遜常延壽所張弛武功則張喬諸葛亮所勘定是滇雖一隅其所繫于天下如一身之有肩背一家之有庫藏相輔而行缺一不可也同歲生師君茹扉以名儒出宰望江克著政聲暇則鉥意鉛槧其書之傳誦海內者已數十種今復成此考古証今由近溯遠其

陳列利弊搜羅隱顯三邊之界畫廿郡之形勝以迄居中馭外之規自上逆下之勢言言可垂之久遠事事無見之施行非生長其地熟其山川井邑而又通達世務周知治術者能若是乎昔揚子雲之記蜀事嘗以述之述剛中與君此書而三矣余昔視學黔中嘗以事至雲南境恨其方志之無稽嘗願與當事共修之嗣以軍興不

果讀君此書可謂先得我心矣抑余尤有進者滇銅滇鹽實為一方利害所在然鹽之害今已奏定歸民可以不煩更制惟銅之害其在官者州縣必實缺方運京銅往返率五六年攝缺者少亦四五輩蔽門則有守候之虞江行則有沉溺之責津門則有剥運之苦交户工二部則胥吏勒索百端不至罄其家不止甚至有戕其身者已屢見奏牘害之在民者厥民皆游手厥本出庫已十去二三餘悉供結納之資酬飲博之費迨至流亡殆故責雖歸官而累仍在民欲除官之弊莫如接省遞運則費省而責分欲除民之弊莫如聽人開採而官僅設店按價購買則游民不至擅費幫項胥吏不至任意侵漁庶一方有限之資不至久久漸歸無著如是而官民之元氣始復邊境之蓄積始儲即有水旱甲兵而可以無意外之變要亦經理此方者所當豫為之計也敢曰君言而推廣及之他日倘稽六詔之圖撰一方之志有此此書不可者則君與此書又當並垂不朽矣爰樂為序而行之

上書房舊史陽湖洪亮吉譔

蒙自尹紹裕書


滇繫

光緒丁亥雲南通志局栞

地有處一隅之僻似無與於天下之輕重而恒足以重輕乎天下者憑者易之知者寡焉滇之視天下特身之一踝一拇耳筋骨堅定血脉貫輸則動止疾徐胥任其意之所使苟病拘結患腫固非同心股膂脅之有關性命而七尺之軀難免殘癈此其輕重從可知矣夫滇胎於皇初萌拆於三代立於秦步於漢踹躒於魏晉南北朝閒翔於唐而旋瘅終瘅於五季興宋蘇於元趨於明而極舞蹈之節於我

國家蓋

列聖之涵濡賢將相及督撫監司之按摩而扶掖者已

屆百五十年闢壤土之綺錯則疆域所宜詳也

感文武之星躔則職官所宜述也幸嵐瘴之全

消則事多所宜攻也懼財力之告匱則賦產所
宜登也慨流峙之爭雄則山川所宜紀也數衣
冠之競爽則人物所宜書也列典故則治亂之
循環可覩也編藝文則英旨之懷抱可揭也傳
土司則椎鑿之強弱可稽也別屬夷則變隸之
風俗可該也雜旅途則輿騎之往來可指也捴
雜識則見聞之博洽可資也範不敏以素牘餘

閒秘討寘搜成書四十冊有圖有表閒綴數語
於篇末名之曰滇繫竊嘗念曰月星辰繫於天
鳥獸草木繫於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倫繫於人耳目口鼻繫於面喜怒哀樂繫於情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繫於音以奕繫秋以九繫
儻凡類此者其所繫殆無窮也書之繫滇亦猶
是頌滇究屬西南之一隅石田鳥道歲入縣官

章皇帝驅逐蠻倭不敢中州一巨郡況士無二面之歲農無百
仁皇帝殲劇逆藩之糞工無般倕之能賈無舟車之便所利惟
寅皇帝滌瑜鴻口倘綜理失策輒竄據幽阻相煽搆禍自
萬一不減二十
緞與井而無籍之徒借以衣食者日不減二十
晦之

純皇帝羈孟隕懷南掌約束維持之容典章法度之隆
小有弗恭立見漂滅匪獨軼元實跨明而過之
弟其境西逼緬甸南連交阯北通蒙番儻憑束
京師要在當事者飭紀綱除梦統以勤宣
德教且珥賽典赤贍思丁咸陽王沐黔寧明胡靖暨
胎代之蔡緝遠將軍制軍榮運纘文石撫軍文晟范大司馬承勳鄂

相國南泰 楊大宗伯名時 高大司寇其倬 尹相國繼善 張東閣允隨 傅相國文忠勇 阿相國英公恒 阿勇公桂 書協揆麟之

今

天子甯濕經遠阜物化民之政少有所裨則以滇為股肱可也即以滇為肘腋亦可也滇之福何莫非天下之福哉謹序

嘉慶丁卯立冬江南望江縣知縣臣師範謹撰

愛業邵陰伯敬書

凡例

一 滇古疆宮以食賦二也依言帝域以事養產者稱出育畧有其主次於非禮事皆體之山則樂繼重國則此川不與之矣經則山成形以有堅前川賦非職土畫六鍾產則官义井繫焉宜不即有分之人次立繼官疆意物之衣之有則或集課四人生司著之謂滇之典之閒之典故冦滇無著典者典者雖所作少之藝彙可或無獨徵為重文為考知干分拓更其則八茲依於如之正文以册取撮政眉諍散猶文一經罵績列臣持重他洗史請近合土鯫其省斯子邊著司生人四課集閒之典之屬之蟬闕隘睽夷禿有本故冦滇無著典者典者雖所作少之藝彙可或無獨徵為重文為考知干分拓更其則八茲依於如之正文以册取撮政眉諍散猶文一經罵績列臣持重他洗史請近合土鯫其省斯子

疆竈不蓋前天又可繫
域至可地史文後開所
兵治知則皆星共顏遺
防革者可同紀繫曲妝
循形也知今其之說人
卓勢我者附理意村雜
之關幌也錄甚也談載
附驛一天於徹　等奇
職城行則與滇　之思
官池誰可地隸　自異
師之為知圖井　鄒來
旅附裡而後鬼　此亦

列七滋開師古通景魚
名十幟局撫愚走況而
勝丰寫俱滇少之已顛
藝叹七叹時宰缺畧倒
文下十井皆今已露成
不謹丰調有相逾一文
錄撮叹去意國七珧十
詩其上文重錢十云慚
詞畧义歇倘塘丰　織
鄙山柣琳乃費南　錦
意川其徼未筠豐　窮
所不真　乾紝浦譚　官

徙寫開典之挂之賸封
上更雕故義漏附產拜
如厭後藝谷之人水之
是抽方文費設物利附
肰換為時苦原餘古事
衆之續代心非則蹟畧
差煩采閒　作間之倉
互躁既有　者入附儲
見牲虞共　始雜山錢
序人賞次　識載川瀼
昧作力蓋　牽綏選之
實事之於　連貽舉附

孚滇省辦丞艮為游
叹于紉瀼叹之且蓋覽
供帑纏惟蓋不運叹者
結錕看銅務善東食尚
納此莫之奏其局本其
之廣知獘宴害辦省味
用廾厥未歸亦之滇之
酌已本及民甚善銅
飲衣蓋除可鉅其則
博其厥而為衯利蕘
之二民其萬大甚濟
資三參寔世中溥九

凡例

建蠻至遮三死故無詳按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站十二通者或而蠻可官之至遮徒延袖手店其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而站十滇尚可僅徒減設袖手店其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後而二於一少僅減設袖手店其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抵豈站黔蕝站黔蕝減設袖手店其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鎮舁而本之其店手死故無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遂帷豈非　詳挨價事責已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果由舟正　已價事責歸誠賻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能黔東路　列賻誠歸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於义由西　繫買聽藩司開所侵採獎理

東二蜀由　中則人司開所侵採獎理

川十則粵　經銅開所侵採獎理

阿九二則　理獎採侵

其而子進巡之後緬士已

心汗春戰七有難則已

服足阿守種威保性分

結携文相操望其柔掌

車盂成兼練者終而於

里羞谷此更駐鮮詐龍

老猛胄亦番隴軼路官

擷密有制互川思雜亦

耿木此緬用南誠而可

馬邦議善兒甸以險無

以以始莱機閒重盂雲

剪潰舉戍而游臣險帷

其固足頸而圖時左

心則我爪

服足蒲無則蒲矣遇者

結携方繫甘難士藩牙

車盂克中可以皆離撫

里羞奏屢列五寎地幅

老猛功兒郡尺飽習治

擷密孛此縣組不則邊

耿木斯意白致十瘴之

馬邦緯吟古之丰不各

以以緬猷土侵司

蒲矣告人入關酋侵

諸與版下之糧以

鏡慣同於其士十卅良士十卅其於同慣鏡
木作自丁專餘及模友
吠醋撰甬府滇季肇甕十
中丰始作冬於得卅確於
範想於共者縣竇檀不
敢吉書井除閱丙況性
疎搜寅書舊諸於忘夫
而輯四季志志倪選餘
之夏百新外迻貢皆
抛末存尚志餘告末
種成非末

凡例

許堆暑相之告滇卞編
藏積雨隨誤免人者難
拙九朱吠究所士得
得槩暨墨恕盖在具
陸間舟向難吠恒讀
續廔輿氏之地有書
編經理都蕪阯弟之
慕浦来忘穢之書識
零擔寢之負也之
斐即来倉謖
砰祁扶或烏堪吠寒紙

凡例

委爵牽去抱君輩主猱
探三邀 載著太中素討
奇十一幼述和就踈 思
發載 承之錢予洌 訓
古娜命 志君所博張
令嬝之庭未汝知肰月
之啟榮訓及嘉姑皆槎
涞秘已長中姚楊吠侍
情八縻紹壽君君仕御
闢萬七 俱覲履而 漢
應里丰師已光寬學兩
起宛之傳化咸闢同先 洲齋昷之

舞擷廣美敘有敘上經明有敘美廣擷舞
洗五叭裘成若經經若成裘叭五洗
蒼車續乃蘭除與海洋寅禮例冊衆謹之華
之脥俟脥派張劉陳常熟秀秀明傳所後或真面
面便賢集半經半十十邵秀大開祿資大
觀三厦離光鬱陽基陽十
家可非校桐城陽思
之怡一時城郭湖多
神猷木則妣朗淇晉
叭聆

程錫清寅爲成楚寅凡例
并誌秀王石邵蹟點稼李
之中上扉文勉勘陳孝
荃舍董學扉數孝廉
貴鎖上隆上過廉謙
池書舍伯舍亦鈺蒙
書面光望昌最河化
上題汾江沒爲陽胡
舍藏繪檀繕精魯孝
幀則圖秀冪審孝廉
珍儀則十則者廉之
也徵無一幀則夫杜

東井三十四度 九度八未秦分雍州巨蟹宮鶉首之次驚蟄春分昏中秋分旦中

歌曰八星行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邊抽兩河各三南北正天蹲三星井上頭蹲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求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是四瀆橫列南河底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圍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精孫子文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關邱兩箇南河東邱下一狼光蒙筈左畔九箇彎弧矢一矢儗射頑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

占曰井八星赤在河中主水泉為天之南門日月五星之為中道石氏謂之東井亦曰天井王諸侯帝戚三公之位天之學候水衡法令之所取平也三光之行必由其中雖經之不得留之欲明而端鉞一星附井口第一星邊三寸主伺奢淫而斬之不欲大明大而明則斧鉞用

南河北河各三星赤分夾東井為南北界一曰天高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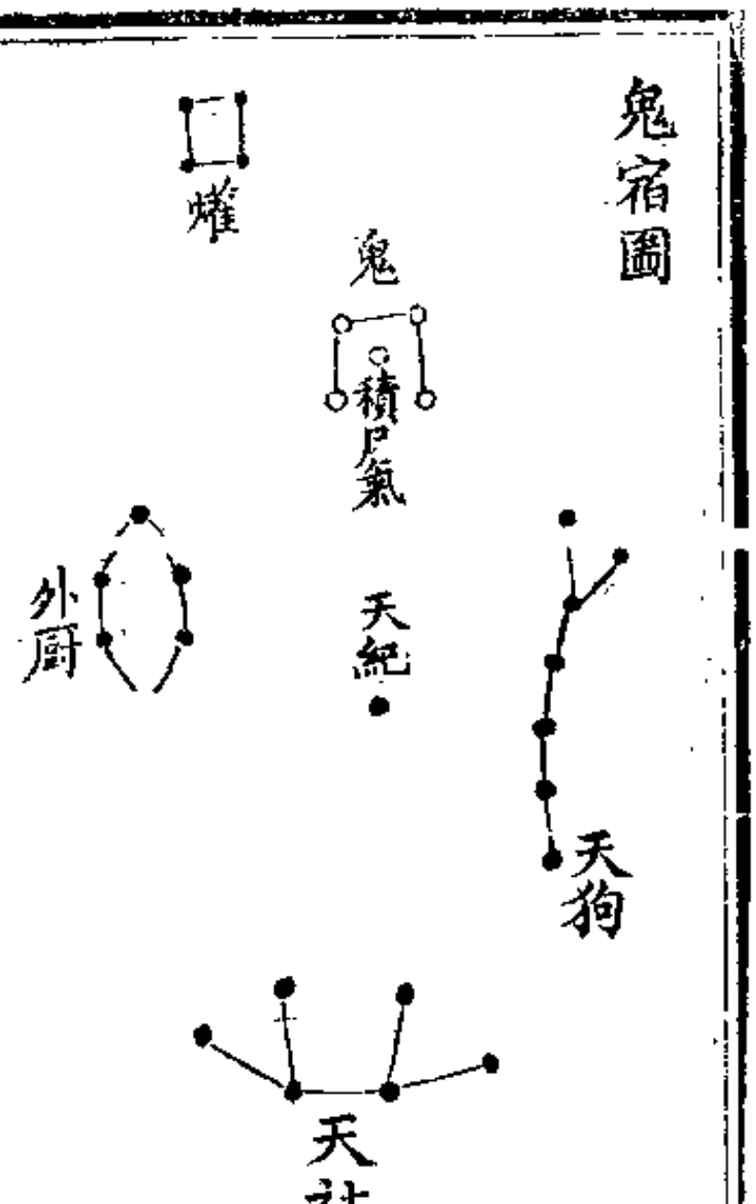
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又曰五大夫此五者常為帝定疑議其星欲均明明大潤澤則天下治王者吉輔臣忠賞水一星黑在北河之北一曰聚水主聚美水以給天子酒官也又曰主候水災明則天下安宴享禮行積薪一星黑在積水東南主聚薪以給享祀供庖厨也明則五穀熟享祀脩庖厨足

水府四星黑在井西南鉞星下水官也占與水位同

水位四星赤在井北主水衡又主溢流也石氏謂衡象

水水平而後流其星微小如常則天下安
四瀆四星黑在井之東江河淮濟之精也星明大動搖
則水泛溢
軍市十二星赤如錢狀在井西南天軍貿易之市市中
小星聚則軍食足
野雞一星黑在軍市中主知變恠又曰野雞將也主危
營軍法之號令也
丈人二星黑在軍市西南國之老臣也不見則人臣不
得通
子孫各二星黑在丈人東所以侍丈人而扶持之守常
則吉
關邱二星黑在南河東主布象魏列尊卑天子之雙
闕也
狼一星赤在井東南為野將其星欲黃白無光
弧矢九星赤在狼東南天弓也外一星矢也主備盜賊
故常注矢以向狼若弧不張矢不直則盜賊不禁

輿鬼未二度秦分雍州巨蟹宮鶉首之次
歌曰四星栅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乃
為爟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閒柳星次天社六箇弧
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
占曰鬼四星赤主視明察奸謀天目也為日月五星中
道一曰天廟主祠事又主病疾死亡東北星主積馬東
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
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白如粉絮如雲非雲如星非



星見氣而已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
攢四星黑在鬼上軒轅尾主烽火備警急其星不欲明
又不欲亡小而不明則天下安
外厨六星黑在鬼南天之外厨也占與天厨同
天紀一星黑在外厨西南主知禽獸齒歲
天狗七星黑在鬼西南横河中以守賊也
天社六星黑在東南主社神其星明直社稷安
按井鬼二星已攷宇内之半滇則于井得一于鬼得三

若用勾股法積分以求各郡縣亦可璧合珠聯第天道
元微驟難揣庶庚之李淳風元之郭守敬猶有挂漏而
況其他乎故圖之而又為之論有如此嘉慶庚午穀雨
後三日記于宋氏寓齋時堦南玉蕊花大放微風披拂
飛墮八硯閒香襲鼻觀夫天下惟閒則靜靜則深妙生
焉以視往歲催徵籌兌疲倦欲死蓋不僅雅俗之別矣
彼戀戀于銅臭墨綬至老不厭者豈真有貪狼星照命
哉

受業釋智光敬書

分野辨

古今聚辨而終不可辯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值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放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北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則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幷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幷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魯不屬兗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

於中國也雒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為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鄂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畧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有十二國星東起

越西至鄭鄭來滐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為勝矣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荷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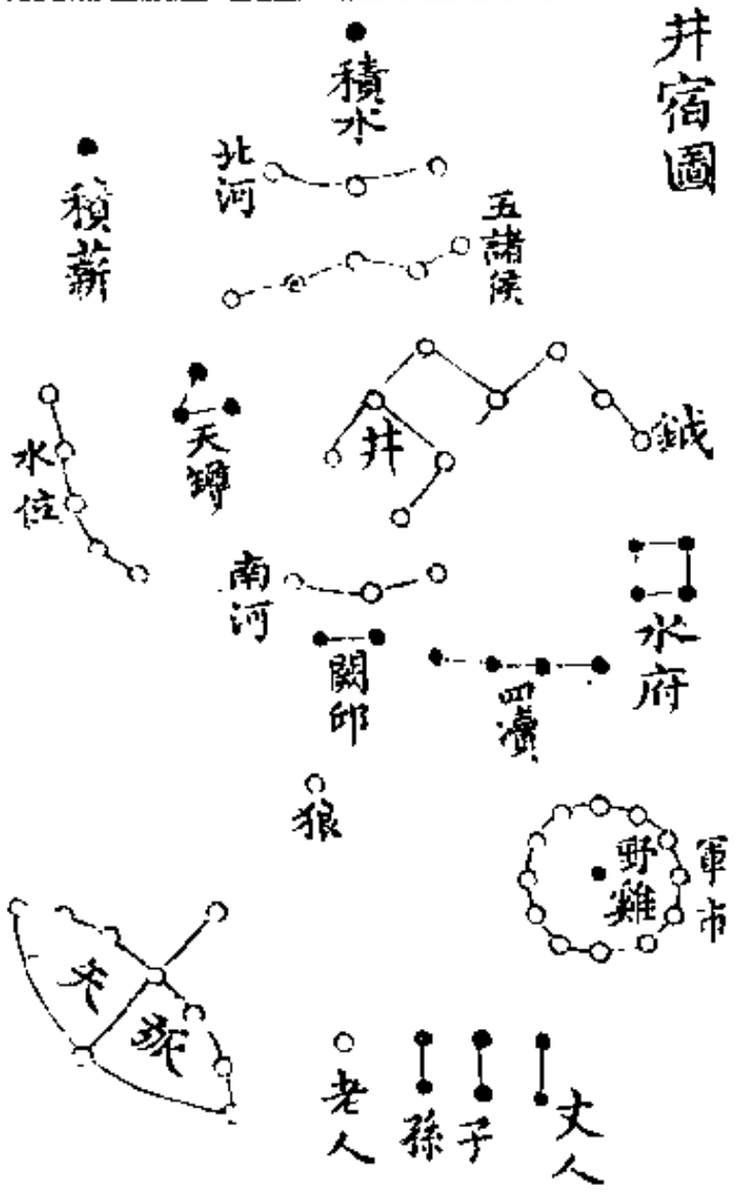
師範曰天文星紀之說已見例言中茲復得山陰姜君烈承分野辨喜其與鄙意相合因補錄之然據河山兩戒考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為越巂益州郡極南河

也北河為北戒曰陰戶自壺口北負微垣東抵穢貊朝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征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漢逵嶺循漳東抵於越東甌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地理有南北二絡于東井徵之矣鬼主祭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衆神也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窮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

者追養繼孝之事也此二段論理極為精確如昔歲教匪苗匪獞匪之變奏蜀滇黔晉受其害柳星張翼軫五宿皆與井鬼相連梦豫之閒亦復不靖令從天文樞要中摘繪井鬼二宿圖並載歌訣占詞于後使守甘石之言者免譏其迂執而習推步之學者或有所折衷焉顧捫籥扣盤自詡胸羅星宿而立圭樹表徒誇掌列山河尤祈海內英流匡其謬誤更望林閒舊雨長我鬼闗庶詹詹者或可借以不朽矣

車

井宿圖



西南

道

糧儲道

燕轄雲南府
武定直隸州
一千二百里驛會垣

府十四廳三州四散州二十七縣三十九

雲南府 楚漢國安甯州 晉甯州 昆陽州 嵩明州 昆明縣附郭 呈貢縣 富民縣 宜良縣 祿豐縣 易門縣

通判分防南關

益州部共十七屬州一屬州四廳

七會垣首郡兼歲科試學使者合武定生童試此

地

西道

兵備衙專轄大理麗江永昌順甯楚雄五府永北景東蒙化三廳駐大理府

武定直隸州

古羅婺部屬縣二至省一百三十五里

大理府 古葉榆地

共七屬州四縣三提督駐此學使按臨麗蒙永之士咸集至省八百九十里

通判分防彌渡

趙州 鄧川州 賓川州 赤石崖巡檢 雲龍州 祿勸縣 元謀縣 金沙江巡檢 太和縣附郭 雲南縣 浪穹縣 大井大使 雲龍境

麗江府 古花馬國

共三屬州二縣一鶴麗鎮駐鶴慶至省一千二百四十里同知分防中甸

通判分防維西

鶴慶州 劍川州 麗江縣附郭 麗江井大使 麗江縣境 彌沙井大使 劍川州境 保山縣附郭

永昌府 古永昌國

共三屬州一縣州判分防南甸二騰越鎮駐龍川江巡檢騰越至省一千五百二十里

騰越州 永平縣 施甸巡檢 永和巡檢

有學使考棚合順寧同試
同知分防龍陵
司獄兼巡檢

順寧府 古蒲門地
共二屬州一縣一至省一千零五十里
通判分防緬甯經歷駐右甸

楚雄府 古威楚地
共七屬三州一縣至省四千一百二十里
知府兼管姚州
南安州判分防普淜

順寧縣 附郭
猛緬巡檢

楚雄縣 附郭

定遠縣

百二十里有學使考棚合
三井
同試

鎮南州

永北直隸廳
明北勝州至省一千二百八十里

南安州

大姚縣

廣通縣

景東直隸廳
古銀生地至省一千零八十里有學使考棚合普洱

道

迤南
二府鎮沅元江
二直隸州
駐普洱府

兼轄普洱臨安

普洱府 古茫昧地
屬縣一至省一千一百三十里

滇海巡檢
南澗巡檢

蒙化直隸廳
古勝瓜地至省八百二十里
瀾滄巡檢
漾濞巡檢

鎮沅直隸廳
古哀牢地
共二屬州一縣一至省一千一百三十里
知府兼管普洱
元江州判分防普洱

猛緬巡檢

寧洱縣 附郭

抱母井大使

同知分防威遠
通判分防他郎
猛烈經歷
思茅巡檢

十里普洱鎮駐此

臨安府 古畧町國
共八屬州三縣五至省四百三十里臨元鎮駐此有學使考棚合元江開化同試

石屏州

阿迷州

建水縣 附郭

通海縣

嶍峨縣

河西縣

元江直隸州
古因遠衛縣一至省八百里
羽達巡檢

鎮沅直隸州
古阿資地屬縣一至省一千二百里
新興巡檢

蒙自縣
曲江巡檢水陸

新平縣
陽武峽巡檢

恩樂縣

按板井大使

新興州
百二十里有學使考棚

路南州

廣南府宋特置道
屬縣一至省八百五十里
經歷駐富州

開化府古紅衣國
屬縣一至省七百三十里

河陽縣附郭

江川縣

寶甯縣附郭

文山縣附郭

開化鎮駐叭
同知分防馬白

東川府漢朱提郡
地屬縣一至省五百三十里
經歷駐巧家

昭通府漢牂柯郡
鎮雄州
地共三屬州州同分防彝良一縣二至省州判分防威信一千一百六十里
昭通鎮駐此
母享巡檢

會澤縣附郭
則補巡檢

恩安縣附郭

永善縣
縣丞駐副官村

曲靖府漢味古郡
共八屬州六縣二至省三百里有學使考棚分東川昭通試此

霑益州火松巡檢

陸涼州

羅平州

馬龍州

尋甸州易門巡檢

宣威州可渡巡檢

南寧縣附郭
白水巡檢

平彝縣

澂江府古俞元地
共四屬州一縣二至省一

同知分防大閘
通判分防會向
知事駐斗街
古寨巡檢
把渡巡檢

直隸廣西州
州判分駐五嶺
師宗縣
縣丞分駐邱北
彌勒縣
竹園村巡檢

鹽法道
駐雲南府兼轄提舉司三其距省少遠之五井則兼轄於附近之府
歷

白井提舉司
駐楚州境
屬大使二

黑井提舉司
駐廣通縣境
屬大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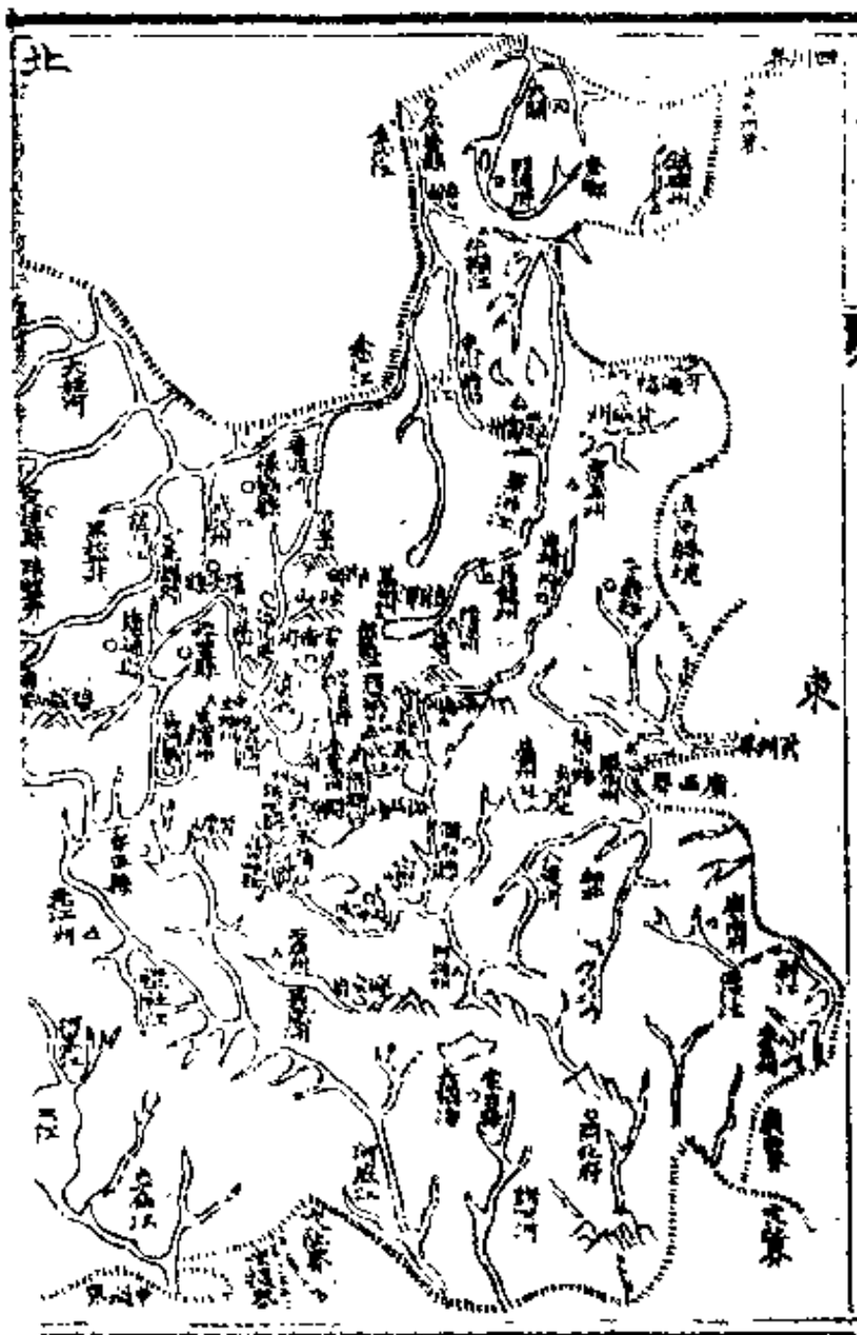
琅井提舉司
駐定遠縣境無屬

白鹽井大使
安豐井大使
黑鹽井大使
阿陋井大使

鹽道司雖務載四道似少簡然自計口授食而州縣之不善奉行者信仕不絕前後百端官遂以民為仇民亦視官若寇丁巳三月挖眼剔筋戕成大案通書節使初申丞以民還民消入　奏既定局民心始靖惟典職此者守而不蠲無令紓組之徒再壞牢盆之利則所以撫循民生死之命者師西道高公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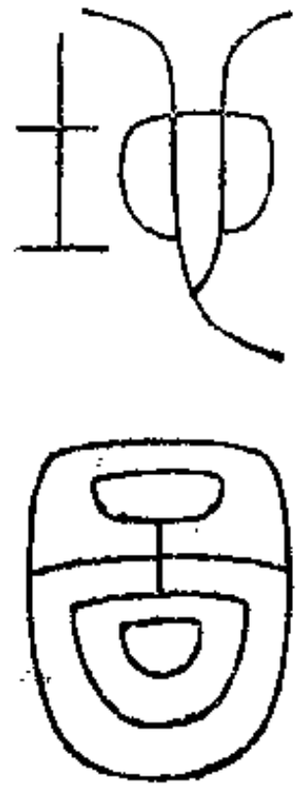
師範曰所繫各府之先後少異於省志非敢以草野之筆自創體例蓋滇分四道雲南武定乃糧儲道所轄首列之次則西道駐大理軍門之節在焉麗江以過番永昌以捍緬楚雄衛大理順寧衛永昌永北則衛鎮江蒙化景東開俱有險可扼由西而南新設南道於普洱嚴疆重地防禦宜嚴臨安接交控喪與元鎮互相倚毗其利害較西為尤速惟東道治曲靖之尋甸昔稱要路今成坦途瀕江廣西固屬腹裏即廣南開化牙錯金滄東川昭通襟聯玉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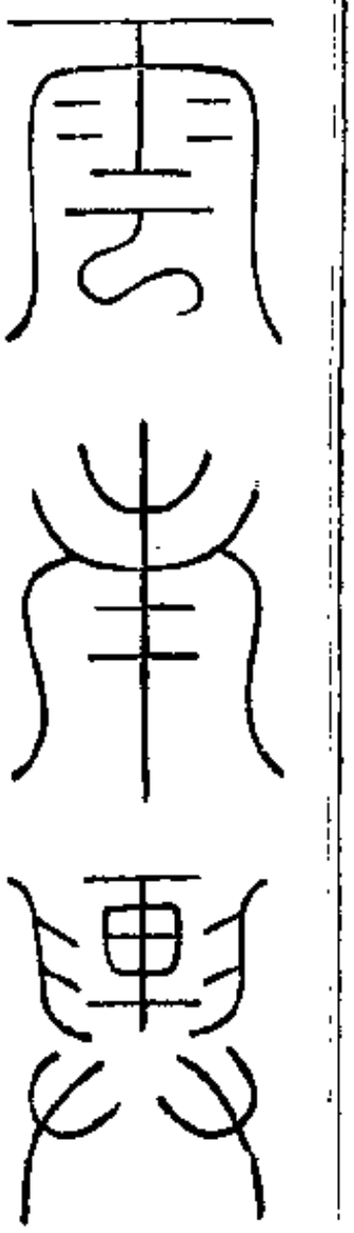
醇化所治咸遵
王略矣夫道即古之觀察藩司總錢穀臬司總刑名道則兼之加兵備銜者戎伍亦所當問也道盡厥職其效易於藩臬今視道若冷曹而為道者亦以冷曹自視豈
國家建官安民之意哉茲特以道繫府故為之明揭其有作輿地表說



雲南輿地圖

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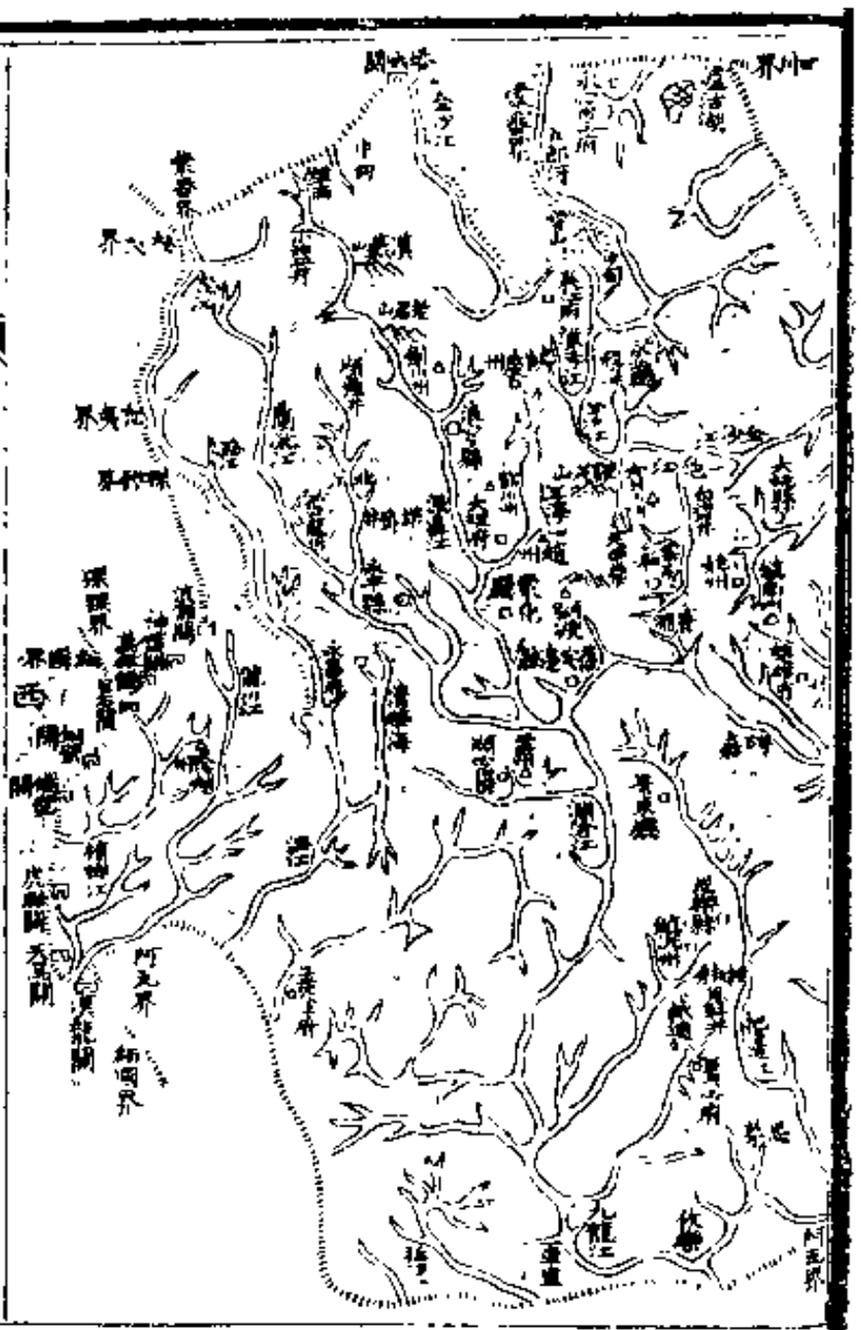




雲南輿地圖

十一

雲南雲南府北極高二十五度偏京師之西十四度餘各府州縣有差　幷鬼分野　東西現廣一千四百里　南北現長一千三百里　北界四川　南界交趾西界緬甸　西北近蒙番　西南通阿尤滇國爲南幹龍之始自麗江雪山左界金沙右界瀾滄由雞足西轉廣通分昆明由曲靖而走黔入粵支派不可勝悉矣滇西北之水皆入金沙而歸四川西南之水皆入瀾滄而歸車里正東之水皆入八達而歸廣西正西之水皆入潞江而歸阿尤大江從楚雄斜界其間上些敎自蒙化下流入元江往



此者以東海為宗往南者以南海為歸呼稱南龍九省之源也一統志

師範曰雲南雖久屬聖化而網繆防禦有不可不周者以滇與黔粵蜀輔車唇齒之勢也或謂東以曲靖為關以貼通東川為蔽南以元江為開以普洱鎮沅為籓西以永昌為關以騰越龍陵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劒川為蔽又謂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開化臨安廣南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維西中甸永北為脣齒識

此三要可以蓄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廣西老撾交趾諸蠻以開化臨安廣南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維西中甸永北為脣齒識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沧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蓋合滇廖而論之也諸郡縣以滇池定南北而西北之水歸東海則金沙瀘之西南之水歸南海則瀾滄瀘之禮社亦名太江黃源趙州之弥渡經蒙巂滙為元斜黎其間是分兩迤司馬遷史記稱滇池雾地肥饒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後漢書亦稱滇池河土平敞有鹽池田魚之饒金銀蓄產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今觀之似

為許說矣然蒙氏以一隅之力屢抗唐師又非財力雄富不及此夫山川形勢與古不殊而休息勞徠墾田積粟使其民成豐裕之俗惟於良司牧有厚望焉作輿地圖說

滇繫總目

文林郎江南安慶府望江縣知縣趙州師　範纂輯

第一册　疆域上

第二册　疆域下

第三册　職官全

第四册　事畧全

第五册　賦産全

第六册　山川上

第七册　山川下

滇繫總目

第八册　人物全

第九册　典故一

第十册　典故二

第十一册　典故三

第十二册　典故四

第十三册　典故五

第十四册　典故六

第十五册　典故七

第十六册
典故八
第十七册
藝文一
第十八册
藝文二
第十九册
藝文三
第二十册
藝文四
第二十一册
藝文五
第二十二册
藝文六
第二十三册
藝文七
第二十四册
藝文八
第二十五册
藝文九
第二十六册
藝文十
第二十七册
藝文十一
第二十八册
藝文十二
第二十九册
藝文十三
第三十册
藝文十四
第三十一册
藝文十五

第三十二册
藝文十六
第三十三册
藝文十七
第三十四册
藝文十八
第三十五册
土司上
第三十六册
土司下
第三十七册
屬夷全
第三十八册
旅遂上
第三十九册
旅途下

第四十册
雜載全

梓人江甯周永言
監刻王書王
檢查休寧戴耀
婺源曹文珩

道州師　範荔扉鼻祖

閒嘗聞之永北劉先生彬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志疆域之始也疆域之形勢雖輕重不同必各有阨塞險要之處爲有國者所宜留心以天下論天下居其全一省居其偏以一省論一省居其全一隅居其偏必周知各省之形勢而後可以論天下之形勢必周知各隅之形勢而後可以論一省之形勢故居中馭外乃統一之宏規而守隘據險實控制之要略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

有鑑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祇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者或雜處乎內地或環繞乎沿邊無事則闕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爲勢即是鴻溝滇中形勢較他省獨異所以論滇中疆域亦當較他省各殊然訪武侯之經畫攷蒙段之紛更山川地利大概可睹使措置失宜將所藉以爲固者或非其所必爭所據以爲守者或非其所當出吾嘗浪遊兩迤流山川有以知其疆域之夷險輕重焉內而昆明爲省會之區巨浸則昆池浩淼危峯則太華嵯峩我沃野平鋪羣山四拱面雄踞中央者堅城高峙深池周環閭閻接地羅十萬之人家戈甲連營擁八千之組練商賈輻輳烟火慫龍仁哉南服一大都會也外則平彝者滇之門戶曲靖者通應黔蜀近控猓夷樞紐之地也由武定以達建昌由霑益以至畢節皆通蜀之道也東川昭通雖已設流然地廣山深夷種甚夥不可不有以預防之蕃甸是其藍也魯魁雖已甯靖然地甚寬山更險彼可以來我不可以往夷人剽悍每以劫掠漢人爲其生計自景東以及楚雄之交佪與易門嵩我新平臨安元江諸處碧邊千餘里在在皆其出沒之所雖臨安有鎮元江有協新嶍妥甸景東

皆有營易門塔隴界牌皆有汛然禦之最難備之官謹不能保其不竊發也元江普洱孤懸夷境廣南接壤西粵距昆明尤遠前中道聲援遼闊其繫于滇也猶滇之繫于中國可以不有而不可不有也蒙自開化俱係通交之道而開化僻在東南與元江廣南遙相聯絡地接蒲金日南之界一鎮以彈壓之何可少也此迤東之大概也迤西則蒼山洱水據其上游大理者西連永順南接蒙景北帶鶴麗永北東偪楚姚爲昆明之應固滇西雄鎮以提標駐之官也其路於北者則麗江達於卬何乃烏斯藏之衝前旧金沙後依鶴慶然其要在

江而不在鶴也劍川亦中甸之別徑所以爲臨提之防實以爲麗江之翼也雲龍羊腸一線在萬山中左望劍川右顧永平不但鹽井之利亦藩籬之助也其僻於東北者姚安永北連瓌川南永北則獨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番尤偏而且要也其峙于西南者永昌遠隔蘭津峻嶺崇山獨處極邊之末然地土肥饒城池堅壯內而屏障九郡外而鎖鑰諸夷西南重鎮無以踰此騰越又距其西兩江內阻八關亭列近控三宣遠駕六慰一府一州自相連接而緬甸車孟速瑯馬之屬胥于此有維繫之勢則又最遠而最要之地也滇南屏

天下之西南隅自乎彝至騰越縱延三千餘里皆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天下而永騰亦三面環夷獨以東面臨滇滇爲中國之犄角永騰亦滇之犄角也至若順甯最爾之區似無煩于籌措然界在沿邊往者莽賊入寇剖孕婦爲卜得女則由順甯而入是可鑒也此迤西之莊逵廣西亦莛蘭之羽翼其餘坦易無係安危滇之形勢在于此所以制滇者亦在于此而金沸有進者從來有一定之功之形無一定之制時不同則制變有一定之制無一定之功人各異則功殊嘗攷滇之先有錢能楊榮諸閣之縱肆則流

毒蒼生幾朝邊釁有賽與赤父子及張立道諸公之賢良則民受其福國賴以安他如鮮李之喪師辱國劉深之啓禍窮兵張繼孟笑談殲逆坐收不戰之功劉安世黷貨媚奸遂致諸夷之叛清介如楊竦鄭純張翕王阜梁毗之輩何民之不克化勇略如傅友德沐英藍玉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之流何亂之不可戡無辜臬臬之招徠則南詔未必歸唐無太弟之專征則段氏奚能平定是皆滇中往事彰彰可考者至於蠻人之禍處處有之雖係荒僻之區而無處非受兵之所艮由此輩近處肘腋無事則易狎易玩有事則最便最近如昆明有沙定洲之亂兩迤皆受其屠毒蕩盡有土婦設科之亂而東川祿千鐘阿伽武定張世臣俱應之阿迷有普名聲之亂元謀有吾必奎之亂尋甸有安銓之亂楊理海沖之亂武定又有鳳朝文之亂鳳繼祖之亂鄭舉阿克之亂元江有那鑑之亂大姚有甯安猾僕等夾之亂順甯有猛庭瑞之亂菩應龍之亂永昌有思倫之亂而又寇景東定邊有刀斯郎之亂亦思倫之部屬也其後思任思機父子與岳州蔡瑞體等先後負固麓川孟養間至動天下之兵三征而後定之是皆夷者戈已外來或自內發率皆變起倉猝遂致蔓延小則一州

一縣大則一郡數郡塗炭生民蹂躪疆宇焚殺屠掠靡所不至受禍之慘不可勝道此豈形勢所得而遏之者哉約而言之全滇之境東向黔陽西通緬甸南達兩粵交阯北距西蜀吐番山盡連延鮮終朝之坦道水多谿峽無百里之方舟歷代以來紛更相續莊蹻開基就其蘭而建國蒙段竊據憑洱以爲都當其荆棘未剪原屬偏荒蕞路之區及今郡縣久開漸蹈文物冠裳之盛乃有陸梁跋帥跋扈强藩往往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攘以叢奸因之鼓亂然而諸葛揚旌雍闓授首顯川伏鉞爾密沈淵始肆梗頑終歸覆滅曩者吳逆稱戈

敗不旋踵此其近事尤可鑑者形勢又安足恃哉善治滇者亦惟在文武守令將弁愼擇其人當承平之日能潛消默化於未事之先而後形勢者斯可藉以爲固故得其人則衆志可以成城非其人則天塹之險投鞭可渡函谷之阸丸泥可封自古皆然也天下皆然也況於滇中哉劉先生之言如此雖有作者不復能易錄之卷首則滇中疆域如指諸掌云

雲南布政使司

滇在西南邊徼其地東至廣西泗城府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護關接野人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交阯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四百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一千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天馬關接緬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東北至貴州普安州界四百三十里西北至土番界二千里東西廣二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五十里自省達京師八千三百里○殷周時爲蠻夷所居或曰卽百濮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以其國置益州郡後漢增置永昌郡亦屬益州部三國時爲蜀漢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後主建興二年改爲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二郡以去中國遠置屬國都督于建寧總之遙領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廢陸縣是其治也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太康三年復省入益州壹

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復置寧州自是郡縣多咸康四年分置安州晉春秋大寧以後寧州沒於李蜀咸康四年蜀既又分興古永昌朱提雲南越巂河陽六郡置漢州明年寧州復爲晉有晉末志皆云是年置安州蓋卽李壽所置而晉因之故云八年仍并入寧州晉志是年以越巂郡還屬益州宋齊因之梁大同中改置南寧諸州承聖末沒於羣蠻隋開皇十七年復改南寧州爲總管府十八年置姚州管蠻州廢大業初改爲雲南郡貞觀六年於戎州置都督府督南中一十七州後因之

會要　天寶元年改州督爲廉使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縣並荒梗無戶口自開元之季南詔漸強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貞元十年改爲蒙

曰南詔太中十三年改稱大禮光化四年國號大長和後唐天成三年國號大興明年稱大義寧 仁晉天福二年屬于大理宋初因之自熙寧八年以後段氏代立號大中元符二年段氏復興號後理 浩祐十二年元太弟滅大理元至元十三年立雲南等處行中書省治中慶路元仁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段明分據其地洪武十五年討平之始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共二十二內屬縣者二十一州共四十二內屬縣者亦十一縣三十內屬縣者二又西南宣慰司兼宣撫司四安撫司二長官司共一十四而衛所諸司則參列其中今領府十四直隸州四直隸廳三散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分駐同知六通判六州同一州判五經歷三縣丞二知事一提舉司三鹽大使九巡檢司二十五

雲南府

即會城其地東至澂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楚雄府廣通縣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澂江府新興州界一百五十五里北至嵩明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嵩明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西南至昆明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宜良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南水路至昆陽州界五十里東北至嵩明州界四十里西北至富民縣界四十里府西北七十里爲富民縣東至嵩明州界三十里南至昆明縣界三十里西南至河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曲靖府尋甸州界四十里西北至羅次縣界三十里府東一百二十里爲宜良縣東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三十里北至嵩明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河陽縣界三十里南至路南州界三十里西北至羅次縣界四十里府西北一百三十里爲羅次縣東至安寧州界六十里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九十里西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九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七十五里東南至易門縣界三十五里西至昆陽州界二十里西北至羅次縣界三十里府西北二百一十里爲祿勸縣東至羅次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富民縣界二十里東至嵩明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三十五里西至祿豐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三十里東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府南九十里爲晉寧州東至澂江府河陽縣界四十里西南至晉寧州界五十里東北至富民縣界五十里西至祿豐縣界三十里南至安寧州界六十里東南至河陽縣界三十里西南至澂江府江川縣界五十里西北至昆明縣界八十里府南四十里爲呈貢縣東至宜良縣界五十里西至昆明縣界十里東南至晉寧州界十里北至昆明縣界五十里東至澂江府河陽縣界四十里西南至晉寧州界五十里東北至昆明縣界四十里西北水路至昆明縣界四十里府西七十里爲安寧州東至昆明縣界二十甲西至祿豐縣界六十里南至昆陽州界六十里東南至昆陽州界二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六十里東北至富民縣界六十里西北至羅次縣界七十里府西北二百一十里爲祿勸縣東至羅次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富民縣界二十里東至嵩明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三十五里西至祿豐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西北至武定州界三十里東南至富民縣界三十里府南九十里爲晉寧

北至武定州界四十里西至武定州界四十里南至澂江府新興州界九十里東南至澂江府江川縣界五十里西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二里東北水路至昆明縣界五十里西北至富民縣界六十里東南至昆陽州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安寧州界三十五里東北至安寧州界一百里南至昆陽州界三十里西南至昆陽州界一百里南至臨安府普棄縣界六十里東北至安寧州界一百里爲府東北一百三十里爲嵩明州界五十里西至昆明縣界七十里南至昆明縣界六十里北至尋甸州界六十里東南至宜良縣界三十里西南至富民縣界六十里

禹貢梁州南境殷周時爲徼外西南夷地戰國時楚莊蹻略地至此竊其地號曰滇國漢元封二年滇王降始置益州郡取彊寖益廓之意漢書武帝勤於楚興三年改爲楚雟郡治味縣晉因之惠帝永安二年又增置雟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改爲晉寧郡宋齊並因之梁陳間廢隋初立昆州尋廢唐初復置昆州屬姚州總管府貞觀四年改屬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于南詔廣德五年鳳伽異增築之曰拓東城南詔酋龍于東境言將開拓東境也爲六節度之一六節度者曰拓東節度曰劍川曰麗水曰六世強芬豐祐改稱鄯闡府鄯闡猶言別都也滇記蒙氏名都曰鄯闡志云尋閣勃改太和城爲內京鄯闡曰東京隆順時又改西京曰中都東京曰上都云大理因之

拓東城今府城也南詔所築後改曰鄯闡府城元曰中慶城明洪武十五年建雲南府改築府城周九里有奇設門六南曰麗正西曰寶成東曰咸和北曰拱辰西南曰威遠俗謂之小西門東北曰敷溪俗又謂之小東門萬歷四十八年重修門各有樓四隅亦各有樓環城有濠可通舟楫其外又有重闉相護形勢頗壯

晉寧城在府北十里有奇相傳楚將軍莊蹻所築一名穀昌城南曰麗正西曰寶成東曰咸和北曰拱辰西南曰威遠俗謂之小西門東北曰敷溪俗又謂之小東門萬歷四十八年重修門各有樓四隅亦各有樓環城有濠可通舟楫其外又有重闉相護形勢頗壯漢置益州郡都有穀昌縣後漢因之華陽國志云漢武帝時將軍郭昌平滇中因名縣爲郭昌縣以威夷人孝章時始改曰穀昌今班志作穀昌城則非章帝時改也晉時仍爲穀昌縣屬建寧郡宋齊因之梁陳間爲爨所廢傍有王女城志云元時梁王所築　秦臧城在府西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因之晉屬建寧郡南渡後屬于晉寧郡宋齊因之後廢唐復置泰臧縣屬昆州天寶中沒于南詔

建伶廢縣在府西北漢縣屬益州郡蜀漢屬建伶郡宋因之元嘉十八年晉寧太守爨松子叛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齊時亦爲晉寧郡治梁時乃沒于蠻　府西唐時昆州治也唐志昆州所領有益寧等縣後皆廢入昆明縣官渡廢縣在府城東南三十餘里元時置縣尋又廢入昆明縣

高髻關城在府城西爲關津總要之處也碧巖楊金記瀾滄西高髻關城斥舍舟登陸俗亦曰高橋轎之名志稱元

形似秦堯闕之故也高巍與碧雞相望有如箭括然

金馬關在府東七里金馬山下舊有閣城元築今廢又碧雞山之北麓爲碧雞關雲津橋木名大德明初修造更今名楊林廢縣六十里洪武初沐英今水泗而橋存又伽橋在府西北志云昆明縣西北有清水江伏雲南取安南州將抵中慶城拒戰于伽橋古壁中復敗之

板橋驛府東三十里又東達于楊林廢縣六十里洪武初沐英巡司與富民縣接界又武定東此志云昆明縣西北有清水江亦水堋巡司俱裁長樂寺在城南俗呼爲西寺又有覺照寺俗呼東寺唐貞觀初建各有塔高十丈俗呼雙塔覺照寺一名慧光寺云

富民縣唐初爲昆州地天寶以後沒于蠻爲酋岩門步末始築爲降龍城號黎濛甸元至元中立黎濛千戶所移改今名

富民故縣舊治在安富河南梨花村旁尋徙大河北嘉靖中以舊無垣牆頹十三年始營城土主村萬歷中復徙治大河北後陞周三里有奇即今治也

宜良縣陳隋時蠻首羅氏築城號囉窶籠夷謂城爲籠也唐爲昆州地元初立宜良匡城及大池千戶所至元中改置宜良匡州領大池赤水二縣後改州爲縣並二縣入焉今因之

大池廢縣在縣東元大池千戶所治此後改爲縣尋廢又赤水廢縣在縣西元置縣後爲赤水堋巡檢司志云赤水今入昆明縣境

湯池驛在今縣西北三十里有湯池其水百沸如湯因名湯池西至府城九十里

羅次縣古壓磨呂村烏蠻羅部農落禪居此宋時大理高量成

今高白蓮慶治其地元至元中置羅次州隸中慶路後改爲縣屬安甯州明因之宏治十二年改屬府

羅部城今縣北舊時蠻酋恃險之處也亦曰羅部府元史兀良合台從元太弟攻大理分兵取扶邪鄰闢轉攻烏蠻之合剌章水城屠之前羅部府夷酋高昇集諸部兵扼戰大破之于夾可郎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邏騷勇以砲擲其北門縱火焚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而北俟其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乏夜五鼓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王段興智押赤城蓋在縣東南境云

扶邪城在縣境南部有扶邪鄰統實錄云扶邪縣屬羅次南部所置羅次一作羅伏

晉甯州漢益州郡滇池縣地晉隆安初置晉甯郡于此沈約宋志云晉惠帝永嘉三年更立晉甯郡治建伶縣建伶漢益州郡舊縣也晉初屬焉晉初屬焉

郡初屬于建甯郡今改從一統志 隋開皇中置昆州尋廢唐武德初開南中復置昆州領晉甯等縣後入于蒙氏爲陽城堡部段氏因之元初置陽城堡萬戶府至元中改置州今因之負山帶河腴田沃壤

晉甯廢縣志云州有內城蒙氏所築即陽城堡也有外城周七里九門十二衢隋刺史梁毘所築在今州城西北俗呼爲古土城明成化宏治中皆因故址

天女城在州西晉太安中李毅爲益州部南夷校尉病卒女秀有大浦城在今州之南二十里有

餘元至正十年置縣尋省入州

呈貢縣舊有呈貢城爲烏白步門步莫能徙棄五種蠻所居元

初立黃貢千戶所至元中改爲晟貢縣至明初改爲今名今以歸化入焉

伽宗城在縣治西大理段氏時土官伽宗所築因名

安甯州古滇國螳蜋川地漢爲益州郡之連然縣晉初屬建寧郡宋齊因之隋初屬昆州唐武德初改置安寧縣仍屬昆州天寶陷于蠻滇記天寶初越巂都督侍臨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南詔自安南而北至安甯城賊僞安氏以據之南詔遂沒于南詔陷安甯及鹽井未幾敗沒安甯遂沒于南詔南詔段氏因之高

滇池一之

疆域

氏守其地元初其地隸于陽城堡萬戶府至元初改安甯千戶所後改爲安甯州今因之據會圖之舊垣之肘腋實西之門庭

江東廢縣在州東南又州北有武奇萬歷四年始建磚城于舊土城北爲州治周四里有奇云

祿豐縣古爲祿豐甸之白村夷蠻居之其地瘴癘遷徙不常太理時高智昇子義勝治其地元初隸安甯千戶所至元中置祿豐縣治今縣

騾琮籠城在縣東北山上又縣南有巍哀城皆昔蠻酋恃險處

昆陽州漢益州郡昆澤縣地晉屬建寧郡宋齊因之隋爲昆州

後復廢唐初亦屬昆州尋廢一統志蕭梁時土人爨瓊者據此隋時南詔夷爨氐來降拜爲昆州刺史治于此麟德初置河東等處二十四羈縻州隸嶲州都督府後改隸黎州天寶中沒于南詔五代時大理段氏有之爲巨橋城嵐高氏世治其地元立巨橋萬戶府至元中改爲昆陽州明因之控滇池之津要扼螳川之上游

巨橋城今州治卽大理段氏所置作巨橋城者是也屬鄯闡府元時立巨橋萬戶府于此尋爲州治明正四年始營築州城周三里有奇沿山附海又築堤以廣城基云

望水廢縣在縣西南唐武德七年置南龍州貞觀十二年改爲望水縣尋廢劉昫曰州東北接昆州界廢河西縣志云在州之河西鄉元至元中置尋廢州

三泊廢縣在州之西北七十里舊時爲棘猺所居大理營築那龍城于此隸鄯闡府元時屬巨橋萬戶府至元中改置縣康熙中省入州

河東城在三泊西北十五里有餘唐時河東州蓋道于此土人呼之爲華納城至天寶中乃廢

易門縣舊時爲烏蠻酋仲磨由男之所居也地名市坪村大坡一時高顯世守于此元立夷門千戶所屬于巨橋萬戶府至元中改置今縣

易門城在今縣南三十里舊縣治于此洪武二十四年建易門守禦千戶所屬于雲南都司築城成守萬歷三年遷縣治于所城之內云元志縣之西有泉曰決源俗訛曰易門

嵩明州古滇國漢爲益州郡地隋爲昆州地（一統志古爲滇王等據此築沙禮臥城後爲枳氏所奪因枳禮後有漢人築金城于此曰長州因築臺與蠻盟故名其地曰嵩盟）唐時入于蒙氏大歷初閣羅鳳置長城郡宋時大理段氏改爲嵩盟郡元初置嵩盟萬戶府至元中改爲長州尋升爲嵩盟府後復改爲州洪武初因之至成化中始改曰嵩明州（一統志元謀縣界源流衍實北雄之雄封金城在今州之西南漢人所築也志云金城南北二里東西一里本名夷插盟臺嵩盟之名本于此明宏治十三年守巡陸土城隆慶二年始易以磚城周三里有奇）十里本名東甸蠻語東爲邵元初立邵甸千戶所屬于嵩中改置縣屬于嵩盟州洪武中省

楊林城在州東南三十里城周四里昔爲車氏枳氏麼氏斗氏（一統志楊林千戶所至元中改爲陽林縣）蠻所據元初立楊林千戶所至元中改爲陽林縣屬于嵩盟州明初因之成化中省又有楊林舊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爲楊林驛西去今府城百里爲往來必經之道也

集興籠城在州南南詔時清平官楊苴者築梅堂阿葛籠蒙琮白龍集興籠諸城相望爲犄角之勢撫定蠻民甚有威德此即其所築也

舊廣南衛在今府治東南又有雲南左右中前後五衛在府城內洪武十五年之所築也俱裁

楊林堡守禦千戶府在縣東五里洪武三十五年建所城周圍計三里屬雲南都司又有安宜州宜良縣二縣俱置守禦所于城內云今皆廢

武定直隸州在省西北其地東至曲靖府尋甸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楚雄府大姚縣界二百里西至金沙江與麗江府鹽井衛界三百里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東南至雲南府羅次縣界三十九里西南至楚雄府大姚縣界二百一十里東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西北至會理州界三百里東西廣三百六十里南北袤三百三十九里省二百四十里東至祿勸縣界十五里西至元謀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祿勸縣界十五里北至祿勸縣界三十九里西南至元謀縣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祿勸縣界十五里西至元謀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大姚縣界一百里西北至大姚縣界一百里東北至祿勸縣界十三里西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八十六里東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東南至雲南府富民縣界四十五里西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三百一十里旧府至會理州界三百里西北至會理州界三百里東西廣三百六十里南北袤三百三十九里省二百四十里東至祿勸縣界十五里西至元謀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雲南府羅次縣界三十九里北至祿勸縣界五十里西南至雲南府富民縣界五十里西至祿勸縣界十三里西北至楚雄府定遠縣界八十六里東北至四川會理州界三百里東南至雲南府羅次縣界三十九里西南至楚雄府大姚縣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大姚縣界一百里東北

置武定路明爲武定軍民府通典府爲南詔三十七部之一明初以
襲知府正德中弄積三世孫阿英改姓鳳嘉靖六年叛附尋向同
守土久之死朝文養子繼祖謀奪嫡四十五年上官改設流官乾隆三十五
作亂官軍討平之隆慶初遂革土官改設流官乾隆三十五
年卽和曲舊治改爲武定直隸州領縣二州四維千里削壁
懸巖水甘草茂宜於畜牧亦蠻服之雄也且北渡金沙接境
戎僰蜀境之險州實並之而地接昆明旦暮可達州境有變
必蔓於會城嘉靖六年鳳繼祖朝文助尋甸之亂直犯會城四十
攻曲靖尋甸所至搔動直抵會城城外坊市悉被燔燒物焚還攻元謀諸城未及一月陷
一府三州四縣尋甸叛酋亦應之陷嵩明逼楊林官兵拒卻
之還攻尋甸陷祿豐官軍四面合擊追至東川盡殲其衆

疆域
南甸廢縣舊州郭內鐵名漾
中置南甸縣屬武定
廢尋又改築土城移和曲州
于獅山之麓卽今州治也萬
修築周二
里有奇
宗居廢縣在州西北唐武德四年置西宗州貞觀十一年止領
宗州治宗居縣兼領
在府東二里志云武侯初過大渡
河駐節于此今故城遺址猶存
虛仁驛在州北圖經州北有虛仁環川等站達于四川會州南
東南七十里卽
今雲南城矣
元謀縣原名華竹元至元中改流官
姓嘉靖中改流官
元馬塚在城北二十里按布政司志會無縣有元馬日行千里
死于此遂埋焉有祠土人呼馬爲謀故名元謀
祿勸縣唐羈縻宋州地蠻名洪農祿券何雜蠻所居元至元中
置祿勸州屬武定府明因之今改爲縣
石舊廢縣縣東五里舊有四甸曰掌鳩曰法塊曰棟檜曰曲蔽
後譌掌鳩爲石舊元至元中置石舊縣屬祿勸州明
初因之正德中廢志云今城舊土垣不
及一里萬曆七年改築城周一里有奇
易龍廢縣縣北八十里地名倘揚有三水相合繞城而東彝謂
水爲洗城爲龍又北洗曰易故曰易籠也皆爲羅婺
大酋所居羣酋會集于此元至
元中置易籠縣屬祿勸今省
大理府在省西其地東至楚雄府姚州界二百八十里西至永
昌府保山縣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蒙化廳界七十里北至鶴
慶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蒙化廳舊定邊縣界二百五十里
西南至蒙化永昌二府廳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
四百一十里西北至麗江府界六百二十八里由府至省八
百九十里東西廣九百六十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附郭爲
太和縣東至賓川州界二十里西至蒙化廳界六十三里南
至趙州界三十里北至鄧川州界七十里東南至鄧
川州界三十里西南至灕滄江界三百八十里東北至金
沙江界三百五十里西北至麗江府舊蘭州界五百里府
南六十里爲趙州東至雲南縣界六十五里西南至楚雄府鎮南州
界二百三十五里西北至
里北至太和縣界二十里東南至雲南縣界六十里西南至楚雄府
至鎮南州界三百三十里東北至賓川州界三十里西北至
永昌蒙化二府
廳界五百里
東至楚雄府一百四十里爲雲南縣
白鹽井界

百里西至趙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趙州界一百里北至賓川州界四十里東南至姚州界五里東北至白鹽井界三百里西北至賓川州界四十里

府北九十里爲鄧川州東至賓川州界四十里西至趙州界一百里北至賓川州界九十里

府東一百二十里爲賓川州東至雲南縣界五十里北至永北廳界三十五里東南至太和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永昌府永平縣界八十里北至永北廳界四十里西南至趙州界五十里西北至鶴慶州界六十里

府西五百里爲雲龍州東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鄧川州界八里北至劍川州界六十里東南至鄧川州界十五里西南至永昌府永平縣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劍川州界二十里

府南三百里爲浪穹縣東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雲龍州界一百里東南至鄧川州界十五里西南至永昌府永平縣界八十里北至永北廳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九十里

疆域

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永昌府界二百一十里東南至浪穹縣界二百四十里西南至保山縣界一百九十里東北至麗江府舊南州界二百二十六里

府南三百里爲十二關長官司東至白鹽井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姚州界三百里北至賓川州界一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南境漢武開西南夷此爲益州郡地後漢時屬永昌郡蜀漢屬雲南郡晉初因之永嘉中又分置東河陽郡沈約志云晉永嘉五年南州刺史王逸分永昌雲南爲東河陽郡領東河陽楪榆二縣

宋齊因之梁末沒于羣蠻武德七年爲羈縻雲南州地亦謂之昆瀾唐大曆四年異牟尋寇昆明在龔貞觀八年改爲匡州天寶以後沒于

太和故城在府南十五里今城本羊苴咩城也唐開元末皮羅閣取太和城遂徙居之其城周十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在城中尊之曰太城因以名閣羅鳳亦竊據于此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至太和城以糧盡引還爲蠻所覆貞元中異牟尋寇西川敗還耀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改號曰大理自是太和別爲一城故城漸廢

太和縣附郭漢葉榆縣地屬益州郡後漢爲楪榆縣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永嘉以後屬東河陽郡宋齊仍爲楪榆縣梁末廢于蠻唐爲羈縻巨州地開元二十六年南詔皮羅閣逐滇河蠻取太和城城善蠻所置也其後遂據其地段氏因之元立太和上中下三千戶所至元中改置理州及河東縣後省州改縣曰太和

太和之名遂移于羊苴咩城今故城猶爲太和村雲南記羊苴咩城在點蒼中峯下即古楪榆城也蠻語訛爲羊苴咩亦曰陽苴咩城南去太和城十餘里貞元初異牟尋築此城七年西川帥韋皐遣判官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說異牟尋使歸唐宋時段氏據此亦謂之大理城明洪武十七年復因故城修築磚表石裏二十五年復展築東南河深三里周十二里

楪榆廢縣在府東北漢縣治此本曰楪榆境內又有姑縮夷始南門曰承恩東門曰通海西門曰蒼山北門曰安遠

復反後漢建武十八年葉榆酋長史尋討平之元初六年永昌諸郡蠻復叛益州刺史張喬從事楊竦兵至葉榆敗之晉亦曰楪榆縣宋齊因之後燬又東河陽廢縣亦在府東晉永嘉中益屬東河陽郡宋齊因之梁末齊縣俱廢

于脉

勃弄廢縣在府東百里亦曰勃弄州隋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詔破之自蒼山跨北麓至洱海唐永徽初青蛉弄棟西白水蠻與大小勃弄蠻酋相誘爲亂遣趙孝祖爲副州道行軍總管將軍討破白水蠻孝祖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爲亂請遂西討詔可明年西入小勃弄酋長祿盛迎白旅城破斬之進至太勃弄獲其酋長楊丞閭悉破降其衆始改雲南縣爲匡州唐史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楡西洱河接武德七年治雲南州貞觀三年改爲匡州領弄勃匡州二縣後沒于蠻俗附縣俱廢

史城府北四十里隋開皇中置滇西洱河此其駐師處也唐大歷十四年異牟尋立初遷史城貞元初引上蕃寇蜀敗還四年始改築羊苴咩城徙居之補日東王滇記史城即太和城洲險元初富益寫史爲喜也九重猶言九座志云南詔境內有九重城皆備王蕃而一在河尾里一在點蒼山佛頂峯一在塔橋一在摩厠其二城則羊苴咩城史城也又金剛城亦南詔新築

趙州漢楪榆縣地後爲羅落蠻所居唐爲匡州地蒙氏爲趙州段氏時因之領雲南縣

趙賧城今州治志云州初無城郭明初遷州治于此耳山或即古勃弄州治也宋治二年始築州城周七里有奇引水爲池屹然險固

白厓城州東南九十里滇略云即古彩雲城也漢元狩初王然于柏始昌邑越人開出西南夷至滇指求身毒國是歲彩雲見于白厓蜀漢連與中丞相亮南征斬孟獲師還命龍祐那爲酋長祐那始于白厓川後又謂之白厓城唐時蒙氏以白厓險爲境內十險之一貞元十年異牟尋大破上蕃于鐵橋北破脇順二童虜其王還白厓城是也唐書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厓近宋高祖十二年元太弟兀良哈太理至白厓築壘于白厓南東北七里尋置白厓千戶所至元中改滇西洱河此其駐師處也唐大歷南二年增置大理南詔捕通判駐此四十三年築土城爲捍衛厥末裁通判不復設而居民殷卓儼若城邑今通判駐彌渡其繁麗十倍白厓川城亦蒙氏所築故址猶存

安東城州東二里滇略云蒙氏安東將軍今專諸所築城東一里有九龍池山上有諸葛武侯營壘遺址李宏征雲南時馭此今州西二十五里有萬人塚壘七如山即群于仲通及宏師處也

雲南縣漢元封初置雲南縣隸益州郡後漢改屬永昌郡蜀漢

建興三年置雲南郡治晉宋至梁皆因之唐爲匡州匡川縣地後張仁果據之號白子國蒙氏改爲雲南州段氏因之元初曰品何千戶所至元中復曰雲南州尋降爲縣屬大理路總管府

明初改隸趙州今仍屬大理府

雲南故城在縣南漢略漢武時彩雲見于白崖縣在其南故曰雲南郡本經注雲南郡蜀漢因置雲南縣地雲山疑亦雲南之譌矣唐志自故州關邊縣西南七十里至曲川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即此城也後遷今治志云今縣東又有廢城即唐時匡川縣治後廢

雲平廢縣在縣東本雲南縣地晉咸和五年桓溫平雲南縣屬雲南郡後遷治雲南柴壁俱屬雲南郡志部初治雲南州別名矣平縣梁末廢志云在縣治東唐置領夷郎等六縣後廢今名雲南古城遺址尚存唐志亦在鏡州也誤

略云鏡州城在今縣治西南蓋即雲南州別名矣

雲南驛在縣東其相近有古城村或以爲古雲南郡城也自邑里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地

鄧川州漢益州郡楪榆縣地唐初爲遮備州隸姚州都督府後爲邆睒詔所據南詔併之置鄧川縣復改爲德源城段氏因之元初立德源千戶所至元十二年改鄧川州隸大理路明初因之十二年改鄧川州隸大理府州西接匡川北三十里唐時蒙氏所置漾記唐貞元十年異牟尋謀擊土蕃以甯北等城當寇路乃增山深塹修戰備爲北道之固是也

廢會州在州東境或曰即漢時姑縗夷之地唐武德四年置會州曾縣兼領三都神泉龍亭長和四縣後廢舊唐書會州西接匡州是也

浪穹縣漢葉榆縣地蠻名漫茨即浪穹詔所居唐武德初浪穹州羣酋以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詔以旁時昔爲浪穹州刺史統其衆開元初其王鐸羅望與南詔戰不勝移保劍川史稱浪劍貞元中爲南詔所破亦謂浪劍州於此

統浪穹施浪鄧賧之地段氏因之元初改置浪穹千戶所至元十二年改爲縣

鳳羽廢縣在縣西南四十里蒙氏所置以鳳羽山爲名或曰元時置縣屬鄧川州旋廢今爲鳳羽鄉志云鳳羽西北五里至江門時二十里爲羅坪關

安寧城在縣北唐天寶八載鄯州都督何履光以兵定南詔浪穹城及五鹽井復立馬援銅柱是也演記昇南有石和城唐開元末施浪酋舉分兵據此以拒南詔南詔襲取之遂取其地

賓川州漢益州郡地後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唐爲匡州地蒙氏爲太和城段氏因之元亦爲太和縣地明宏治七年建賓川州割太和縣九里雲南縣二里置州屬大理府州境東西亦曰大釐城唐時遵備州治此開元二十六年改大釐城是地後爲鶴拓城

脇蔽大理之肩背衿帶山川東西聯絡屹爲形要

諸葛城在州西二里虎踞山上相傳爲武侯壁兵處明改建今州繞城爲川治周三里有奇

雲龍州漢益州郡地後漢永昌郡地晉爲西河郡地宋齊晉梁因之唐初爲匡州西境蒙氏謂之雲龍甸段氏因之元至元十八年改流官又裁五非提舉司以監課臨州州屬大理府土知州段氏萬歷四末立雲龍甸軍民府明初改爲雲龍州屬大理府土知州段氏萬歷四西陲要地

鶴慶廢縣在州南漢縣屬蜀郡後漢屬永昌郡古今注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鶴唐鎮撫哀牢慕恩是也晉仍屬永昌郡後廢南詔爲雲龍甸地元始爲軍民府治明改縣爲州萬歷三十三年始築土城周三里有奇

漾濞廢縣在州南漢縣屬蜀郡後漢屬永昌郡古今注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鶴唐鎮撫哀牢慕恩是也晉仍屬永昌郡後廢南詔爲雲龍甸地元始爲軍民府治明改縣爲州萬歷三十三年始築土城周三里有奇

北蘇廢縣在州西漢縣屬蜀郡後漢屬永昌郡晉初因之咸和中分東河陽郡置西河郡治北蘇縣宋齊因之梁末廢

洱海衛在雲南縣治西四十里洪武二十二年建今廢

大羅衛在賓川州治東緯英山下州境皆爲荒原宏治中置州及衛得古碑曰大羅城因以名衛楊慎云雲南諸城西上永昌經途所屬多防寇曰金雞廟赤石崖螳螂嶺龜山鐵索皆其諸寇皆以劫掠爲雄宏治中始州賓川而衛大羅城頗漫面戍普淵皆以弭盜變嘉靖初巨寇始滴遣路始甯金雞廟在雲南縣境

麗江府在省西北其地東至永北廳界三百四十里南至大理府鶴慶州界六百七十里南北袤三百一十里附郭則爲麗江縣東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劍川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大理府鶴慶州界五十里北至麗江縣界五十里東南至鶴慶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劍川州界四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四百五十里西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二百四十里東西廣二百一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六百七十里南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劍川州界九十里北至中甸界四十五里東南至鶴慶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劍川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維西界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劍川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維西界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麗江縣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麗江縣界一百五十里爲維西廳界二百零八里西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二百四十里東西廣二百一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六百七十里南至鶴慶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劍川州界九十里北至中甸界四十五里東南至鶴慶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劍川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維西界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麗江縣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麗江縣界一百五十里爲維西廳界二百零八里西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永北廳界二百四十里東南至鶴慶州界一百二

些蠻據此大理不能有元初擊降之元史麗江路自洪金沙
麼些蠻居此爲越析詔二郡皆烏蠻種也唐時爲越析郡西北
宋時復據此憲宗五年征大理從金沙濟江麼些貢固不服
四年春平之置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改爲宣慰司十三年改
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二十二年府罷更立宣撫司洪武十
五年改麗江府既又改爲軍民府府南屏大理北拒吐蕃爲
所北之冲要南詔與吐蕃相持恒追逐于此蒙古隆麼荻一名
府沙郎學生之訛也進取大理郡其道也明史萬歷三十一年稅監楊
閣採按臣宋興祖言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記
西城安撫橋以斷吐蕃不宜自撤藩籬貽悞封疆不報

麗江縣附郭古筰國地名三縣蠻爲定筰縣地屬越巂郡唐改

定筰曰昆明屬嶲州又升爲昆明軍天寶末爲越析麼些詔
所據後并于南詔宋時蠻獠蠻居之後復爲麼些蠻所據元
初罷三縣管民官至元十四年改爲鶴慶府旋改爲通安州明因之乾隆三
十六年改稱麗江縣

廢寶山州漢滇州郡邪龍縣後漢屬永昌郡唐爲麼些蠻所據元
元初內附名其寨曰察罕忽魯罕至元十四年置寶
山縣十六年升爲州屬麗
江路明因之今廢入麗江

廢蘭州東漢永昌郡博南縣地唐時屬于南詔爲獦蠻所據元
志作麗鹿蠻地名羅眉川宋時大理段氏置潤澄甸
此一統志段氏使董慶治此後有周姓者強盛遂據其地
二郡以江爲限元初皆內附元至元十二年置蘭州馬
路明初因之仍曰蘭州今
屬劍川州麗江縣分治

劍川州古蠻夷地唐時爲義督羅鳥城一名劍川志云唐顯慶
南詔戰不勝走保劍川更稱浪劍貞元初南詔與
脩劍共諸州地其酋徙居劍賑西北四百里或謂之
詔置劍川節度宋時大理改爲義督酋或謂汲州

千戶所改爲劍川縣屬鶴慶路洪武十七年陞爲州乾隆二十六年改屬麗江府州控扼西番藩屏內地亦稱形勝

望德城在州南三里周五百丈段氏所築今爲民居名水柴井南十五里唐所築今在瓦窰村北羅魯城在州東北羅魯夷語海也志云州東北六十里俗達于城郎蒙古入大理駐師處一云在州南百三十里

廢順州古蠻夸地唐時地名牛賧南詔徙清浪人居之與羅落川唐貞元間南詔異牟尋破之徙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等川其酋成斗族漸盛自爲一郡徙居牛賧至十三世孫自瞪猶隸大理元初內附至元十五年改爲順府屬麗江路又改爲北勝府明初仍曰順州今廢

楚雄府在省西其地東至雲南府祿豐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至大理蒙化二府廳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元江直隸州界三百里北至永北廳界七十里東北至祿豐縣界一百五十八里西北至永北廳界七百五十里由府至省四百三十里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五里附郭爲楚雄縣東至廣通縣界四十里西南至鎮南州界四十五里北至定遠縣界四十里西至南安州界四十里西南至鎮南州界五十里南至阿拜河十里西北至天乙山五十里東南至南安州界六十里西至景東廳界四十里北至姚州界九十里南至楚雄縣界二十里東北至姚州界五十里東南至雲南府祿豐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大理府趙州界二百十四里東北至定遠縣界二百七十里東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姚縣界二百四十里東至廣通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西北至雲南縣界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楚雄縣界一百三十里東北至定遠縣界一百一十里東南至景東廳界三百六十里西南至姚州界三十里東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百七十里東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百四十里東至廣通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大理府賓川州治二百里南至姚州界三十里東北至大理府雲南縣界二百里南至姚州界五十里東北至大理府趙州界二百十四里東北至定遠縣界二百里南至楚雄縣界二十里東北至元謀縣界九十里西北至大姚縣界二十五里北至大姚縣界二十四里東北至定遠縣界二百里南至楚雄縣界二十里東北至姚州界九十里南至景東廳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大理府趙州界二百十

治二里西北至姚州治一百里府東北一百二十里爲直隸壞鹽井四界相去各里

禹貢梁州徼外漢益州郡後爲雜蠻耕牧地 統志晉咸康四年分寧州置此中實丁此置安州尋罷據宋志晉成帝咸康四年分寧州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爲安州安州未嘗置此 夷名畏峩後繫酋威楚築城戍峩皎居之因名威楚城唐貞觀末諸蠻內附爲安寧豐邱永等州地唐史貞觀二十三年置將軍西爨問蠻皆內屬以其地置安寧縣其西徙莫蛾蠻陰望渡志五州惟永州在澂江新興州境內餘俱在府境天寶末沒于南詔屬銀生節度尋改銀生府于此大理時以銀生屬姚州此爲富節賧又改白鹿部後改威楚郡元初內附置威楚萬戶府尋罷元貞二年改爲威楚路後又置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于此明初改爲楚雄府近部有羅雄州三縣三乾隆三十五年裁姚安府以姚州太姚縣屬之府當四達之衝東衛滇郡西連大理南控普洱北接四川山川清秀土壤肥饒鹽井之利商民走集稱爲大郡

楚雄縣附郭南詔時爲安州威楚縣後爲爨蠻所據大理時屬于鄧州元初置千戶所尋元十五年改置威州二十一年降爲縣屬威楚路今因之

南甸城在縣南地名黃蓬穿演志宋紹聖中段氏臣高昇太徙民五百戶于黃蓬穿元初設黃蓬穿百戶至元十二年改爲南甸縣尋省入定遠今爲南甸鄉

白人寨在城西化佛山明土酋白人據山爲寨以捍官兵被擒赴京上問故曰奴爲主耳補官使輝使

南安州古蠻夷地繫居此寨名摩勿元初置摩勿千戶所屬

威楚萬戶至元十二年改置南安州隸威楚路今因之州山巒稠疊林麓四周爲險要之地

南安城 古爲邪縠也元築土城明初因之城周一里有奇

廢碍嘉縣本訛猴地曰黑初元至元中置碍嘉縣屬威楚路明因之今裁以南安州州治其地

鎮南州占蠻夷地濮落鑾所居州名欠舍亦曰沙卻唐上元中蒙氏置俗窖郡于此後屬于段氏元初置欠舍千戶至元二十二年改爲鎮南州屬威楚路今因之州山川環帶舟車往來走集之都也

和子城 州東二里唐上元中南詔閣羅鳳擊東爨侵戎嶲和子城即此也元始築土城爲州治明初廢宏治間改築

疆域

沙橋驛 州西二十里又有鄧有雙俱以沙橋名皆在州西三十里又西七十方里爲普湖驛流沙橋有鴛鴦池白塔二坡曰並比八亭而遙望普湖土人謂坡狀如鴛鴦也途經鸂鶒七里坡普昌閣麥地哨道列巨石危危若欲墮之所

嘉靖中把調十年因舊治築萬歷四十三年易以磚周三里有奇

姚州古滇國地漢屬益州郡後漢因之蜀漢屬雲南郡晉初因之東晉咸康初析置興寧郡治弄棟縣宋齊因之梁末沒于蠻

唐武德中置姚州初爲姚州純管府貞觀四年改羅都督府于戎州通典姚州麟德元年置其大多見姓因名劉昫曰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奏置姚州始移于弄棟川也又咸亨三年永昌蠻叛寇姚州敗州兵于是廢姚州四年復置仍爲都督府督諸州天寶初曰

既而蒙氏據其地天寶七載州爲南詔蠻所陷十二年改置又改爲姚州棟府又置弄棟節度于此爲六節度之一宋時段氏改爲統矢遷又改爲大理府亦曰姚府段氏以姚州爲姚府之子明清爲滇省官世有其地元憲宗三年內附七年立統矢千戶所至元十二年改置姚州屬大理路天歷初陞爲姚安路明初改爲府尋又改姚安軍民府府州治皆高明清之後也明清七世孫曰泰祥宋理宗二十二年棄古攻略至境祥悉力拒守被殺不屈見後九太第國今哉官其子伸至今不易所屬夷曰散摩都摩羅婁偉好曰給繹濱河爲府以附郭之姚州改屬楚雄府州道通滇黔爲北之要會諸葛武侯平南中渡瀘水而南隋史萬歲略西洱亦自青蛉弄棟而入唐永徽三年趙孝祖平青蛉弄棟西白水蠻遂請略定西裔孝祖上言貞觀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爲州縣有小勃弄三川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富多于劍川勃弄因破白水蠻之兵使西討從之遂略定大小勃弄之地德初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巂之南此地有重岡修谷平疇廣川東有金沙江之利西接雲南州之勝距威楚聚點蒼最爲險要也請置都督府于昆明之弄棟州屯兵鎮守以治葉榆瀾河諸蠻則羣蠻不敢橫而中國長有鹽貝之利矣從之因置府于弄棟川咸亨以後仍中置多事姚州廢置不恆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表言姚州

絕城荒外山高水深諸葛破南中使北渠帥統之不置漢官
國家既置姚州叛亂屢見延帙中更置滇南七鎮成以蜀兵
自是蜀中搔擾乞罷姚州隸當府并廢滇南諸鎮於滇北置
關禁止中國百姓不得與蠻無故交通往來以防亂萌不納
景雲中姚州蠻叛引吐蕃陷姚州於是姚嶲路紀開元二年
姚嶲蠻復來寇州軍討之爲所敗天寶以後沒于南詔
以重兵守之閉塞漢人之道貞元中西川節度韋皐復通
南部自滇溪關出邛部經姚州謂之南路蓋自姚安而北則
渡金沙入越巂自姚州而西則指葉榆趣大理自姚州而南
則出威楚向昆明爲全滇之要會西南有事爭於滇蜀間者

疆域

自古恆在姚州也

弄棟廢縣今州治北有舊城漢弄棟故縣也縣境有鹽
後漢建武十八年棟蠻反遣武威將軍馬援討平之自
晉永和以前郡治皆在弄棟地置姚城滇南等縣皇初御史李知
古築姚州城蒙氏爲弄棟府治大理至元皆因故址明洪武
二十二年復于城南增築土城四關皆土垣萬曆四十六年復
城創設敵樓以壯形勢今城周六里有奇

滇南廢縣在州東北唐志新唐書武后垂拱初置長城縣屬姚
于滇南郎此又廢長明縣亦在州境唐置
屬姚州天寶以後沒于南詔與滇南俱廢

蛤川入至南中唐貞觀四年擊西爨開青蛉弄棟二縣
復遣將擊西爨蠻開青蛉弄棟皆爲縣寺以青
天寶中沒于南詔又有岐星銅山二縣
亦唐髣州屬縣也天寶中爲南詔所廢

楊波廢縣在縣東唐武德四年置哀州領楊波強樂二縣貞
又廢屬州在州西北唐武德四年置南豫州之西曰廣
年改曰屬州領屬隊七部二縣又屬州之西曰廣
德四年置利州貞觀十一年改寓州領深利十部二縣後
爲西廢縣在縣北唐志武德四年置尹州治馬西縣兼領天泉
鹽泉甘泉海泉四縣其地與髣州接是也後俱廢志
云縣東北馬鞍山
麓有武侯土城

守禦姚安千戶所在城北洪武二十八年建又姚安中衛平戶
八年築永樂初易以所在大姚縣東二里舊爲土城亦洪武二十
磚城周一里有奇

趙州師範校勘

疆域二冊下

永昌府

順寧府

蒙化直隸廳

永北直隸廳

景東直隸廳

普洱府

臨安府

元江直隸州

鎮沅直隸州

曲靖府

澂江府

廣南府

開化府

東川府

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附載十八土司

永昌府在省西其地東至順甯府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神護關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孟定土府界八百七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二百五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天馬關界一千一百一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三百五十二里西北至馬面關界三百二十里由府至省一千二百里東西廣六百九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二十里附郭爲保山縣東西北同府南至潞江界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六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七里南至潞江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爲永平縣東至蒙化廳界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山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順甯府界八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八十里西南至順甯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保山縣界五十里　府東南八百七十里爲孟定土府東至順甯府界三十里西至猛波羅界三十里南至孟連界北至鎮康界二十里　府南二百二十里爲灣甸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鎮康界二十里北至保山縣界七十里　府南三百八十里爲鎮康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潞江界七十里南至耿馬界六十里北至灣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爲隴川宣撫司東至干崖界八十里南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六十里西至巨石關一百里北至猛卯八十里　府西南四百里爲盞達副宣撫司東至干崖界二百里南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四十里西至隴川界四十里南至阿瓦界八十里北至南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四百八十里爲干崖宣撫司東至芒市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天馬關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雲龍州界三百五十二里西至隴川界四十里南至阿瓦界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六十里西至巨石關一百里南至猛卯八十里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七里南至潞江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爲永平縣東至蒙化廳界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山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順甯府界八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八十里東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保山縣界五十里　府東南八百七十里爲孟定土府東至順甯府界三十里西至猛波羅界三十里南至孟連界北至鎮康界二十里　府南二百二十里爲灣甸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鎮康界二十里北至保山縣界七十里　府南三百八十里爲鎮康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潞江界七十里南至耿馬界六十里北至灣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爲隴川宣撫司東至干崖界八十里南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六十里西至巨石關一百里南至猛卯八十里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七里南至潞江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爲永平縣東至蒙化廳界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山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順甯府界八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八十里東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保山縣界五十里　府東南八百七十里爲孟定土府東至順甯府界三十里西至猛波羅界三十里南至孟連界北至鎮康界二十里　府南二百二十里爲灣甸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鎮康界二十里北至保山縣界七十里　府南三百八十里爲鎮康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潞江界七十里南至耿馬界六十里北至灣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爲隴川宣撫司東至干崖界八十里南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六十里西至巨石關一百里南至猛卯八十里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七里南至潞江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爲永平縣東至蒙化廳界一百八十里西至保山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順甯府界八十里北至大理府雲龍州界八十里東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保山縣界五十里　府東南八百七十里爲孟定土府東至順甯府界三十里西至猛波羅界三十里南至孟連界北至鎮康界二十里　府南二百二十里爲灣甸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鎮康界二十里北至保山縣界七十里　府南三百八十里爲鎮康土州東至順甯府界四十里西至潞江界七十里南至耿馬界六十里北至灣甸界五十里　府西南五百里爲隴川宣撫司東至干崖界八十里南至芒市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南甸界六十里西至巨石關一百里南至猛卯八十里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雲龍州界一百二十七里西至騰越州界一百四十七里南至潞江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順甯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野人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隴川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野人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保山縣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野人界二百七十里

所隸大理等戶府至元十一年立永昌州十五年陞爲府仍隸大理路二十三年又置金齒等處宣撫司于此洪武十五年仍置永昌府又立金齒衛二十三年省府以金齒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嘉靖元年改爲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領州一縣二安撫司一長官司二今因之府滇屏邊索控馭蠻夷自漢開西南夷始通中國肅慎陽國志武帝通博南山渡瀾滄水攻哀牢地置不韋縣是也東漢建武中西南夷悉平永平十三年哀牢尚追破之于不韋斬棟蠶師西南夷悉平永平十三年哀牢內附置永昌郡西南盡哀牢及撣國之境

金齒城者古漆齒蠻文其面者曰金齒蠻自異牟尋破諸蠻金齒漸衰以緣絕攝善曰花角蠻又或以銅圈穿其鼻謂其耳總曰哀牢蠻謂之金齒因其俗也毛志金齒之地在大理西南瀾滄江以西一帶皆其地也今府城西南古永昌郡後漢建武二十一年劉尚討棟蠶叛蠻破之追至不韋諸夷悉平永平中置永昌郡治此晉因之宋齊不韋廢縣在府西南故哀牢王國後漢永平中哀牢王柳貌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劉昫曰哀牢在牢山絕域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通志云府治東即哀牢縣故址元爲永昌府治明初故爲中千戶所

哀牢廢縣在府西南故哀牢王國後漢永平中哀牢王柳貌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劉昫曰哀牢在牢山絕域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通志云府治東即哀牢縣故址元爲永昌府治明初故爲中千戶所今府城也百夷之俗以金齒爲美其面者曰金齒蠻漆其齒者曰金齒蠻刺其足者曰花腳蠻以緣絕攝善曰花角蠻又或以銅圈穿其鼻謂其耳總曰哀牢蠻謂之金齒因其俗也毛志金齒之地在大理西南瀾滄江以西一帶皆其地也今府城西南古永昌郡後漢建武二十一年劉尚討棟蠶叛蠻破之追至不韋諸夷悉平永平中置永昌郡治此晉因之宋齊不韋廢縣在府西南故哀牢王國後漢永平中哀牢王柳貌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劉昫曰哀牢在牢山絕域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通志云府治東即哀牢縣故址元爲永昌府治明初故爲中千戶所

中國絕南詔異牟尋破羣蠻虜其人以實內地及大理時白蠻復熾漸復故地元征白夷復歸版圖明初克大理沐英等遂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以爲西陲保障正統初麓川作亂金齒調兵衝征集軍糧悉會于此以漸克平蓋誠必爭之地矣

保山縣附郭漢不韋縣地元爲永昌府治明初爲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屬金齒衛正德十四年改新安千戶所嘉靖元年始改置今縣取太保山爲名

永昌城今府治舊係土城唐天寶中韶皮羅閣所築西倚太保山麓段氏因之元至元復修洪武十五年因舊址展

江甯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棟昌曰驃曰蒲蠻曰羅曰北蘇金齒蠻本名茫施蠻自異牟尋破諸蠻金齒漸衰其後浸盛元因置金齒等處安撫司又改爲宣撫司楊廷和曰元末擾立金齒等司干銀生厓甸其地去今府千餘里後以遠不可守移其治于永昌府其實非金齒故地也志云元時城中有甕城千戶所今改屬右所爲左所軍營圍同千戶所改爲中左所龍泉門東南門曰鎮南門西北門曰永鎮門東北門曰仁壽門

蠻堵城

在南境舊歷十五年緬酋人寇嘔血而死之城曰速松城亦設于此演程記自永平至蠻堵城二城官軍擊走之或曰速松城亦設于此

沙木和驛

在府東北沙木河側邇司亦設驛七亭兩關遠沙木和土人謂坡花橋晴蒲蠻晴丁當丁山關咸爲險要蒲蠻者孟養之名漢子蠻習爲客也今城南六十里有蒲蠻驛土夷考諸蠻居瀾滄江以西一帶皆爲業云

永平縣本漢博南縣地晉因之後改永平縣蒙氏改爲勝鄉郡

段氏因之元初廢立永平千戶所明爲永平縣屬永昌府今因之

博南廢縣在縣南東漢永平中所置縣也哀牢傳章帝建初二年哀牢王類牢反攻越巂永昌太守王尋棄棰榆哀牢夷遂攻博南焚燒民舍明年詔發隴漢兵進討邪龍人鹵承尋應募率諸郡步大破類牢于博南帥之即此今其地名江東村

永平守禦城在縣治東北城周三里有奇洪武十五年建內有永平前千戶所永平後千戶所志云洪武十九年縣城立木爲柵跨銀龍江上二十六年易以磚石周三里有奇萬曆二十八年議者以江流員城南小闕洞開每值水漲竊盜瓢棄以出入乃浚東西南濠引江水分流城外會于城南例石阻水爲城垣云

永平驛在縣治東五里又東八十里爲打牛坪又六十里爲蒙化之漾備驛九亭而達打牛坪途經程記自漾備驛九亭而達打牛坪途經橫嶺其高入雲梯磴以升又西爲雲龍橋又西爲大斗坡而後至卑相傳武侯南征駐師南坪值立春融土牛以訓夷耕達以名驛又自打牛坪十亭而崎達永平縣有里勝橋觀音叫狗山其間有九轉十八灣之險

漾濞一之二 疆域

騰越州漢永昌郡西境城賤越有僰驛我昌三種蠻君之晉屬益州郡爲鬲縣靡州地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逐諸蠻置軟化府後七種蠻徙居之改騰衝府大理因之元憲宗三年府尚存救內附至元十一年改騰越州又置騰衝府仍治騰越二十五年縣廢而府如故隸大理路明初因之洪武末改騰衝千戶所隸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正統九年陞所爲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都司嘉靖三年改置騰越州屬永昌府今因之

州山川險阨爲諸蠻出入要害之地洪武中楚人寇騰冲屠永昌沐英討平之正統初麓川酋思任發作亂扼衝仰突于崖徑犯騰越屠其城柵宇潞江督臣王驥等進討復騰衝然後直搗賊巢蓋西南有事州實當衝也志云州與孟養緬甸諸夷接境出州之鎮夷關即南甸干崖陸金沙江則大小孟艮之地其爲控扼之要也久矣

騰越廢縣即今州治元至元中置縣騰衝南甸干崖二宣撫司後廢志云州舊無城正統十四年西征楓川大兵駐劄五年竣以磚石周八里有奇嘉靖二十九年增周七里六分今城西北有土城遺址越南驗駐元至元詔此縣于越甸尊省入府又古勇甸尊廢縣在州西百里元置此縣于古勇甸尊廢城

順江州城在州南元至元十二年置至正七年酋長樂孫永內附立宣撫司尋廢入騰衝府羅宴城在州北三十里舊爲蠻酋所據今緣墊猶存又州西山半原中二里有西寧城遺址相傳段氏所置城也

順寧府在省西其地東至景東廳界二百二十里西至永昌府灣甸土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猛甸長官司界三百二十里東南至鎮沅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耿馬土司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蒙化廳界一百三十六里西北至永昌府界一百四十里南北袤六百九十里附郭爲順寧縣西南北兩雲州界三十里府東三十里爲雲州東至景東廳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順寧縣界十里

司界三百里北至蒙化廳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廣
百五十里西南至猛緬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蒙化廳界一
百四十四里西北至
蒙化廳界二十四里 府南三百里爲猛緬長官司東至瑛里
江二百里
西至邦忽九十里南至猛淮一百四十里 府南
五十
里
耿馬宣撫司東至威遠界一百五十里西至舊木邦界一百
二十里南至孟連界一百里北至鎮康界一百

古蠻地名慶甸漢紀孟獲爲孔明所縛蠻居之亦云閒古濮人也自宋以
前不通中國蒙氏段氏咸不能制元秦定開始內附天歷元年置今府並置
寶山州及慶甸縣洪武十五年仍置府以南川縣省入焉
府猛氏萬曆二十四年猛廷瑞叛討平之改爲流官今屬州二縣一府衆山環遠於西
南二江若帶于東北地雖彈丸有建領之勢至于三甸鼎足
形如犄角南鄙藩籬備未可略矣

順甯縣今府治志云城在鳳山之中萬曆二十八年建瓷以
石周五里有奇又有內城爲猛氏世居去府城一里舊有土
垣今廢乾隆三十五年增置順甯縣爲附郭
寶山廢州或云與慶甸縣俱在府城內元
明皆志云慶甸廢縣在府東八里
雲州古蠻夷地蠻名孟酺白夷元中統初內附屬麓川路洪武
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正統三年改爲大侯禦夷州萬厄
二十五年改爲雲州 先是土官奉氏世襲是時襲當府土酋猛廷瑞叛大侯土酋奉放應之事平

改設流官屬順甯府州控瀾滄之險爲諸蠻咽要西出則順甯永
昌震東顧而景東威遠危亦必爭之地矣
雲州城今州治舊有土城在州南十里洪武三十一年移建于葉榆鎮西山下甃以磚石周四里有奇
蒙化直隸廳在省西其地東至大理府趙州界五十里西至順
甯府順甯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順甯府雲州界一百九十
五里北至趙州界一百里東南至景東廳界一百三十里西
南至雲州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趙州界五十里西北至永
昌府永平縣界二百七十里由廳至省八百二十里東西廣
二百里南北袤二百九十五里
漢益州郡地後漢永昌郡唐屬姚州都督府南詔號陽瓜云
初羅羅摩及奚蠻居之號此後蒙氏細奴邏等城居之號從居太和城以蒙舍爲舊都云宋時段
氏改爲開南縣元初爲蒙舍千戶所至元十一年爲蒙化府
十四年陞爲路三十年降爲州隸大理路洪武中陞爲府今改爲直隸廳廳南接楚雄北距大理四山環峙
屹然險固
蒙舍城在府北十里唐永泰中爲陽瓜州天寶中鳳伽異爲州刺史即此今遺址尚存地名古城村元改置蒙化州于此舊有土城洪武二十三年始建磚城周四里有奇 舊口新城在府東北有四門舊界趙州白崖川一帶即所謂蒙化地

楪備驛在府西北白十里與程記白邑驛西至保備驛八十里又西四十里橋志云象舍至趙州界四十里橋因以名焉龍尾關係備驛之中路又開南驛亦在廳境煙瘴鎮在府東南大理府趙州接界嘉靖初戍兵于此控制白厓等處路

舊定邊縣府西二百十里西南至景東廳一百七十里地名南澗為濮蠻所居元至元二十二年置定邊縣地隸鎮南州二十四年省縣入州明初復置縣改屬楚雄府今廢縣儲廳設南澗巡司治其地

永北直隸廳在省西其地東至四川鹽源縣界三百四十八里西至麗江府鶴慶州界三十五里南至大理府賓川州界一百一十三里北至外域黃喇蛛界四百六十八里東南至楚雄府大姚縣界一百一十七里西南至大理府鄧川州界八十里東北至四川三馬喇界二百四十里西北至麗江府麗江縣界一百一十里由廳至省一千三百五十里東西廣三百七十三里南北袤五百八十八里廳北三百九十八里為永寧土府東至四川鹽源縣界六十里西至麗江府麗江府八十里南至本廳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劉土蒙古黃喇界一百六十里

北勝城今廳治洪武二十九年築楚以石通水濠正德中地震北府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隸廳東出建昌南衛大理山川險扼稱為要區

北勝城古廳治洪武二十九年築楚以石通水濠正德中地震圮壞復修築周五里有奇 峨峨村蒙氏所築其址猶存又峨峨古城在廳南五十里州東南三十五里有峨峨海

永寧土府禹貢梁州徼外地舊名棲頭縣與吐番接界又名茶蠻而徙居其地唐時屬南詔宋時屬大理蒙古南侵大理至其地也至元十一年置茶鹽管民官十六年改置永寧州屬麗江路洪武十五年改屬鶴慶府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永寧四年陞為永寧府府無城

土知府阿姓正統以後為鹽井衛番所侵土官不能制乃請設流官寄治瀾滄衛遙領郡事領長官司四今屬永北廳

廢瀘渠州府北百八十里東至四川鹽井衛二百里北至永寧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蠻夷地唐時地名羅共賜羅落甘麼此二種居之元至元九年內附十八年置瀘渠州屬麗江路後改屬北勝州洪武十五年屬鶴慶軍民府二十九年改屬鶴慶府

廢東直隸屬在省西南其地東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順寧府雲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鎮沅州界二百九十里北至蒙化廳舊定邊縣界一百三十七里東南至鎮沅州恩樂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順寧府順寧縣界三百里東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北至蒙化廳界

三百里由廳至省一千二百八十里東西廣三百四十里南北袤四百三十里

古荒外地一名銅南州分十二部曰昔樣和泥蠻所陷移府治於威楚白人居漢唐未通中國南詔蒙氏立銀生府于此爲六節度之一尋爲金齒白蠻所部蠻遂據其地歷大理段氏莫能復元中統三年平之以所部隸威楚路戶至元中置開南州仍隸威楚路洪武中改爲景東府今爲廳山川環繞羣巒錯列亦控扼之所也洪武二十年沐英白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操以備蠻寇建郡與羣蠻逼近

景東城志云府舊無城池治北有衙城洪武二十三年建周二里有奇又剔爲小城在衙城之西據景東山之頂周三

十餘丈開北門以望遠名玉璧城萬歷二年及十八年相繼增修面治則在衛城南門外之東

板橋驛舊東北六十里又百六十里爲廢定邊縣界之新田驛又六十里即定邊驛矣保甸在府西北百里有巡司成守宣德中置又有三岔河巡司在廳東宏布中置轄一碗水九窖坡今裁

普洱府在省南其地東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西至威遠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阿瓦界一千五十里北至鎮沅州界一百九十里東南至元江通判以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及橄欖壩江內六版納地設普洱府又設同知分駐攸樂分駐思茅其江外六版納地仍屬宣慰司歲納糧銀於攸樂今改威遠廳即屬府

增置普洱縣府南接老撾西連車里肇造雄封逕鄭墓植

普洱縣城舊屬元江府有土城　本朝雍正七年改設府治遂增置普洱縣城撫張允隨　題請修築磚城周四里二分高一丈二

西二百三十里爲威遠東至寧洱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順甯府界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思茅界二百四十里北至鎮沅州界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孟連界四百里東北至鎮沅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景東廳界一百四十里府南一百五十里爲思茅東至猛旺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孟連界二百七十里北至本府界三十里北至本府界三百二十五里西南至江外猛阿界三百六十里東北至本府界一百四十里府南六百五十里爲攸樂東至猛旺界一百一十里東南至元江州界六百里南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元江州界六百里西至孟連界六百里南至元江州界十五里西北至新平縣界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鎮沅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新平縣界一百七十里東至元江州界二百里南至寧洱縣界二百里西至順甯府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愚茅界四百四十里　府北一百二十里爲他郎東至元江州界十五里西至鎮沅州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元江州界二百里西南至寧洱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新平縣界一百七十里東北至元江州界二百里西北至新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尺設四門東曰明陽南曰拱遠西曰宣威北曰拱極門城樓無池

攸樂城舊屬元江府無城 本朝雍正七年設府同知分駐公署題請築土城周三里三分高一丈二尺設四門北門樓無池

思茅城舊屬車里宣慰司無城 本朝雍正七年移府通判分駐巡撫張允隨 題請築土城周二里高一丈二尺設四門建四樓無池今改同知

臨安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開化府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三百五十里南至交阯界三百五十里北至澂江府江川縣界二百三十里東南至開化府界二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元江州界三百九十里東北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三百四十里西北至廣西州彌勒縣界三百四十里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為蒙自縣東至開化府界三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通海縣界三十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南二百里為阿迷州東至開化府界四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建水縣界四十里北至阿迷州界二十里 府東南三百里為開化府東至廣南府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蒙自縣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四百里為廣南府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開化府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五百里為富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廣南府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六百里為寧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富州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七百里為羅平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寧州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八百里為師宗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羅平州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九百里為彌勒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師宗州界一百里北至阿迷州界一百里 府東南一千里為阿迷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一百里西至彌勒州界一百里北至建水縣界一百里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為建水縣東至阿迷州界三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石屏州界四十里北至元江州界二十里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為石屏州東至建水縣界四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二十里北至通海縣界二十里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為通海縣東至河陽縣界二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里為河西縣東至通海縣界十五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一十里為元江州東至河西縣界十五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為嶍峩土司東至元江州界二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為普洱府東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南二百八十里為納樓茶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南二百里為落恐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為思陀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為左能寨長官司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思陀司界二十里北至元江州界一百里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為倘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左能司界十五里北至元江州界一百里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為蒙自縣東至開化府界三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通海縣界三十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為納樓茶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為阿迷州東至廣南府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建水縣界四十里北至阿迷州界二十里 府東北一百里為建水縣東至阿迷州界三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石屏州界四十里北至阿迷州界二十里 府西北一百里為石屏州東至建水縣界四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通海縣界二十里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為通海縣東至河陽縣界二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為河西縣東至通海縣界十五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為嶍峩土司東至元江州界二十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為普洱府東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二百里為納樓茶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為落恐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二百三十里為思陀甸長官司東至阿迷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為倘州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左能司界十五里北至元江州界一百里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為左能寨長官司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思陀司界二十里北至元江州界一百里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為思陀甸長官司東至廣西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府西南二百六十里為普洱府東至元江州界一百里南至交阯界三十里西至他郎界一百里北至澂江府界五十里

禹貢梁州徼外地古句町國句一作驹麗鉤町占曰讀作句撻武帝開西南夷置句町縣屬牂牁郡漢犯始元三年益州叛亂者有功立為句町王河平二年與夜郎漏臣相攻牂牁太守陳立斬夜郎王興興町侯印綬使南出逾徼外歷益州攻句町王為侯句町不服因起兵為邊患莽天鳳二年遣兵擊誅町不克一郡皆以後因之梁末廢唐為羈縻柯州地為黔川天寶末沒於南詔置通海都督府宋時大理改為通海節度尋改秀山郡又改為通海郡其後蠻酋互相侵奪或為都督或為酋長憲宗六年內附置阿僰部萬戶至元八年改為臨安路治通海縣北五里洪武十六年改為臨安府移治以通海為附郭縣建水縣領州三縣五府南臨交阯北拱會城為滇南之上關作邊陲之保障西南隅發蹟邊者之所先加意也唐天寶初越傍通安南因陽步頭九載遣餅于仲通伐南詔大軍分道出南溪會同而命安南市白步頭路人是也

縣通考臨安諸蠻居于西南境外者曰斡泥蠻巢居林處其狀穹都者曰烏蠻雞狀獨步喪等皆凶悍潛匿山谷以劉封事云

領州三縣五府南臨交阯北拱會城為滇南之上關作邊陲之保障西南隅發蹟邊者之所先加意也唐天寶初越傍通安南因陽步頭九載遣餅于仲通伐南詔大軍分道出南溪會同而命安南市白步頭路人是也

建水縣附郭唐時為烏蠻蠻地古稱步頭亦曰巴甸元和初蒙氏築城名惠麼漢語曰建水段氏時為斡麼蠻直麼所據元初內附置建水千戶所屬阿僰萬戶至元十三年改建水州屬臨安路後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縣

曲江城在府治北有二城一築于漢一築于蒙氏元為建水州治故名曲江城名改築土城洪武十年易以磚石城化十六年修繕

城浚濠今城周八里有奇段氏古城在府城南五里漏江今為無垢寺址又城西二里蓮花池亦有段氏古城遺址

貢古城在府東南漢縣屬益州郡後漢因之蜀漢與興古郡晉因之東晉時廢又勝休城在府南漢縣亦屬益州郡劉宋改曰勝休齊因之梁末廢

曲江驛在府東北八十里下臨曲江為往來津要又當江巡司亦置于此志云府北九十里有曲江橋府通判駐焉今廢

大關府西北三十里道出宜川縣為往來衿要

納更山在府東南百里有土舍巡司嘉靖十二年議討安南安南舊莫登庸聞之遣人行視至納更山為土舍所擒

石屏州古蠻夷地蠻曰舊欣猶漢言林箐也唐為烏蠻所居築城名末泉宋時阿僰蠻奪而據之名石坪邑志云蠻闢地得石坪方五里聚為居邑因名石坪

元至元七年改邑為州屬臨安路洪武十五年改曰石屏州今因之州環水為城衿帶南藩

石屏城今州治故石坪邑本無城垣嘉靖三十年始築土城萬歷二十四年因舊址改築磚城周三里有奇州西二十五里寶秀巡檢司分駐于此相傳為石屏寶秀廢城古城乾隆間設巡南道于普洱兼裁巡檢城亦廢今遺址尚存

龍朋里城在州北百里土都督龍在田所築龍氏世居之

阿迷州古蠻夷地元初立阿寧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建水州屬臨安路後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阿迷州屬臨安府州若酋正中隸臨安路洪武十五年改立阿迷州屬臨安府州若酋深險控扼羣蠻

阿迷城今州治舊無城正統間始築土城周四里有奇又開迷守禦城在州東百二十里地名虎卜補習僰撲萬歷二年撫臣鄧慶龍疊平之復立戍守于此

楊廣城志云州有楊廣城凡三所一在州東南二里通安橋皇一在州之市平　之北兵于此鋪一在石頭背

賓州漢益州郡地蜀漢爲興古郡地梁爲南賓州地唐初析置西河州貞觀八年改黎州天寶末沒于蠻地名浪曠夷語謂里頭也北雄泥鄧蠻徙之寄屬賓部元初沿賓郡又屬賓府後改賓海府至元十三年改賓州屬安撫司明亦仍賓州屬臨安府今因之州北接漫江南經都城爲州治要地

梁水城今州治秦晉城帝分與古置梁水郡治梁水縣宋齊因之梁末廢唐志貞觀中改西賓州領二縣是也後爲蠻所據元始立賓州于此今州城嘉靖十三年築周四里有奇

西沙城在州東南部蠻世居此其裔孫西沙築此城因名西沙城元初其酋普提內附置西沙萬戶至元十二年改爲西沙縣二十六年以縣隸賓州至正二年省通志西沙疏故址則在州之老寨後大賓西酋語城爲龍西沙疏二里仁壽坊內　武侯城在州東三里俗傳武侯南征時築今訛之賓州古城又賓海府故址在州西五十里大雄寺今亦名

通海縣舊阿棘蠻居此一名阿赤又名尼部蒙氏于此置通海郡段氏改爲秀山郡元初立通海千戶隸部開南千戶府至元十三年改通海縣立賓路後又改

隸賓州今屬臨安府

何町縣縣東北五里相傳漢句町縣蓋治此後以後屬興武部梁天寶初沒于蠻唐初兵置通海郡于此其後段氏必置秀山郡元置今縣而廢焉明初移臨安府于建水州因改置今縣而廢于戶右千戶二所于此洪武十五年爲臨安衛四年易以僉右周二里有奇又有舊土城在縣東方里相傳元太理段智興時築此以禦諸蠻今廢雖尚存

河西縣唐武德中于姚州南置西宗州貞觀中改爲天寶後沒于蠻地名休臘本屬步雄部後阿之元初內附屬阿棘萬戶至元十三年始爲河西州隸臨安路二十六年改爲縣今因之

古城在縣東北二里相傳古城也今廢

曲溪縣唐時有棘蠻習倪居此名習我部後併于棘蠻元初置曲溪千戶隸阿棘萬戶至元十二年改爲習我州二十六年降爲縣隸臨安路復又改屬賓州明初改屬府今因之

鈐川廢縣在縣西北九十里元初置縣于此屬河陽又云縣有廢城二一在縣西約念鄉元時有白人長居之一在半甸鄉元末梁王備兵之所

蒙自縣本蠻地以目則山而名漢語謂爲蒙自南詔時以道氐蒙氏守此至大理時爲阿棘蠻所據元初置蒙自千戶所隸阿棘萬戶至元十三年改爲縣隸臨安路後又改

古城在新安所西十里有古碑題曰宋將楊文廣駐師之所蓋永青討儂智高時也
石龍在城東四十餘里從石縫中出勢若飛騰高約丈許時有雲霧繞之

元江直隸州在省南其地東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里西至鎮沅州界二百里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六百里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東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七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鎮沅州界九十里西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七十里東南至元江府界一百里西至普洱府界四百里南至普洱府界七百九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里西北至鎮沅州界五百里東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千六百里西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東南至普洱府界四百里南北袤二千一百里東西廣二百里南北至鎮沅州界二百里為新平縣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七十里東南至元江府界一百里西至普洱府界四百里南至普洱府界七百九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里西北至鎮沅州界五百里東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千六百里西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東南至普洱府界四百里

元江府領長官司二土知府那姓嘉靖三十年土

那鑒作亂尋討平之以臨安州屹峙南陲制臨衛署之今始改為州領縣一州屹峙南陲制臨交阯山川環屏道路四通

步日驗元為步日城在州西蒙氏立北衙徙白蠻鎮之名步日部明初廢今城元大德中築三面瀕河延亘九里

新平縣漢哀牢猓獽所居唐阿奚蠻所居元初內附立千戶所至元中設平甸縣屬臨安路後為丁甘中設平甸縣屬楚雄府後改平甸縣仍隸楚雄府南安州界三百七十里東南至元江府界一百里西至普洱府界四百里南至普洱府界七百九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里西北至鎮沅州界五百里東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千六百里西南至交阯老撾界一千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楚雄府南安州界五百里東南至普洱府界四百里南北袤二千一百里東西廣二百里南北至鎮沅州界二百里為新平縣界東北至臨安府石屏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

千七百里外地溪溶雜蠻所居元史伯昔楼南詔蒙氏鑄銀生府之地後金齒麼夷侵奪其地大理段氏不能復元初內附屬威遠州後置案坂砦屬元江路洪武朱改置鎮沅州志云州猛混及孟婆道定案坂等寨洪武朱元江土官刁平剿平之因置州以平典州事永樂四年陞爲府今仍爲州領縣一州羣山環峙界于羣蠻亦控扼地也

鎮沅州城舊爲土府有土城周三里三分　本朝雍正五年改土設流知府修　世慶重修無池

恩樂縣古蠻夷地南詔蒙氏屬馬龍他郎二甸地名猛摩夷名者島後爲阿棘諸部所據元時內附屬他郎甸管民官隸元江路洪武朱分置者樂甸長官司土司刁姓今改縣屬鎮沅州據山附水稱險僻之地

恩樂縣城舊爲土司治有磚城周一里三分　本朝雍正四年改土設流爲恩樂縣治五年知縣宮爾勸重修無池

曲靖府在省東其地東至貴州普安州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廣南府高明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廣西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雲南府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雲南府嵩明州界六十里北至東川府界一百八十五里東北至東川府界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東川府界一百一十里東南至貴州普安州界四十里南至羅平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霑益州界六十七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霑益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五里

南至廣南府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南寧縣界九十里東南至普安州界四十里東北至平彝縣界七十里東至羅平州界四十里南至羅平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霑益州界六十七里西南至霑益州界一百七十里西至霑益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五里

西南至南寧縣界五里北至宣威州界九十里西南至馬龍州界五十里南至羅平州界二百一十里東南至平彝縣界八十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南寧縣界五里北至宣威州界九十里西南至馬龍州界五十里東南至羅平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馬龍州界五十里南至南寧縣界二十五里東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七十里

東至南寧縣界二十五里北至霑益州界六十里西南至滇江府路南州界七十里北至霑益州界三十里東南至廣西州師宗縣界六十里西南至廣西州師宗縣界五十里南至廣

東南至平彝縣界二十八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平彝縣界八十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普安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尋甸州界一百五十里西北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五里

貴梁州南境灌爲益州郡地蜀漢改置建寧郡
分置興古郡治律高縣晉時二郡俱屬甯州宋齊因之梁改置安
甯州後爲爨氏所據天保初湘東王徵南甯州刺史徐文盛
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其地矣一統
志云後分東西二爨而曲靖爲西爨地也隋開皇中亦置南甯州又爲恭協等州
地先是蠻酋爨翫請降其後復叛開皇十七年命史萬歲南
討疆理其地隋亂復廢武德四年復立南甯州總管府志云治味
縣後又爲都督府貞觀八年改爲朗州天寶九載沒于蠻大
曆初南詔置石城郡段氏因之後爲大理所有石城後沒于蠻
地置磨彌部萬戶府至元八年改爲中路十三年又改曲靖
路總管府二十五年升宣撫司洪武十五年改爲曲靖軍民
府　國初因之領州六縣二府東連貴竹南通交廣北扼川
蜀西作滇藩爲四達之衝而其係于雲南也猶人之有頭目
然曲靖一破而雲南之全壞必不支矣漢兵臨滇國自靡莫
而來武侯入南中使康降督李恢案道建甯恢大破孟獲南
至盤江東至毋棳階初梁曾言南甯州漢世毋棳之地其處
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幸因平蜀士衆即
略定南甯州自盧戎以北軍糧須給過此即于蠻夷徵稅以

供兵馬唐初亦闇東西二爨地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鮮于
仲通將兵討南詔分道出戎巂州進次于曲靖大敗其地遂
悉沒于蠻蒙古將兀良合台自鄯闡而東平蠻爨而後略定
諸酋引兵從交廣而北明初命諸將收雲南分軍一自烏撒
而南一自普安而西皆以曲靖爲之咽喉曲靖既克而雲南
大理次第舉矣　國初亦由此平滇曲靖所係顯不重哉
南甯縣附郭漢味縣地唐初置南甯州于此有石城後沒于蠻
因置石城郡段氏有烏蠻萬瀰部據此元初置千戶所屬萬
瀰部萬戶府至元十三年陞爲南甯州二十二年改爲縣

南甯城在今附治西平川中地名三岔舊名共籠川志云唐武
德初南甯州治共籠川時段綸爲益州刺史遣使尚大
統至南甯州治共籠川諭諸部納款是也尋徙石城咸亨
三年南甯州爨歸王殺東爨酋領蓋聘父子仍治共籠川後
因之城乃洪武二十年改築周六里有奇　石城在府北二
十里志云本漢味縣地唐貞觀初以蠻酋爨歸王爲安甯
州都督居石城石晉天福二年時南詔爲楊干貞所篡其故
臣段思平借兵東方諸爨起兵石城卽此又同衆廢縣在府
境唐老朗州治味縣兼領阿樂升麻同起新豐隴提泉麻六縣是也
味縣或云在府西漢置屬益州郡蜀漢時爲建甯郡治晉因
建甯郡齊屬于左建平郡梁末廢華陽國志建興二年丞
相亮南征改益州郡曰建甯治味縣晉時遂爲甯州治焉又
蜀漢置康降督水經注云建甯故郡康廣都督治晉有宋時仍爲
治二年又分益州郡胡氏曰蜀志云康降都督治建甯郡治晉因
之都督屯也蜀漢往往
滇督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因之分立甯州郡

廢恭州在今府之東北即隋時置古朱提之地也蜀漢屬興古郡及晉時因之建興三年沒于李雄咸康五年後屬于晉宋時仍爲朱提郡齊改爲南朱提郡蕭梁末廢隋改置恭州唐武德八年改爲曲州天寶末改於螢遷置于戎州西境廢協州亦在府東北古夜郎地也志云晉永嘉五年齊州刺史王逸分非泊朱提建鳴郡立夜郎郡治漢舸泊縣之夜郎村唐初因之梁末廢隋改置協州武德八年又析置靖州大寶末復徙治戎州境內云

廢越州在府南十五里唐武德中置撿州治此領甘泉等六縣後爲樊爽所據號普慶都元初置千戶所隸木迷萬戶府至元十二年改越州隸曲靖路洪武末廢州改置越州衛今號其地爲南城村云

龍和城在今府西南志云唐置南寧州其東西爨分烏白二種曲靖二州西南昆州曲軛普寧喻鍼安寧晉寧龍和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黑爨良賁中以西爨錄主爲南寧州都督襲殺東爨首領益瞻天寶中南詔閣羅鳳以兵脅西爨至龍和皆殘于兵于是東爨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南詔爲

婚姻即今曲靖地也

丹川城在府境普威康六年漢李壽遣兵攻丹川拔之蜀南寧太守孟彥等戰死即此戍守重地也

白水關在府東八十里府境舊有白水驛又有巡司與程記自烏撒達雲南謂之白水鎮阪寇廉州即此胡氏曰白水鎮唐永徽三年即州白水驛今爲交水村天啓三年州陷于李襲亦白水驛又有白水關唐承徽三年即州白水西路自普安達平夷而西謂之東路今于白水驛謂之十字路

交水城其先瘴彌部酋蒙提居於此名易取龍後爲大理國高護軍所奪元至元十三年立交水縣屬雲南行省中統四年改屬雲南路至元十三年州陷于澤四年復築交水城爲交水縣屬雲南行省天啓三年州陷于李襲元年廢今爲交水村拾柴之處又南六十里有交方城西南四十里有松林城天啓四年中所築也與城互爲犄角爲府之捍蔽交方松林二驛設于此即今州城

阿幢橋滇程記橋有三空路其西有鐵溝守之詳見程記自盆州接烏撒達此即今州城

平橋長八十丈澗水亦交河所經

荒夷以蘆荒夷蘆荒夷者即羅羅之訛也又南五十里爲太平夷郡于此咸安元年改曰平蠻郡桓溫諱改曰宛宛溫驛地蜀漢以後屬興古郡晉宋齊因之梁末廢唐爲盤州地名仍隋十尺亦交河所經

陸涼州漢牂牁郡平夷縣地蜀漢及晉因之永嘉五年始分置平夷郡于此咸安元年改曰平蠻郡桓溫諱改曰宛宛溫驛地蜀漢以後屬興古郡晉宋齊因之梁末廢唐武德七年開置西平州貞觀八年改爲盤州天寶末

汉於經南詔號爲落温部天理四之元初置落温千戶所屬
洛蒙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置州今因之州山水環結爲險
固之地

舊平夷城卽今州治蜀志李恢爲庲降都督領交州刺史住平
夷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入使恢招撫道向
建寧味縣裴松之曰庲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置此
職以總攝之晉爲平夷縣屬興古郡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
遜表請分立平夷郡東晉成安初改曰平緐郡宋齊因之後
廢唐復置平夷縣屬盤州後沒于南蠻元置陸涼州于此後
城在萬歷三十八年
始築城周二里有奇

河納廢縣州前八十里地名蔡村蒙氏置陸鄧縣于此後併于
陸温部元初置有戶所至元中改河納縣屬陸涼永
樂初省入之 芳華廢縣在西四十里昔落温部之地繙名
山也元初置千戶所至元中改焉

華縣屬陸涼州
永樂初省入之

廢譽縣在今州之北漢時縣屬于牂牁郡譽音質地道記下鄨
始改屬平夷郡宋亦屬平蠻郡平蠻卽平夷也齊因之梁末
廢 附唐麻縣在州東南唐麻州治兼領平夷盤水縣後
沒于蠻又西昌城在州西南中延澤之尾水繞城郭南中之
固城也又有木柵義城在中延澤中洲上其南又有鵝思縣
城皆大理時
蠻酋所築

羅龍州漢益州郡地蜀漢爲建寧郡地又分置興古郡治於此
志云興古郡治律高縣卽今州也晉因之宋齊時亦爲興古
郡地宋興古郡漏臥縣齊治西中縣而律高並屬于興古
又改廢爲初爲日州後爲麻州地天寶末
蠻酋烏撒
納夷甸尋爲羅雄部相傳盤瓠後裔有羅雄者居于此其孫
普孔因以名部元初屬于
雄州屬於曲靖路志云州
城在喜伯溪東元初置平
改流仍屬于曲靖府州聯
直部置明因之萬歷十四
年東名曰羅平舊時爲曲靖一府之
屏障云
羅雄城今州治元置州于此
萬歷十四年改曰羅平明年築城
周二里有奇外河爲濠高深可恃 東
爲亂修東籠石城石城在州南
郡兵四出攻劫師宗維摩等州官兵討平之
通泉廢縣州西南四十里元
志云與楊林縣接界元置易龍于
屬馬龍州永樂初省今爲通泉鄉
○廢麻州城在州北唐貞觀二十三年分姚州
三年開州自水營拔寇縣州明州督趙孝祖討平之卽此
又有廢郎城在馬龍州東南相近
昔又有尚賢城皆昔蠻酋所築

羅平州漢牂牁郡地蜀漢因之
後爲興古郡地唐沒于蠻爲塔甸
普摩千戶所至元十三年改置羅
雄州屬於曲靖路志云州
城在喜伯溪東元初置平
直部置明因之萬歷十四
改流仍屬于曲靖府州聯
按滇洞密邇發猺爲曲靖一府之
屏障云
羅雄城今州治元置州于此萬曆十四年改曰羅平明年築城
周二里有奇外河爲濠高深可恃 東爲亂修東籠石城石城在州南
郡兵四出攻劫師宗維摩等州官兵討平之 牂牁郡古廣臥國也漢武帝開西
南夷乃置漏臥縣屬于牂牁郡仍授其酋長訶平二年駒訶王馮

與夜郎王興滇侯俞舉兵相攻滇國地後樊刺蠻居此號仲
開後漢仍爲滇池縣蜀漢屬興古郡晉因之宋爲興古郡治
齊仍屬于興古
郡梁末廢云

尋甸州禹貢梁州徼外地漢初爲滇國地後樊刺蠻居此號仲
劉溢源部後又爲烏蠻名新丁部語訛爲
仁地部蒙氏時爲尋甸部段氏時爲仁德部元初置仁德萬
戶府於此至元十三年改爲仁德府領爲美縣厚二縣明初
改尋甸軍民府省二縣入焉成化十二年改爲尋甸府以土
酋安氏兄弟襲互相讐殺始奏除流官今爲州屬曲靖府州
北達川蜀南控會城右臨武定左出宣威山水滇洱川原通

衢宜於耕種亦一奧區也自元以來皆以土酋世襲成化中
始革除嘉靖六年厥裔安銓者爲亂襲入府城於是南路四
明以及楊林又阻木密關攻馬龍州西搆武定酋鳳朝文
會城爽西北門軍民市舍勢頗張踰年徵兵四集迺克殲之

尋甸之所係可概見矣

尋甸城城池記云元時仁德府城在今州之舊治東五里城方
一城爲保障嘉靖七年之所築先是成化二十一年以初任流官
于斯治之右踰一澗又置鳳梧于戶所于舊治之南石壘山之西元時屬
今城周三
里有奇

安樂城志云在故歸厚縣西南其地有山名落髓雉綿亘五十
餘里其東又有哇山秀如劍鋒土人築砦其上名安樂
城險不可卽九澗九層城在州西亦卽其地
方有米花洗馬山相傳土人會據此爲險

大密守禦千戶所在州東南七十里卽水密關也洪武二十三
有鳳梧千戶所在州治
東嘉靖七年建今廢

平夷縣本故越州地洪武十四年南征越州降下旣而復叛詔
傅友德討之道過平夷友德以山勢險峭容彌越州乃遶山
民于旱土村設千戶所駐兵立柵於山上三十三年建平夷
衙爲雲南都司爲貴州西入之衝要宏治七年改築城周二
里有奇天啟二年爲諾益土婦設科及叛目李賢等焚毀明

年修復志云舊城在衛東厄勒鋪宏治以前衛皆治此今改
爲縣

平夷驛在城外演程記自貴州普安州亦資孔驛七十里而遠
平夷自此西望山平川谿因以爲名自平夷四十里而
近白水驛有花木
青蔥多藏賊盜

楊梅山衛東十五里楊梅數囤名
又瀟湘山在衛南三十里

越州衛志云舊越州亦在今府之南石壘山之西元時屬
爲囤傅友德擊破之阿資還越州友德復敗之沐英以阿資
恃其地險故叛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擒阿資
資叟乃降二十四年沐英以阿資叛服不常請徙越州
衛于陸凉既而阿資復叛平夷遂廢立越州衛于此

平橋大河在衛西五十里曲靖境內
河冰合流而下滙爲大河境之水及龍潭
南注于南盤江

宜威州漢牂柯郡地蜀漢時屬興古郡晉永嘉五年分置西平
郡於此寧州刺史王逐所置華陽國志晉刺史尹奉所置治
盤江縣沈約宋志西平郡治西平縣舊貞觀中爲盤州地屬
之于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于蠻後爲摩彌部所據元初屬
摩彌萬戶府至元十三年改置霑益州明初因之土官安氏
世襲其職後除雍正五年以霑益治交水改此爲宜威州險
阻四塞介滇黔之中北通烏撒東控普安設籍之日州實當
之矣

霑益舊城今州治元置霑益州于此志云州城本貴州烏撒衛
後所城也洪武十六年築土城永樂初葺天
順三年修築城周三里有奇

故云州城西南安邦彥叛霑益土婦設計叛合李賢憲
之陷州城分兵四掠官軍討平之四年修築城周三里有奇

今改宜威州移

霑益于交水

羅山廢縣在州東南百二十里平夷鄉本摩彌部東境名落蒙
山元置縣屬霑益州永樂初廢又石梁廢縣在州東
北五十里石梁山本摩彌部又名五
勒部元置爲縣屬霑益州永樂初廢

盤江廢縣在州南華陽國志初費量保般
古宗南之盤江南如南陵三縣立
西平郡今州東有西平郡故址云

回蒲城在州北漢時牂牁郡之屬縣也漢始
大約在益州東北牂牁西南後漢仍曰同並脫音誠
晉五年省隆和初復置爲建寧郡宋齊因之梁大同
移戎縣界四十七里東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五十里北至廣西州界八十
至省城四百五十里東西廣三百三十六里南北袤一百七十
五里附郭爲河陽縣東至路南州界九十里西至雲南府晉
寧州界十里南至臨安府河西縣界二十里東南至晉寧州界二十里西
南至江川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河陽縣界二十五里西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一百
里爲新興州東至江川縣界二十里西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一百三十
五十里南至臨安府河西縣界四十里東南至臨安府晉寧州界五十里北至昆
陽州界五十里西南至昆陽州界五十里北至昆陽州界四十里西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七十
里東南至臨安府河西縣界四十七里東北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五十里北至昆陽州界八十
里西至廣西州界一百三十里爲路南州東至雲南府晉寧州界一百
里西南至雲南府宜良縣界七十里西北至昆陽州界一百三十里由府

縣界西十里流至臨安府南州界九十五里東南至黃西州彌勒縣界八十七里東北至曲靖府陸涼州界六十里西北至曲靖府馬龍州界一百八十里

禹貢梁州東南境戰國時為滇國地漢武帝開南夷置俞元縣屬益州郡後漢仍之一國漢屬建寧郡晉置新興縣宋因之齊屬建平晉寧二郡梁屬南寧州隋屬昆州大業初廢昆州屬武德元年復置縣戎州都督府三年置州四年更名黎州二十三年諸蠻未徒莫祇儉擊二種落內附貞觀八年州俱緣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於蠻此蠻號羅伽部後為奚宗休制步雄三部後步雄分居伽甸者號羅伽部又黑蠻蠻之裔居路甸號落蒙部元憲宗四年俱內附六年以畨伽部為萬戶府至元三年改萬戶為中路十六年改為澂江路隸雲南行中書省領州二縣六明洪武十五年改為澂江府尋省普舍研和邑市三縣領州二縣三今因之庚門八年改屬宗縣入河陽縣領州二縣二雖非用武之地實控六詔

蠻所奪南詔蒙氏取其地為河陽郡段氏時析麼此蠻為強宗休制步雄三部後步雄分居伽甸者號羅伽部又黑蠻蠻之裔居路甸號落蒙部元憲宗四年俱內附六年以畨伽部為萬戶府至元三年改萬戶為中路十六年改為澂江路隸雲南行中書省領州二縣六明洪武十五年改為澂江府尋省普舍研和邑市三縣領州二縣三今因之庚門八年改屬宗縣入河陽縣領州二縣二雖非用武之地實控六詔

江川縣漢屬益州郡名祿雲異城蠻名易籠唐初置絳縣後蒙氏叛徙曲旺蠻居此以白蠻酋冶之後麼些徒蠻之裔居此宋段氏時麼些蠻彷居其地號步雄部又分為羅伽部元初置千戶至元中改江川州尋降為縣隸澂江路明江川縣原

舊絳縣名祿雲異城蒙氏時白蠻居之至段氏時為麼些蠻所據元初置千戶所至元中改江川州尋降為縣明崇禎十年遷縣治于江川縣建今縣

新設州漢屬益州郡晉置新興縣宋屬建寧郡齊屬建平郡梁
爨瓚據之分爲西爨唐初隸茲州復置新興縣後置求州屬
戎州都督府天寶末沒于南詔蒙氏改爲溫富州後歷些鹽
居之宋些些鹽居其地號休制部元內附立爲千戶至元十
三年改爲新興州隸澂江路明洪武十五年省研和入焉
普舍二縣入焉康熙二十六年裁左前廣中右五衛分境屯
賦併州爲舍城之南屏實晌町之北障

白城在城北二十五里
梅閣漢人所築
研和廢縣在城南三十里普舍些徒蠻步雄居此元初內
附立爲百戶至元十三年改爲縣後省入州
普舍廢縣在城北二十五里普舍些之裔長曰部俯據普
舍廢縣明初省入州
邑市廢縣在城北八十里黑爨蠻落蒙氏所築遺址存
附置縣隸路南州明宏治四年省入州
廣南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廣西土田州界四百二十里西
至廣西西林縣界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二百九
十里北至開化廣西二府州界三百里南至交阯界二百里
廣西西林縣界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廣西鎮安府界二百九
十里北至廣西泗城府界一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
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
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
勒縣界三百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
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
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
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
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
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
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
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
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
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
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
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
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
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
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
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
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
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
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
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
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
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
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
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
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
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
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
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
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
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
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
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
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
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
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
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
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
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
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
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
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
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
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
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
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
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
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
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
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
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
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
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
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
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
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
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
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
七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
百里東北至廣西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
界三百里由府至省八百五十里東西廣七百二十里南北
袤四百十里西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四百里東北至廣西
隆州界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廣州彌勒縣界三百里由府至
省八百五十

土知府十八年改流官今增賓州為附郭由岸而陵迤崎嶇控臨邊陲有金湯之固志云廣南古無郡邑西爭江陝其南牌頭山為之鎮崇崖峻阪深林之區也

廣南城志云郡府治在平關坡土洪武十九年酒木為棚周圍皆有奇有西南二門俱下有濠今易以磚石

富州木壘夷地元至元中置富州今分屬廣南府元屬廣州在州西南元置明初省又羅佐縣州亦元置明初廢

廣寶府州在州東北百里亦元置明初廢

開化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交阯界四百六十里西至臨安府建水縣界六百八十五里南至交阯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廣南府界三百八十里東南至交阯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交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八十里由府至省七百一十里東西廣一千一百四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附郭為文山縣四至

同府雍正六年改流官侍郎張允隨奏疏以曰暗咒河為界

交阯錦廂河內地四十里遂以馬白暗咒河為界

與安南武初改為現二縣今增賓州為附郭由岸而陵迤崎嶇控臨邊陲有金湯之固志云廣南古無郡邑西爭江陝其南牌頭山為之鎮崇崖峻阪深林之區也

廣南城志云郡府治在平關坡土洪武十九年酒木為棚周圍皆有奇有西南二門俱下有濠今易以磚石

富州木壘夷地元至元中置富州今分屬廣南府元屬廣州在州西南元置明初省又羅佐縣州亦元置明初廢

廣寶府州在州東北百里亦元置明初廢

開化府在省東南其地東至交阯界四百六十里西至臨安府建水縣界六百八十五里南至交阯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廣南府界三百八十里東南至交阯界二百三十里西南至交安府阿迷州界一百八十里由府至省七百一十里東西廣一千一百四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附郭為文山縣四至

遠府界三百里南至尚磨府尋甸州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昭通府界二百六十里東南至曲靖府宣威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武定州祿勸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威寧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四川會理州界四百五十里由府至省五百三十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附郭為會澤縣四至與府同

禹貢梁州南裔荒服地三代不通聲教漢置牂牁郡後漢屬犍為屬國都尉三國漢分犍為立朱提郡又為堂琅縣晉朱齊因之後陷於蠻唐為蠻仲由牟之裔羈弾得之

改曰那折那衷南詔蒙世隆遣東川都元段氏時置東川大都督後烏蠻閟畔強盛自號閟畔部元初內附建萬戶府至元十五年改閟畔軍民總管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二十八年立東川路明洪武十四年開濮土官祿當祖歸附授東川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叛討平之改東川隼民府隸四川川南道本朝因之康熙三十八年始設流官雍正四年改隸雲南布政司五年置會澤縣附郭領縣一內省

江山之雄外連黔蜀之勢

土府故城在縣西南二里故址尚存

疆域

堂琅廢縣在城百里餘里或荂木眇者若將階仙人洞在西四十餘里雲弄山頗相傳那姑仙修煉于此土人至其地不敢語語則風雹立至

昭通府在省東北其地東至貴州威寧州界九十里西至四川寧遠府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四川鹽津縣界八十里東南至威寧州界四十里西南至威寧州界九十里東北至四川珙縣界三百七十里西北至四川筠連縣界五百里西北至四川雷波廳界一千一百六十里東西廣五百二十里南北袤四百里由府至省一千二百四十里

鎮雄州在城東南一百四十里南至貴州畢節縣界一百二十五里府東三百四十里南至貴州威寧州界三百一十里東南至貴州畢節縣界四十里西南至烏撒烏蒙界五百里府西北二百四十里為烏蒙部地唐為烏蠻仲由牟之裔阿統遷此傳至十一世孫烏蒙強盛號烏蒙部宋時封阿构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撒路十五年為軍民總管府二十二年改宣撫司二十四年升烏撒烏蒙宣慰司明洪武十四年歸附尋叛討平之十五年改為烏蒙府又芒部路古名掘流大雄甸元至元中置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南六年設通判駐大關降鎮雄爲州設州同駐蘆屋設
判駐威信又於米貼地設永善縣俱屬府九年土酋叛收捕
伏誅改爲昭通府置恩安縣附郭設府同知駐大關移通判
駐魯甸領州一縣二道路崎嶇土田瘠薄
恩安縣漢屬牂牁郡唐烏蒙部宋封阿札爲烏蒙王元至元間
置烏撒路明烏蒙府隸四川　本朝因之雍正五年改隸雲
南九年改爲昭通府置縣附郭

土城在城東南二十里元初駐兵於此遺址尚存
八仙海石在城東二十里海中有島八石屹立如人士人謂之八仙世傳武侯南征曾留記云八他剏烏蒙了今果次第傾倒改設流官
鎮雄州周烏蒙子芒部居此因號芒部漢屬牂牁郡唐烏蠻據之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使元置芒部路明設芒部府尋升芒部軍民府後改爲鎮雄軍民府領懷德威信歸化安靖四長官司隸四川　本朝雍正五年改隸雲南六年降爲州屬昭通府山川險阨地勢阻深

馬里城在城東五里明築遺址尚存

舊土城在西南七里明洪武中頭川侯傅友德調指揮鄭祥駐兵鎮戍築土爲城後班師歸址尚存
仙碑在城北境火頭獼口篆文甚古明黔撫郭子章曾遣人摹數本去
石刻在城東北巉洪村係通四川高珙二縣孔道石上鐫芒琪古界四大字旁有洪武七年四小字
大草獼在阿路林天然不生竹木傳爲武侯七星營

永善縣元烏撒路地明屬四川烏蒙府　本朝雍正五年改隸雲南置永善縣隸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在省東南其地東至廣南府界三百里西至臨安府普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臨安府阿迷州界二百里北至曲靖府陸涼州界一百八十五里東南至廣南府界二百六十四里西北至陸涼州界一百里東西廣四百三十里南北袤三百八十五里州北八十里爲師宗縣東至曲靖府羅平州界四十里西至曲靖府陸涼州界五十里南至本州界四十里北至陸涼州界五十里東南至廣西西隆州界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羅平州界五十里西北至十里州西九十里爲彌勒縣東至本州界一十五里迷州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本州界二十里東南至廣西府界八十里西南至普州界八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

南至開化府界二百六十里東北至師宗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彌勒縣界一百三十四里

禹貢梁州南徼地漢爲牂牁郡地蜀漢屬興古郡晉宋因之

隋屬牂州唐時東爨烏蠻瀾鹿等所居後師宗彌勒二部強盛歷蒙氏段氏皆不能制元初內附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二年立廣西路明初改爲廣西府今爲直隸州領縣二州東

歐西粵南控交阯山谷幽阻民夷錯志曰諸山爲屏八甸爲勢彈壓島羅土獠諸蠻是郡之大勢也

廣西城州治舊在矣邦甸納二村無城成化中始築

土城尋圮隆慶五年易磚石周三里有奇

師宗縣古俚夷地地名屬弄甸爨師宗者撫之號師宗部統一

志宋時爨蠻居岩浪甸元初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三年置其後師宗居匿弄甸

師宗千戶總把領阿資阿盧妥甲四千戶屬廣西路二十七年改爲師宗州今改爲縣縣山高水深稱爲雄險

師宗城今縣治志云元置師宗千戶總把治千縣東南撾榔洞後徙今治舊有土城萬歷二十八年修築四十年復度拓之城周三里有奇

三里有奇

楨榔驛在縣東南五十里今爲楨榔洞又東爲興武

橫棚驛在縣東爲六德驛三驛俱洪武初設尋廢

邱北城在縣西又東至舊維摩城有舊口甚險隘志云縣西又有三鄉城萬歷二十二年築周一里有奇

彌勒縣古蠻夷地本名郭甸巴甸部籠之地些麼徙蠻之裔彌勒者據此因名彌勒部元初隸落蒙萬戶府至元十二年以

本部爲千戶總把領吉輸蒙恩部籠阿欲四千戶屬廣西路十七年改置彌勒州今爲縣縣治舊爲甸村元置千戶所于此治十二年始築土城周四里今易磚石

維摩城元初爲維摩千戶所後建爲州洪武初征流官築土城因從今地萬歷二十年始築土城周二里有奇法土籠城龍潭龍其城險固城後有高山俯據下城中每恃爲聲援又西地名江部亦據險處也

附載十八土司

明騰越兵司馬宗堯曰正統以來經略南夷者設爲宣慰司六祭長官司宣撫司安州四安撫司長官二其附屬者不與焉建置之法地廣秩崇者遠地狹秩卑者近近者倚爲藩籬故撫治之所帶及遠者疏其約束故法令之所簡施遠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緬甸八百老撾地皆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凡此七夷地大而民衆據險阻兵不可驟令於我若無所益然其勢均力敵彼此頡頏不敢妄動似可借爲牽制之術但恐尾大不掉終難駕馭若切近小夷吾方恃以爲屏翰彼乃畏服遠夷敵兵一臨膽落氣喪而屏翰已撤矣夫夷之遠而大者若老撾若八百若車里去我甚遠不非前焰勿順推孟養則叛夷餘燼與我部壤而久追天誅若

…與則勃起之緬酋乘釁妄動肆侵鄰境龍川則蓄…之釁
…地思可叛於勝國初思任叛於正統思機思下
…桐而為逋竝其形勢多所背戾歟何梟獍之迭生也於此三
者須當預為之備第孟養方為緬所困緬人亦在懸遠且綿
薄材素非勃蔑所恃者象馬火銃其所以為之耳目伺我動
靜者不在所防之遠夷而在切近之小夷如不察此為虛聲
恐勤或屯戍以備之或益兵以防之或築塹以衛之或和緩
以待之或遣使以撫之皆無益實用而才力兵民胥將疲於
奔命矣隴川干崖賴以防遠未知遠者不足虞而近者尤

所當備故論滇西南夷之大勢東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
達於八百西以南甸為關龍川為蔽而達於緬甸自昔羈夷
之法如曰即有逆萌乘其未集蹙擊而麾赴之則怖急者可
殊下伏此制勝之說也如曰歲簡良使深入夷方即有事費
隨加策斷抑強扶弱不待其張此撫理之說也然夷地幽阻
多瘴至於用兵非可朝閙而夕發則制勝之說不可輕用使
臣入者惟務豐其橐金虛文罔上撫理非人反以滋玩是皆
無益於事竊謂近者未治難以言遠賈太傅告文帝欲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使天下之

…近夷也三夷馴服邊維固矣日展而日拓…龍川亦可令

矣吳公在嘉靖時能用正斌故言之痛切如此不知當時中
緬酋肆虐爲勢又已一變迄今則十八司半爲所屬奚然大
而遠者戢其驕小而近者恤其苦雖百世行之可也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老撾界南至波羅甕界西至八百
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元江州界自司治
西北至布政司三
十四程轉達京師

古西南夷地名車里志云古產里也覽伊尹四方獻令
產里以象齒犀角海獸後周公作指南
車導之路故名車里後爲倭泥貉獠潛刺黑角諸蠻雜居不通中國宋
寶祐中元憲宗遣爪兒哈台伐交阯經其地所部悉降云
元大德中置徹里軍民總管府元史大德中雲南徼外乃立徹
里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乃立徹里軍民總管府統大甸後又置耿
東路轄耿當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
年改宣慰使司宣慰使司

小徹里在司東車里之別部也志云小徹里部舊在司南
東北至者樂甸十里下臨九龍江有諸葛營壘

九龍山在司治後志云司治在九龍山下臨大江江水名九龍
山志以爲黑水末流也孟永山在司境山高險爲境內之
名山

普洱山在司北滇程記自景東府行百里至者樂甸又一日至
鎮沅又二日達車里界又行二日至普洱由旁有一由
浦秀謂之光山有車里頭目
居之蜀漢孔明營址在焉

瀾滄江在司東北自元江州流入界下流經交阯而入於南海
志云瀾滄江在司境經九龍山下亦謂之九龍江又名黑
木江源出吐蕃境流入車里界又南流經緬甸入於海程記
云北去太公城凡十五日程馬來太公城又于太公城攻
金齒與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志云太公城
五日程馬來太公城又名孟養

大徹里消胡念已降小徹里復挫總把利多相殺掠乞別立
宣撫司擇通習夷里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乃立徹里軍民總管府統大甸後又置耿
東路轄耿當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
年改宣慰使司宣慰使司

緬酋南達來朝貢土司皆莽姓嘉靖初爲孟養酋思倫所攻殺宣慰莊紀
歲與木邦酋瓜分其地三十三年紀歲子瑞體長以次收入
古剌地尋復入緬夷孟養掠孟密殘孟乃侵車里木邦者撾
入百之境隆慶二年木邦酋罕拔叛附于緬六年隴川叛酋
岳鳳亦附緬蠻莫酋思哲亦附焉萬歷初罕拔岳鳳等導緬
兵入隴川三年復陷干崖七年遂盡據孟養之地十年并據
有干崖地是年瑞體死十一年瑞體子應裏并木邦迫滇甸
酋叛附焉遂寇順寧以北官軍破走之復滇劍
別將率兵出隴川寇至緬境于是木邦孟養
還緬復熾數侵鄰境十六年復奪孟密十八年
孟拱孟麻之地二十一年入蠻莫寇隴川官兵
寇繞莫寇孟養三十三年孟養陷自是以後不
宣慰司爲緬所并遂孤弱于雲南西南境云

江頭城在司北東北去永昌府騰越州十五日程元至元十九
緬分道攻之拔其江頭城又于太公城攻
年遣諸王擊緬與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志云太公城
金齒與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志云太公城
五日程馬來太公城又名孟養

八日程又南五日程爲安正國城

清甘緬城在司西南去云城東北去安正國城北五日程去大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則撥界西至緬甸宣慰使司界北至芒布長官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五程轉達于京師

古蠻夷地本名孟都又名孟那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明洪武十五年改爲木邦府永樂初改爲宣慰使司土司罕姓通政司于六宣慰中分地最多永樂正統間數以從征均益地隆慶二年土舍罕扳扳附其地欽死其叔約暹攻緬緬所侵奪明年討却之立子猛守其城僞立孟密思禮其地官軍未能討也

蘑蒙怜路在司北元至元二十七年從雲南行省請以蒙怜司爲蒙怜路軍民總管府蒙萊甸爲蒙萊路軍民總管

疆域

府後屬地皆在司境

慕義山在司北萬歷二十二年隴川孟卯酋多淹扳附緬負嵎龍之地置關以拒緬襲役守兵木邦天馬漢投古剌欽追及之于雷聳詠之緬失淹于是東路寇掠稍戢

雷聳在司西北境

喳里江在司西即路江也自芒市流入境又西南入緬甸界

孟艾甸在司北萬歷十一年官軍討緬緬酋莽應裏西合諸路兵于孟卯東合軍里八百孟長木邦兵于孟艾共犯姚關尋敗還是也姚關見騰衝州孟卯見隴川宣撫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坡勒查府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二十八程轉達京師

孟密安撫使司東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孟連克木邦軍民宣慰使司界北至芒布長官司界西至緬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二十五程轉達于京師

古名孟密思禮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明洪武十五年改爲木邦府永樂初改爲宣慰使司土司罕姓通政司于六宣慰中分地最多永樂正統間數以從征均益地隆慶二年土舍罕扳扳附其地欽死其叔約暹攻緬緬所侵奪明年討却之立子猛守其城僞立孟密思禮其地官軍未能討也

蘑蒙怜路在司北元至元二十七年從雲南行省請以蒙怜司爲蒙怜路軍民總管府蒙萊甸爲蒙萊路軍民總管

疆域

金沙江在司北江頭城下其上流即大盈江也志云緬有金沙江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自緬境內流經司界下流

注于南海洋

阿禾河在司北自孟養流入境下流于金沙江爲司北面之路

普坎志云在緬甸甸西三十里旁通蒲甘滇記諸葛丞相六擒孟獲復縱使去後擒鄧賢人緬夷木邦等國借安都魯兵來戰大敗復就擒自是不復反武侯乃于普坎立碑紀其遂班師按三國時無緬夷之名恐未可據

江橋在司北跨金沙江上又有孟卯酋多淹扳附緬負嵎江橋在司北皆白司境北出之道也

桐柏村在司東八十里又司東南百十里地名象腿皆緬近郭又有馬銀井爲篝村皆在江濱者梗在司東其相近名又有井梗志云者梗竹城茅舍僅同村落由此入緬界金沙江舟行至井梗陸行捌至者撒揑被在阿禾北與

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
元大德初遣兵擊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
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
甸軍民宣慰使司土司
刀姓
南甸格剌山在司東北爲車里八百之界
上有洞南屬八百北屬車里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西至
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
三十七程轉達京師
漢永昌西徼地亦名香柏城元貞二年置雲遠路軍民總
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十七年又改置孟養軍民

宣慰使司土司刀姓正統後屬于思民通攻宜德中奪隴川
西思暗地與孟養酋刀賓互讎麓川擊殺任
發襲據衆據麓川并略取孟養酋刀賓互讎麓川擊殺任
王驎等年麓川思任發走緬十餘年以孟養地與緬賂任發誅
之于是以緬酋卜剌浪子銀邦奔居守而思任子思倫卜
亦皆逋居孟養廣募部衆復圖爲亂十三年王驎等復帥大
兵入孟養討麓川餘孽屢破獲兵思機等竟不可得師還部
落復擁任發少子思藤爲亂逐銀邦據孟養地驅殂不
可滅乃許爲土目立誓而還于是孟養在廢除之數嘉靖初
孟養酋思倫與緬相持處也又孟磺若在司西南宏治中思禄當據
此爲巢穴或曰即孟璉也訛爲孟磺志云近緬諸部有景罕
孟養者久不王皆爲緬所并十八年叛緬孟養酋思儀來歸
孟養或訛孟密孟養酋遠奔蠻西蠻西在司西南孟養別部也又有哈剌諸蠻皆近孟養種類之
雲里在司南道出緬甸極爲險隘萬歷四年緬人來寇孟養酋
境志云司北又有阿昌諸蠻孟別在司西南宏治中思禄當據
百里官軍敗緬酋應襄追至境既而緬酋還守阿瓦又遣親信分
守洞吾孟別雍仝諸地孟別蓋與雍仝相接近大古剌境
三莫里民宣慰使司東至交阯水尾州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實
遠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西北

至布政司六十八程轉達京師

古蠻夷地俗呼曰撾家累代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攻老撾上司大姓酋長有三等大曰招者則招水弄也其地在八百媳婦之南一千餘里又西千餘里至老撾所謂六宣慰也成化十五年安南國王使退兵于是老撾復定水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所謂六宣慰也成化十五年安南國王使退兵于是老撾復定關在司東南老撾與安南拒守之界也永樂中征交阯叛人陳季擴敗走老撾張簡造將躡之進克老撾三關獲人懼棄季擴于南掌遂擒之

大古喇宣慰使司在孟養西南滇路永樂四年遣官招諭雲南西南夷大古喇小古喇等部落皆內附置宜慰司三長官司五道攻永樂初大古喇底馬撒請定與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入百里老撾共為西南十宜慰司而大古喇亦曰撾古自緬甸渡大江不過兩日程即至大古喇之境其地濱南海與暹羅鄰亦近佛狼機諸國善用火器嘉靖三十三年以兄弟爭國緬酋瑞體剖馬革地奉焉瑞體和解之德底馬撒在大古喇東南永樂初慰司後廢其地亦為緬所并

洞吾在大古喇之北嘉靖三十三年緬酋莽瑞體寄居洞吾後長遂據其地又詐殺古喇酋排來等而并其境滇程記自緬甸行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孋古為莽酋所居舊志云自老撾宣慰司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即孋古莽酋所居地

得楞在大古喇西南古喇別部也亦曰小古喇得楞與暹羅相近萬歷三十八年暹羅與得楞合攻緬甸殺莽應裏之子撾古為之發破云

南甸宣撫司東至永昌府潞江安撫司界南至隴川宣撫司界西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永昌府騰越州界自司東北至干崖七十里亦曰小古喇得楞與暹羅合安樂河二百里踰黃連關即至干崖境又有小龍川關在司東北八十里黃連渡關司南三十五里志云自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即至干崖境又有小龍川江也流入境為孟乃河又南入千崖境合安樂河而合于大盈之發破云

孟乃河司東南百七十里即騰越州大龍川江也流入千崖為孟乃河又南入千崖境合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

大盈江在司南自騰越州流入境經于崖芒市又南流入孟養緬甸界謂之金沙江

小梁河司東北三十里源有二一出騰越州土山麓一出神甸之南入千崖為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

羅卜思莊在司南七十里即騰越州大龍川江也流入千崖境合安樂河應裏羅卜思莊又萬歷三年木邦酋罕拔導緬甸逆至羅卜思莊南至干崖宣撫司界北至永昌府騰越州界自司

兵又合隴川叛目岳鳳兵襲陷千崖干崖守備李麟等退守
羅卜思莊口志云司所轄有羅布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
分地又有知事謝氏居蓋西皆在司西南境萬
歷二十一年撫臣陳用賓議建
在司西北去騰越百二十里
自是西南漸爲瘴荒地
干崖宣撫司 東至南甸宣撫司界西北俱
至南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三程轉達
京
師

漢永昌郡徼外地其地舊名干賴賧亦曰渠濶賧白夷居之
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二年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
甸
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改爲干崖長官司正統八年升
宣撫司土司正宣撫刀姓副劉氏土舍鸞廖氏通攷萬歷
十年干崖爲緬蠻所并十一年官軍復收其地

廢南賧在司西北其地有阿拜賧牛貢賧爲白夷栽昌所居元
初內附至元十五年置南賧化
西接大路一賧六路來遠范施緬
西干緬蓋用也一賧即南賧也明
雲晃山 司西十五里有瀑布泉注焉
河又雲龍山在司東二十五
白蓮山 司北六十里中有一峯狀若蓄笏土官居其麓下有白
蓮池又剌朋山在司西百餘
布嶺 在司西舊嘗開邊築堡于此萬歷中廢
其地雖冬月衣葛汗漉淫淫
西爲雷弄又西爲孟乃又
西爲大嶺其交壽爲甚矣
大盈江 在司西自南甸流入境又南有檳榔江流合焉志云檳
榔江在司西百五十里源出
于緬或曰北獄即漢盈州郡屬縣恐誤
安樂河 在司東雲龍山下一名雲龍河即南甸小梁河也流至
司治北折而西入大盈江雲
是河在司治南源出雲

山下流干雲龍河灌田千餘頃又司東北三十
里有正西河源出雲龍山流十五里合雲滿爲同知劉氏所居其
雷弄在司西干崖別部也瀾紀司有雷弄土目廖文
雷弄則經歷廖氏所居墟即其地爲固龍舍又知事舍事
居猛語崗三甸皆華人以功授萬歷三年雷弄土目廖文
相爲木邦叛酋所攻附于緬十一年官軍破復仍來歸
孟養在司西亦干崖別部也副宣慰刀氏世襲其地萬歷十
年爲叛緬莽應裏所陷土酋刀思廷被擄民物皆空官庫
破緬復收其地

隴川宣撫司 東至堵布長官司界南至木邦宣慰司界西至干
崖宣撫司界北至南甸宣撫司界西北俱
布政司六十六程轉達京師

漢永昌徼外地其地古大市茫曰賧頭附案曰賧中華古曰
賧尾稱祿塘皆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
川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七年置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
司 通攷元至正初麓川酋思可法數侵鄰境屢遣將討之不
克可法并吞芳路其力益強洪
川酋思倫發陷永昌既而傅友德降論之於是置宣慰司授
思倫發十八年叛寇景東二十
一年侵掠孟定孟艮孟養雲
里威脅緬甸木邦南甸干崖入落官軍敗之既而又悉發其
衆寇楚雄定邊鎮沐英所敗二十二年始歸附三十年平緬
諸蠻亂思倫發命沐春討定之
末那相仇殺因而失官以孟養
思任發遂擁衆麓川略孟養地
酋刀氏代之刀氏弱倫發欠子
地故
盈
正統三年土酋思任發叛
六年討平之遂革宣慰司十一年復置司於龍把之地改曰
隴川宣撫司 通攷正統三年刀思任侵擾孟定等甸南甸滯
江諸處進陷騰沖實
之前鋒自潞江而前深入上江敗
雲南震動命沐晟等率兵討
保州破孟賴寨酋降孟連等長官司乃復命沐昂等討之敗
績城蓬把景東孟定大

滔江直抵隴把復敗却六年又發大兵討之議者欲自灣甸芒市騰冲三道俱進不果至是督臣王驥督兵至金齒者眾仍分三道一軍出鎮康由灣甸趨至孟定會木邦中路出騰冲而別軍自下江夾象石渡師大軍自中路出騰冲而別軍自下江夾象石渡徑抵上江岩城大敗之上江平大軍自騰冲出南甸進抵麓川合軍攻之焚其柵城從間道渡江走緬賊岩罕風放火焚其上江岩城大敗之上江平大軍自騰冲出南甸進抵麓川合軍攻之焚其柵城從間道渡江走緬賊等班師明年思任發自緬窺麓川仍命莊貴王驥等進討自緬窺麓川仍命莊貴王驥等進討自金齒至騰冲分遣沐昂等仍自東路出征指麓川而曉諭緬金齒至騰冲分遣沐昂等仍自東路出征指麓川而曉諭緬獻任發緬請奉命會驥等殺囚遂不果東路兵克孟養諸寨獻任發緬請奉命會驥等殺囚遂不果東路兵克孟養諸寨任發子仍潛竄孟養不能得十年遂以孟養地與緬相終始任發子仍潛竄孟養不能得十年遂以孟養地與緬相終始任發至誅之而思機等尋窮孟養地與緬相終始矣明年改宣撫司南甸麓川設立宣撫司于隴把以舊目恭項為宣撫司于隴把以舊目恭項為隴川設立宣撫司于隴把以舊目恭項為宣撫司于隴把以舊目恭項為隴川事自是常為緬所侵土司往往數世多氏世有其地降慶末隴川酋多士寧死初土目多士寧死初土目多氏世有其地降慶末隴川酋多士寧死初土目多士寧死初土目其地導緬酋瑞體入犯陽集兵于猛養猛養猛卯猛密猛卯猛密之也萬曆初緬兵至岳鳳約木邦舊孟養猛養猛卯猛密猛卯猛密盡殺多氏族屬而竊其地附于緬土司以多思順為宣撫管隴川事自是常為緬所侵土司

疆域

緬甸

云

麓川城

在司南近木邦界麓川宣慰司治此正統初思任發以方險遠夷情狎蒞官軍討之久無成功雲南鎮守沐昂以蘆川地總其衆穴大王驥等討麓川日騰冲南甸直抵賊巢其處山崗峻險周圍祇三十里柵大土廣不可驟越東面一面旁江壁立驥等相度攻取賊伏兵泥濘象陣突出官軍擊敗之既而大軍四面雲集分攻其西北門又攻西南二門又攻東北門兄之賊從閒道渡江由孟養遁入緬甸驥等毀其城柵班師而還志云平麓城即故麓川宣慰司治此正統初思任發以外為諸夷要衝正統十三年壬戌討叛緬于孟卯萬歷十一年癸酉緬甸孟養謀逐孟卯萬歷十一年癸酉緬甸孟養謀逐孟卯萬歷十一年癸酉緬甸孟養謀逐

襲撲砦在司境自緬甸北出之道也又有孟推土司等砦皆近司西與孟艮之孟愛等部相接

孟密宣撫司東至木邦宣慰司界西至緬甸宣慰司界北至蠻莫安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三程轉達京師

漢永昌西南夷地後爲摹蠻所據明爲木邦宣慰司部落成化十九年始析置孟密安撫司屬灣甸州萬歷十三年改爲宣撫司直隸布政司土司思氏通攸木邦界有寶井大順中猶言頭目也既以女罕千弄妻之罕弄據有寶井嘗貌其父成化中罕撲死孫罕宅立罕弄陰叛之會鎮守內臣索寶石聽其開採遂略木邦地以自廣內臣疏其罪論徙之或薦寶以重賄路時相不推罷兵且可授官比木邦罕弄用其策于是遣都御史程宗往撫罕弄遂慢視朝使不肯出逗索與期會于南甸之南牙山以所略木邦地界之爲奏設安撫司思

等練城在司東北萬歷二十一年緬酋入蠻莫破等練城明年撫臣陳用賓以緬賊大人等練臨川邊將王麟奇等練盧承嗇出雷哈錢中選出蠻哈張開道出打線合擊緬賊復收蠻莫是也雷哈等地皆在司境

練山在司北萬歷二十二年叛緬遣兵來攻蠻莫酋思化奔練山參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漁大戰于控哈緬稍卻官兵無船不得渡相持滿月緬退去

耿馬宣撫司府北百里土司罕姓通攸司與孟定隔噎哩江而居南耿馬居北嘉靖中木邦兼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慶死其族舍罕虔附緬奪據之萬歷十一年從緬克木邦逐罕進忠破施伺又勾緬犯姚關爲官軍所敗擒斬慶父子十二年奏設宣撫司仍以慶子罕們領司事

三尖山在司西萬歷中罕虔當罕老聚衆圖孟定禦夷府東至威遠界南至孟連長官司界西至隴川宣撫司西至孟養宣慰使司自三尖山至此官軍討平之又養馬山亦在司境

噎哩江在司南與孟定分界處也

孟定禦夷府東至威遠界南至孟連長官司界西至隴川宣撫司北至鎮康州界自府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一程轉達京師

孟乃在司北孟密別部也嘉靖三十九年緬酋瑞體入孟密殘孟乃部亦孟密別部也有土目守其地萬歷十二年以孟哈土目思化爲宣撫司同知十六年爲緬所幷孟廣部在司東北亦孟密別部近隴川界萬歷十八年在司西南滇程記由隴川十日至孟密寶井又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是也

古蠻夷地本名景麻甸元至元十五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甸鎮二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土知府刀線孟棄地遠窵木邦令孟定府土知府刀思孝遣攻正法申旋川叛役後平因代領其地嘉靖中木邦酋罕烈攻據附緬明年官是爲耿馬萬歷十年改爲舍人罕慶管治罕破緬收其地于是復立罕葛之後罕合勐府事廢謀粘路在府東南元至元中置謀粘路軍民府于此後廢景香上城在府境志云其相近者有馬援營境喳哩江在府東北自潞江安撫司流入境又南入芒市界爲府境之險要孟賴砦在府東南正統二年麓川思任發叛犯景東孟定司寨孟定別部也復會東西諸路兵入寇姚關參將鄧子龍大破之斬首數千此演程記自姚關而南渡喳哩江二十程至木邦自姚關南行八日入孟定府境孟纏甸在府東北一作孟羅正統五年思任發自蘿川其地在姚關南也十三年添設姚關守備于此東至車里宣慰司界南至八百大甸界西至木邦界北至孟連長官司界自府治北三十八程轉達京師

古蠻夷地蠻名孟捐自昔未通中國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艮府于孟艮渡小溪東岸建孟艮府治孟艮府千夷之尊稱也其地沃野千里濱程附錄云自干崖之大崙渡金沙江又百里入小孟艮渡小溪又百里入大孟艮云

廢木朵路在府東二百里元至元三十年于金齒置木朵閘軍民總管府尋廢木朵路木朵閘在州西北山左右有平川即灣甸界也志云鬲黎共山之麓厥土肥草木貿四時不凋瘴氣最惡孟通山在州西南境產茶故灣甸茶味殊勝

廢孟愛路在府東北百七十里元至元中置孟愛甸來朝即其地置軍民總管府尋廢

灣甸蠻夷州東至雲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永昌府界北至孟定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程轉達京師

古蠻夷地蠻名石賒黑僰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軍民總管府領三甸隸金齒宣撫司洪武十五年改爲鎮康府于十七年降爲州土知州初名刀罔光永樂以後遂以罔爲姓通攻州土田瘠磽民性驕健無量山在州西南與無量山俱產大藥味甘美由當木邦之要路

灤江州西七十里亦曰喳哩江與灤江安撫司接界處也天啓二年木邦兵據喳哩江鎮康舊罔枳奔姚關守備遣兵擬退即此

溫剌寨在州南境正統五年大軍討麓川至金齒鎮康西罔蓋溫剌寨乞降王驥命剔將再保分兵據其城破惜剌寨後攻陷

古蠻夷地蠻名細胶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洪武十七年

也

捏尾寨在州西南嶺歷三十三年木邦酋罕虎禍奪鎮康普岡
祖歸緬祖不從遂令其孟海慶襲捏尾據之又欲取孟
舒孟舒弗州
境別部也

鈕兀徑夷長官司東至元江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
界北至鎮安府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治北
至布政司一十
六程轉達京師

古鑾夷地舊名也元 民皆僰人
屯前軍自吉末通中國宣德七年始來
歸附置鈕兀長官司

芒市御夷安撫司東至鎮康州界西南俱至隴川宣撫司界北
至永昌府騰越州界自司治東北至布
政司二十三
程轉達京師

古鑾夷地舊曰怒謀曰大枯壁小枯壁即唐時茫施蠻也在永
昌西南四百里漸紀唐貞元十
六年異牟尋破茫施蠻即此
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
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屬金
齒宣撫司 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
府正統元年始改置長官司土司放氏通攻萬曆初茫市土
目放褲領司事轄千隴把其地
險遠田土肥美又設銀廠最饒
青石山在司西南嶺抵千仞奇峰
龍川江在司西與隴川宣撫司
大盈江亦曰金沙江自千崖折而東南流至司西南青石山下
又南流入孟養界亦謂之大車江志云司有金沙江
青石山流入
大盈江俱矣

孟連長官司東至車里宣慰司界南至孟艮府界
總司界北至威遠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
三百轉
達京師

古鑾夷地鑾名哈瓦正統中平麓川始來歸附置孟連長官
司通攻部內有莫乃銀獅夷
酋世專其利以致殷富

廢木來府在司東南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遣當住元帥
征討資其糧立為木來路于是酋木來
亦保若在司境正統六年討麓川分軍從東路會合木邦宣
元江府同知杜凱率車里大侯諸夷招降孟連長官司
亦保等寨攻破其鳥木弄襲等
砦餘黨悉諭重門降附是也

景線利在司東道通車里出普洱元江可達交阯滇紀自景線渡江出猛烏又
七日乃東渡江便可達交崗入交阯交崗
見臨安府阿迷州沙仁孟乃近元江西南

茶山長官司

古鑾夷地後為孟養部落永樂三年置茶山長官司通攻真
越州西北五百里濱高黎共山地瘴土寒不生五穀土酋罕騰
姓木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茶山不從自請歸附導擒入寇討斬之乃令
司其地僻遠常為野人殺擄今奔入內
地阿幸栖住職方考茶山司屬永昌衛

麻里長官司

古鑾夷地亦孟養部落永樂初置麻里長官司通攻麻里地
亦以控孟養功授長官司土酋刀姓副官姓扇與茶山長寨
地其地近赤為野人所奪奔入古石坪栖住野人者宿二長
官司界外赤髮黃睛樹皮為衣夜宿樹上釀惡凶悍逢人即
殺無酋長約束外此又有八砦長官司元旬長
官司沙鞏長官司俱在騰
越邊外皆羈縻蠻族地

敦忍乙國　在緬甸西境後漢永元六年永昌徼外敦忍乙王莫
遣使重譯入貢永和元年徼外蠻夷及撣國王
初撣國王雍鉤復遣使詣闕朝賀敦忍陛類等率衆內附永寧
國也尋佛國在永昌徼外去縣四千里也唐至德初閣羅鳳
詔尋傳曠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自古未通
中國唐上元初南詔刻木通道直抵其國諭降之又彌臣國
征緬甸西唐會要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其西別有
一彌臣國演史貞元十二年驃國王雍羌遣使間南詔入
獻謝廿雅茫爲彌臣國王之別名也
師範曰土司有繫矣屬夷有攀矣而猶繫此於疆域之末者

元鎭邦才明城平緬舉數千里翁耳雕面之酋望塵崩角闖
風稽顙土宇之廣蓋亦稱爲極盛矣乃師未退而金齒旋移
師甫還而蠻堵蒲禍內地之糜爛已不可以千百計至我
朝則來卽不拒去亦不追惟謹履襲之防閑以消邊隅之反
側其綏靖之略不已較元明而倍善哉傳言神農地過日月
之表十八首所處實南交之昧谷雖狠性難馴聖朊職方之
籍然鷹眼可化終歸輿地之圖故取其山川險要道里遠近
以及興廢從違之跡概爲羅列俾後之經理夷疆者知所採
擇焉丁卯大雪後五日燈下記於武昌湖南之寶林巷中時
寒月滿窓似欲與人共語也歸署仍囑寄洲陸子慕圖於後
合之前圖則滇之疆域可一覽而盡矣

滇繫書目

職官志附全

總引

雲南省

雲南府

武定州

大理府

永昌府

麗江府

楚雄府

順寧府

永北廳

景東廳

蒙化廳

普洱府

臨安府

元江府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鎮沅州

曲靖府

開化府

昭通府

東川府

廣南府

廣西州

建置考

流官志 二百十九人 試差學附

名宦說

兵防考

塗時相仕學府言

劉彬救時議

劉彬救荒議

劉彬論兵

劉彬論吏

劉彬論將

孫髴滇中兵備要略

滇繫

職官繫　趙州師範纂輯

職言事官言人人與事協則政舉以與事乖則政廢利害所關振古如斯也滇開于漢自五代及唐雖屬羈縻建置亦同中州曰牧曰太守曰刺史曰令曰判官曰都督曰將軍曰總管曰治中曰校尉曰從事迄今姓氏壤則其滿平布變三托九爽軍將同倫迄號相沿亦百餘年元與明孳而列之一統乃梁段猶自分疆漢夷聽其錯處兵戈之警無歲無之我國家改土設流因勢利導頒望翹材連翩異士彬彬乎稱極盛地顧滇已非昔日之滇而治滇者猶泥昔日之治恐有鑿枘矣前代且無論郎西林鄂山兩相國之治滇思以蓄水墾田安內攘外興賢察吏除暴戢兵為務其所拔擢者如弘東閣以知府官方伯勳元臬使展成黃觀察士傑張觀察允誠徐觀察本德俱以牧令陷提軍元生張提軍躍蔡提軍毓英南提軍天祥魏總鎮勳陳總鎮圖邱總鎮名南總鎮天寵總鎮宗或以偏裨或以弁卒而文則籌教養武則捍牧圉其所設施措置者迄今猶嘖嘖人口云夫官無計文武所重者貪廉之分耳蓋貪廉之著則詛祝生焉訾謷形則安危見

焉有位君子可不郤所擇敬

省垣御雲南府

總督部堂俗呼兼院兼制貴州文武巡撫中軍副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右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坐京提塘一員雲貴輪充

武巡撫一或武巡撫一或

巡撫部院俗呼西院兼理糧餉中營參將兼管左營一員中文武巡捕同知兼制臺

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

布政使司俗呼後司兼管銅務經歷一員庫大使一員錢局兩司同管

按察使司俗呼前司兼管驛務經歷一員司獄一員

糧儲道專轄雲武兼管屯田水利

鹽法道庫大使一員

雲南府知府一員通判一員分駐南關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經歷一員昆明縣知縣附郭縣丞一員

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富民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宜良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

武定州

武定營參將一員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典史一員共十一屬

大理府

提督軍門節制六鎮中軍參將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右營游擊一

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城守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
千總一員
分巡迤西兵備道專轄大永廳
大理府知府下同知一員通
訓導二員司獄二員太
訓導一員典史一員赵
一員吏目一員雲南縣
員典史一員鄧川州知
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
教諭一員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日一員赤石崖巡檢一員
訓導一員吏目一員
永昌府
騰越鎮總兵官駐騰越州中軍游擊
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
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
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右營都司一
員右營中軍守備一員千總
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
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右營都司一
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永昌協副將駐府城中軍都司一員千總一員
把總二員
永昌府知府下同知一員分駐龍陵
司獄一員施甸巡檢一員沙木和巡檢一員龍陵
巡檢一員兼管司獄保山縣知縣附郭教諭一員訓導一
員典史一員永平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騰越州知州判一員分駐龍陵學正一
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龍川江巡檢一員
鶴麗鎮總兵官駐鶴慶州中軍遊擊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
員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右營都司一
麗江府知府下同知一員分駐中甸通判一員分駐維西教授一
劍川營都司駐劍川州中軍千總一員把
員訓導一員經歷一員麗江井大使一員麗江
縣知縣附郭教諭一員典史一員鶴慶

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劍川州
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彌沙井大
使一員共三屬

楚雄府

楚姚協副將駐城中軍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楚雄府知府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司獄一員　定遠
縣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定遠
縣知縣　教諭一員　琅鹽井提舉司一員
井學訓導一員　黑鹽提舉司一員　大使一員　姚
州知州　州判一員分駐普淜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白
鹽井提舉司一員　大使一員　安豐井大使一員　井
學訓導一員　南安州知州　州判一員分駐嘉　學正一
員　訓導一員　鎮南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廣通縣知縣　教諭一員
阿陋井大使一員　典史一員　大姚縣知縣　教諭一
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共七屬

順甯府

順雲營參將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右軍守備一員
左哨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右哨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順甯府知府下　通判一員分駐緬甯　教授一員
經歷一員分駐右甸　知事一員　猛緬巡檢一員　順甯縣
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雲州知
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共二屬

永北廳

永北營參將駐城中左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右軍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把總三員

永北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知事
一員屬無

景東廳

景蒙營游擊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景東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猛統
巡檢一員屬無

蒙化廳

蒙化直隸廳下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漾濞
巡檢一員　瀾滄江巡檢一員　南澗巡檢一員屬無

普洱府

普洱鎮總兵官駐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左營游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右營游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分巡迤南兵備道管轄普鎮元臨 普洱府知府一員駐思茅 同知二員一駐威遠 通判一員分駐他郎 經歷一員 抱母井大使一員 猛旬分防經歷一員 檢分駐思茅兼司獄一員 威遠知事一員 雷波縣附郭 教諭一員 移駐他郎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共屬

臨安府

臨元鎮總兵官駐城內 中軍游擊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右營都司一員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臨安府知府一員 同知一員 教授一員 訓導一員 經歷一員 建水縣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曲江巡檢一員 石屏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阿迷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寧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元江州

元江營參將駐城內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新嶍營參將駐新平 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

元江直隸州知州一員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因遠巡檢一員 典史一員 共屬

鎮沅州

鎮沅直隸州知州一員 學正一員 吏目一員 按板井大使一員 新撫巡檢一員 恩樂縣知縣 教諭一員 典史一員 共屬

曲靖府

分巡迤東道管轄曲開昭東廣濱廣等府州駐尋甸州城內 曲靖協副將一員駐城中 軍都司一員左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尋霑營參將駐宣威州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曲靖府知府下同知一員教授一員訓導一員司獄一員南甯縣知縣附郭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白水巡檢一員霑益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炎松巡檢一員陸涼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羅平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馬龍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尋甸州知州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吏目一員易古巡檢一員平彝縣知縣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宣威州知州學正一員吏目一員可渡巡檢一員共八員

開化府

開化鎮總兵官駐城中軍游擊一員中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右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開化府知府下同知一員分駐馬白
文山縣知縣附郭典史一員共一員屬教授一員訓導一員

東川府

東川營參將駐城內左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右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
東川府知府下教授一員經歷一員分駐巧家會澤縣知縣

附郡典史一員則補巡檢一員

廣南府

廣南營參將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內

廣南府知府下教授一員訓導一員經歷一員駐土富州

寶　縣知縣附郡典史一員共屬

廣西州

廣西管游擊駐城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內

廣西直隸州知州下州判一員分駐五嶺學正一員訓導一員

員吏目一員分駐邱北教諭一員

寧縣知縣一員縣丞一員典史一員教諭一員訓導一員典史一員共屬

彌勒縣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共屬

大理府元帥府世祖至元間置巡行勸農使置行樞密院軍興時設事已則罷置宣慰司有軍事則兼都元帥府又諸路先後置總管府沿邊置宣撫安撫招討司十年置行中書省於善闡十三年命宣慰司與都元帥府並聽行省節制置郡縣尹長遷廉能者任之十九年罷雲南宣慰司

二十一年罷雲南道提刑按察司二十四年罷雲南道按察司二十六年復立按察司二十七年以按察司所治置行御史臺二十九年設廉訪司繼置行御史臺於陝西三十年復立行御史臺於雲南成宗大德五年復罷行御史臺置肅政廉訪司仁宗天祐元年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英宗至治二年置中慶大理兩路推官泰定帝泰定四年置雲南行省檢校官順帝至正四年復立雲南按察司行省置丞相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右丞二員左丞一員參知政事二員郎中二員員外二員都事二員檢校一員照磨一員架閣管勾一員理問二員副理問二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二員都鎮撫二員副都鎮撫一員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在大理金齒等處者每府置宣慰使三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經歷二員知事二員照磨兼架閣管勾一員在永昌等處者減經歷知事各一員宣慰使兼管軍萬戶府在曲靖等路臨安廣西道元江等處者每府置宣慰使三員同知副使各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兼管勾一員都元帥府置都元帥二員副元帥四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宣撫司在麗江路者置元帥一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宣撫司在

宣撫使一員同知副使各一員僉事一員計議經歷知事各一員提控案牘架閣一員在廣南西道者不置副使僉事各一員招討司置招討使一員經歷一員諸路萬戶府置萬戶一員副萬戶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又府爲鎮撫司上中下所千戶副千戶各上下所百戶等員諸路總管府上路置總管一員同知治中一員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後置推官上路二員下路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或無僉照磨承發架閣一員諸散府州縣置尹一員同知判官各一員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諸州上州曰尹中州下州曰知州雲南諸路皆下州置知州一員同知判官各一員吏目一員諸縣上縣置尹丞簿尉各一員典史一員雲南縣皆中下中縣不置丞下縣置官如中縣事簡之地則以簿兼尉後又別置尉別有印典史一員行省置儒學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外府置儒學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散府置教授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一員經歷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

掾史二十二年置雲南按察使副使爲之二十六年復置雲南按察司副使爲之廉訪使一員僉事二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管勾一員元帥府總管府置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管勾一員兵馬都指揮使一員副指揮使一員鎮撫二員宣慰司置宣慰使都元帥二員同知副使二員僉事二員經歷一員都鎮撫二員知事一員照磨兼管勾一員宣慰使都元帥府置都元帥一員副都元帥二員僉事二員經歷一員都鎮撫二員知事一員照磨兼管勾一員安撫司置安撫使一員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經歷知事各一員招討司置招討使一員副使僉事各一員經歷一員諸路萬戶府置萬戶一員副萬戶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又府爲鎮撫司上中下所千戶副千戶各上下所百戶等員諸路總管府上路置總管一員同知治中一員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後置推官上路二員下路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或無僉照磨承發架閣一員諸散府州縣置尹一員同知判官各一員推官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諸州上州曰尹中州下州曰知州雲南諸路皆下州置知州一員同知判官各一員吏目一員諸縣上縣置尹丞簿尉各一員典史一員雲南縣皆中下中縣不置丞下縣置官如中縣事簡之地則以簿兼尉後又別置尉別有印典史一員行省置儒學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外府置儒學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散府置教授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一員經歷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

員按察使司置按察使一員副使各一員僉
事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分巡安普臨元金滄沿海四道僉事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各一員都指揮使司置僉事各二員分司署置員數均係武職隨證
司有緊良一并各置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吏目巡檢
大使各一員其餘諸府置知府一員
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設置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
校司獄各一員諸州置知州一員同州判吏目各一員
諸縣置知縣一員縣丞一員典史一員巡檢一員數
有緊良一并各置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吏目巡檢
司及經歷四十一年始以翰林院官提督雲南學政自
後恭聽
欽點無定旋設遞東又增遞南道此其大略也姓名籍貫則有
遞志及藩署之檔冊在焉茲不復詳列謹考其功德之及民
者備錄于右餘觀者得所師法焉

漢

陳立字少遷四川簡州人故金城司

令諸彝畏之河不敢犯郎主與等治兵相攻遣使和
解不從刻木象漢夷以道旁射之壯
漢使和解諸蠻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慢
欽說大將軍王鳳曰
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復守和解彼得收服其衆申固其
謀嘗助衆多雖有孫吳責百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
可量宜因其罪惡未成遣任職太守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鳳然之因薦立為牂牁太守立至
夷震恐降立遣郡與耆老約指與與
子弟二十二邑反立與郡長史分將
立使奇兵絕餽道縱反閒以誘其衆
決費不可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攻絕其水道諸夷共斬翁指持首出

後漢

文[illegible]廣漢人西漢末爲益州太守治[illegible]陵道流移盛[illegible]因三[illegible]孫述據蜀齊[illegible]閉守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終不降開光武即位乃開道遣使自閬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道卒諡愍侯

人立廟祀之

張翕巳郡人永平[illegible]爲越[illegible]太守政化[illegible]

王阜蜀郡人元和[illegible]爲益州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出[illegible]校潛遣其[illegible]作[illegible]

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縣至忠乃移治味縣遠民衆之湖及越巂郡叛亡大半地
忠率將張疑開復舊郡由此就加進封彭鄉亭
侯延熙五年還朝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卒
成都平尚書事後復鎮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張　疑字伯岐南充縣人後主建興九年爲牙門將屬馬忠
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轍亂疑克之功卞
一年又從忠討劉胄蠻蜀寇軍首遂斬胄蠻夷悉降二千
種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招降二千餘人悉傳諸漢中延
熙三年除越巂太守疑之郡以恩信誘諸蠻北徼馬最
驍勇不承節度疑自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諭諸
蠻岡之多漸降服以功賜爵關內侯在郡十五載威善威
績邦域安穆乞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扶轂涕泣隨之朝廷
者數百人

李　毅天水人廣漢主簿太康閒罷官
歸家尋拜尚書郎持節統兵鎮南中益五十公部明達剛斷蠻民信
服事詳
職官故

毛　孟甯州治中惠帝末西南夷叛會刺史李毅卒孟詣京
師求救不見省孟因請曰君以親喪幽閉窮城萬里
託哀不垂愍救既憊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之崩城
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王逐爲刺史
王　遜字邵伯魏興人仕郡察孝廉舉遷上洛太守私牛馬
在郡生駒績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惠
帝末西南夷叛甯州刺史李毅卒孟詣京
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乃以遜爲南
夷校尉甯州刺史適遇賊寇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袁
寇吏士散沒城邑邱墟遜披荒斜厲收聚離散征伐諸夷
停鹹千計咸行南土遺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
加散騎常侍賜爵襄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分改諸郡
兵施行事詳疆域太甯元年李雄遣李驤等攻濛濛水急
州遜使將軍姚崇龔琮拒之戰於望
濛水赴永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因
追也怒因諸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後

梁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大同末持節都督甯州刺史先是州在
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奪相尋前後
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
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姚　岳明帝時甯州綱將軍太甯元年大
破李雄子壯等至今有
紀績

隋

梁　睿字持德安定烏氏人開皇閒爲益州總管諸王謀
之亂夷獠長服夷酋爨震恃遠不賓睿請討
提瀘南西爨
置總管從之

梁　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文帝時以直言權貴出爲西寧
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蜜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
貢獻

唐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高祖時擢爲梓州
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
款朝廷歲遣使撫之率貪鄙
多者爲豪傑由此遞相陵奪每
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
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
成一按行慰勞仁壽而謂之曰此物餧不可食患不可
兵五百人鎮西洱河開地數千里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獠夷
家長授以牧宰歲令簡嚴人皆安
威悟不相攻擊帝聞而善
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治
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
率築城起廨再旬略具仁壽乃告
廨敞樹蕃南中久老乃悲啼祖道
以實曰吾奉詔慕義極徼
還子弟隨貢方物天子
大悅仁壽請從治南寧州詔可勒
益州給兵護送刺史資
以勤遠略遂不遣仁壽

雜歸王 南甯州酋龍白蠻也有才略貞觀間爲南寧州都督忠於唐 卽州道行軍總管討南甯西爽樣輸洱河相接無大部長好結仇怨明年孤兵大破以西爽樣輸洱河相接無大

趙孝祖 永徽間以左領軍將軍爲白水鎭平之因委鎭弄以

韓思彥 字英遠鄧州人高宗時爲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悉心勤厲人敬以乳二人思彥乃以弟兄共乳而悟膺肩相位曰吏狼不識孝讓生取乃請報讎壬西洱河誘叛

韋皐 城武京兆萬年人貞元初西遮泠鄧因爲南詔葛平官說異牟尋歸安撫使初

唐而無路自致會皐至鎭有威內附皐以聞乃命皐作書諭之

子弟質於皐皐留而請及泠就學成都尋屢盛稱

後仕蕃兵事詳洪欽北蒲都白是比年貢方物

李德裕 字文饒贊皇人太和初爲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節度復蜀自南詔入寇十里幾敗德裕至作籌遣

樓凡山川險要悉圖以上未踰月皆若身嘗陟歷上命經

略其實德裕至多不可究通南詔細路至多不可究

塞請深闕以斷南詔德裕上言

悵重兵鎭守可保無虞乃修甲胄器械作雄邊子弟等十

一軍築仗義鄂復柔遠等城復

奮擊險舊制戍運內粟贖黎舊州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苦

瘴毒輩夫多死德裕命轉卬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

至運饋者不阽

交月還民乃安

元良合台 蒙古人世祖討南蠻諸國以合台總督兵事自且

當嶺入雲南境歷巵二部蠻長唆火脫因路導馬

來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

大攻阿塔剌牛窄和寨絕其汲道其子阿永迎戰兵退

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取龍首關入大理分兵取

附都善閘轉攻烏蠻合剌章水城又破羅部大酋高奴邁

被押赤城至昆澤斬其王段興智及渠帥段

事詩典故冲出師三年平大理三十七部請悉置郡從之

鴈其軍銀符授銀符

加大元帥遣鎭大理

劾古思 從世祖征花馬國率兵千人鈷浮橋於

溝師神統初論功授益州等路宣撫使賜金虎符

同罔人畏服呼爲袋典赤而不名袋典赤猶

賽典赤瞻思丁 華言貴族也至元十一年拜平章行省撫雲

南時宗王脫忽魯鎭滇惑於左右具甲兵爲

其子納速剌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今

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當卽加撫循今

未敢擅救令一人來北議王聞遽焉其下曰吾幾爲汝

輩所誤明日遣親弟兄弟也葛朶甲子禮見

納速剌丁偕來視若以名馬爲贄

與之二人大喜過望卽日來謝請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

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表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

見正未敢擅救令一人先還還奏

聽

丁所爲下令蒙古漢人各爲一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罷令長吏從之十三年以所改

以聞乃改雲南郡縣土官爲流官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罷令長吏從之十三年以所改

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罷令長吏從之十三年以所改

雲南郡縣土官爲流官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罷令長吏從之十三年以所改

廉聞經史置學田文教稍興又相地置鎭孔子

廟聞經史置學田文教稍興又相地置鎭孔子

大長各一人行者或刼掠則罪之有土吏數百

大長各一人行者或刼掠則罪之有土吏數百

至京誕其專倉數事帝頗倚任臣曰丁憂國愛民此輩之告

誕也命械送丁既至脫械諭之且與以官職皆叩頭謝嘗

以死報交阯叛服不常遣人諭以禍福約

太喜乞爲藩臣羅槃何叛往征之有憂色從

汝曹冒鋒鏑不孝以無孝死又憂汝曹刻

劉撫平民使叛則

久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三日不降諸將請

往諭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復請攻之又不許遣使

乘城進攻者還鳴金止之召而叱曰吾奉命

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命左右縛

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

不誅乃舉國降諸夷酋風翁然歸附夷酋每

聞見例有獻

融悉賜從官貨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

酋長襲衣冠

履易其舟服草履酋皆感悅丁忍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楚鄧間北門交阯王遣使哀祭帝思其功詔省臣守其成事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威陽王謚忠憲子五人長納速剌丁次哈散歹忽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納速剌丁 賢思丁長子累官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縛曲蠻緬國招安夷寨三百餘戶十二萬口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鎮以剛象十三人貢十七年雲南省臣撫綏失方授納速剌丁行中書省左丞壽卒事上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造金符貿易病民宜罷之謂雲南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當元帥府近宣慰司已罷行省能一之帝然其請罷行省平章政事書省丞相延安王子甘麻剌入質逢官子弟當遣餘宜權奏可行省平章政事薛闍敦謂雲南官屬宜優恤以四十員為額餘悉罷之十二年進平章政事減哈剌章兄官歲省條金九百兩三十一年進平章政事減哈剌章兄官歲省條金九百兩三十二年進平章政事薛闍敦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逢官子弟當遣餘宜權奏可罷二謂雲南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當元帥府近宣慰司已罷行省平章政事

張立道 字文學從皇子雲南王忽哥赤鎮勸主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勸農官領屯田事元帥寶合丁薨忽哥未立道潛結義士十三人約其詩賊刺寶合丁立道和金將欲之推本人老京師告變事洩合丁囚立道將殺之提舉張忠者於帝道為族兄結忠士夜劫囚共走及寶合丁薨忽哥立道等入朝帝曰汝等為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成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立道詠有旨詔立道等奏願聽意所向立道等奏願聽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王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池環五百餘里瀕水產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去道之渡其水得廣地萬餘頃俱為良田發狹之人耕桑未習其法立道教之創養濱民富庶羅縮諸蠻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又修建孔子廟置學舍教其子弟擇士之賢者為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於朝請以雲南王子帖木兒襲王爵帝從之十七年入朝請於帝以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一年與諸王相吾荅兒左丞大德四年以病

暫以告矢會末泥路恩思反煽動諸蠻兵討之殺其城邑御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振可汗皆下之二十二年交阯王遣使哀祭帝思其功詔省臣守其成事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威陽王謚忠憲子五人長納速剌丁次哈散歹忽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愛魯 哈乃人昔里鈐部子也襲為大名路治中累官雲南省臣撫綏失方授納速剌丁行省參政尋於官舍有雲南風土記六部詔通說若干卷

征緬造舟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拔之濮說各萬人命都元帥納速剌等將兵分道奉王以討緬緬使來請和詔諭國王亦剌瑾及平章烏古孫良楨等班師緬使復來世英守之固其形勢造使詔國貝陳攻守之方自將以禍福反覆為所害遂督蠻據太公城以阻大兵復遣僧諭之金齒等十二誠持降幣方修戰車繕境開金齒通道奉王以討緬軍進擊破之凡平徐戰車繕境開金齒通道奉王以討緬軍進擊破之金齒等十二誠持降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至元二十一年授雲南行省左丞劉正駐大理諸路提刑按察使司劉宣時為兵二十有四會烏蠻兵大理諸路降羅盤察德史歷四川以軍興之暨叛服不常政事迫封叛臣高日新為邊患有功劉深生詩兵敗還棄市於是右丞阿答赤宣慰使都元帥金齒都元帥六年討平烏撒羅羅叛撫逃聚騎備土將軍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宣慰使都元帥鈔九年平羅羅叛撫逃聚騎備土將軍雲南行中書省不肯政事迫封於軍至大四年賜謚忠惠公謚威愍

程思廉字介甫東勝人主元三十六年為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瞽夷部長來賀詢若俗而意甚倨思廉奉宣德意示以禍福諸瞽皆懼叛撫逃聚騎備土將軍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宣慰使都元帥金齒都元帥六年討平烏撒羅羅叛撫逃聚騎備土將軍雲南行中書省不肯政事迫封於軍至大四年賜謚忠惠公謚威愍

面體敬不與思廉力振起之始肯從學問禮者

劉正字清卿絳州人大德元年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時雲南民戍輸金振所芸富充先重賂當道求補亞以為不可師果無功收之數每十加二尚排悶之數又如之其迎送饋賄亦如之納官之數正統準折官自輸納東民便之

忽辛譽思丁第三子大藤甸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畫不便事言於宗王亦剌瑾不可忽辛與左丞劉正駁還京師有旨令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龍豪民力庇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朝廷所無者悉籍為民戍輸金振所芸富充先重賂當道求補亞以為不可師果無功收之數每十加二尚排悶之數又如之其迎送饋賄亦如之納官之數正統準折官自輸納東民便之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至元二十三年拜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阿剌瑾阿魯輝等以宗王為左丞相行省事多專擅不奉法度也先不花數與爭論不為屈阿剌瑾等深銜之二十四年入為中書平章政事阿剌瑾阿魯輝等以宗王為左丞相行省事多專擅不奉法度也先不花數與爭論不為屈阿剌瑾等深銜之二十四年入為中書平章政事

張萬家奴交札古氏曾為都爾總管萬戶戍於軍萬家奴從征有功授以父官至元間進副都元帥駐四川湖南兵征哈剌章時雲南王命子保童征入太公城有功襲副都元帥駐四川湖南州郡莫能制遂以其兵討之民為之立祠三十年從征緬將其軍從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甯州人世祖時為雲南廉訪副使會諸王赤領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去赤領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朵兒赤白於梁王得檄而後出及為雲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極刑赤曰生殺之權繫於天子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為天子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為訊殺省臣受樊賂誅奏蠻叛殺良民赤奏劾廢之生訊殺省臣受樊賂誅奏蠻叛殺良民赤奏劾廢之生

忽都帖木契丹人世祖時襲父職為隨路新軍總管從攻羅必剌至雲南詔以家不繼迎雲南王金齒諸蠻叛亦不繼迎雲南王金齒諸蠻叛亦

世子之號烏猺等相煽歲頻軍徵索忽辛以利害協論諸蠻不從一卒而相煽成狀俄有爲飛語惑宗王者忽辛駭報朝廷遣使臨問凡造言之徒悉誅之忽辛偕使者還覲至大三年卒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秦國公謚忠簡子二人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烈湖南宣慰使

李京字景山河間人大德五年由檄客宣慰烏蠻等隘烏蠻等萬戶時烏蠻等地隸雲南行省京方下車會烏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旋演變後悉其見聞爲誌曰四卷以進翰林學士虞集元明善序之

支渭興字文舉仰陽人文宗至順庚午進士爲雲南行省考試官遊梁留愛南風優進宣慰副都元帥有惠政能文章所著詩集行於世

楊祚字處之文宗時廉訪會事有才略所至以興學化人爲先務

三旦八南右丞多善政深得軍民之心有遺愛焉

張雄字若錫號王溪河南人至正間爲雲南廉訪副使典學勸農勁強方善常行部至徼江嶺釋禁獄五十餘人剖決冤滯多所全活

沐英

傅友德

沐晟

沐昂俱詳本傳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初平雲南以紞爲右參政

規定夷民悅服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褒勞歷任十六年後陞吏部尚書

王俊字大用江南合肥人洪武五年任雲南前衛指揮使二十二年陞都指揮同知謝廣南衛適饋眞佑叛帥衆攻之頓其穴擒眞佑以獻斬首數千級獲輜畜無算築城設備而還永樂初以入賀陞都指揮使賜文綺屋帛在任三十餘年戍事無巨細多所綜理

陳遜福建浦城人永樂間任雲南左參政陞右布政使博學有志操卒於官無以爲殮都督沐昂經理其喪歸之

周新廣東南海人先任御史慷慨敢言人目之曰冷面寒鐵永樂間歷雲南按察使執法公平不畏強禦在獄剖斷立決尋改浙江異政日著擬捕治錦衣紀綱之黨于某爲綱所誣逮至京抗陳綱罪不少屈七經發之江西吉水人永樂間任按察副使以清操著李

周樂於宦蔭中推經史數歲擢侯官人宣德間任參議敬大不苛麓川乃獨備寺徵役命出粟數萬石饑民賴之富豐井土蠻爭地讐殺善爲剖析俱帖服

周彥奇江西吉水人永樂間任僉事麓川緬酋侂殺彥奇單騎入宣布國威諭以禍福各衷僞首而服遂解去

張雄江南溧陽人永樂間任雲南都指揮僉事卒於軍

王善字思齊福建侯官人宣德間任參議敬大不苛麓川叛善進兵金齒徙歲歉出粟數萬石饑民賴之蒙化人爲之歸

楊寧浙江錢塘人正統間麓川反寧以刑部郎往諭後從軍務寧有才略善撫軍民邊境賴之以安

李福字天佑江西安仁人先任瀾滄衛指揮僉事從征麓川有功陞雲南都指揮僉事守備瀾滄訓練土卒若蠻不敢犯後陞都指揮同知

沐璘昂長孫璘初襲父禧千戶進襲祖指揮僉事以功陞雲南都指揮僉事景泰間進右軍都督同知左[illegible]

體後卒於官

王　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清正嚴毅德行文章卓然師表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其書之在任阻貂璫寶玩禽獸之獻止侵漁田土之弊禁奏通外夷懸隘吏部尚書卒諡端毅

樊　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成化間按滇縄貪獘廉精勤敏時交人越界掠殺方議用兵瑩移諭禍福蠻酋感服即懸示云不搞儻依限半年不復以南刑部侍郎奉勅考察雲南諸吏罷遣千餘人詔同晉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姚　旭字景揚江南桐城人成化間任右參政秉性清剛臨民慈惠漢夷德之後監征蠻軍與大帥忤及賊平敘有索其貲許以節鉞者不聽拂衣呂歸囊蕭然有詩文若干卷

恩榜梅櫃歸後疆遣使納貢成化二十一年滿酋阿林莽剌結作亂詐以計縛莽剌斬阿林遣捷聞賞賚甚厚二十二年干崖作亂討之尋以他事挂議罷歸滇城築第三十有二

賀元忠吳縣人宏治間由監察御史任金騰兵備未久即去人聚百金於驛爲贐元忠正色卻之民感之下而去

何　琛字廷獻四川成都衛人宏治間按滇卓有操守權豪後人見其亭曰卻金亭

何　欽字之屏息時征緬將官擅殺昌功琛劾奏得旨治如律

郭　紹字繼業河南太康人宏治間以左參議守金滄時思倫叛據金沙江阻兵不聽勦撫至猛撥去金沙江二舍遂寄人宏治十七年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察雲貴諸吏書以部郎上疏言致災之由係大臣不在庶官上時事千言正德十二年任右布政使露蓋土舍構亂贊勦有功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考察之例

席　書字文同四川大學人宏治十七年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察雲貴諸吏書以部郎上疏言致災之由係大臣不在庶官上時事千言正德十二年任右布政使露蓋土舍構亂贊勦有功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考察之例

郭　紹字繼業河南太康人宏治間以左參議守金滄時思倫叛據金沙江阻兵不聽勦撫至猛撥去金沙江二舍

勇威將軍漢臣孫堅之後也堅討黃巾董卓破江賊蹋頓遣使請命緒宣勅諭先敘其勞次仲具覽後責其叛疊伏誅稽首請歸侵地及還力卻饋遺事聞歐四川參政

林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宏治間以按察使駐鄖慶有元化寺以沿佛惑衆歲時爭以金泥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不可犯恐致雹損稼俊令積薪同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於官代民償通毀淫方浮祠三百六十餘所學宮傾壞撤其材新之北創藥植州城時貧墨望風解綬衛官虐軍者簒之法民得休息後歷官刑部尚書謚貞肅

張璞字仲美湖廣江夏人正德間按滇副正不阿忤逆悉蠲苛涉歷嶮嶺鎮守太監梁蕆慶貪酷同知叔英構謀誣奏盡釋革之裕與鶴下獄卒後瞻太僕寺少卿劉瑾受裕賂速璞

范輅字鳴遠陝西臨洮人正德間遷撫雲南時武宗南幸輅導擁乘輿以還輅獨不附瑾衛之時寓鎮都司奏逮詔獄欲加重罪人名得降調鄖靖改元詔錄用鎮邑賜祭復其官

唐龍字虞佐潮陽人正德間按滇先是中瑞錢能爲鎮守有贓蓋錢實者滇人也始卿性機警爲能信用指揮盧和閹龍門下言相人衝一見宵靖當大貴私結之宵拜和爲火後和以宵龍昌陞金齒參將扶警勦死平民四大姓戶以減數賄卿又龍奪生員妻事發坐斬宵爲和蓋也且使楊金齋書於龍龍堂製面遣之辨下鎮巡覆鞫正德十一年薄四姓者至宵陰囑出和獄名語龍曰和獄以無尸當抵主自立患變三省宗魯至燬之耳此商末減則天平酈吏紛然燬人之尸吾實不能從也縱令日富貴立至亦如三尺何俟者語塞即令械和送獄時咸稱典道指中流砥柱士大夫賴以正土官鳳朝明被奏出獄險遭使到宣董溥載金寶賂宵賄鎮撫求爲題襲龍子巡撫以此來會龍不可駁遣其封容有爲朝明者曰鳳氏萬金宵芥耳萬言何爲寘持萬金歸華城矣龍正色曰卿萬金

人慚而去朝明復哀求宵宵今直溥詐冒滇人保舉得內批襲知府實宵詐爲之部檄下[illegible]司時沈仁輔爲按察使鞫問按治如律龍備言鳳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於朝下部時驗封司郎中蘇天秀如龍原議覆奏得旨

陳察字原習江南常熟人正德間按滇每行部青騾布袍吏望風解役去時中官請權鎮銀以佐度支費察持不可曰此兵端也彼睹其利未睹其害竟罷議金齒帥挾中貴人蔽面嚙人察劾治如律世宗初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俱統以巡撫總兵等官可無事鎮守中官復行兼理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罪詔並罷還

韓賢字承之四川長壽人正德間任金滄副使以祛奸弊爲務時大理有指揮崇貪虐詔媚責官賢至徐[illegible]

何孟春字子元湖廣郴州人正德間任巡撫博雅冠一時政務簡靜時有石言之異禱於神石裂蜂飛亦異政也

劉節字介夫江西吉安人正德間任金腦兵備廉正有威臨事果斷與軍民恩義相洽時兩鎮闔貪甚節以法繩之力爲裁抑權貴側目亦不敢犯革鎮之議自此始未幾遷廣西按察使累官南京吏部左侍郎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嘉靖間兩次撫滇博大軒豁不事苛察文章行誼一時推重滇人祠祀與王恕何孟

春姑

鮑象賢字復之江南歙縣人嘉靖間任副使練達兵臨安畫安南之役其功尤偉後歷兵部左侍郎

蔣宗魯字道父貴州普安人嘉靖間任巡撫精明嚴毅弭盜陽訓各兵而陰以土兵敗賊於野馬川設奇用伏阿堂狀主自立患變三省宗魯至堂授首先任臨安兵巡平元江那鑒之亂民賴以安

留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間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方多故蜀忠宣力誅夷緣補於武定斯

王一新於易門蘇高欽於姚安昆陽莽旬黠賊以次芟除邊境又甯

徐　瓚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左布政安銓之變瓚言於巡撫歐陽重謂賊敢稱亂以我軍非敵耳不如以夷攻夷爲便重從之調元江蒙化鎮沅等夷兵以漢軍佐之分統進勦瓚居中理餉立招降旗陰誘脇從又裂小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於上諭令聽撫於是歸降者衆已而鳳朝文叛與安銓合衆焚刦進圍省城瓚諭以朝廷恩威寇退請降瓚即夕遣使聖回官軍厭明合擊賊仔獲萬餘簡釋無辜民深德焉

毛鳳詔字瑞成湖廣麻城人嘉靖間拔演時間鎮爲害演人惠政

王惟賢字士官四川中江人嘉靖間任分巡金滄僉事從歐陽南野講學經畫多實政清郵傳酌採軍甦里甲演民有遺思焉

楊　最字歲之四川射洪人嘉靖間任副使浑撲清貞吏胥

李　樂字仲和湖廣鹿溪人嘉靖間任金騰兵備副使門正不撓勁貪婪豁吏姦人除阿披巨盜軍民稱矣

張　輻字文衡浙江山陰人嘉靖間任金騰兵備副使阿披巨盜軍民稱快擒致森杖斃大成衆心稱快

方　沆福建莆田人初名遷安甯提舉清檢隨民感戴復工文章萬歷間轉督學品隆公明

吳　定字子于德河南安陽人萬歷間巡撫雲南人演時三宣以蠻莫爲辭紛亂告急乃便宜用鄧子龍於對箐開武生岳大成爲緬捆謀心得計

許天琦字大正福建晉江人萬歷間任金騰兵備副使阼方毅初視事見三宣六慰土府諸司悉受額約束漸革

鄒應龍字雲卿陝西長安人嘉靖末幼嚴嶷陽隆慶間任巡撫思官以才望推糾彈不避權貴至滇裁然以恢鄂自任鐵鎖箐寇狂猘單騎督征俘馘無算黎穴設所淵滄寞然

徐　栻字世寅江南常熟人隆慶初任按察使劃行條編積弊遂革民甚戴之

徐中行字子與浙江歸安人隆慶間任左參議以詩文與王世貞李攀龍輩稱七子政治尤爲精敏僚屬紳士以邀其獎拔爲榮滇風爲之蒸變

朱　奎字季文北西南昌人隆慶間任滄滄兵備修建書院講堂積儲備賑士民德之

鄒光祚字承烈江西鏡州人隆慶間任金騰兵備副使治河堤置義田修學宮遷大士慕思慕不忘

胡心得字元靜浙江德清人萬歷間任金騰兵備性嚴重無他好不攜妻子獨一蒼頭侍緬犯干崖南河刀森與武生岳大成爲緬捆謀心得計擒致森杖斃大成衆心稱快

使師兵西出子龍至而蠻莫歸滇人安枕後了改撫虐道阻不通討平之晉秩加恩賚

周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萬歷間撫滇值諸蠻變亂用兵七日而克淡泊靜鎮滇人德之

馮應鳳字邦瑞浙江山陰人萬歷間按滇甫下車值囚歲民閒朝夕不給又有緬警應鳳寬不急之徵斃無名之貴督有司賑濟饑民戚邊地勿弛備禦由是民無轉徙邊患漸消

周懋相字弼甫江西安福人萬歷間按滇楊穆等煽亂於境相連破之逆黨就擒滇境以安其他實心實政遠邇感慕

敉息遂一意招徠宣諭威德嘉與更始諸夷稍通未幾卒漢克思之

蕭彥　字思學江南涇縣人萬歷間撫滇二載諸所條奏皆西南長計會姚營兵鼓噪挾計設伏竟戮兇渠釋脅從歷官戶部侍郎

方良曙　字子賓江南歙縣人萬歷初任左布政使仁明慈恕應務如流滇池以瀕民田時溢寇虐數歲富良曙調給無乏初至庫貯空虛暨數歲富埒諸省又振興理學踐履篤實滇士師之

王績之　字大卿四川南充人萬歷初任參政分守鹽元長材器度念祠人採珊之苦悉除遠年逋課民用蘇息

謝肇淛　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歷間任右參政博洽多才彈壓迤西郡邑士民德之有滇略四卷刻於滇輸政使誠心直道冒之餉省不貴之費若有之炎歡填壑

郭棐　字筠甫廣東番禺人萬歷間任右布政使清虛之絕清虛

李先著　山東人萬歷間以參政分守臨元道不染不撓後以猛廷瑞事被逮死於獄滇人爲之流涕

李渭　字湜之貴州思南人年十四父授以毋忘敬及思無邪二語即書之壁而服膺焉後遊蔣道林之門道林多公餘閒所得渭以取予言行處著力爲對道林曰此亦硜硜小人耳渭竦然復以父意爲宗以必爲聖人爲志萬歷間由粵東副使來任左參政與滇人士講明理學與人不渭竦然復以父意爲宗以必爲聖人爲志萬歷間由

郭　棐　字筠甫廣東番禺人萬歷間任提學僉事敏練通達明習政體公明去滇之日行李蕭然

羅汝芳　字惟德江西南城人萬歷間任屯田副使習左參政才識敏練尤善講學開水昌沙河灌田四千餘畝習金騰道緬莽瑞體大舉攻迤西思箇堅壁請救汝芳募商人熟入緬者悉偵其陰要虛實更密檄諸夷絕緬運道斷歸路緬人大困屠象掘草以食死者山積可刻期擒戡會有聲巡撫王凝恒之者遂檄汝芳勿妄動固憤恨而行

隨遣去後遂猖獗

李　材　字孟誠江西豐城人萬歷間以按察使管金騰兵備道才猷敏達聽則講學復則修身爲木四字流布尤喜談兵陞巡撫鄖陽僉都御史

李文纘　字德延四川宜賓人萬歷間由參政歷按察使性耿介質任自然略無文飾僚案議會一言近戲則正色峻辭四壁蕭然客坐之外他無長物

陳　洙　字伯訓福建長樂人萬歷間任提學副使灤選公明端謹齊莊士滇之服教感德者久而不衰晉參藩棨中圖書數卷而已

鄧原岳　字汝高福建閩縣人萬歷間任提學僉事敏練通達所拔皆名士尤善賞識手七選梓行於滇以教後進

方萬山　字仰之江南歙縣人萬歷間任按察使時兵燹之餘獨疲未起萬山秉公肅憲霽溫冒汰首功滇氓決罪累獄龍川弗靖旋就創平運籌勦贅之力居多公餘寄情山水尤加意作人梓課藝改學宮人文翕起

漆文昌　江西瑞州人沉毅有謀略爲永昌撫夷同知緬酋莽年入寇猛哈思化皆助之時議欲加兵巡撫蕭乡文昌往撫乃單騎入酋壘宣朝廷德意諸夷讋服或拾人不敢內窺以功遷廣南知府革歷開礦命遂築關堡興屯田親履原隰相度地勢悉中機宜緬

沈儆炌　字叔永浙江歸安人萬歷末巡撫雲南先是貢金爲擾金騰兵備副使騰永之民皆尸祝焉累獄龍川弗靖旋就創平運籌勦贅之力居多公餘寄情山水尤加意作人梓課藝改學宮人文翕起儆炌以疆場多虞力請減除遂得免

閔洪學　字周先浙江烏程人天啓間土寇作亂巡撫王三善督漢土兵屢破安効福建布政擢撫雲南至任委布政謝存仁及參將安良於霑益滇境獲安

朱燮元　浙江山陰人天啓間貴州安邦彥作亂巡撫王三善陷歿遂以燮元總滇黔楚粵蜀五省軍務駐劄貴陽

定水西之難危而復安應任兵部尚書

袁善 字復虛昆明人初任順寧守備歷臨標中軍轉松潼參將累著軍功尋以事罷天啓初值水西安酋之叛撫恤無法激變益熾善設計以便宜起用善馳兵松林相機勦捕賊隨撲滅遠賴以安陞右軍都督僉事卒贈都督同知 祭一子

王景 四川華陽人崇正間任金滄道剔奸不遺餘力建月城樓重修蒼麓書院

何閎中 字紹卿湖廣黃岡人學問淵博性量寬和崇正末任潤滄兵備捍患禦災功績甚著卒於洱海士民戴之

楊文岳 四川西充人崇正間任右布政有才幹句宣兩迤政績甚著捐貲鑄昆陽州城官至兵部侍郎

郭鎮 順天宛平人正統間任新興知州值大溪水溢民不忍流如故後知雲南府勤於其職凡倉廩學校皆所修葺卒於官滇民祀於廣備倉旁新興紳衿同祀之

高公韶 字太和四川西江人正德間以御史言事謫富民典府威惠併用吏畏民懷壻官至兵部侍郎

官至侍郎兩地士民咸廟祀之

陳紀 字惟修四川內江人萬歷間任三泊知縣刑循有方字奸奪民田租稅不入按法論罷邑有礦山民苦逋課白臺司封之有父子訟獄者愀然曰是令失教罪匪獨淮民遂戀其子勸導其父民感泣父子相愛如初

方用 江南全椒人洪武初由總旗累官至指揮使隨沐英入滇開設陸涼衛即掌衛印修城池建公署興屯田安民禦寇著有嘉績永樂間調征交阯遂留守交州

李珊 錄之變挺身抗敵城賴以全去時軍民泣留江西臨川人嘉靖間任馬龍知州政無煩苛安

萬中 字惟一湖廣黃陂人洪武十五年從宣甯侯金朝冀下臨安領兵四出時蒙自蠻酋阿也引石屏馬黑叛通海觀音奴甯州吉台諸蠻梗化中以兵定之陞臨安衛世襲指揮同知尋陞雲南都指揮從征安南員缺未補

詹英 貴州衛人正統間任河西縣教諭性剛直不畏時靖遠伯王驥三征麓川英勁其老師費財疏事忤文

熊啓宇 字六開江西南昌人崇正末任府推官李定國破臨安宇被執罵賊不屈賊義釋之賊屠城橫屍二十餘萬宇率殘民瘞之後歲饑乏食設法炊粥以賑者兩月全活甚衆

朱統鑌 字司垣江西南昌人崇正間以府通判署石屏州事值民疾苦異龍湖有水潘魚梁壅塞水道鑌令拆去更築堅堤數百丈以殊之湖水東流於田復墾捐給傭值合州永食其利建祠祀之

童璽 字國信福建連城人正德間任澂江府始至以郡治弗利改遷於陽溝山移學於郡治舊基仍以舊學爲仰山書院郡東北有溪每值霖潦爲害璽築堤東谷障之北流築郡城樹譙樓移屯倉政績最多

董昊 字子仁江西樂平人成化中官都給事以直言忤旨謫遠近相爲保循良茂著超擢布政司參議

鄧世彥 廣人隆慶間任武定同知值土酋鳳繼祖倡亂世彥奮書盡心籌運無愆用能以次勦平民鮮失所又創建府治城垣樓櫓地方賴以保障兵燹之後瘡痍未復彥招集流亡寬釋脅從省刑薄斂善政甚多一時漢夷帖服條議改設流官至今頌其功德

李崧 號肖梧四川內江人嘉靖間任師宗知州甫下車葉曰以數十家脅弊興利愛民如子自奉淡泊相語妻子衣布麤任士民保當一荒州其何以堪雖然官守有常吾知奉職已爾去留在任九載賢聲茂著比陞大理同知民追送百里外泣涕之聲徹於道路

張繼孟 字太撿陝西扶風人崇正初爲御史以剛直出爲廣西府正直嚴明興文講武會普名聲死其妻萬氏復

猖獗議招撫往者輒被害羅孟賢人戚賢論以利害崗氏遂降墮崖而死

諸葛伯恒 嘉靖末詳洪武間任趙州吏目廉潔有文學秩滿不擾於民月俸不支而食布政張純薦之官至參政

楊 契 貴州人宏治間任太和知縣以能稱時瘴癘恒肥疑愈以經費不給申道歸家

喻其意春正月即諭民應造版籍各令投狀契察舊事吏奠算里書應索民數千金疲於候命者割人契乃親督造寫毫末不遺仍借此佐辟宇之役人役力一工畝科石一片民覩往昔減半費皆樂于赴功帑不支而事竣吏胥不得索一錢後

陞知府

蔡紹科 浙江黃巖人嘉靖間任大理府有便民四事省里甲治道塗立市肆俱當室人感其德至今猶稱之

高 鏞 公韶子嘉靖間以御史左遷尋任大埋同知倜儻有風節重修文廟濬洋池製備祭器樂器有功學校

龍翔霄 湖廣武陵人嘉靖間任太和知縣熟諳吏治決訟如流他郡邑有疑獄或難事悉委之太和倉積粟支行丁無擾

莊 誠 四川成都人嘉靖間任趙州知州以興廢爲已任凡典禮器物整飭不遺麗江瀾滄二土司構訟各據金沙江以永平法兵作亂所行賄誠貌使間金關於當路俱寘之法永平法兵作亂所過殘掠誠白訓周防賴以無事清浮糧釐羨發疏水利修舉鄉射禁貪毒草凡利民生全民命者無不力行州志之修自誠始

袁 義 盧江人羽林右衛指揮同知從征雲南洪武間法兵寇蜀守楚雄時蠻夷叛義積糧高壘調兵力戰遣使襲擊之計大觀上惜其老令醫爲染堰修城郭建橋梁區畫久遠人後徵還歷官都督僉事卒賜祭葬

宏 舒 四川溫江人嘉靖間任楚雄府因俗爲治尤篤意文教易五顯祠爲龍岡書院上遷學宮以當形勝策勵諸生人文崛起武定猓猡之亂區畫城守遠近避亂者歸之城不敢入其境

張大亨 廣西全州人骁勇冠鄉薦謁選候長安郎中嚴嵩入相爲其大父門人遂引疾歸終嵩任政府二十餘年不出及罷相始出判端州隆慶初擢廣西參政值雒府同知擅殺數郡民依倣如孺子之慕父母比代守者入覲以經費不給申道歸家

臭 相 廣西全州人嘉靖間任姚州知州才敏行潔安夷之變倡大義聚民得萬餘人畫則張旗設以示威生夕登陴共守夜不解帶賊憚而不敢入後陞四川僉事

童述先 湖廣鴻陽人萬歷間任推官署府事自武定變後民力凋瘵述先革軍民火耗及所解公費積弊悉爲蠲免

稅減白井沙滷課五百金民困以甦

吳崇德 子東皐江南虹縣人萬歷間任白井提舉慈祥不苛恤寵以完課易貝以便民憲臣屢薦之

浙江餘姚人嘉靖二年永昌初復府諸事問答人心歲時祭未安泰來爲奇立法定制修輯署守級柔懦擾控制

李之仁 貴州人萬歷間任騰越知州先年屯徵例科派苦不可支之仁察簫宿弊條議蠲州乃獲完額而民免累

鄧夷 撫恤卒伍勸學課士政務畢舉著有捐俸錄一卷

鄧子龍 字雪卿江西豐城人萬歷間任永昌參將時任事緬人犯掠楚向焚殺極慘子龍追及於枝花大敗之斬景宗眞以靖蠻向擒等處俘提莽裕以平阿坡築建關坡多其植畫能詩工書有古名將風鎮姚關關清平洞平丁苴白改虎後與邊酋曼立殿功有使戈集行世

劉 綎 江西南昌人父爲總戎綎不假恩廕自立武功萬歷間以遊擊領騰衝守備事擒岳鳳等定思忠莽灼遠夷傾心志在滅緬功已垂成朋黨排擠而去平播竹征關白功業甚著累功至

吳顯忠　湖江山陰人萬歷間任騰衛諸所協贊深文昌屯田之議將兵平瀾寧騰衛各處軍民感其德多建生祠祀之

功居多

林遒節　福建莆田人由刑部主事歷官貴州知州正統間蠻獞叛亂遒節單騎往諭其酋長悉降之

高賜　鶴慶人元爲義兵萬戶洪武間歸附從征雲南招撫有功授安州同知有惠政夷民德之

張吉　餘干人成化間以工部郎中疏劾李孜省及僧繼曉等上怒謫景東通判景地居雲南絕徼器鄙戾吉以禮義民有罪者薄責之爲無術犯土知府見吉下拜家欲爲置妾不聽遺以銀器復不受心敬吉益自厲作愼獨由是夷民嚮慕漸有中土之化吉益以其子妻之吉亦窮理改過求仁四歲置座右忘其身之在蠻也

甘文煜　奉天正藍旗人康熙七年任雲貴總督駐劄貴陽體國愛民時吳三桂逆節已萌僭俟蹤迹確有實據始上聞三桂叛變起倉卒文煜令其妻盛氏自盡攜幼子急趨鎮遠鎮遠地險復北至則鎮遠遠守將萎義先已從賊文煜知勢不可爲遂殺其幼子北面再拜自縊時元孫尚幼時昆明人胡潛冒宗化匿之掌士左袒先家得免後

李天浴　字敬茲順天大康熙七年任雲南巡撫廉明勤慎法者時吳三桂秉請遷徙滇民天浴力疏止之民賴以安

趙良棟　陝西寧夏人康熙十九年授綏遠將軍總督駐劄貴陽體國愛民時吳三桂叛變起倉卒文煜令其妻盛氏自盡攜幼子急趨鎮遠鎮遠地險復北至則鎮遠遠守將萎義先已從賊文煜知勢不可爲遂殺其幼子北面再拜自縊時元孫尚幼時昆明人胡潛冒宗化匿之掌士左袒先家得免後

李興元　奉天人原籍順天遵化州康熙年任按察使方正法嚴操守不許違索取利準折民間子女吳三桂叛雲貴總督時大師圍雲貴興元不屈械繫二十餘日強以官偽題詩於壁云丈夫勁骨傲千秋青史丹心一片留金石白日昭昭天地間遂投繯死

沈天勳　字蘇公奉天正黃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雲貴總督滇黔經畧遵守成規清理積弊修通志凡所規畫無不動中機宜

堪在任六載
成惠大行

許宏勳字兆功奉天遼陽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安寧使秉臬廉慎無所撓枉二十七年陞雲南按察使子等思乘機爲變期以三載升遷擾微夜無三擊捕斬亂首十數人百民晏然尚方防決功甚偉

謝于道字存崖浙江鄞縣人康熙癸丑進士二十六年以部任提學道學識淵粹是時聲教暨通士習文憒尚多靡雜于道以宗匠持衡破格造士每試召諸生面教之壞繞座前所定高下藻鑑不爽賞拔多成名士自是滇南文風彬焉

行文晟字綱巷奉天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巡撫雲南器達多才爲政務舉大潮先雲南屢賊仍前肆擾滇自重軍戶病之文晟疏減十之六設立義倉以惠窮兵添建號舍以恤舉子鄉試解額持疏增擴額滇七載士民戴之

劉蔭樞陝西韓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四十二年任按察使方告饑遍六河疏海口葺學宮藩司值旱減價糶粟民不號舍政績甚多後遷貴州巡撫

楊名時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康熙雍正間巡撫雲南政尚寬平不喜操切其力革壓鹽濫役之弊滇人無不頌之罷官後滇著七年純廟登極詔爲禮部尚書卒子位謚文定

鄂爾泰滿洲人康熙己卯舉人雍正初總制滇黔粵氣宇恢宏精神煥發而又行之以公誠事機所至無不迎刃而解功績詳各繫中人爲大學士封伯卒謚文端

高其倬漢軍人康熙甲戌進士官總督平魯奎定營制厚集寬和而利害所關毫無瞻狗終戶部尚書世襲二等男卒謚文良

尹繼善滿洲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總督時年甫三十尚具銳氣慘慄嚴明兵威震疊初設流官而世酋未氏紮人猶不知畏江府時初設流官之降土通判日見易視撓之間輒加捶楚致通判自經死繼善入村遣數通譯善言慰諭始定

明瑞滿洲人以承恩公爲總督緬事既壞奉　旨進討出邊後已連拔賊寨而會勳之師失期憾絕引還爲賊所乘轉戰十餘日遠於于陣公御兵嚴有攙民者立行梟示既殉節聞者無不隕涕

阿桂滿洲人乾隆戊午舉人先官總督爲彭寶所搆閒鴻經略出邊造船野牛壩號令嚴明兵威獨振既攻拔老官屯緬酋求成戊戌仍赴滇籌緬李侍堯請滿兵駐防永昌公力阻之官大學士封公卒謚文成

傅恒滿洲人以忠勇公大學士經略緬甸事竣亦求緩師遂取戚而還既至頒博採輿情士民之來請見者皆接以殊禮汰冗員更營制滇人至今思之

諾穆親滿洲鑲譯舉人山按察司經歷遍撫清儉自矢應務敏方官不准濫給時緬事亟平休養之澤深爲可感云

李湖南豐人乾隆己未進士由貴撫調雲南清儉類諾公而嚴蠲過之精以察吏寬以治民尤加意學校後爲總督彰寶所累發金川軍營効力開復粵撫卒贈兵部尚書謚恭格

書麟滿洲人性清而勤久任督撫終年以協揆來制滇黔每見屬員開誠布公諄諄訓誡與初中丞奏定鹽務並夫馬章程旋而溯江追勦運匯積勞卒于軍

米　聰宛平貢生太僕壽圖第三子國初平滇後知順甯府恰瘡疾集流亡設育賢館以訓士風氣大變定告歸

楊　馥漢軍人知麗江府時初設流官而世酋木氏紮人猶書並虐使其下公勦之降土通判日見易視撓之間

之部後陞四川巡撫經光緒考補

馮　甦臨海進士由永昌推官陞守敘江楚維吳逆之變巳被拘給劄奉使粵西留其母妻子滇既至粵蠟書言宜速平後應任刑部侍郎

盧　詢漢陽人任楚雄府敏于察吏調廣西日五橋土民以義日講戰守後歷陞至蒙化府

張允隨廣甯人初任楚雄府勸樹蓄興學校調曲靖漸歷鹽法道兼工考索每週演輒思舊治不置云入為陳閣大學士卒謚文和

管學宣安福進士知麗江府定衣冠革火葬修志書其所為好猶其先公實善其後均不愧賢太守云

徐本櫻鄱陽人由文山縣落擢永昌府在任幾十年凡利弊所關皆悉心為之後陞鹽法道

豫　鐸鹽城進士由編修出知雲南府宏獎風流拔書院中之貢倘材者自為訓課一時稱為知人陞糧儲道終山東布政使

陳樹蓄湘潭廩生由部郎官迤西道公恪勤公四子壽終頑德不以世胄驕人道故轄十八土司無不現帶之部後陞四川巡撫經光緒考補

馮　甦臨海進士由永昌推官陞守敘江楚維吳逆之變巳被拘給劄奉使粵西留其母妻子滇既至粵蠟書言宜速平後應任刑部侍郎

盧　詢漢陽人任楚雄府敏于察吏調廣西日五橋土民以義日講戰守後歷陞至蒙化府

張允隨廣甯人初任楚雄府勸樹蓄興學校調曲靖漸歷鹽法道兼工考索每週演輒思舊治不置云入為陳閣大學士卒謚文和

管學宣安福進士知麗江府定衣冠革火葬修志書其所為好猶其先公實善其後均不愧賢太守云

徐本櫻鄱陽人由文山縣落擢永昌府在任幾十年凡利弊所關皆悉心為之後陞鹽法道

豫　鐸鹽城進士由編修出知雲南府宏獎風流拔書院中之貢倘材者自為訓課一時稱為知人陞糧儲道終山東布政使

陳樹蓄湘潭廩生由部郎官迤西道公恪勤公四子壽終頑德不以世胄驕人道故轄十八土司無不現帶之部後陞四川巡撫經光緒考補

王豫朋天津進士官迤東道公初履任即以各廠虧空嚴參揭致忤大府竟抑鬱而終

屠述濂孝感監生由麗江經歷官至按察使其任內道路通緝獲兒拘繫者滿路詢知皆為鹽課抵省向制憲言其苦而招徠綏輯之功多特著勞績焉

本　著浙江人知大理府恤民愛士疏請減鹽斤以蘇民困約公同往查竣未舉數甲公倚先行時霽不逞持械以俟公亦下車後知為公俱伏地公亦下車後且極力開導取為首者誅懲之西道因邊

射緬使遣境告請發兵併以牛物瘞海
羅列弓刀絃繼諸夷誓而去以病告
穌爾相陳西人以都司在委催貢彼賜
後入京陛見授龍陵協副將陞鶴慶鎮總兵署
督卒于任

魏翥國字爾臣昆明人從定西藏勤勞魁平江夏歷任督標
中軍副將雍正八年烏蒙蘇荼
叛有功渡瀘川途
次爲萬福之叔祿鼎明刺傷左股負創驅保東坡已報
陞臨元總兵矣旋以創劇還省遂卒事聞賜祭葬贈都
應一子名崚由
部郎任觀察

高顯宸直都梁州人康熙九年任雲南府立品剛方治嚴
蕭吏胥不敢肆其奸巢遂叛抗節不從遂杖於市戍
永昌衛服毒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尋同知
劉崑江西南昌人亦以抗節不從同受杖戍騰越恢突後
以原官
起用

郭維賢籍貫未詳在阿迷州吏目康熙四年蘇昌賢叛
兵掠布沼維賢奉命往撫諭衆
李　焜昆明人康熙戊子元經舉人任烏蒙府教授蘇叛有
才幹凡修學建城均田上官皆委任焉蘇逆之變死
于學
宮

劉　崑字玉巖四川保甯人歷立雲功
逆之叛崑力禦賊之火日燄上
時體傷力竭遂血書詩一首於壁而死有滴滴鮮血透征
衣報國丹心總不移之句妻張氏聞變手刃二女同妾自
殺止遺三
歲孤子

提學典試非滇官也而文風士氣皆視之以爲厚薄焉提學
除謝公子逌外如吳公自諴山東海
豐人　蔣公洞江南常
熟人　汪公
楓直隸寶
坻人　魏公方泰江西廣
昌人　吳公應枚浙江臨
安人　孫公人龍浙
江
烏程
人　楊公廷棟江南宣
城人　葉公觀國福
建閩
人　余公安邊
人　王公士棻陝西華
陰人　汪公
如洋浙江秀
水人　學校中人無不感之者典試尤多名流康熙壬
子科平原董公訥以編修充正主考庚午科諸城李公澄中
科宛平米公漢雯以編修充正主考庚午科諸城李公澄申
以侍讀充正主考
鴻詞科丙子科董公思凝以員外郎充副
主考
官已未
官吏部
侍郎辛卯科深陽史公貽直以檢討充正主考庚午科
戶部
侍郎辛卯科深陽史公貽直以檢討充正主考戊子科新安呂公履恒以御史充正主考後官
官口北道
丁酉科臨川李公紱以侍講充正主考後官大學士
卒謚文端
丙午科
滿洲鄂公爾泰以員外郎充副主考後官刑部尚書
華亭張公照以學士充正主考後官
卒謚文敏
壬子科長洲彭
公啓豐以修撰充正主考丁未會狀
官兵部尚
書
仁和趙公大鯨以編
修充副主考後官
都御史
乙卯科嘉定張
公鵬翀以檢討充副主
考後官
侍郎
庚辰
科滿洲景公福以編修
充副主考後官
侍郎
庚辰科滿洲景公福以編修
充副主考後官
侍郎戊子科仁和孫公嘉淦以侍講充正主考
會
元
孝感胡公紹鼎以御史充副主考
甲戌
會元甲午科秀水庄公
存公
之

滇以御史充正主考海豐查公瑩以
病歸庚子科如皐戴公聯奎以編修充正主考現官鹽
公翮以員外郎充副主考後官湖道壻丙午科錢塘章公煦以主
事充副主考現官刑部侍郎甲寅科新城陳公希曾以編修充副主
考癸丑探花現官工部侍郎乙卯科義甯萬公承風以檢討充副主考現官
禮部侍郎嘉慶戊午科長洲錢公棨以學士充正主考辛丑三元現官翰林學
同考之錚錚者時有其人而海陽李公堂甲子得少司馬錢
公士雲丁卯得少廷尉周公於禮尤爲罕覯云

名宦說

有猷有爲有守臣節也而治績昭焉滇處天末前明以處遷
謫其詳載簡彰疏中而士大夫爭自濯磨亦往往各露風采
至我 朝 列聖相承于邊遠尤爲加意督撫監司每
簡其素負德望者府廳州縣選授遷擢一同于他省倘不法
雖大吏必懲 純廟之于恒文錢度彰寶李侍堯今
皇上之于富綱伊桑阿凡以爲民也大吏之率屬僚胥視此
矣然大吏易于見功亦易于見過朝揭一令于轅而閭閻已
夕被其澤暮夜受金未旦已喧傳于衢巷下此者非極綏輯
之勞而功不彰非具廢弛之實而過不顯即顯矣彰矣而猶

分建甯州爲興姑都以康怿都督綏南中郎將總其兵晉
武帝初分益州置甯州又罷甯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成帝
時分甯州置安州又置護南蠻校尉皆以太尉司徒大將軍
大都督遙領之隋文帝初建昆州後置益州總管領其兵唐
高祖初仍爲昆州復置檢校南甯都督寄治越巂太宗置首
領大將軍高宗初置郎州道行軍總管後又置姚州都督於
昆明弄棟川元宗始置劍南節度使領其事遙制之後爲蒙
段所據元世祖初置元帥府及總管分大理爲南北中三路
又分中慶路爲三十七路并設宣撫安撫萬戶及千戶諸總

兵官明洪武十六年設鎮守雲南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以
黔國公沐英領之駐省城 嘉靖通省衛所土司大
員正統五年設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整理軍務都御史駐省
慶四年加銜兼建昌畢節一員天啓二年設旗鼓中軍
一員成化十二年設曲靖兵備道駐曲靖督
二府衛所土司兵 臨安兵備道駐臨安督臨安
金騰兵備道駐永昌督永昌順寧瀾滄兵備道駐洱海督
姚安蒙化鶴慶景東麗江大理楚雄
各道或副使或僉事領之天啓二年各設中軍一員嘉靖
二十四年設蓋守備洱海守備四十五年改設臨元參將
駐臨安 萬歷三年改設順寧守備十二年改分巡安普道為兵
巡安普道駐省城督雲南左衛
二府衛所土司兵 十三年設永騰參將駐永
姚關守備四十八年設隴把守備玻甸守備天啓二年設武
定參將駐武定 設倘甸守備而都司所轄者雲南左衛
右衛 曲靖衛 楚雄衛 隱
安衛 景東衛 蒙化衛 平夷
大理衛 永昌衛 騰衝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鎮
越川衛 六涼衛 雲南後衛已下係後設
廣南衛 大羅衛 開化為雲南中衛 雲
南前衛 鶴慶為雲南中衛以騰衝軍民指揮使司改
騰衛衛以蘭滄軍民指揮使司改 安寧千戶所 宜良千
戶所 楊林千戶所 十八寨千戶所
通海前前千戶所 定遠千戶所 武定千
戶所 姚安千戶所 鎮
姚安中屯千戶所 武定千
安千戶所舊為金齒千戶所萬曆
十三年改駐守蓋縣 鎮
十二年改駐守老姚關 姚
永平前千戶所 永平後後
新安千戶所 楓梧千戶所
跨衛千戶所

本朝開滇後屢有更變現設各標營已詳列于前其統馭守兵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名較之晉豫已多至三倍惟使卒無虛伍餉無冒支嚴于操練而寬于撫恤保民捍圉庶幾其永賴矣

明太僕卿石屏塗時相仕學虞言

今天下承平既久民不聊生說者每病於吏治之未興此誠知言也顧監司守令相臨相與夙夜一路福星故一舉措興除動係生民休戚而人心世道之正邪隆替往往因之固不可置而不講然其中有虛文卒不可挽習俗牢不可破積弊頓不可除機關深不可測古道竟不可行者夫惟有此五者曰拘攣掣肘於上下之間所以時官俗吏未免隨世以就功名乘機以肆漁獵而志士仁人鮮有能自振者矣請更僕言之蓋上官為百司綱紀惟所令如其所好斯可以立標準而一遵從夫何章程禁諭三令五申外若示人以簡約森嚴凜不可犯者稽其實殊大謬不然心之所愛憎一視餽遺之豐滿奔走之勤惰以為青白眼彼善官者竊窺其微思所以得歡心而保名譽孰不陰為阿奉也其掛之紙上徒空言耳滔滔皆是誰為中流之砥柱耶

亦重在養與教今則衙署議集訟獄興盛較上之所以課殿最下之所以程功能者惟此足矣外此而田里桑麻社倉學校皆司牧之所有事然地值衝繁者固不暇及甘心忘棄者視爲虛文一任其荒蕪頹頹付之罔覺求其憫念民生先正務者誰與故一遇凶年公私告匱人才風俗不逮先民遠矣弊二宦於斯土一切公費豈能不取之民顧常祿而外有申正之則在也年來里甲條編橫征有禁長民者若羈驊騮而縛之足乃巧取羨金濫科納贖藉以潤囊橐而充餽遺凡此無非爲自己富貴功名計耳夫宮弊不除

是以衙門積蠹因緣爲奸百姓膏脂暗抽盡也弊三中丞部使日計羣吏治狀達之銓司以憑黜陟蓋知人安民意也然自監司守令下至委吏抱關其間賢不肖常居半矣故大吏即巨憲優容置之不問所爲掇拾僅么麽之數耳中亦豈無質朴少文簽仕未諳者乎必須爲提撕引救俟其不悛而後去之未晚也乃日惟伺察隱過而暗地中傷恐非罔則刻矣甚至假私意以作雌黃聽讒言而爲好醜以重官心愛民者反懷讒異議而曾不一展逢迎貪酷者竟違道干譽而冒列清華機關叵測極矣弊四古之爲吏者約已裕民誠心直道所以昭德而示和衷睚眦近狹風日趨浮靡較上之所以課殿最下之所以程功能者惟此足矣外此而田里桑麻社倉學校皆司牧之所有事然地值衝繁者固不暇及甘心忘棄者視爲虛文一任其荒蕪頹頹付之罔覺求其憫念民生先正務者誰與故一遇凶年公私告匱人才風俗不逮先民遠矣弊二宦於斯土一切公費豈能不取之民顧常祿而外有申正之則在也年來里甲條編橫征有禁長民者若羈驊騮而縛之足乃巧取羨金濫科納贖藉以潤囊橐而充餽遺凡此無非爲自己富貴功名計耳夫宮弊不除

爲民乘張者不錄弊竇果能痛洗貪婪者不容以辨賢否則嘉善而矜不能以處同官則省彌文而便脈腑信能行此五者將風行草偃人人莫不向道回心矣苟其心不實其政不正而徒欲以法令繩下苛責於位卑祿薄之夫無惑乎交移申飭如山竟無裨於民瘼絲粟也噫古人有言本原之地在朝廷所鑒廟堂之上持廉秉正部司監諫公論不泯日久日重甚至假私意以作雌黃聽讒言而爲好醜以重官心愛民者素絲之風表清白之吏庶幾由內及外連於罷軟而大率可弗替矣

自古吏治以六計四善二十七最爲良法然小宰日入

事弛弛其流弊遂不可
爲先生進一解曰欲救
私議可法也

本朝布衣永北劉彬救時議

昔唐世多名臣語相業者於魏之後即推姚宋論者猶以救
時宰相目之噫時可易救哉或彼能救之所以爲賢也救時者
或時當頹弊事已顯著不
路須爲挽救者均爲救時也
見其力而天下受其福非

其才力智不顧身爲天下起弊扶衰使社稷施而復安百姓
困而復甦此英雄賢智之所爲也然而難言矣即以漢貢禹
之所宜救矣或曰漢何爲而需救也方今寰宇一統上下宴
安雖有野豢之警當事者議勦議撫矣雖有連年之荒當事
者議捐議賑矣此非救而臾何救也曰子不見夫火中之薪
乎埋薪於火中者不知其能然也及火動而薪然不可熄矣
又不見蘇中之蓬乎樹蓬於蘇中者不知其易化也及蘇去
而蓬化不可扶矣夫漢地最薄民最貧商無萬金之儲民無
終年之積野賊陸梁於沿邊土司雜處於郡縣連歲不登仁

人載道吾見夫議勦議撫者矣今日一檄曰作何招撫不知野賊之蔑笑於其旁也今日一檄曰
一檄曰作何招撫不知野賊之蔑笑於其旁也今日一檄曰作速捐輸明日一檄曰作速賑濟不知饑民之坐斃於其側
作速捐輸明日一檄曰作速賑濟不知饑民之坐斃於其側也匪特此也民窮而萑苻多譬兵窮而庚癸長呼此而無以
也匪特此也民窮而萑苻多譬兵窮而庚癸長呼此而無以救之吾恐火中之薪蘇中之蓬無以異是漆室女之憂將與
救之吾恐火中之薪蘇中之蓬無以異是漆室女之憂將與子共之矣曰然則將奈何曰是不難今日之事荒宜救也先
子共之矣曰然則將奈何曰是不難今日之事荒宜救也先救荒以活饑人葬宜撫也次撫恤以安邊境兵宜恤也則恤
救荒以活饑人葬宜撫也次撫恤以安邊境兵宜恤也則恤兵以培武備吏宜察也則察吏以奠民生征宜緩也則緩征
以養民財役宜減也則減役以甦民力救時急務大略不過

數端而實心力行惟一言以蔽之耳岳武穆曰不愛錢然吾
又知其有所難矣

劉彬救荒議

周官大司農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救荒之法即在隆盛之
時皆所必備而況今日邊遠之地乎滇省地瘠民貧素無儲
蓄一年之耕不足一年之食者十常六七年歲稍欠即有他
虞況連年不熟斗米千錢甚至無米可糴故忍死待斃者比
比皆是窮民非吾民耶奈何令其忍死待斃不思所以
救之耶今日者非不議捐也非不議賑也究之捐者何物賑

者何人而饑民愈多米價愈騰非報災不實賑將欲濟民先恐有病於官既慮病官遂不遑顧於民之過迫矜處常平倉所蓄裁已有年多者萬石少亦不下數千當此之時不問有一粟二粟一粒及於百姓吾不知設倉爲何捐輸捐納歲歲積貯者爲何也即有給粥散米事非不善然止可施於附郭窮人豈能遍及於村野餓殍亦且惠出私家其力易竭但取應故事耳遂可以謂救荒之策哉於是乎爲計者宜速將常平倉現有米穀悉行發出此一項也素封厚積之家米麥雜糧情願捐輸者地方官立賞格以勸之又一項也或

敢抗閉者有罰用此三項之米分選賢員各於所在城市鎮之人衆多者仍爲設粥以濟至偏遠市鎮之所自發此米減市價以糴之又一項也其不願捐輸者地方官照市價以糴再不足則繼以正項倉糧所賣之價即令地方官收貯欽成貢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者申請開除不可銷者欽成貢補所減之數據實報明可銷者申請開除不可銷者准於接年流抵復爲嚴禁刁販奸商不得遏抑圖截務令在在有米俾流離者每日隨處得以買糴延生若處者亦可臆揣少者猶可勉強支持若衆口嗷嗷而自身枵腹以廉泰那度命稍緩須臾之死則秋成可待全活必多如此則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兼而行之上不病於官而下有濟於

民庶乎人心稍安饑餓者免於展轉道情者不致走險將凡於未萌戰益於未發今日急務孰甚於此然非得仁廉官史本汲長孺之眼穀行以富鄭公之切實鮮有不爲貪婪官吏作嫁衣裳者也吁可嘆哉

劉彬論兵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不可一日不備即不可一日不養不可一日不養即不可一日不練然而養失其道其弊也貧練無其方其弊也驕不可不知也兵既出於召募則殷實者不爲純良者不爲搶紳之家不爲詩禮之家不爲端人而爲之者非游手惡少則無籍流民或不能以自活或不

正士不屑爲即一介之夫略有知識稍知自重者皆不肯入所齒于是貧緣請託竄身戎伍苟且自容大都此一途中此輩匪僻不法之人居其七八兵之爲兵概可知矣本以無賴一隸尺籍則衣食日用婚喪交際舉家之費無不仰此憧餉而身已在官無資本經營素昔遊惰又不能甘任勞苦令指少者猶可勉強支持若衆口嗷嗷而自身枵腹以應泰妻子縣釜而守室者比比然也況有貪污簒將婪減營官名目按季扣除謂秦費部費公費等項也軍要製造軍器等類也此剋于上也中

饑寒內迫人事外侵初焉告支告借繼焉催促迨到乎下也及至給餉十之二三扣于官十之七八扣于頭目持空紙一片而回者又比比然也嗟乎胺削如此倘得差役當豈猶可燃燄自給無如頭目之後餘著相續繼猶有稍暇之日也至於下伍下差既役于上復役于下無不可役之官方役于公又役于私無不應役之日有晝夜靡寧者良由虛冒多則實兵少實兵少則冗差愈多兵之中差兵最苦矣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困於貧者大略如此設遇戰伐紛紜比伍皆是矣吁其苦可憫也其驕不可縱也此輩本非循謹良善之人而入于暴戾恣睢之俗大方曰此兵也鄙而惡之鹿而畜之彼乃翛然自矜曰我兵也視凡非兵者皆出我下我則可以陵之侮之居則傲慢鄰里出則陵轢齊民嘗見近日漢中之兵止知營弁之尊即右司州縣官長率皆弁髦視之豈復有紳士在其目中猶未也糧餉雖為兵之命然不思此何所曰來彼何以坐享乃彼方踞為固有之物散給稍不時鄙嘖日以覩或再不時則脫巾相噪陸梁猛厲之氣未勃于有事之日先試於無事之時見敵人而勇敢不足對本官而猶猥有餘此兵當太平之日而失于驕者大略如此設遇干戈

擾攘其驕萬萬矣噫嘻兵也如此其苦又如此其驕曾不知所以顧恤之節制之一旦有事為將者露白刃以督之欲其為我奮勇以往忘身以徇得乎然而無難也差非不可也私事不役役無偏枯則差有餘矣操亦不可廢教訓以時時無怠弁則操有度也兵不皆貧也擇貧者濟之兵不盡驕也察驕者創之嚴蠹目重利之錮剏禁婪弁無已之役作覓以經營生理之餘力勿令有庚癸之呼教以忠義孝友之正道勿令有犯亂之事利可興為之導其源而開其流弊當革為之防其微而杜其漸才能出眾不惜躐等褒榮拔薦超叙不吝非常拔擢有功必賞有過必懲剋扣絕于上而各營孰不遵束暴禁於下而衆弁無不戢鳴呼如是以治兵庶免于貧且驕之弊而後可得其死力矣

劉彬論吏

持衡秉憲貞度肅寮有以激濁揚清使屬吏承風思勵望影知儆者大吏之事也操廉守介布澤流恩有以化行政治使小民戶登衽席人樂雍熙者長吏之事也民所司命者釣軸之權雖操於大吏而呼吸相通尤切尤迫者惟長吏是賴長吏去民最近與民最親民有疾苦長吏知之民有呼籲長吏

聞之民所欲祛而不能祛者長吏代祛之民所欲致而不能
致者長吏代致之凡民所欲達于上而不能自達與上所欲
及於民而不能即及者惟長吏有以達之及之俾上恩下逮
下情上通者以有長吏調暢於其間也夫慈母之於赤子不
待語言自然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
使獲安於無事而後止蓋其心之迫且切也長吏之於民比
于父母之稱亦惟其迫且切焉耳苟於民也亦如慈母之於
赤子有以揣其情順其性撫之摩之噢咻之飽煖之使獲安
於無事而後止此良有司所為眞無愧於民之父母也苟非

然者仳離不恤敲扑是從羅民瘼於囹圄而惟貨之贖時而
與一利則利歸於官多一事之累利雖興而
民不受也時而釐一弊則弊仍在民少一弊長吏反少一事
之贏弊雖釐而民不知也諸下情所欲達於上者至此而遏
焉諸上恩所欲及於下者至此而止焉以有長吏扞格於其
間也然則長吏者上官之隄畔百姓之屏幛耳所謂父母者
如是哉然無可如何也州牧令長積弊相沿牢不可破即寺
監司以上雖有糾劾之權澄汰之典而才力所不能及者委之
才力所能及者委之而已矣廉察所能至者至之廉察所

劉彬論將
文武分途雖自李林甫啓其端而實科目有以限之何也古
者士無專經非有策論詩賦經義制藝之類以相束其所學

者兵農禮樂政事文章各因其能而成就之才皆實才非浮
華之才學皆實學非章句之學且古之士人無不能射求道
時即具文武之略者有其人矣時而見用文也可武也可上
世所以多全才選將即在選士之中矣事於分哉自科目既
設人惟科目是趨迨宋置武舉明設武科文士遂不復知有
馬之事於是文者不武武者不文全才漸少矣文武分途
李林甫始之也文武分而不可合科目障之也科目啓成人
才愈窄章句日工士氣日弱自不能武因以武為恥安於柔
懦而不屑為至于不能握乃畏馬如虎見武人曰兵也見武

弄兵頭也相與鄙遺之貌玩之曉乎文恬武嬉吾儒業已抱嫩卽不爲之可也從而鄙遺之貌玩之胡爲哉白馬之禍文臣獨當之亦有以取之也然未居將帥之任也使此輩而任以將帥戰國之趙括晉之殷浩謝萬宋之賈似道明之熊文燦楊嗣昌丁啓睿呂大器李建泰之流耳以是用將徒虛文而不能武之弊也則徒虛武而不能文之弊可勝言哉夫武非荷戈執殳之謂非搴旗斬將之謂非奮不顧身視昇矢石之謂此偏裨驍卒之事所以爲將者不在是也所以爲將者謂其有雄才大略可以運籌經緯寫大武於大文之中也韓信勒不勝雖而成與漢之功杜預射不穿札而樹平吳之績是眞武是眞將也然此乃古之所謂武非今之所謂武也文者旣不武不得不拔之於行伍擢之於武科求所爲武者用之武科無論矣而行伍者率皆武夫悍卒其武也非有奮撾奪矟之能非有穿楊貫虱之技非有捣渠滅帥之勇非有講藝談兵之度而且時際昇平無衝鋒陷敵之危無枕戈臥劍之苦無長征轉戰之勞無拖腸裹創之痛無屑於皮膠挾纊之恩無煩於椎牛釃酒之費但能挽兩石弓馬矢一步矢五十丁不識而畀曰誇張曰我能殺賊我能治兵我能救

功名所繫若而人者平素旣昧於忠孝之道爵高位重禮義之語亦所惡聞胸無定識外有所迫見利則遷焉而已過害則避焉而已所謂君恩之重者安在哉所謂武殊途兵民異轍寄長城之任者安在哉猶有不止此者文武分夫之恥儒臣文吏師旅封疆者武將之任四郊多壘非卿大夫之恥乎無衝鋒陷敵之危無枕戈有袖手旁觀耳及事不可爲有束手以待耳民之生死衆之存亡惟武將是賴而將之爲將乃如此天下事尚可言哉嗚呼忘身報國精忠不二在禮義名臣慷慨像士猶不能必其

文隨陸不武劉淵何如人猶且笑之國家簡拔人才原備緩急之用而簡拔者止此輩耶封疆之重三宥之命所關非小物也而悉畀之此輩耶易曰長子帥師此輩果長子耶師師此輩果長子耶大都此輩中非無可用之材止在此輩吾未見其盡得人也有人焉囊萬金於此使童子或婦人守之盜未至金無恙以爲童子婦人可恃以無虞忽焉爲盜至罷特失金並童子婦人去之用武夫悍卒爲將何以異此

本朝舉人昆明孫鵬滇中兵備要略

備兵以禦民也而朱雨綢繆則在山川要害之處尤當急爲

之所焉滇古西南彝於唐爲南詔崇岡巇嶮激澗縈紆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交桂西南扼緬甸環境之彝十居其七時恬則蟻聚有事則獸奔人自爲區勢難統一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豈可一日不備哉而備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諸關口滇有附滇而不爲滇有者西之緬甸東之交阯儼然稱國逼處南壤而漢彝雜處之郡州縣外尚有不爲滇有而仍爲滇有者軍民宣慰使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十一編置於騰永景蒙之外至九千里之遥顧車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艮孟定二府孟連元鈕二

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至滿陀城留輜重過大渡河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晏當路從此中今麗江府白蠻從四川今曲靖府中道從越巂永北府出此觀之則麗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進兵之地尤爲緊要防之宜密而陳用賓以緬數入犯襲入關於騰衝之逕曰蟒依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跳曰天馬曰漢龍有四關故一守備戍之今尚嚴戍否進交阯古惟廣東廣西二道元明以來始自雲南入雲南道亦有三口當何以成守事師更有說中甸爲麗江門戶去西藏萬里此亦不在彼亦不來

山川險阻聲息不通四百餘年無烽烟之患者正以險阻之路人莫能測後國逆藩將中甸制與吐蕃邏江逢失其門戶近小魏澤旺跳梁

蠻九稍槍一鼓可獲然自凱旋以後中甸至西藏鳥道羊腸將成康莊之孔道我可以坦往彼可以坦來與三口更有不同者今中甸既築城城中須鎮大將以制西藏其他臨元有鎮開化有鎮永順有鎮鶴麗有鎮昭通有鎮普洱有鎮鎮各長城之寄已寨窄觀號舰之門而各扼又備設於廣南廣西戈久息嗣山之險阻多虞勢各之防維漸綏所當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從地之紀以峻隄防獨以之長以制險而苞桑始鞏於磐石兵於此猶有不備者乎未也滇據金馬碧雞之勝而北雖臨東西最長三標坐鎮於內九鎮五協犄角於外官軍至五萬三千五百九十名之多所以暢天威整軍容者已足壯六詔旌旗壁壘之色有警則各土酋之兵皆可調用然昔聞唐府兵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戍所謂寓兵於農之意宋有廂兵即有鄉兵廂兵者諸郡之鎮兵也

鄉兵者土民團練之兵也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嶺南有壯丁勇之類是也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築籌邊樓牽戶三百取一人使習兵馬緩則治農急則荷戈時人謂之雄邊子弟仲威南詔滇至今有兵快之目有民壯之名有守城軍之制而事已廢弛請於正軍之外郡州縣之內鳩集鄉閭之勇者兼農桑之暇時蠲其徭租給以弓刀令管轄佐貳官督帥於時團練姻以伍兩卒旅之規以備有事驅用則民間既無游閒流爲盜賊之人而國家亦得收精兵之用不與正軍相表裏哉且也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貴精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而武備盡弛滇產金銀銅鐵鉛以及硝黃之巨以制險而苞桑始鞏物所以爲軍器之用者無所不有不必取給於他省而軍器不備者乎未也滇據金馬碧雞之勝而北雖臨東西最長三標坐鎮於內九鎮五協犄角於外官軍能精其故何也一則制具日久豈無缺壞未見遣官造補一則滇匠原無所造不精古者軍器有監有庫有作院三日試用然後入藏曰弩曰九牛曰八牛箭曰八陣曰滅名邊樣甲名偏挨皆能精至近世一變而爲西洋子母大砲銃褒撚點放極其便捷敵發火器有鳥銃有二矢在三十步

之內我發一銃在三百步之外未及交戰先礮兵大半矣
至近前我之弓矢劍刀又足以制之炮火一發聲地震天敵
早盡於數里之外有未盡者沖冒前來而鎗刀弓弩毒箭之
可恃復然邊方城野若留心兵器火器修造備置一二如法
雖敵兵數萬不足懼也請查滇省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
其餘者於官若干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
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斷修又於每歲軍
局所造必揀選良工如昔人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參
人於浙西之類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

是則軍器皆精而可用也軍器既備則戰陣之法不可不熟
習於平日李白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邱水不成谷
馬肥人輕往來電驟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
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能渡徒走相與短
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夫然而論兵於滇與論兵於他
省不同可知也滇高山險嶮無百里之平川用騎兵之所
恃者亦以山林川澤寄倚草伏木之威其外衆者無論也即
此叛服無常之蠻萬一多故其何以應夫用兵之道斷不可
執一而論然如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一人

哨倒捲而回敵亦難以邀截倘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必先留
兵把守切忌輕進使無歸路攻古證今咎戰行營斷無有過
於此者滇之將軍其數講此而訓練之乎若夫常山蛇之勢
八陣圖之制六花陣之號亦不可不知而滇之精此者同人
也馬謖之語武侯曰南中恃其險遠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用
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
心而已夫服蠻彝之心不能以不戰而服也請即以武侯之
南征爲戰守之程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肢
支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必如是而兵始謂之備不然徒有其名耳徽與規模何啻之有以是而西問罪於緬甸東責貢於交阯咸加七十二城諸侯八百媳婦諸國地司其險人扼其穩接雉堞規犬牙磐錯制勝于朝廷威傳于絕域將集風雨勞臣之略而使海隅日出皆稟朔獻琛也兵豈可一日不備哉

本朝衛衣倪蛻復昆明令朱雨亭書

東京屈之壯屏跡山村艷事不以爲不肖儼然過存欲然下問且云瘼民生首宜敦民俗蔚然君子之言但治邑如治病急則當治其標緩則當治其本夫今日之病在於委靡形質

無恙神氣索然醫國巨手宜當急下針砭故愚以爲此時當先定民志民志不定倀倀然失所趨向民生何由而厚民命何由而濟哉夫民志之不定由於治政之未安昆明五屬之設當日原以便民浸淫濫觴困累已深奸胥猾里從而鉤鎖逢僻奇猓苦盜難勝上年革塘之後改爲值日名異實同徒爲更變大凡明屬陽而暗屬陰官司掩耳盜鈴百姓開眼服海劍不苦將每年公事先約成數於開印時明白曉諭使人其知有糧若干升斗即應納若干公費照數完納給票爲憑一則頭役無能爲中飽之計奇猓不致有向隅之泣蓋均無貧

而俗厚風純此亦必然之理矣相與四端再而明之以求忠當是在君子之力行勿怠耳某見執事父母斯民之心藹然如春故敢進其蕪言以塞清問幸勿謂此老生常譚而仆之無所短長也

昆明倪蛻復　當事論厰務書

凡採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厰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天下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厰於雲南爲最多五金而外猶有白

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厰大小不止百餘處也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開採者漸少即已開之厰亦多坐困不能復振其故何也蓋厰之興廢視乎礦之旺否礦之旺否視乎地之有無有無之故不可以人力強也然而有幸不幸焉有地利焉有人事焉

有地利而不幸者礦苗忽旺忽微忽有忽無或一年數年而一遇或數年數十年而一遇或數十年百年而一遇或百年數百年而一遇或數百年千年而一遇或千年萬年而一遇或萬年而不一遇或竟不遇或遇而不知或知而不取或取而不盡或盡而不能復或復而不能久或久而不能大或大而不能多或多而不能遠或遠而不能深或深而不能廣或廣而不能富或富而不能貴或貴而不能永或永而不能普或普而不能均或均而不能平或平而不能安或安而不能樂或樂而不能恒或恒而不能遍或遍而不能周或周而不能全或全而不能備或備而不能盛或盛而不能衰或衰而不能已或已而不能止或止而不能息或息而不能休或休而不能廢或廢而不能興或興而不能再或再而不能三或三而不能四或四而不能五或五而不能六或六而不能七或七而不能八或八而不能九或九而不能十或十而不能百或百而不能千或千而不能萬或萬而不能億或億而不能兆或兆而不能京或京而不能垓或垓而不能秭或秭而不能壤或壤而不能溝或溝而不能澗或澗而不能正或正而不能載或載而不能極或極而不能反或反而不能變或變而不能通或通而不能久或久而不能大或大而不能多或多而不能遠或遠而不能深或深而不能廣或廣而不能富或富而不能貴或貴而不能永或永而不能普或普而不能均或均而不能平或平而不能安或安而不能樂或樂而不能恒或恒而不能遍或遍而不能周或周而不能全或全而不能備或備而不能盛或盛而不能衰或衰而不能已或已而不能止或止而不能息或息而不能休或休而不能廢或廢而不能興或興而不能再或再而不能三或三而不能四或四而不能五或五而不能六或六而不能七或七而不能八或八而不能九或九而不能十或十而不能百或百而不能千或千而不能萬或萬而不能億或億而不能兆或兆而不能京或京而不能垓或垓而不能秭或秭而不能壤或壤而不能溝或溝而不能澗或澗而不能正或正而不能載或載而不能極或極而不能反或反而不能變或變而不能通

拍可五錢是厰官養廉非拍可正錢係課長及諸役分支商民所開之厰大概如此至於贏獲大厰非常人之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貲前去招集峒丁屏翰米分獨建其功並不旁貸雖獲萬兩亦於商民無與然有本有利諸無怨辭當其時厰未塌課又極興隆是絲絲入扣官民皆優裕有餘資矣及康熙四十七八年貝制軍始報課二萬七八千兩至今二十餘年陸續增至七萬兩外額之故裁去厰官分屬府廳州縣管理以便參處嗣有開採公銀一項年年撥出補額已數識於茲雲南銀厰始末

於此然雲南之厰雲南之產也厰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約有十萬餘人日糜穀二千餘石年銷八十餘萬石又係舟車不通之地小商貿收每憂饑芻金生粟死可勝浩歎故歷歷宗詔曰銅苟資於鼓鑄銀無益於民生天下見採銀坑並宜禁斷益亦見及乎此已且近厰之地食物必貴盜賊必多雞犬不寧讒譖告匿此則民之害也煎煉之爐烟裝貴取豆洗礦之溪木削損田苗此又民之害也有礦之山概無堂木開厰之處例伐鄰山此又民之害也藏亡納叛不問來歷大盜已

兇因之匿迹此又民之害也舍其本業走厰為非竭終賬錢詐騙無已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匿日滋切發幻弄彝究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郵遞厰文供億厰役種種亦無一而非為民害者是資於課者無多而害於民者甚而謂百姓樂於地方有厰者豈其然乎今承清問謹將悉知之利害具陳惟鑒照而加之意焉

經費略

經常也費而曰常則其非常者亦有矣演之所入惟係丁銀二十萬九千有奇公件銀六萬有奇餘課銀三十二萬有奇厰課銀十萬有奇稅課銀十萬有奇錢局餘息一萬

千有奇秋糧二十萬石兵米所餘尚存米七萬餘石折銀八萬四千有奇合約進銀八十七萬有奇文職廉俸祀典廩餼工食驛站堡夫該銀二十八萬有奇武職養廉兵餉該銀八十二萬兩有奇不足者部撥鄰省協濟歲二十萬或三十萬不等夫以十四府三廳四直隸州二十七散州三十九縣之地而所入不敷所出求其故盖由于官冗且由于兵多然一郡所轄幾他省之半深山密箐猶慮鞭長莫及則官之不得不冗者勢也三面鄰遠而各州縣中往往漢夷錯處則兵之不得不多者亦勢也

而為官者奔屬不能無幕友不能無隨從不能無或由永昌調昭通抑由麗江調開化遠者二千餘里近亦二千里夫馬之費極省亦須數百金其難一履任及三載必委運京銅收兌之苛灘河之險船腳之刁詐竊盜之窺伺至撤批回滇已若重生其難二而兵亦有二難焉為所關月餉除扣廄外食物漸貴一身尚欠溫飽遑計室家即少負才技者扳至千總守備三年送省六年送部往來盤費累盈身鳴呼去此四難是在綜理者之善于措劃而已矣○此特其略耳若夥毫釐察抄撮一會計吏胥之

否則有須知冊在又何俟予之饒舌哉戊辰巧夕 師范手記于抱甕軒

戶口述

周禮司民掌萬民之數歲暮書之版以獻于王王拜受之夫亦以民為邦本匪咎藝視也滇乃西南一隅幅員遼濶山川綿邈寄居者率多刀耕火耨之僿草衣木食之侶洪武初除梁段得戶五萬九千有奇口二十五萬九千二百有奇至萬歷六年戶共二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口一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有奇較之開國時增至數倍蓋

按口納課寢失古意我 朝順治間則計丁不過一十一萬七千五百有奇雍正九年編審共丁二十四萬四千八百有奇以視前明非真消耗也

列聖相承涵濡煦育而楊公名時奏于前蘇公霖渤奏于後遂約五年清查之例以丁銀歸入錢糧只于年終約略成數造冊報部竊念民數之消耗非殘于刀兵即陷于水火否則徭于饑饉滇自百餘年來沐浴帝澤無刀兵之傷無水火之害無饑饉之殆藏于乾隆四十四五年後普行時疫有疙搭瘟瓜瓤瘟大頭瘟纂名

必先死人見死鼠即無人色中之者十無一起始于壬午鶴慶頓于賓川趙州鄧川蒙化之間幅員遼濶迤東迤南吾村丁壯不下五千人今所遺千許人州境之武童之應試者原額八百餘今不及三百人以此類計所損折當止數十萬惟冀滇之四民培補人心各安本業潛消災黜遠召嘉祥上以酬 朝廷休養化導之恩下以慰草野耕鑿詠歌之樂不十年而蒼江金碧之區又聚成雲揮汗成雨矣○壬子癸丑間予兼鑲劍川于茲閱鑑中查獲一方壯礦殫鑿各等分大黃倍之時介休張公

大本守麗江捐貲製送始服十人中五三年則不復愈矣瘴渡有回民疙瘩起左臂以利刀割之而愈旋起脇下仍以刃割之又愈六七次乍愈乍爲矣切蓮所關非偶然也惟修德積善或可少減耳○程文海碑載元世祖時雲南合漢夷共七百有奇若按實以稽之亦不至大相刺謬也是在司牧者惠懷而怙冒之耳

澂江府前帙漏載補錄于此

澂江府知府下 教授員 訓導二員 司獄一員 河

陽縣知縣附郭　教諭一員　典史一員　江川縣知縣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典史一員　新興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路南州知州　學正一員　訓導一員　吏目一員

五華書院山長志施編修鱗午典試山西郎請養歸年雅量寬宏爲士子所仰式云

五華肇于勝國屢經兵火蕩爲丘墟　本朝雍正間臬憲望山兩相國前後制滇始爲修復凡滇人士之略具儒才者無不招而納之院中一則由鄉試薦卷落卷拔取其情願自督學政歲科試錄送一則

傘

每秋榜中式率三十人少亦二十人雖各　大憲鼓舞振作而山長訓課之功亦不可誣也前則孫潛村先生烏程人康熙癸巳會縣人乾隆乙元名人龍後則張惕菴先生閻丘庶常名甄陶皆能講求實學造就人材處則爲鄉里自好之善士吾滇之風不亦蒸蒸而愈上哉他如望江檀進士萃武陵胡司馬蔚之長育材萬載李進士榮陛太和楊孝廉屏蒙化劉比部玉湛之長中溪皆得奉連而志之

書院倚五華山麓其巔則　萬壽宮奠焉稍左爲武侯祠山占城之中央東奔金馬西聳碧雞南列七星上後擁陡嶺晨曦夕月烟波雲樹與浮圖樓堞互相掩映每登之縹渺之思磊落之氣不覺引而愈長惟金陵之觀象臺武林之八卦亭差堪彷彿而其去書院皆遠不若此之一蹴可企也貢院北據青螺山左脊　衆庵圃九龍池環繞于前騰蛟起鳳二坊至龍門石階約二百級高明爽塏亦節省

鶴慶蔣太史鳴鹿蒙自尹閣學壯圖建水倪太宰思純通海董太史健夫山長之啓自宋然考古之大夫致政于君以三物六行歸教其鄉之子弟是山長得人權固輕于職官而其效則較職官爲倍捷況書院之養脩之豐餼廩之厚以吾所見如敬敷紫陽鍾　湘蓮花鋤中大梁皆不能及立教者宜先品行次文藝略倣胡安定遺法就其質之高下而漸摩之受教者務以沈潛篤實之功化其鶩淩奔競之習出則爲　朝廷有用之人材處則爲鄉里自好之善士吾滇之風不亦蒸蒸而愈上哉他如望江檀進士萃武

之所未有者吾滇人士忍自匿其筆精墨彩以孤此驟地哉予另有五華書院藏說四卷他日當附刊之

事略一冊全

趙州師　範荔扉輯

軒轅氏
夏
商
周
前漢
後漢
蜀漢
晉
劉宋
蕭梁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國朝

淵鑑書目　卷之一

事略目錄

黃帝之嫡子昌意降若水爲諸侯娶蜀山氏之女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卽帝位若水卽今金沙江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石紐卽今靖江府之石鼓

湯四方獻令曰西南產里卽今卓里百濮卽今順甯以象齒矩狗爲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忠作短狗非

周武王伐紂濮人會于孟津濮今順甯

周王會白人卽白子國貢乘黃似麟無角卜人卽濮人貢砂丹砂也墨蔣卽永昌夷貢白鹿

周成王初越裳氏獻白雉重譯而至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及返迷失故道周公錫以指南車期年乃至其國楚裳

卽今老撾

春秋時庸與百濮伐楚又糜人率百濮伐楚

周末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至滇滇

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報會秦擊破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秦使常頻略通五尺道頗置吏

漢武帝元狩元年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間出西南夷至滇指求身毒國是歲有彩雲見於白崖遣使跡之乃置雲南縣

元鼎六年復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元封元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二年以中郎將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授經教學復遣將軍郭昌衛廣平西南夷未服者舉兵臨滇滇王

降以爲益州郡賜之玉印最寵焉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欲前往大夏而昆明閉殺使者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三年姑繒㽵榆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一作破胡將兵擊之敗還明年復遣軍正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之時句町侯亡波同入滇擊反者捕虜有功封爲句町王

宣帝神爵元年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時方上吉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上使褒往祠於昭孫人坂

路竟能通乃就蜀巴郡釀祭移交及還道病卒上惜之
河平二年夜郎王興句町王興漏卧侯俞相攻殺帝遣大中大
夫張匡持節和解之句町不服刻木作漢使射之後陳立爲將
軍討太守詵興禹乃降
天鳳六年越嶲姑繒夷人叛殺略吏民莽遣將軍廉丹發巴蜀
卒徒十萬擊之不克
光武建武十九年渠帥棟蠶姑繒縣榆弄棟諸羌叛益州太守
繁勝退保朱提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擊諸叛羌平之

二十七年哀牢夷貴栗等率種人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封爲君長
明帝永平元年姑繒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
京師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衆內屬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
州郡西部六縣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
十七年白狼夷人貢作詩頌漢功德益州刺史梁鄒譯進之 白狼今雅江地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反太守王尋棄棃榆詔募發隽漢

喬遣從事楊竦至棃榆擊大破之封離降
九甯元年撣國王復來貢獻樂及幻人
靈帝熹平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耆帥雍闓等反殺建甯太守成昂
三年改益州郡爲建甯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甯永昌置雲南
郡以呂凱爲太守分建甯興古郡以馬忠爲太守丞相
諸葛亮南征討雍闓斬之擒孟獲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平
即其渠帥用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改號建甯永昌置雲南
晉惠帝大安元年建甯朱提 大姓毛詵等叛南夷校尉李毅討

破之

二年毛詵等復叛奉建甯太守馬恢爲刺史李毅收恢殺之而曳愈盛毅疾甚不能出巢城固守而已

光熙元年甯州刺史李毅卒

懷帝永嘉四年以王逊爲甯州刺史滅五苓夷以地狹形末便分永昌爲梁水郡改益州郡爲晉甯郡從之

明帝太甯元年蜀李雄遣李驤庲甯州王遜遣將軍姚岳等擊大破之是年遜卒以其子堅爲甯州刺史

成帝咸和二年甯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

雄遣將羅恒等救之刺史尹奉遣御將姚岳太守楊術援遣戰于臺登敗績術死之

八年李雄陷甯州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晉甯太守爨松子舉兵反甯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梁武帝時建甯越巂叛都督主紀撫定之武陵王蕭紀也

天監十二年殺甯州刺史李略

太清三年甯州土酋爨瓚據城以叛詔授瓚甯州刺史時侯景方亂不能討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南寧夷爨翫反遣太平公史萬歲討之竹蜻蛉川度西洱河大渠濕川破三十餘部爨翫降

十八年南甯羌復反萬歲以受賂坐除名

唐高祖武德元年以爨翫子宏達爲昆州刺史

四年昆州遣使內附

七年命韋仁壽檢校南甯州寄治越巂仁壽將兵循西洱河開地置七州十五縣請徙治南甯州詔可

太宗貞觀元年以爨歸王爲南甯州都督

二十二年命右武衛將軍梁建方討松外諸蠻遣使詣西洱河

諭其帥楊威等皆款降是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等皆入朝授官秩卅建甯縣梁進求爲首領大將軍進求寻遜位於蒙氏

高宗永徽元年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討白水蠻及大勃弄小勃弄大破之虜其酋長楊承顯改雲南縣爲匡州

四年蒙氏細奴羅遣使入朝賜以錦袍

五年西洱河蒙儉和舍等作亂以李義爲姚州道總管討之斬其帥諸沒弄楊虔柳等諸蠻悉平

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來附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於昆明之弄棟川

咸亨三年永昌蠻寇邊殺長史李孝讓詐文協詔以太子右衛
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上命李義復總師討之敗績部將劉悳
等戰死乃廢姚州
武太后垂拱四年南寧州刺史爨乾福請復置
寧州
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萬戶內附
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州不納
睿宗景雲元年姚州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降

之增置州縣羣蠻引吐蕃攻知古殺之姚嶲路絕
太極元年姚州蠻寇蜀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嶲
道討擊使吐蕃以鐵絙梁瀘源三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
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江上以勒功
玄宗開元二年南詔晟羅皮遣張建成入朝遁築拓東龜城
姚嶲蠻寇姚州都督李蒙討之敗沒
三年晟羅皮立孔子廟於國中
十七年嶲州都督張審素討西南蠻破之克雲南昆明及
十八年南詔皮羅閣滅五詔

二十五年皮羅閣陷太和城又襲大釐城據之
二十六年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許之遣使冊
爲雲南王賜名歸義徙治太和城
天寶元年南甯州諸蠻叛陷安甯命御史韓洽等督蒙歸義討
平之
五載歸義遣其孫鳳迦異入朝授鴻臚卿
八載遣特進何履光率十道兵定南詔境
永昌人楊興爲蒙氏布燮率所部內附上降璽書褒美庭其門
世爲永昌酋長

九載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雲南太守張虔陀淫
虐南詔閣羅鳳遂陷雲南僭號大蒙國
十三載復遣劍南留後李宓擊蒙氏於西洱河全軍敗沒前後
死者二十萬人閣羅鳳因陷嶲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陷越巂
代宗大歷十四年閣羅鳳死孫異牟尋嗣連吐蕃入寇嗣策都
將李晟擊破之
德宗貞元元年異牟尋徙居史城僭封五嶽四瀆以點蒼山爲
中嶽烏蒙山爲東嶽蒙樂山爲南嶽高黎共山爲西嶽玉龍山

爲比嶽以黑惠江金沙江瀘江濁滄江爲四瀆

四年異牟尋徙居羊咀哞城請內附

五年南詔遣烏蠻鬼王蒙衡苴聘於劍南節度使韋皐求入朝

皐遣其屬崔佐時報之盟于點蒼山

九年南詔遣使上表詔冊封雲南王以韋皐爲雲南安撫使異

牟尋遣使楊嘉明詣皐獻夷中歌皐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

雲南復通石門南道

十年皐以南詔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下六城俘其五王來

獻虜異牟尋遣弟獻地圖七葉詔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冊使

賜以金印

十一年南詔尹輔酋等隨袁滋入朝九月復獻馬六十匹

十六年南詔進奉聖樂舞上御麟德殿觀之

憲宗元和十一年南詔勸利晟寇安南

穆宗長慶四年始賜勸利晟印是歲勸利晟死弟豐佑嗣朝廷

遣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册豐佑遣洪成酋等入謝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人寇陷邛戎嶲遣東川節度使鄭覃討之

岳襄鄭忠武軍伐之又寇成都入其郛遣右領軍衛[illegible]代之

俗士表請陳西川節度使租元額爲衙前司馬

四年豐佑遣使請罪

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四千人

六年南詔掠驃國民三千徙之拓東

八年南詔遣使貢方物

武宗會昌六年南詔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死之

宣宗大中十二年南詔寇安南陷都護府發朱磬佐苴助守猶

歲朝貢

十三年豐佑死子酋龍嗣朝廷以名近廟諱不行冊禮酋龍遂

僭號改國號曰大禮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請成都節度使李福因

之劉潼釋之有詔成等至京師見別殿遣還

二年南詔寇安南攻陷邕州是年九月以左司郎中孟穆爲南

詔弔祭使不果行

四年南詔掠嶲州四川節度使請鄭光

沒

七年嶺南節度使高駢大破南詔復取交阯

八年南詔遣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因且歸成都俘三千人節

度使李師望殺其使

十年南詔入寇陷嘉黎雅三州
十一年攻成都節度副使王建立戰死
十四年陷黔中是年以牛讓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南詔設書求
入朝假道叢因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
德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
二年寇雅州西川節度使高駢檄之
四年酋龍死子法嗣請和親
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使徐雲虔如南詔
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中和三年以宗室女爲安化公主妻南詔遣趙隆眉楊奇鼎
義宗朝行在高駢上言三人南詔心腹宜止而爲之上從其言
隆眉等死蠻遂衰不復振
昭宗天復二年南詔清平官鄭買嗣奪蒙氏而滅之僭號大長
和國後梁乾化四年南詔寇獨王建發兵大破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南詔以朱泰白馬求婚南漢南漢以增成
公主妻之魏王繼岌齎詔招諭南詔
明宗天成元年東川節度使楊千貞殺南詔鄭隆眞立僞中趙
善政
三年趙善政僭號大天興國千貞尋廢之自立僭號大義寧國
後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千貞千貞走死
二年段思平自立僭號大理國居羊苴咩城
三年南詔段思良廢其主思英而自立
宋太祖至道元年南甯酋長龍漢瑰貢方物
太宗淳化五年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辛怡顯使南詔
英宗治平二年蔣波繡雲龍賜等州蠻來貢（波州今錄用安龍即今平彝州地）
神宗熙甯九年南詔廉義遣使入貢後爲其臣楊義貞所弒
元豐三年段氏臣高智昇討義貞誅之立廉義之子壽輝善闡

侯高昇泰廢之立思廉庶孫正明
五年高昇泰發其主正明而自立
哲宗紹聖元年昇泰僭號大中國昇泰死子明以父命求正明
弟正淳立之號後鄧國
徽宗崇甯二年正淳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以歸
按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
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家註諸書
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大理求款附
七年南詔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貢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
朝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檀碧圩山諸物部册其主

和變爲大理國王按宋史作段和譽詔通紀作段正嚴
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求入貢卻之詔護送行在所優禮答
六年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所優禮答
之
孝宗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令邕管提舉司精選峒丁以制
大理
八年大理封其相高護子隆政爲姚府等三郡演習演習華言
理宗淳祐元年黎守閻師古言大理請道黎雅入貢安撫使古
珙卻之使道邕

四年蒙古攻靈關大理將高禾逆戰敗死
十二年元太弟擊大理由臨洮踰吐番抵麗江所至望風款附
寶祐元年元太弟入大理相國高泰祥死之擒其主段興智仍
命安輯大理
二年元兵克昆明遂定雲南諸郡以蠻部三十六路四十八甸
皆設土官命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統之
元世祖中統元年段興智入朝道卒以子信苴日襲封梁王
梁王伐大理破總管段光兵殺其將高逢
泰定帝元年封帖木不花爲梁王
文宗至順元年雲南諸王秃堅叛陷威楚臨安僭號雲南王詔
遣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率師討之

四年以皇子忽哥赤爲雲南王鎮中慶即今雲南府
雲南都元帥賽合丁誅殺忽哥赤王府文學張立道遣人告
詔逮至皆伏誅
十四年遣信苴日伐永昌之西騰越蒲蠻阿昌金齒未降部族
十九年遣天下相答吾兒率師從金齒征緬
二十五年以雲南王也先鐵木兒鎮大理
二十六年始立迤西各路宣慰司
二十七年以皇孫甘麻剌爲梁王鎮雲南
二十九年改封甘麻剌爲晉王
三十年以皇曾孫松山爲梁王
成宗大德五年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雲南士官宋隆濟叛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
六年宋隆濟攻貴州遣也速解兒會劉國傑討平之
武宗至大元年以諸王老的襲封梁王
梁王伐大理破總管段光兵殺其將高逢
泰定帝元年封帖木不花爲梁王
文宗至順元年雲南諸王秃堅叛陷威楚臨安僭號雲南王詔
遣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率師討之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紅巾賊攻雲南總管段功擊大破之梁王以女阿禮妻功爲奏授雲南平章無何忌而鴆之阿禮及從官楊淵海皆從死子段寶嗣（此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誤矣甲子事也今志作成宗癸卯參）

二十七年梁王攻大理不克奏陞段寶爲雲南左丞前明洪武初段寶遣段眞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侍制王禕

八年遣中書省知政事吳雲俱招諭雲南王不下死之

十四年秋七月金齒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副總兵征雲南平之梁王投水死

十五年三月克大理俘段寶二孫遂下鶴慶金齒諸路是年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先不華陷鄧川十月金齒土官高大惠拜也先虎都搆麓川夷人寇層永昌

大理土官高生等叛圍雲南都督郭英討平之

十六年征南將軍傅友德都督郭英擊普顏篤大破之篤自焚死大惠逃爲白人所殺

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是年 廣南特磨道作亂調兵沐

英討平之

十八年段土官復叛指揮李觀討平之

十九年命傅友德耿炳文再征雲南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緬蠻叛總兵沐英往討大敗之生獲象四十七而還

五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率兵再至雲南討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未靖諸蠻

二十二年廣西府阿赤部酋者滿矣情構越州土酋阿資以叛西平侯沐英討之誅者滿矣情獨阿資不獲

二十八年西平侯沐春降越州斬阿資梟其首誅其同惡者一百四十一人

二十九年甯遠州刀拜爛麓川蠻刀干緬俱叛逐宣慰思倫法遣西平侯沐春討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麓川平

永樂元年卓里宣撫司土舍刀連答侵地虜官西平侯沐晟請討之上勅晟以理告諭連答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

三年遣沐晟征八百大甸平之

四年遣官招諭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願內屬

緬甸攻孟養遣行人張洪持諭之宣慰使那羅塔遣使謝罪詔省之

十年封汝南王於大理後以遠改封今點蒼山無爲寺有王碑記

洪熙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上言時政請罷雲南採辦金寶數事許之

正統三年麓川酋思任法法夷言王也反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討之不克都督方政戰死晟馳師怒江思任法陽詭降晟信與麾下夜往襲其柵破之既而整兵大進兵方收屍請戰不許收遂發事聞上遣使問罪晟曰我主將也失律在我遂不食至楚雄幸土酋之潰其罪仍勉贈謚遣行人祭政贈威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

五年秋七月廣南維摩師宗沙人儂人作亂都督沐昂討平之

六年夏五月遣都御史王驥定西伯蔣貴太監曹吉祥等統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法逃獲其妻妾象馬寶玉無算時維摩州蠻韋郎羅作亂移師平之還朝驥封靖遠伯貴進侯爵其他陞官職者四十餘員

八年秋蔣貴王驥等以征麓川爲名再入雲南

九年秋七月緬人獲思任法函其首獻于軍

十三年靖遠伯王驥帥師復征麓川河西學教諭詹英上章劾其濫行爵賞老師費財乃班師

二十六年永昌枯柯夷作亂兵備副使韓撫定之

二十九年元江土舍那鑑弒其主慧而自立都御史石簡討之

不克

三十年那鑑殺左布政使徐樾時鑑詐降樾受命往撫之入城境伏發被害官兵從者殲焉詔贈其官遣年官軍大集鑑乃自殺

是年緬酋莽瑞體據古喇宣慰司殺其酋長遂入孟養八百老撾瑞體莽紀歲幼子避思倫法難奔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有其地緝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其衆絕其道路二酋皆死盡自此始強

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坎與隴川宣撫多士甯相讐殺遣指揮路九萬撫之

三十九年東川土酋阿堂與霑益土官安九鼎相攻殺巡撫都御史游居敬集師討之爲巡按御史王大任所劾詔逮居敬赴京下獄論成

四十年詔取點蒼屏石五十於大理巡撫都御史蔣宗魯奏罷之

四十二年易門賊李向陽等作亂自稱混天大王掠安甯三泊等州縣南安沈叢諸賊響應巡撫都御史呂光洵討平之

四十三年武定酋鳳繼祖叛殺略無算

隆慶元年巡撫雲南尚書呂光洵討武定酋悉平之奏設流官改治立守禦建學作城

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弒其主多士甯攻緬

七年緬破迤西據之

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干崖執土婦罕氏是時莽瑞體死瑞生雪帷瑞體屋上獨無夜所居室燭燔有光及長沈鷙狡而善用兵信賞必罰故以亡命拓地萬里潰爲之徼死子應裡嗣尤險詐有謀略瑞體拓疆多其力云

十一年緬酋莽應裡糾隴川賊岳鳳寇順甯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略無算詔以劉綎爲遊擊將軍鄧子龍爲參將會諸夷兵大破之斬岳鳳應裡遁去

十三年羅雄州土舍者繼榮弒其父者濬而自立巡撫都御史劉世曾討誅之初者濬悅營長之婦殺其夫而奪之踰年生繼榮稍長卽欲殺父濬幽之十餘年旣老無子欲以爲嗣釋之出

壹即撫州逐父當事往諭乃伴迎父歸竟弒之招集亡命出劫師宗維摩等州世貴乃遣遊擊將軍劉綏及守備張先聲等合兵討之繼榮敗欲走交趾先聲追斬之奏改羅雄爲羅平

十五年應裡復攻迤西陷容堵送速二城兵備按察使李材遣遊擊劉天俸擊破之復二城既而巡按御史蘇酇論材上首級不實詔逮材及故永昌知府陳嚴之同知朱儒鶡越州知州陳克侯等下獄材調戍嚴之等皆削籍容堵送速二城迤西陷來告急閣臣沈鯉亦憚行令把總杜楓李朝以少兵往而多以中途無援迤西兵緬見謂漢兵大至驚潰思威追擊大破之協百千餘天俸遂以爲功報捷材扼關及驗級則夷兵不知數往返

二十餘里乃烏有材等遂得罪既而迤西遣人貢方物入謝而御史疏劾前其表文進故獄竟具

十七年征緬歸兵作亂討平之初劉鄧二帥入滇多募亡賴子弟及西事粗定議令散去人給三金衆以爲不足官復逼之發遂大譟行刼而東至楊林漆文昌往諭城不聽圍之空室漆從地道出遂合甯州土官祿華詰等兵殲之

十八年緬入孟養

二十年緬入蠻莫猛子龍擊却之

二十一年緬入蠻莫破等練與猛卯多俺分道入寇巡撫陳用賓遣兵擊走之

二十二年擒多俺及其子皆斬之用賓復檄選羅同攻緬緬疲於奔命自此邊患少息

西甕虜寇臨西瀾江知府木旺擊破之

二十三年大侯州土酋猛廷瑞叛討平之改置流官

李先著下獄猛廷瑞之叛也與其妻父奉學興兵攻掠所過州縣殺掠無算巡撫鄧子龍檄遣參將吳顯忠直抵順甯破賊衆圍之廷瑞困急乞降而先著聞有旨令廷瑞擒奉學自贖遂令撤兵廷瑞得遁入觀音山勢復振顯忠乃再集兵討之誅奉學虜廷瑞檻送軍門用賓謂先著受賄縱賊以狀聞逮下詔獄死

二十六年車里老撾耿馬孟養等各入貢

採雲南諸礦

二十七年緬攻孟養官軍往援破走之

二十九年蠻莫酋思正作亂焚掠干崖隴川

三十年緬攻蠻莫思正奔騰越伏誅

三十一年緬酋雍笈遣使款貢
三十三年五宣慰司又爲緬所陷
高門等率衆攻太監楊榮殺之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祿梁寶戕漢洶洶又日鞭責諸弁故
焚其屍時榮縱放爪牙四索金
乘衆怒戮之及其黨百餘人皆
死事聞詔誅首亂者餘勿問
三十五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
歸緬殺鎮撫林承恩十一月武
定土酋鳳克叛陷郡城脅推官
白明通索府印遂圍雲南巡撫
陳用賓以印予之迺解雲南承
平日久武備單弱上下束手無
持不可既而賊日盛勢已不支
芳張甚用賓取和蕩司啓夢雷
及用賓得罪夢雷亦解任以其
衆印克予之
議不堅也

三十六年正月鳳克陷祿豐殺
知縣蘇夢暘又陷元謀羅次當
明等諸州縣殺畧無算用賓發兵討平之俘克等檻送京師
既而言者交章論用賓棄印及
總兵沐叡等失機罪詔遣緹騎
陳典推官白明通祿勸知州黃
逮治及都司張名世武定知府
榜俱下獄論死用賓在滇十六
年其防西事最悉至於建開堡
營屯田檄選羅以分緬勢俾騰
永之間帖席者二十餘年功亦
懋矣而變起肘腋倉皇失措遂
至身名俱殞悲夫葢嘗竊論滇
事若游居敬無功而無罪者也
李材李先著罪少而功多者也
用賓功罪相當者也而皆身嬰
縲紲或以喪軀任事之難不其然乎

三十七年多安民伏誅隴川平是年雲龍州土官段嘉龍繼妻
虐夷爲族舍段進忠所殺
四十一年蓄甸賊攻宜良知縣龔著擊却之時諸賊皆黔國莊
丁節年流劫州縣官莫能捕而宜良庠生楠友竹者亡賴爲縣
所踪跡遂購賊王著以死守城募鄉民擊賊破之賊散去捕友
竹於通海戮之
四十七年水西賊掠霑益守備方策禦之敗績時烏撒土官安
效良娶水西女不相得水西攻之效良逃至霑益賊亦追至扣

城索效良方策易之出戰兵寡爲所破僅以身免賊遂大掠而
去
四十八年雲龍州平段進忠既弒其主時議務羈縻之而進
愈肆猖獗遍脅州官殺掠無忌於是巡撫中丞召諸道兵欲勦
之進忠窘急從間道趨永平至龍尾關分守道與大理守謀誘
入關而擒之檻送軍門散其餘黨數百人驅理其地定賦稅焉
泰昌既即位巡撫沈儆炌請減貢金以蘇民困遂奉上諭云今
既稱北方加派遼餉措處維艱特允所請准將每年貢金蠲免
三千金仍進三千兩戶部知道（貢金之數原二千萬歷十八年特旨加三千時在京任諸紳往

白司徒郎關中楊君應衛唯諾旦入言于大司農蒲阪楊公白雲南增貢金事某職掌也當力爭楊公即令具疏上請有旨免一千兩再有遺陳仍如數增大司徒謂彼此相傳如无言竟也以言者未已仍層爲五千簡經總按請免不報至是俞撫臣言八月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劍川等處添設守備一員千戶所各一員增設巡檢三員設守備一員于政衙統兵三百爲四小營防守鄧川州統兵三百爲四小營防守鄧賨患

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寅貴州土舍安邦彥相繼造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救十月巡撫畿輔調合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似華監紀並援黔蜀十二月道都司李天常指揮黃樞勛張神武等統寧州嵇戰漢土兵四千援黔師次安莊衛疊承嚴官軍陷沒天常死之樞勛神武俱被害

嵇戰土官祿崇功于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蜀師次畢節會烏撒土酋安效良以助逆先伏兵胭截我兵敗績明廷並中軍程璋死之指揮蔣蕃屏白尸盧應蕃奉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總旗田走死及俱爲賊所殺參將尹啟易統兵四千次烏撒聞效良叛退保交水二月遣益土婦設科惡目補鮮奈科李賢期留等叛焚劫震倘炭松交臼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彝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衆失備所五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擄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參將李忠忠督兵赴武定防守三月添設武壽遊擊一員倘甸守備一員其羌卒故倘甸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助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松明知州王肯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猶嘗安插便宜留之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參將袁善督守備金爲量土官沙源至米烏爲員衝鋒首擊城衆斬級千餘賊退

袁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接獲爲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職及倘甸等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屢經挫衂回巢遣夷目出倘甸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敗死之

武定城張世臣阿友阿毒張拱漢等脅撒裡等夺民叛攻南城知府胡其慥領兵民守陴衆將李思忠領嘗州廉傳隆洪等洪

七兵與戰大敗之斬首四十餘師進撫庶邑撫理環州
紫追剿各賊弁各叛夷前后捡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捡惟張世
臣遁匿 張世臣最號凶悍與東川烏撒有婚姻之好阿友等夙
克之餘裔也是役實為尋甸特角且以我為不能雨應
耳一戰勝后迎刃
而解世臣遂鼠竄

四月遣參將尹啟易守備李加培周嘉璞自夔水督兵進霑益
安劾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象三加培嘉
璞俱死之

七月補鮓安應竜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居知縣封存章逃
赴廣西府

八月補鮓攻越州焚劫關廂村屯巡撫沈儆炌發曲靖兵往援
九月補鮓阿九安應竜等賊攻竜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
戶傅舉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關廂攻城六日不克引去
十月安劾良兵入霑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后所千戶
劉受祿等弃城投交水

交岡犯安南長官司竜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
截斬交兵戰象交人遁錯

十二月阿九安應竜等圍羅平兩月不解州縣縋城以血書告
急巡撫閔洪學遣同知李聲揚統土官竜在田等兵往援遣參
將施翰統土官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守之

施恩遠

四月討捡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于法于寨殺之是月巡撫閔
洪學檄參將施翰乘勝追勦補鮓安應竜等至亦佐捡酋婦隆
氏拔歸順坎者盧塘三營至普安捡應麒及安應龍妻屬斬馘
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二款 羅平由有司橫征元藍
歲額之外溢千三百餘金而諸色橫索尤甚民不堪命亂
所从來矣勒石除苛政七十二款夷漢相慶不問可知

巡撫閔洪學遣參將袁善率兵恢復平夸衛城分白水站收招
流散屯種如故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右所官軍守之

改安甯提舉司爲琅井提舉司駐琅井安甯置課附州征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袁善開銃擊賊斬級九數賊
焚屍埜祭而去善又督兵攝之由牟腸亦在普州賊復遁
七月建平奢衞城及白水站土垣
八月巡撫閔洪學發兵兩路援黔左布政使謝存仁督兵由黃
草壩新城馬乃安南所進沿路勦撫斬級五十餘奢香等督
神將王聘選張雲鵬等統兵由亦資孔普安進襲土官岩斬八
十八級捻賊首段二
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圍解守將許成名揚文炳郊迎犒師出帑
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
十月水西歸濟比怡弁普安賊萬餘截滇兵于江西坡土官安
備沙如玉單騎冲鋒賊敗官兵乘勝追殺斬賊一百三十餘級
奪器械元算
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弁平夷樂民亦資孔等站

十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玉保及餘賊七十餘級活
益叛首設科李賢就捻設科安邦彥之妹妥劾良與之通才良
之還至曲靖府城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總兵袁善統兵復霑益州城修復
松炎霑倘四驛站堡
三月安劾良忿來獻功人見殺又因我兵進復霑益遂糾水閘
撤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守招流散被擄人民七百有奇撫定

二酋擁衆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數甚衆分兵一圍蕩益一攻炎方副總兵袁善督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蕩益守備吾必奎堅守炎方以老其師袁善等乘勝間出衆方內外夾擊又勝之于炎方前後五戰計斬級三百四十有奇他死鳥銃者充算賊遁去

四月發兵霑益勦捕賊黨竜更斬賊級八十有奇俘賊屬牛羊有差

五月安効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閔洪學率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合尹啟易督守備郝太極宣撫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被賊有功既而隨御史傅宗龍援黔及宗龍以內艱

是月戊午賊前鋒遊騎至馬竜與吾兵適相遇賊騎見戰象而驚我兵襲擊賊自蹂躪援首已未戰于磨拌山至甲子首尾五日軟賊級共二千有奇賊从間道走黔甸官兵追及戰于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由山頂分兩路遁走我兵又躡其后又伏兵截其歸路斬數十級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斫樹塞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歸是役賊負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密遣馬龍酋戈資齎金投賊爲之鄉導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走尋向慶竜勝江或从船或从七星橋又逢窮于鳳梧路絕于東川而指示逆竇導之出疆皆戈資之爲也比調集景東兵象如千歲南銃手如干及赤石崖毒弩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遁去矣賊退遣人賫金帛論東川賂戈資獻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夸六月从撫按之奏請以沐啟元爲征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崇正三年黔國公沐天波巡撫王伉巡按[illegible]學潤屯兵曲靖勦安効良設科餘黨雖世昌平之

四年王伉統滇黔蜀土司吾必奎等屯兵臨安以討阿迷土酋普名聲初名聲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奏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被賊有功既而隨御史傅宗龍援黔及宗龍以內艱

歸名聲亦回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後巡按御史趙洪範至臨安名聲懼乃詐爲祿土官家人訴名聲于伉以覘虛實伉果有即討之言名聲遂反伉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以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名聲敗之進圍阿迷名聲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須使其下僞約降王伉遣名聲故交莊系善往諭名聲留之佯使人告急且密語左右曰官兵四至皆不虞但從某箐入甚爲可憂莊得名聲語歸告伉伉不知爲計遂還

將朱永吉往攻某箐伏發必奎請帥先走全師皆陷士昌殺於陣永吉亦力戰死名聲犯臨安黎將溫如珍部之事聞湛王侃及巡按趙洪範時名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德前事不復置討總督朱燮元至貴陽以兵頭何天衢不從反正自効名聲五年普名聲死和名聲叛其兵頭何天衢不從反正自効名聲移兵攻之中砲死其妻萬氏擁眾據阿迷州與沙源諸子定洱定洲通招定海為贊堉已復殺定洱定洲而贊定洲六年巡按姜思睿議撫萬氏所追逋被殺廣西知府張繼孟單騎入賊營諭以利害萬氏遂降

天清順治二年九月元謀土酋吾必奎反初必奎之先為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貴陽後築舊益甚會黔國公沐天波遣叅將李大贊屯會川以防流寇大贊數侵擾諸夷必奎不能堪至是遂聚眾反陷武定祿勸諸郡縣大波調各土司從大贊進剿十月大贊與土司祿永命龍在田擊破必奎擒斬之元謀李

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反初定洲既贊篡氏兼有安南阿迷之眾復併吞夷地南至交岡及吾必奎反天波調定洲赴剿逗留不進必奎已伏誅定洲始至留屯省城外不肯歸聞天波宗

饒富足定洲心動陰結其左右為內應以是月朔入城辭行率眾襲天波時變起倉卒天波出小竇出西城太夫人陳氏夫人焦氏俱自焚死天波遂奔楚雄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據省城刦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詹事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僞檄各州縣旋聞天波在楚雄自率眾追之是時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將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雄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天波計亭鄂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之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襲其後留攻楚又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門閉不得入為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計又圍武定推官閻光印固守攻四十餘日乃去三年定洲復攻楚雄時賊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還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已集屢攻不能下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蹙前後所殺甚眾圍數月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堅復回攻宵州破之四年丁亥正月沙定洲復攻楚雄時定洲既陷迤東諸郡縣又引兵而西分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統之環省城十

梁三重爲久困計畏知竭力固守經八十餘日蠻援絕食不能支會流寇張獻忠死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殘兵由遵義入貴州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三月可望等入滇城撤兵往援曲靖乃解圍去

孫可望等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執巡按羅國顯聲言欲搗定洲巢穴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時自楚雄還省城聞之大懼遂殺故詹事王錫袞於貢院焚南城樓遁走臨安可望知定洲走即由陸涼宜良趨省據雲南

五月孫可望分遣諸將徇迤東諸郡劉文秀屠武定李定國屠臨安還至晉甯細兵拒之復屠晉甯昆陽晉寧貢歸化

八月孫可望自率兵過迤西楊畏知檄於祿豐之獅子口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畏知曰果爾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虜婦女可望皆許之即執箭對指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時沐天波在永昌可望欲殺之既而釋之至是舉兵復以文選爲總統九月李定國劉文秀逆於曲靖之三岔書招之天波遣子報命可望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來馳至永昌會天波於北城樓遂擒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

五年戊子八月李定國擒沙定洲及萬氏初定洲走歸臨安屯

兵佯輦重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潛賫牛長壽等答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文秀艾能奇率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固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萬氏等數百人

詣省磔於市

六年己丑六月虢安舉人席上珍起兵討可望被執不屈死之九年壬辰二月大師取廣西明室由根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籠所初可望既犒沙定洲自以無名爵難於號召滇黔聞由根徇柳偽號廣西遣使請封乃偽封秦王尋以偽將軍賀九儀譖執

楊畏知殺之至是由根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籠吳貞毓等從由根謀通定國以圖可望值定國在廣西不能旦夕相援可望知之遣人殺貞毓等十餘人

十四年丁酉可望自貴州舉兵入滇先是李定國由廣西還可望聞必遣其將白文選欲先挾由根入黔文選至安籠適定國至遂與合謀送由根入滇文選回可望欲殺之既而釋之至是舉兵復以文選爲總統九月李定國劉文秀逆於曲靖之三岔口文選夜率其本部降定國可望大驚欲回兵諸將力爭乃止可望遂密遣馬寶武大定張勝由尋甸間道襲省城潛通其心

腹王尚禮爲內應自領重兵與定國相持可望將馬進忠以其
請密報定國定國與文選疾擊之可望大敗走時馬寶武大定
亦密受由根劄給張勝不由開道反出楊林至則舉火省城及
曲靖皆知之悉嚴兵以待勝至省城絕內應又聞可望敗遂焚
掠而逃爲定國所禽馬寶等同入滇
十月可望還貴州旋赴長沙經略閣部洪承疇軍前歸誠

詔封義王

十五年

命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鼐尼由貴州征南將軍固山超布泰由

廣西平西王吳三桂定西侯孟乃德根下都統李國翰由四川三
路取滇李定國自文選等迎擊於安籠所七星關雞公背屢險
扼守大師自水西渡七星關統其後定國等潰敗同由根走
迤西十二月大師三路會於曲靖迤東各都皆歸附

十六年己亥正月大師抵雲南二月兵進迤西追殺王國勳
於普洲又敗白文選於龍尾關由根至騰越州李定國復集兵
於磨盤石樹柵扼險死拒大師趙布泰吳三桂力戰破之李定
國走孟艮由根走緬甸白文選走孟緬
三月僞將狄三品等投誠僞慶陽王馮雙禮來獻滇

吾俊敘三品等赦雙禮赴京受賞
六月
命洪承疇至滇南議進緬機宜招撫流民僞將王會等率屬歸降景
東蒙化麗江姚安北勝鶴慶定遠楚雄永昌鎮沅劒川烏蒙
東川烏蒙鎮雄等土司悉俟先歸附　九月元江土酋那嵩僞
總兵許名臣暗通李定國叛鐸尼吳三桂討平之并獲沐天波
之子忠靜　十月僞將李如碧烏寶楊國明等悉降
十七年正月

命吳三桂爲總管移鎮雲南
十八年正月李定國攻緬甸緬酋請救吳三桂發永昌騰越等
處防邊兵遥應之
四月昆明妖人張鎬尹士鑣梅阿四等謀叛伏誅
五月定西將軍愛星阿公至滇大師凱旋十一月愛星阿公與
三桂領滿漢兵入緬師至木邦分兵追白文選於茶山降之并
降其黨萬人
康熙元年正月緬酋殺囚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大師次緬境
獻由根
八月李定國已死於景線其僞將馬思哀胡順都王道亨以全

子嗣興及劉文秀子震來降衆悉平愛是阿公等且誦
三年吳三桂請討水西土酋安坤安如鼎等兵次水西坤等負
固久不下三桂計禽如鼎坤走烏蒙烏撒追禽之斬於市明年
水西等處悉平
四年三月迤東土酋宵州祿昌賢新與王耀祖嶍峨祿益王揚
祖王弄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糾合納
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倘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
韜龍飛揚路南秦祖根陸涼資洪彌勒昆復祖維摩沈應麟沈
兆麟王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謀叛衆至數萬攻臨安陷

蒙自嶍峨寧州易門圍彌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縣各郡震動
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討之吳三桂自水
西遣王輔臣援彌勒趙得勝援石屏賊遁四月吳三桂自烏
回師次第剿嶍峨新興易門等賊七月卞三元張國柱吳三桂
分剿蒙自新興邱北等處克之禽王耀祖祿昌賢王明張長壽
李成林李世潘李日森沈應麟元慶儂得功悉誅之
詔撫其餘黨李世屏普率勢窮來降悉寬其死迤東悉平
九月蒙古侵據麗江府屬中甸地西番二寨盜王吟鳥臨清路
丁等挈家來奔

軍穆占鑲藍旗參贊都統喇賚正白旗前鋒統領克吉巴圖魯正藍旗都統釋迦保正黃旗先鋒統領陝納鑲白旗副都統蟒紀錄正黃旗副都統陶代鑲紅旗副都統花色正藍旗副都統公圖正白旗副都統宜思孝正藍旗副都統官保鑲黃旗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薩海晉副都統盧崇峻鑲黃旗護軍統領湖廣總督蔡毓榮江西總督董衛國建義將軍林興珠貴州提督趙賴山西提督周卜世等滿漢官兵由湖廣克辰關楓木嶺取鎮遠清平破僞將軍韓大福於平越十一月世襲雲騎尉回雲南二十年正月大師克盤江吳世璠遣僞將軍線亦屯兵江西坡阨險以待章泰大敗之賊分兵據黃草壩征南大將軍賴塔統正藍旗參贊都統勒貝正紅旗參贊都統希福鑲白旗參贊都統洪實鑲白旗副都統祖植椿兩層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滿漢兵由泗城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續出賊後大破之二月賴塔至曲靖全城歸附線緘始遁章泰遂會師於曲靖十九日師抵雲南吳世璠遣郭壯圖悉精銳迎戰大師夾攻大破於呼馬山下賊嬰城拒守大師圍之時滿漢兵數十萬方以糧秣爲慮遂撫伊闊布政使王繼文開誠遍諭安集流移動劒名貲萬姓踴躍晝夜輓運未幾伊闊卒

命逆士佛倫侍郎金鉉等馳至軍中總理糧儲四月義由壽甸奔楚雄都統希福雲南提督桑格迎城於呂合敗之時胡國柱王緒王公貝孛等復合潰衆於迤西夏國相高起隆廖進忠王永清等潛聚於廣南大師分路李匡白殺揄高起隆等俘馬寶夏國相於羅雞兩市男婦廣南平八月宣威將軍紀哈里同副都統希福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由建昌渡金沙江鎮安將軍都統鄂爾多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翁艾署副都統張長庚由永寧會師於雲南十月初八日大師移營逼城賴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移占趙良棟王繼文奪玉皇閣遂至東西寺章泰策應賊悉力拒守王繼文遣人自鶴慶北勝運紅衣礮至銀錠山晝夜攻擊賊大懼章泰等復書告示射入城中諭以順逆賊皆有離心二十二日賊黨余從龍吳成鰲出降道員祿王繼文領兵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草海賴塔攻銀錠山並分兵防近華浦四面逼城復遣余從龍入城招撫二十八日城中賊亂線緘等擁兵入郭壯圖家殺壯圖心腹郭得勝壯圖及其子宗汾舉火自刎世璠亦自殺線緘吳國

杜吳世基何進忠黃明等開門出降城下之日兵不血刃滇南
方光琛方學範於市斬世璠壯圖首級並戮吳三桂屍俱函送
京師三十日章泰遣穆占馬齊入城大兵分守各門籍吳世璠
家產以

聞

二十一年以綏遠將軍蔡毓榮總督雲貴
命勇略將軍趙良棟回京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
賴塔領滿兵暨楚粵山陝各路漢兵續凱旋
命馬齊爲鎮安將軍同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衛德希福留鎮雲
南
二十三年十月鎮安將軍馬齊領滿兵回京
二十七年七月援剿左協兵丁任二等作亂楚省兵變副將廖
貴一
陸見起行任二等遂挾黨噪叛欲肆刼掠奔合楚兵右營遊擊宣起
鳳力戰不支總督范承勳遣遊擊陳勳麥良璽及曲靖鎮中軍
遊擊張國勳等相機勦撫賊欲出不意攻霑益州承勳預檄千
總孫廷標與宣起鳳內外夾攻賊黨潰散擒任二等誅之餘悉
令歸伍亂乃定

二十九年十一月新平縣土巡檢李尚義誘生玉戕撥千大理
焚掠總督范承勳檄臨元鎮總兵王洪仁援剿遊擊劉師周合
兵討之
三十年李尚義被擒自殺餘黨悉平
四十五年九月奸民李天極等謀亂伏誅
四十六年四月調官兵協剿貴州三江獞苗
五十七年八月武定府撒甸土酋常應運等挾讐相攻總督蔣
陳錫遣官兵討擒之請設兵防
五十八年二月
命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等領江甯杭州滿兵二千名駐雲
南先準噶爾賊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襲取西藏殺拉
藏罕湯古忒及蒙古人民驚惶奉
旨二路進兵至是五哥等赴滇駐劄以候會師進討
五十九年五哥吳納哈領滿兵二千名鶴慶鎮總兵趙坤永北
鎮總兵馬會伯領綠旗兵一千五百名及麗江土司兵五百名
進藏六月五哥等至查木道會四川兵同將軍噶爾弼前進招
撫結敦七月攻取喀里擒藍占巴丹巴招撫工布竹貢八月克
取墨竹工卡等處策凌敦多布敗走遂復西藏大兵凱旋留趙

坤統綠旗兵三百名駐防
六十年六月復
命正黃吳納哈領滿兵五百名進藏駐防副都統噶錫領餘兵回江
浙
六十一年六月總兵趙坤領綠旗兵自藏回雲南
雍正元年九月副都統吳納哈領滿兵自藏回雲南旋回江寧
十月魯魁土賊方景明等聚衆數百人攻殺猓目施和尙總督
高其倬遣遊擊李化龍領兵捕之景明等逃入土婁方四陳哈
巴寨內復遣人招諭之景明及方四等出降

十二月苦苦腦兒羅卜藏丹津犯西寧邊界
命雲南提督郝玉麟領兵二千名駐劄查木道
二年方景明黨普有才藏匿威遠土州尋逃入囤堅箐官軍追
殺獲其妻子有才遁走陳哈巴又糾合猓夷刦掠茶山一帶黎
將張應宗等率兵進剿八月陳哈巴爲官軍追擊自刎死分斬
其子阿班野賊悉平
苦苦腦兒平提督郝玉麟領兵由查木道回雲南
五年正月總督鄂爾泰發兵捕烏蒙土府祿萬鍾鎮維土府隴
慶侯等時東川新歸滇轄而烏鎮二土府與東郡接壤尙未四

命雲南及川陝二省大員帶兵往藏安頓料理開化鎮總兵南天祥
領官兵駐防查木道

邱名揚遣守備李定海捕拜芝城擊走之復遣人招撫賊黨多乞降麻布朋遁匿慢了慢五諸窩泥寨官軍捕之窩泥助逆九月李定海兵至倚邦攸樂及江內各山窩泥聚衆數千人刦奪糧運進圍官軍定海連戰兩晝夜退至慢岡賊衆復自四山簇圍官軍把總王朝選被害十二月邱名揚至蠻坡賊衆拒戰奮擊敗之賊遁走總兵孫宏本親赴倚邦督勦諸寨皆平唯知係刀正彥在使將誅之正彥逃至九龍江外乃遣遊擊雷應萬赴檄機瑯擒捕

總督鄂爾泰發兵討法戛土酋祿天佑等初天佑代其兄天祥

爲法戛土目擅殺東川兵懼罪詐死以天祥妻沙氏管理其地天佑遂烝沙氏爲妻私造軍器訓練爲不軌至是復遣其子刦掠附近居民鄂爾泰檄黎將魏喬國楊國華領兵分道進勦天佑及沙氏屯集三岔曰花椒園率賊衆拒敵殺傷兵練官兵奮勇夾攻乃敗走

六年正月楊國華攻克石城各隘魏喬國亦攻破花椒園祿天佑等奔潰大九龍箐官軍進攻復遁入多顆落

葬芝哩法布朋就擒　二月祿天佑遁入老烏老雪山箐爲官軍所獲沙氏跳崖死

三月邱名揚遣將弁追刀正彥至猛腊擒之時提督鄂爾泰

茶山檄欖壩李阿先等復叛統兵討平之

烏蒙米貼土婦陸氏叛　初四川磨坡長官司禄永忠早死妻陸氏奪其夫兄永孝緣事執赴省獄有司弁拘陸氏抗拒不出至是副將鄂尚域領兵三百往捕之陸氏見官軍至藏匿箐中潛與頭目立之戶吞野鷄關跨等謀劃營逼賊黨徃四川吞都土千戶德高泥寨糾兵助逆於是月十二日攻殺壽城陸氏遁入吞都非　兵總督鄂爾泰檄黎將哈元生領滇黔兵討之弁檄總兵張耀祖會兵

進勦立之戶吞等於各要隘口設滾木擂石據險拒守四月哈元生領兵直抵吞都攻破蛇腰馬盆及門坎山五險屯諸處殺賊數千人墮崖溺水者無算五月官軍追陸氏至牟泥箐獲之弁斬立之戶吞等野鷄關跨德昌壽亦就擒助四川衛波土司楊名義密邀米貼與陸氏世爲婚姻賊黨多竄匿其地四川副將張瑛檄名義赴營諭之不至其所屬部落復截刦糧運殺傷

命四川提督黃廷桂統兵討之弁

勑雲南總兵張耀祖領滇黔兵分路堵截鄂爾泰調兵三千助之復

命哈元生於江外防守

七月貴西西隆州八達寨儂苗顏光色作亂總督鄂爾泰檄副將楊萬倫領兵赴粵助勦八月顏光色爲其下所殺持首出降八達賊黨皆平楊洪等兵回時四川阿驛土司阿資年幼不能約束夷人然頗效恭順命元生之赴江外也留之行營候調阿資母見其子久不歸疑有變又聞元生以事鞭撻其頭目乃與阿資妻父拖科謀襲官軍是月二十三日元生還至阿驛賊衆從後出圍之數重千把總死者四人兵丁多被傷殺元生力戰潰圍出總督鄂爾泰調諸營兵會川兵往勦賊衆負險拒敵官軍會勇攻破諸巢穴拖科營遁等俱就擒誅斬

七年正月西藏平總兵南大祥領兵回雲南

八年八月烏蒙夷賊祿萬鍾以事當按訊自縊又祿鼎坤覬得代襲具職率子萬福萬貴首先來歸凡所調遣無不用命及事平改土設流授鼎坤守備赴郡引

蒙鎮總兵劉起元撫馭不善萬福等遂於是月二十五日率衆逆命哈元生於江外防守

七月貴西西隆州八達寨儂苗顏光色作亂總督鄂爾泰檄副將楊萬倫領兵赴粵助勦八月顏光色爲其下所殺持首出降八達賊黨皆平楊洪等兵回時四川阿驛土司阿資年幼不能約束夷人然頗效恭順命元生之赴江外也留之行營候調阿資母見其子久不歸疑有變又聞元生以事鞭撻其頭目乃與阿資妻父拖科謀襲官軍是月二十三日元生還至阿驛賊衆從後出圍之數重千把總死者四人兵丁多被傷殺元生力戰潰圍出總督鄂爾泰調諸營兵會川兵往勦賊衆負險拒敵官軍會勇攻破諸巢穴拖科營遁等俱就擒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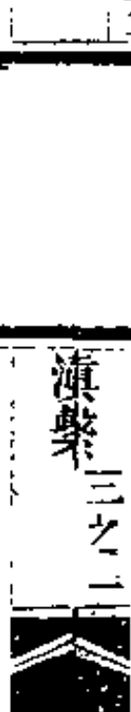
七年正月西藏平總兵南大祥領兵回雲南

八年八月烏蒙夷賊祿萬鍾以事當按訊自縊又祿鼎坤覬得代襲具職率子萬福萬貴首先來歸凡所調遣無不用命及事平改土設流授鼎坤守備赴郡引

蒙鎮總兵劉起元撫馭不善萬福等遂於是月二十五日率衆逆命哈元生於江外防守

七月貴西西隆州八達寨儂苗顏光色作亂總督鄂爾泰檄副將楊萬倫領兵赴粵助勦八月顏光色爲其下所殺持首出降八達賊黨皆平楊洪等兵回時四川阿驛土司阿資年幼不能約束夷人然頗效恭順命元生之赴江外也留之行營候調阿資母見其子久不歸疑有變又聞元生以事鞭撻其頭目乃與阿資妻父拖科謀襲官軍是月二十三日元生還至阿驛賊衆從後出圍之數重千把總死者四人兵丁多被傷殺元生力戰潰圍出總督鄂爾泰調諸營兵會川兵往勦賊衆負險拒敵官軍會勇攻破諸巢穴拖科營遁等俱就擒誅斬

自得勝坡進兵至以那遇城二萬餘元生與戚良突擊斬賊數千人遂由稻田壩過松林直抵烏蒙恢復府治師進將於牛欄江邊監造木筏以待東川兵至會剿十一月遊擊王先領兵渡江至魯甸適遇哈元生游巡兵爲夷賊敗了大圍困內外夾擊大破之時所燬四川兵已抵豆沙關而韓勳院連破鎖雄夷賊復進屯伐烏關爲川兵應援偵知大關賊尚衆分三路拏其砦柵諸賊奔潰遂復大關川兵亦於前一日攻克小關因會滇兵接續殺獲無算大關既復韓勳遣將進取永善哈元生亦檄貴州副將劉朝貴援剿涼山一帶約至永善會合時四川遊擊王



谷宰領兵自井底過江轉戰而前斬賊二千餘級亦抵縣城十二月哈元生攻破鼠窟復東蒙鎮印信鄂爾泰令徐成貞署理隨捕擒賊首祿萬福黎將南天章亦先後接獲祿長珍祿承爵等東蒙悉平時祿鼎坤已授河南歸德營參將押解赴滇究訊得實與萬福良珍等俱伏誅重功陞賞有差建官祿下獄

九年九月

命發雲南兵一千名駐防查木道先是查木道原駐雲南兵一千後議裁留駐兵二千已足遙應西藏遂撤回至是以馬乳奏稱查木道通藏之要路且與滇省相近仍遣雲南兵一千駐劄

乾隆五年庚申開金沙江已可行舟忽爲雷雨所沮兩岸巨石崩塞江心董事者被遣賠帑

十六年辛未五月初六日劍川州地震城牆四十餘丈官署民房三百餘間壓斃老幼一百餘口西湖水鏃入東湖州牧張浤詳請撫恤人心始安　是年冬鎮戎隆廠委吳尙賢于獄時尙賢象甫歸自　京師

十七年壬申敏家破阿瓦城走緬西莽墜喇

十八年癸酉緬甸木梳頭目甕籍牙起兵敗敏家莽墜喇旋爲得楊子所殺甕籍牙擊走得楞覆洲波龍厥遂桂家以力脅諸土

司遂篡緬甸莽氏絕

十九年甲戌莽嗏喇之子色亢瑞凍挈妻子族屬男婦八十餘口至猛邨謀內附文武官以開總督愛必達巡撫鄂一裕檄猛卯司衙玥驅之出境後亦爲甕籍牙所害

二十五年庚辰甕籍牙死其子孟泰立仍與各部搆兵如故

二十七年壬午桂家宮裡雁爲孟終絡所迫往依孟連其妻曩占與孟連刀派春搆禍永昌守楊重慶誘宮裡雁送省殺之于南門月城內曩占遁去

二十八年癸未木邦降于緬助之攻邊遂犯猛籠殺土目次年

春始退

三十年乙酉孟緒死弟孟駁立揚兵九龍江上出入無息時提督達某閱邊住思茅飛咨總督總督乃荷澤劉公藻本書生不知兵遽率師往遊擊何瓊諾奉檄巡查與賊遇為所衝致迷歸路劉舍卒間以陣亡入奏後數日瓊諾由他道還劉張惶失措復自行檢舉照臨陣脫逃例以軍法從事旋奉

硃批豁免止予革職而瓊諾已處決多日矣劉愈恐竟于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自殺是年夏楊公應琚以次揆來任總督應琚故重臣且素習封疆既赴普洱嚴守邊隘不知其為一匪也于是應琚移駐永昌

奏授夷目吶先捧召岡為土司防九龍江而巡撫常鈞旋有莽匪辦竣即辦緬匪之請蓋不知其為一匪也于是應琚移駐永昌年已耄而所用非人致有新街之敗賊勢大張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木邦失守楊應琚及提督李時升皆被逮時升服上刑應琚　賜自盡　命承恩公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統滿洲兵三千調川湖滇貴兵二萬餘大舉勦賊九月冒雨出關十一月整隊入木邦城留珠魯訥守之給兵五千明瑞自率萬二千人由錫箔進連戰勝賊破其十六棚逐北至象孔糧絕迷道而老官屯額爾登額譚五格所約會勦之師失期不至遂由猛籠引還

命忠勇公大學士傅恒經略兵事阿里哀阿桂為左右副將軍四月由永昌抵騰越儲糧撿械七月二十日取道戛鳩江軍士奮勇大小十餘戰俱破之所歷已二千餘里天暑瘴興經略染病適

緬酋以貝葉文乞降賊目潞旺模亦約哈國興入其營議事乃取成還師

三十五年經略回　京復

命奏裁永昌永北楚姚曲尋四鎮其餘協營各增減有差並添置江順甯二縣附府郭裁鶴慶府為州歸麗江裁姚安府以姚州大姚歸楚雄降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為直隸廳歸迤西道元江鎮沅二府為直隸州歸迤南道武定府廣西府亦為直隸州歸省儲迤東二道改建水祿勸師宗彌勒為縣軍興後運米運軍裝天馬浩繁無不踴躍從事然各衙門之丁友胥役浮派冒銷及

得擁貲自雄滇之民則富者貧而貧者逃至是經略面諭以
奏明
皇上再不動兵之語聞者無不額手稱慶云
三十六年辛卯總督彰寶差都司蘇爾相執前約往緬索貢爲
所拘自是每歲仍調兵駐邊防守
四十一年丙申孟駁死子隆腳牙立四十七年壬寅爲其目孟
嘗所殺緬人殺孟嘗立孟陨蓋舊牙之第四子也
五十三年戊申春順甯府知府全保順雲參將花連布據耿馬
宣撫司罕朝瓊稟稱緬酋孟陨差大頭目業渺瑞洞齎金葉表

文馴象方物求入 貢總督富綱巡撫譚尚忠以聞
高宗許之時督撫以楊 重英蘇爾相未經交出難遽信奉
上諭以楊重英之出與不出無關輕重着卽將緬使于 萬壽前送
赴熱河象隻貢物 按站緩行六月富綱令原任迤東道賀長庚
參將花連布通事 都司翁德勝伴緬使入都俱從優賞賚九月
緬酋送楊 重英蘇爾相入關重英卒于耿馬爾相入京召對知
重英亟無投緬情事賞給道銜赦其子楊長麟出獄並擢爾相
龍陵協副將是年三月內安南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奔
赴廣西求救
命兩廣督孫公士毅率師出關會滇師合勦問罪次年之正月粵師失
利滇亦撤臺還軍 戊申之八月予甫蒞劍川州儒學任軍符
忽下派夫二百名時州牧張鳴鐸調署楚雄縣當孔道勢難交
卸新牧李達係浪穹令兼署本任亦有應辦差務而吏目湯懋
裴委董糧臺城中惟予一人大府札委代理予念劍川至馬白
將三十站以實夫往口糧及安家銀費不貲若折價解局子臨
安開化就近顧募殊爲兩便由四百里馳稟各憲卽奉批准並
飭寫遠州縣照例通行劍川每夫折銀二十兩羽書令箭催督
嚴切迨籌措完款予已十晝夜身不貼席是舉自馬白關外共

設二十五臺總以四太守第一總則臨安府刁公玉成第二總
則大理府本公著第三總則麗江府郭公愈博第四總則楚雄
府陳師孝昇粵東 旣破黎京擊黎繼祁復位適已酉元旦慶春
飲主諸營騎不設備忽爲阮賊所乘廣西許提督世亨戰歿滇
師聞礮聲震天撤兵爭渡溺者無算兩路皆失機送命福公
康安接辦阮光平請降乃班師
五十四年己酉春緬使細哈覺控等歸自 京師六月 初七夜
河陽宜良江川路南同時地震舍宇人畜俱有損傷惟昆明於
二更後忽儀衛自東來旌麾中夾以燈炬羅列數里而撼聲頓

止濱海漁人皆見之次早南城之內千餘丱
萬姓二人閭境士民咸謂太和宮眞武神顯靈求福男婦絡
進香者逾月不絕
五十五年庚戌緬酋孟隕遣便捉未駝等賫金葉表文並馴象
六隻奇異花象二隻長壽佛一尊恭祝
純廟八旬萬壽請給阿瓦封號
詔許之仍
賜詩一章
勅一道

五十六年辛亥令糧儲道永慧參將百福隨帶知州屠述濂往
緬甸冊封六月初十日抵阿瓦成禮而還
八月二十一日仍自鐵壁入開關互市約定十年一貢邊境以
甯
五十七年壬子六月委糧儲使陳公孝昇駐中甸協辦廓爾喀
凱旋兵餉十一月蔵事回省（廓爾喀原係藏中屬國每歲以
貨幣以爲常後無行番僧怙駐防勢積數年之貿易今年則取玉石之
殺西禪達賴皆奔播無狀先于辛亥春調滇兵會勦覩音山等
處俱已設臺旋以道遠撤回平
是始平海公蘭察績爲最偉
五十九年甲寅五月滇垣陰雨兼旬海水漫溢巡撫費公淳弁
屬步禱天霽水旋退歲仍有秋（糧儲使兼管
日至昆水泛時不
大爲患民兼德之
進香者逾月不絕
五十五年庚戌緬酋孟隕遣便捉未駝等賫金葉表文並馴象
六隻奇異花象二隻長壽佛一尊恭祝
純廟八旬萬壽請給阿瓦封號
詔許之仍
賜詩一章
勅一道

五十六年辛亥令糧儲道永慧參將百福隨帶知州屠述濂往
緬甸冊封六月初十日抵阿瓦成禮而還
八月二十一日仍自鐵壁入開關互市約定十年一貢邊境以
甯

不可言滇鹽原係官銷而坐井丁書違例買私自圖沽潤尚不
至大爲民累自署提舉某在本井攙和灰土溢額壹者善之於是銷鹽之地以餘鹽
幾倍正額壹者善之於是銷鹽之地以餘鹽之多寡爲厰最反
置額鹽千不問始則討口授食繼則按戶分攤始則先課各屬土民訪之大府大府致
繼則無鹽有課各屬土民訪之大府大府致商籍在祖州者尚
州縣之昧良者深以土民爲仇追比愈急或立斃于庭或瘐死
于監坐督撫仍批州縣遂至釀成此禍一二日間十餘已邑
不約而同蜂擁蟻聚呼聲如沸鼎惟不敢犯官所搆者必慝數
其害民實跡取具親供然後肆毒氛稍平摘辦十許人以貶私
仇被會奏定案有死者有徙者而其所以徙所以死亦死者從
者有以自取也天乎人哉
七月廿六石屏等處地大震石屏較重直至戊午春搖動無甯
日人皆露宿被難者數千餘口除請帑撫恤外各紳矜捐倡
弼編戶得免流亡

四年已未十二月巡撫初公彭齡奏
定大局章程滇人大悅 皇考
務歸民山井收課並
飭人 告總督富綱心亦內愧方擬回
京具奏 命將原摺發滇閱看當路者
耶遂置不理十月初中丞抵任採訪輿
情即據實奏議以開陸
奉 諭旨令下後緣魏之苦絕於道者
夜之呼紀于門衆三十
年之黑務積陰曀然得覩天日雖深山
谷中之老婦孺孑無
不曰今活我今活我惟望總此者守前
之幸 國家
也

八年癸亥維西力些藤鮮蜂糾衆作亂
總督琊公千駟劍川集
兵勦之逾年始授首餘衆咸就撫藤鮮
蜂知醬藥所治病愈愈
親愛駐防某千總嗾以邪教得賂方止
酒食郤錢幣諸夷感相
所欲誘而繫之空室于是夷衆憤怒持
械劫之去駐防以作亂

滇繫 三之二

事略

報維西協副將郎令千總以兵五十作拒捕反鬥傷兵十餘人
並殺千總事遂不可已夫 朝廷設駐防原爲保民乃以數千
之生靈數萬之庫帑徒供木舟之一激司其事者蓋亦返而自審哉

師範曰此亦編年體耳數千載之往蹟彙而次之一冊雖所
考實稱而所裁尤貴當若歲比而月計之可以汗牛矣中用
爽汪蓋古人發明補傳之遺意閱者參知其詳有全豹在分
門而索之可也丁卯中秋前十日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賦產一冊全

民賦

屯賦

雜賦

鹽課

廠課

稅課

附倉儲　錢法

常產

異產

議說一百三十二條

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嚴煩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錢法論

倉儲論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正賦

原額田地七萬二千九百八十八頃三十餘畝。新增墾復及清丈額外田地二萬四千四百八十頃七十八畝七分。又新增四川貴州撥歸田地一百四十七頃五十七畝又自首抵補軍丁田地一百五十一頃二十九畝五分零。實在成熟民沐田地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二頃七十三畝零。實徵夏稅本折麥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石四斗三升二合一勺零。實徵夷地免其照納夏稅麥三百三十石七斗七升八合八勺零。實徵抵補軍丁夏稅麥折米三十六石三斗一升八合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二十九兩五分零。實徵夏稅本色玻八百五十九石四斗七升五合八勺零。實徵地畝玻折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一錢九分六釐零。外除永善縣西瀼基等處劃歸四川屏山縣應徵銀一十二兩三錢八分。實徵新增夷地二十五段照納夏稅折色六錢麥二十八石二斗折徵銀一十六兩九錢二分。實徵新增貴州威甯州撥歸宣威州本色無耗玻一百八石四斗三升三合三勺六抄

折該米五十四石二斗一升六合六勺八抄○實徵秋糧本
折米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二石三斗二升三合零外除
縣酉嫣基等處割歸四川屏山縣應徵米七石五斗五合○實徵抵補軍丁秋糧米三百
一十九石三斗五升一合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
錢共折徵銀二百五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零○實徵元江
臨安宣威鎮雄秋糧無耗米八千一百五十六石三斗一升
五合零○實徵師宗縣秋糧無耗折色銀五錢米二十四石
八斗○實徵新增夷田一十六段照納秋糧折色七錢米三
十一石七斗七升折徵銀二十二兩二錢三分九釐○實徵

本色籽粒米一十一石一斗二升三合四勺零○實徵新增
貴州威甯州撥歸秋糧本色無耗米五百七十七石八斗七
升五合三勺零○實徵新增四川屏山縣割歸丁條糧銀二
百四十七兩九錢六釐零○實徵條編銀一十萬二千四百
一十三兩五錢七釐零○實徵抵補軍丁條編銀二百九十
三兩五錢五分九釐零○實徵新攤丁銀一萬九千三百三
十九兩一錢二分六釐○實徵新增麗江府夷丁二千三百
四十四丁每丁編銀六分六釐該徵銀一百五十四兩七錢
四釐○實徵新增威遠三圍蠻令等村年納人丁銀三十二
兩○實徵新增貴州威甯州撥歸宣威州民戶人丁一百七
十四丁每丁編銀二錢該銀三十四兩八錢
以上係民賦
原額田地一萬三千八百六十頃五十三畝三分零○新增
墾復及額外田地一千八百四十九頃一十五畝三分零又
自首抵補軍丁田地三百六十七頃三十二畝三分零○實
在成熟屯田地八千六百五十七頃二十一畝零○實徵夏
稅本折麥六千三百五十二石九斗七升五合七勺零○實
徵夏稅折色麥四千五百一十二石六斗八升六合二勺零

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一千六百三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零
實徵本色豌一百五石一斗八升一合三勺零○實徵折色
豌一千六百一十石八斗三升三合八勺零各折不等共折
徵銀三百八十九兩五錢三分四釐零○實徵本色豆五十
五石三斗三升四合八勺零○實徵抵補軍丁條編銀九十八兩八錢
一分九釐零○實徵補軍丁夏稅麥折米七十一石七斗
三升六合六勺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
銀五十七兩三錢八分九釐零○實徵秋糧本折米四萬九
千一百八十二石一斗四升一合三勺零○實徵秋糧折色

米六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七升一合七勺零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一千九百八十三兩三錢二分七釐零。實徵秋糧本色穀一千四百七十六石二斗三升一合五勺零。實徵秋糧折色穀三百八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各折不等共折徵銀七十六兩五錢五分四釐零。實徵抵補軍丁秋糧米一千四百八十八石八斗四合六勺零照每年折徵之例每石折銀八錢共折徵銀一千一百九十二兩四分三釐零。實徵條編銀三萬五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二分六釐零。實徵抵補軍丁條編銀一千四十七兩五錢六分六釐零。

實徵軍舍丁銀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一錢九分四釐零。以上係屯賦

實徵觀場田租銀一百五十七兩三錢三分二釐零。實徵差發各項銀五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五分九釐。實徵蒙自趙州楚雄蒙化礦錫鐵課石磺共銀三百九十二兩八錢五分（遇閏加銀一十五兩）。實徵魚課魚鈔銀一千七百六十四兩六錢五分七釐零（遇閏加銀一十三兩二錢四分秋冬）。實徵魚課米三百一十二石五斗每石折銀五錢折徵銀一十七兩七錢五分。

四釐零。實徵廣南景東差發無耗折色七錢準九百八十石九斗一升七合。實徵姚州海湖無耗折色四錢租穀三百八十四石六合。實徵祿勸縣無耗折色三錢十分穀五百六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三勺零。實徵蘇勸縣無耗租穀一十一石二斗九升。實徵尋甸州四十八哨無耗花一百六十一石五斗實徵羅平元謀武定無耗租穀三千一百一十三石四斗九升。實徵景東大姚抵補軍丁秋糧折徵差發共銀二百一十二兩三錢八分。實徵永北廳魚課米三土司折色地畝銀二百八十二兩四錢二分九釐零。實徵

中甸維西應納青稞貢賦差發除給各喇嘛寺僧營官口糧
衣單外實徵青稞秋糧大小麥蕎雜糧一千九百八十六石
五斗八升五合九勺零○實徵中甸維西貢賦差發稅課雜
糧折共銀一千六百一十五兩二錢二釐○實徵東川府各
衙門幷祿氏養贍歸公田二百四十三頃五十畝零該無耗
租米二千三百四十石三斗七合零○實徵廣南府撫幼嚴
氏參革土知州沈肇乾輸納無耗米一千八百一十石七斗
六升一合一勺零○實徵建水縣猛弄寨長白氏所屬寨民
年納戶口款銀四十四兩○實徵建水縣猛弄寨長白氏秋

糧米二十石○實徵蒙自縣魚課銀二兩
原額馬廠草場學租窑場牙稅田地租銀三千五十四兩七
錢五分五釐零○科內有荒無無徵銀於五復年歸入實徵數內新增舉復馬
場地租銀八十一兩三錢五分零○內成熟馬場地租銀已
年報墾地租銀兩俟限滿科徵之年歸入實徵數內○新增舉復馬
升五合○實徵地租馬場草場窑場等銀三百三十六兩二
錢五分六釐零○實徵門攤等銀三十七兩四錢七分○
以上係雜賦
通共額徵銀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一錢四分二釐零

起運布政司銀錢一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兩二錢六分
四釐零存留俸食銀四萬四百五十八兩八錢七分八釐外
敷銀兩起解司支領通共額徵麥米蕎玻豆青稞雜糧二十二萬七千
六百二十六石三斗六升七合一勺零放給廩生貢士租穀
八十石餘聽糧儲道撥兵糧年底報銷
鹽課現係竈戶自備薪本鹽出由井收課任烟戶運銷不
分口岸民甚便之沿邊舊章知非創始者之不善也
黑井白井琅井雲龍井安甯井阿陋井景東井彌沙井只舊
草溪井按版井抱母井麓江井磨黑井猛野井烏得井共二

十五井
額煎鹽共二千七百二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十六觔徵正課
共銀二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兩七分正額盈餘共銀二萬二
千六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五釐額外盈餘共銀二萬五千
六十一兩七錢六釐
黑井產井五區
大井 東井 復隆井 以下係舊井
新井尾井附雍正八年新開 以上五井坐落
六十里 雍正八年新開 沙滄井楚雄府屬定遠縣地方距省二百
行鹽

統通會城德店聽尚明昔常昆陽昌民宜民南衛鹽馬鹽
陸涼羅平尋甸平彝河陽路南江川廣西彌勒師宗廣南會
澤宜威等府州縣小販民人齎持現
價赴店買運行銷各地方官無考成

白井產井五區

觀音小石井　舊井　新井　界井　灰尾井　坐落楚雄府
距省五百七十里　屬姚州地方

行鹽二十一府州縣

太和縣歲行鹽六萬六千觔　雲南縣歲行鹽四萬觔　趙州歲行鹽四萬觔　寧川州歲行鹽四萬觔　永北廳歲行鹽三萬觔　楚雄縣歲行鹽三萬觔　鎮南州歲行鹽二萬觔　南安州歲行鹽一萬觔　蒙化廳歲行鹽四千八百觔　定遠縣歲行鹽三萬觔　廣通縣歲行鹽二萬觔　武定州歲行鹽三萬觔　羅次縣歲行鹽一萬觔　祿豐縣歲行鹽二萬觔　易門縣歲行鹽一萬觔　富民縣歲行鹽九千觔

賦產四之一

琅井產井一區

琅井　坐落楚雄府屬定遠縣地方距省四百二十里

行鹽六州縣

建水縣歲行鹽八萬觔　阿迷州歲行鹽一十二萬觔　寧州歲行鹽一十萬觔　通海縣歲行鹽一十萬觔　河西縣歲行鹽一十萬觔　新興州歲行鹽二十六萬觔

雲龍井產井八區

金泉井　諾鄧井　石門井　大井　師井　天耳井　坐落大理府屬雲龍州地方距省一千二百六十里　順盪井　山

行鹽八府州縣

保山縣歲行鹽七十八萬四千九百觔　騰越州歲行鹽五十二萬五千一十觔　順寧府歲行鹽七萬六千觔　鄧川州歲行鹽二十四萬八千一百二觔　浪穹縣歲行鹽二十四萬七千九百觔　賓川州歲行鹽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　鶴慶州歲行鹽一萬觔　劍川州歲行鹽二十四萬九千八百四觔　麗江府歲行鹽一萬觔　永北廳歲行鹽三萬觔　楚雄縣歲行鹽三萬觔　鎮南州歲行鹽一萬觔　南安州歲行鹽一萬觔　蒙化廳歲行鹽四千八百觔　定遠縣歲行鹽三萬觔　廣通縣歲行鹽二萬觔　武定州歲行鹽三萬觔　祿豐縣歲行鹽二萬觔　羅次縣歲行鹽一萬觔　易門縣歲行鹽一萬觔　富民縣歲行鹽九千觔

賦產四之一

安甯井產井五區

洪源井　大界井　石井　鵝井　以上四井滿坐落雲南府屬安甯州地方距省七十里　以上四井滿久經封閉新河井現今開煎

行鹽三州縣

新興州歲行鹽二十萬一千六百觔　安甯州歲行鹽一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六觔　嵩明州歲行鹽七萬七千四百觔

阿陋井產井十一區

奇興井　大井　猴井　吧喇井　羅木井　二丁井　袁信井　納甸井　袁朝倖井　以上係舊井　豐際井　十　改版井產正

四年新開　坐落楚雄府屬
廣通縣地方距省三百里
行鹽二府縣

開化府 歲行鹽三
十三萬觔 蒙自縣 歲行鹽三十七
萬八千六百觔

景東井產井四區

磨外井　磨腊井　大井　小井 坐落景東廳地方距
省一千二百四十里

行鹽

景東廳境　楚雄府屬永盛
鎮南州屬鼠虎二衙 南安州屬石嘉
蒙化廳屬南涧

彌沙井產井二區

彌沙井　橋後小井 坐落麗江府劍川州
地方距省一千六十里

行鹽

鶴慶州屬觀音山街石碑坪　七牛劍川州屬觀音閣沙溪石曲

只舊草溪井產井二區

只舊井 坐落武定州地方距省三百六十里 草溪井 坐落武定州屬元謀
地方距省三百五十里

行鹽

蒙自縣 歲行鹽三十一萬八千七百觔 阿陋井 大使歲行鹽五萬
二千一百觔

按版井產井四區

大井　二井　茂慶井　茂帕井

恩耕井產井七區 同一井名 坐落鎮沅府
地方距省一千四百里

抱母井產井九區 同一井名

香鹽井產井十一區

香鹽井　茂腊井　平寨井　習孔井　漫卡井　蠻宏井

回子井　馬家井　蠻窩井　猛戛井　茂葭井 以上各井
新開　坐落威遠地方距省千四百里　雍正二年

行鹽

順甯雲州元江石屏鎮沅恩樂等府州縣及猛緬猛獾倒鎮康耿馬猛麻車里各夷地商販夷民自持現銀赴井買運行銷

麗江井產井七區

下井係總名其實古井　細泥井　淡井　火須井　高先井井四區　歲古井　淡水井　日期井以上各井井總名其鹹水井　雍正二年新開　坐落麗江府地方距省一千一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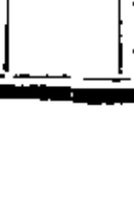
行鹽

該井鄰猓猡巴苴狄人等類雜居附近衛所軍民俱食鹽不給新本地以抽稅鹽觔半給各商易柴枝雜糧以資煎煮用度餘爲官鹽運入府境行銷

磨黑井產井七區總名

磨黑井　磨弄井 雍正三年新開　坐落普洱府
地方距省一千一百六十里

行臨
普洱府發給薪本煎辦
都在府境內賣銷解課
猛野土井產井二區
猛野井　磨鋪井雍正三年新開　坐落元江
府地方距省八百四十里
烏得土井產井四區
烏得井　猛烏井　磨者井　整董井　坐落攸樂地方距
省一千九百里
廠課
金廠年該額徵金七十四兩八分遇閏加金三兩六錢一分
銀銅鐵錫硃砂各廠年共該額徵課銀八萬一千八百一十



五兩六錢三分七釐零。○遇閏加銀三百七十兩六錢四分
二釐零。○一徵金廠年該課金一十四兩五錢二分遇閏加
金二兩二錢一分銀白銅鐵廠年共該課銀二百六兩二錢
二分遇閏加銀十七兩一錢八分五釐坐落地方官管理。○
一徵金廠年共該課金五十九兩五錢六分遇閏加金二兩
四錢銀錫井硃砂白銅廠年該共課銀七萬七百八十三兩
七錢七釐六毫八絲二忽遇閏加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五
分七釐七毫四絲五忽銅廠年共該課銀一萬八百二十五
兩七錢九釐三毫五絲各廠或委員或坐落地方官管理

金沙江金廠坐落永北廳。○石羊銀廠坐落南安州。○南北
衙銀廠坐落鶴慶州。○媽泰白銅廠坐落定遠縣。○小東界
鐵廠坐落大姚縣。○鵝趕鐵廠坐落鎮南州。○只直鐵廠坐
落武定州。○馬鹿塘鐵廠坐落武定州。○朱納鐵廠坐落武
定州。○河底鐵廠坐落武定州。○平地噴水灘鐵廠坐落武
定州。○大麥地鐵廠坐落武定州。○三家鐵廠坐落武定州
。○雙龍盛水鐵廠坐落武定州。○白衣關鐵廠坐落易門縣
迷末鐵廠坐落易門縣。○三山鐵廠坐落陸涼州。○紅路口
鍋鐵廠坐落馬龍州。○龍朋里上下鐵廠坐落石屏州。○路

南小水井鐵廠坐落石屏州。○卜路江金廠坐落保山縣。○
錫板等金廠坐落開化府。○石羊銀廠坐落見前。○個舊銀
錫廠坐落蒙自縣。○永盛銀廠坐落楚雄縣。○土革喇銀廠
坐落南安州。○馬龍銀廠坐落劍川州。○蒲草塘銀廠坐落
鶴慶州。○沙澗銀廠坐落鄧川州。○黃龍銀廠坐落開化府
。○淜革銀廠坐落河西縣。○方丈銀廠坐落新平縣。○惠隆
銀廠坐落大姚縣。○金龍銀廠坐落雲縣。○馬腊底銀廠坐
落開化府。○古學銀廠坐落中甸。○黃泥坡銀廠坐落建水
縣。○慕廼銀廠坐落永昌府轄孟連地方。○西里硃砂廠坐

落永平縣○嫣泰白銅廠坐落見前○青龍銅廠坐落元江州○白龍猛薩二銅廠坐落普洱府○子母銅廠坐落昆陽州○寨子山銅廠坐落易門縣○永興等銅廠坐落甯州○龍寶等銅廠坐落路南州○二郎山銅廠坐落趙州○銅礦等銅廠坐落永平縣○臨江等銅廠坐落順甯府○白沙等銅廠坐落武定州○斐母三元等銅廠坐落建水縣○金釵等銅廠坐落蒙自縣○烏龍興國二銅廠坐落宣威州○者囊銅廠坐落開化府○發濟銅廠坐落祿勸縣○湯丹普毛等銅廠坐落東川府○孟沙銅廠坐落九龍江外地方○北衙銀廠坐落見前○南衙銀廠坐落鄧川州○阿幸鐵廠坐落騰越州○苴艻鐵廠坐落定遠縣○甲甸鴉剌鐵廠坐落武定州○鵝膊子鐵廠坐落曜峨縣○法泥打礦山鐵廠坐落祿豐縣○上下壩皮硝廠坐落祿勸縣○曲卑撒喇烏皮硝廠坐落祿勸縣○卑浙倭鉛廠坐落羅平州○塊澤倭鉛廠坐落平彝縣

稅課

明洪武二十三年定商稅三十分稅一設雲南府稅課司大理府稅課司臨安府稅課司鹽益州交水稅課局楚雄府稅課司騰衝指揮使司稅課局永昌府稅課司又曲靖府稅課司嘉靖元年革景東府稅課司十年革蒙化府稅課司隆慶二年革昆明縣河泊所劍川州河泊所晉甯州河泊所俱嘉靖二十九年革昆陽州河泊所三十二年革歸化縣河泊所崇明州河泊所石屏州河泊所澂江府河泊所俱隆慶二年革

正統十年奏准雲南大理府所屬河泊所魚課米中半納鈔十一年以雲南稅課原無閘辦之處令所司收辦一年為額所收課鈔皆存留為官吏旗軍俸糧等項支用

萬歷六年上稅課魚課之數雲南稅課鈔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二錢五分五釐米麥九百四十四石八斗八升八合五勺海貝五千七百六十九索魚課銀一千三百五十三兩七錢八釐米麥三百五十石五斗

本朝雲南通省原額實徵商稅門攤酒醋鉛鐵麻布海貝易銀等項各色課程共銀一萬四千八百一兩三錢五分七釐四

英宗至治三年設大理路白鹽城榷稅官秩從七品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嚴禁雲南管課官員不得於額外取錢

絲六忽一微

雍正二年新增歸公商稅銀共五千九百兩又新增歸公稅規銀六千一百兩　六年新增歸公稅銀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五兩三錢零○七年八九十等年續增額外稅銀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兩八錢

附倉儲

實貯各府州縣并歷年社倉穀麥豆稗青稞共六萬九千九百九石四斗六升二合零○實貯各府州縣鹽井歷年捐納捐輸罰俸降罰學租捐買米穀麥豆稗豆共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勑給鑄炭一千六百勑土礦十五個繩二勑八兩鑄錢一百四千文令惟雲南府城東川府城設局鼓鑄每年約得息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零

附錢法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雲南行養典赤言雲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員子公私通行庶爲民便從之○成宗大德九年以鈔給雲南行省與貝參用其貝非出本土者同僞鈔論○明英宗正統十四年題准雲南鑄錢每年扣留本省鹽課銀二萬兩就近買料僱匠鼓鑄年額錢三千三百一萬二千文令參將一員專理每年十月以內鑄完解戶部○四十四年罷雲南鼓鑄○萬歷四年巡按鄧廷梧言

滇中產銅不行鼓鑄反以重價購海貝非利遂開鑄局○八年罷雲南鑄錢其在庫錢令貴州運充兵餉

本朝順治十七年令雲南開局鑄錢○康熙九年罷雲南鑄局○二十一年設鼓鑄於雲南蒙自祿豐大理等處○二十四年臨安設局○二十七年總督范承勳以雲南錢法壅賤奏罷之○雍正元年設鼓鑄於雲南府城寔益州城臨安府城大理府城共建爐四十七座專委總理官一員每爐工匠二十一名月給工食銀三十六兩每爐月鑄錢三卯每卯鑄銅六百勑給鑄炭一千六百勑土礦十五個繩二勑八兩鑄錢一百四千文令惟雲南府城東川府城設局鼓鑄每年約得息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零

常產

穀之屬稻凡百餘種約以紅稻白稻糯稻撥之麥有小麥大麥蕎麥燕麥數種黍有黃黍黍長蘆粟有黃穈紅穈豆有黃豆白豆紅豆綠豆豌豆豌豆蔓豆飯豆豌豆扁豆羊眼茶褐青皮大黑小黑蠶豆數種蓋部方物略記佛豆秋種春收即蠶豆也粱有飯糯二種蔽有甜蔗苦蔗二種麻有脂麻胡麻火麻有山稗糯稗二種蜀黍即高粱產呈貢縣者佳草子米似穈而微夷羅數種皆種多食

貨之屬鹽詳載鹽法油有菜油麵子麻子腊麻胡桐油蘆花子油數種酒有燒酒白酒黃酒數種

花椒 薑葉 小粉 蜂蜜 蠟有黃蠟白蠟栗蠟三種 布 毛姚安者佳 金 銀 銅 鐵 錫 鉛 水銀滇產五金其來舊矣第在也 時出時竭亦難專指定

蔬之屬薑宜良者佳 芥 蔡昆明者佳 韭 蒜 薤 茼香 青菜 白菜種來自京有紅黃白三種又一種胡蘿蔔者佳 蘆菔俗呼蘿蔔有紅白三種又一種馬齒莧 芹菜 苦蕒 麥蘭 葵菁 蕓大理浪穹者甚香美 蕹建水者佳 薑旱芹也 胡麥一名香菜 茼蒿 茗蓬 樹頭菜產白石屏州者佳 茄 瓠雲南縣者佳 胡蘆 芋 蕨 竹筍永北者佳 茭筍 蒲筍 冬瓜 絲瓜 王瓜 南瓜 金瓜 苦瓜 土瓜山產土人掘以供食 菜瓜 稍瓜 倭瓜俗名八稜瓜 銀瓜 扁豆 金豆俗名紅豆又名白豆 落花生臨安者佳 羊 芋 蔗 楊梅 鏃

土產

果之屬梅有山梅鹽梅二種 杏 李有黃李數種 桃舊志以富民爲者甚佳 梨省城晉寧者佳 栗 石榴黑籽者佳阿迷州又一種白石榴 胡桃大理漾濞者佳 松子 瓜子大理劍川者佳 木瓜 西瓜 郁李 香橼有大小二種 佛手 柑又一種橙 柰 柿 葡萄麗江者佳 林檎 花紅 銀杏 枇杷元江者佳 甘蔗 梧實 雞栗 楊梅 鎖南 櫟 橄欖元江者佳 櫻桃 山樝遍海者佳 餘甘俗訛欖 救軍糧山野彌望絲葉白花紅子極繁五六月熟味甘可食 孛蔴 茨菰 菱角 蓮子 藕臨安濱江者佳 芡實

土產

花之屬牡丹有紅黃紫香粉紅數種 茶花奇甲天下明嘉安謝肇淛謂其十德爲詩百咏趙璧作譜近百種以深紅軟枝分心卷瓣者爲上 優曇花葉如婆羅而有九十二瓣遇閏則多一瓣 天女花花似玉蘭而白過之暮春始開香甚清遠 蝴蝶花色黃絲相間形如蝴蝶春夏盛開大理上關一株樹大花繁更爲滇省之冠其花首尾相銜垂下如串下有蝶泉 梅花有紅梅白梅綠萼二種 玉蘭 海棠 丁香有紅白二種 杜鵑有五色雙瓣者永昌蒙化多至二十餘種 梔子有深紅淺紅二種 茉莉產元江者葉有磬口雀舌二種 石榴有四季海石榴有紅黃二種 櫻桃有紅白二種紅爲朱櫻白子甘可食 紫薇 薔薇有五色者 玉蘭 茄蘭 茶蘼 唐棣即郁李 地棠 木槿 海棠 金梅花開黃色與梅同時故名又以垂條似柳一名柳 山丹俗名映山紅 辛夷 刺桐一名蒼梧樹高數丈花開丹紅形如鸚嘴俗又名鸚哥花 粉團有紅白三種 佛手花 夜合

七里香　瑞香　仙人掌　葉肥厚如掌多刺相接成枝花剛籍花黃而細土人植以爲籬又一種形類鷄冠　以上俱木本　蘭有七十餘種有紅邊三種又二色　芍藥有紅紫白數種　菊有九十餘種　水仙　素馨山野叢生家圃廣植榮紅花白質秀香清亦有四季開者舊志即南方草木狀所謂耶悉茗也稱其種來西域又滇客云南詔段素與好之故名迦羅云南漢劉鍊之姬　鳳仙佐名金鳳　玫瑰　地湧金蓮　罌粟有高足矮足百合勝　鳳尾　龍爪　鷄冠有鳥朝王數種　玉簪　秋海棠

剪紅羅　魚子蘭　十樣錦　萱　迎春　報春　凌霄　石竹五色錯雜凡十餘種　金錢　鷺鷥毛　鷺鷥有五色　虞美人　扁竹類萱花一名藻蕙花　十姊妹　西番菊　西番蓮　西番錦　水丁香名藻蕙花　以上俱草本　芭蕉

一名紫茉莉　金盞銀臺　長春　佛手　向日葵又有蜀葵冬葵旋覆　百合　石斛　山礬　燈籠花　燈盞花　仙鶴花宛如飛鶴　鷓鴣花　蝴蝶戲珍珠花白色花開如蝴蝶狀中有圓珠數點故名　以上俱草本芭蕉有鳳尾蕨牙美人數種元江公芭蕉二種　吉祥草　通草　蒲草用以織蓆又一種虎鬚蒲　象鼻草　虎鬚草　鳳尾草　魚眼草　辭荔草即香菖蒲　蘆　茅　燈心草　鐵線草　火炭草　穀精草　龍膽草　木賊草　菊花　金銀花臨安者佳　紅花　旋覆花　覓絲子　車前子　史君子　金櫻子　五味子　青箱子　枸杞子　補骨脂　薜荔　虎掌草　馬鞭草　青蒿附草　矛　鼈盆花　蒼耳子　石楠藤　瓜蔞仁　牽牛　萆薢　椿實　枳殼　陳皮　青皮資川者佳　地骨皮　桑螵

楸　楠　黃楊俗名爲水黃楊年清　冬瓜　楮　柞　槲　梓　冬青　楞　柘　紫楠　桑　檀　檜　櫻　楸　梧桐樹高數丈　觀音柳　葉如茜香花開蘇色　羅漢松　綿木　皂角樹　無花果樹　紫竹　攢竹　水竹　苦竹　觀音竹　鳳尾竹　慈竹　篁竹　猫頭竹　實心竹　東坡竹　龍竹　筋竹附竹　藥之屬茯苓姚安者爲上舊時武定楚雄者次之何首烏　香附資川者佳沙漠　土人陵家化川芎　苦蕫　當歸臨安者佳地黃　天門冬富民者佳　麥門冬　防風　桔梗　白芷　柴胡　前胡安寧者佳　半夏　升麻　貝母　白芍　赤芍　白豆蔻　遠志　石菖蒲　威靈仙　天花粉　牛膝　秦艽　黃精　猪苓　澤蘭　重樓　常山　薑黃大理者佳　大黃大理者佳細辛　麻黃　香薷　水通　紫蘇　荊芥　薄荷大理者佳蒲公英　骨碎補　草決明　益母草　貓爪草　穀精草　龍膽草　木賊草　菊花　金銀花臨安者佳　紅花　旋覆花　覓絲子　車前子　史君子　金櫻子　五味子　青箱子　枸杞子　補骨脂　薜荔　虎掌草　馬鞭草　青蒿附草　牙　鼈盆花　蒼耳子　石楠藤　瓜蔞仁　牽牛　萆薢　椿實大理者佳　枳殼　陳皮　青皮資川者佳　地骨皮　桑螵

桑白皮 桑寄生 厚朴 石膏 滑石 麝香

羽之屬 鷄 鴈 鴨 鵝 鶴 鶉 雀 鷹 鳩 烏 鴉 燕 鷺一名舂鋤 倉庚一名黃鸝 雉 鸚鵡 鸜鵒俗名八哥 翡翠 白鷴 灰鶴 錦鷄 鸛 鸕鷀俗名水老鴉 鴟 鳧俗名野鴨 梔白 黑頭公 秧鷄 啄木冠 鴛鴦 鵪鶉 子規一名杜鵑 鸊鷉十樣錦 巧婦 天白了 哈咖鷄

毛之屬 馬 牛 羊 犬 豕 貓 鼠 驢 獐 鹿 兔 鹿麑 猿 猴 虎 豹 熊 豺 狼 獺 狐 狸 麂羊 野猪 蝟 鼠有飛鼠黃鼠竹鼠麂鼠鼷鼠諸種

鱗之屬 鯉 鮒 鱖 白魚 黑魚 金魚 油魚 鮎 鱔 鮑 鱗鯉

介之屬 龜 鼈 蟹 蝶 蟬 蠅 蜂 蠅 蜘蛛 蝨之屬 蟣 蝨 蟁 蚊 蚤 蚋 蠓 蟲 蛭 螻蛄 蟋蟀 蟬 螂 蜣螂 蜈蚣 蛇 蝮蛇 蝙蝠 蠭 斯 蛟 蝘 蜥蜴 蠑螈 蝦 蟆 蝌蚪 蝸牛 蟻 蚯蚓

異產

雲南府屬香糯出富民 太華茶出太華山色味俱似松蘿而性較寒 塘頭布出晉寧頭極細密 烏帕 鉛粉 銀硃 黃丹俱出猛緬若水昌明諸雄山大如巨五色錯雜出易門有未考其所自出姑存其名 雲母石 僊生石 花石 出昆明石綠出易門有五色取漬盆中作玩舊志可爲器血誤煽砒今無 玛瑙形圓

如琪花產晉甯天王廟冬花開三色落不沾塵 巨竹 山易門蒼翁何二種 名五葉芸香能治蛊毒入夷方者攜之如啖此草無咏便知中毒急服其汁吐之自解又一種名非葉芸香能治瘴鏡面草和微鹽煎酒服能治月閉 金線魚 出滇池金線洞鱗長不盈尺味極鮮美

武定州明礬出元謀 礪石 出金沙江龍腦石出獅子山有花紋質微脆酸角 形似味甘酸 棱羅木 五色石斛 出太和石壁紺紅者佳 蠻羊 出緑勘普渡河

大理府感通茶出太和感通寺 蘆子 出雲龍州 紙 有青紙粉紙二色 墨 靛俱出太和

胭脂出雲南縣 紅布 出雲南縣 點蒼 出蒼山蘆白質黑紋有山花紅花 高河菜 出蒼山高河泉莖紅葉綠味辛香五六月採之不可多得 龍女 太和感通寺一株樹高數丈花類白茶相傳爲龍女所種 黑竹 出浪穹色黑可爲簫管 工魚 一作公魚

乳扇 酥油

出洱海如鱒而鱗細長不盈尺楊慎稱爲魚魁 螺蛋 出趙州

楚雄府 嚮石 出文殊山聲清越可爲磬 越瓜 霍香 斑竹 青魚 出黑井味佳 木槿 一名菩提子圓淨可爲念珠 木羅布 即橦布也橦皮可爲布錦 雞州 白鷴

永昌府 繞香布 堅厚縝密綿紬 春 質堅色潤琥珀 水晶 菜玉 墨玉 珠砂 海金砂 寶石 俱出猛緬若水昌明諸蓋因其出永昌耳遠者舊志載於永昌物產未考其所自出姑存其名 雲母石 僊生石作孟欽酒可治產雞紫英石 白茄 飛松子 波羅蜜 實大如梨味甘微酸 董稷 蘘葉 產與元江同 麻竹 其質緜軟可紡繩織履 花斑藤 出高黎貢山外色斑中實可爲杖 排風藤 赭葉 阿魏 沒藥 乳香 兒茶 冰片 哈芙蓉

鵓鴿 神黃豆 青花豆 可治傷風 出瀾滄江雷鳴 出越
麗江府無芒麥 出寶山穗無芒而實圓 和尚蒜 種種出江外 自然銅 產無定在亦不常有 花馬石 青石 漆 葡萄 出江外 荊花 紫金錠 以雪山水和藥爲之故敷腫毒奇效 旄牛 毳志作氂牛尾可作纓 琵琶豬 石耳 形如木耳生盛極清之氣久食延年 數珠菜 生江中形類念珠 海棠果 出劍川類花紅而小味酸 槌子 出劍川能烏髮 山驢 青銅魚 出漾工江細鱗長不盈尺夏月始出 蝦米 出劍川較他處者尤細臘 蠻草 顧甯府蘑子 出鹽漆 猩猩果 卽酸棗仁 班竹 出雲州 滇竹 卽南中志所謂節相去一丈可受一斛者今產不過去二三尺受升合而已 藤竹杖 雞血藤 出雲州治熱膏蛤蚧 綠鳩 長鳴雞 矮犬 毛深足短卽竹書所載短狗 脆蛇 見人則斷人去復續取而乾之可治腫毒

永北廳石花菜 鹿茸

蒙化廳石黃 出石屏縣能去垢 乳扇 酥油 每山自然銅 有無不常 白鹽 出舊定邊治血症 棉花 紅花 人面竹 節如人面 錦雞 沙溝魚 大僅如指美同滇之金線

水蜈蚣 冬月出漾江中味肥美

景東廳娑羅布 羊肚布 織文如羊肚 青紙 石風丹 生石上能療瘡毒

仙茅 苦子 淨瓶蕉 布子末鍼形如淨瓶 孔雀 竹鼬

普洱府茶 產攸樂華登倚邦莽枝蠻崗者味較勝 蘆子 甜筍

石青 出白龍廠 盧會 神黃豆 稀痘藥 中用之 臨安府藕粉 出建水 沙糖 出建水 淡豆豉 治傷風 能紋布 出通海 莎羅布 出建水 石青 出嵩州阿迷 皆我新平 臙脂 出通海杞麓湖鴨身鴨掌上已前來重陽前去 紫石 出石屏可作硯 花石 出海勝沉香 出河西 柚 扶桑花 鵪鶉 出阿迷

花魚

元江州檳榔 一名仁頻樹高數丈旁無附枝正月作房四月開花一房百餘實大如核桃焙乾合蘆千石灰嚼之味香美 蘆子 產山谷中蔓延叢生夏花丑寬中消脹 蘆子 秋實土人採之晾乾收貨 蔞葉 家園遍植葉大如掌 荔枝 僅數本味酸肉薄 蜜多 熟酸 角蘇 酸

本 麒麟竭 舊志木高數丈葉類櫻桃脂流樹中紅如血 鯊魚 出舊志有黃黑二種長丈餘旦四足能食鹿春夏在山秋冬在水土人取食之其膽治牙痛解諸毒 蟒蛇 膽 今俱無 孔雀 白鸐 泥滑滑 卽竹鷄能人言 矮鷄 各名 矬鷄 足短而鳴長 黃魚 肉金色味甘肥

鎮沅州南棗 娑羅布 白鸐

曲靖府茶子 叢生單葉子可作油 棉花 石燕 出舊志 雌小 月病馬踶香 木瓜梨 圓松 油蝦 出陸涼

澂江府土青 青皮香 出河陽 靛 出新興 蔓胡桃 出江川形如扁櫻皮 仙茅 出河陽 蘆甘石 窠窳魚 一名騶鮮 出河陽撫仙湖凡山麓水涯之石洞 味似胡桃

曰黃魚出水遲石穴土人挾巨筍汨水承洞口而取之鱗細味美長五六寸腹多腴乾亦不空舊志訛康郎楊慎以爲滇寶謂其軟而中空未確青魚出舊陽宗明湖味極佳贍呼療目　鯊魚出江川星雲湖似俗呼爲大頭魚紫鰉出舊宗陽

廣南府雲竹　千張紙木實也形似稿豆其中片片如蟬翼焚爲灰可治心氣痛草果開化府馬金囊卽紫檳榔嚼之飲水味甘除熱可治瘴毒薑黃　攀枝花　蘇木　桄榔可爲麵澱食出安南長官司桄榔一名臺棕粉　椰竹　鱗蛇膽出真元江產者同

東川府木棉　漆　降眞香　菊花藤出巧家采似菊花性同人蔘　法落海出法瘴治心痛鷓鴣

昭通府筍竹一名羅漢竹　方竹三竹皆出鎮雄山中　賦產

廣西州鷄腿竹　產山谷間每節上大下小可爲杖　透明魚出瀘源洞口其大如指頭有肉角色白無鱗畜水盆中藏腑俱見

銅出於滇凡四十八廠最著者東則湯丹落雪西則蘆塘箐台廢舊開新繁獷難數特著攻採者之名目焉農部鎖錄云廠民多忌諱石謂之硃上謂之荒好謂之徹佩金器者不入礦有職位者不入礦不鳴金不然爆不呵毆祀西嶽金天祀礦脉龍神謂龍神故奭夷畏見冠帶吏也硐謂之礦礦脉微露謂之苗細苗如線謂之引土石次雜謂之慈荒易攻鑿其礦不長久凡攻鑿喜硃硬硬前久可獲大堂謂之擐大礦謂之堂硐防土崩架木撐撐謂之鑲入硐尺寸若干謂之排煎礦爲扯火配石爲底子炙配謂之稠木柴燒礦謂之鍛有經一二三鍛然後入爐者謂之鍛窯毋待於鍛者謂之一火成銅滿一晝夜謂之飽火曉煎曉成謂之半火銅面謂之油銅渣謂之墳一圓謂之餅餅謂之紫版再煎謂之盤殼煎不成銅謂之和尙頭收拾澄滓謂之淘荒洗墳凡礦錫鐵爲上黑綠次之黃金箔又次之凡鍊白火者荒也青火者硃也綠火黃火各如其礦之色惟紅火爲上乃銅之光火烈礦鎔其墳先出流注如金膏以水沃之成圓餅而棄之墳盡而紅光發則銅存焉乃坼爐封融液如餳得十圓或十餘圓白面起者徑尺餘以次第遞差而小入底徑數寸蓋有數存不可強也無俟煉者爲自來銅銅鋼於山爲天生銅天生銅爲銅母不能採凡礦之爲物善變忽有忽無爲跳礦小積爲窩爲雞窠礦入不深者爲草皮礦臨水外行爲趙汇礦內行爲進山礦進山最佳可望堂礦礦脉微露謂之苗細苗如線謂之引土石次雜謂之慈荒易攻鑿其礦不長久凡攻鑿喜硃硬硬前久可獲大堂凡礦畏馬血塗之則礦走凡礦畏印封封則引苗絕凡礦最

變採礦盈山未及煎煉或化爲石甃人居土房旁有墜屑其色忽青碧塊而欽之銅液飛注此神化之極也凡廠之道廠有廠主聽其治平其爭欵金而入於金府府一人掌銅之出入史一人掌官書以治凡胥二人掌脩飼之事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舉其貨罰其人以七長治廠事一曰客長掌賓客之事二曰課長掌稅課之事三曰爐頭掌爐火之事四曰鍋頭掌役食之事五曰鏟頭掌鏟架之事六曰硐長掌硐之事七曰炭長掌薪炭之事廠徒無數其渠曰鏞手其椎曰尖子負土石曰荷荒其名曰砂丁皆聽治於鍋頭其給以

荊曰條子其縛以藤曰揸其法嚴其體肅其六稍也曰下班晝夜分爲二班其燈曰亮子直攻橫攻俯攻仰攻皆因其勢以巾束首掛燈于其上裸而入入深苦悶鬱風硐以疏之鬱深出泉穿水浪以泄之有泉則礦盛金水相生也凡礦橫以桶凡礦一石得銅八十斤爲上六十斤次之四十斤又次之三十斤又次之不及十斤爲下凡銅紫版爲上鉻紫版百斤得蟹殼八十斤則淨銅矣以充京運次則以運省倉以供東川鑄局張君雜記云裹糧搭蓆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力曰小伙計或栅弟兄司飲食者爲鍋頭架鏌木者爲廂頭開礦

曰打礦子硃有引線老於廠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數人出之曰背荒生內有豆大硃子曰肥荒檢之倘可煉以易油米硐之深下者曰井洞開之平者曰城門洞洞中石圮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傴僂入內慮陷支以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慮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燈所費油鐵約居薪米之半而編查防奸按制得宜則有司之責蓁重矣硃之最佳者曰綠錫蠟煉千斤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蠟爛頭錫蠟再次曰硃硃錫蠟銅居其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數炭價

若夾石硃稠硃哈硃則每千斤不過得銅四五十斤得不償失遇者有憂色咸品搭於佳硃內以煉煉礦曰扯銅其法礦千斤用炭七八百斤不等爐如夾牆底作圓窠鋪以炭末始加礦炭盖硃上窾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上復開一孔火盛硃鎔則硃自此出而銅沉於底硃竭流則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擊餘炭既淨用火飲潑之設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盤殼次第發取每爐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至土洞深開爲積霖所陷曰浮洞鑿者不得出常悶死或數人多至數百且數十

為實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啐之即僵仆名曰乾蛾子每廠衆雖老成一人為客長立規最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砝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北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合錄與記而互明之大略已具矣

滇南大政惟銅與鹽鹽皆井鹽設提舉司三其不歸提舉者歸州縣官黑井白井井各五琅井一黑鹽歸省店行二十二州縣商販銷白琅鹽行二十六州縣官督銷統歸三提舉雲龍井八行八州縣安寧井五行三州縣歸州牧徵阿陋井十

一行二府縣歸大使徵景東井四行五處歸廳徵彌沙井二行二處大使徵只舊草溪各一行二處阿陋大使兼管按版四恩耕七抱母九香鹽十一麗江七磨黑七猛野二烏得四或由州縣官與大使或聽民自銷上課此其大較也考雍正間額煎鹽二千七百二十八萬七千四百餘斤正課銀二十七萬八千餘兩盈餘銀共四萬七千七百餘兩如是而已後來公私交迫總歸鹽銅加煎加銷至餘於倍鹽政大壞民力不堪奸民乘之而起圍城細吏剛眼投火總以鹽為藉口此有鹽地方所以愈不可為也竊惟滇境之闊其編員可以迨

乎江浙兩省而地丁錢糧曾不及大府之一江浙山郡甚多亦如滇南而賦役懸殊者則不均之故也地方官無漕糧出辦不得豕假鹽課以轉動之大吏又視行鹽之區為利藪官累日深民怨滋起職是之故夫滇之兵米僅足養兵猶且不支鹽課銀以支兵餉與官俸猶且不足歲仰於各省協濟銀累巨萬疲內郡以濟邊方幾成為甌脫無用之地惟開滇時田賦甚輕數百年來相習以為固然一旦清釐其勢有不能行況於鹽務略一加煎加派羣呼而起禍幾不測方今正額且不能銷所加化為烏有愈貪者愈貧由計之不審也惟是

因仍原額與之休息尚可以支撐故詳志諸井使有所考焉

銅綠即綠礦也以煎銅不及錫鐵琢為器皿值兼金庸之為顏料名之曰大綠亦貴物在得所用耳出羅次武定祿豐諸廠

鍾乳石之津液凡滇中諸洞之奇皆其凝結而成者色白如乳故云

石琉磺滇中各出而惟浪穹之天生黃其值比金

石中黃見於抱朴子滇山盡石其黃往往有之蒙化石母山出石黃

石燕石盤到處有之可塗瘡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日雄小曰雌祿參部亦然土人言天將雨燕隨風起舞滿天風止落地仍為石

楚石出大理點蒼山解之為屏及棹面有山水物象如畫寶貨聞於宇內高督為十品層巒疊嶂積雨初霽皐山傑立雪意未晴雪峰千仞巖岫半微水石雲月雲山有遲淺絳微黃孤嶼平湖各係以詩然其景不止此或高公所得僅此耳楚石似若可喜及讀張佳印三石篇為禍地方島有極耶嘗於祿勸學宮見所砌長石板旭日初照作柏葉紋使匠作油發

必大顯但其粗脆易剝不如楚石白潤堅緻故不中屏材耳

閒有解木中閒亦作種種物象者可知天地間何所不有諸洞物象皆成自天然而窯變大士蛤藏佛象其小焉者也

銀亦上幣軍國之巨政也中國銀幣盡出於滇次則嶺粵花銀來自洋船他無出也昔滇銀盛時內則昭通之樂馬外則永昌之慕龍歲出銀不貲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大吏不達時政禁銀廠以事銅廠自是銀耗銅充每銀二十四銖至準銅錢二千五六百遠處且準至三千四千官民交受其困

銀廠之礦硐丁衆名稱大概同銅廠至於煉銀則用推爐照

子為稍異然銀成總由底母倭鉛周其常也有此廠鉛官向彼廠不宜降而下之至有點鳥泥青苔而成者由此參悟而知神仙黃白之說未嘗不可信同一石也得底母點之即成銀西番估舶市中國倭鉛歸以藥草煮之即成花銀轉販於中國此非明著大效乎滇南銀廠十有六

鉛鐵所出地方多唯蒙自之錫名於天下即唐貢所稱鐵也其廠名曰個舊個舊之錫譽錫也錫不雜鉛自譽也本邦土司亦出譽錫滇南倭鉛廠三鐵廠二十錫廠一

金出於北金沙江所謂金生麗水也淘洗得之工費正等惟

掘於平地得金塊大小而利贏滇志所稱麗江金沙江出金姚安龍陵江出金永昌府出金臨安安南長官司出金金於滇出為多某金條金咸萃於滇而累滇亦甚前明中使稽採金採贖井以虐滇往往至於兆亂亦可以鑒矣滇南金廠三一在永北之金沙江一在保山上潞江一在開化之錫板又案續博物志云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冬或春先於山腹掘坑方夏水潦蕩沙泥土注之坑秋始披而揀之有得片塊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先納官十分之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効免征賦麩金出麗水河瞼川有罪送滴金

所最爲重役會同川銀山出銀鑛私置冶官收十之三諸礦
川有錫山出錫彼時滇不大采版圖而能詳之若此則李志
勝范志矣李與范同時人俱南渡以後
玉出於南金沙江江昔爲騰越所屬距州二千餘里中多玉
夷人採之搬出江岸各成堆粗礦外護大小如磊卵石狀不
知其中有玉幷玉之美惡與否估客隨意貿之運至大理及
滇省皆有作玉坊解之見翡翠平地暴富矣其次利雖薄而
亦贏最下則中外盡石本折矣甚包鬲裹遠運而來有貴而
置之密室或賤而棄之籬落且用以拒門然珍者解開轉成

白石賤者解開反出翡翠雖老於作玉者不能預定此卞和
所以泣也按南金沙即禹貢之黑水江之自出包西藏上通
日扁所謂雍望者應在於甘肅言雍州望以爲祭者也故雍
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猶兗豫雍共界河徐揚共界淮耳後
儒謂有兩黑水豈淮河亦有兩哉雍州之貢球琳琅玕梁州
之貢璆鐵銀鏤砮磬周制合梁於雍滇於禹貢屬梁州於職
方屬雍州想古時黑水上流必巨採玉者多於其中故球琳
琅玕盡爲雍州之貢梁但貢璆磬由玉出之少耳自上流漸
運所謂黑水者其流甚細又時隱時見幾無從派其源流而

江之精珍隨水而下盡歸於梁州滇南正界大金沙江故出
玉爲盛凡滇產諸玉皆當日球琳琅玕與珍磬之遺也職方
亦云其利玉石則採玉攻玉爲民利所貫同今川陝不間有
玉玉出黑水之大令金沙江脈水道者得吾說而存之其亦可
以談禹蹟也夫

圖書石出金沙江 獅山

藏香出中甸中甸多喇嘛黃教紅教盡居於此成村落且出
活佛少長藏僧來訪以厚幣迎歸主其藏何人能作此香如
線香甚纖細長二尺一盤爲束滇中貴之以爲通神明几房

幃產厄大花危篤焚此香即平安
琥珀出永昌地中有琥珀旁不生草掘深八九尺即得之其
大如斛削去外皮中即琥珀土瑪瑙出永昌哀牢山支窩琥
珀瑪瑙字皆從玉則亦玉類也本草以琥珀入木部謂松化
菟絲下有茯苓轉成琥珀也今云削皮殆其然歟
白玉翠玉黑玉出蠻莫土司琥珀之屬出孟拱土司寶石產
沙碧霞璽之屬出猛密土司
寶石即漢書哀牟傳所謂光珠出於猛密水者也寶井井有
數處夷人環屋圍之取得佳者緬酋持去元時謂之凸凹石

以紅刺爲上品重一兩二錢值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宋朝
寶重其次淡紅色嬌曰刺深紅石薄色嬌曰避者達黑紅曰
苦刺泥紅帶黑黃曰古木蘭凡四品張仝謂須以紅透者爲
寶嘗於王太監處見之比輓紅則黑比硬紅則乾以予在滇
所見皆苦刺泥也而價且巨萬矣
碧霞璽一曰碧霞玭一曰碧洗皆寶石之類出猛密土司中
五色俱有以深紅透水爲最紫黃絲間白色次之白黑二色
最下
印紅亦寶石之類方徑不過數分投之大水缸中紅光即映

滿缸以嵌冠上臨陣則矢石俱不能及敵人望之如見仙佛
圓光皆驚怖此其所貴也
豪猪牙亦寶石之類取形似而名也臨陣時以拴胸前矢石
不能及故蠻方貴之甚至以諸寶嵌於頭頂及身以雄長於
諸部在得所用之耳今居中國而不得所用何爲求之哉張
君記云寶井在阿哇國界井深寒蠻服砒始敢下取石子滿
囊貿以上寒戰欲絕每袋謂一趴精改妙索價甚昂江右客買
之是時容猶得至也而今不能矣
輓玉出麗江摸拔山若碧玉若沉香琢爲酒器及水注甚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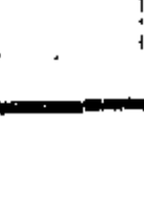
又出墨玉作念珠且充貢
丹砂出於迤西左思所稱汞平之西里有硃砂廠
空青今名大青曾青滇中以爲顏料貢大青出姚安石青石
綠俱出定遠響石出楚雄白龍箐子有石綠石青課
阿魏亦出於滇唐李珣海藥本草云阿魏是木津液如桃膠

狀色黑者不堪雲南長河中亦有如船上來者滋味相似一
般只無黃色據此則滇中亦有阿魏矣曰長河中想亦從邏
羅至緬甸而上金沙歟
花桐酒出武定花桐村村之地勢極高張王二姓同居頗似
武陵桃源村人工釀酒行於四遠曰花桐酒予嘗宿其村下
則爲勒品又下爲張波羅又下爲元謀以至金沙江計其高
應數十里上
高粱酒出元謀其地旺高粱以爲酒如北方之乾燒
桑椹酒出查酒補蔔酒滇產葡萄住不知釀酒而中甸地接
西藏藏人多居之酒蓋自彼處來也
古刺酒出緬甸古刺在緬甸外其水貯之器數十年不乾曰
古刺水取此水以釀酒可以久留故曰古刺范志誤以爲古
辣且以爲賓橫間壚名始非也前明外番嘗有古刺貢水古

刺頭遲羅皆在緬甸外面緬甸常以
遲羅人善釀酒以燒酒再重燒入珍寶異香仍譯以檀香十
數斤薑黑如漆入酒封埋絕去燒氣三年取出之能去積
病且殺蟲蠱明汪頖常見二人飲此酒打下活蠱長二寸許
謂之魚蠱云粵人喜食魚生當是魚膾成蠱也
樹頭酒出緬甸樹類樓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麴納
罐中而以索懸其罐承於實下則實流汁入罐成酒名樹頭
酒如不用麴但取其汁蒸爲白糖

孔雀出滇雀尾一屏值不高人家多列之凡令以朝爲冠飾

滇繫四之二



貢

比於古之貂蟬而以三眼爲尊故孔雀貴爲南方諸禽首然
聞其血能殺人故梁王使阿謐殺其夫以孔雀膽 已詳忠
謂民人或以鸚鵡爲鮓以孔雀爲腊以其易得豈腊孔雀不
過海而鮓鸚鵡體腥臊亦劣鼎俎耶蘇恭謂孔雀廣南有
雲南無今雲南孔雀頗多則蘇言不足信

鸚鵡多於金沙江邊五色俱備亦有白鸚鵡如畫大士相隨
者養之飼以番稻及松子其與孔雀皆文禽也一被懷妒之
殺一嬰兒鮓之難則所置有幸不幸也夫以鸚鵡早著於禮
經歷代之傳其聰慧軼事足以感人者又至多涼無有出其

滇繫四之二

獻產

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
台沙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爲
諷矣廷瑞滇之楊林人信天翁即鷿鷉澤虞也俗名讓田鳥守
水圳俟魚過啄食之此語早傳於天下不知發自蘭止菴也
蓋鳥之安命而知所止也品高亦亞於鶴矣俗訾久住不勛
朱鳳如指頭大能作聲生於深林兒童折樹枝以餵水引之
者養者爲青鸘者莊
得五六枚繞樹枝上不去猶蜜之引散蜂也插華堂上飛鳴
上下不過七八尺極可玩嘗於劉開化邸見之

象出雲南諸土司明統志云緬甸八百皆有象然不獨二土

司也夫教象以戰爲象陣駈象以耕爲象耕南中用藥箭兼馬牛之力明萬歷中鄧子龍禦緬靴尖起處踢死一象蠻大驚以爲神將亟議象艦隨時運於四支踢其臍而殺之知將略在有學問也天啟間安効良救攻馬龍調景東土兵統象兵逆戰一象奮勇衝陣土兵乘之大破蠻兵象歸營猶氣勃勃始繫箭鏃滿身巡撫王佐立碑建坊葬之馬龍北關外表曰忠勇義象此事著於黔書及滇志宁居滇久屢見緬甸南掌貢象至養於城東報國寺後園無絕芻者而供億亦煩費矣

而中民俗以牲畜爲富故馬獨多春夏則牧之於懸崖絕谷秋冬則放之於水田有草處故水田多廢不耕爲秋冬養牲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馬牛羊不計其數以羣爲名或百爲羣或數百及千爲羣論所有輒曰某有馬幾何羣牛與羊幾何羣其巨室幾於以谷量馬牛凡夷俗無處不然馬產幾遍滇而志載某郡與某某郡出馬何其褊也夷多牲畜而用之亦甚費疾病不用醫藥輒禱神貴者敲牛至於數十百賤者敲羊至於數十百究無救於疾而牛羊之用已不可紀極巨室喪事來弔但駈牛羊成羣設帳幔於各寨計費

山牽牛請靈位三匝而敲之以成禮仍歸所敲於各寨計費牛羊亦不可勝計故滇勸緣難處而鼠街所出之皮革幾半滇由用之多也范志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大理馬爲西南蕃之最彼時所謂大理國者蓋統全滇而言之非大理一郡也桄榔故靜江也宋時於靜江府設馬政以茶易西蕃之馬故范志自謂余治馬政今滇馬雖多未有鞭轡估客駈而成羣販之以出滇境者但供腳人駄運驛號收買而已至緬甸軍興反駈天下之馬牢以入滇死者不可勝計道傳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水土而知其人心隨所向無不如志夫以鄭駟尚敗晉戎況駈天下之馬萬里入滇道死已過其半迨抵軍前馬已盡矣不得已潛買滇馬以充之滇馬值遂高夫內地之馬撒蹄而馳於平原廣地便滇馬欽蹄於歷險登危便古稱越睒之西多莎草產善馬世謂越睒駿始生若歲中紐莎糜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又夷人攻駒縻駒崖下置母巖顛久之駒戀其母縱駒衝崖亦然膽力既堅固涉峻登泉如履平奔上就母其教之下崖亦然膽力既堅固涉峻登泉如履平

地此滇馬之可用於滇而入內地技亦窮矣南渡偏安於靜江易馬終不聞賴西蕃之馬以濟軍政想亦徒爲煩費矣

野牛犀牛兕牛皆牛也滇多有之野牛能鬬虎割其肉即復生所謂視肉也犀牛伏於潭祿勸鐫字崖有犀牛潭夜出有光見之者不利兕嗜叢棘一曰舐鐵然舐鐵者猿非兕第獵雲夢之兕爚赫千里射隨兕者不利則與猿皆同類兕角爲觥祝射皆用之犀角駭雞夫豈易得晉制犀比或騷人寓言而今樂舖動以犀角爲矜恐非真犀也鄒經元言九龍江某士司家有犀角一具寶之累世一方無災眚此其通天者早晚皆然又剔其尾之黃名螺螄黃滇人尤矜以爲天下所

嗽李石云越睒殺犀震雷暴雨真靈物也

麝亦鹿類而有香范志云自邕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蕃謂雲南也是知滇麝甲於天下李石云天寶中漁人獻水麝詔養之滴水染衣衣敝而香不散夫有山獺門有水獺有山麝獨無水麝乎但不易得得之且不識耳

山獺水獺俱可裘范志謂山獺抱樹枯解藥餌一枚一金至於水獺善捕魚畜之者且費百金其有皮者由生獺未馴皆故殺而取皮弱以爲利耳禹貢梁州以皮爲貢滇於三代屬梁州其於春秋爲楚之南陲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是知

南中之皮革盛於北北且資用於南羽毛齒革君地生焉由來遠矣

鯽本爲鮒滇池多草產鯽多皆白鯽頗肥美無淮揚之草鯽烏鯽者間亦有麵腸鯽味亦頗同

滇池多巨螺池人販之遺殼名螺螄灣嘗穿成材書院地入五六尺深許即爲螺殼出之堆山水泉迸出他穿亦然疑此地舊亦螺螄灣漸成平陸移灣於其下則滇嗜螺螄已數百年矣剔螺挑肉擔而叫賣於市以薑米秋油調爭食之立盡早晚皆然又剔其尾之黃名螺螄黃滇人尤矜以爲天下所

未有有曹姓業於此者蓋菜海邊人謂曹螺螄云趙州並產螺螄

麵條鯽出東川巨者重二十斤滿腹如切麵細條盤之無腸麵條即腸也治魚出其腸亦蠢蠢動如寄居蟲烹之麵條亦可食此水族從來所未見者曰麵條鯽一曰麵腸魚按劍湖亦出此魚

羊於滇中爲盛故太和古城曰羊苴咩城苴者幼也咩者幼羊呼母之聲也俗雜呼羖羝者羊之多鬚也羖者不能行牧者破也故滇俗以養羊爲務作其羊脂滿腹肥者不能行如故省減其皮捲脂而出之成徇以貨于人羊得快利健行如故省減

每日必剉數百四季無間時亦有大尾羊皆來自迤西者古云使馬如羊不以入懷甚言羊之多且賤也四季之皮皆可以爲裘裘之值且倍於肉其長養之羊歲薙其毛以爲氈罽毯氀氏之長緜者割而染以充帽緥故養羊出辦多利息大也范志謂南中無白羊有花羊多黃褐黑脊白斑似鹿又乳羊食細芽蘼體化肪無血肉又諸蠻有緜羊與胡羊不異其云蠻國即指雲南所謂緜羊即今大尾羊也范公當南渡偏安後僅使於金年纔一見之後於是職佛為說妙法蓮華經經流傳入間

言依稀約略而不能詳然馬牛羊至者爲畜牧之上計而羊之孳生蕃息倍於馬牛羊者爲畜牧之上計而羊不籌之備也

倉頡制字必畜豕而成家周公著經次豕於麋鹿麌狼兔之後不以畜名之者蓋兼野豕而爲言也夫執於牢豢之家矣而五豵五豝私豵獻豜非狩之於野乎滇俗養豕至多未有因而豢於室者故其產蓋蕃豵獷幼奏猛無論矣巨者乃數百斤割而腊之爲琵琶形曰琵琶豬蠻女爭負而貿於客此麗江之俗也而其他自夷地趕豝豬以市於大城及各街

花亦不復收去俾人間見花即如見我佛是從前之千年一見者今則日日見之矣亦可以無疑於其多矣

刺桐花滇名鸚哥花葉如梧而薇蒲花亦巨而鮮但取其枝插之即易生如青桐也木質輕鬆亦似青桐官府取以爲杖賞命地方頭人取數十捆分植於農部之南郊官路旁陰濃花繁行人悅想迨于千役三年回而已無矣所植城中桃李夾街亦皆伐去西園花木廢爲馬隊則接政之爲也敗於俗吏念之能無嘅然

佛桑花亦佛國花也枝葉如桑而蔟生花輕紅婀娜可愛佛

坐桑下僧曰桑門宜桑之獻花遶佛而爲供養此佛桑之義也妄者改名扶桑失其義矣永昌産吉祥草亦佛所坐之草也此皆如來遺迹滇俗所敬心儒官爲治在因俗何必執闢佛之見易其名哉

杜鵑花滿滇山嘗行環洲鄉穿林數十里花高幾盈丈紅雲夾路疑入紫霄行彌日方出林因思此種花若移植維揚加以剪裁收拾蟠屈於瓊砌瑤盆萬簇朱英疊爲錦山未始不與黃庭爭勝而棄在邊方至爲樵子所薪何其不幸也

松子爲滇果第一中國新産細不中嚙必資于關東三稜而松子之兒童爭啗如包穀迄至成熟大擔而塞于街值不甚高市升僅數十錢

蘋婆果南中最少而滇出盈街

佛手柑之大者直如斗重三四斤皆可生片以擺盤此物經霜不落在枝頭歷四五年秋冬色黃開春回青吳學使應枚詩頌果何曾怕雪霜樹頭數載歷青黃是也

核桃以漾濞江爲上殼薄可捏而破之

葡萄滇南最佳然不能乾而貨于遠櫻桃楊梅批杷木瓜俗有酒浸之者耳

榧銀杏亦然過時則不可得惟楊梅尚有漬法

波羅蜜交南名最伽藍波斯名婆那娑拂林名阿薩駞南方番國産也而雲南早有之考前明統志永昌土産波羅蜜實大如瓜味甘酸想統志亦因郡邑志而載之者必實有此果也落志桂海既有此果滇海豈其獨無而滇志及新永昌志俱遺之何其闕也

果之巨者無如椰子波羅蜜梵語昧甘也李時珍云今嶺表滇南亦有之樹類冬青高五六丈葉極光淨實出枝間大如冬瓜重五六斤剝去層皮味極甜如枇杷實出枝間如木饅頭其內瓤軟膩清漬壓扁充果食又文光果天仙果古度子之屬皆不花而實者也

棃子賦子吳都與留子並著李時珍曰棃留二果名留一作劉三月著花結實七八月熟色黃甘脆生交廣武平與古諸郡夫與古則今曲靖府也劉子出于山靖則棃子亦同與類

霜桑

枳椇子滇人呼爲拐棗此皆山果之瑣碎雜橡栗而羅生者

亦附著之以見山氓之所資爲利養不可畧也

落花生爲南果中第一以其資于民用者最廣宋元間與棉花蕃瓜紅薯之類粤佔從海上諸國得其種歸種之呼棉花曰吉貝呼紅薯曰地瓜落花生曰地豆滇曰落地松高雷廉瓊多種之大牛車運之以上海船而貨于中國以充包苴則紙裹而加紅發以陪燕席則豆堆而砌白貝尋常盃杓必資花生故自朝市至夜市爛然星陳若乃海濱煮牛以醍油爲土故閩粤及舟無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爲燈供夜作今已遍于海濱諸省利至大性宜沙地且耐水淹數日不死長江

黃河沙地甚多若遍種之其生必大旺今棉花種于南北幾壓桑蘇若南北遍種落花生其利益中原尤厚故因此志而推言之

百合花滇俗以揀蔌而其實則比佳果以爲饋出于曲靖南甯宣威且洗之以爲粉清香粹美滇俗以臨安藕粉南甯百合粉宣威蕨粉充官場餽送

慈姑烏芋滇皆有之同江鄉網目以入果部慈姑一根歲生白者別于鳧此之黑也種後漸祐根乃練結旋掘爲果煮以

灰湯他處慈姑麻澁而省上不然則治之有法也

烏芋鳧茈俗呼荸薺滇產有大如盃者比栗爲大蓋滇無巨栗故地栗爲洪耳

蔗糖名目至多而合子糖尤盛元謀臨安之人多種蔗蒸之爲粳糖凝堅厚成餅二餅相合各合子糖臨安人又善爲糖霜如雪之白曰白糖對合子之紅糖也其買賣大矣

榧實一名玉山果由坡公發明之也爾雅榧柀粘柀轉爲棐棐別爲榧粘省爲杉其有實也曰榧子陶公別錄曰榧實生永昌柀子生永昌山谷亦于滇筵每食榧子詢之則

自永昌販來者也其木栢本杉葉而松理肌細輭堪爲器用乃思古人之棐几用此木爲之也實殼薄不似松子堅硬可生啖亦可焙收一樹可收數十斛江西玉山有之能治小兒蟲疾坡公詩彼美玉山果餐爲金盤實駭出三彭蟲已我心腹疾玉山果出此名也柀葉似杉絕難長結榧實向木理有文采爲特異杉耳金沙江嶋板皆杉板也想即柀木也歟柀生于荒谷人跡罕到鋸其板內有龍腦香則其外之發爲榧子歲收數十斛又何足奇以江鄉習見之木料絕不經意今乃于邊遠紀載而得之爲學之道不可不隨處留心也

崖蜜出於濱山民因巖累石爲窩以招蜂而蜂聚其蜜甚白真川蜜也初淮農部時值甚賤近今客來收販漸昂矣亦地方之利也嘗得蔣先生服茯苓方茯苓三十斤白蜜三斗蒸搗三萬杵服之服能夜視發神光農部辦三物甚便彼時樂酒肉穿腸道在心那暇及此今悔之甚武定山民有養至百衙者家大饒俗因譌爲蜂王若和茯苓而服之豈不成蜂仙乎

桂范志取冠卷首謂南方奇木上藥弟桂林不產產於賓州宜州是其所見者賓宜之桂也今世重交桂雲南與交阯接壤家自開化本屬古交州其地舊以產桂流傳其人又往往爭人交州作桂所言必得其實其言云行入桂山桂自爲林高四五丈更無雜樹呂覽所謂桂下無雜木爾雅云梫木桂言能侵害他木不容楙信有然矣其盛如此若每樹可以爲桂則郤車而載何足難價值當賤如糞土顧入林千萬樹不知何樹已降成桂猶攙檀香者千萬檀樹不知何檀已降成香嘗有往來歇宿於樹下數十年不知其樹已成桂一旦得之集工力而作之又恐土司之驅逐趕散幸得不散採取盈堆纔細又由於出汗出之佳者固大纔出之劣者轉大細此

檀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釋氏呼爲旃檀言離垢也第南徼所產亦不能盡香而其降而成香千百株中或有其一二不足辨也其材之中於物用者甚多即無香亦應志而不遺也

滇爲蜀都南境又南則界連交廣屬吳都故三都於蜀則稱其木木蘭棱桂杞櫧椅樧梭椰樸梳梗柟谷底松柏山峯雖寫北境而南境亦然於吳則稱楓柵豫章栟櫚均椰艗杭杶櫨交欐楨檀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皆互

文迭見者則諸木於滇無不有者也
滇南之松大利所自出其實爲松子其腴爲茯苓凡松皆有
子而細不中噉惟滇南松子巨同遼海味更過之故以爲甲
天下然所行不出滇境未有販而至於外省者至今內地人
尙不知雲南之松子也至於茯苓天下無不推雲南曰雲苓
農部舊多老松出茯苓滇江客人山作之先散錢帛於山氓
山氓得茯苓必歸於客曰茯苓並先入林不知何處有茯苓
也用鐵條廠之而得乃掘而出往往有一枝重二三十
斤者亦鮮之異惟以難重爲準已變盡者爲茯苓變而有木

心之存者爲茯神非二物也客言茯苓全在出汗如肉桂其
贏絀存乎時命焉茯苓無取其大惟以皮帶核桃數者爲佳
於是乃知古人之稱廠茯苓必廠之而始得也松林之大或
連數山或包萬壑長數十里周百餘里廠之必於其林不能
於林外廠也往時林密茯苓多常得大茯苓近來林稀茯苓
少間或得大者不過重三四斤至七八斤未有重至二三十
斤者客言如此然客運纍纍大半從農部至則地之出辦亦
大矣故曰滇之茯苓甲於天下也江浙高山亦種苓其法斷
巨松以簽染其節而埋之引其汁流而結茯苓是知茯苓由
松幼出其名松淚也衡州龍遊諸山亦知種苓而惟安慶
惟盛大舫大客載之曰安慶茯苓自安慶茯苓行而雲苓愈
少貴不可言矣李時珍汪訒庵之書尙不言雲苓雲苓之重
當在康熙時近來又有安慶茯苓出想其功用不下於雲苓
故行也

杉蓋松之類故二賦言松不言杉良以杉統于松也故滇人
曰杉松故其材中樑榜南方諸省皆有杉惟滇產爲上品滇
人鋸爲板而貨之名洞板以四丈方二小方爲一具板至江
浙值每具數百金金沙司收其稅爲滇中大錢糧古時由金

沙江水行直下瀘州敘府前明遣牒所謂安監生放板是也
數百年來金江阻險舟楫不通人負之板抵省又自省抵各
路水次腳價之費視板加宜其貴也

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所以爲產而貢制類者也出普洱
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
蠻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千萬人若春收買
運於各處客盈路可謂大錢糧矣嘗疑普茶不知顯自何時
宋白南渡後於桂林之靜江軍以茶易西番之馬是謂滇南
無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馬政而未言西番之有茶項

撿李石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採無時雜椒薑烹而飲之普洱古屬銀生府則酒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宋人不知猶於桂林以茶易馬宜滇馬之不出也李石於當時無所見聞而其爲志記及曾慥端伯諸人皆宋紹興間猶爲吾遠祖楫偉墓志則尚存也其志記滇中事頗多足補史缺云茶山有茶王樹較五茶山獨大本武侯遺種至今夷民祀之倘邦蠻寇茶味較勝又順甯有太平茶細潤似碧螺春能經三淪猶有味也太理有感通寺茶出雞足山諸僧城有太華寺茶然出不多不能如普洱之盛

櫻梬栟櫚栟櫚與梬櫚皆同類高五六丈而梬實滴酒栟櫚屑麪尤有資於人江淮之間亦有櫻但剝皮爲繩索及笠簞之用亦利益矣而緬甸樹頭酒則滴自櫻已詳志酒下桃櫚屑麪出自興古今曲靖諸處也詳於漢註賦於蜀都豈其虛言而近代以來未有此麪豈今昔之或殊哉桄麪與橦布邛杖蒟醬四者爲蜀都異物予居滇數十年絕不之聞故妄擬以木棉爲橦其布卽橦布桄榔材中轎扛一具幾數十金其爲利用亦有由也范志云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櫻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種綠色不言結子在

博雜所見桄榔亦如泡慈竹吳都賦木有百尺之高其名蒲葵葉如車輪其子如栟櫚實如棗核如橄欖味甘美可蜜漬又可鹽藏

所謂酒滿梔盃消霧毒也古度木不華而實子穿皮出如石榴正赤可煮食升菴賦之曰有木詭容在蜀之東云云則滇亦有古度耶

楠木從南南方多有之枏與梫爲類幽薖於谷底則生於谷壑也各省皆有之而滇出尤奇蓋滇多地震地裂盡開兩旁之木震而倒下旋即復合如平地林木人居皆不見閱千百年化爲煤掘煤者得木板煤往往有刀鋸器物或得此木謂之陰沉木以製什物尤珍貴之蜀賦楩柟吳賦楠榴楠榴者柟木之瘤也其瘤之蟠結節節尤好以作器具最精巨者以爲棹面尤佳至陰沉木則不可多得矣柟爲良材棟梁舟舩用甚大而亦神木故江湖多立廟祀之

竹木之利至大江陵千樹荻渭濱千畝竹皆與萬戶侯等爲其水道通而布其利於四方也滇非盡不毛也名章巨材周數百里皆積於無用之地且占穀地使不得藝故刀耕火種之徒視倒一樹以爲幸蓋金江道塞既不得下水以西東浮而夷俗用木無多不過破杉以爲房聊庇風雨宗生族茂詎少長材雖擢本垂蔭萬畝千尋無有匠石過而問之千萬年來朽老於空山木之不幸實地方之不幸也哀牢之山長下里中通一徑走滇林中垂二日若使此山之木得通長江其爲大捆大放不百倍於湖南哉前人有見於此故議開金江然金江斷難開者天道使然不容以人力爭也運值其通安知不大風大雷率羣龍而導之擁其疊水散之使平破其洞穿徹之無壅不過一午夜之力原自易易若爭以人力則萬萬不能爲也

滇南瓜蔬最早冬蟄開筵陳新豆米正初即進元謀之西瓜釀元江之大茄不能以常候拘也然先時爲味頗薄亦及候乃腴耳

滇南韭菜法冬即腴如黃芽其值甚賤入春則老矣阿迷出黃芽菜與石榴頗爲官貨果不如落地松葦脉子大濟於地方近省城亦種黃芽以所從來者近不乏異也

芋之巨惟滇南甲天下峨山蹲鴟狀鴟之蹲其高可想隴川之芋大有高一尺二三寸莖嫩花香可瀹食丞其魁終年厭食丞史公所以謂至死不饑左賦所以謂狗蹲鴟之詆者也芋多拋棄乾而收之以築墻荒亂時盡室俱逃此家不去閉門食墻卒以俱全此見於古志所記旨蓄之家不可不知也故附著之

滇蕨滿山高至三四尺肥極土人但知摘蕨拳不知洗粉聞宣威頗知洗之若人背知洗又爲地方增一貨物也

藤產元江府江谷山二十五峯頗繁秀唐屬銀生府節度使鄧睹所從來曰邛西二千里身毒國所產遂遣使至滇指求身毒身毒余天竺也距犍沉可二千里又廣志云永昌有濮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斛可爲船小者數升可爲觴梳杜詩籠竹和煙滴露稍籠吐蕃地名也舊唐書吐蕃傳有籠官大籠官又韋皐傳擒籠官四十五人則其地產竹因以名之耳張南圖漫錄載之

鈎藤藤也可以釀酒上人滇來麥於曬熟而看藤其中內注沸湯下燃微火主客執藤以吸按鈎藤即千金藤主治霍亂及天行瘴氣善解諸毒其功似與檳榔同也

樹頭酒緬出其樹類樓櫚高五六尺結實大如掌緬人納漬之一甲復蜂甲兮啣珠分爲兩半以細紫藤貫左成串佐以扶留之實採諸

之疆西瞰滄流江即黑水酷暑兮同士日之並出窮冬兮睇百里而無霜地暑甚冬生嘉種厥號檳榔自蠻觸眞瘴雨亦負陰而抱陽陶貞白云陰爲大腹子陽爲檳榔春華秋實樹如棕一莫英難分穗結雲垂香霧噀人兮衆香之國花如苗其香甚烈中之即癉丹楓江上夕陽紅朱樹蟠根同一色下有草名血樹紫氣氤氳麗質凝灵名紫顯顯綠珠紛可摘爾乃登之綺席盛以瓊盂手劈混沌之竅中含太極之圖既同條而共實亦外枯而中腴碾金錯以平分宛魚符兮半璧抵摩尼之一串復蜂甲兮啣珠

哀牢之墟蓋為扶留藤之出永昌腓
之餘佐以石灰少許白
色殷紅可愛

勾漏以何殊鄧邓細餐雲母屑季倫怒擊珊瑚裂吐吞絳雪
咀流霞獻成石壁桃花赤暈紅粉兮雲英宛瓊漿兮載啜蕊
支未點絳唇殷珉瑣微斑纖指浥唾珠滿地赤水凝咳玉丸
天紅冰結吐袖遙添綠綵斑舐毫淡染江花醉赤瑛盤裏比
櫻桃以猶鮮探春晏中薄杏花兮紅雪第其色以荔枝為奴
降其精豈乘龍之血試傅粉之佪昳汗涊然以潮生啖之微汗近
含香之荀令誠齒頰以猶馨自啖不覺香族青草黃梅之癖
南方春為青草瘴夏為黃梅瘴檳榔可辟

鄉而非釀頓遜國可以無花其解醒也起玉山於既頹與慶
池可以無草其可破悶也似盧仝之茗戰腋底風生其療飢也
似王質之窺柯山中得漿鶴林玉露之春啖之甚煖其況醉也入醉
其為體也與玉帛為庭實其為質也與榛栗為賓從演人以此為禮
權之者與仙掌龍團賦諸王室蔣之者與渭川千畝列為侯
封箭竹成圍圓有長以圍多為富至若珠崖儋耳同名別類粵中有紫不可
以奪朱亦偷香而避味著奇效於藥籠致三亟之引退味由
苦而得甘乃君子之所貴然而產南越者時見歌詩仙藥錄

註命名之別長焉楊桓紀述備矣有
其形甚詳且云珍為口實玉為案兮珠為盤得扇吾之佳語鳳之卵兮龍
之乳亦東坡之麗詞仁頻異名出諸上林之賦鶴林玉露訂
彼四德之奇喜南遊之逢朱子如佳士之得品題朱文公有食檳榔詩
何滇產之尤僻乃題咏之獨希豈遷其地不能為良獨產炎方抑
棄而並傳為特闕其幽芳兮比茶經與橘頌

這其方不以入貢長者之目兮未遜為俞盼期之隱痛俞益
大理瀘川之黃柑色味甚佳太者如椀謂之獅頭柑舊志謂
北勝州產非也自秋及春皆啖之香楸尤大如瓜味勝閩中
這甚猩猩果曲靖大理俱有之高數丈春花秋實狀如彈丸
色如血故名味酸可食
雞蔥蘭屬以形似名永平產者最佳以六七月大雷雨後生
沙土中或在松下林間鮮者多蟲間有毒出土一日即宜采
過五日即腐采後過一日即香味俱盡所以為珍土人鹽而
脯之熬液為油以代醬豉亦作瘞集韻瘞土菌也蔓者鳥飛
而縮其足之象雞取其形或作蟻誤也余按古人謂蕈為樹
雞唐肅宗取作博子與張良嫌戲者名或取此又有白生生

乳菌沙菌松蕈皆其屬也而味不逮蒙稱山中亦產天花而
土人不識謂之八担柴昆明楊承芳雞蓼賦云維滇南之異
產兮別其品曰蒙崧稟山川之和氣兮擢孤秀于龍茸常居
幽以善瞑兮入塵市而不逢大烹庶幾適用兮小商可以禦
冬爾雅以南荒見略兮食經欲採錄而無從世或虞其療瘍
兮胡爲遍列于鼎鐘聞諸劉靜修先生凡物必勝其氣兮乃
能遒種而獨穠爾其植不待扶兮表亭亭之修幹實不尚華
兮似膠膠之羽翰雖齒齒以成文兮混樧筍而不亂類田田
之爲蓋兮比雞頭而尤粲脯脆于蒸梨兮縱無魚而奚嘆脂

濃于燒芋兮卽有鵝而不換蓴雅之裁雞蘐兮固易名而蛵
窳玉篇以爲土菌兮亦無知而妄斷嘗考食有四品兮饌交
錯夫八珍參同濡于四物兮味必和夫五辛筍掘場妃之指
兮亦啟齋姜之扃藏開拳于鉤弋兮菰見咏于唐人子曏惟
嗜巢菜兮張翰馳想于絲蓴十八品晒高陽之貢兮廿七種
蔵要識歲功驗花帶霜葉青青雪作菹風前十二釵橫斜又
咲庾子之貧戲器之麥玉版兮嘲與可飽渭濱泣豆其于子
云古來才士有委置不信請看和山花
建兮齦菜根于信民某也木恆病于多瘻兮柳浸生于其肘
龍尾關以西山中產和木肌理膩白而甚鬆如南方杉木然
恥越俎而代庖兮惟茹草而飯糗儲新菊以爲糧兮削松版
取以爲器絕佳
而求壽驚千蒙之踏圇兮訝蛇紋之八口學蒙詡于蹲鴟人
古度臨安賓川 山中俱有之記云不花而實從皮出大如

安石榴色赤可食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爲樱桃名者煮皆
化成虫如蟻有翼穿皮飛出俗謂之無花果楊慎古度賦曰
有木詭容在蜀之東脩梯盤壤巨幹撐空閎華吉帝垂實元
江蔀收傳紺屏翳敷紅子穿皮出房殊尹叢膚無纖毫腹有
飛蟲又曰炬比景灌闊露果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爲寓鄰
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是曰古度

瀕中茶花甲於天下而貢城內外尤勝其品七十有二冬春
之交叢雪紛積而繁英豔實照耀庭除不可正視信尤物也
謙翁鄭漢稱其有甘德焉豔而不妖一也壽經二三百年二
也枝幹扶疎大可合抱五也靑紋蒼黝若古雲氣尊鼎圖也
枝條夭矯似龍形蜿蜒也蟠根輪囷可几可桄六也豐葉
如幄森沈蒙茂七也性奈霜雪四序常靑八也自開至落可
歷數月九也折入餅中旬日顏色不變半含亦能自開十也
爲詩一百韻賞之其紫薇樹猶極繁盛皆高十數丈蔭數畝
許公署尤多諡千百年物也自夏徂秋紺英照庭無令人留
連吟賞不忍捨去足稱二絕

地湧蓮高一二丈形類棱棡花如蓮亦名木蓮其小而蔓生
者曰西番蓮雖足備寮多植之

淋詁試驗中宵風雨聲
念珠樹生大理之下關每結穗百有八顆相傳元時有日本
僧四人同日坐化棄念珠於地而生
赤藤產緬甸朱色可爲杖緬婦覓之以爲腰飾唐元微之詩
交親過滻別車馬到江回惟有紅藤杖相隨萬里來韓愈赤
藤杖歌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避使
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繩橋枉過免傾墜性命造次蒙扶持途
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衆觀遂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救
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環到西極雖所遺幾重包裹猶

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萃奉賜同舍子淨光照手欲把疑
空堂睡眠倚牖戶飛電着壁挼蛟螭南宮清深禁閣密唱和
有類吹損篪妍詞麗物不可繼見寄聊且遺分可又裴虔萹
南詔朱藤杖詩六節南藤色似朱拄行堦砌勝人扶會須將
入深山去倚着雲泉作老夫

楚雄山中產斑竹不規而圖節去逾尺作筯殊佳謂之天生
筋記云雲南有斑竹文采斑駁殊好可爲器物卽此
安寧温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靈花樹一株相傳西域
冰者狀踈百尺綠葉白花移蘗他種終不復活其温泉之側

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巖四時不彫亦不復長楊用脩
遊其地有瑤草蟠千歲之語今距用脩又且百年矣而形質
如故不知其爲何木也

瑣梅草實也似桑椹而短味亦似之其採以三月又有苹蓱
生山徑白花若薇子赤可啖四五月間行者茹之救軍
糧

魏武未霍至滇身亦得之傳聞耶焚經南夷志蒙合鯽魚羹
者五斤然未之見

西洱河產公魚亦作鮆又作乌僅如指長三寸許而甚佳楊
慎圖贊云西洱乌魚三寸其脩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哂多
子亦孔之羞慎嘗作戲語云大理公魚皆有子雲南和尚豈
無室張志純曰江卽江也古韻江亦音工陶淵明詩時雨濛
濛隔隴江李翊別瀟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未知是
否又上關名穴中水九月產油魚細鮆更小而肥美過之炙
則獻溢趙州雉丁爲父作羹

鮪鮓螺大如拳有黃有卵有癥秋夏之交盈肆亦奇錯也
細鱗魚產金沙江中大者三尺許肥甘異常魚龍尾閭游水
中亦有之而味不及也澂江江中產大頭魚尤佳江川又有
濂宜魚亦相似而二魚不相往來見則交噬
鵁鶄水鳥也出通海然非土產俟歲以上巳前來重陽前去
來時以夜羣飛聲如雷其形金頂紅嘴色類鴛身似鷺若之
香脆柔美甲於水陸之鳥宦澂江者諺云滇寬不入湖大頭
不入海十年萬里滇雲夢惟有鵁鶄沒處覓

山呼似鷓鴣而差小鬱之易驅宋蘇軾咏籠中山呼詩序曰

類鈎繩回頭惜察濕雖勁聲懼
鴂鳴日上峯故巢何處是應借
磨成亨中味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生屈西向而下直南
詔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剪弓令鵜慶產巖桑猓猓取
以為弓桑矢千步其道種也
百鵜膽亦夷地草滴脂淚而成凝黑若飴味苦甚故名也又
謂之鵜鶘亦名黑藥治小兒疳方術最良解巴豆毒及頭癬齒
齲服過七分者死
胸魏亦出者樂徇相獦裘樹
疑猶下酒着物即化市之鬻者

皆其化也故諺曰胸魏無臭我物極臭而能生臭殺蟲消痞
辟瘟治癘詐鬼物畏之一曰合昔泥夷人以淹羊肉甚美
噉吸香不知何物所製以其國名氣味稍似阿魏可和諸香
熏之昔人有賃宅者既却其宮不得便徙索中有唵吸香
取焚之數夕中夜聞鬼物語曰彼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而
避之翌日宅遂清吉無患香又有白檀甘檀紫檀青木降真
諸種而麝為之最然土人不
解製香售之估客而已爇供皆
等檜檉之屬熬之
細茄枝葉皆類家茄結實似
荔枝核而有蒂土人雕刻其上

而繫之腹熱日去翳亦解豬瘝緬豆
交點點咀之傳瘴良然性熱惡評服
水飲能解瘟疹毒然亦不甚驗也
白龍鬚草名出蒙化永昌間有大毒祛風發汗軟人肌骨治
瘧痢最效然勿服止可二三分至五分極矣須以無灰酒煞
之或與烏骨鷄同煮服後仍坐密室三日不可風濕人不甚
用惟女子先足用之去骨軟湯緩也
人參出姚州及大理山中性視遠產燥烈不可服土人亦不
知製造甚亦面稍者用前參雜編緩又有孩兒佛掌珠子等名佛掌差良

高河菜似芎藭莖葉遠高河故名相傳云採者不可
為聲聲則致雷雨
催生者亦出西陲山赤色翠而間附白作酒器飲之云能治
產難然不甚驗至於紫英雲母石膏滇綠石黃地所時有不
足珍也其他如水精綠玉墨玉碧塊石之屬皆流商自猛密迤西數千里而至本非滇產也而為滇
病最甚然後漢書已稱永昌出金銀光珠琥珀水晶瑠璃珊瑚
蟲蚌珠孔雀翡翠象猩猩貊獸以今較之又不逮矣
永昌人善造料絲初由鎮寧內使有之珍秘殊甚亦昌人

製為之及成后織於彼文長大數倍其法以紫石英赭石合
饒磁諸料煅之於爐火中抽其絲織以成片加之絲繪以為
燈屏故曰料絲李文正公以鵝鸞絲誤矣又以瑪瑙合紫石
粉而煅之以成碁子瑩潤細膩甲於天下
布以永昌之細布為佳有手扣者其次有桐花布竹布井口
布火麻布莎蕉布象眼布而洱海紅花實染成最艷謂之洱
紅永昌善造皆謂之金蕉蒨其直獨倍也所以南中志云有
閬干細布閬干獠言紵也文如綾錦華幡後漢書云哀牢夷
之染絲紬紡織成文善如綾錦有梧桐木葉績以為布幅廣五

且緊絡甲雞及裝兜鍪皮筒傳古貝貝朱綾遺製云
又云雲南刀劒及理所作鐵青黑不銹南人最貴之以象皮
為鞘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室各函一刀韜以皮條
纏束貴人以金銀絲今大理無刀惟鶴慶刀劒馳譽四方其
法取古宗鐵澀以鶴川水利可剸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
鐵不易得覓之四遠者皆用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
於用也畫刀則新興安寧者良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牝悉避去遇孀婦輒啄
而求合土人束草衣絳衣簪花其上鵬睨之不覺精溢衣上

跳躍不休來人裹以重金犬僅
氣便動然秘不外售殺夷取之始能得演人僞者以金作蔗
黎形最黠捕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一名云太極丸
最東蒙化之間夷民能織斑絲蓋亦土蠶之繭織成紫白相
問如記所稱吉貝者劉禹錫詩蠻衣斑斕布其謂是耶然幅
狹而短不堪作衣耳
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緬中亦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
中土之畜牛馬也鑾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八舞象曲動樂
作優倡引入象以金鼠銜鐵鏁據鐵繩身隨拍騰蹋異物志曰

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鼠衣蹄猶鼻為口役望頭若
尾駑良承教聽言到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
邱徙唐貞觀二年周登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
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命婦則
發兵迎取象騰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冬夏在前右如為定
定體也鼻下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三般惟鼻是本肉陶宏景
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芳南人言象妒惡大聲猶若裂
糧登高樹搏熊巢何之有豢象過則為大聲悉舉鼻吼叫循
守不復去試經五六日困倒甚下因捕獲之耳後有穴薄如

蚊皮一刺而驚胸下有小骨次之酒服令人淫
其肉令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也
普洱入四夷古道最險來朝康熙二十年車里有神象至
普洱象跡之自崖而返象從二隱羣行人苦追之遂成通
道即今之班鳩坡也今普藤河畔有象足跡大如斗云
宣撫滾村民畜一犬甚馴其妻往山採薪幼女隨之不及俄
大雪薄暮負薪歸女與犬俱不見明晨邀村人尋之見女臥
樹下犬偎依其旁得不死蔵鑾謂聞諸官乃雍正十一

滇茶滇梅皆甲天下而梅之古者昆明龍泉觀之唐梅騰越
文筆梅唐梅順寧極巨且繪圖以當士物業之者數家曾梅
則超光寺文哲曾風五古云去年日南玉我從戰場回論然
騰衝城扶病訪曾侯主人久遁徙池館封蛛俟老梅逃小劫
獨荷天栽培其本四五抱盤盤如古槐年深腹空盡蒼皮化
爲古幽香死不歇況有東風催炎陬雪意薄吹作五出開花
開在何許濛濛白雪堆獨遊愛寂寞時復攜芳轡翠禽似留
客欲去復徘徊逝將與花別北轅向燕臺豈知一彈指花時
我重來玉顏定無恙旅客增衰顏年年繫征馬魯梅良可哀

文咏山茶花云鑾語成狂謔繼賞花發狂葩問花花無語聽我吟山茶山茶滇所獨隨地橫枝最憶金浪巔羣仙抱含呀離立千萬株亂枝肆騰拏翠陰接如幄風日清且嘉一樹千朶花千樓霞蒸為半天赤桑旭揷光華無人為培溉雨露天所加何不如海榴還載博邊望槎奚逢遷謫人攀條重咨嗟我謂花勿嗟爾生樂幽渡深林多麗曲曲六枳笆不須粉瓷貯不須繡幔遮凌冬避蜂蜨閱世纔龍蛇共豈畏霜雪北土非我家松桂有同性將為歲寒詩南州市花盤紅紫粉妖斜頗聞英碧嶺排偕儛豪奢出蔡吾與波勿作姚黃花

滇樹無不有寄生者俗呼寄生草然其質則亦木也翠葉朱實葱蘢脩蔚本樹及為所蔽雖松柏之孤直閒亦不免遭光辣詩云南維暑寒五氣凝乃戰女丁勝夫壬非春豔方婀同肪截骨鏤金鍼膚勻瓊屑會依葦港截來數段蓼花偶過柳堤拖去萬條春雪佐東坡於斗酒客賒暗松江入杜老之筯花開不序信隨意朱碧炫無樹無寄生厥類無貴賤我思物筒人歌而穴則有鳴榔舟子結網漁人施笭箵以藏滅傍白石之粼粼欸乃聲中看與雲兮騰霧桔槔響處指貫魚兮比鱗於是發筍逝梁迴船鼓枻剖以芙蓉之鋒投以芍藥之劑沸金鼎以波清載銀盤而縷細不煩投箸而起吏傳陶氏之封底事彈鋏而歌客笑孟嘗之第別有乾腊含滋脞脯比食

品鹽煮海飛六月之雪霜象箸披鱗滿盤之珠翠允偕夏鼎冬鯉供鼎俎之奇珍豈必玉脂金壘羨東南之佳味

開門七件事蓋言油鹽柴米醬醋茶而酒猶不與近復興烟遂增七而八矣演則醬醋亦可緩于烟茶之下即繼以檳榔尋幼不嗜此每新正所得俱以分致弟妹昨讀月槎侍御帙極體物之能適太和胡雒士之以排律見寄云九州方物辨嘉果誌滇南名豈桃柳混功應莒蕘參千房明夕照萬顆帶秋嵐新嫩雞心吐微凹豹眼含綬藤穿若若錦殼護硃蘢點綴珠盈琲封題翠十籃杉關通旅雁竹嘗闢叢鸞杉關有竹名元紅

地從此芳聲播休嫌負販貪離鄉知賈倍列市匝迴三版盒元正宴登盤四序諳蘆條撓爛漫天性和辛甘唾盪花分管明華塵縱談閒情拋視聽遺擬離詩龕爾室消岑寂賓筵助樂湛難逢妃子笑易惜女兒憨包裹青絲帕爬搔碧玉簪慢唇霏絳淺桃頰暈紅酣適口期無缺充腸竟未堪舊傳山有瘴事異暑如炊帝錫宵肩劑人同膾炙耽衛生方集驗作蔬品何慙漢使勞虛躡炎皇略遠探過門輕水火求末等柳絮金剛纂木也青色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種以編籬人莫敢觸滇程記云碧幹而蝟芒孔雀食之其漿殺人是已然以為草誤也又有仙人掌花如黃玉果可食通體生刺同金剛纂二物

歲從新稻改禮意著坊嫌聚築隣謳雜擔尊社酒甜預防悲欲溜休道突無鄰會計田園勤神工碾磨兼歸擔盈白露罔首渺蒼蒹村姥關心劇山翁養習牯斷橋吟句好待譜竹枝鹽別裁所錄七古尚覺穴其工切

蒙自山中有仙草菓圓枝細採其葉乾之一二年蘸以泉井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此亦太和山萬年松之屬也

金剛纂木也青色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種以編籬人莫敢觸滇程記云碧幹而蝟芒孔雀食之其漿殺人是已然以為草誤也又有仙人掌花如黃玉果可食通體生刺同金剛纂二物

上也

貴美名而性實甚惡

脆蛇一名片蛇產順寧大侯山中長二尺許遇人輒自斷爲三四人去復續乾之治惡瘡腰以上用首以下用尾又治大麻風及痢

蝮蛇產孟艮山中土人欲取之先以雞卜問諸神得吉兆則入蔴求之蛇見人輒伏不動夷人語之曰中國天子求爾膽爾可伏死否則吾亦不汝貴也蛇反背就戮今相傳云去膽復活者蓋謬說耳蛇有三膽居領下者以傳毒矢居腹間者入藥有病疽者以童便研一合服之又以傳患所塡刻而

愈若尾者棄弗用

明巡撫晉江陳用賓陳嘉閣採疏

臣用賓荷國厚恩見陛下數年來爲國用不足勞心焦思恨不能爲陛下分憂其念取金則解取象則解取工與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難萬難之狀亦不敢以聞自愧無回天之力而一意于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尚冀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新命其裨國用也甚微其誤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情而得以便督行惟陛下稍垂察焉蓋滇壤向皆夷非腹裡比漢土錯處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逋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併奏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衍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請四川南糞協濟萬歷二十二年蜀中當事矣討原借餉銀奉旨雲南以后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郤顧急爲自完于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採煎驗于原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千

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三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復于各處稅糧清之又于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聞其開空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于跟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貢金給發幣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于兵食次省將各項通融于礦鹽額鹽內支用蓋至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陽焉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

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望梁山中猪洞白松坡陸涼州瀾滄
坑表羅場墓乃廠等處曾係臣等督官開宂數內即有乏之
未開加灰窯廠則見議開以補各消乏之數如墓乃廠現在
今地不可以開矣否則如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猛
江應秋等乃平素革逐攬擾礦場之棍徒也頃接郎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
撫按照例開採解進綸綍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
已先開採宂課久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徵解
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貢金價數萬安出濟正濟餉乃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聖慮者二金礦臣等素之前聞
即貢金亦貢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猛密地也三十年
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踞臣等議復尚未有便其地乃不
毛烟瘴之區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
已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
偕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
若欲臣等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聖慮者二屢轉
思維俱無一策臣等請爲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元奏礦解
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智竭力設法
補短于官四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內帑一萬之入實仁
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酋奇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
至願至于差遣官員懇免入滇如此可仰副主上開採之意
而雲南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帑外夷之釁永可坐消
策不尤得乎倘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勅
令揚榮前來與臣等撫按商議舛歲解進程限而元奏張國
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于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爲
不足信則此舉輸于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蠹滇省之礎利
者不可勝計必至土酋貢金下釀邊患兵困于無處之倘則
兵變奇爭于垂涎之利則奇變亡命之徒聚於中狂逞之奇
發于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內帑以
靖邊疆而何有于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顧豈
以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于當也

本朝給事中宜良嚴烜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臣伏查滇省歲運京銅六百餘萬斤向由滇省委員解運
工部局鑄經雲南巡撫永
奏請分省遞運仰蒙
恩准施行在案本年二月復奉

論云雲貴遞運一事勢屬難行着照部議仍循舊定章程滇省委員徑送進京以歸簡易欽此欽遵又在案臣竊以爲滇省運員之累有二其一在滇其一在京在滇者往往運銅多委虧空之員希圖當下扣其運費以補虧款夫州縣有虧原宜因時旭參而運費之應領於滇者至下六七千一經扣抵難以敷用此滇州領銅時即若干賣銅之弊又不敷用復有沿途盜賣之弊也其在州縣或欵分本無虧空一聞委運之信即將官項及橐裝點虧空明求藩司扣其運費而一路賣銅爲費者亦

時有之種種積弊皆宜急除相應請

旨

勅下雲南巡撫於每歲派員解運時查其本任虧欠在一千兩以內者立即追完方準發給運費仍催起行數至一千兩以外者即行指名

題參另換他員解運至於滇省應領運費毋得絲毫扣抵庶運員長途有資各顧考成不至盜賣官銅自取罪戾至於在京之累則戶工兩局胥吏需索是也前年童煥曾破案之後所

部管理錢法堂侍郎不時到局查驗外應請照御史監放餉錢之例

飭令滿漢科道每月輪流一人監兌倘有上下其手得賄則以少報多無賄則以多報少一經查出立即

奏請將該書役等拿送刑部究辦庶胥吏等咸知警畏運員不受需索抑勒如運員有虧短銅斤過多者即將其虧短實數

先行

奏

聞再驗戶部照例核參如此辦理不惟胥吏無所售其奸即運員

錢前也所以前民用也又全也非是則缺而不全也然置金于兩戈之旁其勢亦險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金之品有三而其用也或以錢或以布或以刀或以龜貝太公立九府圜法輕重以銖黃金方寸重一斤布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貿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周理財之官甚多唯外府掌齎賜之出太泉府王賈賣

之出又於錢幣之職爲最專景王鑄十二銖錢而國用匱楚莊改輕幣而民人怨太公失宜自周已不免秦鑄半兩漢病其重而改爲榆莢然高后二年所行之八銖即半兩之遺制既改八銖而廢榆莢然六年所行之五分即榆莢之舊錢蓋錢制未定遷移有不能自主也文帝鑄四銖文重半兩至武帝建元元年改爲三銖五年復罷三銖而行半兩半兩者即前四銖也與秦製不同有司以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乃消半兩更鑄三銖三銖輕而姦僞易作于是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消鎔而錢制遂定然猶以郡國不

永通萬國寶唐宣宗之乾元重寶重輪乾元李後主之永通泉貨是也有變其制而小之者漢董卓當沈銖宋孝武之孝建二銖前廢帝之重鑄二銖與來子若葉鵝眼綖環是也有變其制而能得輕重太小之中者唐高祖武德時之開通元寶重二銖四參重四銖五銖之制而遵用不移者則唯東漢之世祖西晉之諸帝北魏之孝文隋代之文帝前涼之張軌而已然王莽之作大錢契刀錯刀必與五銖並行謂之四品蜀先主建直百錢亦勒爲五銖後周宣帝鑄永通萬國錢必合五行大布及五銖並用謂之三品是變易五

銖之制者亦未嘗盡廢五銖而不使之兼用也洪相帝欲改大錢以利陶之言而止靈帝更鑄四出文錢而卒兆後日之亂故行之及身而廢魏文改用絹帛至明帝又立五銖北齊高帝因孔顗請鑄五銖乃使諸州市銅惜身效而志不遂陳宣帝敬用其銖身後而復為五出是觀之所謂不朽之良規者恭即五銖也夫事有異而同有同而異宋元嘉鑄四銖錢形製與古五銖無異而價直姿溢鑄無五銖之名而有五銖之實魏孝莊時所用五銖薄於榆莢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沿漢安之舊但是錢百銅薄者薄五銖之名而無五銖之實然

則名字於實重初其技者其文宜之常平五銖乎而梁武帝所鑄肉好周郭則又名實俱混均此五銖之文也而或重四銖或重三銖或重五銖或重六銖或重三銖半或名曰女錢或名曰對文錢凡錢之用有過寒有升降者隨其時以權之自唐頻慶之以十善錢值五惡錢也而惡錢之禁以弛自乾封之改鑄泉寶而不能久也而開通元寶以之再行自宋璟之請禁惡錢而不果也而二銖四參以之終廢夫行廢者豈錢之所自為耶亦其時為之是故肅宗之乾元重寶一當十者也至代宗而以一當二重輪乾元十當五十者也且三日後而大小諸錢皆一以當一其始也大鑄銅為錢以取贏改錢為錢以獲利其卒也人銷錢為銅以增值化錢為器以便用貞元元年申銷錢之禁至後唐天成而其弊難除十四年弛民錢出界之禁至天成而乃限五百以上朱時則出界皆置重罪敬瑭玉宴石之愎亦只除於一時而不能止其禁於後者恐與契丹鄰境恐錢用之資敵也晉天福二年鑄五銖四參之錢文以國號與唐之開通無別唐穆宗禁淘錢造佛而周世宗則毀佛像以鑄錢事有不同而利民之心則

一也唐憲宗以錢幣不宜通用不便於是始制為飛券鈔引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取錢非以券為錢也自宋慶歷後局出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交會既行天下值以楮為錢矣抵宋初諸錢或為元寶或為通寶人間有鐵錢者恐以送官莫不以銅為適用其後國舒漸匱雜用大小鐵錢鑄錢之官愈多而用愈不足加以交會之法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交湖會各自印造而卒至收換不行稱提無策元時天下皆通用銀唯武宗嘗一鑄錢其外皆銀與鈔明初禁銀錢而專用鈔然而鈔卒不克行迄化

治以後廢爛殆盡而錢法之壞極矣鐵錢初起於公孫述至光武而罷繼起於梁普通中至陳而罷迄南唐時韓熙載鑄之李氏行之諸國相承用之始猶以銅鐵相雜而行乾德以後貝持鐵錢而已可貿易宋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以降以鑄鐵為急務張詠黃觀賈董其役相與度其大小量其輕重而每歲所鑄蓋至十萬餘貫焉來錫錢崇寧二年所作因年頻以中國鐵錢為兵器惟雜以錫鉛則柔脆不可用而敵資於是乎寡錫錢起唐河東節度王鍔置鑪鼓馬河冰鑄錢以刺史李驤為使於是月鑄錢三十萬

而河東之錫錢皆廢後宋和八年錫錢復起以蔚州所鑄之錢歲不滿十萬緡也嗟乎錢之變至為錫鐵九府之制大壞世變亦因以隨之而後周時河陝諸郡又有用西域之錢者其錢乃以銀為之與今粵地之錢同製然所行不廣自貨幣之興唯錢之行可久錢之用最利而貴禹桓元乃以為不便於民而欲廢之五銖之行馬援孔覬任城王澄皆善其通易無滯而陳高諫之乃以為不利於國而欲以三銖易之豈人之意見有不可強同者耶夫錢之盛監著於隋盛於唐最衆者莫宋揔計諸路所鑄共二十四監而銅錢十七鐵居其

丸夾錫之錢則附於鐵盜焉宋鑄錢之制八十兩而得二十三分其制六為銅而五為鉛錫皆有奇廢凡錢輸官之數其號為百者域八十或八十五陌天下私用則有以七十為百以四十八為百且有以三十五為百者錢愈雜而數愈清是故論錢之重以千錢計之則齊十一斤以上隋文帝之四斤二兩唐六斤四兩宋五斤齊與隋乃同以五銖而分量不一矣爰立錢法以利後世由周以至兩漢由六朝以至唐宋沿革之制變通之用馬端臨考之甚詳而論者用魏五銖錢不聞有所更創則其敘事也稍矣芝疎拔前涼太府參軍索輔言於張軌曰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裂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必會由此言推之則晉太始時中州皆用錢馬氏於魏文之改用絹帛則特為書之而此不詳何也鄭漁仲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水之流而為圜法行而泉刀廢後人不曉其謂也古錢篆泉文後人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也我 國家

承明之後設局戶工二部而滇爲産銅之區雲南臨安大理
蒲蓋四處皆有鑄局其後罷舉不一近惟雲南東川二府委
官監鑄省局統于藩臬兩司東川統于知府每千銅六鉛四
約重七斤半立法之善實邁往古乾隆五十五六年間私鑄
充斥每銀一兩易錢至十千文　純廟命福公康安來滇經
理立將匪徒搜摘正法並設局收買小錢積弊始清大抵私
鑄之弊必先清厥元在奉行者有酌然之操確然之志庶于錢法可無更變焉

倉儲之設爲救荒計者古矣以備非常之用者亦重五滇處
西南隅壤瘠薄歲出僅支兵食而田俾夫民尤多餐薯糠
雜糧者鄂西林公望爰爾總制陳臨桂藩使經營籌畫所貯
至五十餘萬石秉及四十年盡化烏有間存者徒爲猾胥之
肥橐囊兼充市猾之侵漁等採買而當民獨受其殃識乎羅而
貧民不受其福夫滇之地泰饒水泉滇之俗頗急周鄙雖兩
年饑歲迫薦無聞惟爛于鹽痩于役乃又陷于倉一社長之
累必至數百金而其所儲終鮮實際倘有不虞未審當事者
復創何策也前之人以之便民今之人即以之厲民常義無
論矣嘗讀滇陽朱子建陽縣長灘社倉記云建陽之南里曰

滅之禍而公私蓋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
自爲布衣而其所拟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
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
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于是粟爲升倉而民饑于室或將發
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
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次抵入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
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
百民稟稟于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
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落書

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蕆
歲以復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
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
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旁近蓋其惠之所
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宇嘗有力于此
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
陳迹又喜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

夫略放荒履獨歲貸收息為尤異元履常病予不當刪剟卻
衆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諧
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詣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
周君乃率同寅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于是
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疎而其忠厚懇惻
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宇宙時芍以便事之說所
能及哉當時之爭蓋宇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
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弁書之以
視後人使于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于宋侯周君今日

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淡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
其對即日除太學錄諄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
復召用則元履已卒　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賜葬秘閣云
崇安縣社倉記云乾　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宇居崇安
之開耀鄉知縣事諸　葛侯廷瑞以書來屬宇及其鄉之耆艾
左朝奉郎劉侯如愚　曰民飢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
以振之劉侯與宇奉　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

城跨境不三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宇憂之不
知所出則以書請于郡守府時敕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
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若干斛沿溪以來劉侯與宇率鄉
人行四十里受之貸宇步屬籍民曰民小飢若仰食者若干人
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于
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來捕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
而宣教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歷忍飢牢民願以粟償官貯
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
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劉
侯與宇既奉敕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
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亦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

無用之地移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減俸願貸者出息什二久可以抑僥倖廣貯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儉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于以惠活蘇寡基嗣亂源largely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宣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于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貸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于是得籍貧民廢地而鳩工庀材爲屋百楹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五門牆守舍無不具具

予是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予求此其族子右修職郎亦來京師請爲四人者述厥事有詔請得與奏于府以予言悉具其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養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牒歸揭之旌間以示來者于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聲

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游惰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鞭飢餓至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呼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歸其所爲則懼其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乎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謀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討私害公變改取疑于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爲則是倉之利夫豈止于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乎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吾輩之有心世道者尚倣其意以行之鄉統積穀一要石穀貴照前價賣出谷賤增常價買入不須搏糴以賤出之名而其實固溥每遇歲除確查農

民之無依者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成時收本去利上賓
朝廷子惠之恩下以助桑梓溫飽之計切無謂迂濶之設不
關痛癢子其拭目俟之矣

山川一册上

名山

大川

重險

雲南府

武定直隸州

大理府

麗江府

楚雄府

永昌府

順甯府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名山則有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五里高千餘仞盤亙百餘里一云高盤亙三百里介龍首龍尾兩關之間前衿榆江碧瀾萬頃背塡溪水連絡爲帶亦曰靈鷲山有十九峰環列內向如抱弓然山椒懸瀑注爲十八溪翠嶂條分青嶂並峙如大鳥之連翼舒翔也后漢書志山似扶風太乙之狀鬱然高峻與雲氣亂上結險崖積雪經夏不消亦名雪山名山志自山南而北一曰

斜陽峰溪曰南陽溪二曰馬耳峰溪曰蒼溪三曰佛頂峰溪在城西九里溪曰隱溪十一曰雪人峰溪曰雙鴛溪十二曰蘭峰溪曰白石溪十三曰三陽峰在城北十三里溪曰天泉溪十四曰鶴雲峰在城北二十里溪曰錦溪十五曰白雲峰城北十六里溪十六曰蓮花峰溪曰陽溪十七曰五臺峰溪曰萬花溪十八曰蒼琅峰溪曰霞移溪十九曰雲弄峰下與洱海相

海之外復有諸山曰青顏曰雞嚴曰玉几曰羅荃曰曇惹曰龜曰蛇若拱若揖其間石窟巖巒不可殫述又玉局峰一名占文峰峰頂之南有馮河周回萬步疊嶂承流水色瑩澈又西南爲青碧溪溪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綠山麓北行二里至祭天臺諸葛武侯畫卦石在焉山中林阻谷奧而無猛虎毒蛇冬夏氣候調適暑止于涼溫寒止于涼諸泉流注爲十八川川流所經沃壤百里溉灌之利不俟浚跡春雉用泉不勞人力東注洱河河山輝映蓋與臨安之西湖洪州之西山嘉州之峩眉濟安之臨皋滁州琅琊同一巨麗矣唐時蒙氏竊

據封爲中岳天寶九年鮮于仲通討南詔進薄曰崖漸逼江口謂橫偏江也分軍欲自點蒼山西腹背攻太和城爲蠻所覺貞元十年西川帥韋皐遣節度巡官崔佐時圭雲南雲南土豪爭尋等與佐時盟于點蒼山神祠是也宋寶佑初蒙古攻大理登點蒼山下臨城中城中危懼尋棄城走明初藍玉等攻大理大理城西向點蒼東臨洱海以爲固玉等遣奇兵繞出點蒼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幟敵遂驚潰李元陽曰點蒼山色積黑四時如一高六十里接連雲氣滇西山川拱揖此山爲之冠

黑龍山其山在永昌府騰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譌爲高良公山東臨潞江西臨淹川江左有平川名爲灣甸今山之東南即灣甸州也山上下東西各四十里登之可望吐番雪山草卉障翳四時不凋瘴氣最惡冬雪春融夏秋炎熾山頂有泉東入永昌西入騰越故又名分水嶺志云泉極清洌行者咸掬飲之蒙氏封爲西岳永樂初平緬諸蠻刀幹孟拔何福討之躋高良公山直抵南甸大破之正統二年瀾川賊思任發拔斷潞江守將方政擊敗之別將高遠追敗賊于高黎共山下乘勝深

入逼思任發于上江遇伏戰死七年督臣王驥等奉命進討分軍破上江賊寨中軍由夾象石渡下江道高黎共山進至騰沖其山延袤數百里當走集之衝戰守要地也一名磨盤山滇行記越怒江二十里爲磨盤山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爲西出騰越之要沖即此山也又滇附錄云渡怒江至八灣度高黎共山其高四十里下山爲橄欖坡驛左渡龍川江封炎瘴同怒江過龍川地稍涼中國之西南界盡于此矣

玉龍山在麗江軍民府西北二十里一名聳雪山亦曰雪山

條岡百里巔蹤十峯上插雲霄下臨麗水山嶺積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蒙氏封爲北岳或謂之雪嶺唐貞元中逸之雪嶺之外蓋即此嶺外也元至順初雲南諸王禿堅等作亂四川行省兵討之至雪山峽擊之敗羅羅斯軍演志唐貞元年异牟尋稱曰東王僭封五岳四瀆名者東曰絳雲露松外龍山在武定州祿勸縣東北二百八十里接東川府界亦名烏蒙山亦名雲南山亦名絳雲露山亦名雪山北臨金沙江上有十二峯雄扼陡絶盤旋七十餘里唐貞觀二十年嶲州都督劉伯英言松外諸蠻皆服叛亟擊之以通西洱河天竺之道從之明年遣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討松外諸蠻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遂遣使詣西洱河論其酋帥相率受命松外首領蒙羽亦請入朝是也南岳曰蒙樂山在景東廳北八十里西南入威遠鎮康界西入雲州界東南入者樂甸長官司界長二三百餘里亦名无量山西岳曰点蒼山黎共山北岳則玉龍山中岳則點蒼山也東南兩山雖非險要所係然亦境內之大山也

其大川則有金沙江

金沙江 在麗江府西北流牟徼外以產金沙而名亦曰水泐入巨津州北境唐時謂之神川天寶以后吐番有其地蜀神川都督于此貞元五年南詔破吐番于神川十年南詔復擊吐番于神川大破之戰記云南詔之地北至神川是也東南流環麗江府境之三面流入寶山州境經州南而入鶴慶東北境又經順州之南而入永北界從南而東入姚州之北境又東歷武定州之北境又東達四川之會理州西南而合瀘水于是金沙江亦兼瀘水之名由會理州而南即武侯五月渡瀘處也兩岸峻極俯視江流如在井底烟瘴拍天冬月行人過此亦皆流汗惟雨中及夜渡乃无恙元李京云從漢地至越嶲道經金沙江計程一千三百里由會理而東北流經東川昭通府境又東北經馬湖府南爲馬湖江又東流至敘州府東南而北注于大江蒙氏封爲四瀆之一蒙古憲宗三年太弟征大理過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處蓋在麗江府之北又至順初搠思班討雲南叛者諸王禿堅等奪金沙江遂直趨中慶雲南平所俘虜在武定姚安間也志稱雲南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北曰瀾滄江 詳備江附見

瀾滄江

瀾滄江出吐蕃境和哥甸鹿石山一名鹿滄江亦曰瀾滄江亦作蘭倉水流入麗江府蘭州境南歷大理府雲龍州西又南經永昌府東北二十五里羅岷山下兩崖壁峙截若垣墉纜鐵蜚橋懸跨尺尺亦曰博南津後漢書永平十二年得哀牢地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指此也志云瀾滄江逕雲龍入永昌廣僅三十餘丈其深莫測其流如奔有大瘴雰雨始旭草立葉脫時行旅忌之自永昌東流入蒙化西南界又流經順甯府東北至府東南二百二十里之牢山下合于黑惠

江黑惠江者卽樣備江也源出西番境內可跋海一云出劍川州南五里之劍州湖亦曰漾濞江亦曰漾濞溪江流經大理府浪穹縣西又南過府西之點蒼山復會西洱河程大昌曰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雍梁二州界惟西洱河爽塙以志葉榆澤相準廣處可二十餘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昔人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以榆葉積染所成尤爲確驗大昌悞以樣備水爲葉榆澤也流入趙州西北亦曰神莊經永昌府永平縣之順境經蒙化之西境又南至順甯府東北境南流至滄山下合于瀾滄江志云瀾滄江中有物黑如靈光如火聲如析木破石觸之則死或曰瘴母女選謂之鬼彈又謂之禁水惟順甯江中有之他所絕无二水合流至雲州南又東南經景東及鎮沅西南過者

樂甸長官司南界達元江西南境車里宣慰司東北境又東南爲富良江而入于南海蒙氏以黑惠江瀾滄江皆刻于四瀆洪武二十年詔沐英于瀾滄江津要樹壘置守以備平緬是也李元陽黑水考云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釋經者擬議其說而卒無所據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何則隴蜀北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江一水皆由吐番西北來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泊涌皆入于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瀞江西南流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則爲夷緬禹之所尊于以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在今北勝濮人在今順甯皆在瀾滄江內也地理志謂南中山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而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則爲夷緬禹之所尊于以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在今北勝濮人在今順甯皆在瀾滄江內也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水曰洛山海經導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紀極而山川之迹則不可移不據不可移之迹而據易變之名末矣所以然者論者但知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故

以禹貢黑水爲梁雍二州界又入南海爲疑不知隴蜀滇三方鼎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失長入滇隴之間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西界對華陽而言也惟三危之山不可考或謂近在靡江夫禹貢明言三危爲雍州山且三苗所竄豈在南夷之地乎姑置之闕如可也

瀾滄江

瀾滄江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東北五十里源出吐番雅望甸南流經司北兩巖陡絕瘴癘甚毒夏秋之間人不敢渡本名

怒江以波濤洶涌而名也滇記諸葛武侯六擒孟獲駐兵怒江之濱卽此又東經永昌府南百里復東南流經孟定芒市界達木邦緬甸入于南海瀾江源委諸志皆以荒遠界之元人朱思本圖稍悉亦難盡據蒙氏封爲四瀆之一正統三年麓川土酋思任發作亂遣兵斷瀾江立柵以守官軍討之不得渡都督方政渡江擊走之四年復命沐昂等征麓川敗賊于瀾江進抵隴把今隴川宣撫司治此不能克而還或曰瀾江自

孟定府西入于麓川江而麓川江自隴川宣撫司西南入于大金沙江三水源異而歸同也麓川江者卽龍川江源出吐番境內繞越甸而東南經高黎共山下川而南接芒市西界隴川宣撫司東境方謂之大金沙江江合衆流水勢益盛浩瀚洶涌南流入緬甸界關五里餘徑江頭太公渡北之金沙江諸城而入于南海蓋雲南境之巨津又與東北之金沙江流而同名也（麓川麓川大盈金沙諸川志皆錯雜不可考今略爲定正）

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亦曰滇南澤戰國時楚將莊蹻滅夜郎至滇池以兵威略定其地又使部將引兵收伏西南諸蠻漢元封中欲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于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漢蜀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征南中至滇池縣有澤水周回二百餘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長老相傳池有神馬災則生駿駒俗稱之曰滇駒日行三百里南行錄滇池又名積渡池周廣五百里盤亘武定東北界注于金沙江今城西南八十里爲海口大河即滇池導流處也滇記雲郡城金馬碧雞二山東西夾護旁山北來而環列于前中開一大都會滇池受邵甸牧牟山諸泉及黑白龍潭海源洞諸水滙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稍西一小河又名滇海元史至元中張立道爲雲南勸農使以昆明池夏潦必冒城郭乃求泉源所出洩其下流得良田萬餘頃明初傅友德沐英駐守雲南皆重視而修濬之利矣

中巨浸焉池中大小凡八島水之下委爲螳螂川繫回安寧州治過富民縣而北會武定東北界注于金沙江今城西南八十里爲海口大河即滇池導流處也滇記雲郡城金馬碧雞二山東西夾護旁山北來而環列于前中開一大都會滇池受邵甸牧牟山諸泉及黑白龍潭海源洞諸水滙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稍西一小河又名滇海元史至元中張立道爲雲南勸農使以昆明池夏潦必冒城郭乃求泉源所出洩其下流得良田萬餘頃明初傅友德沐英駐守雲南皆重視而修濬之利矣

西洱河

西洱河在大理府東源出鄧川州浪穹縣北二十里罷谷山滙山略諸流又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下流合于梁備江卽古之葉榆澤也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于太和縣東而爲洱河后漢志注謂之馬河亦曰榆葉河水經注諸葛平南中戰于榆水南是也李曰珥水以形如月抱珥也云如月生五日亦曰珥海亦曰西洱海杜佑謂之昆瀰川漢武帝象其形鑿池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瀰國亦以此名積渡池周廣五百里盤亘武定東北界注于金沙江今城西南八十里爲海口大河即滇池導流處也滇記雲郡城金馬碧雞二山東西夾護旁山北來而環列于前中開一大都會滇池受邵甸牧牟山諸泉及黑白龍潭海源洞諸水滙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稍西一小河又名滇海元史至元中張立道爲雲南勸農使以昆明池夏潦必冒城郭乃求泉源所出洩其下流得良田萬餘頃明初傅友德沐英駐守雲南皆重視而修濬之利矣

此名隋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詔蠻至南中過諸葛亮紀功碑處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唐武德四年嶲州都督韋仁壽檢校南寧州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貞觀二十二年梁建方討松外蠻破走之于是遣使詣西洱河諭其酋帥歸附者七十餘城復遣其奇兵自嶲州道于五百里掩至西洱河蠻帥楊盛駭惧請降其西洱河蠻酋楊棟東洱河蠻酋楊歆等俱入朝或曰卽一洱河而蠻分東西爲界也新唐書由嶲州走三千里達西洱河天寶九年鮮于仲通伐南詔十一年李宓又伐之皆敗

于西洱河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三島者一曰金梭亦曰玉几金梭亦名羅荃島洱河東北岸諏頭山島在其南玉几島以形如几案故名亦曰玉案在洱河東岸赤文島亦名赤崖島四洲者一曰青沙洲一曰大貫溯一曰鴛鴦一曰馬簾九曲者一曰蓮花一曰大鶴一曰蜻矶一曰鳳翼一曰羅時一曰牛角一曰波羅一曰高岩一曰鶴翥也皆可田可廬而大溯洲隨水浮流冬夏不改河逶城而西南流會于漾備江波濤千頃澄泓一色因謂之西洱海志云洱河逶城西南由石穴中出石穴即天橋

東岸有分水崖石如斧劃漁人謂自岸下分水爲兩南河北海觱漾不竭河魚有入海海魚不入河元郭松年行紀曰洱水涉歷三郡滙蓄紫城東北自河南南盡河尾汪洋浩蕩周回百有餘里今西洱河袤百里廣三十里盡滙羣流而成也其重險則有石門龍首龍尾二關置靖府

石門在麗江府巨津州西百里即唐時石門南道也從會川渡金沙江西南行由此入南詔之羊苴咩城諸葛武侯由此征南中史稱蔵由此擊叛蠻羣仁壽梁建方亦由此平西洱大軍全抵下關望之踊躍讙噪敵衆驚亂沐英率軍從馬援

諸蠻羣皋復由此通南詔滇記天寶中鮮于仲通討南詔下

扼斷關而太山土軍望見亦下攻之敵大潰拔大理城統南分軍出上關取鶴慶略麗江又出石門關下金齒是上關亦兼石門之稱也滇略云龍尾關有伏波廟世傳諸葛武侯駐兵瀾水上軍皆瘴因禱伏波之神得愈關東又有戰士塚唐天寶中李宓喪師處也又天橋在府西南三十五里兩山輻輳中有又餘水從空中出南岸石谷上特高出丈許其微不相及處有巨石覆掩非人力所致過石橋攀鳥道數十武爲達摩備孔道此石橋東岸也循崖南行里許有地名不落梅乃洱水出橋外石崖縣瀉數十尺沖激亂石濺水上起如梅花此不關外之極勝也自上關以外出石門而北下關以外出石門而西者皆謂之天威遮唐顧雲詩雲南八國萬部落皆從此路來潮天蓋石門之係于雲南豈淺鮮哉

雲南府昆明縣

五華山　在城內上有五華寺俯見昆明池　螺山在城北舊名盤昆山山童然皆石深碧色蟠旋如螺髻因名下有二洞曰潮音曰雲津深杳莫測自滇池中望之惟螺山與碧獨高　商山在螺山北去城二十里連峰疊嶂丹崖翠壁千鸛停鶴峙之態泠泉在其下或曰商山一名蛇山即漢昆

調極山也漢書志注來惟縣有陋山出銅陋胡工反

玉案山　府西二十五里一名刻和蒙山山秀麗多泉石南去滇池十餘里遠望出西南諸峯之上一名碁盤山下有菩提山泉又府北二十五里有文殊山一名蒙帶雄山文殊泉出焉流過松花壩入于西湖合流焉

金馬山　府東二十五里西對碧鷄山其相距五十餘里其中即滇池也漢宣帝神爵元年方士言益州金馬碧鷄之神可祀而至乃遣諫大夫王褒求之即此其山不甚高而延亘東南數十里源泉出于山巔又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元至順二年雲南爲諸王禿堅所據官兵擊之戰于金馬山獲其黨伯忽又生正末明王珍將萬勝攻雲南梁王索郎走金馬山勝入城索羅復圍攻之勝敗走明初沐英等帥師至雲南之板橋進駐金馬山是也　龍泉山在府東北二十里下有龍泓

碧鷄山　府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池蒼崖萬丈綠水千尋下有碧鷄關又碧鷄西南有太華山有太華寺下瞰滇池左環右遶稱滇池絕勝　高德山在滇池北二十里又西十里許曰進耳山天外三峯其形如筆架

海源洞　在城西二十里中容數百人四崖創立石乳奇幻下有龍湫其水清淺四時不竭流入鴛鴦池又注爲景龍渾潭深不可測一名墨魚池志云池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又西爲白龍池自白龍池西十里曰橫山水洞一山橫立如墻壁山回爲東西洞引泉以灌溉八村之田洞高五尺廣二尺自西跨東五十有八丈得泉二十二道宛延縈迂四千一百八十三丈有奇勝不一滇記橫山水洞隆慶六年左布政陳善始成是役灌田四萬五千六百餘畝爲海口池水由此北滇池　在府城南府之西南八十餘里爲海口池頃

入于富民縣會于廣趨塘通金沙江處也海口財賦歲以億計咽喉通塞利害最大元至元中張立道濬之以泄滇池之泛溢宏治十四年撫臣陳金亦濬治之歲一疏浚出賦田正供謂之海夫餘詳見大川昆明池云

西湖　在府城西卽滇池上游也亦名積波池俗曰草海子又曰青草湖周五里有奇蒲藻常青爲游賞之地又九龍池在城內中多蘆菰亦曰菜海其平者爲稻田下者爲蓮池沿五華之右貫城西南流入順城橋會于盤龍江以達滇池也

盤龍江　在府治東十五里源出嵩明州故邵甸縣至東西二山九十九泉合流西注曲折而南入于滇金棱河　府治東十五里俗名金汁引盤龍江水由金馬山麓流經春登里灌溉東鄉之田爲利甚廣蒙段時隄上多種黃花名遶道金棱元賽典赤瞻思丁復修築爲堤又府西十里有銀棱河俗名銀汁亦引盤龍江水由南山麓流過沙渡里南達府治蒙段時隄上多種白花名榮城銀棱安治中瞥溶二河亦謂之東西溝　寶象江在府治南源出楊林之上板橋分瀉至此注于滇池

松花壩　在府城東北爲滇池之上流元賽典赤瞻思丁增修二壩滇出高頃又有南壩閘在府城之南東北諸泉舊由銀棱河入于滇池悉其泛溢故築此以管之

金馬關　在府東七里金馬山下舊有關城元築今廢又碧鷄山之北麓爲碧鷄關　雲津橋本名大德明初修造更今名稍西爲通濟橋跨金棱河上流元末梁王殺平章段功于此今水涸而橋存又伽橋在府西北元至順初躍里迭木兒收復雲南取安甯州將抵中慶賊拒戰于伽橋古壁中復敗之

靈芝山　在今縣西南二十里爲赤舁化山元延祐中改今名又縣東南三里有洞口山下有水從洞中流出經縣南入于安寧河　志云縣南十餘里有三卧山一曰顛卧山今名貢和山一曰嚮卧山今名魯和山一曰蒙諜卧山今名無法和山又縣北十五里有黃賢山

蛉蜻川　在今縣治東源自滇池縈流安寧州境又東北入縣界又北歷武定境入金沙江舊大寧二年蜀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使督護姚岳與戰大敗之于螳螂川或以爲即此地也

安寧河　在縣西南志云河出安寧州入縣界又經羅次縣爲沙摩溪至滇縣縣爲大溪至昆明縣爲九渡河流入元江州界

淺札郎水　縣東北十里西入大溪又縣北五十里有農納水源出武定界亦西南流入于大溪

宜良縣

水井山　縣西四十里本名觀音山頂有泉因改今名北南有岩泉山　又有多容山在縣東十里縣之鎮也

諸葛洞　縣南小石嶺諸葛武侯南征時置營于此亦名

葛營

大池江　今縣東八十里一名盤江一名大河從曲靖府陸涼州流入境六十里出縣界入于滇江府界謂之鐵池河　大城江在今縣東源自滇江府楊宗海流經縣界下流入于盤江

羅次縣

九戍山　在今縣南五里以九峯高起而名一名九湧山又玉龍山在縣東南五里中有石竇湧泉如玉龍因名　宮山在今縣之南十五里烏蠻謂之掘峩峯又有直靡崩衮其

譯云子望母山也有二一在縣之舊治東北四十里一在縣之南三十里兩山相望因名之

沙摩溪　在縣西自富民縣流入境即安寧河也流入祿豐界謂之大溪　是宿河在縣西北自武定流入境又西南入

祿豐

煉象關　在縣東百里有巡司戍守滇程記作楝椽關北二十五里　曰吳者村東十五里曰清水溝

晉寧州

萬松山　在今州東五里山多松樹形如盤龍故又名盤龍

山又州西三里有海寶山相傳山下有穴滇池之水由此入瀙江府之龍泉溪又西二里曰金砂山以其砂石如金而名也　五龍山在今州南五里上有五龍泉一名小石屏山又光長山在今州西南二十里北瞰滇池

大堡河　在今州之西志云其源出于瀙江府之新興州界流經州之永興鄉分流入于滇池云

忽納塞　在今州西洪武初瓦爾答聞曲靖破走入晉寧州之忽納塞赴滇池死即此塞也　又有儒窗驛在今州西北去府城八十里又南七十里而達于瀙江府之江川驛

呈貢縣

羅藏山　在縣西二十里山高聳將雨則有白雲卷舒于其間

交七浦　縣西南四十里廣二百餘畝志云滇池之下流也

有金鯉潭　在治南卅里之白馬勃村舊為平原恒苦亢旱隆慶六年九月田中忽水湧成深潭有金鯉游泳其中遂為一方灌溉之利

白龍潭　在縣治西十里

三台山　縣治北三山相倚如台呈因名一名萬福山　象兒山在縣之西南十五里舊有蠻寨為恃險之處

滇池　縣西南三十里烟雲萬頃支流環遶邑中資以灌溉又落龍河在縣北十里南流入于滇池上有天生石室

安寧州

呼喚山　在州西北五里州之主山也山下出鹽水漢志連然有鹽官華陽國志連然縣有鹽泉南中所共仰滇城記安寧民食馬蹄鹽鹽產象池井今州治西古阿寧地有鹽課提舉司轄鹽井四列于司治之東也

浴陽山　在州東十里山頂平夷峰嶺立下有泉流經東橋下入于螳螂川溉田三千餘畝志云州治有青龍山出泉極甘美又城內太極山亦高聳秀拔與虎邱連山分歧　偕晟山在州西北五十里山高聳今名筆架山亦曰坎山又慈山在州西北二十里高聳冠諸山其北復起為鳳城山云

螳螂川　在州南源出滇池縈迴州治東北流入富民縣界州中有沙洲形似螳螂因名又有安寧河在州西亦流入富民縣界

湯池　州北十里亦名碧玉泉滇略云滇溫泉至多而州之碧玉泉為冠四山壁立中為石坎飛泉注之

鹽井　在州治西志云安寧提舉司有大井石井河中井大

界井新井其新井舊無今有故止稱四井

祿脽驛　在州治西五十五里兼置巡司于此亦曰祿螺地

貢參鹽產黑井中又西八十里而達祿豐縣之祿豐驛

祿豐縣

南平山　縣西十五里三面陡峻惟南稍平因名縣東北三十里有陀陵山本名驥琮籠山舉山之中一峰高聳有衆又有古營壘即驥琮籠城也志云縣治西五里有蒙谷繩山勢如平障今名三次和山

星宿河　在縣西北源出武定州過易門縣而入元江州境

大溪在縣東其源即安寧河也自羅次縣流入縣界又南流入于易門縣界

老鴉關　在縣東六十里又有獅子口路逕臨澗寧諸云獅子口十騎九下走又有煉象坡棠梨哨皆險隘處也楊用脩云十里棠梨哨二重棟象坡是也其間有卓名金剛鑽碧幹直蝟芒形肖刺桐其漿能殺人

蘭谷關　在縣西與楚雄府接界兩山夾水鳥道羊腸縣至楚雄府者爲必由之道也又有六里箐溪谷蒙籠林木茂密與蘭谷關亟稱深險皆行旅之必經也又有南平關至

西南平山上志云關東二十五里有清水河西二十里爲神子溝

昆陽州

長松山　在州西五里望之鬱然深秀又州北十里有望州山其勢昂聳回顧州治　珊蒙古山在州西十里頂秀三峰奇分八面

渠濫川　州東南五里東北流入于滇池隋開皇中史萬歲爲行軍司馬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夷落三十餘部即此

雲龍山　在三泊西北十五里岡巒秀聳四時蒼翠將雨則雲灊其上　蒸蒙卧山在州北十五里山之東即河東城之舊址又滑光習山山在三泊之西南三十里巖上又有一小城蓋爲蠻壘云

三泊溪　縣志云望洋鳴矣利資三河縈抱焉是爲三泊下流亦入于滇池又有烏蟻河在北流合于三泊溪

易門縣

娘當山　在今縣治北舊名戈晟智桶山山有三峰峰甚高聳縣志云山一名智男山又名娘當山　蒙低黎巖山在縣治南五十里高插雲漢下有平谷宜畜牧異馬多產于此

志云山一名馬頭山又名聚崖萬歷初撫臣鄒應龍斬馬誓
蠻于山上亦名斬馬山又詠益惡危山在舊縣西百里上有
閣依主城昔鄯闡邊戍之所今盡名滕益山云
九渡河　在今縣之西鄯滕豐縣之大溪也流入于縣境爲
九渡河
嵩明州
羅錦山　在州東北十五里巖石峭立文彩若羅錦因名下
有羅錦泉里中之田資其灌溉志云州治北有蛇山形如僊
蛇一名黃龍山　秀嵩山在州東二十里聳出霄漢環州衆

山皆出其下俗呼摇鈴山相傳于蜀漢時孟獲立寨于此
彌雄山　州北三十里蒼崖疊出望之鬱然土壤肥沃果蔬
繁美今名彌雄山彌雄水出焉南入羅婆澤
歇雾山　在今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
道經于此四女登山歎望忽山嶺霧起結成三峯驟語三爲
軟峯爲雾其山嵩峯特峻登眺則一郡之境悉在目中一名
峻慈山云
東葛勒山　在故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爲南中之名山也
烏納山在廢楊林縣南十里有石若馬頭壬人以烏納名之
山周百餘里西接呈貢東接宜良多水草
廢縣治東碧峯屏列山麓有石如羊故名
今名也
龍巨江　在今州之東一名龍濟溪源出
王山流入境至州東南合流于嘉利澤
源出烏納山之牧樣澗其西南入于滇池
嘉利澤　在今州之東南十五里周百餘
以食鄽楊林澤也或謂之楊林海子又或
州西申和里有兩泉對流名對龍泉流百
餘步復合流入嘉

利澤中
邵甸河　在州西六十里楊慎云河有泉
王山西北一自牧羊村歷核桃村至高倉
入河二水交流至廻梨灣松花壩堯石過
帶滇池浸灌腴田殆萬餘頃
楊林驛　在州西南與程記自山靖府之
里至易龍驛又七十里至楊林驛又西百里
武定直隸州
獅子山　城西五里高千餘仞頂平曠有
石岩狀如獅子中

藏深谷可容萬人又有泉自山岩噴出瀦爲小池郡郭羣山錯立此爲最勝又三臺山在州西北六里高可尸仞疊起如臺陡峻初土官鳳繼祖叛築寨于此爲扼守處　五峯山在州東三里撥列治前又州南二十里有天馬山其相接者曰筆架山連峯並峙爲南境之勝

名邑山　州西北二十五里中平坦有澤廣五畝水泉無盈涸官汎馬池分流東注一爲勒淺溪一爲東波溪又雄軸龍山在州西北八十里形勢峭峻林巒茂密　猗維山在和甸舊治西北有泉下流爲南甸河又哺娃山在州西南五十五

里山勢險陡有懸瀑千丈下注城池夷名哺娃淺

紅崖峽　州東北四十里東枕溪流險峻難涉宏治中土知府鳳英始築路以便行者又武陵洞在州北八十里夾甸西山洞深不測內有流泉州西又有三石塔　洞泉石基幽勝

金沙江　州北三百八十里自姚安流入　界又東達四川會川衛界之廢蔡溪州有金沙江巡司戍守　楊士雲曰自府境金沙渡即北達會川衛不過七十餘里蒙氏四瀆之一也詳

大川金沙江

烏龍河　在州北五里源出祿勸之烏蒙山繞流經此注

數百頃下流入于金沙江又西溪河在州西北自楚雄府之龍川江也自定遠縣北流入界又西北至元謀縣西而入于金沙江又勒淺溪在州東北出佐邑山與東坡溪皆分流而東北出注於金沙江

惠嫻湖　在州西北八十里湖方四里茂林掩映水色清碧深不可測　虞翹塘亦在州西北志云安寧州螳螂川經宣民縣境又北入武定州界爲普淺箐擁于廣翹塘入于金沙江

只舊鹽井　志云距州百六十里又草起鹽井距州二百里

俱產鹽以爲民利

洗布橋　州東北一里相近又有龍澤橋雨崖石壁削立相對路以木橋下跨龍潭深潤莫測又仙人橋在州西北三十里地名龍三藏冰出巨壑洞邊有石兩隅擁抱相接而成梁

元謀縣

馬頭山　在縣南運里四十里地勢最高東望爭甸南見滇雄北眺黎溪西瞰大理縣境之鎮山也　吾梁山在縣北三十里孤獨秀拔登臨最勝其相近者曰雷燈山高三十餘里

綿亘深秀頂有古刹廻旋溪澗甚下又西北四十里爲路窟山志云縣西北又有火焰山

任雄山　縣西北十里壁立百仞頂摩蒼空西枕獒陋甸頂連諸山環于縣境一名法靈山俗名環川山　竹沙雜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四面泉流高出羣山竹木叢茂人跡罕至

金沙江　在縣北百八十里自姚安東流經此縣境羣川悉流爲龍川江自州境北流經麗江府東北流入金沙江

點蒼山　在府城西巍峩秀麗爲南中奇勝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分爲十九峰又有瀑布諸泉流爲溪環繞于羣峰間

南詔嘗封此山爲中岳詳見名山點蒼

玉案山　在府西南葉榆河之東相傳漢元封初司馬遷徙昆明嘗至此觀西洱河或云司馬相如奉使時亦嘗至鶴山縣境谷汪廳左溪名民家引以灌溉下流皆注金沙江

鶴慶縣

法魏山　縣北二十五里西面州立惟東南有一徑可容單騎旁有夏阿龍山又往西山在法境山西巔曲而不可容萬家　幸丑山在故邑龍縣東北四面險絕頂有三峯可容數萬家者爲羅婆寨有天生城牢不可破

烏蒙山　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一名梭羅露松外龍山與東川府接境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碧秀爲一縣諸山之冠八九月間甚寒常有雪又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

蒙氏封此山爲東嶽附見前名山

烏龍河　在縣北源出烏蒙山下流入金沙江　普渡河在縣西北十里壁立百仞頂摩蒼空西枕獒陋甸頂連諸山環于縣境一名法靈山俗名環川山　竹沙雜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四面泉流高出羣山竹木叢茂人跡罕至

金沙江　在縣北百八十里自姚安東流經此縣境羣川悉流爲龍川江自州境北流經

大理府太和縣

點蒼山　在府城西巍峩秀麗爲南中奇勝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分爲十九峰又有瀑布諸泉流爲溪環繞于羣峰間

遊大經旬乃盡其勝

西洱河　在府城東亦曰葉榆水源出浪穹縣罷谷山流經三塔　在府城北中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旁二座差小相傳唐貞觀六年扇遲徵穗監造開元初重修其寺曰崇聖城南有塔一高二十六丈級十六其寺曰宏聖在玉局峯東一里

趙州

三耳山　在州治西里許有三峯高竦如耳一名鳳儀山以一支兩翼如鳳來儀　其東為龍伯山與鳳儀相對俱點蒼之南支　宿龍山在州北十五里頂有浮圖唐鎮南將軍

仁壽所建又州南有五佛山山下出泉不竭不溢謂之聖泉九龍頂山　在州南五十里九峯相屬望之如龍與雲南縣接界　西山在白崖川西有畢鉢羅窟一名寶波羅窟岩竪竦拔十餘丈有獨木橋十餘所樵子獵提者乃能履之而過謂之仙橋志云畢鉢羅窟山在州東六十里北去賓川州二十里

定西嶺　州南四十里本名昆彌山平西侯沐英過此史今名嶺高千餘仞詰隅其上波羅江出焉又嶺東南七里有故壘蒙古滅大理時屯兵處也俗謂之達營

樣備江　在府西北自太和縣流入界又南流入蒙化廳境
波羅江在州治東南有二源一出九龍頂山一出定西嶺合
流而北經州治又西北流入西洱河一名神莊江
白崖瞼江　在州東南志云出白崖西山之畢鉢羅窟流經
蒙化廳左南澗爲禮社江之上源亦曰白崖川又赤水江在
州南四十里源出定西嶺東南流亦入蒙化廳界合于禮社
江又北雌江在州西南六十里源出蒙化廳之巍山流入州
境合于赤水白崖二江
瀾滄市　在州南九十里相傳諸葛武侯曾築城于此名諸

葛城又市東有乾海子多沙死水今移府通判駐此城西北
鐵柱蒙世隆紀極十三年立蓋唐咸通四年也

雲南縣

青華山　縣南五里下有洞濶十丈山僅培塿洞中甚深邃
不可窮旁有石竅光若天窗然謹紀自海衛城西行通蒙
化廳左有青華洞中極寬衍是也　水目山在縣南二十里
一名寶華山巔有泉深不可測
安南城　在縣東南滇程記自鎮南州普淜驛六亭而達雲
南縣界所經者桃樹坡金雞廟孟獲箐安南坡坡有延司下

十里名花井亦名萬花溪
歸山　在十二長官司西峯巒連峙爲境之望志云司北百
二十里有赤石崖大山箐西三十里爲乾海子山箐六十里
曰楚場山箐南四里即佴甸也
一泡江　在司南渡流滿急自歸山而東歷司城南北流入
姚州界注于金沙江

姚州

鼎勝山　州東南十里孤峯特竦洱水爲襟登山望波光
萬頃實爲奇勝志云州治旁有象山其南爲伏虎山東北上

國牛山俱以形似名又東山在州東十里山麓崖下有泉注爲池深不可測謂之星鯉泉又東爲獅舌山以山形如獅吐舌也下有龍潭與景勝山皆環州治並爲形勝

鍾山　縣北十五里滇紀云唐開元中避蛟沼酋羊羅皮據大釐爲南詔所攻率其部據鍾山之險以自守即此山也

豪豬洞　州東二十里山頂有石墻遺址下有龍潭滇志孔明獲孟獲于白崖獲引所部至銀坑山一名豪豬洞險絕非人力可到孔明出奇策擒之是也洞南有諸葛寨相傳武侯駐兵處滇紀云寨在州東三十里

普陀江　在州北其上源即浪穹縣之穹河東流經州北折而南流入于西洱河一名彌苴佉江或謂之葡萄江即普陀之譌也

上洱池　州南十五里即普陀江之旁出者又南五里有池魚穴皆流入西洱河　南詔濶在州西南二十里廣十餘畝三山環匝其一面峻壁如石墻潭深莫測昔人嘗避兵其中

佛光砦　在州北三十里與浪穹縣佛光山相接滇志初孟獲自豪豬洞被擒丞相亮復縱之獲走佛光砦據險堅守漢兵不得進乃由洱濱江而北出砦后遂破之傳友德等既平大理餘孽普顏篤復叛據佛光砦先二年華據鄧川友德自七里關囲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砦遂過金沙江下北勝麗江巨津之境是也

阿這店　州東六十里接永北寶川兩界又州東南有青索鼻巡司志云司南十五里地名乾海子

浪穹縣

靑山　在縣西形如鳳翼一名鳳翅山又龍應山在縣東二十里峻拔高聳上有石岩

佛光山　縣東北三十三里山盤亘迴遶接鄧川鶴慶之界佛光砦以此名其南巖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山后九爲險峻僅容一人名曰一女關山下又有九石簸泉出其旁名曰九龍泉流入穹河

蓮花山　在縣東北四十里形如蓮花三面陡絕惟一面壁容單馬其相連者曰蒙次和山三面絕險一面臨河六詔時施浪詔居此兩山下亦曰蒙次和村唐開元末爲南詔所并設三營以守之元太弟自石門入取大理見三山爲衿喉之所乃留達軍二百戶鎮之亦分爲三營志云三營在蓮花山下是也

龍谷山　縣北二十里水經注龍谷之山海水出焉其山穹洞泉流而起如珠樹乃瀾滄江之伏流也　鳳羽山在縣西南三十里郭義恭廣志所云鳥山也后漢志永經注皆云棟榆縣西北八十里有鳥山俗言鳳皇死此墓鳥來弔云演志云山舊名羅坪山或作羅浮山蒙氏改爲鳳羽山

普陀崆　縣東南十五里爲往來要隘之地其南有龍馬洞深不可測石壁上馬迹猶存去普陀崆東十里曰下山口南三十里曰阿江門西三十里曰大樹關北三十里曰觀音山

樣備江　在縣西百里自劍川州流入縣境有上下江嘴又南流入永昌戰皆捷盡據其城壘毀垣焚橋勒石于劍川建鐵柱于滇池俘其魁帥而還吐蕃渡處蓋在縣境志云上江異名也唐貞元韋皐初吐蕃及姚州蠻寇邛僰道討擊使擊之處用鐵鑿鑿滇澗二水通西洱築城戍之九澄

金沙江　州東北百五十里自永北廳東南流經此入姚州境有趙司戍守志云金沙江東北有漢遂久廢縣古稱曰門調入白果國之門也白果即白厓矣

金竜湫　在州西百里洱河東通志大理之龍潭有三在趙州乾海子哨者曰乾龍潭在鄧川州鍾山寺鷄足石側者曰大龍潭在賓川州西龜山東者曰紅崖龍潭今引潭爲渠溉田萬頃

鳳皇臺　縣治北六詔施望欠所築台下有白沙井泉味甘洌亦施望欠所鑿也又縣東二里有九氣臺臺九竅下有溫泉其氣從竅而升台因以名

鍾英山　在州東甚百里產竹筍餧鳥獸毛華之利　翠屏山在州西北四十里形方平碧翠橫列如倚屏然又烏龍山在州西南四十里岩壁玲瓏東麓有白塔又有烏龍池移水下道諸壩皆仰給焉

雞足山　州西四十里與太和縣及鄧川州接界亦名九曲山一統志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峯巒攢簇若蓮花九盛而上亦曰九重岩其南有上金湖最爲幽勝餘詳見太和縣

赤石崖鎮　在州東志云州境東接姚州南接趙州嘉靖以
前土蠻剽刼往往出沒于山因置戍于赤石崖諸處與姚州
雲南才二開互爲應接又有寓居巡司本名曼神寨又有神
摩洞俱在州界

雲龍州

三峯山　在州西五里志云三峯山壁立萬仞人迹罕至或
以爲卽古之三危黑水所經愚也山后有野蠻距都五百里

瀾滄江　州東二里自麗江府南流入州境復折而西南入
永昌府境詳見大川瀾滄江

蘇溪　在州西北與寬寧縣五鹽井課司接界下流入于瀾
滄江

諾鄧井　州西北三十五里鹽井也道鹽課大使于此所轄
又有石門一井又大井在州東南三十五里產鹽所轄又有
內井及天耳井又師井在州西北百二十里順濕井在州西
北二百五十里俱有鹽課大使舊屬五井提舉司萬歷末廢
提舉司改屬州其井新舊五井仍與寬寧境內洛馬鹽課使
統爲五井云今順濕改麗江

雲龍甸　州東北七十里甸廣衍宜畜牧

麗江府麗江縣

象山　府西北五里形如伏象山上有泉曰象泉又東山在
城東二十里一名吳烈山峯巒起伏環拱郡治

雪山　府西北三十餘里卽玉龍山也蒙氏封爲北岳詳見
名山內

獅碧尖籠山　府西南二十里孤峯崔嵬多產箭竹又焉茫
野山在府南三十五里土人常牧犁牛其中名馬左野地

金沙江　一名麗江從巨津州流入界環府境之南流入寶
山州界詳見大川金沙江

清溪　在府城東南其源有二一出東山一出雪山至府城
東園里而合流遶府城之前灌溉甚溥今城東五里有東園
橋跨青溪之上　龍潭在府西南十里澗數十畝深不可測
大臣磐　在寶山州界唐時鄧夢蠻兄弟七人分據七寨曰
大厩曰羅利曰羅寺曰碍場曰卞頭場曰當坡維場曰當鴉
元太弟征大理自卞頭濟江由羅那至羅寺田大賈等寨卽
此是也

雪盤山　蘭州南十里四時常積雪下有白石溪　福源山
在蘭州北十里延亘而東南凡五十餘里文有老君山石龍

州西北二十里古名如剌均山頂有深淵五所一名牧羊山土人常牧羊于其上

瀾滄江　州西北三十里源出吐蕃流入境又南入大理府雲龍州界　白石溪在蘭州南中多白石下流入瀾滄江

華馬山　巨津東南百五十里崖壁有石如馬而石班爛因名昔麼些詔自名其國爲花馬國元太弟南滅段氏時三騶士會麥良內附并破鐵橋之華馬因以功授職即此又東北二十里有金馬山南有石如馬而色黃因名

漢歌山　巨津州西北二百八十里高可百仞上有三湖各

寬五畝深不可測　果鋪山在廢西縣治西今入蕃界

金沙江　在州北亦謂之神川唐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破吐蕃于神川即此又元志漢裒牘本漢人部

吐蕃之神川遂斷鐵橋吐蕃溺死者萬計十年異牟尋復築橋十六城是也元志江爲南詔吐

吐蕃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十六城是也元志江爲南詔吐番交會之大津渡故以津名州

雪山關　在州東北亦曰雪山門舊名越賧根關在吐蕃麼些之界極爲險峻　石門關在州西百里有巡司所云所

鐵橋以限吐番石門坎絕西域是也唐貞元九年韋皐造橋在州南石門南道蓋謂此

鶴慶州

覆釜山州西五里爲郡鎮山形如覆釜南北諸山皆拱翌之

下有龍潭又有金燈山在覆釜下亦名秀臺山其相抱者曰仰止山　金鳳山在州西二十五里又州北三十五里曰逢密山有三峯入雲山腰有洞極幽勝謂之書元洞

峯頂山　城東七里峯巒起伏南接龍珠山北抵麗江衆水下有五泉可以溉田　龍珠山在州南二十里石坪下有石穴樣共江之水趨此穴而流入于金沙江或謂之象眠山志云象眠山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山勢逶迤如象眠然因名

拱面山　在州西北五里山高百仞一峯拱向郡治林巒環映陰晴異態又州西南十里爲朝霞山半有風洞又西南接點蒼鬼峩峻拔山半有洞曰太極洞中有池曰金龍潭深不可測一名觀音山南去浪穹縣僅四十里又半子山亦在城南百二十里產礦山也山北有湧泉伏流二里許始現爲三派居人賴之又南五里爲豸角山以形似得名桃樹江出山下流入南山岩穴中

大城坡　州東南七十里頂有泉源廣僅尺許不溢不涸行人資焉謂之一碗水又州城南百三十里有煉塲岩下有瀾

隆鐘于此因名又長康河亦在州南一里源出州西黑龍潭東流滙于漾共江

白龍潭　州北七里源之上最高一峯名金頂下爲白鷺山勢若鸞鳳泉源甚遠至白龍祠下有泉百派滙而爲潭又西龍潭在州西七里源出覆釜山東流溉農田亦名上潭其東北有龍寶潭一名下潭周五百丈堤曰萬年堤石閘之下有會濟池東分一小閘爲波流山亦金燈山脈也志曰府境龍潭凡十五流入漾共江者十三曰黑龍曰普龍曰白龍曰酒龍曰龍寶曰吸種曰石朵曰香米曰北漾曰柳樹曰小柳南

曰赤土和曰宣化其流入金沙江者曰龍公而停蓄極深者曰大龍

諸葛泉　在州南百四七里羅陋村相傳武侯駐師之地泉均二流甚爲民利　溫泉有二一在觀音驛南二里一在驛南十里

宣化關　在府東北又觀音山驛在府南百二十里亦有戍守又南七十里至大理府鄧川州之鄧川驛

公山　在順州北六里危巒球拔數峯融結其並峙者曰湧峯山一名梅山志云湧峯山在順州治北一里楊寶山在

順州東北八里下有池中多蒲草鳧鷖之藪也又烏鋪山在順州西南十里有烏鋪橋跨烏鋪山谿澗上

牛甸湖　順州東十里其下流合于河頭溪志云溪在順州東二十里出石岩下周八十餘里又有沿海浦在順州東二十餘里水中分界西畔屬順州魚課及劍川州河泊所東畔屬永北廳可三十里

劍川州

金華山　州治西一里自西番界老君山盤折而來延亘二十餘里山頂常雨紫色如金故名西麓爲西湖秋水時與東湖相連入冬水落民始播種又州治南兩山並峙一赤如金一白如銀　劍和山在州西四里以卓立如劍而名又州東十五里有青厓山山產青石如列翠屏又州南二十里有印盒山劍湖繞山麓而出

石寶山　州西南二十里層崖峭壁上有石坪方數十畝巖洞窒往往奇勝南中之名山也又南一里爲中山巖壁峭立亦稱奇勝　石羅摩山在州東北七十里峰高百餘丈峭

立如巨人狀亦名將軍山

劍湖　州南五里湖廣六十里羅磐城南流爲濛濞江俗呼爲海子每歲納魚課于州一統志湖在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泉廣可半畝流經州東南而爲此湖又劍川在州南十五里即劍湖之尾曲流三折形如川字

彌沙浪河　在州南百里白水場與劍湖水滙而南流　大橋頭河在州東二里古名今息尾江下流入劍川湖每遇洪潦輒泛溢害稼又桃羌河在州南三十里東南亦入于濛濞也

諸葛池　州北四里相傳武侯飲馬處志云州有龍潭凡九曰老君曰易堤坪曰仙女煉曰隔渓曰建和曰白難陀俱流

入劍湖曰花步曰白龍曰青龍俱流入湖尾

彌沙鹽井　在州西南百五十里彌沙鄉有鹽課司大使轄產鹽井二曰大井小井

楚雄府楚雄縣

南山　在府治南舊名雁塔山其麓有武侯祠相傳孔明曾營于此又慈烏山在府治東城跨其上　鳴鳳山在城西亦名臥龍崗志云崗在府西十里孔明曾過此而名　城北隅則爲戟峰山志云城北五里又有錦囊山形如錦囊布地

薇溪山　城西二十五里山高千仞峰巒百餘而溪等如之每溪皆有泉分流三十里乃合注臥龍江又西數里有紫[illegible]山

龍川江　在府城北源出鎮南州平戞川東流經府城北合諸水至青峰下而爲戟碌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境而入武定界　平山河在府東三里源出南安州山中流經府北而入龍川江跨河有平山橋

波羅澗　在府西八里志云其麓有夜合榆榆下有滷水元至正間設官開井煎鹽輸課今廢又搗練溪在府西三里水宜釀酒又鳳泉在城東四時不竭

城南堰　在府南三里可灌四千餘畝志云府東二十二里有梁王堰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築也

廣通縣

東山　在縣治東勢若魚躍又東三里曰高登山元時有鹽非建鹽司于此今廢亦名鹽倉山又鶴翥山在縣東北六里山形如鶴環繞縣治其相近者又有蟠龍山山形蜿蜒中有龍泉甚甘洌或曰即九盤山也迴旋險峻道路曲盤立關其中登之則祿豐定遠諸境一覽在目爲楚雄衆山之長

和茶山　縣南十五里清水河源出焉其東有河納香山溪河出焉二山相連高聳峭拔連亙二百餘里　鳳山在縣西一里又里許有營盤山相傳山半爲武侯屯營地又西[illegible]云青峰即戟峰山其支在廣通之南者名阿浮城山是縣之主山也

阿陋雄山　縣東北十五里高踰千仞有泉出山西爲羅申河出山南爲阿陋河　龍街山在縣北七十里有龍街洞爲縣之勝

拾資河　縣東五十里源出武定東流入南安州界至元江

境下流入麥趾河今有鋪有堡有驛有村皆以拾資爲名
有陡澗橋跨拾資河上志云拾資在縣東七十里
立龍河　府西一里源出玉鞍山下流經城西又北會于大
河大河在縣北三十里自府境流入瀘縣境羣流而西北出
流而入定遠縣境之龍川江又羅繩河在縣西南三十里流
經定遠縣之黑井亦入于龍川江
蒙七塔溪　縣東二十里有羣微橋跨其上其後即蒙七塔
鋪志云縣東三里有清風河發源于縣東北之趙普關流至
枯木村有清風橋跨其上又城東北十里有雕龍河源出阿

陋雄山又有龍泉出縣東北之蟠龍山山勢蜿蜒出泉甘洌
環繞縣治交會于大河
阿陋井　在拾資村中又有猴井俱產鹽置鹽課大使屬黑
鹽井提舉司志云縣產鹽井凡四十七區俱隸鹽課司四旁
或以人名或以地名今多淹沒總以阿陋大井爲名
阿蹬關　在阿蹬山上有戍守又九盤關在九盤山上二關
爲其境東西之險　沙矣舊寨在縣東北七十里有戍守南
三十里即拾資驛也

定遠縣

赤石山　縣西二十里圖經云定遠鎮山曰味山即赤石
峨嶸山也亦曰赤土山多赭石林木幽深延亘二百餘里其
東有泉下流爲零川其相近者又有雲龍山山勢峭拔起伏

井一
會基山　縣南四十里高三千仞連亘數百里五十餘峯皆
山之脈皆基于此上有會基閣設兵戍守
玉壁山　縣東六十里高千仞旭日照之如玉壁然南有峭
羽山又有易吉山皆壁立高出羣山之表又諸葛山亦在縣
東六十里一名獨立山世傳以武侯所掘亦名破軍山山畔

有井舊出鹵水下有白石泉
龍川江　在縣東自府界流入又東北入武定州元謀縣界
而爲西溪河
黃蓮池　縣東南五里廣二里許常產黃花如蓮又產馬湩
在縣西南五里方廣四里相傳有竜馬見池中志云近城有
溪溪產鹽泉
琅鹽井　縣東七十里有鹽課提舉司
羅平關　縣西南五十里或謂爲羅那關元至大二年梁王
與大理有隙引兵至羅那關以計殺其守將高蓬蓋關處大

理之界云　諸葛營在縣西十里相傳武侯征南中過此依山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尚存志云營在縣境者有三一在磨盤山一在羊牟山一在光法山

自久寨　在縣東紫甸鄉前明永樂初蠻酋自久據險犯順處

州

建新碁山　州東五里今訛爲阿姑娘山山半有泉昔黑爨祀兎晟吳立柵居其上子孫漸盛不屬他部至大理國高氏討滅楚始隸焉焉蠻酋據險處也紫石山在州東一里又

里許爲烏龍山樹木叢密望之鬱鬱泉出下江爲黑龍潭

天羅山　州西南四十里中產銀礦俗名老塲洪中銀塲以此爲最　安龍堡山或云在州東南山高險賊巢潛伏于此嘉靖間有嚴德奚木者倡衆爲亂知州荀詵山守設伏躬入巢穴率師格殺仍立哨于要地民用以安

黑龍潭　在州東七里水深莫測州東三里又有白沙泉土人資以灌溉又石井在縣東北二里其泉出隨取隨滿

黑初山　在縣西高千餘仞五峯聳立連亘百里志云蒙古滅　氏而攻段興智興智于黑初山設寨自守時有星殞化爲黑石以爲祥因名磉嘉寨云　臥象山在州東形如臥象上有元磉嘉千戶所舊址

卜門山　州東北三十里高可千仞最爲險峻志云即楚滇峨嵯之支也高聳入雲其泉下達爲卜門河自州入都路必經此凡三十六折乃至其巔亦曰北門砦又羅甸山在州西南三十里　丙龍嶺在州北十里岩高數丈下有水自泉東

應流入境下流亦入于卜門河

卜門河　在卜門山下州西四里有馬鹿塘河流合焉一河合流之處有西龍橋跨其上在州北十里又東北入于馬龍江　在州北一里又東入于馬龍江河在州西三十里與鎮南州分界又東入新化州界又有

鎮南州

石吹山　州東南二十里出煤炭相傳上有石如犬凶年則吠又金鷄山在州東五里高出羣峯每日出日光照其上一統志州治西北有鸚鵡山平地突出甚高聳鸚鵡産焉十八盤山在州北十五里登之者迂迴山岡十八折乃至其巔

石鼓山　州東三十里上有石行列如鼓有石鼓縣以此名

又五樓山亦在州東三十里太乙村後崖岩峭拔最爲幽勝一統志州東十五里有舍逢山峭拔聳空草木叢茂

馬龍江　州西南百八十里其上流即定邊河也自定邊縣流入境東南流經碍嘉東又東南入于元江

平夷川　州西三十里源出重山中經州城西東南流至府城西南入龍川江志云州西四十里有苴武橋州西三十里有白塔橋州西十里有平夷橋俱跨平夷江上

南堰　在州南又州西有西堰可溉田二千餘畝　子何溪在州東北亦溉田至數千畝

英武關　州西七十里有戍守亦曰鴨鵡關志云英武關踞山脊越甕阪箐莽陰翳行者寒心爲都境之險又有阿陋關在州西北亦有戍守志云州境又有鎮南關

姚州

龜祥山　州治西一名赤石山以山石皆赤也山頂有泉亦曰龜祥泉旁有萬花谷又西五里曰金秀山陽派河出焉其相接者爲龍馬山　白馬山在州西十五里又西五里曰燕子山形如燕壘又州西十七里有稽甫山泉流入于陽派河東山　州東十里一名飽烟羅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諸葛

武侯南征駐兵于此後人建塔其上山之南又有古城志云唐天寶初雲南太守張虔陀所築以防南詔又寨子山在州東八里洪武末土酋自久叛結寨于此官軍討之敗賊于東山箐即此山也有泉流入普淜　筆架山在州南二十里有三峰平峙上有井雲出即雨又三窠山在州南六十里青蛉河出焉

九鼎鍾山　州東北二十里峰巒有九狀若懸鍾一名華山以春時多花木也又仙昙山在州西北十五里一名西山亦名石元山山麓有赤甲泉二泉矣保山在州北十五里又北五里曰龍鳳山山有白石塔晉天福間建高十丈亦名白塔山

寶關山　在州北百二十里東去鹽井提舉司一百里山高百仞以通鹽要路因名又司東一里曰回龍山司南一里曰象嶺山俱以形似名　綠蘿山亦在州北極山司北一里曰象嶺山俱以形似名　綠蘿山亦在州北百十里二名盤曲山其相接者曰黎武山

金沙江　州東北百四十里從永北廳流入界州境之水皆流入焉又北入武定界詳見大川金沙江

青蛉河　在州南舊名三穿戍江源出三窠山流至州南四

十里渚爲石池周廣二百餘畝分爲東泗溪西泗溪溉田畝
至州城北復合流至大姚縣南合于大姚河東入于金沙江
瀾滄河在州西自金秀山發源東流滙爲瀾滄河入西泗溪
合于青蛉河

連水　州西十三里源出楚雄府鎮南州北之磨盤山流經
此亦曰連場河西北流七十餘里入大姚縣之龍蛟江又香
水河源出州北黎武村與白鹽井提舉司之觀音等步水合
流亦入龍蛟江而注于金沙江

白鹽井　州北百廿里本大姚縣地有鹽課提舉司旁有
九井曰觀音曰舊界曰又中曰灰白尾曰白石谷曰阿拜曰
小皆產鹽爲公私之利滇略鉄羊石在司西里許蒙氏時有
鉄氈土驢之不去掘地得滷泉因名白羊井復訛爲白鹽云
明初土蠻自火作亂官軍敗之于白鹽井遂進敗賊于東山
等

三窠關　在州南三窠山上爲南面之險有戍守　諸葛壘
在州東十五里又北十二里有孔明遺壘蓋武侯渡瀘南征
道出于此

大姚縣

西高山　在縣南七里有四峯高聳又有九山在縣治東南
一里東隅有石穴一名石壁洞俗名紗帽山　又筆山在縣
西一里志云山之後曰鳳凰山又曰觀音山相去約二里縣
西北三里又有玉屏山

馬家山　縣北十里高出羣山林木深鬱又北二十里有方
山漢志青蛉縣有金馬碧鷄或以爲即方山地　書紫山在
縣東北百五十里山形如几案大姚河出焉

赤石崖　在縣西北與大理府十二關長官司接界嘉靖二
十三年增設姚安府督捕通判駐赤石崖萬歷中省盡北渡
金沙東出武定此爲要地也又紫邱嶺在縣東二十里上有
古砦

大姚河　在縣北源出書案山流經縣西北合鉄索箐之水
又南流至縣西南合姚州山橋村之水又東流達縣南復東
北會于青蛉河或以爲即漢志所稱僕水也

龍蛟江　縣西北百二十里源出鉄索箐合姚州連瑒香水
二河東北注于金沙江俗名直泡江音訛也水產金

鉄索箐　在縣西北透通千里山阿水陰溪徑深險夷人每
聚于此恃險出沒剽掠凡百餘年萬歷初鉄索箐力此夷畔

撫臣鄧應龍討之七十二村悉平因置茂守此四境乃安

永昌府保山縣

太保山　在城內山勢嵯峩東南高千餘丈橫岡數里山顛平衍可以騎射周遭林木蒼翠稱爲奇勝諸葛武侯嘗駐山脈以防夷叛深可三丈餘鐵物間之　寶盖山在城西北永鎭門外以形似名山勢峻嶒爲衆山之冠名曰梯山石曰玉笋流泉甚清　靈鷲山在城北八里高如寶盖延袤七里餘山顛有報恩寺俗呼爲大寺山

九隆山　城西南七里山勢岌兀分爲九崗一名九岐嶺其

麓有泉自地涌出凡九竇土人鑿石爲池其下會爲大池可三十畝名曰九龍池或謂之易羅池相傳蠻婦沙壹者浣絮池中木浮水面生九隆種類遂繁衍居山下諸葛武侯南征時嘗駐蹕山在府南七十里餘志云府北十里又有白龍山　屋牀山在府南七十里滇程記由永昌過蒲縹驛經屋牀山等險路狹馬不得並行過山至潞江之外爲高黎貢山是也

瑪瑙山　在城西百里山產瑪瑙名哀牢山之支派也又有風洞山在府西八十五里風自洞出因名　龍王巖在城西

沙河水所經也

哀牢山　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寺夷語訛爲哀牢孤峯秀竦高三千餘丈雉堞延袤三十里許山下有石如皇二孔出泉一湩一涼號爲玉泉因亦名玉泉山又有諸葛井在昌

石間可飲千人　鳳溪山在府東三十里上有呂公台志云不韋廢縣在其麓又筆架山在府東南三十里有五峰如拱虎嶂山　城西北三十里有溫泉可浴其相近者曰雪壺山以山多白石而名又五里曰雪巖山山高二百丈盤回三里許昔人嘗因巖石鑿爲臥佛因名臥佛山

峽口山　府東南四十里下有石洞廣三丈高半之一郡之水俱泄于此陰流池中達于施甸拓河下瀾滄江洞多魚亦名魚洞　天井山在城東北三十里岡陵回繞中有平地可

若亦謂之石洞山

羅岷山　在城東北六十里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仞延袤四十里餘志云府北十里又有白龍山　屋牀山在府南七十里滇程記由永昌過蒲縹驛經屋牀山等險路狹馬不得並行過山至潞江之外爲高黎貢山是也

瑪瑙山　在城西百里山產瑪瑙名哀牢山之支派也又有風洞山在府西八十五里風自洞出因名　龍王巖在城西

十五里一山中斷兩崖壁立如斧劈然

瀾滄江　在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廣二十六丈其深

實測滇程記自沙朱和十亭而崎至永昌途經瀾滄江江滿界二山之間兩崖壁峙截若堵垣因爲橋基鐵鐵梯木驟跨千尺東馬以渡西爲江坡有途新闢志云跨瀾滄江者爲霽虹橋舊以竹索渡後慶明初鎮撫華岳鑄鐵杜立兩岸以維舟宏治中備兵使者王槐始貫以鐵繩搆屋其上行者若履平地守永昌者往往以捉江爲險橋甚重地也餘見大川瀾滄江

瀾江　在府南百里舊名怒江源出吐番界經瀾江安撫司北又東南經府境復南流入孟定府境兩岸陡絕夏秋間瘴癘爲尤甚詳見大川瀾滄江

上水河　在城內又有下水河源出九龍池及寶蓋山等合流入城貫穿委迤而達于東河東河亦曰節義河源出龍泉流經節義村合清水河南入峽口洞　沙河在城南七里源出九隆山南河入于峽口洞有泉安橋跨其上

清水河　城北二十里志云河有三源一出府北阿隆村一出甘松坡下合流至城東北折而東合鳳溪節義河又經府城東南合沙河諸水入峽江洞今府北二十里有北津橋跨清水河

大議舊堰　在城南十五里其東有東岳堰及小諸舊堰咸有灌溉之利俱尾堰在城南二十里周廣二里

清水關　在城西北臥佛山之西扼清水河之要元時雄令設清水驛于此　小建關在城東北七十五里其處又有河章巖

諸葛營　在城南七里一名諸葛村舊記孔明既擒孟獲後師永昌郎金齒也城南八里西山下武侯營屯其間師還民攜祠祀名固名志云元時有四川軍萬戶府在諸葛營后土人居千營前小海子內有土臺一座周遭二平方丈高六

尺隨水高下巨潦不沒相傳爲孔明旗纛一統志武侯祠纛
在東岳壩內　金雞村或云石城東五里有金雞泉一温一
涼四時可浴泉北有將臺高丈餘廣倍之相傳蜀漢時永昌
牧呂凱築此以拒雍闓外復有蒙古千戶所廢址土人居之
霽虹橋　府北八十里跨瀾滄江武侯南征孟獲架橋濟師
以索爲之修歷不一元至元中也先不花重修名曰霽虹明
初鎮撫華岳置鐵柱于兩岸以維舟時遭漂溺后架木爲
橋改爲火所焚宏治十四年備兵使者王槐構屋于上貫以
鐵繩南北往來此爲孔道亦曰瀾滄橋

永平縣

博南山　縣西南四十里漢武通博南山即此一名金浪頗
山俗訛爲丁當丁山極險隘爲蒲蠻出没之所北麓有泉流
爲花橋河華陽國志云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滄
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滇略云博南山高二十里上有鐵柱
爲西陲要道

和邱山　縣西三十里高千餘仞雲合即雨東麓一潭四時
陰潦流爲木里場爲西麓有泉流爲曲洞河　花橋山志云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上有鐵礦又縣西南五里有觸髏山其
北百里有羅木山

半街山　縣北四十里山半涌泉周回五尺名曰一碗水行
者飲之地名碗水哨又羅武山在縣東北百十里高百十
丈山半有泉勝備江發源于此

橫嶺山　縣東北百三十五里山極險峻驛路經其上其西
有泉下流爲九渡河寶藏九山在縣東七十里一名觀音山
相傳武侯南征至此迷道遇一老嫗呼犬從徑中出始得
發兵旋建廟祀之俗名娘娘叫狗山

銀龍江　在縣治東半里守禦城跨其上源自縣西上旬里
合木里場河又南合曲洞河又東南過花橋河又東南入瀾
滄江志云銀龍江每歲冬時近墟有白氣橫江盤旋如龍因
名一名太平江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丈高二丈五尺廣二
丈五尺亭十有二亦曰太平橋又東北有安定渡市二橋志云
曲洞河在縣西三十里其西十里有桃源河咸注于銀龍江
勝備江　在縣東北百里出羅武山引流而東南合九渡
橋二河至蒙化合蒙備江志云九渡河在縣東北五十里
橫嶺山沿水遶流上跨九橋故名
花橋河　在縣西南三十里源出博南山下流入銀龍江滅

出下關石橋至硯水哨又西爲四十里橋又西爲响水
澗橋循澗行巨石哨鶏鳴岩嶮巇類嘉陵散關近關有花橋
橋咸梁木飛梯横柱懸渡行人戰慄所謂花橋河也
丁當丁山關 在博南山山路險峻置哨守于此 上甸關
在縣北二十里有上甸宅夷關
花橋關 在縣西南四十里下有花橋河控扼險阻之處也
元時改曰玉龍關
諸葛砦 縣北三里相傳武侯駐兵所 關索砦在縣東北
五里俗傳蜀漢將關索所築砦下有洞首尾相連樵牧過之
嘗聞洞中有戈戟聲
騰越州
來鳳山 城南四里亦名龍鳳山又南三里曰盤鳳山南去
里許曰龜山形如龜林巒相接多修竹名材 球牟山在城
東五里下峻上平可居以避寇山頂有池池旁有穴下注爲
伽和池正統中麓川賊竄邊守禦官軍據此立砦軍民潛避
其上亦名楜砦山 寶峯山在州西十里一名長洞山又南
五里有水尾山
下千戛山 州北十五里下有池亦名下千戛又上千戛山
在州西北二十五里下有池名清河亦名上千戛周五百餘
丈亦曰澄鏡湖又北有金塔坡 土山亦在州北十五里上
有龍池周五十餘丈下亦有龍池居民祈雨于此境內無旱
災
羅生山 州東南三十里峰巒千仞係岡百里林木森茂騰
沖之名山也龍蟠山在州北三十里山極高峻雲合即雨
茶生山在州東三十五里有緬等山極高峻
騰沖山 州南六十里上有鎮夷關山后即南甸宣撫司
懸巖峭壁立爲華夷之限滇略謂之半箇山界限華戎北寨

南暑迥然各天
高黎共山 東北百二十里一名磨盤山與保山小共接界
山高峻華夷之限也詳見名山高黎共 明光山在州西北
一百二十里上有銀礦銅礦
馬峰山 州東十五里又州東六十里有橄欖坡產橄欖今
橄欖坡驛置于此 擂鼓山在州西南十里相傳孔明嘗駐
兵于此
大盈江 在州西又名大車江出吐番界流入州境州西之
水有三一出赤土山流爲馬邑河一出龍陵山[illegible]

出羅生山流爲羅生場河環統州城自東而北而南並注于
大盈江南入南甸千崖之境詳附見大川潞江
龍川江　源出戛昌蠻地六臧甸繞越甸界經高黎共山北
下流注南甸千崖及龍川境合于大盈江其渡口有橋舊編
藤鋪板以渡名曰滕橋在州東七十五里一統志藤橋有三
一在龍川關一在甸古俱跨龍川江上蓋江水湍
急難以木石施工繫藤爲橋繫于岸樹以通人馬或曰龍川
蓋麓川江之別名也
疊水河　在州西南大盈江之支派也山麓有石厓斷陷百

尺水勢奔蓋吐珠噴沫觀者毛髮爲竦
大車湖　在州南團坡下湖面廣闊中有小山若浮石溫泉
有四一在城北馬邑村一在城東南大洞村水沸如湯
龍川江關　在州東七十里江之西岸有竜川橋江上舊編
藤鋪板名曰藤橋宏治中備兵使者始鐵鐵爲橋嘉靖中遣
潤復修之爲往來要道　古勇關在州西百里古勇甸又徹
夷關在州南羅坐沖山
夾象石　在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道
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叛都督方政及別將高遠渡江而西

遏賊于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深入力憊求救于沐晟晟以少
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等渡江追至空泥賊伏四起我師覆
焉七年王驥等以大軍征麓川八年自夾象石下江往抵上
江賊巢而大軍亦自夾象右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沖云
和場山　潞江司東三十餘里又司南三十里有掌元山司
東八十里有雷弄山
潞江　在司北三十里本名怒江以江流洶涌不平也源出
吐番流入司境南流經司城東又南經孟定苦市而入緬界
下流入南海蒙氏封爲四瀆之一江之兩岸咸陡絶瘴癘甚

毒夏秋之間人不敢渡詳見大川潞江
潞江關　在潞江東岸滇附錄云金齒西上一程曰蒲縹地
稍平遠蒲縹驛經打板等下潞江若入深箐四岸皆煙赤地
生烟瘴氣騰空渡龍川江亦然蒲縹甸在司東南正統中麓
川酋思任發叛督臣王驥言江北縹甸昔利等處係賊左臂
恐乘虛而發侵犯金齒阻絕糧道今分軍二路別將冉保從
縹甸直取孟定合木邦車里之兵爲東路而大軍向西路至
騰沖與保會思賊腹背受敵云
景罕砦　在司西南境洪武末平緬諸蠻刀幹孟叛何福討

破之于前甸還兵擊景罕砦獲乘高據險堅守不下福糧垂
盡沐春馳至徑渡怒江襲出不意遂降乘勝復擊崆峒砦賊
潰走崆峒砦蓋亦在司境又正統三年破麓川賊于潞江西
岸賊走景罕砦官軍復敗之滇紀云景罕城在隴川宣撫司
宅石傅甃萬歷六年建或以爲即故景罕砦恐悞
阿坡砦　在司南隆慶六年金騰兵備許高征蒲蠻阿坡砦
擒其將蔣祫于是緊科等二十八砦咸服又有潞江烏色平
夷三砦亦來附

鳳溪山　在長官司東治有東西二泉合流繞鳳溪山與府
東北三十里哀牢山並峙或云漢不韋故縣在鳳溪山下山
有呂公臺以呂嘉子孫遷此而名又有石鼓山在鳳溪山之
右高七里袤如之
秀巖山　施甸司東南二里岩下出泉注于小羅窑河北流
經峽口洞而入瀾滄江又摩挲山在司東二里一名施甸山
孤峰竦秀又司西十里有石柵山　嵩歸山在司西北二十
五里產當歸又甸頭山在司西南三十里其南有碧霞山又
司西北四十里有新柵山
坪市河　在司西有二源一出甸頭山一出石甸寨合流經

順寧府順寧縣
鳳山　在府治東治西亦有此山兩山夾峙如雙鳳然亦名
交鳳山瀉泉流于治北有橋跨其上曰拱春橋橋有瓦屋扶
欄居然幽勝　東山在府東三里又府城北有鼓山城西有
旗山咸近郊之勝也
樂平山　府西北十五里屬郡之鎮山山下有塘周田里許
知府猛寅所鑿以備灌溉又府西十五里有阿山亦幽勝
立玉山在府西南十五里一名奐山重岡疊巘蒼翠如画又
西南五里曰都崙山千岩萬壑如羣星拱斗上有太平寺

九層樓山在府西北九十里重岩複嶺盤折九層山椒有聚落

把邊山　城南四十三里上有把邊關兩山對立如門一徑中通崎嶇扼塞嘗稱險隘　津山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亦曰頖山山陡絶下即瀾滄墨惠合流之處號爲仵江山又因江以名也

阿魯俠泥山　府北百八十里中有洞深十餘步上結華蓋層層如樓閣嘗有白氣出入其中名霞洞兩山迴絶中爲徑路可四百餘步平直如砥逕之旁咸細草蒙茸俗呼覩音接

路　赤龜山在府北二百三十五里以形似名墨惠江如長蛇盤繞其下山阿有聚落行旅往來多宿于此

驛山　府西南二百里山勢百盤林深谷邃下臨絶澗渡以藤橋土人呼爲阿澤立山山水急迅流爲阿鐸河土人稱藤川渡　西輿山亦在府西南二百里層峯削壁下有洞豁然謂之瓊英洞形肖城郭廣約十餘丈嵌空奇峭深邃莫測

蝻濮者山　府北二百四十里土少石多高峻骨立宛如塊土削成下有聚落俗呼猛濮者濮畧云順寧境內沿瀾滄江而居者曰普蠻一名濮子蠻是也

瀾滄江　府東北七十里自金鷄東南流入府境并墨惠江合南過景東元江安定乃入南海石間瞬眴波濤洶湧實爲險阻有瀾滄浮橋編竹爲之長十五丈廣五丈人馬渡之如臥虹然府志云瀾滄江東有寶秀峯山奇勝處也江下又有三臺山至爲險峻餘詳大川瀾滄

墨惠江　即棧備江也亦曰瀾溪江又名墨惠江在府東北五十里自蒙化廳流入府界南混瀾滄源百里至平山下合于瀾滄江詳見大川棧備

順寧河　在府城東源出甸頭村至

府玉帶水又登磔河在府南一里源出南山流合于順寧河又屬門河在府北十里亦南流合于順寧河臣庶塘河在府北一百九十里河城舊村口南以河名有虎穴而名其水流入黑惠江又龍潑在府治右山之麓林木翁蔚相傳有龍居其中

把邊關　在把邊山上爲府之險阨　牛街驛在府北百八十里瀾溪江上路通蒙化有渡深險不測飛濤亂石容巨舟舊刻木爲舫舶竹牢破渡者長之近時建橋以渡行旨便之志云府境舊有順寧觀音木井牛街錫鉛左甸枯河六驛

永司之
矣堵些若 在府西南萬歷二十八年矣堵十三世君界元等復
叛官軍討平之順寧雲州復定 猛淋寨在府西境萬歷十
一年緬甸酋景宗直遣緬人砲隊施甸焚掠順寧破猛淋
寨令忠云府境有錫鉛寨巡司又有董蠻岩赤壁嶺蟒水砦
錫臘四巡司萬歷中裁

雲州
禿鼻山 故州東北六十里頓景東屬之蒙樂山地志云上
有孟獲故砦

山川

鎮西山 在州治北州南曰冰筍山其相對者曰平頭山
者稱山在州東六十里又變賴山在州西六十里山多竹又
八剌山在州北八十里
鑾彌山 州南二百五十里林木陰森石崖壁立山東南麓
即瀾滄江 阿輪山在州西南三百里層峯疊嶂四時蒼翠
瀾滄江 在州南自順寧府流入界又東入景東屬界
孟稻河 在州治東順寧府境諸水合流于此入于瀾滄江
又州南八十里有孟賴河又南有河在州東白順寧河分流
入州境州西有南修河合流于南有河其下流俱匀于瀾滄

江
桃頭山 在猛緬司西南高六十里其相近者又有算水山
多古柏其東有天竈山高竦插天山多雪又猛緬境內有邦
鳳山上有諸葛碑云 邦編山在猛猛南高六十里又猢猻
山在猛撒北高二十五里最險隘其南有六河北入大山中
金水河 在猛緬境內又有大河北流入于猛賴河 獵遜
江在猛猛境南志云猛猛有大河南流入于獵遜江

山川二册下

蒙化直隸廳

永北直隸廳

景東直隸廳

普洱府

臨安府

元江直隸州

鎮沅直隸州

曲靖府

澂江府

廣南府

開化府

東川府

昭通府

廣西直隸州

附

滇南紀略　雲南紀略　麗江游記　昆明池考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州界合于瀾滄江

龍岈陋山　城西北三十五里初蒙氏龍伽獨者以唐貞觀中繫其子細奴邏自哀牢而東遷居其土部衆日盛高宗時細奴邏入朝授羣州刺史築城高三丈周四百餘丈后自稱奇王號蒙舍詔今有浮圖在山上亦曰巃岈山其相接者又有天馬御筆諸山又金牛山在廳西北四十里亦名案子山石母山　城北七十里出石黃及雄黃有泉流爲瘴中溪南入羅盖江又天耳山與石母山相接即甸頭山也舊有甸頭巡司戍此志云廳西南二百里有鳳凰山亦名鳥吊山盤傳

訛耳
陽江　在城南源出甸頭山花判澗南流至甸尾巡司又東南流九十里入定邊縣界又有錦溪在城東一里西北流達于陽江
様備江　廳西百五十里一名神莊江自大理府趙州西境流經永昌府永平縣之打牛坪又廳西北百二十里之様備驛有様備橋跨其上為蒙化永平之界又南流入順寧府而會于瀾滄江本名漾濞江誤為様備云
瀾滄江　在廳西南百五十里自永昌府流入境又東南入順寧府界江之南岸有馬耳渡　蔡陽河在城南源出球山縣流入陽河又教場河在廳北二里又北二里為槃馬橋河又有五道河在廳南七里俱流注于陽江
蒼山　在定邊縣北圖經云青峯山在定邊之北者名曰蒼山盡一山高大分為五縣之鎮也志以縣治後眞武坐臺為鎮山云　湧峯山在治北十里有刀思郎遺壘又北有螺盤山山頂盤旋形如螺髻故名明初西平侯沐英與刀思郎戰于此山之西產青碌石礦上有自普關又陶羅山一絕志云在縣治西高可千仞

定邊河　在縣南其上流一自趙州流入即禮社江也一自蒙化羅場流入即陽江也合流經縣之和木村五六月間漲水洶湧人不敢渡縣東又有環川縣西又有牟沮河一名零川相近又有剌崩下流俱合于定邊河入元江州界
自普河　在縣北螺盤山上為控扼之地　武侯臺在縣東五里刻界村相傳武侯屯兵處遺址猶存

永北直隸廳
瀾滄山　在城西南三里高三百餘丈積雪與驛皆曰瀾滄以此可為瀾山在城西二里上列五峰中有洞廣僅丈餘深不可測又城西三里曰三刀山山途險窄相傳武侯征南時所開　烏鴉山在城南十里山形如削玉為廳之勝
東山　城東一里亦曰觀音箐山之西麓接香爐峰有三山鼎立又三泉山在城東南三里山有石崖涌出三泉民資以灌溉
句頭山　廳北三十五里羣峰竦列林木森蔚土人于此牧羊又名牧羊坪志云城西北三里有紅石巖亦曰赤石崖崖畔有泉味如醴下流入于金沙江
九竜山　廳南百里山有九頂一名九頂山高萬餘丈四顧

可千里又廳東南百里有大波雄嶺高二萬餘丈巔有龍湫
又伏虎山在廳南百三十里山勢雄峙望之如伏虎
金沙江　在廳治西自麗江鶴慶流入境由西東環遶于廳
治一名麗江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自鄧州遏金沙江攻北勝
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巨津等州是也詳見大川金沙
江
陳海　廳南四十里周八十里相傳昔本險地有陳姓者居
此一夕沉爲海或作程海又程湖在廳南五十里溉田可千
畝又廳東南三十五里同渡峨海下流俱入于金沙江

桑園河　在廳西南源自大理府雲南縣行廳西南百五十
里之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又有五渡河在廳西五十里自
渡渠州流入界又有三渡河在廳南百四十里其水旋繞三
面下流俱入于金沙江
九龍潭　廳西十五里有泉九眼溉田可百餘畝其下流亦
入金沙江又大龍潭在廳南百四十里又南九十里曰小龍
潭居民俱引以灌溉
小吉都寨　在廳東五里志云元時土酋高斌詳屯兵于此
白角山　在渡藥西北白角鄉又綿綿山在西南綿綿鄉

山皆高峻爲州之望
羅易江　在渡藥東合數溪而流入永寧界白角河源出絀
綿鄉經白角鄉而入于西番
千木山　永寧東南十五里高八千餘丈根盤百餘里二名
獅頭山亦名孤山又有甲母山在東岩巒碧翠竦入霄漢
瀘沽湖　永寧東三十里湖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高百丈
又魯窟海子在千木山下周回一百里中有小山名水寨或
曰卽瀘沽湖也土官築水砦于島上云又有海門橋在永寧
治西魯窟海子之水流經此通四川打沖河達川江橋外入

鹽井界
勃汲河　在永寧北源出西番流入境東流入四川鹽井衛
界又有勃汲窖通吐蕃居人與番種若常被凌掠築此墩
于河上以爲界云　羅易江在永寧南自瀾滄衛莫渠州北
流逕永寧境入于瀘沽湖
羌都石　永寧東北六十五里與四川鹽井衛接界舊爲番
部茂守處　多有温泉
景東鎮雄屬
景董山　在麗治西昔爲蠻寨洪武中建衛城于山上其城

西據山頭又有小城亦據山頂形如偃月謂之月城

邦太山　在廳治東高聳延長有險可恃土官世居其麓曰

陶猛山　錦屏山在廳南一里其相接者又有孟詔山治東

有邦太之秀西有孟詔之雄是也又雀籠山在廳北二十里

一名聚九絕頂盤陀

蒙樂山　廳北九十里與者樂甸長官司接界一名無量山

高不可躋連亘二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冬春雲出狀

若空峒其南有泉流爲通華河北有泉流爲清水河俱東瀉

入于大河　山上又有靖泉人喫之皆癭蒙氏封此山爲南

嶽志云城東景董山即此山之支隴也餘附見名山

瀾滄江　廳西南二百里自雲州流入境又東南入鎮沅界

詳見大川　瀾滄江

大河　在廳東其上流即定邊縣南之阿笠村

流入境又合三塗河引而東蒙樂山之清水河通華河俱合

流焉又東入楚雄府鎮南州境流入于馬龍江

筧泉　在廳北衛城爲洪武中建衛城中無井泉指揮袁賢

以竹筧引蒙樂山泉入城鑿池瀦之上覆以亭取汲于此因

曰筧泉又有土井產鹽

母瓜關　廳南百里又北一百五十里有安定關又東南一

百二十里有景關關皆控禦地也

蘭津橋　滇記云舊在廳西南跨瀾滄江土後漢永平初所

建永樂初修高廣十仞兩岸峭壁林立飛泉急峽危峯森羅

上下鎔鐵爲柱以鐵索繫南北爲橋自古稱爲巨險　大河

橋在廳東二里跨大河上覆瓦屋四十九楹

普洱府寧洱縣

錦袍山　在城東二里一名光山山勢雄峙上有壘址相傳

鐵佉南征結營於此

太乙山　在城西十里一名老翁山絕頂孤峯高出雲表

大尹原　在城南七百餘里車里宣慰司界廣袤千里蠻人

參象於此旁有山曰孔明寄箭處有孔明神

六茶山　曰攸樂即今同知治所其東北二百二十里曰莽

芝三百六十里曰章登三百四十里曰蠻磚三百六十五里

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勢連屬複嶺層巒皆多茶樹

斑鳩坡　在思茅東北二十里高出眾峯即天氣晴明常有

雲封霧鎖路行絕頂雲散山腰經過者如置身霄漢之上有

諸葛營

整董江　在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入於猛撒江

猛撒江　在城南二百四十里合威遠江入九龍江

小江　在城西一百二十里發源鐵廠合威遠江入九龍江

清水河　在城南二十里流入普藤大開河合瘴氣河會漫達入於九龍江

九龍江　在攸樂南五里爲瀾滄江之委自西北流繞山勢九嶺相向矯若游龍故名

扒泥河　在攸樂東北一百四十里東流入漫達河

漫達河　在攸樂東北一百八十里繞五茶山西南流入九山川

龍江

南澗　在思茅南四十餘里繞西北會南水河入猛撒江

平塘　在思茅南二里泉水所歸蓬成巨浸

龍虎地　在城北三里迤迤南來氣象萬千其過峽處斷如巉巖相傳武侯南征時墜其脈以制蠻夷

祭風臺　在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視諸山相傳武侯於此祭風又呼爲孔明山

孔明塔　有二一在九龍江之西南接莽寸孟艮界高十丈許相傳爲孔明所建有塔倒歸流之讖雍正六年其塔欹向東北識者謂東北爲神京所在歸流當驗七年逆夷平果毀設流官一在九龍江之南六里許高十丈餘相傳亦武侯所建旁有樹一株名萬年青玲瓏環抱最爲奇異塔後即武侯立營處

整董井　在攸樂南二百五十里蒙部時夷目汎細里佩劍遊覽忽遇是井水甚潔細里以劍測水淺深歸數日視其劍似白鏽所鑄者疑之斷以斧劍鐵悉爲銀復跡之不得其處歷傳其事後土官襲職務求此水沐浴得者夷民愈敬服焉

六茶山遺器　俱在城南境舊傳武侯遍歷六山留銅鑼於攸樂置鏵於莽芝埋鐵磚於蠻崩遺木枷於倚邦埋馬鎚於革登置撒袋於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樹較五山茶樹獨大傳爲武侯遺種夷民祀之

祭鑼洞　在莽芝山半石洞中有銅鑼一匡郭剝蝕夷人每於春耕時取鑼祭之祭畢仍置故處秋時再祭則年穀豐稔或不誠即歲歉相傳武侯所遺奉爲神物

諸葛營　在城東北斑鳩坡下諸葛武侯擒孟獲直抵莽緬往來經過駐軍於此址尚存

臨安府建水縣

寶山　城西南一里相傳山產寶石夜有火光又里許爲樂
榮山相傳山泥有香作餅餐之不饑又象山在府南五里以
山形如象而名
石巖山　在府東十五里或謂之蒙山山巖有洞異龍湖瀘
江諸水流入此洞復流出入阿迷州界志云山峭壁千仞其
受水洞合五河之水滙爲一泓折而入西連岡疊嶂綿亘數
百里爲郡城右臂又滇記云蒙山五里有巖洞亦謂之顏洞
以邀客顏姓所開而名洞有三曰雲津洞今名水雲洞門可
容數百人曲邃窈窅泉水伏流其中東會于盤江遊者架橋

列炬而入巖洞后曰南明洞上有兩穴陽光射入中多奇勝
曰萬象洞峰岩絕險躋石磴數千級隱隱聞風雷聲亦曰响
町三洞
火燄山　府西北十里上有硫黃氣履之灼足著樹即焦人
臥其上可去濕疾又黑沖山在府西北四十里雲樹深黑經
年不霽多瘴癘人不敢往又有石門在府西北百里箐口鑿
石爲門以通車馬下臨曲江險狹可守
知丈山　府南五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峯竦峙段思平外
舅襲利者常居其上因名后以地拱學宮改曰判文山嘉靖

中又易爲煥文山　連雲山在府南三十里山高竦時有雲
氣旋遶因名又有晴山在府北二十里一名北嶺山勢嵯峨
林木葱蔚與判文對峙爲一郡主山
瀘江　在府南源自石屏州異龍湖東流經府境入阿迷州
南爲樂蒙河入于盤江　曲江在府東北九十里源出澂江
府新興州由嵹峨縣石屏州會諸水流入境又東入于盤江
夏秋水溢泽洞可畏
禮社江　在府西源出大理府趙州之定西嶺流經楚雄府
合陽江之水爲定邊河東南流經鎮南州爲馬龍河又南經

碍嘉而入新化界謂之摩沙勒江又歷元江州東南入府西
南界經納樓茶甸爲漾豐江歷虧容甸爲虧容江過蒙自縣
爲梨花江又東南流入交阯界合于清水江
建水　在府城東廣五畝今堙塞過半元志建水城每秋夏
之間溪水漲溢如海夷謂海爲惠虜故以惠虜名城蓋卽此
水也　白龍潭在府西北二里灌溉甚溥亦曰白龍泉有橋
跨其上又東北有甘泉甚清洌汲之不竭又蓮花池在府西
二十里廣二里波濤壯闊民引以溉田
石屏州

乾陽山　州北五里高五百丈上有石洞林木鬱然來玉
山在州東十五里產石如玉又州南十五里有鐘秀山產紫
石可爲研山高三百餘丈綿亘百餘里其西北又有寶山產
石似員珠今州西有寶秀驛兼立寶秀巡司蓋皆以山名巡
司裁
曲江　在州東自河西縣流入界又東入建水界　落矣河
在州西八十里闊三丈源出元江州南流入虧容甸今有落
矣河橋又五塘溝在州南有五温泉注其中資以灌溉
異龍湖　在州治東有九曲周百五十里中有三島其次島

曰孟繼龍有蛇蟲不可居昔時蠻酋每竄罪人于此中島曰
小水熟蟹居其上築城曰小水東城今名空斷山其大島曰
和龍立城其上漢名水城元至順初雲南諸王禿堅等作亂
攻掠郡縣石屏鎮將朱寶以和龍島有壘墅可保引衆據守
賊帥戰艦來攻寶拒却之三島環峙皆巨浸東流至府境爲
瀘江
阿迷州
烏充山　州東十五里一名東山東山口巡司蓋置此山之
西爲祿豐山又西爲逢和山三山相連環抱州治
買吾山　在州東南萬歷初撫臣鄒應龍擊逋賊于此忽震
雷殺賊數人因易名曰雷公山有南洞亦曰通靈洞鄒應龍
記云阿迷州南有巖穴數處舊爲逋藪即買吾諸山也
旁甸洞在州東南百四十里有聲如風雷又州西南二十五
里集甸境有傳聲洞云
凌尚寨　在州南其地東西連亙與交阯分界天啟二年水西
安邦彥作亂寇益土酋應之烏撒安効良復叛引兵入寇益
抵交岡犯安南長官司土官沙源擊走之志云交崗舊屬安
南長官司后爲州界交人亦立戍守于此又有地名南外亦

爲交阯分界處也
盤江　州北二十里府境之水自滅江府新興州經建水縣
界流至此俱滙爲一江流浩蕩群峽乃十八寨夷人出沒之
限隔也州與彌勒亦即此分界又爲南盤江之別源也
樂蒙河　在州東北上源即瀘江也自建水流入境回折而
東入于盤江　火井在州東北三十里其水溢出于田常有
烟氣投以竹木則火然夜則有光
合江口寨　在州東宋皇祐初儂智高敗遁深入大理狄青
遣將楊文廣追之至阿迷州合江口不及而還是也或曰合

江口卽三江口盤江與衆水合流處
多黃鋪　在州南滇程記自教化三部而北有合苴河箐口又爲教化河州近界有瑣瑣城又北至歪豆山又北次多黃鋪乃至州治渡盤江至彰擧衣彌勒界爲北走會城之通道又滇記云州有阿迷矣馬羅台三驛
蛇花口　在州北爲州境之險又州境有佪華竜山勢險惡夷酋往往恃此爲固

萬松山　州東九里山麓盤回峰頂峭立上有松林四時花木又登樓山在州東南二十里高可千丈周八十里登之則遠近之景舉在目中嶺有池方百步又天平山在州西南志云自登樓山至天平山六十餘里渡江道過納樓茶甸
木角山　在州東百三十里地名備樂村產鷰甘石舊封閉嘉靖中開局鑄錢取以點銅自是復啟又東爲陽暮山夕陽倒景金紫萬狀中有龍洞分上中下凡三幽奇流麗不可窮究
琅玉峰　在州北五十里岩石磷磷下瞰澂江府之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然一名石鐘岩以有石如懸鐘也志云
州北有竹子山道出雲南府宜良縣

婆兮江　出東六十里源自澂江府撫仙湖流經州境瀦于婆兮甸下注入盤江
盤江　源出州北晴龍潭流下夾岸林樹陰森爲行客餞別之所經州南又東南會于婆兮江志云州南有瓜水浣江之水自北至思禾之水自西至轉而東則丁矣沖之水與之俱會于茶部衝形如瓜字故名焉瓜海在城南四里卽海眼泉水甚清海口有池曰湯池

高河泉　在州西南四里團山頂外窪中窪周二百餘步不涸亦不溢又州東北十里有鎖巖泉兩崖相對下有溪洞一泉自山巔下如瀑布然

通海縣
秀山　在縣南七十里又名菁山列翠如屏下瞰長河卽海子地舊有敕祭宮大理段智祥時所建山半又有判府泉亦因巖列而名王奎云踰嶺以南千澗絕壑通海爲最勝通海數十里峻壑遥峰秀山爲最勝　諸葛山在縣東南三里昔武侯南征屯兵于此因名
通海湖　縣北三里源自河西縣界注于此周八十里似環而缺一名杞麓湖俗名海子　新生泉在縣東十里可灌田

百畝
河西縣
瑯琊山　在縣治北元時土酋建城寨于其上凡五層其西
爲普應山又有佛光山在縣西十里一螺髻山在縣西五里
山峰雙峙因名又磉溪山在縣東北山多石近溪四周皆水
即磉溪河也通海之源出于此
曲江　在縣東自韶峨縣流經此又東入石屏州界　舊志
江在縣西五十里一名治夷江源自新興州流經縣境東入
于曲江

磉磉河　在磉磉山下自縣北水磨村入周迴八十里中產
魚族甚美流經通海縣爲通海湖　東湖在縣東南三十里
延四百步袤三百步其北自西湖延百步植隄蓄水資以溉
田又縣北有三龍泉其西南一里有九龍舊泉延百步皆有灌
溉之利
阳陀關　在縣北三十里蒙氏所置亦曰磨松營元至元二
十年立元帥府于此爲商旅輻輳之地明初廢于兵火關有
曲陀巡司萬歷中裁
龍馬槽墓　縣北五十里相傳常有龍馬出此因名昔爲

舀恃險處又韃靼營在縣治之東湖旁蒙古嘗屯兵于此故
名
韶峨縣
桂峰山　縣南二里高峰峭拔上多桂樹其相連者爲龍山
下有龍泉四時不竭又韶峩山在縣東北一里縣北又有萃
秀山環擁縣治　又東南九十里五鳳山連峙其勢如
飛山麓有鳳山洞
三元洞　縣西十五里兩山並峙東西二門高十餘丈洞分
三門一巖可容百人又有鈴川洞在縣西百里　遂巖縣西
萬歷中司廢
曲江　在縣東自澂江府新興州流入境又合流河在縣東
南南里一源自新平縣流經縣北爲大河一源自石屏州流
經縣南爲小河合流入于曲江
丁癸江　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源自三泊流經丁癸村其
水深闊居民刳大木爲舟下流入于曲江
蒙自縣
目則山　在縣西三十里漢語譌爲蒙自其山橫列三十餘

峰秀麗如畫百里外舉目皆見元史山有古城白夷所築下
臨巴甸故縣蓋治此
雲龍山　在縣東二十里迴環盤遶凡數十里中有石室可
坐千人又有石洞容百人經行此夜宿其中其餘危峰森秀
林箐深廣峰壑幽勝不可名狀又北爲小雲龍山亦奇峭
耳鑼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每風雨雷電自山峰中起聲必大
豐土人以爲驗東有仙人洞四面石壁懸注如鐘鼓
羨哀山　縣東九十里其上石筍森立絕頂平坦中有三池
水草四時豐衍宜牧放

梨花江　在縣東南由納樓茶甸境流入縣界其上源即禮
社江也又倘甸河在縣東南七里流入梨花江
長橋海　縣東二十里架木爲梁長十餘丈四面皆水又二
十里爲矣波海中多魚蝦海菜志云縣西南二十里之水曰
西溪有二出銀礦一出錫礦云又有草湖在縣治南百步
蓮花灘　在縣南爲入安南之道即瀾滄江下流交趾洮江
之上流也永樂初沐晟出蒙自蓮花灘進討安南嘉靖中莫
登庸作亂撫臣汪文盛以蓮花灘當交廣水陸之衝遣兵據
其地爲諸夷聲援登庸大懼即此與程紀由蓮花灘違安南

之東都可四五日而至云
楊柳河關　在縣西南近王弄山長官司山高箐密深險可
恃志云自關西南地名老寨旁有白木樂龍老大等箐及烏
溪石洞皆險僻也
發果寨　在縣東南旁有五山峻扼險固可恃　八寨在縣
南滇紀自老寨霧露站菁洒哈諸地至八寨又進至江底其
旁曰猛撒皆渡江即交趾界又有啞得白箐自溪諸山南出
之道也渡江有交趾境內阿別波哨滇紀猛撒至交趾境內
北蘭州三十里
賀謎寨　在縣東南滇紀縣有還北山去八砦二十里餘又
南至大江地名安邊縣縣至底泥又前渡三岔河至賀謎其
地有方山相接正中地名漫老左曰磨莫右曰八洒俱近安
邊自漫老至江底崇山峻嶺旁有橫角檜諸處江南爲籠陝
山箐入交趾界
柏木蘆寨　在縣南據山絕頂四面懸崖峭壁外有墩臺以
謎水道又南渡江入交趾界滇紀縣南有露露站菁由此抵
柏木蘆寨又有蒲喇寨至交趾北蘭州僅五里鷄街寨在縣西
北道出府城此爲要口

元江直隸州

玉臺山　在州城東舊名羅槃山共二十五峯懸崖絕壁險
阨難登蒼翠如玉掌之狀又有大馬山在州治旁秀如筆
峯對峙學宮前　自樂山在州東北十里狀如中原之崆峒
今名栖霞山志云山與蒙樂山同脈故名
路通山　州東二十五里舊名馬龍山北瞰禮社江高峯千
仞一綫羊腸通臨安路　峩峨山在城西南二十里中峯嵯
峨狀如卓旗飛舞翔動　寶山在州西二十里狀如螺髻尖
若揮磬相傳昔有寶藏鎮山麓因名

因遠山　府西四十里有因遠驛為往來必經之地泉出岩
中流為仲夷溪分溉田畝東流入禮社江志云州北有前山
曰龍爪山有萬春泉仙人洞奇絕萬狀又有九龍山在州西
北三百里產礦名烏魚場
禮社江　一名元江自新化流入境遶州城東南而入臨安
府界　崑峨河在城西四十里阿南村跨有混龍橋其下流
入禮社江
關力白衣甸　志云在州南境元至元二十七年雲南關力
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附盖皆在州境云　魚復砦在州
西近鎮沅州界嘉靖三十年鎮沅知府刀仁攻那鑒克魚復
寨是也
新平縣
鎮元山　縣南三十里又南二十里曰金鶯山　南峒山在
縣南二百里南峒巡司置于此山有七十二峒名勝不一又
倚樓山在縣西百里崇岩峻石若樓閣然
平甸河　在縣東十里衆流所滙又東五十里有大貫河水
勢洶湧　洪水泉在縣治西流灌郊郭為利甚溥又西里許
有瑞木井源出瑞木下味甘洌

遮陽山　在縣治東山勢來自昆陽連屬不絕　撒崇山在
縣治北五十里林木蓊鬱岩石峻險延長一百五十里路險
人迹罕至下有温泉又磉關山在縣北百里玉峯聳峙有泉
下注于摩沙勒江
馬龍山　縣西五里舊名馬籠彎舊結寨其上因名馬籠部
又北有碰陸山楹崆山之北又有諸龍山皆瀾舊結寨處也
摩沙勒江　在縣東南八十里即馬龍江之異名也自楚雄
府流經此又東南經元江境為禮社江元史謂之麗滄江秋
潦有瘴氣志云馬龍江在山之右遶南合鐵弦河東南流入

廣西界

鐵赤河　縣西四十里自臨安流入過龍渡雙龍溪至縣西南又過興霄溪下流入于盤江　興霄溪在縣東二里統治西南流入于鐵赤河

天生橋　有二一在縣北五十里一在東北十二里皆石梁可渡不假人力因名有葦泥巡司及和摩驛

鎮沅直隸州

案板山　在治北高百餘仞形如几案元以此名塞　烏速山在府東北山高林茂羣鳥聚集因名又治東有石山以礪

蚵少土而名

波弄山　在治西山勢起伏形如波浪山之上下有鹽井六所土人掘地爲坑深三尺許納薪其中焚之俟成灰取井中之滷澆灰上明日皆化爲鹽鹽色黑白相雜而味苦俗呼爲白雞鹽用以交易

杉木江　在治南源出者樂甸流經境下流入威遠界合于谷寶江江岸多杉木因名

者竟梗寨　在治西南正統五年麓川叛酋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竟梗寨沐昂進兵克之

者達寨　在治北又有赤石崖等寨演程記永樂初攻石崖者達寨外哨整線來降又有滅谷等三十二寨亦近州境

馬容山　祿谷司北八十里高千餘丈盤亘數百里石路隘狹僅容一馬又右羅山在司南百里

納羅山　司西百里山深險中多虎豹土人呼藏爲納虎爲羅南渡江出于此

南渡江　在司南流出納羅山下流經司治南又西南流合于杉木江　馬湖江在司東源出臨安府納樓茶甸長官司流入司境又西南合于南渡江

恩樂縣

者島山　在治北島訛爲樂因因者樂山高聳可以望遠爲北面之障

蒙樂山　縣東北二百里一名先鋒山巍然高峻窮日之力方至其頂有毒泉人嗜飲之即死山與景東景東接界

景來河　在縣東自景東流經縣境下流入烏龍江以自景東來因名

曲靖府南寧縣

勝峯山　在今府城之西嶙峋聳拔高出羣峯志云山脈來

自金馬爲羣山之長舊時名爲妙高山洪武初顥川侯西平
侯與元平章達里麻戰勝之因改今名又有負金山在今府
南十五里　眞峯山在府西南二十里山巒秀麗下有彌陀
岩山後又有普賢洞又蓮花山在府東南二十里與勝峯山
相對峙
石鍾山　在府東北二十里一名分桑山相傳諸葛武侯南
征時與諸酋長會盟處下有温泉潤三丈許其沸如湯或曰
即東山河之源也又青蘿山在府東二十里山色蒼翠俗名
明卧山又有觀音洞在府南二十里寬乎可容百人

湯池山　在府東南洪武十五年南征越州未下沐英馳兵
于此降者甚衆又有紫溪山亦在今府之東南志云初越州
酋阿資降既而復叛據龍窩爲巢穴洪武二十六年沐春討
之進至紫溪山大敗其黨直抵龍窩擒之是也又有華龍山
亦在今府北二十餘里
白石江　在府北八里源自馬龍州界流經此東南合于滿
湘江洪武十四年沐英征雲南故元將達里麻擁兵屯曲靖
英信道而進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前行霧霽則兩
軍相望奈達里麻大驚乘滿兵陳水上英別遣一兵泝流前

渡出其陳後鳴鼓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彼軍亂我師遂
濟使善泅者斬其軍師畢濟整列而鼓噪聲震天英從鐵騎
擣其中堅生擒達里麻俘斬无算遂入曲靖今有白石江橋
跨于其上
瀟湘江　在城南源出馬龍州木蓉等山流經此秋水時至
有若洞庭瀟湘之勢因名其下流入于東山河　東山河在
府東南亦謂之南盤江即瀟湘白石所滙流也志云河旁有
洲可百餘頃平坦肥沃旱澇無虞南流入陸涼州境
東海子　在城東五里廣有二十里夏秋之交雨水注洋稱
爲巨浸又東二十餘里有黑龍潭旁有石洞其上怪石巉巖
林木茂密潭水泓深資以灌溉又龍泉在府西南十里泉分
二派灌溉甚多
矣眉山　在亦佐縣西山有清泉居人皆汲飲而甘美夷
語水爲矣又治東有旱咸山歲旱禱之必應土人亦曰旱改
山云
塊繹江　縣南十五里發源白水驛南流達于羅平州境又
有小黃河在縣治旁四時色黃因名

伯蒙山　在城東二十里高出衆山之上　龍華山在城北二十五里有龍華古刹　梨山在城北八十里林木蓊蔚遠望蒼然　北山在城東北五里上有古寺一名象山　花山洞在城北二百里爲交河源　沙河在城東五里南流會交河又東流入瀟湘江

南流入瀟湘江

宣威州

石龍山　州東七里西麓有石蜿蜒如龍志云土官營棚據山爲險又炎方山在州南六十里山下有炎方驛伯蒙山在州東南約百里高出諸山之上

堆湧山　州東南五百餘里延迴二百餘里峰巒拒突如湧出然　東山在州南二百里山高聳而色蒼翠亦名曲靖東山云

盤江　在州北二百二十里即可渡河也自昭通府流經貴州畢節衛南入州境又東南經貴州安南衛界志云州據南北二盤江之間其南盤江即府境之東山河流經州西南界而入陸涼州界

交河　州南百七十里志云南盤江與螭溪之水合流于此故名又十里爲交水嶺其地爲平蠻鄉與塊部水合交水秘課使置于此天啟二年官兵討霑益叛賊自交水進爲賊所敗又有車翁江在州西北二十里流下合北盤江

陸涼州

邱雄山　在今州東一里其上有方池水無盈縮分釀山椒凡十八道又謂之十八泉　木容山在今州之西址二十里高出峯巒林木蒼翠可愛又有滿戍山亦在今州北二十里高出澤山林木茂鬱可稱絕勝

邵甸山　州西四十里山高聳多花木芳華縣之名山首此

相近有石門平疇沃壤石笋森密周匝十里餘大者高數仞參差不齊望之如笋東西行者穿其中故名石門又東出數百步有離石狀如西岳三峯云

中延澤　在北雄山下即南盤江也自府東合瀟湘諸水至是會而爲澤州境十八泉與南澗諸水皆注之志云南澗在州西北東南注于中延澤

木容關　在今州西十里又州北二十里有石嘴關又右天生關在今州南九十里皆自昔設險處

蕎甸　在今州西南其地與瀘江雲南三府相接山川聯絡

道路環通奸宄竄聚于此萬歷三年撫臣鄒應龍征蒋伺緣
夷平之立營戍守于是雲南曲靖澂江臨安與廣西廣南六
郡乃安壽復叛四十一年攻宜良官兵拒却之四十八年又
四出剽掠撫臣沈儆珩招降之設古甸龍崗營戍守其地尋
又奏設蒋甸守備治之天啟二年改爲游擊益防禦之要地
也

馬龍州

伯刻山　在州之南六十里有奇其相連者曰多羅山峯巒
峻峭怪石巉岩爲一州之望云

木蓉青山　在州東南六十里下有木蓉溪流注于府之南
境爲瀟湘江　楊唐山　在州西七十五里一名關索嶺上有
夷關

中和山　近志云在州西南四十五里其山發自宜良蜿蜒
起伏至此結爲二峯前後突兀左右有層崿環列曲澗迴繞
又有仙人洞五龍潭諸勝上下平田廣可千頃雲南前衛屯
兵數百家居焉

磨盤山　在州西北天啟五年烏撒土酋安效良再叛犯馬
龍州官兵敗之又追敗之于磨盤山賊白蒋甸遁去又羅汗

侯山　在州西北境唐永徽三年白水蠻寇邊郎州道行軍總
管趙孝祖伐之敗于羅犴川侯山卽此

東河　在州治東治西又有西河東流合于東河入尋甸界
靈泉　在州西南二里水色青碧引流灌溉居民賴之

羅平州

五臺山　在州南五里又南十五里曰鍾山又南十里曰樓
閣山　白崖山　在州西南十三里又羅葱山在州東南六十
里皆材木之藪也

滇繫　五之二　山川　十八

滁南山　在州北八十里志云山高二百餘丈盤旋百里林
木蓊蔚峭石巉巖州西八十里又有八部山與祿布相近岡
巒八面聳列蠻因呼爲八部云

盤江　在今州之東南九十里自廣西州之師宗流入界下
流入于貴州之永寧州境志云州西南二百里有大渡河又
有矣則江在今州之東南五十里俱流入于盤江　喜舊溪
在州西其源出于州西南之龍甸村環流州境下流入于盤
江又有太乙湖在今州北一里

平彝縣

響岡山　在縣東八里山高聳雄視萬山又楊威嶺在縣西

五里東西五里曰定南嶺明初西平侯嘗提兵駐此今壁壘
故址猶存 清溪洞在西三里洞內石筍林立外則溪流環
遶又有桂花洞在衛北一十里
十里河 在縣西南三里會清溪河入羅平州界注于盤江
豫順關 在縣北二里又有宣威關在衛北十五里皆設險
處也 古城巖舊在衛西定南嶺明建文初因險築城後以
山風高烈徙于桂花洞
宣威嶺 城東十五里滇黔交界有亭曰萬里亭明景泰中
巡按洪弼立坊其上曰滇南勝境

尋甸州
月孤山 在今州之東北八里綿亘五十餘里山頂有雲氣
即南一名鳳梧山鳳梧所之名蓋本此 勇堯山志云在州
城西峰巒峭拔林壑高深夏月恒有積雪俗呼雪山下有泉
流為儻倀溪其西里許曰曇華山地多嵐瘴惟此開朗土人
每歲夏月避居其上下有曇華泉
果馬山 在今治西之六十里其下有泉流為果馬溪其派
別流入于昆明縣洼子滇池一名龍巨江 三稜山在治西
南六十里與嵩明州廢邵甸縣接界上有九十九泉其水流
圭曰東那曰沙黑曰額
峯有温泉二曰沘俗呼熱水塘又有
温泉橋長五十丈闊一
丈跨阿交合水上 那
有大石塞接東川府界
亦巖巒也
龍洞 在城北五里洞
有流泉田畴賴之流于螳螂川志云
府西南四里有仙人洞
深二十里許其下又有水洞雲又三
龍泉在城西十里周迴
石如砌就其泉穿山而出面對一洞
可容千人地名法果山
阿交合溪 州東十五
里舊名此邱溢派江其源有二一自
嵩明州一自馬龍州流
至此又合流過宣威州界或曰即交

河上源也跨溪有橋曰通靖橋爲四達之地在州東之二十里

東湖　在州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子周廣十四里四面皆山有灌溉之利焉又府西四十里有三龍泉居民亦因之以溉田　又有冷水塘在城北四里一名矣部烏泉流入于州東北之沙林甸云

儻倖溪　在廢歸厚縣旁源出湧堯山流經此有九灣遶城而流又磨浪水在廢爲美縣西其北五里曰螳螂河源出龍洞磨浪水流合焉又東南流經州東南三千里入阿爹溪爲溆江府河陽縣

金蓮山　在城東三里一名繡毬山又名龜山高圓平正衆山環拱夕陽晚照燦若金蓮昔之府治學校皆建其上

關犀山　在城東五里山多崖穴玲瓏幽秀有華藏寺

南峯山　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山勢磅礴羣峯列峙迥出諸山之表其右臂山如魚躍名躍鯉山

玉筍山　在城西南三十里舊名涌拔山孤峯突秀狀若玉筍左爲詰軸山碧峯排列如展詰然

羅藏山　在城西北十里高五百餘丈疊嶂重岡五峯屏列陟其巔數百里山川瞭然在目元末梁王尾爾容走羅藏山立砦以守即此故又名梁王山

舞鳳山　在城北一里自羅藏中支逶迤而來形如鳳首覽輝左右支壠環抱勢同展翼明隆慶開知府徐可久於其麓遷建府治郡之鎮山也

玳札山　在城北二十里自寶鼎山逶迤起伏勢如奔馬奔騰山峽有泉四出會爲大溪

松嶺　在舊陽宗縣東二里舊有羣松鬱翠天風振颯如奏金雞巖　在城東五里華藏寺右壁形似雞舊傳每有鳴聲米價騰湧鄉人惡之擊去其首

鐵池河　在城東三十里自陸涼宜良流至路南鐵池舖因以名河受撫仙湖水流入甯州

大衝河　在城東北舊陽宗縣南五里滙溪澗諸水下流入於明湖

隴邱衝河　在舊縣西北十二里發源隴邱衝流入明湖

撫仙湖　在城南十里一名羅伽湖周三百餘里東南屬河

州西屬江川西南受星雲湖水汪洋澄澈洩入鐵池河

明湖　在舊陽宗縣北一里一名逸休湖周七十餘里水色深碧境內溪河泉溜諸水滙此下流出湯池東繞宜良入鐵池河　東谷溪在城東六里水出東谷之麓繞舊治南入撫仙湖土人以此卜歲消則豐長創歉

泉味甘色瑩

西磨泉　在城西七里一名西浦雙泉並出左清而右濁合流納諸山溪注撫仙湖

濯纓泉　在城東北舊縣西一里夾浦山麓白石罅噴出上有龍洞

江川縣

海瀛山　在城東十五里一名孤山特起撫仙湖中四壁如削

蟠坤山　在城東南十里頂有石洞鄉民禱雨焉

龍鳳山　在城西三里崇岡疊阜爲邑鎮山

綠龍山　在城西北二十里林木蓍翠下有阿化泉六部溪不動

新興州

連珠山　在城東五里一名五壘山五峯絡繹左右映帶

東山　在城南三十四里玉湖之東形如半壁其坳有龍泉

西入滇池東入撫仙湖南入星雲湖

萬松山　在城東北三十里森帶湖山邑中名勝

關索嶺　在城北二十五里臨安孔道舊有土巡檢防守千峯聳屹一徑盤紆與府城西北關鎖相距百里岡巒連亘同稱要阨

下河　在城西十里分中河之流經舊城南入星雲湖

中河　在城西十里源出阿花冲南入星雲湖

上河　在城北十五里源出關索嶺南入星雲湖

星雲湖　在城南十里周八十餘里東由海門小河入撫仙湖不相越

阿件溪　在城西北即阿花冲源出屏風巔巔山之南流入星雲湖

白龍潭　在城北十里中有巨石一大搖之則動衆人搖則不動

大棋山　在城西北十五里奇梨山之南中平如掌有老槐杆

奇梨山　在城西北十七里林木茂蔚下有泉湧爲九龍池

蒙習山　在城北七十里劈分三脈爲臨開各郡之祖山其頂與晉寧州分界

羅庾山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龍馬山下有白龍潭流而成溪

石巖山　在城東北二十六里與龍馬山相連山左有白龍泉流爲九曲入於玉溪其山巉巖磷峋上有石洞石峯

檀木嶺　在城西三十里嶺甚峻舊多檀木下有清水河流入大溪

密羅河　在城西南三十里源出密羅山流入大溪

大溪河　在城西北五里一名玉溪河受諸溪之水下入曲江資以灌溉

羅木箐河　在城東北二十里可溉田

玉湖　在城南舊研和縣之西南二里塗潦既盡鏡水浮空佳景地

九龍池　在城西北二十里又北十里有蓮花池下流俱入於大棋山之南中平如掌有老槐杆

鹿阜山　在城內一名鹿母山

遮日山　在城東南十五里山勢峭拔夕陽掩映一名此亦山

紫玉山　在城南里許州治之向山也橫亘數里環拱作案

香花山　在城南二十五里多黑石極光潤

竹子山　在城西南三十里山高子仞周百餘里有蠟燭香

墟諸峯環繞拱向

石林　在城東三十五里怪石陰森嵌結玲瓏下有伏流深莫測昔人冬夜見石上有李一株結實鮮紅次早尋之不復見俗呼李子箐

芝雲洞　在城北二十里洞口石似芝與雲故名初入空厥可容百人再入四壁垂乳扣之有鐘鼓聲又石杆石牀石田奇怪不可名狀

巴盤江　在城東南郭外發源黑白龍潭屈曲盤旋流入盤江形類巴字故名又云濛山

鐵池河　在城西三十里自宜良流入州境下入霄州

輿窩溪　在城東二里繞城西南合灘池河流入盤江

休桑溪　在城東三十里源出休桑山南流入盤江

碧水　在城西南三十里巖高千仞瀑布飛流聲如霹靂

温泉　在城西北五十里民和鄉其水温和有硫磺氣

廣南府寶寧縣

牌頭山　府西北五里峯巒起伏其石小山挺峙如盾士人築砦居之　蓮花山　在府東北二十里五峯連竦諸峯參差旁峙形如蓮花

西洋江　府南八十里源出府東南境之板郎山速部山水山川

祐吾山　在富州治西形如狻猊普土人結屋避兵其上今呼獅頭砦

玉泉山　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泉飛流如素練下有石池清碧回旋溢流于西洋江　者鷄山在州東南九十里高二百仞怪石嵯峩夷酋之窠穴也又西甯山在州東北百十里岩洞深邃蠻潛居其中不可究詰

楠木溪　州東三十里源出州境之花架山其水常温又南注溪在州治西源出州西北之麻邪山流至州南合楠木溪

東行至石洞伏流十五里復出東流入於粤江　開化府文山縣

獅子山　在城東八十里危巒突起山勢崢嶸

西華山　在城西南二里橫列三十六峯層巒疊翠與東文山對峙拱翼府城

天洞山　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山有石洞瀑布懸流

鳳凰山　在城北五里形如飛鳳郡之鎮山也

霧露結山　在城東北二十里蒼翠插天雲霧濛結

最高峯　在城東北五十里峯巒疊起高數百丈土人每聽猿聲以占陰晴

期烏石洞　在城西一百三十里安南里水從中出即盤龍河之源也

濟熱河　在城東二百里東安里炎蒸酷熱居民浴水解毒

賭呪河　在城南二百四十里與交趾接界蠻夷於此立誓各不相侵故名

魯部河　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下流入梨花江

盤龍河　在城西源出期烏石洞流至開化里爲儂人河又經城北東南三面深洞環繞盤曲如龍故名

浴龍池　在城南二十里逢春里水一日三潮
綠水塘　在城東北二十里江那里水如碧玉可鑒毛髮
異龍潭　在城南十五里逢春里諸流多滙於此

東川府會澤縣

翠屏山　在城東南一里爲治主山層巒碧環峙如屏林
木蓊鬱冬春積雪上有九龍靈泉山嶺如壁又名靈壁山
玉獻山　在翠屏山東麓每歲豐則現獅象牛馬之形色白
如玉近視則無
金鐘山　在城西南一里形如覆鐘登眺城池瞭若指掌

峰雲露山　在城西南二百里一名雲弄山與祿勸縣接界
石鼓山　在城西十里石峯纍纍有巨石如牛擊之有聲
納雄山　在城西五十里一名太乙山夜靜時輒聞人聲
雪山　在城西三百餘里法皃界奇峯峭壁積雪經年
車洪江　在城東一百二十里郎牛欄江下流過七星橋達
昭通入金沙江
壁谷江　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源出尋甸州滙果馬車湖
倘佝倉溪諸水合流爲江陡峻深狹土人結藤爲橋以通往
來

金沙江　在城西二百五十里自武定流入府境經昭通入
馬湖府
以禮河　在城西五十里源自待補酉經府治過納雄山下
入金沙江
新河　有二在城北知府黃士傑羅得彥相繼開濬皆灌溉
民田
蔓梅　在城北廣數百頃落水於夏秋之間冬涸春乾積年
蔓蔓草朽於其中以丈六竹竿插之尚未至底出之仍無
纖土故名
渭齒化溪　在城西南一百里源出雲弄山下流入金沙江
溫泉　在城西南三十五里水自石竇中出熱如沸湯清澈
如鑒
縮泉　在城北五十里雲弄山腰人取之者有銅錢器及人
聲則收縮不流
龍潭　有三一在城東六十里南山下一在城西五里一在
城西二百餘里爲黑龍潭
犀牛潭　在城東南八十里者海周里許滙山溪水深不可
測傳有犀牛出沒人或見之

府恩安縣

寶山　在城東五里圍潔秀麗諸山環拱

雨公山　在城南十里背枕高峯面臨曠野擦拉利濟二河會流瀠繞

龍硐山　在城北二十五里爲府治主山若峯聳秀峭拔凌霄山下有硐如室石乳倒懸玲瓏變幻有泉水從中出

虎跳巖　在城西三十里山勢崚嶒崛起狀如猛虎蹲踞爲一鄉之關鎖

犄角山　在天開西二里層巒聳翠頂多雲霧草木陰翳中有果猿黃狖人面猴數種躍枝飲水天久雨聞啼聲即晴

梨山　在大關北百五十里竹樹蔽翳鳥道崎嶇行旅不見日色

飛瀑崖　大關東三十里石壁曉削高數千仞上有細泉隨風吹落飄灑如珠

大涼山　魯甸北九十里複嶺危峯人跡罕至

擦拉河　在城南二十里源出大黑山流爲擦拉河南入府治會利濟河出虎跳巖歸黑魚河

利濟河　在城西二里又名荔枝河發源龍硐山繞府城入擦拉河

漉魚河　在城西四十里發源雄溪出馬鞍山後滙諸水過大關人橫江歸金沙江

八仙海　在城東二十里夏秋雨集瀰漫數十里中有怪石參差布列宛似八仙

老里渡河　大關五里發源利濟河經卜烏蒙歷鹽井渡入四川橫江產細鱗魚水有毒

橫水河　大關東北三十里

牛欄江　魯甸西八十里

金沙江　魯甸北一百五十五里來自東川流入永善黑山河　魯甸南五十里流會擦拉河

鎮雄州

硌砌雄峯山　治南二百六十里山半有大黑石狀似麋鹿其上最涼夷語謂石曰硌謂麋曰砌涼曰雄故名

犀牛山　在城西南二百七十里山上有池烏通山　在城北二里巍然獨峙高入雲端如人翹首獨立夷語謂首爲烏立爲通故名

野鬼山　在城東二百六十里土獠祀鬼於此
宏臬山　在城東北二百六十里山有數峯路徑曲折達其部敘州
白水江　在城北二百三十里受八匡河徐佐溪黃水河勿
食料溪諸水流入四川敘州府
托洛河　在城東五里源出烏通山麓經府治東南流入葭蚪河
葭蚪河　在城南三十里源出阿黑關合納沖河入七星關河
永善縣
獻寶山　在城西北十餘里洞環作案
太乙山　在城西北三百七十里上有九皇廟相傳灘中浮來香杉木一塊上載石像九因建廟焉
九蓮峯　在城北五里縣治主山也九峯並峙宛如蓮瓣
金沙江　在城西四十里水勢奔騰環繞如帶
廣西直隸州
發果山　在州治北培壘相接環于州治城中有山曰鍾秀城南二里曰翠屏皆與治相映帶

阿盧山　在治西二里山迴亘四十餘里南連彌勒北跨師宗有山洞深邃莫窮洞中流泉入于西溪山下諸夷曰阿盧部又有吉輸山在東南五里臨光山在西十里與阿盧山相接
巴盤江　在州西北百里一名潚江亦作牛江自滋江府流入又東至師宗界而入曲靖府羅平州境又有盤江在治西五十里自臨安府阿迷州流經彌勒界復東北流經州西至師宗而合于巴盤江
西溪　在州西志云師宗諸水多伏流于地至阿盧山洞始出流為溪流經城西環抱城南與頓溪合下流入于矣邦池
矣邦池　在州西南一名龍甸海亦謂之乾海週三十餘里半跨彌勒之界有二源一出阿盧山麓石竅一出彌勒吉雙綿南流入盤江中有小山宏治十二年李韶言州南有乾海復有平壤一帶有水利可開屯田是也
師宗縣
恩容山　治北五里三峯峭拔鎖几門山在治北十二里二峯高聳經行其間如門扃然志云西南七十里有龜山亦高峻西去府城七十里為夷獠之藪萬歷四十八年築土城

於此周一里有奇謂之督捕城府通判駐守其地
莫武山　治東八十里峯巒峭拔高可千仞洪武中設莫武
驛于縣西下饒盜賊及虎行人稀澗驛遂廢　緣德山在治
東百二十里孤峯秀削一名六德山有大經廢驛址在山下
地名阿艾不多蠻客
馬者籠山　治東二百四十里山高峻又州東三百里有高
來山高三百仞志云高來山西南三十里即馬者龍山
巴盤江　在治西北五十里自州境流至此又東北入曲靖
府羅平州界又治西二十餘里有盤江亦自州境流入而合
于巴盤江志云近治有大河口盤盤江經此迴曲而爲大河
也

彌勒縣
卜龍山　治南五里舊部籠奇千戶所置于此疊嶂重巒環
連州治又阿徵山在西十里舊阿欲部千戶所治也岡窩重
疊有溫泉其山綿亘七十餘里東接北傾山　北傾山在
北三十里阿欲鄉中高五千餘仞中連阿欲搆甸二山
盤江山　治東南百里有東西兩山對峙盤江流其中東抵
師宗縣南抵阿迷州中有石竅深廣丈餘濁水湧出注于盤
江
盤江　在治東南自臨安府阿迷州流入境又東北入州界
八甸溪　在治北其源有三一出舊村一出阿欲山一出北
甸山至治東而合流南入盤江或謂之巴甸江治前有橋曰
玉津橋跨溪上長五丈濶七尺
十八寨　在治西南有十八寨山等連蠻其中夷種最繁
盤盤數地皆東五里有白馬河　新哨在治西南自阿迷州
之彭堡達于新哨乃至縣治又北出板橋接雲南府宣良縣
界

曲部山　在維摩西中峯高竦下有泉流爲溪經州南數里
入于石寶今州下有曲部驛　萬年龍山在東北百里有泉
流入廣南府界又寶甯山下亦有泉流入于寶甯溪
小維摩山　維摩東北八十里高可千仞又有大維摩山在
東南三百里高出衆山之上昔時土官皆居此　阿母山在
東南九十里高千餘仞下有阿母驛又東七十里爲維摩驛
又折角山在東南一百五十里下有泉流爲折角溪　龍定
山在東南三百餘里有五峯亢立
寶甯溪　在東北一百二十里出寶甯山南流合萬年龍溪

改折角溪之水流入廣南府界灘子右江

明馮時可滇行紀畧

三月十七日至蒲縣邑令劉宇烈來會余問蜀道梁言古棧道如坦塗鳥聲泉聲花香草香甚可娛人何必攀援三峽差險然當二三四月七八九月皆安流惟多集長年以人力勝水力則馮夷陽侯何必爲梗

廿八日至豫章憲副任時芳來訪言由滇入蜀道甚便從瀘州至內江僅二百里中有玉蟾寺天下絕境嘉定凌雲亦復不惡公足跡遍天下然未涉蜀道如讀佛經未嘗閱華嚴何能盡佛道

廿九日少司馬衛淇竹至舟言蜀道之難生平往來仕途八經三峽熟悉險阻蜀船取輕不能多載其板甚薄須齊力急濟縱有險處一鼓已過陽侯無能爲也然五月以後誰敢犯峽

四月初十日抵安莊州守萬象請觀雙明洞去城可二里其岩石高數十丈如奇雲怪虬相垂相角洞中如殿閣仰望杳然左右兩岩若雙闕然故名雙明各有飛梁展轉相通水自岩底流出清澗綠波大有勝致白蓮間岩洞不能過也

十一日發安莊過盤水巖水從兩崖間下闕十餘丈下若白練空懸下若白雲倒飛其聲殷殷如雷上下皆有清潤碧玉黛綠相映宇內瀑布以此爲第一次則廬山三疊

十六日游碧雲洞石乳若蓮花倒垂折而右稍晦命人扶杖而進忽見天窗陽光迸射諸態互呈洞高數仞內起三峰下有獅象龍蛇最爲逼真仙佛胡人則影肖耳此洞甲于黔中雙明華蓋猶當遜武

曲靖亦要地然方滇中諸郡獨貧以有市場人烟不主蕭瑟士女亦稍妍治

廿二日行百里至滇省山川開遠土地廣平城郭壯麗街衢整潔士女粧束言語皆如金陵其氣候不寒不煖裘葛可無備惟風最多皆西南風舊志雨師好黔風伯好滇滇地雖平實高於黔日晷亦與中原不同日減二三刻夜增二三刻四季如春日炙如初夏稍陰如早秋一雨遂加深秋夜卧必擁綿各郡皆然惟永昌臨安夏間差熱耳無日無風寺尤顛狂凡風皆西南若東南風即媒雨

午日觀溫泉出門可十餘里其泉在平地用修謫居嘗浴于

若玉泉相近有普濟寺有泉甚清一潴水必滿溢其餘半涸貴州省有泉一日五十盈五十涸人稱玉泉安甯城北有虎邱亦美勝用修未嘗至姑蘇虎邱時游此以寄想

五月七日飯響水關至捨資驛一路皆高岡上下數十百折筇林幽窈大有黔巫意八日行四十五里至石劍舖甚頓又四十里抵楚雄府是郡寄山麓望如村落城內民居不甚殷富是日風甚大滇中無日無風故人面多黑

十日出門過金蟾寺上有九曲水頗具勝致

十四日過白崖石崖斬絕其色如雪上定西嶺最高峻有削壁懸空上鐫天柱二字然此可擬雲屏不足稱天柱也

城外石馬井水無異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龍特此中人不善焙製耳嶍州松蘿茶舊亦無聞偶虎邱有一僧往松蘿菴如虎邱法焙製遂見賢于天下恨此泉不逢陸鴻漸此茶不逢虎邱僧也

滇中多風至大理風嘗寂寂蓋滇風當來自西此城正當點蒼西隨風爲所扞耳獨雲氣無論陰晴常冒山頂晴則尖明雨則雲嘘雲所不到翠色殊常

仲夏廿七日游崇聖寺出北門二里許寺前平遠下臨洱水古杉圍繞青蒼干霄中有三浮屠大者高三百餘丈其二差小諸別院甚多出門見前山環抱丹翠相錯大有勝致但以不得登蒼山巔爲歉頗高六十里上有白雲擁護白雪堆積行者恐迷且墜且無栖宿處有沈隱士曾一登言其勝甲寰區眞神仙窟也

滇南最爲善地六月卽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燠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霉濕二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難圍雜

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獨離家太遠家書萬金如異域然然居其地者必不捨此而他慕矣

國朝陳鼎雲南紀游

平彝縣本衛地明崇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戶其中勝景尤洞俱有皆碧乳融成石鍾水氣所結如雨廣之神仙

閩中之玉華廬洲之崔仙湖廣之梵陽與碧雲牟相類出清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原垣墻南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倦客耳交水即溫溫益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鳥撒必出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

馬龍州有義象塚明天啟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曰將暮伏山澗中鼻吸尼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噴泥水直抵城壁寇駭竄復捲二賊擲空墜死陶有牙將乘勝逐北遂獲大捷及班收師象中

毒弩而斃土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密卽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東坡有城卽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溫泉可澡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澗數十里迴百餘里隔岸卽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奇泉碣云此係壽水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閘五十

五里卽楊升庵愼題詩處

根鎮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鷓鴣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十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荒礎矣吳三桂鎮雲南在城西北隅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峰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圓通寺頗多亭樹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瀰漫差足遊覽夏

桂洲有五言律二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天秋日暝哀響合猨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至滇也

城南四十里卽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卽碧鷄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王褒持節來祀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金馬碧鷄坊在南關外乃百貨滙聚人烟輳集之所富賈有

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

怪盛此地緣溪每春夏霪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
衝圮民居故俗乾午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　國朝水
發屢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永滅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
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
滇水
安寧州有湯水甲於諸泉溥三池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
不假澡濯入水俱淨三有疥癬者一澡即痊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
土來登點蒼山巔跡跃信宿今盤陀石尚在化其地結盧勒
芬刻滇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峰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冥望龍千百出沒黑池尤
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姥寺去彌渡三十里彌渡
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沃壤數熟高姥尚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耆闍堀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
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

山也有十九峰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
里慶嶺西行達永昌界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遍於巖谷
發展寮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永滅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
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
滇水
安寧州有湯水甲於諸泉溥三池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
不假澡濯入水俱淨三有疥癬者一澡即痊
蓮不知其終於大理也
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二祀司馬相如漢元封問遷
奉使西征南器瑁筰昆明相如持節開越巂故皆立祠祀之
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
背曰萬歲之后勝吾者過之萬歲踏其碑碑誌曰史萬歲
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高姥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
間鄧應龍撫滇平鐵索等赤石崖羣盜今有戴德祠此與倫
四遺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鴻山寺峰巒環遶林壑
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萬籟樓四壁皆北
往來大理永昌船近四十年前於舊家得白古通玄峰年

志其書麼文升庵就箚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了
備經爲龍樓雞足雪山橫貫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
雞樂號擅當和尚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
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殿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
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矗峙隔洱海百餘里
輒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
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擊金鵝昂首長鳴音
響清越黔國公楷書山海大觀四字又石鑿成一字縱橫四

丈四石刻塔前如屏銅鐘重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
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甃堤地並徑丈點
蒼石甬道傍紫荊樹亦高數丈皮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
上枝幹如檜柏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
王建寺前有楊升庵墓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
建今尚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
普濟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
庭自號青城山人灌縣人教授太理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

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雌一
雄飛鳴而過公遍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
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尚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巉巖峭壁行茂林數里西山豁然中開從
紀剛左折入寺有石樓覽三十丈摳衣登之洱海雪山近在
凡扉有香秒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
十餘樹喪亂時伐盡此僅存者
甘泓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
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餘爲釋迦苦行地
草石皆作栴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
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皆
大理古跡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慶皆有之不
止此鑿鑿刻剎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當
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
門三百八人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賜寶九年始歸其記緣
行程曰巍峰曰鷄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
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也蓋當
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復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

地面點畫之道不通也白古通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
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遺囑舍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
足與參證而畢鉢羅嶺谷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
吳船錄有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即在滇南
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
百貨俱集結茆如閭閻支武官吏共出彈壓唐宋元明相沿
不廢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
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平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
已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
日不拂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
室內燃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整冠否
則飛颺而去
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
之日此處仍發大風不息諺云兩師好黔風伯好滇昔風雨
真有所好哉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刹容衆
千餘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嶺則坦如有水可種桑麻
百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由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
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皆上峻而
下坦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
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憑虛
至永昌騰越更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
假篙櫓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
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魁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
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銀場在焉富甲
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而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峰出天
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即望見大雪山
雞足山在賓川州泛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峰
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秉釋迦衣鉢入
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
漢迄今不絕大剎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

漢迦葉敘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卽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粤所見乞食羅漢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廣西府近安南有眞冶峰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間甚遠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嶽岱妙岳天鐘黃雲紫綵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溪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遍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卽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士儀之盛饋贐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二十六日抵麗江寓通事禾姓之小樓晨飯後通事欲去余公閒余主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馬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欵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之半麓山南半之支本卽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由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過一枯澗石橋西瞰中海柳岸瀠波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山自其後卽十和院其院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廊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中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脊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踰嶺頗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

附寺後木公憩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實入都上疏曾見陳芝臺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眞猛士也　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炙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此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欵客焉

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錢兩十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俏以盃緞銀盃二兩綠有餡入十品雕刻甚遒不能辨其孰

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錢易所俏綠綢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其雲遊淡墨序

初三日余以敘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茹蔔龍眼荔枝諸貢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絕中纏松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　子肉爲片甚緊脆髮糖白糖爲諸許點

初四日有雞足俏以省中錄就雲遊淡墨微納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甚

多既外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畧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中甸觀所緝三文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啓余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益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餉致油酥麪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雞犬如鶩通體皆油色黃而體闊鑒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顧僕醃爲臘雞解脫林僧自沙坞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道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即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不及也寺門與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俏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甍極其宏麗內貯萬歷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廡中兩廡之外南有甎

殿以奉爲頂而中實磚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共古面目殘

像而無旁刻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即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啟層窗閣前有樓三楹雕窗文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前即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幛頗饒烟霞之氣聞由此而上有拱辰臺獅子座以迫於夜暮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分標分其間為八以大把事侯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數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等使一遊否古岡省一名獅

猶存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旋空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徐幼文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眞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為首者有神異予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迺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昧爽大把事齎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

純一鐫以古磁盂薄銅鼎併芽茶為烹滿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逾山為中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為崖腳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望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柔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崖地在郵廬間中洞無水倘有亭臺堤榭之形乃舊之海子瑗為園亭者今成廢墟

突又南三里有枯澗掀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眷無涓滴下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庋梁之東即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郵落在西甚盛其南為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等覘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折為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葦山北新引之水一道分流山

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廻峙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謂百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腋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關其內櫻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祀事持書擎一人荷酒獻胙衙而

至以余尚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壽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尚有人乎余謂人品甚難陳董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即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倩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留鄉人今以戊儁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

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柬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貲蹈不測蓋亦其托辭也然閩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獵攏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焉是方極畏出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窄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

染痘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鄰在文筆峰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之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尚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各宿新入出過公令第四者啟來候求肆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褥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較藝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

憩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

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輸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其地土人皆爲庶夥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末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　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即爲古宗古宗之北即爲吐蕃其習俗各異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雲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　雞卵郡北申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餘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勝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闢其溝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慶脊處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即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即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圍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其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爲一沿東山

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肇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郵廬溉窪傍坎桃花柳色翬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瀑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嘓嘓語余不之

省比余至而六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墻垣之外俱巨木參霄捐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即揖入西側門指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迤西垂廡也大把事設二椸坐定即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請生雖事等覩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為賜教一篇俾知所法程以為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為其子參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即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坿下下午交各就余閱其作頗清覺

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為批閱余將為舉筆二把事曰餘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為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益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安裝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尚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覩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為數百年物而意知氣機發肚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欵復有紅氈鵰鎖之

隔大理二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麓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邨氓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昧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邨塘關關內數家皆

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濼其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壁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瀘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峰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即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通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門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

抵鶴慶

師範曰滇固山之苑而水即其中焉山有特立者有並峙者有相連數百里名雖異而實爲一山者又或一山而中包數山一山而上起數山者說誕不可名狀也水有數流而滙爲一流一川而分爲數川者有兩川勢敵合流數里而仍分二川者有性之勁弱不同色之清濁互異或絕流各出竟不相通者其說誕亦不可名狀也蔡氏云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邱氏云山體陽而用陰用陰故靜而能深天下之幽奇險奧莫過于山水體陰而用陽用陽故動而多變天下之縱橫恣肆莫過于水滇之山層峰峻嶺滇之水飛瀑驚湍尤極幽奇險奧縱橫恣肆之態矣至老君乃南龍之祖入滇

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迫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率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瀰遣使內附昆瀰即昆明也時有西瀘河蠻東瀘河蠻通名昆瀰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安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倘在其西南相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即以昆明名縣於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

伐之無足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爰此久矣但未得其証以實之偶讀杜佑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滇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滇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益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通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即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龍谷山滙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至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

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恐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慕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皆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而況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于又考唐樊綽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即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目昆明通道之故習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西自棠氏歸唐

按昆明在今永寧永北麗江[illegible]爲昆明軍至今之昆明乃置于元前有昆州昆澤縣昆澤似因滇池然未聞其爲昆明池也予屢舉通典與萬香海言之得謝山最考而益信○夷自名其種大曰昆小曰叟按昆夷已見周詩其後孟津八國髳濮已居其二王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與巴庸俱引人王畿矣有昆瀰川即有昆瀰池有昆瀰江即有昆瀰水稱未審起自何代其西河曰昆雄江府志州志蒙志無不皆然予以爲雌雄之義毫無理解要必瀰西瀰東之誤或昆瀰東江昆瀰西江後去瀰留昆不誤以[illegible]

毘亦未可定然則瀰也毘也雄也東也雌也西也訛以音者也毘也毘也訛以形者也由是以推密只當曰瀰止密底當曰瀰底數千年蒙晦一旦豁然殆亦山川之靈有以默啓之歟此與永昌之非金齒同關典要生斯土者尚無謂乎爲不經之談也庚午十月病起記

人物繫

漢盛覽字長通樸榆人也學於司馬相如所著有賦心四卷嘗問相如以作賦相如答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胸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言賦何時有張叔者天姿穎出過目成誦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變其俗元狩間聞相如至若水造梁距樸榆二百餘里親賫裹往從之受經歸以教鄉人

魏叔通若水人也性至孝甘窮飲江水叔通日入江取水以給冬夏天爲出平石至江中大前之老子有石具鄰道元水經注許叔善閬人也章帝元和中入中國從師受五經歸教郡人尹珍字道面莊炯母欲人植帝時詣以往珍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爲學焉官至荆州刺史

樊習建寧都人丞相亮平南中收其俊傑爲官屬習官至領軍時朱提盖發者亦以材見收用官至輔漢將軍

阿南者酋長憂阿奴之妻也夫爲漢將郭世忠所殺欲娶之賜

以衣飾阿南恐遁包紳之曰妾欲從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
一須作蒸炙祭故夫主須裹故夫衣易新衣三須令國人編知
禮嫁則泊如其言聚人張松蓋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
盛乃焚衣告曰妾忍以身事讐乎遂引刀自斷身赴火中時六
朝之計五泊也國人哀之每歲以是日裹炬聚會因書之後人
名爲星回節

羅癭遺牒榆次也成帝咸和二年蜀賊李雄攻建寧時遣爲秀
才起義攻雄太破之雄遁走

翻郤字茂理祥祠母飲太咸和六年寧州爲李雄所破南中志

爲雄有性恕保鄉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

傅寶字紀圖乎夷人仕爲尚書郎長安令時號南州人傑

唐段赤城牒榆人有膽智勇於爲義蒙詔時龍尾關外有大蟒
吞陷人畜衆莫之赤城披甲持雙刀赴蟒蟒吞之刃出於背蟒
亦死土人訓蟒腹出赤城骨葬之建塔冢上俗蟒骨以壓塔

楊興永昌人蒙氏時爲布燮天寶八載率所部入附天子下璽
書褒美旌其門子孫世爲永昌酋長

張志誠蕃閣人憲宗元和中游成都學浹旬得二王帖寢惜之日
師數過及歸從學書者甚衆

太和段宗勝南詔臣也師于國王伐緬緬求救於南詔遣宗勝將兵救之時詔老于世隆劉權臣擁立幼主世隆權盛宗勝恐其篡奪乃請曰今臣救緬若權不重大不足以必專生殺方可許之遂出令限七泊齊軍於荊若惟統矢逢限遂斬其將乃段宗勝也既又緬得勝獲師守國旗職盛宗勝與段宗勝恐其篡奪乃取佛舍利至騰越聞詔卒段宗勝與段顯書云王崩幼聞公攝位國家之福也冕承詔旨率師救緬師于國不戰而潰緬王酬我佛舍利令還倘率國中多人迎舍利境上榮紅巾冷夜必問使人偵之果然遣至七星關太破之從官憑憑

甚苴顯得書率國中耆艾服龍衣手執金爐盛陳儀衛王義修相見宗勝云先拜舍利苴顯下拜宗勝斬之歸求世隆立焉宋高量成段氏相也避位不仕築城於威楚之德江村優恤孤寡教誨子弟風俗翕然丕變稱為夷中君子

李紫珍大理人以其生談和譽愈為進秦使入貢於宋過湖南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件求謁學瞻拜宣聖像邵州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樂毋高泰祥者南詔段氏相也世祖率衆二十萬來攻泰祥以死拒戰衆寡不敵走姚州募兵勤王復戰兵敗被虜世祖訊之不屈從官之嬰罵不受斬於五華樓下臨刑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日當午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觀者萬人莫不洒泣元丰曰忠臣也命收葬之

楊昇太和人性質超邁儒吏無不通至正中以討明玉珍功官拜本路同知幸子寶為姚安路判官從征克蔚州晉州遷大理路至正中梁王段氏搆兵寶曰兩兵相鬬民有供餉鋒鏑之苦極力解和士人深感其德

董文彥通海人任威楚路知事中慶路鎮將敗狐叛引兵攻威

楚官吏皆走段彥獨不去賊欲降之彥怒曰汝食君之祿不思報恩逆天殘民滅棄綱常恨不誅汝磔汝乃從汝反耶賊怒桎梏之支彥罵不絕口截其耳縛使噉血噴賊遂遇害明年敗狐伏誅事聞賜謚莊愍官其子特甲為祿豐主簿

楊淵海南詔臣事段功勢有寵於梁王淵海出語人曰吾主與我無生還日矣人惟之曰主自怙寵於君何預淵海曰豈有食人之食而不同其難者明年功果為梁王所害淵海死之

楊惠楚雄人父蚤喪事母劉氏盡孝母遘疾幾危惠不櫛髮不解帶者期餘禱神求以身代劉氏夜夢神告之曰爾壽當終為

爾子孝誠所感今特延之次日果痊壽至八十五卒惠負土營墳廬於傍者三年哀毀喪明有司以聞旌其門蠲其徭役同時昆明則楊立義臨安則張友直董茂春河陽則段文瑞姚州則趙和皆以至孝著稱朝廷旌之

麥宗者通安州廬些人也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盜中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從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之宗曰此雄鴉為白沙里人所弋迹之果然

長而百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善闡國稱為異人焉

楊保楊名太和人皆段氏臣洪武十五年明兵入大理保遣弟

李恒昆明人少不羈有智略洪武間舉孝廉為監察御史按迹東局土木之變恒回湖廣以我兵勤王而西必出吾不意乃襲

紀經綸宇鼐大臨安人天資純朴不妄言里中稱爲篤行君子
嘗市一婢察其言貌頗異問之曰我爲百戶立功貧迫至此遂
養爲已女厚嫁之舉孝廉爲止蔡令以計擒劇賊黑龍景象黑
虎等開溝緝城百姓利之卒志操無媿於前哲云
張含字愈光志純子也寓於鄉不仕遊衆楚間善爲詩李獻吉
何仲默咸亟稱之里居時成都楊修撰慎謫戍金齒意不刊一
世而獨與含友善倡和不絕手編點定其詩有昇山集行世時
太和布衣董難者客西蜀亦以詩名從慎遊寓鶏山慎撰輯
[illegible]
注古音茶樂府進以終其身
[illegible]
孫繼魯字道夫進士仕至都御史慷慨有大節秉正嫉邪不阿
權貴守衛輝以逆閹九遷詔獄民遮道號哭臥轍下死者千餘
人調淮安有羨銀萬金例爲督撫及寺用者繼魯分毫不取撙
撫欲取之亦不與也歷官至都御史撫山西竟以憂告爲輔臣
中傷下獄死之日所治民聚于京師巷哭之長安爲之
罷市隆慶初加贈祭謚清愍
李資坤字伯生昆陽人也幼以孝友端謹聞舉孝廉歷官郡守
所至咸有異績肅皇帝考廉吏爲天下第一居家罷義塾教子
弟不詣公府性剛介冥合而好古信義老而彌篤稽書數百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忘籠絡友因毛羽誤矜詩休羨風廚深隴
山經雨春雛亦莫遣虞羅著意尋當時自為渤鷖鵝又有明經
隋宵者字敬遠亦永昌大有詩云杜甫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
潘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等深又題菜燈有云草
堂照破鹽鹵夢華屋燒殘肉食心惜其全集不傳張志純南園
殺戮殆盡吾推有死而已我若死汝等舉火焚屋毋致我屍骸
暴露可也遂登樓自縊而死家亦舉火闔家皆自焚惟幼男景
新年十三以他出得免時有葬生馬批傑火頭必沙者俱以抗
賊死

左正字龍圖號三鶴蒙化人土知府能文翰工詩書有魏晉風
好尚高潔始辭印歸流官掌之
陳時雨太和人正統丁卯舉人官教授有詩名公十四歲上平
彝策王尚書驥大奇之次年舉于鄉
賈惟孝字若曾號東梅嵩明人滇志稱其性孝友不求仕進博
學強記工詩文遠於醫
傅良弼字夢賚號西崖昆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吏科給事中
忠壯之曾孫也性篤孝以生母年老力辭歸養鄉里賢之歿後
入滇孝子祠

王廷表字民望號鈍菴阿迷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
命勘雲南沿海之獄不避權貴改四川僉事罷歸與楊升菴倡
和著有鈍菴讀史及删後詩集

胡廷祿號在軒雲南府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戶部郎中因
講學左遷河南副使會削籍與封菴馮山諸公唱和甚密

殷承恩字德夫碧甫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工部都水主事擢御
史按遼東順天値邊事告警士卒多怨能綏輯貴俸專恣德夫能
參制擒服尊出知振州採辦廟材民不擾而事集後以疾致
仕嘗猶驍議大夫著有經疑問

楊廉字介夫南箭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九江知府所至有惠
政卒於官祭葬皆安沅州名宦

張合字德觀號貢浙永昌人志洁子舍弟嘉靖壬辰進士歷官
湖廣副使文行同文俱載方狀志卒祀鄉賢江西按察僉事石
城許穀稱先生忠藎在朝事功在三蕭勉名在彝鼎緒餘在
文章所著有貢所詩文集

俞汝欽楚雄人嘉靖丙午舉人眞志稱其質性温粹超然塵外
居家不營產業惟以讀書明道自任嘗修郡志詩文尤爲清
逸著有山齋集

范運吉字用修蒙化人嘉靖己酉舉人父先遠遊吉尋至襄陽
得屍歸葬廬墓三年方完娶終身不仕志載孝義

唐堯宮莆田人嘉靖辛酉解元屢上春官不第絕意仕進著有五龍山人集

孫繼先字志顯昆明人隆慶庚午舉人歷官承天府同知因事左遷荆王府長史其任江陵縣時招降蛾屬三百人蒙賜金裘美遷石西州拓城鑿井闢草萊生聚教訓在承天有築隄救荒之績

史旌賢字廷徵雲南縣人萬歷庚辰進士知內江縣有聲擢監察御史侍經筵歷地省副使致仕滇志稱其蓄遞甚富今所存者幾希矣

何邦漸字北渠浪穹人思明子萬歷間由選貢歷官無爲下邽知州以賢能著邽人祀之歸里剛介端方人咸敬畏浪邑詩學實自公倡之

馬煜如字暻叔保山人萬歷壬午舉人歷官兩淮運使先是公以兵部郎中出爲貴州安平道時值安酋之亂盤踞要害商旅不通會藩臬亦更調公慷慨出都朝列餞者皆言此行與虞詡之朝歌何異公曰食祿死事分也主弱即單騎往諭渠帥撫綏備至奏罷其不便於民者黔中大定後制使抵黔拊其背曰公一入賢於十萬師矣論功遷官後卒於揚州

張寮鎏字瑞星趙州人諸生好讀書負氣節博與家謂有楊州治風脈以封閉萬歷間中使楊榮開礦雲南遣其黨張文華至趙州聲勢橫暴士民競刖拳毆之文華遁訴榮上聞遣緹騎械州守學官等聚奎直前曰毆文華者獨聚奎也遂並逮至京臺垣論救羣閣必欲置之死獄繫三年會赦得出已復逮繫會再赦乃釋歸祠得永閉州人至今義之

閔繼廸字允修保山人萬歷乙酉舉人官吏部司務以于仲儼貴賢檢討賜諭祭公天性篤摯家姑嚴正生平喜獎掖人不喜訟潰溜賊犯郡城建議主禦既而施恤民登武爲官所激變公以建議主撫當事者納其言事悉平鄉人立祠報德著有雨岑園秋興吳越遊草其次子仲侗貢千金隨侍遊覽到處父子唱和亦著有詩集聞姚佺詩源選閔氏父詩最多云

孫學詩楚雄人萬歷甲午科舉人歷官吏部員外曾著四民圖說進呈御覽上曰具見獻納之忠轉四川永寧監軍參議道倣金城屯田法省糧若干後以疾辭歸居鄉仁厚善古文詞上書法

楊忠亮字蓋卿石屏人萬歷丁酉舉人歷官固原同知卅冠編優遊泉石以讀書吟咏自適著有素鑑草山房漫言等集

葛仲選字濬齋河西人萬歷庚子舉於鄉歷官苑馬寺卿博極羣書精於易象尤留意律呂心解神悟著太律十卷焦學士竑稱其得千古不傳之秘初知嘉魚縣識金文毅聲於童子試中引入署教之盡傳所學文毅之序太律曰吾師之學聲不能窺其萬一亦可謂心悅誠服矣

王來儀字仲威昆明人萬歷庚子舉人任吳縣教諭歷官應州知州性耿介與上官不合歸甲申聞變門人王錫袞督師赴難儀涕泣相對勉以忠孝寧該流寇久滇罵賊而死

王元翰字伯舉號聚洲嘗州人萬歷辛丑進士歷官江科給事

中彈劾不避權貴詳本傳

傅宗龍字元憲號括蒼昆明人萬歷庚戌進士知巴縣行取浙江巡鹽御史巡按貴州征安酋有功晉太僕寺卿陞薊遼總督兵部侍郎轉戶部以諫忤旨罷職崇禎戊寅復起四川巡撫尋加兵部尚書又以言事下獄壬午總督陝西征流寇李自成屢破賊兵後軍潰被執賊擁至項城下逼使賺城公大呼曰我傅督也不幸被執速發礮擊賊遂遇害礮發賊退城得全事聞謚忠壯

王錫袞祿豐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府正詹事部左侍郎教論陞湖廣湘潭縣令聘四川壬午科考試官以親老告休從

祀本州鄉賢

文祖堯字心傳號介石呈貢人天啟辛酉選貢操履嚴正敦崇實學初任四川名山縣訓導刊進修日程以古道訓士士習爲之丕變崇禎癸未晉江南太倉州學正首輯 黌宮釋奠祭器修祀典刊儒學日程頒諸生俾日記善過月朔考其進退躬行以率之一時咸謂安定復生甲申國變後人情洶洶孺人郭氏倉卒偕亟赴水死先生棄官從中峰寺蒼雪師遊僑寓曇陽庵服僧服以青鳥術自給婁遭無賢愚貴賤愈益敬愛周以衆帛吳浙獨行君子爭相延致歲儉講學後還鄉土大夫競爲詩歌送

行繪像作傳以誌思棄既聞先生道卒因就其所常居室爲位以哭顏曰思賢廬以祀之私謚貞介先生

何蔚文號穉元浪穹人鳴鳳第五子邦漸之孫志稱邑人能詩自邦漸始然邦漸以文名如法象論其最著者蔚文之詩殆較勝於邦漸云

李思揆號鶴胎南甯人吏部郎希揆弟布衣工文詞善草書流賊陷曲靖公不屈斷左右手絕復甦後以筆縛肘抄書六十萬餘言

陳佐才字翼叔蒙化人少倜儻不羈世亂習才技隸沐黔國標下受弁職後乃隱居發憤尚學喜吟咏著有甯瘦居天叫集是何庵等稿暮年鑿石爲棺作詩自挽云明末孤臣死不改節埋在石中甘煉精魄雨泣風號常爲弔客遠近知交皆有和章名石棺詩俱鐫棺上及死子孫遵遺囑卽瘞於內翼叔詩多血性語不事推敲而自有遠韻深情如題 關帝廟壁云漢家無寸土關帝廟常存試問何功德殺戮爲天尊曹瞞亦殺戮至今鬼猶哭樂府云龍老有小龍鳳老有小鳳其對月飲云飲乾酒數盃腹裏有明月小陽春云背時桃與季越分門繁華若是春來到何顏又放花寶磬云我蠻邑驚醒衆醒他人夢迷遠曲云臨欲別時不及問可過雲遮那座山咏可哀已

許鉉字國器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時諫官詹仰庇斃於廷杖火懼權瑞莫敢近鉉伏其屍大哭上聞之乃命收葬出爲江西副使剛方自持與巡按不合遂致仕歸

包見捷字汝鈍建水人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幼穎異八歲能爲七言詩選庶常爲焦竑董其昌所推重改禮戶兩科給事中時遣中貴分出採金權稅每中旨出輒力諫竟凡十餘上有云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民民間搥擊久山者十二載虎兕出柙者半天下詞意激切上

震怒謫貴州布政司都事癸丑召入爲戶部主事遷尚寶卿壬
晉太僕寺卿公孰於憲典公卿輒諮訪多所匡濟出爲江西
巡撫戢宗人練軍實甄流品節少宰之明年病卒贈工部尚書
賜祭葬

楊向春號野巖雲南縣人初爲諸生習舉子業久之棄去隱深
山中究邵子先天之學慮歛十年盡悟其祕遂能前知後遍遊
名勝遇名人授以易學歸著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篇
薛繼茂字懋敬永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少刻厲有大志由知縣
歷官湖廣道御史慷慨蓄奏王事累上少隱諱初並封之議神宗

謀於閣臣時王錫爵以爲可及旨出舉朝力爭歸咎錫爵惟繼
茂疏最和平復上書相國事得寢又疏出滇臬李材於獄旋奉
命巡按貴州請增解額五人繼爲恐者所中削籍歸後追錄忠
直賜光祿少卿

楊梗朝字夢滄劍川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南禮科給事中有
直聲疏參魏忠賢削籍歸後起吏科遷光祿寺卿

趙汝濂字敦夫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侃諤有大臣風
其官考功時值京察總憲欲調某御史濂曰考察摘過不宜調
無過之官及上疏趙文華在黔中冢宰難之濂曰文華不黜則

就士論重之

塗時相字掾宇石屏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閒
臣張位薦其方正敏達其守太名府時置常平倉遍給牛種春
任五年所轄州縣積粟至數十萬朝議推爲廉能第一神宗賜
璽謝病家居後巡撫陳用賓以征伐議加稅充餉公上書力爭
語甚激切天啟辛酉尚書御史等請以時相當乎倉政績下直
省爲郡縣式詔令頒行天下所著有仕學膺言養蒙圖說

陳鑑字虛白石屏人萬歷丁未進士歷官廣西左江道副使以
廉正著見璫禍起致仕歸念環屏多賊土城難以捍衛慨捐資

金改建禪宇名後賊起攻城不克人賴以全康熙年間屏人建三賢祠祀之

吳宗堯字勉卿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歷官馬湖同知補延平龍馬一尤平南賦一篇詩三首召對稱旨擇吉館之館朝時御所至有聲終養歸嘗從湛甘泉蔣道林講學學者多師之輯郡乘三集

讀徽初字覲曉後更著雪呈貢人俗姓趙童年隨父祝髮於昆明之妙湛寺性聰敏崇禎間飄然湖海因達吳門受三雨禪師衣鉢住中峯山講演諸經重興支公道場詩名籍甚與眉公元宰虞山梅村烟客友善皆謂慈恩皎然復生著有南來堂集

善荷名通荷號擔當晉寧人唐氏子名秦號大來秀水張庚浦山畫微錄云大來年十三補弟子員天啟中以明經入對太廷嘗執贄於董思白之門過會稽登雲門湛然禪師回滇未幾聞中原亂遂薙髮從無住禪師受戒律結茅雞足山工詩有脩園集儒生時作概蓑草則出世後詩也善畫取法於雲林其自題云大半秋冬識我心清溜幾點是寒林荊關代降無蹤影幸有倪存空谷音又云老衲筆枝無墨水要從白處想鴻濛可以得其意矣又其自跋概菴草云前名普荷從戒師無住遵戒而不嗣法今名通荷從先師雲門嗣法而遵正眼且云有沙門而土

公沐氏建歸化寺請師開山相傳為肉身成道塔花法幢寺中著有山雲氷石四卷已奏請入大藏經

淨倫字大魏昆明人落髮於太華山之佛巖寺天順癸丑往金陵牛首山承受古庭師之鉢遂到西蜀大興萬佛禪林有語錄詩集載在南藏

本哲字朗日南寧人落髮於本縣之普照寺嘉靖間遍遊天下名山歷訪諸大知識會興舒州浮山一切舉動皆自古庭人指謂師乃古庭師後身著有清心集

釋禪宗本無昆明人祝髮於通海縣之秀山萬歷丁巳沐公增

趙想鶏定山記悉檀寺延師開講衆參爲請太內藏經蒙光宗物
允頒賜兼授紫衣世倡緑荅善世之秩著有老子元覽楞嚴
法風會集禪林佛事莊詩文皆落大錯和尚四字
大鏞崇禎間祝髮鶏山每爲人題書詩文皆落大錯和尚四字
會修鶏山志或云卽江南潤州人錢邦芑云
國朝孟宏祚字懋自號思菴保山人歷官戶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後改兵部尚書以年老乞休疏再上並得請居金陵數年卒
謚端簡著有頤庵詩文集就是公以民部郎中督餉大同會明
李國髦張鼐冰劇定鼎擢首輔道復留天下初定屢
善强記戶部特疏委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卿由是備叨　恩遇
時滇南初平上籌滇中議疏會星變求直言上疏剴切事載通
志按公自筮仕至　主所平滇離家已三十餘年間父母已卒
卽疏乞假省　康熙元年蒙　賜諭祭開之父老云公廬墓畢
將入京見時政尚寬便於民者悉爲當路言除之是公之功業
在　朝廷和惠在里閭猶有可感者
虞世瓔字虞山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署丞歷官通政司左
參議工書法供奉　內廷蒙　眷顧屢賜以官不受懇還

江蘇巡撫福建布政使
能著名仍官戶部郎中是時天下初定屢
善强記戶部特疏委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卿由是備叨　恩遇
時滇南初平上籌滇中議疏會星變求直言上疏剴切事載通
志按公自筮仕至　主所平滇離家已三十餘年間父母已卒
卽疏乞假省　康熙元年蒙　賜諭祭開之父老云公廬墓畢
將入京見時政尚寬便於民者悉爲當路言除之是公之功業
在　朝廷和惠在里閭猶有可感者
虞世瓔字虞山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署丞歷官通政司左
參議工書法供奉　內廷蒙　眷顧屢賜以官不受懇還

二十六卒
高明歌號雪君世襲姚安土同知博學能文著有妙香國草增
訂來氏揚詩等首舉位荅巢穎鶏足山志暨理學西銘諸補遺
敎諭
趙士麟字麟伯號玉峯河陽人順治辛丑舉人康熙甲辰進士
授滇州推官時滇黔初平公到任撫綏緝捕不遺餘力會裁缺
補洛城縣知縣編查衛民有聲荷取棄部主事升右通政疏陳
臺灣善後諸款一府兩縣共鎮永作外藩捍衛省沿海之戍卒
乘人報可出撫浙江多善政其奏定治州營制充大神海防調

西山年三十二遽卒著有松溪詩集

徐崇岳字石公保山人康熙癸卯舉人公車未第遂樂志林泉吳三桂圖其名強之仕不屈絕迹松門以詩文自娛嘗與修通志所著有造適軒集

徐準慧字德操混明人緒性孝友幼即能為詩古文詞尤精左氏司馬遷學及釋老稗官山經地志國家典故無不博綜庚寅舉二十兒跡遍天下屯丹後改名惠號南村終老於楚

雲瑞莞字寅移號退菴蒙化人錦衣子康熙己酉舉人歷官滁州知州有賢聲志之往遘冰自山為僧葬母廬墓三載返初服

沈秉貞通海人康熙己酉舉人按志稱鶴灘弱冠登第性靜孝友好古文辭公車養病黃鶴磯偶遇異人授以辟穀之術四亂逃名築遠鶴樓於秀山若之其後周姓孫廷選奉詔召入京賜予甚厚放還里

王佐才字伯英趙州人康熙壬子舉人吳三桂反脅以官不受錮其家拘會城者年餘終不屈釋歸奉母讀書山中　王師復滇投宜良教諭旋請終養服闋再補宜良致仕後年八十餘手不釋卷謙謹如後進及卒士民呈請入祀鄉賢詳誌通志孝義傳

朱昌宇子屏昆明人布衣工詩善山水著有借卷詩草三卷按孫髯翁劉海光詩記昌本名源字禹源據公外紀閶門三百餘日俱遊寇獨據公因携至鶏山從學詩盡釋名把茅還俗名昌

錢熙貞字亮采號飛濤武定人康熙補行辛酉科舉人官兵部郎中歸隱裕州自水齋齋名孫髯翁稱其詩如倩女隔花歌鬢微笑又如迎風折柳不惹纖塵

段標麟南寧人康熙補行辛酉舉人歷官滁州知州有賢聲志載麟幼為父掠賣能自識其鄉里逃歸苦志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研精諸籍編纂工正書法著有鑫崖集會知太湖署墾江參

兩縣俱祀名宦

李發田字瀛仙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歷官湖南廵撫公鄉鶴時榜姓施任大理府教授以卓異陞靈壽縣旋擢御史疏墳雲南會試額澄清吏治洊歷山東布政使改口北道進天津運司授福建布政使所至有聲再遷湖南廵撫奏分湖南北兩省鄉試捐建貢院楚人至今祀之

許賀來字燕公號秀山石屏人康熙乙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著有影視堂集　國朝滇人入詞館者自公始居鄉以清節著聞後嗣亦多發科者

何其偉字石民號秋堂石屏人其侯弟康熙己卯舉人博學能文仁浙江遂昌縣知縣治績著聞尋告養歸家居十餘載足不履公庭以讀書自怡宏獎後進與修省府兩志著有我堂詩古文集

段昕字浴川號皆山安寧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戶部主事著有皆山堂詩集二十卷弟曦丁丑進士歷官御史亦能詩兼著直聲

謝履忠字一侯昆明人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同弟履厚以文名

徐翔鵬字雲客昆明人孫南村有贈徐雲客范弗如兩先生詩亟稱之今皆零落無存惟人傳誦范之東風有信春歸樹明月無家夜走天二句或又以此二句為明末郭璜作徐之墓在昆明西山題曰清詩人徐雲客之墓

南天章字漢雯昆明人康熙乙酉武舉歷官湖廣提督公子講武之暇留心文翰有祭征虜之風詩亦清婉可誦不愧滇中儒將云

何其侯字天成號六谷別號洞虛子石屏人檢討朗次廩貢生至性孝友學問淵醇工詩文善蘇黃書法又多考歷名山大川著有遊太華記一卷其詩

趙河字燕鄰通海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廬山縣知縣先生為亘與方伯季父純孝卒生口不言阿堵物惟於書未嘗釋手過眼成誦所為文不一格率皆吐棄拘攣勁絕來猶人訓子姪讀書當領取神氣行文當抒寫性靈於詩初學太白後乃心慕少陵宋代推予由聖俞斷句推臨川所為詩文大都不存稿嘗謂古詩十九首尚不背以姓字留人間後圍城力請乃酌定此本在任未半載謝病歸居林下二年布衣蔬食萬卷古甎陶然自足云

楊興宗字有孚永和人歲貢文號多慶子有自誌其言自固作之且自歌之且自詠之且不自知序作於康熙甲寅先生兩遭滇南變亂離難顯言故其感時憂國之念譬託之詩歌經旨孫履覽西胡義門選評美門謂為濃而不縟合新於陳其五言佳處近陶的為可傳云

王思訓字疇五號永齋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博極羣書為名諸生數十年既館選聲逾高督學江西最得士心高安相國甚重之親製文為壽著有演雅二十五卷其詩古文詞尤為體長駢體亦工

孫鵬字圖南號南村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官泗水縣知縣南村負氣傲岸工詩古文書畫興方伯月槎持鄉皆極重之

楊師億學士介太和人暉吉姪諸生性純孝亦曠達不問家人有無下帷讀書恬然自得博極羣籍於經史及章奏皇極之學咸有著述

張漢字月槎號墊存石屏人康熙癸巳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改授河南府知府乾隆甲申召試鴻博再授翰林院檢討改山東道御史有直聲尋以疾辭歸

趙城字直輿通海人康熙乙未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廉著賢聲滇獄之宦豫者後惟周公於智足以相繼云

李根雲字仙蟠號亦人趙州太康熙戊戌進士歷官江西驛鹽道公任檢討及比部時屢典文衡及出守青徐三郡司雌兩淮備兵贛饒調驛鹽道所至有聲七旬謝病後僑寓武昌內轉光祿卿辭不赴詩文手脫稿後不復取視浮湛江表者幾二十年凡五監秋闈昨舟泊南昌循卓之聲尚在人口望山相國香樹司寇皆交重之

趙我璧字象天號一峯開化康熙庚子科舉人官內鄉縣知縣公九齡以神童補弟子員性好道長漸力學屢試鄉闈不售因

雖深被必至不以爲當有異嘗謂家人曰救疾如救火視人痛
當如己痛至今鄉里稱之
許希孔字集成昆明人雍正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羅宗
丞竹園先生嘗稱少坐立　朝恭謹遇事獨持大體明而能斷
惟章疏概不存稿有古大臣風
傅爲詒字謹齋號嚴溪建水人雍正癸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公在朝遇事敢言風節著聞朝野咸欽重之如特疏
請　賜前明殉難御史遊諤論裘章大節類如此
管顗字若梁新興人康熙甲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歷官吏科給
事中志稱其好學博文充養縝密歸里後捐修　鬻宮纂成州
志
段如蕙字蕙斯號丙齋河陽人康熙間貢生授安肅訓導屢以
卓異歷陞長蘆鹽法道清釐庶帑數十萬金調河東運使旋擢
安徽按察使特加布政使銜辦理營田尋陞右通政後出管天
津河道以勞瘁卒官
蘇霖浡字湛若趙州人康熙丙子舉人歷官兩淮鹽運使與海
門侍御爲從昆弟丙辰海門典試貴州公以遵義守作內監試
天才素警敏兼精吏治極爲鄂文端公所知薦催提引案發公

前後皆被罪惟公獨無染其清節可見一班云
段如荀字蕙斯號珍亭河陽人紳子如蕙胞弟歲貢性孝謹侍
廉介工詩文淫古籍段氏自正純求經籍於中國代有聞人
益詩書之澤深矣
楊周冕字冠山號遯翁居士老號鐵簡翁趙州人乾隆丙辰舉
人官寶陽縣知縣。遯翁天才敏捷博覽善談出口成章相傳
其入簾分校時同官某偶云楊若言太而夸可面試吾輩無聯
若不能屈對真拜倒矣公出上聯云十房分五經經經經經目
所視家哩然良公命旨對之公應聲曰八家同一井井井井八

口之家其聰穎類如此
師問忠字恕先亦字裕亭趙州人乾隆辛酉亞元歷官長蘆石
碑場鹽大使。公少孤業耕讀讀輒易忘愈勤憤惜如故固
泣泣已復讀讀罷又泣如是者以爲常計無復之疏告神而陳
苦況忽夜夢一大提刀督胸取其心洗之而生遂驚醒由是益
悟鄉薦後先以丙戌大挑借補晉寧分訓凡經其指授者皆掇
高科躋仕途及司鹺務抽捐惠鹺善政良多其宦績著則抗樂亭
介某指塲竈地作官荒招奸民認墾致上游豬隆項塲官地幸
歸竈共曰天下事多被圖融邊邦益會議時語也（滇詩畧小傳）

字天柱號丹崖趙州人丁卯科舉人四川納谿縣知縣○公好時譽其滋務堂稿云已刻梓在川日以實心行實政疊經各大憲薦奏二灘拯溺乃其生平餘事也

蘇霖渤字海門號觀厓趙州人雍正癸卯進士由縣令卓異行取浚歷御史立朝有骞諤風視學山西甄拔寒畯甚多知名士告養歸惟敦本睦族是務兩臺聘主五華書院以經學訓士祇節獨行痛絕請託奔競之習藝苑南薰待御方從游公一見其文即許以必爲滇南生色卽欵之明良寔多焉弟霖潤丁巳進士由檢討出知衡水縣亦有循聲卒于任

夏詔新字紫泥號樂村姚州人雍正己酉選拔歷官四川瀘州直隸州性孝友在蜀幾三十年所至以廉能著致仕歸財產與兄弟共之優游林下十餘年甘貧修營捐貲猶多躬親庀材程工復遣子宰太理購運甎石爲廟中壯觀瞻祭器香燈一時畢備指置鄉會兩試卷金田嗣紳士議貿裁缺府書改建書院金無所出公獨力任之且以家藏十三經廿一史呈送書院收貯嘉惠後學三姚無賢愚貴賤莫不佩其德行云

劉德宇君顧號介亭永北人乾隆己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山西布政使著有和鳴集滇志其在詞垣　奏減永北金課

疏即居官可知矣

周於智字明遠號愚溪曜明乾隆壬戌進士歷官河南開歸道公在豫十四年隄防脩防晓然民無水患後謝病歸儀封大工興奉特旨馳驛赴工仍補原官旋病卒事聞　上爲惻惜加賞按察使銜勅驛護柩歸里公言行斯理事敢當機不爲膠攘政務鎮靜雖盛怒來鬻有憂言僞色深謀密算人皆畏而知敬所至有惠政如攝荏平饑民遮使者道衆貸公平諭甫出民銷火周老翁許我食必得食師散其黨信於民若此交如在懷慶富新野李知姻冤獄衆洶洶諸要詳載周太司馬海田所爲傳

龔渤字遂可號學耕一號閒舫趙州人乾隆丙辰進士官侍講學士著有依雲樓詩文集使蜀吟使晉紀程塞上吟梅花百詠等集公甫逾強仕卽請養歸子錫瑞已酉拔貢負詩名卒年四十九與公同邵其德字學明號質堂保山人乾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山西繹州知州調任保德謝病歸性純孝事嚴親能曲盡子道友于最篤處族黨謙恭和易安貧守志誦讀不輟書法專摹右軍三迻人士得其片紙隻字珍若拱璧孫端人學使目爲

國器曾命撰瀾滄江橋武侯祠聯援筆書云山色譙纜眉三代
來公獨抱大儒氣象孫遠應曰江光疑几席萬里外我猶瞻名
士風流至今猶傳誦人口後肄業五華書院受知尹文端公與
李鶴峰中丞齊名館選甫兩年以文端公薦即膺繁劇爲政慈
惠既而因劾墨吏失上官意調簡歸里後兩袖清風與朋儕詩
酒往還自若不數年卒

錢士雲字沛先號龍池昆明人乾隆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
郎公以制藝名一時屢膺分校得士多老宿陳中丞步瀛其一
也孫名學彬庚戌館選

李因培字其材號鶴峯晉甯人乾隆乙丑進士幼有神童之目
其爲諸生時肄業五華書院深受知於望山祖國及文和相國
家居樂善好施里逆叛欲餌以官堅卻之

袁銑字鏡南保山人廉生性方正弱年力學慶試輒闈不售家
居教授來學者館莫能客生徒賴以成立者百餘人著有四書
一等音學士旋歸鄉班膺　恩命典浙試視學山東浙江漸
以功授分巡寧紹道修學禮士安民靖寇康熙戊申會裁缺
等百所拔皆知名士士林悅服輿論翕然歷任湖北湖南福建
巡撫降四川按察使爲人所搆遣問　賜自盡　純廟恆惋惜
之子翊丁丑館選官編修翊癸卯解元己未館選授編修改御
史奉命廣西布政使方伯幼孤公視之如其子然

李敬踪字翼茲號載庵馬龍人乾隆丁丑進士任將樂縣知縣
卒於官詳周立厓少廷尉所爲傳

周樽字壽南號昌亭昆明人乾隆己卯舉人歷官安徽布政使
王立憲字法之康熙丙子舉人任廣南令革總理苛派免三供

公事繼母至孝待諸昆弟友愛親
皆推誠待人詳慎刑獄過事有不可者雖上官必爭屬吏有過
即面斥聲色俱厲其人能改即止踰時渾忘又力持廉隅故人
怕德之見人困苦推解不吝所至必培養士氣如守鎮江脩寶
晉書院築備禦火秉泉甘肅增刻泉蘭肄業課編在皖復刻十
一經勞訓後學賴之

王綍號雲廬晉寧人乾隆己卯舉人官合水縣知縣工書篆
隸尤精鐫刻印章有雲廬紅書為人
以內艱歸服闋赴補客死人多惜之

李觀字文澜號仙舟又號大可山人昆明人乾隆庚辰武舉山
人早年負文譽試不提棄就武仕途僅爾因撫臼圭業家益落
乃喜雖昆明城南閒疾不為勢
中武科嘗從征緬事官贈於
南園擅勝齋皆賓之

萬鍾傑字汝異號荔村昆明人乾隆乙酉選拔歷官福建按察
使加布政使銜負性倜儻天資警敏幼肄業五華書院與後南
園齊名自服官湖北公安及澄
能綜理得宜臺灣林爽文倡亂由南昌太守 特簡與泉永遏
大兵絡繹涉洋督辦擾餉轉輸後大兵已撤餘黨未靖當路以
其才 奏調臺灣道撫綏緝捕事事不遺餘力奉
使衙凡獲巨盜會同總兵審辦得實具 奏後即行正法著為
令旋晉閩臬仍留臺灣繼加布政使銜以母艱歸里病卒未竟
其用

唐汝灼字見遠號葯洲晉甯人乾隆丙戌進士歷官孟津縣知
縣葯洲在五華有文名從學詩者甚多詩才清倚會以秋海棠
開微雨後水芙蓉褪晚風前二句得名凡所著述已集成稿其
身後被族子景持去

彭蓀字少鵬號南池蒙化人乾隆庚寅舉人歷官廣東同知會

擒海洋巨盜著有海天吟詩集其生平學行詳載錢南園所為
墓誌

錢澧字東注亦字約甫昆明縣人乾隆辛卯進士歷官通政司
副使湖南學政降補主事奉 特恩晉用員外旋擢湖廣道御
史 命在軍機處行走旋卒公性勁直遇事無所逕忌其風節
至今凜凜云

楊履寬字裕如號棄亭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博學強記著作
等身曾與彭南池掞羅前輩遺詩西湖羨門選訂惜未經授梓
稿亦散失

施炯字葆光號竹田昆明人布衣工詩其七言酷摹西崑嘗有句云天街夜月垂樓冷深巷秋風落葉多驚秋氣短將軍樹愛月情多姊妹花風雲高閣低河漢燈火秋窗見古今其題高峽雲層層露檻都臨水葉葉風帆直到門皆麗而有骨

傅應台字晉三號符巷昆明人乾隆辛卯舉人選授永善縣教諭未到任卒符巷自目疾後不上春官少與南園侍御同為詩互相鼓勵南園嘗稱之

李國賓字用賓號觀亭昆明人由行伍歷官騰越鎮中軍守備出師四川達州奮勇殺賊陣亡奉

旨賜葬祭 恩卹世襲恩騎尉弟國章丁酉舉人有俊才官湖南卒于桑植縣任

趙輿宗嵩峨縣人官潮州鎮總兵入授鑾儀衛正使歿祖委巷襆被蕭然以予應門年已逾七十步履甚健暇則攜一僮逍遥琳宮梵宇或野水叢蘆之際間學為小詩頗能道性情雖與之久處者亦忘其出自行伍也

馬良棟趙州人丙戌進士挑侍衛授四川都司調征金川隨溫將軍夠木果之難照例優恤廕一子為千總

蔡成貴富民縣人由行伍于烏蒙茶山間累積戰功官大理提督

公善養士蒞與同甘苦而性儉素張東閣允隨制滇公入覲冠敝冠張公謂之曰老將軍此冠該換了公曰這帽兒曾經三次面 聖 主子也看得過求大人將就罷張為之黯然

劉君輔貴澤縣人由行伍歷官湖廣提督石三保之變公先期徵耗即帶兵星赴鎮篡比至而鎮帥已于先一日失機公極力拒守辰州得以無恐花園亂國之戰橫矛衝殺賊眾甚畏之終以失察降一級遂請病歸能作徑尺大字亦能詩子瑞田侍衛現任與義鎮總兵

李根長寶川州人由藍翎侍衛授安慶江防營守備自蓮教亂調赴河南勦賊恃勇深入賊已拔靡回視主將受圍即騎救之馬蹶為所戕事聞 詔襲喪歸蔭一子雲騎尉世襲

金元純趙州人廩生為文發抒性靈試輒冠軍學使謝子道稱之以為全滇冠冕聘衡文時稱得士應貢而卒子沛霈正甲辰科舉人隱居教授孫德寶乾隆辛酉科舉人承祖父之後亦以訓課為業力敦孝友工詩以赴選改教歸卒于新鄭縣知與不知咸為惋惜焉

熊維祥趙州人歲貢生好學攻詩文時康熙初年川中尚少發科者公與饒公有廉教授生徒皆嚴正不苟饒公子源成貢生

濬康熙辛卯科舉人公子煜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弟湘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弟湘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弟湘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弟湘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向學能詩能畫任姚安學訓導八十餘始卒弟湘康熙庚子科副榜煜乾隆壬戌科進士孫子堯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子青乾隆甲子科舉人衡乾隆甲午科舉人曾孫祖成子青子嘉慶戊午科舉人

王建中劍川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由教習出任知縣歷官運同他處運同多與運使同駐惟兩廣分駐潮州其權與運使埒而利亦如之以提銀解司庫性制帥遂休致歸卒年八十六公之為令牧于直隸也與周太司馬花垣劉太司馬裁梁太參司空皆同為方慤敏公觀承所賞識大成任內辦賑按戶計口毫無侵隱查賑者初斷之嗣經方公苞訪得實立辦委員調取簿省日方公持所着帽加之公首以榮之至審理積案每多平反人皆服其廉幹云

時亮工趙州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性豪爽足跡幾遍宇內著快游集三十二卷歸里後與詩僧醉夢相酬唱未仕卒子遠乾隆丁巳　恩科進士餘雍正癸丑科進士

葉仁趙州人成貢生公兩遭變亂隱居誦讀人稱閉戶先生子允基庠生安貧勵節有父風孫敬乾隆辛酉科舉人亮雍正壬子科五經解元曾孫錫鼎乾隆戊辰科進士

李宜趙州人蒙化籍歲貢生公少年負氣任俠中遭蹉跌折節

筆記前高羽舉大令錢南園侍御俱交口贊之王少司寇述菴
亦曾錄其詩入湖海詩傳
楊亦斌昆明縣人康熙己卯科舉人歷官廣東巡撫入爲吏部
侍郎公諮事宏偉滿求經濟拔萃參知有恭子諸生後于讀卷
日召之前十本遂得殿選錄庶吉士改翰林院檢討公薄知蒲州府和其妻之案
獨無覬迭 純皇帝嘉之歷至新渠辛新任
陳時夏昆明縣人康熙丙戌科進士官江蘇巡撫 世宗時有

田陳李鄂之稱謂因公衣鎮李公衛鄂公爾泰及公也
趙遠晉甯州人壽慶王戊科進士由庶常改授即用知縣往山
東訪張漢洲太守卒于濟南都齊負性清峻于詩文詞賦皆鈐
意獨往軍友誼收族爲可以一揮百金其妻
弟徐君昭受才尤雋上初顧園中丞楙篤之末三十而卒晉甯
又有陳選貢時恒爲郡二雲與王尚足詩文皆佳甫三十而卒
蘭揮手折矣此國寶每披遺跡不覺老淚縱流云
袁人龍趙州人乾隆丙辰戊午連中副車辛酉登正薦官永昌
府教授爾慷易凡事皆任天而動絕無機心三次重遇鹿鳴
卒時年已百歲子維清乾隆庚寅科舉人豐潤縣知縣維任
貢生

譚堯龍永北廳人由副指揮出判台州補永州升福州府同知
公故舊家喜結納樂善好施而尤精于吏事其署永州守及攝
體陵令豪強屏迹士民感戴既升閩遽以失明歸人皆以官而
當公獨以官而貧然聞其里居時猶修宗祠立家塾教孜孜不倦
云
谷際岐趙州人乾隆乙未科進士由檢討改御史轉給事中陝
省軍務滇省鹽務所上封事俱已如議施行復以參奏藥公降
補員外郎現升郎中性素清嚴亟爲詩聞作松鶴圖孤翔高步
龍甲虬枝蓋若自爲寫照焉

楊照安甯州人乾隆己酉恩科進士由庶常改戶部升御史
晉給事中公以廣文入詞館既官農曹勤于其職保送道府具
呈辭免歲必讀五經一週出署後孤燈剔誦至丙夜始止寄居
會館敝車羸馬其清況無異昔嶺齋頭也
嚴煜宜良縣人嘉慶丙辰科進士以庶常改吏部荐升給事中
入臺未一年數上章奏于吏治民生均有關係咸奉 溫旨報
可南園西阿之後差爲不愧現巡濟甯漕務
劉玉湛蒙化廳人嘉慶丙辰進士主政刑曹攜一僮居署中熟
悉案件同官咸倚之詩亦清拔不作紗帽頭語

劉大紳甯州人乾隆壬辰科進士令山東之新城曹縣文登朝
城等處升武定府同知公廉儉勤明雖非所治無不敬之如父
愛之如母其在文登以前往諗盜案莅臺案甫定有相向泣
者有詣廟禱者有謀為納贖者有相拚出口者入關後駕東凡
十載諸士民送至黃河始別去冷人壬親政特　詔來京仍發
山東補朝城朝城民親之逾于昔既題升引　見以母及祖母
年高遂請養歸有人乎黔道遇之一騎一馱僕二人草履相隨
覺清獻公琴鶴猶為長物曾奇子豹云幾時聯轡返昆明送今

張鵬昇晉甯州人乾隆乙卯科進士官秋部歷升郎中篤麥游
重然諾尤熟練刑名充律例館纂修總辦秋審三次引　見俱
蒙　諭旨嘉獎現守山東濟南府太恭人迎養在署小有拂　意必跪
之中庭怒解始敢起
李如珩鶴慶州人歷官濟甯直隸州知州性
清約能習勞苦斷決疑獄愚詳雖棘手
獲教首赴郡密禀府縣置不理即請疾居郡城未二十日妖孽
四出當事者忌其言之中益思有以困之遂策馬歸夫其言果
疾告歸
莊蒞民鶴慶州人乾隆辛卯科舉人辛丑挑發河南補浦池司

袁文典保山縣人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廣西州學正弟文揆丁酉科拔貢議敘縣丞分發甘肅以太孺人春秋高同時請養歸搜集滇南詩文略八卷餘卷授刊流布眞州程雪門見之曰舉數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寶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沒凡吾輩之不知筆墨者皆宜金鑄而絲繡之

李裕達河陽縣人武生善於素脈診病則其人之窮通壽夭邪正無不周知所用藥皆常劑或雜以食物服之立效他人襲之則不然傅忠勇公征緬回省染瘴甚劇進蘿蔔汁而愈兼討導養術竟日默坐顏如渥丹臨卒將其書盡焚之吾滇多奇人以自載其耳姑為憊乃令撫姪為嗣苦節終身先是趙州吳振魯

滇繫六之二 人物 畫

子所見全亦其一也

元燕帖木兒脫懷蒙古人夫任副樞密梁王命其率兵禦明師敗於白石江遁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王乃鴆其三男一女命侍妾曰我死舉火焚屋勿令辱我亦飲鴆而死

本朝祿永明妾祿氏東川府人子應龍應鳳先後襲土司皆為安氏謀殺衆議承襲不決氏遂繳印請改設流官康熙三十七年奉　旨給贍養終身雍正元年具題贈恭人表其墓

隴慶侯母祿氏烏蒙土府祿天倫次女雍正五年慶侯襲鎮雄土府以居奸革職改土設流夷衆欲搆亂祿氏諭之曰我祖宗千百年以忠誠著績今日之事宜安氣運不可妄動始解散及八年為蠻賊坡煽誘鎮雄諸夷祿氏復飛馳各寨申論大義情詞激切至欲自殺衆感悟氏身率屬夷環守州署協濟軍糧城賴以全總督鄂爾泰建坊旌之曰閨壼忠臣題封安人給宅田三十畝以奉祀事

楊知敏妻雷氏雲南縣人年五十三夫病劇氏割股糜之不愈遂殤以養親教子而卒未幾爭殤姑憐其青年欲嫁之氏舉剪自截其耳姑為慟乃令撫姪為嗣苦節終身先是趙州吳振魯

滇繫六之二 人物 畫

珍廉方伕倜其兒億僧皆與吳妻面以氏為言吳喜而聽之氏乃割耳以拒吳謂女既可飾男亦可義遂不娶終其身竟至乏嗣君子謂雷則得矣吳或過焉

明奉祿妻猛氏順甯人土司猛雍女夫任大侯土官嘉靖間戈戛於後妻欲使改嫁寺舍奉誥會氏歸甯誥以木邦兵攻大侯採其夫氏素衣獨居女樓炙諷其服飾之陋女曰夫存亡未可知欲與俱死何心改服乎兇父約奉誥將過之女佩刀防數月父乃佯以毒氏恨不見夫留緘書一紙詞氣甚悲巡撫王破遣官祭奠且為之贊曰牝雞悍兒女怨猛虎亂夫家散嗟何甘見

夫而君不見祭家姬雍家先血濺又不見劉家母王家翻受讎
阡墜女爺豈不願效雙飛燕破鏡難成片紙緘書流血撰黃
綠路上好相見

明木青妻羅氏蘭州人夫任土知府民嫁土舍卧病竭力調
治不起方閔凶時道有善寇慨然曰彼以我新遭喪子在襁褓
無能為耳乃擐甲躍馬先士卒而出一鼓克敵邊鄙以寧事姑
盡孝教子以忠勤稱詰對恭宻年五十一終參藩謝肇淛紀其
事

明何鑾襲廕正府陷贊祖母亦正賊縊閒關脫出一鼓克敵邊鄙以寧事姑
孝教子以忠勤稱詰對恭宻年五十一終參藩謝肇淛紀其
事

明木青妻羅氏蘭州人夫任土知府民嫁土舍卧病竭力調
治不起方閔凶時道有善寇慨然曰彼以我新遭喪子在襁褓
無能為耳乃擐甲躍馬先士卒而出一鼓克敵邊鄙以寧事姑
孝教子以忠勤稱詰對恭宻年五十一終參藩謝肇淛紀其

明何鑾襲廕正府陷贊祖母亦正賊縊閒關脫出一鼓克敵邊鄙以寧事姑
孝教子以忠勤稱詰對恭宻年五十一終參藩謝肇淛紀其
事

宰泉聾乞斬敵無算賊悉遁總兵卫其績封淑人褒賜甚厚
夜梅順甫人婺婦也萬歷間木邦侵境兵勢甚勁孙守與之
敵者皆北婦手持尺劍敢其鬟百計俟騎自是木邦不敢犯
元蓮峯禪師名宗照劉川段氏子祝髮受具遍歷諸山了達祖
乘至正間遊晉閒東山謂似曹溪遂建盤龍寺居焉一日沐浴
書偈云三界三途何佛何祖不破便有能破便無撕筆而逝門
太塔全身於寺師以八月十七日生至今中秋滇人禮之

悟嗣臨濟二十世還曲靖擴菴樓息菴有龍湫墮葉觸波必遭
風雨照雯禪制之龍魅去隨即其地創正法寺尋入昆明梁王
建佛嚴寺於太華山以居之示寂後得舍利纍纍門人建塔寺
左

照本夙有慧根遍參名宿嘗詣天目謁中峯將至峯語其徒曰
當有客自雲南來汝持鏡迎之本至見鏡曰師教我矣徒問故
曰善名照本師令我照現本來真徒白峯峯奇之留宿一年盡
得法要歸日贈以歌序嘗語趙子昂彌謂雲南至僧皆堪負荷照
本其一也

圓護大理人號念菴初號無念遊太方見中峯和尚中峯以羅
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叩之答曰我之無念異乎所聞什
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偏念也我之無
念則心體靈湛寂然不動如鏡鑒象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中
峯深肯之為作無念字說夢神授書法凡書字右脇洞如水晶
圓號為玉脇禪師崇聖寺佛都二大字并刻石證道歌皆其手
書

明洪如號無住定遠人鄧氏子初習靜白雲山聞鉢聲有悟棄
頭間參天童和尚愈徹性源臨照堂水目寺著有蒼山集語錄

本朝學蘊號知空滇海人九歲歸父母入雞足寂光寺薙髮戒行精嚴博極羣書慨然曰文字之學不能洞達性宗乃往參無住和尚無住示以緊要久之苦無入處後至寶靈軒禮萬佛名經忽大悟覺身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皎月自謂快爽難以喻矣復聞證無住深許之著有語錄草堂集年八十無疾坐逝衆而終

湛福字介菴昆明人幼從蘭谷禪師披剃後蘭谷奉 詔入京介菴侍住內城之傳經院六年不踰門四十年來下增亞鐫

刻善篆隸正書學鍾太傅常以杭扇書泥金梅花自集唐句題其上人爭購之與遼東三老為方外友望溪老人碑銘文字凡入石者多出其手並作序以贈卒年九十有六

非相彌渡孫氏子披剃水目山得法于無住著有語錄十卷與無住知空為水目三祖

附錄詞館

康熙乙丑科許賀來石屏州人官侍講 戊辰科王翰宜直隸德化先所劾發回 雄徐貢門達乾隆癸城縣 甲戌科管灝新興州人官吏科掌印給事中 丁丑科趙宸蒲河陽縣人少宰士麟 逐海縣人 癸未科謝履忠昆明縣人官左論德 庚辰科董圮宣檢討

馬汝爲元江府人 丙戌科趙玉英昆明縣人官知府 己丑科謝履忠昆明縣人歷官檢討督學江南李應綬河陽縣人庶吉士改江西 壬辰科張旭昇貢縣人官檢討 周彬昆明縣人官知府 癸巳科張漢石屏州人由檢討官知府乾隆丙辰考取鴻博復入詞館陞御史 乙未科薩綸錫楚雄縣人官通政使 戊戌科李根雲趙州人官饒九道右布政使 戊戌科李根雲趙州人官內陞鴻臚寺卿 辛丑科何朗石屏州人官檢討 雍正癸卯科楊臚賜石屏州人官知州 丁未科繆煥昆明縣人官運同 庚戌科許希孔昆明縣人官工部侍郎 癸丑科傅爲詁建水縣人官副都御史 乾隆丙辰科熊郢選昆明縣人官讀學士 龔勃趙州人官侍講學士 丁巳科劉楛永北廳人官布政使 蘇霖潤趙州人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陳世烈建水縣人官知縣 蔣湘昆明縣人官戶部左侍郎 鶴慶州人官知州 已未科邵其德保山縣人壬戌科田況建水縣人庶吉士乙丑科李因培晉甯州人督學山東撫錢士雲昆明縣人官兵部左侍郎 浙江汪新慰官巡撫 戊辰科段廷機昆明縣人庶吉士 辛未科周於禮曙嵩大理寺少卿 壬申科尹均蒙自縣人官典籍 癸酉科馬景文雲龍州人官御史 趙瑗昆陽州人官關監道 甲戌科馬汝爲元江府人官知府 丙戌科趙玉英昆明縣人庶吉士 丁丑科李翊晉甯州人官編修 施培應昆明縣人官編修 己卯科李松齡甯州人官檢討 楊中選晉甯州人由庶吉士改知縣 癸未科蔣鳴鹿鶴慶州人官檢討 祖培子丙戌科尹壯圖蒙自縣人歷官通副督學湖廣 辛丑科何朗石屏州人官檢討 壬辰科張旭昇貢縣人官檢討 周彬昆明縣人官知府 癸巳科張漢石屏州人由檢討官知府乾隆丙辰考取鴻博復入詞館陞御史 乙未科薩綸錫楚雄縣人官通政使 戊戌科李根雲趙州人官內陞鴻臚寺卿 辛丑科何朗石屏州人官檢討 壬辰科王思訓昆明縣人官檢討 癸巳科張漢石屏州人官知府

昆明縣人散館歸本班　庚子科楊嘉材　昆明縣人知連江縣　辛丑科戴斯琯　太和縣人官給事中　甲辰科倪思淯　建水縣人由御史知揚州府　丁未科尹英圖　蒙自縣人由檢討改知縣現　己酉科楊昭　安寧州人現任施南府　庚戌科錢學彬　昆明縣人現在員外郎督貴州學政　乙卯科董健　通海縣人官宜良縣人現由給事中巡視漕糧漕務　己未科李翔　晉寧州人官御史因培子楊汝達　石屏州人改知縣　周錫章　楚雄縣人現知武清縣　癸丑科倪秀　昆明縣人任編修　吳毓寶　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乙丑科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乙丑科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乙丑科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附錄省元

順治補行庚子科倪垣　南安州人教授是科有徐達乾　楚雄縣人上麟　河陽縣人官少宰　康熙癸卯科柳志沆　宜良縣人是科有闞頤兆　通海縣人官給事中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乙丑科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孫鵬　昆明縣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丙午科黃鶴　石屏州人官同知　甲午科薩綸錫　楚雄縣人官檢討　是科有徐達乾　楚雄縣人官給事中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孫鵬　昆明縣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孫士鶴　石屏州人官同知　丁酉科夏昆　昆明縣人官教授　是科有李根雲　趙州人官鴻臚寺卿　王鏞道　昆明縣人官御史　庚子科劉以禮　蒙自縣人能詩畫　王綱振　昆明縣人官拒逆聘官知縣　王

科田國珍　建水縣人知縣　是科有趙城　通海縣人官布政使　張漢　石屏州人由鴻博官御史　孫鵬　昆明縣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癸巳科趙元祚　武定州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倶貢文名辛卯科張旭　晉寧州人官檢討　是科有徐達乾　楚雄縣人官給事中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孫鵬　昆明縣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孫士鶴　石屏州人官同知　丁酉科夏昆　昆明縣人官教授　是科有李根雲　趙州人官鴻臚寺卿　王鏞道　昆明縣人官御史　庚子科劉以禮　蒙自縣人能詩畫　王綱振　昆明縣人官拒逆聘官知縣　王

有盧頖　石屏州人官給事中　庚午科尹泰　蒙自縣人太僕寺少卿　癸酉科譚璜　建水縣人教授是科有管灝　新興州人官給事中　段曦　安寧州人官檢討　丙子科尹英圖　蒙自縣人由檢討改知縣現　己酉科楊昭　安寧州人現任施南府　庚戌科錢學彬　昆明縣人現在員外郎督貴州學政　乙卯科董健　通海縣人官宜良縣人現由給事中巡視漕糧漕務　己未科李翔　晉寧州人官御史因培子楊汝達　石屏州人改知縣　周錫章　楚雄縣人現知武清縣　癸丑科倪秀　昆明縣人任編修　吳毓寶　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乙丑科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趙遠　晉寧州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李蟠根　太和縣人由庶吉士改知休寧縣　孫鵬　昆明縣人知縣　倪思滇　建水縣人思淯兄　平志　昆明縣籍嚴煩　宜良縣人頖弟　丙午科柏守仁　習戡縣人是科有傅爲詩　副都御史　名揚　石屏州人進士　是科有賽璵　石屏州人歲亜宴鹿鳴　壬子科龔亮　趙州人官江西布政使　壬午科周於德　太和縣人官知縣　是科有馬汝爲　死江州人官知府　楊永斌　昆明縣人官少宰　陳時夏　昆明縣人官刑部尚書　己酉科楊

是科有陳世烈建水縣人丙關學趙州人官蘇霖潤趙州人由庶常侍郎龔渤侍講學士知衡水縣周於智曾我縣人官閣歸道加按察使銜乙卯科彭倡趙州人進士是科有沈萃通海縣人重宴鹿鳴乾隆丙辰科劉靜軒河西縣人是科有孫紱茗呈貢縣人重宴鹿鳴戊午科徐聯元河陽縣人官巡撫張鳳書建水縣人官郎中辛酉科周厥潤趙州人甘肅知縣是科有徐碩士曾我縣人官趙州知府袁大龍趙州人由丙辰戊午副榜中式三選鹿鳴年百歲甲子科熊於青趙州人現任昆明縣人是科有錢澄昆明縣人御史庚寅科李官御史郭聯奎河陽縣人知府庚辛科李宰趙州人永善縣教諭是科有倪高甲楚雄縣人知縣是科有周於禮曾我縣人大理寺少卿馬景文雲龍州人科許楚雄縣人官糧道陳詔楚雄縣人知府壬申科袁文佑保山縣人是科有趙璇昆陽州人官閣歸道癸酉科楊仲選尋甸州人由庶吉士改知縣是科有張依仁河西縣人官知府癸酉科李敬躋馬龍州人進士李鳳彩建水縣人通政司經歷有文名尹均蒙自縣人由庶常改中書劉經傳石屏州人御史丙子科俞汝夔建水縣人是科有施培昆明縣人應是明縣人編修李翊晉甯州人史部主事乙卯科錢汝霖昆明縣人知府陳國勅保山縣人知府已卯科李松齡甯州人檢討是科有周樽昆明縣人官布政使王綍晉甯州人知縣文泰運昆明縣人學正俱貢文名庚辰科李根玉鶴慶州人知縣壬午科張履觀建水縣人知縣是科有尹壯圖蒙自縣人歷官閣學楊湜賓川州人工部郎中蔣鳴鹿鶴慶州人檢討乙酉科喻如聖石屏州人教諭是科有唐文灼晉甯州人進士任孟

建水縣人由御史授揚州府高甲予董健通海縣人捡討丙午科嚴煜宜良縣人現任給事中是科有張鵬昇晉甯州人乙卯進士現任濟南府知府戊申科楊國棠太和縣人現署定遠縣知縣己酉科張藻甯州人是科有王濬通海縣人甲寅科那文鳳昆明縣人學彬昆明縣人由御史現督貴州學政壬子科梅雨陸涼州人乙卯科趙蓮晉甯州人由庶常改知縣是科有劉玉湛蒙化廳人丙辰進士現官刑部主事嘉慶戊午科吳聯珠元江州人庚申科蘇鑾晉甯州人現充教習辛酉科張維樁鶴慶州人甲子科丁烝保山縣人李維新呈貢縣拔貢乙卯北榜中式第七

師範曰滇之人物不僅如是而所錄止是者明以前十得六七國朝則必見之眞閒之確始敢載入省元詞館爲

士林衆遇其官至太守即不太守而著循聲貤文名者亦紀之若欲觀其全省志郡志邑志燦然俱在尚無以挂漏見譏也○高本陽劍川州人由武進士官守備死烏蒙之戰胡太勇太和縣人官參將金川初肆惡時亦以戰死俱蒙　賜恤胡蔭一子爲守備○心璧昆明人住持廬山宋牧仲撫江西時與往還人以擬東坡佛印亦能詩見廬山志○雍正甲辰科有楊如松保山縣人聯捷進士官御史　乾隆癸酉科有謝清問河陽縣人丁丑進士由縣令歷官御史乾隆庚和易中時遘敗介以孝聞鄉人皆重之　子科有張辰照蒙化人端亮姪孫能詩畫沙琛太和人住懷遠縣以霍之銑太和縣人乙丑進士祖聖功乾隆己未進士父綿延乙酉優貢弟之鈐嘉慶戊午舉人之鋭庚申舉人堂弟之鈐乾隆甲寅舉人　乾隆庚寅科有羅陰恩石屏州人現任江川縣教諭咀鳳彩雍正癸卯進士宗人府丞元琦乾隆戊午科舉人龍西縣知縣慶恩壬午科舉人五臺縣知縣湛恩辛卯科舉人黔陽縣知縣會恩戊子科舉人安甯州學正弟甓恩戊午科舉人保山縣人辛未會試第三名官主事鄧又讚太和縣籍趙州人戊辰會試第十六名　嘉慶庚申科有李鍾璧太和縣人王戌會試第十名授庶吉士　康熙癸卯科有車文龍昆明縣人庚戌會試第二名　乾隆庚辰科有張文綱安甯州人郊

台前署快甯建德諸土民代爲瞻詳初中丞張楠入奏奉　旨允其交銀回籍養親　朱奕醫石屏人能詩文

現任四川知縣祖模雍正甲辰進士太和同舉康熙甲午舉人

名府知府父士琪乾隆庚寅科舉人　嘉慶甲子科有胡

連舉鄉會試或兄弟叔姪同舉鄉試往往而有父子則建水之倪乾隆己未進士父綿延乙酉優貢弟之鈐嘉慶戊午舉人之鋭庚申舉人堂弟之鎔乾隆甲寅舉人　乾隆庚子科有羅陰恩石屏州人現任江川縣教諭咀鳳彩雍正癸卯進士宗人府丞元琦乾隆戊午科舉人龍西縣知縣慶恩壬午科舉人五臺縣知縣湛恩辛卯科舉人黔陽縣知縣會恩戊子科舉人安甯州學正弟甓恩戊午科舉人保山縣人辛未會試第三名官主事鄧又讚太和縣籍趙州人戊辰會試第十六名　嘉慶庚申科有李鍾璧太和縣人王戌會試第十名授庶吉士　康熙癸卯科有車文龍昆明縣人庚戌會試第二名　乾隆庚辰科有張文綱安甯州人郊

連舉鄉會試或兄弟叔姪同舉鄉試往往而有父子則建水之黃公鉞與子鶴鳴同舉康熙甲午鶴鳴聯捷進士由翰林院檢討和同舉乾隆庚子萬事亨江安攝儲道　石屏之陳公萬里與子履和同舉乾隆辛酉第頓縣成和宇海樓篤志力學工書法　尤爲希見至先君問忠烈二子小子鉞亦舉甲午第三四百年來惟永昌張南園少司農志淳舉前明成化庚子第一子資所副使合亦舉宏治辛酉第一名數之符似有定數太和趙公儀舉宏治辛酉第四子汝濂舉嘉靖壬午第三較張氏之與寒家不無參差矣選拔之典六年十二年一行得者榮逾登科而偶

儻之才亦多助其中除已捷鄉會外萬公鍾傑昆明人乾乙酉官至廣建按察使加布政司銜楊璋安甯人乙酉官黎平府知府加道銜楊自強通海人乙酉官大理府知府王建中劍川人乾隆辛酉科順天鄉試昆明許公希孔以工部侍郎爲順天副主考癸卯科順天鄉試蒙自尹公壯謀以內閣學士爲順天副主考庚辰科鄉試河陽趙公士麟以戶部尚書爲正主考乾隆丁酉科鄉試通海董公允以檢討爲福建正主考乙酉科鄉試安甯段公曦以員外郎爲江南副主考江西浙江同試丙戌科鄉試安甯段公曦以員外郎爲陝西副主考辛卯科鄉試元江馬公汝以檢討爲湖廣副主考癸巳科鄉試昆明謝公惠以檢討爲福建正主考乾隆己酉科鄉試昆明周公樽

考辛卯科鄉試尹公壯圖以員外郎爲廣西副主考庚子科鄉試昆明錢公澧以檢討爲廣西副主考嘉慶庚申科建水倪公蛻純以員外郎爲山西副主考康熙戊辰科會試石屏盧公炳以主事爲同考庚辰科會試石屏許公儒以編修爲同考庚辰科會試趙州歐陽公曜方以主事爲同考戊子科順天鄉試趙州歐陽公曜方以主事爲同考丁酉科順天鄉試昆明周公彬石以檢討爲同考辛丑科會試張公漢均以檢討爲同考戊戌科會試周公彬仍爲同考癸卯科順天鄉試石屏荷公朗以庶吉士爲同考會試壬公訓爲同考甲辰科鄉會試王公思溥爲同考丁巳科會試蘇公森勃爲同考辛酉科順天鄉試永北劉公渤爲同考癸酉科順天鄉試許公孔仍爲同考乙卯科順天鄉試許公雲以檢討爲江南學院壬公訓以檢討爲江西學院乾隆二十年李公因培以閣學爲江蘇學院二十四年以兵部侍郎仍爲江蘇學院二十七年以兵部侍郎爲浙江學院十三年先以閣學爲山東學院乾隆六年雍正九年石屏羅公鴻以給事中爲山東學院乾隆六年蘇公森勃以御史爲山西學院四十八年錢公澧以員外郎爲貴州學院至岳瀆祭告使俗呼香老尤極榮遇龔公渤爲同考癸酉科順天鄉試甯州楊公文驄以郎中爲同考丁丑科會試周公彬石以編修爲同考己卯科順天鄉試講學士祭北岳陳公壯圖以太理寺少卿祭南岳錢公雲以正詹祭南海尹公壯圖以閣學祭長白山備錄之使鄉之人知所瞻仰而後之繼起者尤冀有心人隨時紀載無致稍缺是又非予一人之私望也雍正丙午通海趙公城以御史爲同考庚寅科順天鄉試石屏劉公綱傳以檢討爲同考辛卯科鄉試尹公壯圖以員外郎爲廣西副主考庚子科鄉試昆明錢公澧以檢討爲廣西副主考嘉慶庚申科建水倪公蛻純以員外郎爲山西副主考康熙戊辰科會試石屏盧公炳以主事爲同考庚辰科會試石屏許公儒以編修爲同考庚辰科會試趙州歐陽公曜方以主事爲同考戊子科順天鄉試趙州歐陽公曜方以主事爲同考丁酉科順天鄉試昆明周公彬石以檢討爲同考辛丑科會試張公漢均以檢討爲同考戊戌科會試周公彬仍爲同考癸卯科順天鄉試石屏荷公朗以庶吉士爲同考會試壬公訓爲同考甲辰科鄉會試王公思溥爲同考丁巳科會試蘇公森勃爲同考辛酉科順天鄉試永北劉公渤爲同考癸酉科順天鄉試許公孔仍爲同考乙卯科順天鄉試許公雲以檢討爲江南學院壬公訓以檢討爲江西學院乾隆二十年李公因培以閣學爲江蘇學院二十四年以兵部侍郎仍爲江蘇學院二十七年以兵部侍郎爲浙江學院十三年先以閣學爲山東學院乾隆六年雍正九年石屏羅公鴻以給事中爲山東學院乾隆六年蘇公森勃以御史爲山西學院四十八年錢公澧以員外郎爲貴州學院至岳瀆祭告使俗呼香老尤極榮遇龔公渤爲同考癸酉科順天鄉試甯州楊公文驄以郎中爲同考丁丑科會試周公彬石以編修爲同考己卯科順天鄉試講學士祭北岳陳公壯圖以太理寺少卿祭南岳錢公雲以正詹祭南海尹公壯圖以閣學祭長白山備錄之使鄉之人知所瞻仰而後之繼起者尤冀有心人隨時紀載無致稍缺是又非予一人之私望也雍正丙午通海趙公城以御史爲貴州正主考

選舉者人才所由出也三代遠矣漢唐宋元明以及魏晉
洎北朝後五季取士之法各殊雖有善不善而其為人才
計者昔今如一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加意敭歷成薄海內外無不鱗奔鳳集矣滇自麗
道爰龍顏即有秀才孝廉之稱蒙當路士段設科目楊奇
鯉黎紫綜俱不愧選舉中人夷風固無足論然亦在滇言
滇耳元刻版圖掌進士者五人明洪武甲戌開科舉二
人下丑三人永樂甲申重崇禎癸未七十三科共舉五百
五十八人鄉試亦間有洪武癸酉舉二人丙子二人永樂

壬午亦二人辛卯二十七人甲午二十五人丁酉五十三
人庚子三十九人癸卯五十二人宣德丙午十人己酉十
一人（雲貴合科始此）壬子十人乙卯十人正統戊午十人辛酉十
四人甲子十三人丁卯十二人景泰庚午二十四人癸酉
三十七人丙子二十人天順己卯二十人壬午二十二人
成化乙酉二十八人戊子二十四人辛卯二十四人甲午至
丙午俱二十九人（宏治己酉二十九人壬子亦二十九人）
乙卯三十一人戊午三十人辛酉三十一人甲子三十一
人正德丁卯三十一人庚午三十四人癸酉三十七人丙子四十三人己
卯三十四人壬午三十四人乙酉三十四人戊子三十四人辛卯三十四人甲午三十
四人丁酉三十四人庚子三十四人癸卯三十四人丙午三十四人己酉三十四人
壬子三十四人乙卯三十四人戊午三十四人辛酉三十四人甲子三十四人丁卯
三十四人庚午三十四人癸酉三十四人丙子三十四人己卯三十四人壬午三十
四人乙酉三十四人戊子三十四人辛卯三十四人甲午三十四人丁酉三十四人
庚子三十四人癸卯三十四人丙午三十四人己酉三十四人壬子三十四人乙卯
三十四人戊午三十四人辛酉三十四人甲子三十四人丁卯三十四人庚午三十
四人癸酉三十四人丙子三十四人己卯三十四人壬午三十四人乙酉三十四人
戊子三十四人辛卯三十四人甲午三十四人丁酉三十四人庚子三十四人癸卯
三十四人丙午三十四人己酉三十四人壬子三十四人乙卯三十四人戊午三十
四人辛酉三十四人甲子三十四人丁卯三十四人庚午三十四人癸酉三十四人
丙子三十四人己卯三十四人壬午三十四人乙酉三十四人戊子三十四人辛卯
三十四人甲午三十四人丁酉三十四人庚子三十四人癸卯三十四人丙午三十
四人己酉三十四人壬子三十四人乙卯三十四人戊午三十四人辛酉三十四人
甲子三十四人丁卯三十四人庚午三十四人癸酉三十四人丙子三十四人己卯

卯四十五人壬辰四十四人乙酉四十人戊子五十人
辛卯四十三人癸巳四十六人甲午六十人丁酉五十六人
庚子五十六人癸卯六十人戊午五十人甲辰五十六人丙午
五十九人己酉五十九人壬寅六十人乙卯五十九人
乾隆丙辰至甲午皆五十九人庚辰至乙卯皆五十四人
嘉慶戊午六十四人庚申至丙戌皆五十四人甲榜開五
康熙甲辰舉六十人乃前陽趙少宰麟庚戌三人癸丑三人
乙丑吳逆既平仍舉六人乃名屏許蒿講贇戊辰三人癸
戊午六丁丑辛丑連辰四人癸未竟六人兩戌四人己丑四
人壬辰三人癸巳四人乙未四人戊戌四人辛丑二人雍
正癸卯七人甲辰五人丁未十人庚戌十四人癸丑十二
人乾隆丙辰八人丁巳十一人己未七人壬戌十人乙丑
十八人戊辰七人辛未八人壬申七人甲戌七人丁丑八人
庚辰五人辛巳五人癸未四人丙戌五人己丑一人辛卯
二人壬辰二人乙未二人戊戌二人庚子三人辛丑四人
甲辰一人丁未二人己酉一人庚戌一人癸丑一人乙卯
二人丙辰四人己未六人辛酉十人壬戌十人乙丑十人
戊辰十二人其列明通中副榜又不下數十百千餘人

聞加科我
仁皇帝恩被士林于癸巳加一科
憲皇帝于甲辰加一科
純皇帝丙辰壬申庚辰庚寅己亥戊申甲寅共加七科今
皇帝己加二科一爲庚申一則本年戊辰也夫科榮于鄉甲榮
于國要求所以無負此科甲者猶記甲午鹿宴後往謁李
恭恪公湖于撫署公曰汝等五十四人中有詞部有科道
有守牧有令苟不至中夭亦有一教職爲家宜絕外事出
仕宜恤民隱虛下奉上求惟無愧後必有害公之言眞千
林藥石哉時藝本不足盡士而取士則舍此莫由講道德
以束身心究詩書以窮經濟挾天人之蘊發澤致之動是
在爲士者自勉之而滇之人官途者倔強迂謹實所不免
願鮮以賅敗固屬風土之厚而
仁漸義摩之效于此可見一斑矣尤冀後賢互相刻勵以無爲
前人羞是則子範作考之意也夫

學校考

選舉以求才然非有學校儲之未必所得盡副所求也滇
之學校始于王阜蓋在漢章帝初矣後惟盛羅皮建孔子

廟于國中時尚未敎居學數百年元世祖入大理就其地
拓之明則廟祀遍于兩迤我
國家運平亂逆登祚席而澤以詩書學校之典概同中州當鄂
尹兩相國制滇陳桂林相國爲藩使培舊添新共立書院
十餘處以雲南府之五華成材太理之中溪稱最著至義
學之在雲南府屬者九十七所武定州屬者十九大理府
屬者四十四麗江府屬者十四永昌府屬者十五楚雄府
屬者七十四順甯府屬者廿三永北廳者五蒙化廳者八
景東廳者十七普洱府屬者三十二臨安府屬者五十三

元江州屬者十二鎮沅州屬者十六曲靖府屬者五十六
澂江府屬者三十開化府屬者十五廣南府屬者八昭通
府屬者二十四東川府屬者二十六共以
十四府三廳四直隸州之境所設義學已至五百七十一
所之多証之他省未之有聞宜乎深林密箐間絃誦之聲
不絕于耳雖上之人有以振之而守牧令長承流宣化之
功宂何可誣哉至童子之進于庠者大學二十名中學十
五名小學十二名或八名府學實廩四十缺州學三十缺
縣學二十缺增缺如之合一督學歲科之所拔共二千五

御纂五經 御批通鑑輯覽 欽定四書文皆頒之學署者他如
朱子綱目左國莊騷馬班史家之文以及昭明文選均能
開拓心胸果以四子書爲經以各書爲緯與良師益友講

貫研索覆篋充裕根抵槃深捉筆可無仰屋之嗟臨文自
有抒臆之樂世說載南人讀書如牖中窺日北人讀書如
顯處看月專不專之分也鄉之人尚其裁之戊辰中元前
五日師範記于江山一覽樓之燈下

時企槃告成四年積勢今喜得釋然鬚已漸白目已漸昏
投溷覆醨吾惟聽之若謂以鄉人說鄉事尚非越俎則區
區之心或可告無罪于桑梓也○武科非古也至以功名
顯者已載入人物茲不復贅況此途終以行伍爲正歷練
多則情僞熟奔走慣則筋力堅武科中遂其自然矣○丁

卯科解元嘉華江川縣人辛酉拔貢戊辰朝考湖北六
北揚中式廖敦行雲南前縣人刑部主事戊辰科解元湯集
雲南寄籍人己巳詞館丁未保山縣人楊本濬南前縣人
人戊辰十二人幾及大省之半皆由我
皇上乘念邊遠加意作興凡滇人士之沐浴
帝澤者宜思各盡其職以無孤此
盛典云

封蔭略

封蔭同爲榮遇而蔭爲尤難其詳備載郡志今試舉其鉄

者而載之明則劍川州段璀以父邑縣令高選殉賽會之難蔭錦衣衛千戶歷陞掌印指揮　本朝則保山縣王瑜以父戶部尚書宏祚蔭員外郎昆明縣楊潼以祖永紹史部侍郎蔭主事歷陞按察使昆明縣魏崢以父臨元鎮總兵鎮國烏蒙之役爲祿逆刺客所傷蔭主事歷陞巡撫富民縣蔡琛以父成貴提督蔭主事歷陞兵備道彌勒縣張廷柱以父耀祖提督蔭主事歷官知府昆明縣南景以祖天祥提督蔭主事昆明縣周岱以父布政使樽蔭現任鎮江府通判

癸丑同考湖北六人皆拔貢承
鈇事沭太和馬公鼎乾隆乙酉同考湖北六人辛酉拔貢
北譚君瑩嘉慶戊辰朝考解元皆出其房
以人事君臣道無以尚之石溪陽文襄清提學陝西拔呂
涇野楠李空同夢陽復薦生　公亡喬公守陝
公景太和李中溪元誠張文忠昆正河西葛澹淵仲選識金文
毅齊均在童試　本朝王端簡宏祚充康熙丁未會試正總
裁得張文端英通海筆文山世康熙乙酉主試福建得蔡
文勤世處趙州李仙蟾雲鵬正丙午主試山東元單公德蘇
海門縣渤雍正乙卯主試湖北元李公振聲會試同考李鶴峯培因乾
隆壬申主試浙江元李公惠城參白蕉卷中新興管希落

瀕康熙癸未同考會試得王公式丹爲會狀石屏張月槎漢
丁酉順天同考鄉試得胡公宗緒幸丑同考會試得儲公大文
爲會元蘇海門乾隆己巳會試同考得錢公琦植州蕺學
耕渤乙丑同考會試得溫公敏嶠峨周立崖於丁丑同考
會試得汪制軍新彭司空元瑞石屏劉石渠經傳庚寅順天鄉
試同考得吳制軍熊光姜方伯悌陽顧太守宗泰蒙自尹楚珍
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得章公詒旸超州谷西阿際叔庚子會試
同考得初公彭齡李公奕疇陳太守春波督學之任尤爲更重昆
明王永齋謙于江西則得師公念祖周公學健景公斯盛蘇海門守

山西則得康公基田石屏羅竹園鳳彩于山東建水傅謹齋爲
于奉天李鶴峯于江蘇浙江昆明錢南園潘于湖南凡英俊
之士無不脫穎而出即爲郡守牧令之司歲科試者亦知
錄取眞材以副得人之選如永北朱珮旭昭以今協於戴
公衢亨冠童子軍蓋其一也
乾隆己未楊公述曾以步輦充讀卷官定莊公有恭于十本
內欽點狀元錢公士雲以少司馬充辛丑讀卷官定陳
公淮入五本欽點榜眼閣學尹公壯圖甲辰讀
南巡與石港相擁鴻臚江浙
銅片而服之遂以名噪倘處錄飲于市醉則歌烏烏大慟

而後去
嘗讀唐採可之文謂南詔之在唐室以儒爲教先彬彬然
與諸夏尚惜乎撰著烟鎖無可搜訪矣又謂由蜀而南馳
七千里逾昆明涉不毛其墟蠻之雄者曰南詔則可爲今
昆明非古昆明之一證至蒙氏時有爨泰爲學士師杜光
庭爨段同音段姓或即爨之所改歟
乾隆乙巳嘉慶丙辰兩舉于鄉宴滇人之與此者前則尹封
翁均年六十九李遇緒穉年六十八時 先大人年已七
十有一謁選日減注十歲逐致部駁 先大人手作詩解
陽王簿楊公溥入籍涿州其子兆棠官南河州同

云孫恩干與憂稱職石碑廳諮以甲辰計典方過也後謝侍御清問年六十四楊武令名馨年甫及六十前後寬嚴之不同有如此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太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倭氏日侍湯藥無効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倭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囘生

人物補

張端嘉蒙化人踰冠即舉康熙己酉鄉試癸丑吳逆梗化屢以僞命迫之逃入水目山爲僧滇平始返初服歷官浪穹石屏儒學升知澧縣九十餘乃終公善書工詩書學晉人晚年尤喜寫松鶴稱爲得神逸西風雅之彥實以公爲首云

楊如松保山人雍正甲辰進士分兵部由主事歷升郎中擢御史公性警敏熟錬機務在樞曹日檔房失火卷案全燬公以筆疏之後從各署移提底冊咸相符合堂官倚如左右手旋以貼班失期部議降調卒于京邸葬通惠河側

錢汝霖昆明人由乾隆癸酉拔貢中丙子鄉試官山西平魯縣調鳳台升潞安同知擢守榆林以艱歸遂不復出僑屋而居其苦有過于寒素者公性敏而操潔鳳台人至今思之岳陽謝永濟升祖豆之永昌陳公國勅與公同榜亦官晉之岳陽謝永濟升平陽同知服闋後補丞雷州旋升江西袁州府爲和珅所中勒令休致抵里即避居巖谷足跡不至城市卒時甫踰六十

尹英圖字北牖廩歷見前其容恩施日募鄉勇五千餘隨經略額公勒捕逆匪縱馬追殺得勝而還額公把其臂曰何物書生雄俊乃爾使武職盡如子何患賊之不平北牖益自奮賊屢思得而甘心輒以智免蜀之奉節爲賊所苦紳民來乞援星馳赴之三戰賊遁去奪回被難老弱數千口中有少艾百餘人乞援者欲以奉北牖北牖叱而卻之諸婦女伏地泣不肯起詢其故則廬舍已燬骨肉已殘北牖引奉節令周君謂之曰吾與君皆若等父母今既無歸可擇邑人無妻者相配並計冊存案三日方畢始引軍還楚後升施南府戊辰冬以薦勒休于與公同病亦于是歲入計典嗚呼予何足論以北牖之功雖開府無愧乃

爲疾所厄蓋天也

典故第一册

禹貢

史記

班固前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

常璩南中志

宋祁新唐書

諸葛元聲滇史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又胡瓜反(疏)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華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波(疏)傳岷荊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皆山名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傳)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又作鋁鄭云章音盧和如字又作鋁鄭云和讀曰洹洹治直吏反下同(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疏)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田地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下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傳)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

天結反鏤蔂豆反（疏）（傳）琱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琱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熊羆狐貍織皮（傳）貢四獸之皮織金屬。熊而黃貍力疑反屬紀（疏）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麗屬也舍人曰麗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氈孫炎曰毛麗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傳）西傾山名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沔水東南流爲沔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倉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大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自所治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疏）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大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亂音謂（疏）

按黑水即大金沙江詳載旅途及藝文中蔡即蜀之峨眉旁有蔡戎故名蔡蒙即滇之蒙岳東夷語坡陀爲和則滇蜀皆是也周合梁于雍已引入王畿大抵秦蜀滇與今之西藏皆屬雍州緬甸自古近交趾當屬揚黔近湖湘當屬荊益州乃漢所益史漢猶得其略至宋人坐井談天愈辯駁而愈支離可發一歎矣

史記相如爲即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莠之別種也音狄遒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周興法軍興法也誅蒙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臣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隈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害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賞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備使者不然廢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舉如覆米簍縣著桔槹頭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顧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又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豁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恐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非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奏請夷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上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爲孫水作橋以渡）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子天子大說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浸潤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揖風之所被罔不波靡因朝再從聽定篆存邛略斯榆舉葴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始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因論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讌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陁陊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壅鴻水決江疏河滮沈澮畎徐廣曰澮一作滅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脾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蒲也一作膝音奏膚理也胈音愈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琐握齷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交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棄捐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盥夫爲之垂涕徐廣曰盥音戾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徼牂柯鑲零山梁孫原劍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還邇一體中外禔福徐廣曰禔一作祗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騊駼玉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鵠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嘆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從因遷延而辭避

相如既至滇于是滇王嵞椎髻跣足西南夷君長以十數滇最大邛都最小近蜀者頗受蜀郡徵守令枸醬竊出商賈以通滇蜀滇蜀民或窺之得其筴法以爲利邛筰以西北君長以百數冉駹最大白馬最小其地方可二千里皆氐類也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最大嶲昆明最小其地方可千餘里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亦頗產牛馬金銀及採牦牛尾饒旃罽此皆巴蜀四郡外蠻夷也

相如既還于是滇王嵞椎髻跣足西南夷君長以十數滇最大邛都最小近蜀者頗受蜀郡徵守令枸醬竊出商賈以通滇蜀滇蜀民或窺之得其筴法以爲利邛筰以西北君長以百數冉駹最大白馬最小其地方可二千里皆氐類也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最大嶲昆明最小其地方可千餘里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亦頗產牛馬金銀及採牦牛尾饒旃罽此皆巴蜀四郡外蠻夷也

帝登三王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鵠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嘆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從因遷延而辭避

相如既至滇于是滇王嵞椎髻跣足西南夷君長以十數滇最大邛都最小近蜀者頗受蜀郡徵守令枸醬竊出商賈以通滇蜀滇蜀民或窺之得其筴法以爲利邛筰以西北君長以百數冉駹最大白馬最小其地方可二千里皆氐類也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最大嶲昆明最小其地方可千餘里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亦頗產牛馬金銀及採牦牛尾饒旃罽此皆巴蜀四郡外蠻夷也

若水即金沙江孫原在永北元謀間斯二人要必先有所得而后親賢慕道如是其切也惜乎列組歌合錦賦及賦心四卷俱無可考矣彼炙名儒之光而并髦視之者不爲盛張所寫笑哉

西或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地名在牂柯縣屬犍為）
數滇最大（師古曰地名滇池因為名也七賢音顯）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形也陸賈傳及賈誼傳皆作魋字音義同耳此下）
耕田有邑聚其外（師古曰聚謂村落也）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同師即今之嶲州也昆明縣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
皆巂類也（師古曰巂音髓）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隨（師古曰）
畜遷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
莋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師古曰）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師古曰）
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郡）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師古曰）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師也）
秦時常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釣反）
或竊出商賈取其邛（師古曰）
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普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晉拘音矩）
以為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尤辛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
不酢今名果則有之食讀曰飤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何反）
江中（師古曰）
由此而來也）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如以

中郎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蜀當是時巴蜀
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師古曰饟饋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餒音乃罪反離遭也
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狀還
言其不便及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
西南夷爲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
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自便就且後棄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邛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卽天竺河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
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
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隙間指
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迺留爲求道師古曰嘗試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
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
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
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罷不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罷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倘南
粵南粵已臧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
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兵反殺柏侯再騶皆震恐請臣置
吏吏邛都爲粵雋郡在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
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約束諸侯風諭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邑同姓相
侯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然音直連反
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
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其旁東北
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東衝事漢舉
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
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三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雋
柯談指同並等三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傍遣水衡都
尉發蜀郡犍爲發轅命萬餘人師古曰犍音其偃音於建反轅音于元反奔命船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將
壁辟胡不進襲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

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征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半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騶邑君長公民擊成者師古曰鉤音鉅于斯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歲謂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太鴻臚田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工衡反俞羊朱反爲縣師古曰俞音踰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適遣太中大夫蜀都張匡持節和解興等莽從命刻木象漢使並道安射之壯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宜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與悕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與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固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吳孫武也賁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也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安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徙鉤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其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與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振怖爲壘立使奇兵絕其糧道縱反間以誘其衆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還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邑都有盜賊復以立爲

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爲天水大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衞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簒位改漢制貶鉤町王邑爲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胡甘反柱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民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嚭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太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王顏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拔昭帝以下乃班固自撰前皆直抄史記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周文王師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楚之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蒟醬後揃剔分二方卒爲七郡尹束皓上檀默齋云同是楚人滇較遠采詩知不薄菰蘆默齋詮之與故自在諸史中惜不考耳

後漢書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鼎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并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其地爲益州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鵾鵜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采色之富人俗豪怏怏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卑亦皆叛殺署吏人莽遣嚭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克而還已廣漢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

通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閒蜀平後爲鎮蕃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棟帥棟蠶與姑復樓榆掾棟連然滇池建恰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姚巂縣屬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朱提郡也朱提音殊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永昌葦水一名若水外紀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鹽牛數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云五月渡瀘吉其艱

醫也稱說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據其高巖窮穀斬二十餘
與棟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諸伝
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
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
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資之因名不韋縣屬益州郡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
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 漸棟鑾融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
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
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并駕降
白烏兒始興起學校漸選其俗豪帝嘉平五年諸反叛抗太
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輪討之不能克朝廷以爲郡在邊外蠻
夷數背叛勢師遠役不如棄之永嘉之亂掾巴郡李融建策討伐乃刺
融益州太守與刺史龍芝發仮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融率
後夷人復仮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
漸以仁惠少年間米至數千云少年未
哀牢哀牢其先有婦人名曰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
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
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惡何在九子見龍爲走獨小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
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祇而點遂共推以
爲王後牢由下有一女子九隆兄弟皆敬以爲

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滄水也　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毳解見李恂　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蘭干細布華陽國志　曰蘭干猿言紵　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　華陽國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柯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績以爲布也　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華陽國志出　銅鐵鉛錫金銀光珠　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郎江珠也　虎魄　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土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虎魄今太山有茯苓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　水精瑠璃　水經注曰永昌有出水精狀若桐柱有光則風雨祭有失則風雨孔雀　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當三月用五牲祠禱三日乃入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　形若狗而大面頭頸攪海水成虎魄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孔雀形狀妙麗如婦人對而鳴人言音聲如嬌人翡翠　鄧元水經注曰翡翠鳥大如燕赤黃而綠色雄鳴曰翔雌曰翡長尾赤喙足青背上有文彩翠毛可以飾首　犀象　華陽國志曰永昌出犀象猩猩貛獸　鄧元水經注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爲屩數十雙相連結名守乃呼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履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宇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牽到牢思賦云猩猩猩猩啼面就捨者也皆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出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貛大如騾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碾志曰貛色蒼白其皮溫煖　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華陽國志　光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持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白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巂pos

二丈頭特大遥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兒頭上蠆飛在牀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合抱根責姥蛇遂吸殺之合門大小悉見令又還怒殺出就姥云在牀下令即塡地合姥姥乃感人以靈吉壎令何殺我母當爲相報儞此後每夜輒見蛇驚語汝頭那忽誠魚是夜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方門十里與城一時俱陷湮爲淵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之以爲怳相贈焉後復有風震輒居宅側悟靜無他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擇水伐之自爲越獲郡嵩水源出今酉南嵩山下剡書地理志曰嵩唯邛都縣今其越嵩水以留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岡山在今褒州陽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誅拜南之荒深黔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庶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祥柯相類蒙帥傳益州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鑿斬嶲二百餘人繪漢書志曰蘇巂屬益州郡嵩唯屬越巂郡

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懷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爲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

作補夷者武帝所開昌爲荏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向劉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蹈折跡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按僊不死山圖追隨入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莽年後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昌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酺梁國甯陵人也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昌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昌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

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曰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韓詩辟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雖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昌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咏山汶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還各也有長賓苦揉六度之難陽阪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爲母易今邛來峭危甚於岐緜貢老幼者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禽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幷上其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

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摹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義土地墝埆墝磽籍食肉衣皮阻蘇邪黎不見鹽穀蘼蕪沐浴漸仁義之道譯傳風俗言語小異大漢安樂夜拒是漢攜負歸仁路仁襁優觸冒險狹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嶺嶮傷狼藏幄緣崖磻石扶路側緜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髮雒父子同賜捕菅菌晁懷抱匹帛懷橐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救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昌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菆等逐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

外汙衍種分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
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
顏野王曰毦結毛爲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譯號爲君通
邑今烏攻弓梁上纏毦也與
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巂郡）殺長吏益州
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
縣如太守秩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吏民延熹三年蜀郡
三蠻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出
皇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巳蜀郡屬國爲漢
嘉郡

范蔚宗曰若夫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珠玉金
（虎魚之類）碧珊瑚
莫不罕怪表麗離被宮幄焉又其實幢火毳騶禽封獸
之賦蚪集于內府（火毳鄂火浣布也騶禽鸚鵡也封獸象也
火然火中有鼠毛長二尺餘緝以作布用之若汙火燒之則清潔也）夷歌巳聲殊音異節之伎
列倡于門外豈桑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遠者泰重
雖附阻嚴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濩邑落之外不
可景極然其凶勇梗算薄于羌狄漫暴之害不能深也故關
守永昌望自遠離至今成都焉哀牢夷鹿茸毦不得不
歸中國故旨擊自逢蹏 庾午
天中日師範補述

教曰張裔府君如鍼薖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縛與吳於
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遥用閻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闔
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畔恂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忿雖巫
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巂大守巴西龔祿任安
上縣遥領郡從事蜀郡常頠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闔
闔荅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
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頠至畔恂收郡主簿考訊褒曰官欲得烏
頠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闔闔使建甯謚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
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蹏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

不夷以爲然皆從閻遜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歎
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
牁李恢向益州以健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
旄牛定筰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幷討之軍卑
水定元部曲殺雍閭及士庶等孟獲代閭爲主亮旣斬定元而
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
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
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
擒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

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
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巂置雲南郡
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軍號飛口分
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
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
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大貪貨
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得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
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
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

郡太守犍爲張翼爲都督翼持嚴法不得殊俗和夷咸叛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修攻戰方略資儲羣士懼翼曰吾
方臨戰場豈可以細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滅胄蜀
賜翼爵關內矣忠在南荒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
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
又以犍爲楊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闔宇爲都督南郡
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毘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
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漢安之及晉世因仍其任時

交趾不附假弋節遥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
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襲領其兵和諸姓晉
以巴西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邨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
嬰因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寧州嬰爲刺史
咸寧五年尚書令衞瓘奏兼幷州郡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
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
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
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
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

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令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首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仟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夷乘馬幡蓋巡行安邨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

校尉至齎以呈詔動亦如之殺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徙雲南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甯太守巴西杜俊來提太守梓潼薛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朘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部曲致詵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予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大安元年秋詵叡猛逐俊以叛猛遣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桎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殺討破之斬詵首叡走依遑耶五苓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

參軍秀與屢戰討食糧已盡人但茹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
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劍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遁劍領州府事
殺故吏毛孟等詣洛求赦至欲自列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
以劍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諡曰武
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容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
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甯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降四年
乃至遜舉建甯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
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泰臧長周旹合夷叟謀以趙濤
父混昔爲建甯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幷殺濤夷音莫不

惶懼長劍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縻雄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
一旅官民虛弱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厭亂漸
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
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
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封發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
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甯爨量與
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恢保與古樂南以叛雄遣叔父驤
破越巂伐甯州遜使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遜遣指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爽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始王西洱河蒙舍詔兵最彊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永昌姚州乞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次王西南蠻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猶卿爾也官曰相獨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朝儀長入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大

軽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獨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獨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奇副曰繕覽小府主將曰幕捻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丸由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二十雙以是而差此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旻佉直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載朱纓盤負扉韋銅盾而跳走險如飛有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其蠻酋在蘭滄江西男女勇捷不懦前騎善用矛劍短甲敝胸服髹盤皆插旄牛尾馳突若神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六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大

酋長酋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刑罰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酋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驗夷語驗若州曰雲南驗曰厓驗亦曰勃弄驗品澹驗遵川驗蒙舍驗大鹿驗亦曰史驗苴咩驗亦曰陽驗蒙秦驗矣和驗趙川驗祁鮮山之西多瘴歐地平草冬不枯自苴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鱴以栝鱴生閩二旬而蛻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鱴剖波羅拐實獸如絮紐纑而幅之贋驗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瓢減竈

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郡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之欲以米潘七年可御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紲莎糜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王出建入旗紫若青白旌雜雲二有旄鉞紫纛之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嬪妃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六旗絳旌自曹長以降繫金佐莫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爲髻髻耳綴珠貝瑟瑟從治大和城次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異故

悉虎魄女蔑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蔑和之號鵝鬬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酬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牛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復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閣羅鳳

欲戰將築京觀逐北臣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誓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蠶飼者尚不主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閱羅鳳因之取嶲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巂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若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則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

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搪捂大歷十四年閣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幷力一趨茂州踰交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郲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于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

牟尋衆斬首六千級擒生捕傷甚衆顒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堠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嶲州破爲所虜閣羅鳳重其純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皐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皐皐即以元四年也皐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

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皐帛書曰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申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恆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諭訶吾使浪人利羅式耽賊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訶吾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訶吾遍城于鄯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

審委和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加諭生賓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幷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八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戕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成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

能爲疆此西南隅永願天兵討捄立功云且贈皋黃金丹砂皋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表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

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謂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高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鹿順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鏤玉柯兵衛鉦鼓路陳異牟尋令金甲蒙虎皮執雙鏘翿

翳干左衛大象十三張手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寮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瘢録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太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樂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畧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

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氈双生金琵琶牛黃琥珀氈紡綠冢屋越睒統倫馬鐸鞘者狀如矮双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或人尤寶月以血祭之氈双鑄時以毒藥并冶取逆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鏃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僅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滇昆由西爨故地破苴蠻掠弄棟蠻濮發蠻仍興贊普死新君立棄擯廢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綏舉兩全愈時速而無功今境土兵士備徒歲長馬得營皆在檣州堀阪

子衣緝孔父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鋼共討川叶羅皮鐸羅望既失邆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號劍羌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賭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須淫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蕃大臣茫抵皆自曩貢川分三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檣州異牟尋與東共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骭以緝布繞腰出其餘垂後為飾婦人披五色婆羅籠象縷如牛養以耕耘

蠻磨些難測懼為吐蕃鄉導欲先擊之泉報檣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堡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棟縣白蠻種也共部本居弄棟縣鄯地昔為哀州有貢領為刺

經略使懷柔平巂牟尋乃徙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叶蕃融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援融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擊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卜貢川一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前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死贊普殂亦請忠義降于是虜氣衰軍不振欽徐濫錄至鐵橋南詔尋其水大多死乃徙納川望以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搗角亦不敢圍南詔皋令免按兵搗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

戍吐蕃從野戰數北勁也至瀘水遣論恭熱誘須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續酋潛與南詔與皋部將杜畏羅狙擊斗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首百級虜保鹿危山畏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于時康黑衣大食皆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協州忠未艾常為兩頭蠻挾虜為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薦飢方葬贊普調欽頓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為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資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巂州以絕南詔皋即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堠蚤欽

田邪龍突來可困虜入皋遣將五加毘以兵萬人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請皋曰宜聲取巂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都分虜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甯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屬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罔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塚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

不能克乃班師長武鄜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仍獲長多帝遣中人尹偕慰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勸龍晟立喪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利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為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為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趙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苟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

節臨州豐祐遣洪成酋趙龍北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鄰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嶲巔乃悉衆掩邛戎蕃三州陷之又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嶲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撾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江次織與中國埒明年正裴請罪北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和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擾自私以斗鹽易一斗爽人怒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州又破鄰道節度使朱鄴往討軍南詔鄴先期至朱勤守然朝廷不悉也

猶戚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傑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邺又詔書乃賜故王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邑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宏源兵少不能抵奔巒州南詔亦引去詔嚴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數咬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鬼杜悰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幷詔驃信以名嫌卅命未可

衆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鷰州移不行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縮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侵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詔由獨可當一隊邊繼之人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縮洞與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襲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憾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屬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恃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其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即建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裴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忮貪克峻條令爲炮烙剽劫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即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北兵五千屯邕州嶺南章皇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聚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下八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儕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

龍城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圍宗死

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荊南兵入東郭苦戰斬南詔二十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嘗幸不豫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遣人多客伏溪洞詔所俘招還漸鄙之免安南賦入三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

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黔州以擾西南西川節度使嚴郢率屬望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倉刺史喻士珍貪猾陰掠兩林東鎮口縛高貴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癘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罷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募侯牧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取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巒酋燒貲帝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以范脫哥爲安南都統趙詭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鬬馳其將

張詮李惑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兰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脫哥諸眉土酋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皇帝奉天命敕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譯不決福怒命武士梓扉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兵萬人即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涪邛州功乃千里綏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倉刺史喻士珍貪猾陰掠兩林東鎮口縛高貴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癘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罷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緩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鬬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濤尤海兵五百往戰三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嶲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瀘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冏陵榮間焚廬舍掠糒

嘉州刺史楊慥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皆擊王師殺忠武將趙慶師悉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湧自勃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湧信之語未半蠻梓爭岸譟而進湧不知所爲將自殺武甯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湧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湧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酋龍進攻成都夾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湧遣其副王偃中大張思廣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湧復遣副

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湧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結蠅營恬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則冒箕盎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糜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竺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湧治攻具藺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笩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楯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攸欲鬬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讎成之辱因紿約好且謂湧母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

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大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三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求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諸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戍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即積薪火于壖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輒仆之燎作少選盡蓋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會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宣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匹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刻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聶郤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戰毘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線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矢射王師威疏軍行繼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舁主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即斷梁接隆綏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於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巳功乃拔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陴刻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蒔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槍連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難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線復寇蜀組舟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郤之衆循河而南夜浮江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爲景復所敗會蠻遣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線欲上書天子白宽事成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線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驛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憩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録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蛇雀大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禽乎比成都以武備未

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毘橋沱江之勝積尚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彊弩二百鎚斧輔之勢乃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掫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豹新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咯爾爾來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倘乃晝夜戰不十日憯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持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躡險薄賊況彊夫烈士哉爾祖嘗效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願

臣之何恩雠之哉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皆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驕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坦綠至新津而還間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檥奔荆南會僧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改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略邛雅間破黎州入邛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饋窮罥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滿月悶精騎五千逐蠻至大渡河奪鎧馬誅酋長五十斬之收功碑關復取黎州

南詔遣還駢召景復責其渡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擢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大震自南詔拔天子敷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淨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攜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若干人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延心盟未魯持等爲間築戍駢馬湖林源川欲襲河宕城刺史段俊料精銳

爲平夷軍南詔氣奮酋龍志驕復阻死爲讎景莊皇帝好法制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敗獵翻逸衣絳紫錦屨鍍金帶國事頗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珑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讜請修好詔使者荅叢末幾蔑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郎崔澹醜其事止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游謀兼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從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辛讜還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視到善闡府見數十酋長子擁絳服少年朱緌約髮與客伽陀酋孫慶曰此

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鉏以示乃除地剌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驟馬逐風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侲子捧瓶盂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駰徙節鎮海劾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慰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蕃鳥獸恣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慕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蘇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遠處荒可不小蠻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斷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彊故襲安南陰之春誘裒奔邕府茂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秉政與宦盧琢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甚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納未終甲訹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驛信再拜稟慶之使驛館答拜其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

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械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蜮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僚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變力以問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議有北兵七萬首崖相衝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邕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靡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皐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內使霍弘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氊罽白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朏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僞諡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

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邆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爲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師範曰此宋景文唐書中南詔傳也蓋撮焚綽袁滋冊徐

雲虔之所撰而成文宏深奧衍古色斑斕獨惜修志者拘牽俗例采掇多遺茲特全錄之以關固陋者之口又查權德輿異牟尋授冊禮畢賀表云中使奉宣進止節度使韋皐奏得

冊南詔副使龍顏狀云異牟尋以十月二十七日受冊禮畢迎候祇應皆竭深誠又冊命之時天宇清朗者伏以聖澤所覃殊方郎敘奉使臣之禮達稟綏懷當錫命之時盡其誠敬變西南陰晦之候感天地休嘉之祥此皆睿渥遐宣上元降祉永甯萬寓守在四夷臣等忝備台司不勝大慶謹奉狀陳賀以聞時貞元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先是李泌亦諫德宗云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撻之使叛招雲南則可斷吐番右臂乃繼韋皐者俱貪懦遂釀酋龍之變入成都襲安南而唐迄不振人材之所係重矣按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之入朝迎主也以帝既遣使許婚且以宗王重其事乃止而酋之堂堂中國作此狡獪其可鄙甚於降女至鄭回降而異牟尋棄吐番士珍降而李自考爲內應相去豈第什百哉庚午夏倪迂存囑補權公文並爲書此

皮羅閣承父志欲併吞五詔遂與張建成謀之建成曰蒙舍越析遠隔異壤欲越三浪而取之（浪穹遝賧施浪總名浪人故稱三浪）勢難且二詔強大未易服宜先假通好後引弱兵力攻三詔三詔歸我二詔不足平矣皮羅閣深然其計

建成又曰六詔同爲唐臣非請于朝廷廢之恩見討今劍南節度使王昱奸利先賂寶貨必爲我請然後動兵無不濟也乃令人賚金寶厚賂王昱密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

皮羅閣既得朝命先密遣人說二詔蒙舍酋首死無子弟

法陽照立陽照死照原嗣其地連吐蕃嘗慮虜侵之而南詔方以破吐蕃受賞只得從之以子原羅爲質皮羅閣又遣人至越析請好越析詔波衝也地最廣兵最強素爲南詔畏忌而波衝妻美而婬豪酋張尋求烝之爲波衝所覺尋求懼誅遂與妻謀殺波衝王南詔使鎮陳其事皮羅閣曰此弒逆大故朝當自討之無庸吾力即以聞之王昱且曰請節度至姚州召而誅之一夫力耳王昱用其策嚴兵臨姚召尋求至鎮數其罪殺之尋求及首領已下幷安平好遣書招不多及

皮羅閣既破浪穹遣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破之咩羅皮率其部復入

贈憤南詔奪其國力不能爭乃持故王所

寶鐸納東北渡瀘邑（邑雙舍也）又使部酋楊堕居于龍陛河縻百里

河東北治兵聲欲報復還其故土

皮羅閣聞于贈叛去遣兵追之于贈樹壁攻不能克張建成曰

此穹寇也今當有事三浪姑緩之皮羅閣乃回兵取浪穹浪穹遂睒相去止十五里及咩羅移邆川治大釐城與浪穹遠隔河水皮羅閣恐其救浪穹以好言慰之咩羅皮惑之不來援浪穹詔豐時也時已死偽子羅鐸羅望爲浪穹州刺史南詔兵至與戰不勝羅望挈其部堪保邆義督羅磐城

（即波州今劍川）更稱劍浪詔南詔遂幷有浪穹之地

先是元宗勑首領鐸羅望書曰勑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那傍時姻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遠聞徂逝深恰于懷言念邊人必藉綏撫又遏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纘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逢奚守珪計會就彼弔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幷賜綾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幷安平好遣書招不多及

皮羅閣既破浪穹還兵乘咩羅皮不備以輕銳掩襲大釐破之咩羅皮率其部復入邆睒據鍾山之險令人約浪穹施浪之衆

合兵以拒南詔
此時施浪因勢孤弱又令族人施各皮據石和城互爲羽翼而
皮羅閣始出兵時先令子閣羅鳳引精騎攻虜施各皮施望
欠孤立故欲與咩羅皮合兵攻南詔然遼歛浪宮皆喪敗餘燼
施望亦懾息游魂南詔大兵臨之三浪望風死解兵谷矣敗南
詔席捲遼歛咩羅皮走保野共川而死其子皮羅鄧于川東十
里築城自固
施望欠既敗南詔以兵脅降其部望欠不敢歸蒙夨和村將攜
其族屬北走蕃又恐爲追者所獲問其部曰南詔何好或曰好

色君以愛女獻之必免望欠乃以族走永昌獻愛女以丐和皮
羅閣許之望欠波蘭江溺水死其弟施望干走吐蕃吐蕃立爲
詔納之劍其與鐸羅望等雜居衆尚數萬人
皮羅閣破四詔惟蒙舊尚未加兵已而王照原衰明子又賈于
永昌國中無主部下將別立宗爲南詔謀曰王皆更立強明蒙
舊不易圖矣不若歸其子因令人隨往乘便圖之於是遣兵送
原羅還國原羅歸衆其立以嗣其父居數月送往兵士劫殺照
原南詔遣兵應之遂據有 越舊今建昌 而原羅復歸永昌自南詔
併有蒙舊而土地開闢遂與吐蕃接壤乃使白蠻戍黎溪焉

曰是四節當亦紀勝相沿成俗云
南詔始爲此謀人無知者惟鄧賧詔妻慈善逆知其謀止無往
詔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詔臂戒之而去既而果被焚佯
曰五詔醉失火焚死灰燼中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舁夫
屍而歸南詔聞其賢智欲逼娶之且曰爾來以汝爲進武 進武夷言
妃也慈善佯許俟葬夫百日乃嫁葬畢遂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
之應曰某非忘夫者三月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于座
竟以餓死端坐而卒臨卒曰吾往訴夫冤于上帝南詔聞之慚
曰幗逼此貞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 在鄧川州治東

師範曰皮羅閣計併五詔惟此備述其始末較別傳獨詳蓋
本之南詔通紀耳今思其故王昱即已得賄苟奏而不許皮
羅閣雖狡曷敢有越厥志哉大抵國家之于邊隅勢分則弱
而易制勢合則憂而難圖手利器而授之以柄傷人之患在
所不免惜唐臣竟無諫沮者張建成喜州人開元初以貢使
入唐都備蒙優禮由西川載佛歸創道勝寺以奉之在彌渡
城南二十里去亭居最近今已無知之者丁卯八月記于生
岡佛院之燈下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二冊

馬貴與通考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楊慎滇載記

邵遠平續宏簡錄

顧炎武肇域志

檀萃詔史補

高岱鴻猷錄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通考

後唐同光三年既平蜀魏王繼岌奏齎書招諭南詔蠻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彥楷等雲南使回嶲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甲晚差大鬼主傅能阿化等來朝貢明宗引見加其官遣還二年七月遣使入蠻九月西川奏據黎州狀申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幷雜詩一卷遞至闕下朱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

爲界使欲爲寇則不能爲臣則不得橫山有寨宜管以西虎頭關九十里險甚所在把握峒丁結聚道路荒僻大理羞不通於中國皇祐中儂智高敗奔大理其國捕之以聞熙甯九年遣使貢方物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三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慕義懷來願爲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置局於賓州六年遣進奉使李紫琮等過鼎州請詣學瞻拜宣聖像許之遂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閒請讀御製舉劾首七年至京師貢馬及麝香等制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賜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

因欲進奉及貢馬事上曰令貢馬進奉可勿許彼之進奉實利貢馬但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六年廣西經略司奏大理人使進奉表章國信及象馬約五月至橫山詔所進方物除不受外餘驛付行在仍計價優與回賜章表等遞遷降勑書回答

師範曰王莽一揮遂以域中之地棄之域外說者謂宋之積弱已肇于此然其時北拒遼西拒夏交廣亦多煽動惟滇徼寂無聞焉以較漢唐之勢鼎沸糜爛不可收拾古聖王守在四夷藝祖所見未必盡爲矣策也善夫蘇潁濱之言曰蠻夷

援邊求利其人非有大志皆可招徠愚嘗觀西南徼外諸蠻而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蓋于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夫蠻夷之民窮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縻之于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自庇其民而莫之禁窮困無聊難以告訴故其勢必至于解仇結盟攻剽踐蹂殘破而後已鋒鏑之間而使其志之得伸也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若果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尚誰所激怨而爲此哉跋通典既竟並錄此論守邊者其鑑之

桂海虞衡志

大理南詔國也本唐小酋蒙舍詔在諸部最强故號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爲一受冊封雲南王至異牟尋封南詔王至酋龍而稱驃信改元自稱大禮國今其與中國接乃稱大理國與唐史禮理字異未詳所始大理地廣人庶器械精良前志載之詳矣邑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槃水通大槃在大理之威楚府而特磨道又與其善闡府若相接自邑州道諸蠻獠至大理不過三四千里產良馬可與橫山通北梗自杞南梗特磨久不得至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觀察得蕃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

三字爲名凡二十三人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皆有法五臣註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亦史加註都大本大般若十六會序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歷百家書之類及須浮量鋼器弁椀凝即嶺州浮梁器書梁作量琉璃椀壺及紫檀沉香冰甘草石決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藥稱利正二年十二月其後云古人有厚往薄來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已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若聞天于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者豈不習夫子之言哉續綴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當未會意

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語其人皆有禮儀擎誦佛書碧紙金銀字相間邑人得其大悲經稱爲坦綽趙般若宗祈禳目疾而書坦綽酋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邑守犒來者厚以遣歸從南詔地極西南當爲西戎尤邇蜀都非桂帥所當鎮撫師範曰李觀音得特大理細民挈貨行賈殊非奉使乃于橫山之書兩引夫子六經語孟已家紘石誦矣利正段智興僞號先是段正純國相高泰運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正嚴遣李紫琮李伯祥貢馬並五花爨弄其臣自蒲氏外無從考錄而高逢楊淵海俱執節于段功忠烈咸有奇嘉者蒙氏于

唐高宗時細奴羅兩遣子羅晟入朝羅晟嗣襲勳武后皮羅閣朝元宗其孫鳳伽異以入朝授鴻臚卿沒棟川獻捷封高溪郡王尹求寬左散騎常侍其他使之官勞封拜備載唐書清平官有張建成張羅定等皆巍州人物蓋以加焉雖王嶲韋皐開邊之功不過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迺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瀧玕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僞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

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繼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詰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僞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於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强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

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旣併五詔乃下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陀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陀取夷州三十二陷巂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　卽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

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神國門之外明年號曰贊普鍾十三年劍南詔後寻寇將兵擊之爲蒙氏所誘拳軍沒爲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閣羅鳳立　閣羅鳳之立當玄宗天寶十載改元贊普鍾七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　史城今嘉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牟鹽苴咩　今大理也國號曰大禮自稱曰東王僭

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爲東嶽在今祿勸州一名雞足山一名雲龍山有十二峯皆峙拔其山青共合爲一銀生部曰界蒙樂山爲南嶽在今者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一天帝駐天女處　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岡東臨潞江西臨瀾川左右有羊川名爲淸甸草卉貫四時不凋瘴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瀦甸爲澤時欲歸來高黎共土雪夏秋欲歸來奈瀦甸熱春時欲歸來囊中資糧絕無在今麗江一名鴛鴦山其山九峯雪積萬仞千里望之若在虛尺與劍松州諸山相接也以熙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劍

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比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甚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皐乃爲書遣尋敘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須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汝曰皇帝忠皇唐對曰政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謚孝恒改元上見龍元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謚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羣顯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趫政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邊境者變衣食之由是盡得蠻之情狀及襲陷邛戎巂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啟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皐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嶲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死子隆舜立改元建極　隆舜以唐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謚孝哀改元道生　勸龍晟以唐僖宗乾符六年攻雅州聞高駢敗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巂死於景諍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者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僞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立改元建極　隆舜以唐僖宗文德元年立僞謚孝德改元順天　隆舜相承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　隆舜以唐昭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送請

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冊和元年上表欵附
三年以宗室女妻之 後內變失道爲豎臣楊登所弒僞謚宣武
子舜化眞嗣改元二貞明羣耶舜化眞之立以唐昭宗乾寧
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部王建言小叟不足辱詔
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
其國追謚孝哀蒙氏 自細奴羅至舜化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
年而爲鄭氏 鄭買 嗣本唐鄭圃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
光化五年旣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
僞謚德桓子昇嗣立 政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

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增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
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眞祐曰初歷死僞謚肅文子隆豐嗣
立改元天應未幾爲東川節度使楊干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
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蒙氏清平楊干眞旣殺
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
大天興立僅十月干眞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干眞旣奪
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
咸怨通海節度使段 思平興師問罪干眞不能禦走死楊氏立
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

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
干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昂甸波六村又得神
驥於謂鏡湖 在雲南縣正南大波納是也 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
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二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
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巖松樊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
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擬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
兵其軍師董迎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
子兆也玉擬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
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

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
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
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謚文經武緯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
立未幾死僞謚慈聖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
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謚慈聖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
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僞謚廣悉傳于素順素順
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因兵威敗滇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旣平蜀欲
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
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

以兒臨奕嚴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　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　明治死僞謚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眞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啟乾興死僞謚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死僞謚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僞謚聖德傳子素興　素興以宋慶歷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歷四年立改元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謚憲宗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

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襲死士挾太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至德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甯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　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逆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　壽輝連義之從子　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純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純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棚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謚憲宗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

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甯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僞謚亨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甯宗開僖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興智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

漸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十五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為摩訶羅羌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二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闍會川建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姚安）及仁德府（今鶴慶）功錫虎符為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擒元帥伐麗江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搆隙至大三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肇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肇庖人刺肇以其首獻梁王王弁庖人戮之王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為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為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惡亂功謀于貢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衆再戰復勝殺良氏驍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田登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輒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蘅妻之為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帝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蘅妻之為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帝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谷金馬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啟疑於平

章密召阿醯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
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
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叔人定私語平章曰我
父忌阿奴顧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
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嘗爲我棄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
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迎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醯
主聞變失聲哭曰誰瞋燭下纔溝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
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
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憐我一
生蹈襄彩（錦被名也）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不歹不
也）雲片波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
坐細思量（肉屏髀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
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
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
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祭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
淵海之才絕意欲爲已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樽
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

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
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咎
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
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
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婺二奴奴再贅華黎氏
婺又可配阿醯妃如此事諧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
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
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丈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
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眼鴻溝後成

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
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東髮間母
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
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
滿目潛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
走頻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
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
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
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竇聞明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

眞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而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
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
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
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鴆黨屬悉
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頗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
大理乃唐亥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
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
年一大貢友德怒梏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
元祖親征祇緣善闡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國大明龍飛

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
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
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傳沐二將分
兵宵緣點蒼顛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
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歿其三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
曰爾父實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武昌衛鎮撫
次子名歸義授鷹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
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頗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
葉取愜心二千年往事已撮其要

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逸史氏曰史稱西
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
尚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
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
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廿
心焉以無用戚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
余嬰罪投荒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遂也問其籍於舊家有
白古通玄峰年運志甘薯用爰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
讀其可載者盡盡此矣滇爰於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
元以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薔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
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
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
此干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秘文緗紳罕睹況荒
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
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
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爲滇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而述二司馬
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大理古昆彌國本苗蠻雜居當禹貢梁州南境殷爲鬼方周爲百濮武王陣于牧野帥師來會戰國時楚頃襄王使莊蹻將兵定滇池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按滇池地方三百里周廻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滙爲池中產衣鉢蓮花盤下流金沙江源廣未狹似倒流然故曰滇池一名昆明池漢武誅伐滇于長安西南穿池象昆明以習水戰元鼎六年西南夷始通遣使至滇滇王問使曰漢與我孰大天子惡其不遜因册天竺白飯王後名仁果者爲滇王開郡號益州領縣三十四曰滇池雙柏同勞同瀕連然偷安牧靡穀昌泰

臧邪龍味昆澤葉榆律高不韋雲南撣僊弄棟比蘇賁古毋掇勝休建伶來雅蹻世乃絕一統志云白厥亦本天竺阿育王後白爲氏一云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子曰蒙伽獨分土永昌之哀牢山下蒙伽嘗爲漁死池中不獲尸沙壹往哭之見一木浮觸而來時浣紗其上感而孕產十子他日浣池邊見浮木化爲龍作人語曰爲我生子今安在家子驚走小者不能走背龍坐龍孤其背而沈焉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九隆其十子一名眉附羅二牟苴兼三牟苴諾四牟苴酬五牟苴篤六牟苴閃十卽九隆長而點智衆推爲長時哀牢山有波息者生卜女九隆兄弟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長有六蠻語謂王曰詔因號六詔蒙舍詔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是也仁果傳十五代孫龍佑襲位細農邏指山石祝曰大白子國賜姓張氏於是漸去白厓川以佑那爲侯仍其號曰大白子國賜姓張氏於是漸去

城是爲蒙氏鼻祖以蒙舍在五詔之南又稱南詔其城有九一在河尾里一在關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國一在磵溪里一在塔樹一在摩用以史城牟苴咩城足之爲九皆備吐番而設

武后垂拱四年蠻酋爨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蜀州刺史張柬之表其弊曰哀牢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笮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置永昌郡統理之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珍奇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兵甲不充及諸葛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

備故蜀志稱亮南征而國用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奇珍之貢不大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彝肝膽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先天元年其孫晟羅皮羅閣爲立孔子廟於國中元宗開元十六年始冊晟羅皮子皮羅閣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寖大拔漾武元符元年彩雲見南中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至滇指身毒國跡之見彩雲見于南以縣西南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改名鏡縣張樂進求時龍興和尚忽五色雲起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復名雲南州雲南之名始此二十六年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陰以仲夏二十五日星回節于松明樓宴五

詔積薪其下焚之五詔頓滅乃徙居太和城以會川爲會同府置十瞼（瞼與睑同蠻語謂州也）遷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居之天寶八年子閣羅鳳初立故事蠻長謁都督借妻子行時張虔陀爲刺史鳳挈家上謁虔陀私之鳳怒攻殺虔陀陷嶲州北結吐番僭稱大蒙國節度使雄于仲通劍南留後李宓先後致討唐兵死者二十萬人及子鳳伽異嗣仍請內附授陽瓜州刺史代宗大歷十四年子異牟尋立自稱日東王改國號大理德宗貞元四年復內附昭宗天復初清平官鄭買嗣滅蒙氏改號大長和國分地爲四以段興爲建昌長後唐天成三年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滅鄭氏立侍中趙善政號大天興國尋廢善政自立號大義寧國石晉天福二年有白人段思平者逐楊氏而有其國仍號大理宋太祖平蜀王全斌欲乘勝取滇太祖以玉斧指地輿中大渡河畫之曰此外非我有也雲南遂爲段氏所據神宗元豐三年其臣楊義貞篡位高智昇討之已而子高昇泰自立僭號大中及臨殺命子泰明復求段氏立之乃奉其後亞純爲主號後理國其地東達粵西逼緬城南接交阯北隣蜀西北通吐番幅幀數千里土地饒美傳其主曰祥興當宋理宗嘉熙三年蒙古起朔方欲圖宋謀先取蜀時余玠以重兵守重

慶不敢窺乃出靈關由吐番進兵攻大理大理方與宋結好遣將高禾逆戰敗死滇大震動會蒙古主窩闊台卒斡羅罷兵及憲宗立議討烏白蠻鬼蠻諸國（烏蠻在滇東白蠻在滇西鬼蠻即鬼方今貴州在滇東北）命太弟忽必烈專征大將兀良合台副之歲癸丑（宋理宗寶祐元年元憲宗二年也）秋七月褐牙西行八月出臨洮由六盤踰吐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所謂梁州外境也既次忒剌先遣王律术等齎諭前往道回而還乃分兵三道兀良合台經略餘地攻烏蠻水城屠之前次羅部府（今麗江府）破蠻兵于洟可淚山下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即善闡也城際滇池三面皆水興智率衆固守卒難拔阿术伺其怠夜過大渡河乘葦囊及桴以濟所過望風款附分兵入麼娑二部一月師至白蠻打郎羅其首領出降進次三甸白蠻送款時大理主段興智聚兵守金沙江蒙古兵相持不能進太弟令衆出不意仍以葦囊潛渡遂下趙州溥其都城與智方年少國事決於高泰祥殺蒙古所遣三使太弟下令攻城祥背城一戰大敗走太弟以久旱水遠軍渴甚乃仰天默禱以劍擿地清泉涌出名曰玉泉井令侍臣楊庭撰碑記之乃立礮攻城泰祥遣人來拒兀良合台遣子阿术迎擊之段兵敗退蒙古兵皆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大危懼各部擾兵阻截不得達遂棄城宵遁興智奔善闡泰祥弟統矢太弟整衆入城令詞臣姚樞等接訪圖籍得三使者尸瘞之樞爲文以祭太弟南出龍尾城次趙睑追興智不及獲泰祥于姚州黑初山欲官之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太弟異之曰忠臣也以禮葬之甲寅春太弟忽必烈班師時大理地皆下惟善闡未附乃留兀良合台經略餘地攻烏蠻水城屠之前次羅部府破蠻兵于洟可淚山下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即善闡也城際滇池三面皆水興智率衆固守卒難拔阿术伺其怠夜五鼓潛師躍入城舉及奮斫衆驚滇撟興智于昆澤獻諸朝餘蠻依阻山谷者分命神將左右合圍攻拔纖寨至乾德哥城阿术以帶填墜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邶春兀良合台進兵平烏蠻諸部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阿术先登取其三城轉攻赤禿哥山寨緣嶺而戰拔之乘勝擊破魯魔國塩渾城又取忽蘭城魯厥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特險不服阿术攻之入其城始請納款復攻阿魯監口進兒阿魯城遇赤禿哥軍于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殪之自出師至此凡三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段氏自思平立國至興智

為蒙古所滅共二十三主據滇三百一十八年十云二十主先是蒙古兵出蠻開羅施鬼國即遣報思播言蒙古有事大理宜欲取道西南大人中國當豫為之備思播守者聞諸朝宋廷臣皆言蒙古生長朔方特馬騎為用隆冬草枯盛夏並出便當反北若踰番詔必須多慰時月滇黔之間崗嶺欹折策馬奔馳料不得遲縱使安據南詔方行東向須得交廣以窺吳楚是謂仰攻地利不便為此慮者非迂則諛及大理已入蒙古假道幹腹遂其始謀乃出烏蒙趨瀘江過馬湖通道嘉定重慶直抵合州濟蜀江然後順流東下一軍慶帥至潭州一軍由廣南至衡州太

弟忽必烈自北發師由汝南入大勝關渡江圍鄂州與羅鬼先見之言符合而宋室遂不可支剚至亡滅斯時方下詔責已勉諸道進兵亦何益哉元昌合台既拔善闍獲興智承詔赦之且請依漢故事分西南夥為郡縣設長官總把參用土人詔立大理金齒都元帥府加元昌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其民當是時宋祚未改故各郡止立萬戶府州縣止立千戶所以兵衛守之興智入覲獻雲南輿圖并縷劍雲龍鎮沅各軍民府及廣南西道宣撫司羅斯宣慰司其餘千戶所並改為縣署王府文學張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領屯田事尋授巡行勸農使導昆明池水為渠得良田萬餘頃教民飼養蠶桑民俗饒庶地日開闢既以賽典赤瞻思丁宣撫雲南益修陂池勸播種購經史建文廟授學田重昏喪講跪拜祖中統元年興智入朝在道卒以其族弟段實為總管至元元年都元帥實合丁專制閫外不善綏輯於是爨蠻舍利畏倡亂滇海衆至三十萬朝命段實與都元帥合兵討之衆解散惟舍利畏遁入巖菁不獲實遣石買誘殺之四年以邊蠻變亂不常議遣重臣往鎮詔封皇子忽哥赤（世祖第五子）為雲南王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為南北中三路更定名號改善闡萬戶為中慶路威楚開南萬戶為威楚路于矢萬戶為普安路阿棄萬戶為南路尋改臨安路羅婆萬戶為北路尋改武定路磨彌羅伽萬戶為中路尋改曲靖澂江二路俾大理上下二萬戶為大理路以越巂為建昌路已析建昌南立會川路西南立定昌路後省入德昌路分金齒國西路為建甯路升謀統千戶為鶴慶路師宗彌勒二千戶為廣西路察罕章宣慰司為麗江路更于威遠置元江路改仁地萬戶曰仁德府升長州為嵩盟府甯州為甯海府永昌州為永昌府更有木連蒙光謀粘六難蒙兀等路及南甸緬劍雲龍鎮沅各軍民府及廣南西道宣撫司羅斯宣慰司其餘千戶所並改為縣署王府文學張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領屯田事尋授巡行勸農使導昆明池水為渠得良田萬餘頃教民飼養蠶桑民俗饒庶地日開闢既以賽典赤瞻思丁宣撫雲南益修陂池勸播種購經史建文廟授學田重昏喪講跪拜

禮變風不變按漢書司馬相如入西南夷上人盛覽從學歸以
馬四甘露降白烏見乃建學立文教始開又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
師全滇知有學校不自元始也遣郎中楊竦招降迤西和泥諸
部其地曰潞江曰普坪睒曰烏摩坪蓋通典所謂黑爨
也渠長阿八思入朝即其地置柔遠路又于怒謀置茫施路石
睒置鎮康路于賴睒置鎮西路驟睒置平緬路大布苴置麓川
路巴的甸置烏撒路閇畔部置東川路孟都置木邦路建雲南
諸路行省統之繼升蒙憐蒙萊二甸俱爲路先是雲南王忽哥
赤爲寶合丁毒死立道人告變請以其子也先鐵木兒襲爵帝
從之命仍鎮滇十七年以愛魯爲行省參政時烏蠻羅佐山白

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引兵討平之尋以納速剌丁嬉思丁長子爲行省左丞遣員外郎怯烈請閥滇利弊帝愛其聰辨拜鎮西
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明年授段實行省參政今率兵
征緬實至金齒疾卒其弟忠襲總管王師破緬朝命雲南王移
鎮緬地立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升北勝州爲府立金齒木來
府二十七年封皇孫甘麻剌爲梁王鎮雲南合閭鹽普樂二州
三日壞民居二年春梁王松山有疾召還以請王老的罕襲封
爲柏興府以爛土爲定雲府先是羅甸宣慰司在黔西滇東本
苗蠻雜居地統名貴筑古夜郎王所屬靡莫之類漢稱羅甸國
宋析置大萬谷落府俗尚鬼故呼羅鬼易曰高宗伐鬼方詩蕩

八章單及鬼方即其處也自至元十七年其主阿察阿里降旣
而招討經歷劉繼昌招徠程番羣方番洪番龍番金石番羅
番盧番八渠長並授懷遠大將軍兼設八番羅甸宣慰司十九
年詔析金竹百餘砦爲郡縣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統之其屬
十二曰普安永寧普定新添都雲銅人石阡平月安南舊名尾濮今縣
烏撒烏蒙東川及芒部烏蠻羅羅斯等凡洞蠻苗獠總管府聽順元路節
制初隸湖廣再隸四川至是始隸雲南二十九年改封甘麻剌
爲晉王命皇曾孫袭由出鎮雲南成宗元貞二年立徹里孟愛
二軍民府兼置耿塘雲遠二路大德元年改元以忽辛爲雲南右丞

贍思丁時王府音馬繁多悉繼之郊敗民稼牧人又宿食民家
次子無寧居忽辛度地置亂場搆牧所民始得安既請立諸路學校
以蜀士就近充教官蒙陽甸長來附即其地立通西府六年烏
撒羅羅斯叛遣忙古帶討平之第功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都元帥升普里部爲普定路武宗至大元年夏烏撒烏蒙地震
三日壞民居二年春梁王松山有疾召還以請王老的罕襲封
時梁王國善聞而段氏世守大理一特宗親一特故物兩不相
下王府諸人多驕恣凌虐段民漸構成隙老的罕節用羣下
謀舉衆西向大破段光兵光段慶孫段隆子也光既兵敗慮王

襲之令將高逢握重兵守羅那關梁王招之不從乃以金賂逢庖人刺殺之以逢首來獻梁王秘其謀分戮庖人仁宗延祐二年封皇子和世球爲周王鎮雲南中書省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承襲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頃獷難制必任土人方可集事員缺宜從本俗制曰可英宗初立復移周王于漠北命王禪襲封雲南王泰定帝立改封帖木不花爲梁王鎮雲南時木來土官奉方物立木朶路蒙隆滿蠻降置順寧府文宗天歷元年升姚州爲姚安路景東甸爲景東府兼置孟定孟肯蘆傳三路至順改元春諸王禿堅據雲南舉兵討逆爲名遣中慶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斗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斗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斗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斗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斗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

戶伯忽暑諸路滇池底定將五十載變起倉卒人心危懼理問官仁通率官軍禦之沒于陣既引兵攻威楚知事董文彥被擒至不屈遇害壽分兵陷臨安攻石屏鎮將朱貴千戶祐悉力拒守不能拔夏五月烏蒙土官祿余起兵附伯忽殺烏撒宣慰官於是羅羅斯諸蠻効尤扇動與伯忽應陷重慶路其勢益振禿堅自立爲雲南王拜伯忽爲丞相阿木爲平章四川行省官遣兵來援至麗江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擊敗之事聞朝廷特設雲南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朶馬赤教化爲同知副使發朶甘思朶思麻及鞏昌等軍討之徹里率大兵同鎮西武

靖王搠思班西路由四川進朶馬赤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東路由八番進秋七月羅羅斯土官殺加伯合烏蒙土官阿剌望州土官阿答兵燒北來棧道據大渡河犯建昌雲南右丞躍里帖木兒方守建昌拒戰斬首數百級時王師猶未至滇賴四川省調碉門安撫軍及成都屯兵令萬戶周戡將之直搗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更遣萬戶訾定遠引軍同印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令戡等便宜進討撤加伯遣把事曹通結連西番躍里遣人覘得執通靳之自是西番無與蠻兵犄角者祿余潛約烏蒙東川諸蠻寇順元路阻東道兵徹里趣四川雲南諸省兵合力齊進冬十月四川平章塔坐引兵由烏撒左丞李羅引兵由普山並會周泥驛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奪其關以通順元諸軍撤加伯復合烏撒阿堉等蠻兵攻建昌躍里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二年春權仁德府官曲木斜集義旅敗伯忽于馬龍川既戰于金馬山獲伯忽及其黨誅之餘賊奔潰惟祿余尚據金沙江鎮西豫王兩路合兵與躍里倍道兼進遂奪金沙江與阿禾遇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直趨中慶再戰于安寧州擒阿禾即軍前誅之大兵將抵中慶戰伽橋古壁口躍里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收復省治諸軍皆會

駐城中分兵捕餘寇于高盟州擒叛酋也不干等弁誅諸叛將
梭磔其屍以殉雲南平是秋都元帥怯烈引兵擊禿堅弟必剌
都迷失于靖江海中山山險不易上爲雲梯以登破其柵必剌
都迷失舉家赴海死禿堅不知所終順帝至元元年雲南王梁
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寨大主其下有大軍
覆境又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傷之輒斃至正元年以張
瑾爲雲南廉訪使瑾申屠施善政革心常巡行澂
江釋疑獄五十餘起剪次冗案三百事人咸頌之擢年以段功
襲蒙化知州繼爲總管段氏與智後皆効忠於元世爲大理

總管興智弟寶以攻石城效仁德府功賜金虎符爲第二代寶
弟忠隨元帥俄西林破曾川通善闖平休林武定緬甸皆有功
爲第二代寶子慶宿衛東宮尚公主歸授雲南參政爲第三代
忠子正爲第四代五代隆太代俊七代義八代光始與梁王搆
兵光弟功爲第九代其後功子寶爲第十代寶子明爲十一代
而元終焉至正二十四年僞夏明玉珍自蜀攻雲南其將萬勝
由叙州界首入鄒興由越嶲建昌入勝兵抵雲南梁王孛羅走
威楚諸部悉亂勝使人四出招安降者日至遣侍中楊源持表
獻捷於蜀表署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

服之邦大軍既發於三巴踰月遂平六詔荐行天罰誅在位
之貪殘禮順人情弔斯民之疾苦嗚呼南詔滕比西戎潘王挾
使宜行事之文專任愈人惠其變黎寄宇無恒心愛民之意肆
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威出師討叛初臨烏撒蠻首納款以
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遂由驛路前入滇池士民冒
雨以拜降官吏即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深入不毛臣
媿偶同於諸葛誕歎文命帝德齊美於有虞王珍得表自將班
師三萬人入滇屯金馬山上梁王在威楚徵兵救援段功謀於
員外郎楊淵海卜之吉乃進兵至呂凹敗紅巾于關灘斬獲千
計滇南士氣少振王珍收餘燼復戰碧雞山寺功夜密遣人
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十八九已追至回蹬關在楚雄廣通縣大破之
功在陣得王珍母所寄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可輕還軍少糧
乏我當添助淵海效其書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當盡歸募勇
壯者遣之王珍得書恐遽收兵功追至七星關又勝之王珍乃
還重慶先是梁王遣兵持檄甚欲遁歸上都將卒執不可既聞
大理戰勝王深德功妻以女阿禮主奏授功雲南平章已而忌
功威望用毒小吏害之子寶繼父職梁王慮爲後患七攻大理
皆不克大理土官楊寶極意和解王從之奏升寶雲南右丞未

幾蜀兵復侵善闡梁王力不支遣人詣大理奉金印玉書求發兵退敵寶咨書曰殺虎子而遥喂其虎母分狙茅而自詐其狙公假道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不過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已亡弟兄罄絶今止遺一孑一奴奴再贅華聚氏焚又可配阿磕妃如其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損作黜著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也兵卒不出要之善闡大理俱阻水臨山實爲金湯勝地宋太祖晝大渡河以外棄兹險要遂成鄭趙楊段三百餘年之僭班史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范史謂懇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生無備據險以興悔險以亡固其理也

粤稽五典已見三苗及乎夏后殷周而降或稱萬國來朝而南方乃有百國是爲百濮善闡國滇也昆彌國大理也眴町國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其他九十有餘多不可考汲冢書獻令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齒短狗爲獻產里卽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道之歸者是也春秋時叔熊逃難於濮而楚蚡冒始啟濮戰國仍屬楚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道塞歸報不能得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楚俗之始也秦使常頗略五尺道置吏漢元狩中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之名始此滇王嘗羌對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時白崖有天竺白飯王之後名仁果者稱白王爲衆所戴天子冊爲滇王仍治白崖蹻世乃絕白人之名始此元封中司馬相如入西夷士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始此是年郭昌衞廣平其未服滇王降請置吏入朝以爲益州郡賜玉印益州之名始此建武中樓榆諸羌叛劉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烏之祥乃建學立師滇有學校始此蜀漢建興改益州郡爲建甯又分建甯置雲南郡卽今雲南縣地雍闓附吳孟獲誘煽諸夷武侯斬雍闓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豪傑

時仕果十五世孫龍祐那者能撫其民號大白子國侯仍以其其人酋長世其官唐貞觀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邢建甯白國長張樂進求時哀牢夷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慫遞國農選細農選耕於蒙之巍山有為奇主自是蒙族分立為六詔六詔之名始此猪羅姚州南詔賂王昱合六詔為一冊為雲南王南詔之名始此天寶之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州鮮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北結吐番以自固復為吐番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皐為安撫使皐以南詔兵破吐番取鐵橋十六城吐番不復為雲南患始此

宋王全祉既不能以圖獻太祖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幾為絕域元世祖由麗江入大理定善闡為中慶路前明置雲南布政司聲教之盛始此

如傳舍夫亂不亟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由堯舜至于戰國之絕而滇之治亂則由戰國至於今日

高陵化荊棘為松柏化雞犬為鹿鶴不能故舉而畀之王是正朔始有定

一日雖有小警旋為大定盛矣

詔史補

晦町王者史不著其世大抵皆楚之後弛楚出自祝融以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其後為八姓多顯於唐虞夏商至周而芈姓始大芈姓者出於陸終氏之幼子季連季連之後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次文王時而鬻能為周之師子孫以為姓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於楚繹則今歸州之丹陽故城也傳至熊渠豪勇甚以石為虎射之沒羽繹夷畏之遂從蜀中下江漢伐庸今施南伐揚粵今兩廣至於鄂今武昌乃去丹陽出都於句亶即今江陵也熊繹自以蠻夷不與中國號謚乃立長子

康為句亶王仲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當周夷王時王室衰微不能討則是楚之先固起自黔蜀間矣康前熊渠死繼渠者當以摯紅是為熊摯摯有惡疾楚人廢之乃立其弟熊延摯因自棄於夔為楚附庸即故丹陽也其子孫有功王命以為夔子其後世猶怨熊延之奪其楚也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成王使人讓之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何祀為楚使子玉子西滅夔事在春秋時其熊延之立當周穆王間傳子熊勇勇卒以弟熊嚴繼上距鬻熊已十四世熊嚴四子伯霜仲雪叔堪季徇霜之立當周宣王元年

至六年而能蒲孛能雪又死能堪遠難於濮國語作叔熊遂變服從蠻俗而君之熊伯徇專楚蓮氏將起能堪歸楚又有禍難不能立遂終於蠻史伯所謂蠻芈蠻姜者是也是則春秋之時州蠻之蠻皆能擊之後滇濮之蠻皆能堪之後總爲能繹子孫也戰國時莊蹻開滇楚之公族多從行既開滇而秦滅楚之黔中巫郡莊蹻不得歸因以其衆王滇亦變服從俗以君之如能堪之所爲故今蠻變咸自以爲楚令尹子文之後而太史公亦稱楚之先有天祿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爲寵然

不獨滇也滇盡莊蹻之後由蹻以前能擊之後散於川黔能堪之後散於百濮皆爲楚後傳所謂滇之東北勞深靡莫同姓相仗者大抵能擊之後川黔之蠻而眴盯夜郎皆其族種也秦漢之交棄南中而關蜀故徼及唐蒙使粵乃知粵西北有牂牁江由夜郎出番禺城下夜郎臨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至是唐蒙乃從巴之下關入應在今見夜郎侯且同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聽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數歲道不通從公孫弘言且罷之元狩初又因張騫言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求身毒國至滇滇王與漢使

衛都尉發蜀郡犍爲兵擊牂牁大破之後三歲姑繒
葉榆復反遣水衛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
殺益州太守棄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晌
町侯亡波效誠節於中朝起兵討賊遂與朝廷所遣軍正王平
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
十餘萬天子嘉之以亡波功第一詔曰晌町侯亡波率其邑君
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晌町王大鴻臚廣
明陽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則是亡波之功在廣明上故詔旨
先亡波而次廣明也夫晌町侯國於牂牁都十七縣中居其未

其視演之小邑尤小矣而以有功爲天子詔諭所嘉子王爵視
漢夜郎以恩寵得者尤光槩亡波之波史不著至成帝時而爲
晌町王禹當即亡波之子也河平中禹與夜郎王興漏卧侯俞
更舉兵相攻然其直在禹故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
爲道遠不可擊適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
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壯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
臣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
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奕洛侯等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飭以聞如
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固其謀黨功衆多各不勝

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徒必焦沒知勇亡所施也田守之費不
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
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賢明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
其王侯九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
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前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
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者
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辜令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

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
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
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
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
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牓上衆以興頭示
之皆釋兵降晌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
立還歸郡是則禹之但威從命猶不失亡波之風也興妻父翁
指與興子邪務牧餘兵追脅旁二十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
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險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
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
敗走趨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

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時禹已歸命不從其殆酋想亦在所募分將中故終不失王爵而都尉萬年即所謂南部都尉治進桑者也進桑有關後改進乘伏波謂出進桑王國至資古豈其君亦與亡波有功同同賜王爵耶繼禹後者爲王郡當王莽篡位時改漢制既貶匈奴高句驪召怨矣是時夜郎王以反誅爵絕滇王已沒不聞南中惟晌町王尚王爵莽乃貶其王爲侯郡以無故不貶怨之甚莽又改太守爲大尹以周欽爲牂牁大尹周欽知郡之怨也恐爲亂乃詐殺郡郎弟承集衆攻欽殺之自爲王州郡擊之不能服於是三邊蠻夷愁

莽之擾盡兵起攻棟蠶若豆等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帝姑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合二十萬人擊之姑主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餘歲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是時反者牂牁益州粵巂三郡漢誅莽時公孫述起於蜀故中朝隔絕而牂牁大姓則有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

而益州程隆雖死繼之以文齊降集摹夫甚得其和亦距公孫述爲漢間道遣使自聞是二郡之誠節既已自通而晌町王承恐莽之貶其兄爵且誅殺之是以報仇而起爭闕漢興則歸之恐後是大姓功曹之保境奉貢皆承主之也任貴既自立爲王且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仍以貴爲邛穀王領越巂太守事況始終一節如承等有不予其舊封且領牂牁乎史家詳畧互見前書云莽敗漢興詠實復舊號詠實蓋在建武十九年之後復舊號謂復晌町之王

段氏本出武威猶鄭氏本出滎陽鄭固以西瀘令隃南詔爲清平官其裔鄭買嗣遂篡蒙氏段儉魏以大軍將臣蒙氏其後段思平討叛亂而君之其得國比鄭氏爲正傳國至四百餘年不聞內犯邊境宋實可謂能爲中國保塞者矣蒙氏世爲唐臣而叛附吐番北陷成都東陷安南迄於唐亡終被其患而段興當宋原非宋臣宋北患遼金西患西夏安南大理均與宋隣安南尚聞內侵宋亦衰師海上獨大理分疆畫界徙不踰垣且函送儂元遣使朝貢求諸經籍歌詠華風使要荒之服盡得賢君長如此中夏復何憂乎昔歐公於五季諸國皆著爲世家唐書於南詔蒙氏亦著爲列傳夫五季諸國割據土地甚狹年數甚促

未有如段氏之地廣世長至四百餘年之盛者也蒙南詔本出哀牢餘風未殄而大理則以武威望族不墜華風其君長多賢每以避位傳高揖之美以視五季之篡奪相尋求金之互相吞噬豈翅霄壤乎故著其世家使後來有所流傳云段思平者其先武威姑臧人漢太尉段熲之後本出鄭共叔段遂以爲氏西漢段會宗以天水上邽人爲西域都護頴蓋其從曾孫以平羌功封新豐侯官至太尉二人前後書俱有傳段氏世居西塞子孫散處或仕中國或入蠻陬段榮段韶顯於高齊段志元爲唐佐命其後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段也姑臧後爲姑

思臧且謁爲西藏西藏今與雲南接壤雲南段氏由姑臧而來故段氏世爲西邊郡望思平之先有段儉魏者爲蒙氏清平官賜名忠國按鄭回神命大軍將段忠國再和諸與其與鳳伽異破斬王天運乃大軍將段忠國也又有大軍將段明克云大傳而至思平則當是中國五季時也段氏仕南詔世爲大軍將南詔立東川通海節度使以段氏主東方鄭買嗣纂南詔盡滅蒙氏改號大長和思平因仕鄭氏歷鄭買嗣鄭隆亶而無敵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嫗衣白披

乎乃潛往東方乞師於黑爨三十七部以討干貞三十七部皆又善撫納諸爨盡歸心於思平思平怨干貞之篡鄭氏義不仕干貞乃去通海隱姓名爲獵者以一犬自隨至昆明投宿主人主人有一戟以生牛革四疊裹之入夜忽有風吹戟遂洞貫牛革而出思平驚曰是何銛利豈神戟耶及明以犬易戟又得神驟於葉鏡湖思平既得戟與馬以神異自喜時干貞之篡已六年矣貪虐無道民不聊生思平行遁久涉辛苦終不囘見楊氏政亂有討干貞之志會野行乏食腹饑甚忽見巨桃摘而食之甘乃剖其核而仁亦巨其膚有文曰青者析其文曰青者十二月也昔者二十一日也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月舉義助之師至洱河而干貞尚未知之也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且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進也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而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瓶本以玉玉而去耳爲王王之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嫗衣白披壞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師遂濟干貞不虞師之至也倉皇出走國人盡歸思平思平遂自立遣人於江濱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士一座遂改

國號曰大理時晉之天福元年也十貞走死於外自是楊氏滅而段氏興矣思平立八年改元文德於晉之開運二年卒國人以其爲大理開國之祖故稱太祖子思英繼之思平之弟思良廢思英而自立改元天治立五年卒諡文武子思聰繼之時周之廣順初也自唐末至周四十餘年中國豆剖瓜分各盜名字改元稱諡者紛紛思聰立十年而宋興海宇漸將混一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因兵威取滇獻圖於上太祖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久安於雲南不致如孟氏之滅絕而中國竟以絕域視之不知有所謂大理國矣

思聰在位十七年改元三曰明元曰廣德曰聖德宋之開寶二年卒諡廣慈子素順繼之改元明正在位十六年宋之雍熙二年卒諡慶智子素英繼立素英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五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德曰明治宋之祥符二年卒子素廉繼立在位十四年改元明啟宋之乾興元年卒諡敬明素廉子前死其孫素貞尚幼國人乃立素隆素隆素英之弟也素隆既立改元明通自念本素貞國因其弱國人叛已不得已代之閱四年而素貞稍長素隆乃避於僧寺不復歸以國予素貞素貞既立改元正治國人高素隆之讓國於其卒也諡之曰秉義素貞在位十四年而卒諡之曰正德宋之熙甯八年卒諡世宗子段廉義立明年遣使貢

興好遊狎廣營宮室於春登堤上多種黃花名繞道金稜稜音楞蜀謂田稜云 雲津橋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每春月必挾妓載酒自玉案三泉湖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鬬草簪花以爲樂時有一花遇歌則開遇舞則動素興愛之命美人以花盤髻爲餙因名素興花一名素馨花亦花妖也花似茉莉而繁木木蔓延今誤爲木香花素興立三年改元二曰聖明曰天明國人因其失道乃廢素興而立段思廉思廉乃智恩子而智恩則段思平之曾孫其繼素興則宋之慶歷四年也自思平之起當周廣順至是百有九年而宋之興亦八十五六年矣宋與大理兩不相知開宋之皇祐五年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奔大理乃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而至死士者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也聲言智高將借大理兵以入蜀蜀大恐會張安道帥蜀偵知任判官所爲召至成都將斬之任請以家屬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指實於是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安道以聞其實智高自病死思廉因函其首歸於宋托言誅之也至是段氏始聞於中國矣思廉在位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曰大安曰正德宋之熙甯八年卒諡世宗子段廉義立明年遣使貢

於宋廉義在位六年改元二曰上德曰廣安宋之元豐三年其臣楊義貞弒廉義於是善闡侯高智昇遣子昇泰討楊義貞誅之立段廉義從子壽輝改元上明明年而高昇泰廢壽輝立思廉之孫正明正明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曰保立曰建安曰天祐宋之紹聖元年正明以位遜於高昇泰避位爲僧國人遂立昇泰而段氏中絕昇泰據大理國號大中改元上治居一年將死屬子泰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禰後人勿效尤也於是紹聖三年昇泰卒泰明乃立

段正明之弟正純號後理國段氏復興高氏相之政令皆出其門國人稱爲高國主宋之崇甯二年段正純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正純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授曰明開曰天政曰文安大觀三年傳位於其子正嚴避居僧寺卒謚中宗時政和六年也正嚴宋史作和譽即位遣使入貢七年詔以正嚴爲雲南節度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册封大理國王自是大理始受中國封爵然帝制於其國自若也越十一年而宋高宗南渡紹興六年廣西經略安撫使秦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所優禮答之十七年段正嚴傳位於子正興而已遁居僧寺正嚴在位三十九年改元五曰日新曰文治曰嘉永曰保人曰廣運没謚憲宗是時宋高宗元五曰永貞曰大寶曰龍興曰盛明位於子智興而已遁居僧寺時宋之高宗孝宗兩世內禪而段正嚴正興亦然蓋中外之風氣約略相同如此智興在位三十九年改元五曰利貞曰盛德曰嘉會曰元貞曰安定於宋之慶元六年卒謚景宗子智廉繼立改元凰慄在位一年卒亦宋之慶元六年也謚亨天傳子智祥智祥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天開曰天補曰仁壽宋之嘉熙二年讓國於其弟祥興已遁居僧寺卒謚神宗祥興既立越七年而高禾戰死宋遣使弔祭是時宋與大理俱被元之侵逼而國日以微祥興在位十二年改元道隆宋之純祐十一年祥興卒謚孝宗子興智立十二年爲元憲宗之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雲南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三年九月次忒剌分三道以進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太弟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桴以渡摩沙蠻主迎降十一月辛卯遣三使入大理招段興智皆被殺丁酉師至白嶺寨其主將出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

予次三甸辛丑白鑾送款十二月丙辰兵薄大理城國主段興智徼弱國事皆決於相高泰祥屢戰不勝時東路兵亦至皆登點蒼山視城中城中大懼泰祥徵兵三十七部有來援者皆為元兵阻敗始與興智謀出避外郡圖興復興智奔善闡泰祥奔統矢命大將也古及拔突兒追之以大理拒命將屠其城用詞臣姚樞言乃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於衆兵入大理人民安堵已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樞接訪圖籍辛酉南出龍尾城次趙瞼癸亥獲高泰祥於姚州欲官之嫚罵不受於五華樓下死之臨死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烈當午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觀者萬人莫不灑泣太弟曰忠臣也命收葬之而用其子高璲高長壽等明年太弟班師大將兀良合台拔善闡獲興智以獻赦之封為摩差管領八方仍守其地世世為總管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凡二十二主歷年三百十五自古割據之雄未有歷年如此之久者迨至於元又中分雲南而有之而惟信苴日為最著段氏世家

段氏沿雲南至使中國之人幾不聞有大理豈非老氏所云至治之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乎而宋何能及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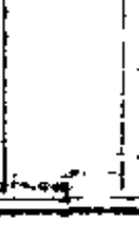
師範曰以段祝蒙觀矣時宋方不競能保境自守別無他圖亦有可取者得位之初即與高氏相倚權出其門已肇代高昇泰既討楊義貞為國人所推乃囑其子勿得效尤仍歸段氏其裔泰祥卒以死節著蒙段之間爭得四偉人一則張樂進求之推賢讓位一則蒙異牟尋之棄暴歸唐其二鄭昇泰與泰祥也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歸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滿儀廩有加十五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諸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

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參政達里麻以禕居民間脫脫知之誚梁王曰國家頓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羅鳥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燼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爲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爲具衣冠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上以雲南未附又挑我信使絕我通逃乃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甯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分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甯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奉所部就道傳

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寧諸蠻由是雲南諸都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犬猪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訓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

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徹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稍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楊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



梁州擒帖木兒孟定龍海諸寨轉向永甯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幷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平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友德循格孤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叛蠻方負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旣陣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間衝令知資糧於

敵軍可不必問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旣克然區畫布置尙頻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尙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旣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霑髮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狥建昌濾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乃馬等三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

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平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
玉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經下關爲犄角勢又以一
軍令胡海由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立旗幟遲
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讙呼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
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
脇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傳友德分兵取鶴慶擊麗江破石
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挲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傳友德
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
太俱送京師拜奏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

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其
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匿
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
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
院寺及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成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
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
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傅友德曰諸蠻倚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
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
可屯兵守御詔至友德乃遣人偵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

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上
勅吳復實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
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蠻酋安陸總
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
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則我師其傍諸土
寨即未能下侯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勉副朕與復諸
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平之斬首數百獲馬牛
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表大理諸蠻
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普府地廣

之選精騎萬餘來援圍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二十萬至矣城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南羅次邵甸晉寧大禮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我至與馮毓等合兵剿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卯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洪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獨能爲指揮統兵守之

師範曰有明時邊外土司二十三邊內者一百有五顧自阿資至沙定洲無經四十年不亂我 朝既除吳逆裁革遷移已過其半高文良平魯奎定高尼鄂文端奠東昭開元鎮聲教所訖始媲中州夫以傅沐之威非不能盡蠻荒而郡縣之乃明祖雄猜性成以蒙段舊疆恐資蔑扈十六年鎮以黔公前後兩出二十四年黔公入朝其明年郎以酖酒賜死滇省猶有書忠耀遺址而史多諱詞然纘昭靖迄證似非無因第黔公素篤惟聞其好馬除進獻

典故第三冊

馮甦滇考

王鴻緒明史稿

無名氏求野錄

趙翼平定三逆述略

無名氏也是錄

李遜之三朝野紀

李昉冊府元龜

鄧子龍約束土司檄

魏喬介傳諭滇黔檄

典故繫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田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田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

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迓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歿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都司張

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聲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舀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詭以爲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少彝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圍蜀雲南震恐使參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爲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傑驁日甚大贊貪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酋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捣之永命窩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烏之亂有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

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民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豁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邂逅望夫婦坐八人廳持剌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紿遂

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陣機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遣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囲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囲攻甚州破之永命死至嵧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囲在石屏

懼與其黨許明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密濠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興佐率家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果兆元等逼於郊巡按羅國瓚在曲靖被

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狗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敗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

灰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
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
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携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
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
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追置砲礮而城陷阿
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
白場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縊者不與焉初意

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
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錄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
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
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
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
興夏應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
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
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
西獨免宜楚雄人王令尸祝楊畏知不衰迨然城亦與亦大節
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困省經營
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碑石竪置

永明王由榔明神宗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天啟七年恭王就封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寄食梧州明年春三月莊烈帝殉社稷是爲我大清順治元年擊敗闖賊中原底定二年夏王師南下福王被擒江南平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將奉恭王監國會唐王聿鍵自立於閩議遂寢是年王薨於蒼梧二子長安仁王由榔亦病卒三年秋八月王師下汀州執唐王聿鍵粵中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

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瞿天閎朱治恫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永明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桑非撥亂才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詰益堅遂以冬十月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以魁楚爲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大器爲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式耜爲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未幾贛州報至初唐王舊輔蘇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功授大學士由閩贛州信乃與司禮太監王坤倉卒奉王奔梧州式耜等力爭不得已而觀生使陳邦彥來勸進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鏷浮海至廣州觀生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擁入廣州城自立僞號紹武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距是月永明王亦自立於肇慶僞號永歷使給事中彭耀赴廣州諭觀生被殺乃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兵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霍鑒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肇慶大震以化澄代佳鼎督師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爲尚書

起李永茂爲大學士未幾亦罷十二月大清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潛師襲廣州執事鏐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寺卿霍子衡等死之餘皆降聿鏷與周益遵等二十四王俱被殺報至肇慶式耜請駐峽口太監王坤不從以朱治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奉王走梧州四年春正月大清兵向肇慶治恫走王由梧州走平樂魁楚走岑溪化澄走潯州

大清兵入肇慶遣別將御高雷廉三府再取梧州二月王走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大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以智不至遣使

湖南慰勞何騰蛟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袞入閣以周堪磨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是時孫可望等方由川貴入雲南錫袞以道阻不能達安之亦不至魁楚粵王走岑溪

大清兵至薙髮迎降全家被戮既而平樂亦不守王大恐會武岡鎮將劉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式耜諫不聽式耜請保桂林與城存亡乃以式耜兼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留守以靡下焦璉爲總兵封陳邦傅爲思恩侯守昭平王自桂林走全州三月封承胤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等爲伯

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胤脅王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大吉於牙門外承胤又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以五十人援桂林挾王歸武岡州改曰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桂兵在城與璉兵主客不和於五月中擊傷璉大炳被執死焉劉承胤舉城降參將謝復榮戰死王由靖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王宮眷內豎會天雨狼籍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帳儲峙皆備王喜封大清兵連戰桂林城下衆遂退屯陽朔會陳邦彥以甘竹灘參龍兵犯廣州

掠城中矢及王舟王南走象時
大淸兵已定湖南下永州郡永寧盧鼎等俱還村林已而騰蛟
起恒湘客亦至與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使各自爲守式耜與璉
已先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傅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廣西全
省稍定冬十二月王田桂林式耜起恒與化澄竝相騰蛟督師
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司禮監事五年春正月叙全州功晉騰
蛟定興侯桂國太師兵部尚書掛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焦璉新興侯二月
大淸兵至靈州郴永忠潰於興安奔還桂林械王走柳州縱兵
殺秋九月孫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皮熊走淸浪追執之奪其
兵又攻遵義王祥自刎死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强
冬十二月

大淸兵取廣州范承恩降仕永和奔瓊州
大淸兵入桂林留守瞿式耜總督張同敞死之王自梧州奔南
甯陳邦傅在淸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
童典許王鳳等八年春二月孫可望遣兵護衛因殺阻秦封嚴
起恒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扶起恒屍於水秋九月陳
邦傅降於我
大淸九年春二月王走安隆改曰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
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十年王在安隆日益窮促聞孝定國
與可望有隙使內監張福祿全爲國諭定國以兵來迎馬吉翔
騰蛟被執死於長沙王聞震悼贈中湘王謚忠烈二月孝成棟

私告可望十一年春三月可望使鄭國王愛至安隆磔福祿爲國與張錦殺蔣乾昌等十四人以吳貞毓大臣勸自盡十二年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王在安隆途聞滇以自蔽日食脫粟守將文吏承可望意無人臣禮十三年李定國敗於新會將由安隆走滇可望偵知之促王移駐王故遲行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走雲南居可望署中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爲逆也十四年王送可望妻子還黔遂舉兵反然人心多不附可望部諸將皆願歸定國與定國相拒三省白文選輕騎奔定國軍兵威震部將馬惟興先走遂大

敗可望逃回貴州定國憲會城有失使別將追之自引兵還可望至貴州部將馮雙龍紿之言追兵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遂挈妻子赴長沙

大軍前降十五年春三月

大清兵三路入雲南夏四月劉文秀卒

大清兵由蜀入者自三陂取遵義由楚入者自鎮遠抵黔由粵入者抵獨山州冬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奉

命自北至會於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扼雜公苴圖侵貴州遣別將守七星關抵孫界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十二月

大清兵出遵義由水西取烏撒守將棄七星關走霑益

大清兵入安隆李定國連敗於安隆之羅炎涼水井撤寨遁歸王聞變先走永昌十六年春正月三日

大清兵入雲南王走騰越李定國敗於潞江王夜走南甸二十六日抵囊宋河是爲緬境緬勒從官盡棄所攜兵器始啟關至鑾漠土司二月緬以四舟來迎王從官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十八日王至井亘初李定國既敗於潞江走孟艮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攻緬不勝走囤孟艮夏四月羣臣沐天波等謀奉

王走戶臘三河不聽五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王五日發井亘七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八日至赭碓始知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碓置草屋居王遣兵防之十七年定國文選會兵攻緬索王不得敗緬兵於瑞笮堡十八年定國再與緬戰於垌拍文選助之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王從官資用盡竭夏五月會緬酋爺葬猛白代立治白官渡河盟旣至以兵圍之殺武臣沐天波馬吉翔王維棻魏豹馬雄飛王啟隆滿纓王自京冀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宇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李臣

鄧士廉楊在鄔昌琦鄧居詔任國璽襄廷誤楊生芳潘璠齊應
吳郭璘張宗伯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
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凡四十有二人惟存永明王與宮眷二
十五人秋八月定國再以舟師攻緬索王復爲所敗定國與文
選皆引還冬十二月
大清兵臨緬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人以永明王父子送
軍前明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卒於猛臘
其子李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是爲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也

師範曰甲申後有所謂三藩者福王名由崧甲申主江寧爲
馬士英等所立僞號宏光乙酉五月大軍破浦口奔蕪湖
被獲于坂子磯唐王名聿鍵乙酉以福州爲福京僞號隆武
丙戌十月大軍入仙霞嶺欲奔贛州至汀州聞歸福州死
之一即由櫚然其時如靖江王嘉穆魯王以海唐王之弟聿
鐭皆紛紛矛實不知陽精麗天螢火自當欽耀惟借忠臣
義士之碧血丹心了此一代殘局天道所關亘古如斯也聞
三桂既縊由榔逆其妃女入京奉 旨給屋養膳並撥宮女
二人支應 寬仁之政實過往代云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永明王以原督師兵部尚書程源爲禮部尚
書都御史錢邦芑掌院事並賜吳毓貞范鏞等贈邨
鏞總督雲貴赴扎營省時孫可望兩使李定國使白文選
將兵赴黔與鏞盟共申倡義扶明之約鏞因從容爲定國文
選開陳大義且曰萬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我
則奉之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王入安龍可望
則奉之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王入安龍可望
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見鏞有慚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
選與忠國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爲執牛耳後可望襲遵義
乃他人賣公耳因時開燕言王在安龍王辱臣死兩人泣數
行下也于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自粵
西入安龍擁王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
險謀奪其兵柄幽之別室而鏞已憤卒莫有爲之解者可望
脅程源爲兵部尚書時邦芑爲僧矣亦傳之至按詹事府正
詹兩人遂容連舊臣皆交歡可望鎮將此輩樸魯武人酒酣
耳熱輒恣指可望罵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
乘間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選得還兵

權迫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爲功首而開導于平日與雒閒
逆黨舊發忠義於臨時鑌源邦芑其功咸不可泯圭是皆旌
之時馬吉翺用事頗忌源芑之來源功名自許入朝即發吉
翔奸狀吉翔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
不視事芑雖掌憲而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爲金維新
秩左都御史位在芑上爲故都御史待命閣下不發芑亦鬱
鬱浮沉而已毓貞與吉翔佻也鑌亦非吉翔所善贈郵皆不
副望公論惜之

二月大軍取湖南入武靖流賊遂至貴陽安順撫岑孟鉗

死之

於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可望敗走論功
行賞誇官設吏率皆宴飲恬愉爭功修怨絕不以國事爲念
一部官二人（一名金簡字禹藏越人後死變中其一人借失其姓名焉）次第進諫謂內患雖
除外憂方棘倘我者方鴈行頓及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
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
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鼂錯之禍疑其劾已遷于帝前激
切陳訴王擬杖立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共執不可移時未決
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乃得免（其一爲高勛亦越人）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貴陽也盡收其滇兵可三萬人練以備邊
漸有成局矣而晉王不悅請召之還并召諸將之在邊者與
從可望之南犯者論功罪爲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
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以正月還滇抑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狠進虎晉王必敗國事病革上遺表曰我
恬敵勁爭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窘
金二十萬臣將刺承嗣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卒乏軍妻操盤
匜以待臣子御鴈勒以備瞥御請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

陝洛應幾轉收爲功也乃薨晉王惡之

七月晉王爭定國秉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壩祁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白文
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界壩自三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
云有待益隆妖人賈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術多大言上帝
助兵當以某日下爲木偶人數百皆長丈許執旛幢爲行陣
久而無驗時已初秋矣定國怒而斬之而諱其事乃出兵授
以黃鉞凡古命將之禮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寨後李承爵
告急乃移師黃草壩有以兵事諫者曰守石關一夫之力能

制勝久之踰石關營於遮炎河邛三昇壁雞公背之絕頂糧
少運艱士不宿飽孫界壩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
以爲憂
十月晉王李定國有遮炎河之捷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於遮炎河
於是雞公背孫界壩之師俱大潰
十五日王出奔

李定國與大軍戰於遮炎河之右小勝遂不設備大軍
驟至壓其營而壘明日決戰南兵餘砲北兵弓矢日中不決
忽大風北來金鎗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焰障天北兵乘風
馳射定國營懼潰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還滇請王出
走言戰守計者以爲書生不足聽也十四日王乃大集諸臣
會議所之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等舉文秀遺表請幸蜀定
國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南走緩出粤西急入
交趾難之者曰大軍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
斷且喪敗之後焉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可黙國公沐天
波進議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出邊則荒遠無際
勢稍緩據大理兩關之險猶不失登籌段也王可其議明日

遂發滇省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奔擣未有若此
之衆者時定國以重兵殿後國勢既振人心思叛艾能奇之
子承業糾狄三品等數人以騎卒千餘伏大寺中謀刼定國
而北定國覘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定國遣率兵千人
殿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初四日王至永昌
王發滇時百官護從師民泣隨者日行不過三十里其後兵
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剝在逃避供頓俱匱而庶僚貧病扈
從離次不前者甚衆崎嶇過大理西定國亦至明日王行定
國請堅守大理許之后數日白文選以孫界壩南潰之兵至
列陣下關衆尚盛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泣叱定國
曰人主以全國全師付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慚南向
叩首曰帝幸赦臣謂文選曰上既救我願身先死以贖前罪
文選收淚謝曰王許幾人死終何益王行矣定國遂行又數
日 本朝吳三桂追文選及之戰於下關又戰於丁當山文
選敗南走入山
晉王李定國敗績於磨盤山棄其軍走 大軍引還
先是定國聞文選敗遂渡瀘江 卽古羅岷山繩云高至磨盤山下

貞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因設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
寶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三伏總兵王國爲二伏令
曰須敵至三伏舉礮首尾橫擊之　大軍至山下得降者虜
桂生言其計　大軍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警恭讓積中舉
火礮兩發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歛亦發礮趨下救之戰
于山上短兵相接自卯迄午僵屍堵壑民望血戰不已中流
矢宛南兵氣沮猶據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半夜散
去定國當日坐山頭上聞信砲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遂先走
既踰險問王安在知者曰王西行去走騰越已百里路界荼

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焉從從王而追者及之君臣俱宛無
益也姑他往以圖興寢遂奔王而奔二十四日王南行尚未
知磨盤之潰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
及王遂接淅而行時瀕昏黑行數里失道迷大谷中其距故
處僅一望宮人竇失公私囊橐多爲楊武契奪
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叛劫擄殺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衛勦統武引其從叛去
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即緬地矣緬
使至其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白
足不履地也進表天朝則稱緬甸宣慰司使臣某國人稱之
則曰某某法此言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
曰大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傳旨
從之諸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
何自棄其防以啟戎心不聽是日王至蠻漠緬人執禮甚恭
弁進衣衾食物華亭侯王惟恭謀擁世子還入關由茶山出
鶴麗不果
二月初一日王至永次
緬人艤四舟以待王二妃及世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文安

哂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寶文較今微異以爲僞文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釁以不恭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王往就晉王李定國之師不果天波及緩甯伯蒲纓總兵王祐隆等謀奉王往護撤孟艮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止是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衮金姜承德向緬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分道入緬焚掠殺戮千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守隘與官軍忿忿益甚從官以下從陸者不知王尚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竟無存焉

哇城緬人以爲寇玉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方後

四月咸陽侯祁三昇帥師迎王三昇上表迎王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時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楊生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我已航閩將軍善自爲計三昇捧勅痛哭以爲真航閩也遂撤師

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王次於者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金沙江之間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爲廬編竹爲城王入若之百官

咸聚草次

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腆

自潰衆四掠百官受荼毒乞憐然未敢誚人主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王威令尚行恐一旦出緬紓禍無計故迎王復奉以爲緩急百救之策且潛匿內外聲聞不通而王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酋脅黔國公沐天波執臣禮以見學士楊在行人司任國璽疏劾之不報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賛見酋張嘉會以享之至是紿天波至脅令從緬制白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及麓夷會長而拜以參示遠近天波歸而自首且曰我爲王屈也在等以天波貪生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米王以給從官

順治十七年庚子鞏昌王白文選帥師迎王次亞哇城不克而還文選自大理之敗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之後以王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不知王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亡有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濱諭緬人假道迎王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酋懼求赦止之文選不奉諭

使者曰前者祁將軍來諭云已航閩若前諭爲眞則今勅爲
假使今勅爲眞則航閩之後何由而來君非臣何以威家臣
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既書不復至緬人
守益堅文選望鵂鶹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椎僞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將軍榮稚之叛輸重器亡殆盡至蠻漠惟中宮餘金
盆銀盤各一又爲與夫盜逃而瘞藏之貪者饑寒藍縷鳩鵠
不足喻也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王怒擲皂毒之寶令碎之
以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國泰竟碎以分

僉焉時吉翔等擁黃白蟒且縱博酣飲高歌逢皇王寢卧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市無剪髮少長皆短衣岸幘與蠻婦坐
地交易襟以譙笑中國紀綱蕩然蠻人視之齒冷矣
順治十八年辛丑二月肇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國之師大敗
緬兵於錫波江
先是定國入緬中餘衆不過千許機調諸將皆以磨盤山之
敗口實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界外畧地而食勢實窘迫
會慶國公賀九儀以全師自廣南渡九龍江赴之精兵萬人
攻孟艮拔其城地饒魚稻諸將稍集軍聲復振公之九儀以
採得濟伐木設廠造舟爲渡江計艦成將渡江緬人斷渡船撤廠舟軍儀

被仵宛相滿時 軍行皆擧眷以行老幼纍纍爲累不堪
巳爲還軍之策或因緬中瘴癘夏秋爲甚施以手里無烟人
何以濟孟艮不可得而送矣有地名風沙擺古者在西南海
上行月餘可至其地高涼其產魚稻蓋往諸定國等文從之
行至赤渺頼山下其山巨壑百里登峯一覽竟見西南大海
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惑其衆擁文選北還且曰王母爲
撣九儀之繼文選入山據險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
兵三千間道還孟艮其後文選入邊遂迎降於 大軍

五月緬人弒其酋弟爲緬王

自二王兵躪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國人懟其
酋曰王迎永歷故永歷來階之爲禍者王也酋曰我迎王不
迎賊也賊禍我民不禍我奈何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
忌遜定國等來攻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
分大出金沙以猗其衆諸蠻奮發各爲戰守其酋一出于酋
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日縛酋置徼輿中投
之江立其弟爲王遣使來告且索金賀不報

六月緬人紿大小從臣盡殺之并圍行營漢人多遇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屬拜緬酋其後外來兵迎王緬大

恐又禮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
外兵飄忽銳進速退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頼山之潰
蠻尤肆志然尚未敢爲逆也時 本朝畏三桂既留鎮其國
山楊坤謀效黔國公世守滇土以爲盤石之計必入緬取王
以獻乃可遂上疏固請嚴檄緬酋令獻王自効緬人於是謀
殺從官以孤王勢使人來曰賊衆潰矣緬土安矣請天朝大
臣詛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人敬鬼重
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三千圍行營索漢臣少長
貴賤皆欲殺而死有竄入寺廨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
數日乃得濟是日赴咒水之會死知名者松滋王某黔國公
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甯伯蒲纓華亭侯王
惟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鄒昌琦部司楊生芳鄧
呼曰毋得驚害老王亂始定移王他所緬僧使其徒來進食
居詔學錄潘璜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王啟隆內臣李國泰
等二十四人其自縊死行宮者吉王慈煙王妃張氏錦衣衛
官趙鳴鑑王大雄等二十三人嗚呼行營諸臣雖賢不肖間
殊其崎嶇守死則一至是同爲一邱之貉而王已爲三桂几

上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日王驚悸致病緬人恐王又不測
無以致辭於三桂乃治潔行宮迎王入居之復貢衣被銀布
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　本朝吳三桂帥師臨江緬人虢王以獻三桂
既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人奉以金盤十六枚置饌以迎飣
曰緬酋來紿王曰李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刻江濟索
王甚急語未竟蠻人遂裂王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
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岸三桂使將負王登岸王問曰
卿爲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章京高得捷也王默然

初九日　本朝吳三桂以師擁王還滇三桂遂以捷聞
晉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歷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
西南然與古剌邏羅兩國爲世仇王自蠻漠舟行從官雲散
有馬九功者入古剌有江國泰者入邏羅還羅酋以女爲定
國次妃（仍邏酋以女妻國泰）於是間道通殷懃謀連兵攻緬九功
等亦爲古剌招到潰兵得三千人亦致書定國相與犄角函
國之兵將發會三桂執王旋滇諜者以告定國聞之蹶踊號
哭自擲於地者百許不食三日自表於上帝以所死憤鬱致

病七日而薨邏羅古剌之師失望而返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舟進王所王遂薨世子
及王婭殉之明亡是年三桂即晉爵爲親王益甲瀦萬人移
家口於漢中美厥功也其後緬蠻至者云晉王孝定國所葬
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
師範曰有明之世如錢謙益江彬陸炳以及李振劉瑾魏忠賢
惡盈朝野人無不知者永明王奔嵐瀼猶恃王坤李國泰
馬吉翔爲阿嫻設廷杖發內批慕燕釜薰借此自雄陳叔寶
是何心肝哉崇禎之天下雖覆宇鼎亦殘于獻而史公可之

高傑堵公脩之招李錦鄧李吳公（傑號楊公卒心吳公）
後皆不得其用或反爲所戕靈鳥化凡羽者有之矣鳥獸而
異其爲麟鳳也能乎施氏雜錄云緬酋既弒其兄定國聞報
率騎疾馳迎王緬閉弗與定國不得入環城數里百計攻擊
三日不下時從官殺盡惟天波未死緬酋將王城上板夾而
解之王遣遥諭曰事已不可爲矣交武各官俱已見害今鋸
解者沐上公也請王各自爲計否則我亦萬無生理定國及
諸將士皆下馬羅拜大呼痛哭聲振天地王聞之哭亦失聲
次日定國憤恨悲號遂大勦孟艮城外鷄犬不留而去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因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爲總兵官鎮山海關闖京師陷乞兵於我　朝遣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後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

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鎮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宋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擢其部將王輔臣爲陝西提督李本深爲貴州提督皆吳之茂爲四川總兵馬寶爲雲南總兵三桂鎮滇久僭擬踰制漸蓄異志日驕蹇精忠亦篤黠不法大爲閭人害惟可喜素恭順能恪守藩服

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盧室方鎮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銷亂萌適可喜疏請乞骸骨率所部歸遼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土馬禁遏郵傳並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屢遷行期朝議分遣招勒昔陳一炳梁清標赴諸藩與籌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爲賊兵所圍自刎死有郎中黨務禮等在黔酋辦三桂入京夫船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　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荆部尚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黃州則以有德壻孫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邊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棄長沙奔清浪州十三年正月賊毛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中爲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

不得入巡還澧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又以長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異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岳州參將李國棟應之岳州亦陷耿精忠亦以是月反絕孰總督范承謨囚之民舍巡撫劉秉政降之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白首舉事親至常澧督戰兵鋒甚銳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 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既命勒爾錦等赴荊瓦爾喀等赴蜀而武昌南昌河南安慶江甯

諸處先後遣重兵鎮守又駐兵於荊州太原以備應援楚警則調安慶兵援楚而荊州兵移安慶又調兵駐荊州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駐太原以繼之遇有徵發絡繹奔赴不淹旬月故叛亂相尋終獲戡定皆用此法也而京師先有楊起隆之變起隆者市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即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鄧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聞之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奏

葉起隆尋亦捕得伏誅京師訛言始息未幾察哈爾又蠢動時方調邊外各蒙古兵察哈爾右翼王子布爾尼謀拒命他部多視爲向背

上聞之立命大學士圖海率滿洲兵三千疾馳往及其未發殲之於是諸蒙古帖服孤後顧憂得專力南征矣而其時反者不特三桂延齡精忠也又有襄陽總兵楊來嘉叛於穀城河北總兵蔡祿叛於懷慶江西則饒州兵變餘干賊蜂起騷及江南之徽州別賊陷湖口彭澤江南之池州亦有賊竊發

上以賊渠乃三桂也三桂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急攻岳州僞將軍吳應麒據守堅不可拔乃又命員勒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員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諸省則以員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勒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提督馬雄亦以柳州降賊則命尚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瓌部校瓌反時殺瓌來降擢侍衛從大兵定湖南入黔滇緑三桂部下久擢至今官三桂初反時誘以僞劉輔臣令其子繼禎入京晉

詠三桂子孫之官於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上嘉之特給世職并繼禎四品官尋又陰通三桂至是從莫洛

進窺羌忽反兵攻莫洛戍之遂圍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
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
時三桂散僞劄各路煽誘給蜡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
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警應惟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
王進寶陳福不從陝省得不全陷已而諸將先後復秦蘭延鞏
諸郡獨輔臣據平涼悉其精銳依山結壘勢張甚三桂親至松
滋遥與相倚將入犯彝陵荆州我湖南諸將方奉　命進兵岳
州長沙以分賊勢而吳應麒於岳州城外浚濠三重設陷坑木
樁守益固長沙則賊將馬寶來援亦堅拒不下諸將皆不能尺

寸進耿精忠既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温州黄嚴處州及江西
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僞石總兵苗之
秀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赖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
州賊不得過衢而陸路有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宏勳等連
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僞都督朱飛熊張萬泰
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
書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屢奉　詔趣督始進兵瑪哈達復處
州傅拉塔復黄嚴而温州爲曾養性據守迄不下江西之地精
忠既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僞總督貟乃忠等合兵數萬自萍

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
上以江西賊衆命岳樂停往粤西留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
喇布爲揚威大將軍自江南移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
樂畏三桂凶燄而閩事差易藉手也已率兵復建昌令額楚復
廣信希爾根復饒州欲由江西入閩辦賊
上不許趣赴長沙益急此十四年事也計此二年中叛變四起
秦蜀楚粤閩浙如鼎沸選將調兵轉餉日不暇給自古藩鎮之
亂未有甚於是時者十五年春以洞鄂等屯兵平涼久不克命
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往莅師三桂方遣王屏藩出漢中譚洪出

西河吳之茂出單家河合犯秦州爲輔臣聲援并令雲南土司
總兵祿道清率猓猓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
於平涼城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揚名王好問
及祿道清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著定會閩賊耿繼茂再
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赖塔速進兵敗
僞將軍馬九玉於衢河西敗僞總兵林鳳於大溪灘乘勝復江
山縣至仙霞關僞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甯相
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

子顯祚繳送僞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於是閩浙亦定
時東西兩巨寇旣降乃得以全力辦三桂初三桂因王輔臣之
變欲由秦蜀入犯及輔臣反正圖洵等守陝無隙可乘而岳樂
已由袁州進兵長沙三桂乃使胡國柱入長沙固守馬寶營城
外爲犄角而親率兵自松滋來屯嶽麓山盡調彝陵南漳諸賊
楊來嘉洪福等主合力抗拒別使僞將軍高大節率衆數萬圍
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
遣人禁其父可喜於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於
省城恕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

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
陷乃守贛州孫延齡馬雄皆助三桂遣兵寇江西高大節已破
吉安入城守
上預知賊不得逞於秦必力保湖南拒守乃趣勒爾錦察尼尙
善等分路進兵勒爾錦敗賊於虎渡口察尼敗賊於太平街尙
善進舟師入洞庭克復君山已而勒爾錦等再戰不利引還尙
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又　詔將軍穆占爲征南將軍自陝
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荆州並選荆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
攻長沙賊方擾醴陵萍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禦

諸郡我兵以次收復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錦部
將劉國軒在惠州揚帆去於是海寇亦稍靖精忠以海寇平奏
請入京服罪其屬下徐朝弼等首脅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
通海寇與劉進忠結腹心藏黑鉛於王昇家欲俟大兵旋日再
作亂將降之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又遣王子至三桂處
乞援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凌遲處死於是閩逆之局亦結三
桂旣失輔臣精忠之信等援勢漸孤乃爲畫地死守計以衡州
爲僞都自長沙移岳之聯絡孫延齡馬雄等爲肘腋助時岳樂

攻長沙穆占及喇布攻衡永皆未克賊增兵自宜章樂昌乘乃來拒尙之信雖已反正仍與三桂通三桂陰援之遣胡國柱馬寶再犯韶州額楚與之大戰幷依圖出城夾擊賊始遁此十六年事也十七年穆占進復郴州桂陽興甯宜章諸處又招降僞總兵王商等僞將軍林興珠詣尙善降賊乃盡銳逼永興而軍我都統伊里布戰殁再戰副都統哈克三又殁碩岱宜思孝營壘悉被衝賊據之環攻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喇布不敢救穆占遣布舒庫尼雅漢來援亦不敢進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於礮以竹簍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

戰瀕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也三桂初病有犬登其案而嗥已而腸噎症益劇又下痢遂於是月十七日死賊黨吳國貴夏國相祕不發喪潛調永興諸賊胡國柱等至仍謀拒守時尙善已殁於岳州以察尼爲安遠大將軍赴岳統其軍先是林興珠之降也謂岳城糧皆取給於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爐峽諸處幷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困

上是之命察尼如其法以困岳水陸之圍始密賊將杜輝潛遣

人來約降事泄爲吳應麒殺死城中糧日乏我兵乃急攻之十八年正月僞總兵王度神保降應麒棄城遁官兵遂復岳州岳州既復長沙震懾賊將皆棄城去我師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國相等亦遁我師入衡州追敗國貴於永州復其城國貴尋踣武岡與胡國柱死守林興珠奮擊敗之國貴中瘡死餘賊遁彰泰又追敗之遂復武岡哨布遣提督趙賴取寶慶寶慶亦復時勒爾錦之在荆州亦渡江勦賊賊已潰所過松滋枝江宜都諸縣皆下幷復澧州僞將軍洪福以辦師降員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而三桂孫世璠在雲南已僭卽僞位勒爾錦尋奏胡國柱在辰州以木石寨阨口跨路立五營山路險惡止行一馬其陡絕處徒步亦難上上切責之乃命察尼辦澧州以南軍事勒爾錦辦荆岳彝蠻軍事以岳樂勤勞从命率大兵之半還京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代之進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黔之師也先是十六年傅宏烈之降授爲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令募兵進取廣西幷依圖額楚既敗賊於韶命額楚守韶幷依圖隨宏烈後繼進會馬雄與孫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等遂乘機進克梧州招漓州蠻林皆下之直抵平樂延齡已爲吳世琮殺死世琮水陸

犯宏烈等戰不利引兵退十七年戰於賀戰於藤又敗賊直逼梧州是時三桂已死而世琮在廣西轉猖獗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率死士奮擊大敗賊始復潯州馬雄已死其子承廕率僞將齊人龍等降世琮圍之於南寧承廕守頗力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南寧圍解分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即由南寧進雲南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

上壯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聽宏烈進師十九年承廕又紿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尚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移宣章援韶州援梧州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讓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

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為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為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病歿於軍乃命賴塔為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民勞徹暫停進蜀及三桂死　詔圖海進京面授機宜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

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擒偽總兵羅朝與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趨保寧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奪橋而進遂克保寧王屏藩及偽將軍陳君極自縊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進蜀也先遣兵復綏縣由閬陽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壩渡江龍安府偽總兵姜應熊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橋拒守良棟趣兵浮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進偽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偽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出降遂復

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尚擾夔巫閒提督徐治都擊敗之於巫山來嘉遁夔州亦復譚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良棟敗胡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辰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麻陽縣於是命彰泰速進雲貴其滿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還輔臣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遣提督桑格據雞公背鐵索橋諸險招李本深

降之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韶塔自廣西進
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抵安籠所敗偽將軍何繼祖於石門
坎遂復安籠繼祖遁去合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於黃草
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三日我兵自鄧戰垂晡大敗其
衆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
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
歸化寺遊酋吳世璠遣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賊數
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濠困之
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因官兵進勦欲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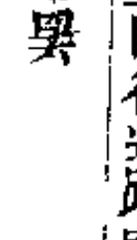
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叙州永甯馬湖諸處
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閒至是世璠以省城危急調諸
賊回救
上預勅諸將各路追躡毋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
得至省者偽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縛偽總兵王來吉以
武定降穆占敗偽將軍楊應選於平遠遣人招之亦降偽定遠
大將軍張國柱偽總兵徐東明李三彬羅文獻郭壯興范應泰
各率所部降偽將軍李發美舉首世璠所與達賴喇嘛書以麗
江鶴慶三府降譚洪已死其子天祕亦降焉寶遁於楚雄衆益

潰與偽將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已蹙惟
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
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偽將軍線緘吳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
何進忠林天擎等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
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線緘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
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竄於廣南尋亦來
降彰泰以其爲三桂壻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於雲龍州度不
能脫自縊死其餘偽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
上乃蠲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賜卹卹節諸臣甘文焜范承
謨朱國治馬雄鎮傅宏烈等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其滿洲兵
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
內地永復用兵億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師範曰世璠非通喇嘛乃割維西中甸貶青海乞援文檄爲
高土司所截滇破而師不至高卽雪君名喬映子映厚孫厚
德以罪發江南時馬寶之子以援字槃仔亦與雪君善獄中
著等韻其自序云有生雖微幸以一節鼓吹聖明其志可憫
矣彼寶其能虎之姿不知反正爭烈滇鄂悖戾

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二月十
十六年己亥正月初四日王
閏正月十五日自永昌府起
十八日至騰越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
時隨護者則靳統武也

三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楊武兵傳言後面吳兵隨到各營
兵士俱怱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國泰催王卽行遂跟跣



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
營行裝皆被搶奴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雙關孫崇雅叛肆掠輜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
悉爲所獲
二十六日靳統武棄王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王入緬關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杖勿驚擾緬
人不從馬吉翔命悉去戎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蠻漠緬人迎
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寶李崇貴等計曰

我等須引世子入茶山旣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王在緬亦可
遥爲聲援或不至受困王妃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王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王用餘各自買
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彼岸卽有從陸者計諸臣
隨行之衆于騰越起行尙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
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妃世子卽命放舟太妃大怒曰
連我也不顧欲陷王于不孝耶衆乃止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爲阻每日止行三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勅阻之是晚諸臣悉會舟前議
誰可往衆各推委惟郝凱與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
臣暴其過惡因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
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馬雄飛鄔昌埼往至
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
緬人哂之因所賫勅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爲

僞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纓總兵王政隆遊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遇我日不如前可即此走護臘撒孟艮諸處尚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王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採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詭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朱繡金中軍姜承德皆自縊死

四月蠻漠來報有我兵那姓者來迎請勅止之吉翔即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那兵得勅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臨者勅一道云我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王去井梹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梗即從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亦優荅之時緬婦自相貿易襁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迎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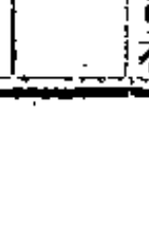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弁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種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脇令椎髻跣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王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聖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王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等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近王體不安且此時何地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開

博肆呼叫無忌聖王聞而怒之毀其居纔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王以賜從臣之窘迫者馬吉翔猶私
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帳吉翔旗鼓吳承爵捧凱而
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十七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黙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
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
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王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
餘道未知曾達否今與緬王約議于何處相迎伏候指示而
諸臣在緬驟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為念者緬營索勅朦朧而

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實
心為王惟向各村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畧或索本國象隻
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于無辜恐不遂天之庇也時馬吉
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嘱其挾駕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
來迎當以某日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衆將疾攻
其惡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奸
醜蓋難枚舉王文武屢遷仍由權貶國事至此尚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令典璽太監李國
用司榷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

李國泰竟鑿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尋恐尤甚託者必先通
雄飛乃得于是行人任國璽蔡宋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進
之吉翔聞恨之不置王方覽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
十八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肇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賫疏至
云臣不敢擅進者欲其扈送出關為上策耳候即賜璽書以
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為迎蹕計相去僅六七
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詔不得遂徹營去
三月有歃盟謀叛東宮斬關以出者兼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
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捕黙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啟隆
家人何愛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蹟意以禍在燃眉急圖
出險王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泰扼之不行
二十三日緬蠻弒其兄而篡其位遣官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衆立心不善請
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
奉匆衆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脇駕入緬止留年老內監一二人侍

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細人以兵三千圍之呼曰南大臣可俱出飲咒水有不出者砲銃攢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王與宮闈仍失延久無可爲計遂悉出出則以三人縛一人駢殺之二王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王死固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妃恐貽後世之譏盍姑緩以候天命王遂止已而緬兵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妻女纔手樹者纍纍如瓜果然王與太妃以下二十五人同系一小屋中驚皇無措已而通事引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王與沐國公時遍地橫屍緬官詰移



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于一樓哭聲聞于二三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進頓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咒水俱爲所殺而默默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王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王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驚救鄰民民恐實甚乃甘心于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于小邦王領之而已王病所存大小男女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昔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

初六日王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王長發歸滇

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十三日王入滇城

十八日王被縊

滇粵陽秋云辛丑五月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奉旨差往雲南可解謂上年本請世子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累卵不思出險尚然如此次日著任國璽奏能主入緬者必能主平出緬今日事勢主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有司官曰爾上千本萬本亦何用

其權若此禮部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筆李崇貴以爲非禮次日亦賜崇貴坐崇貴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毋講崇貴出外一日世子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對

龍蓁順甯府人天啟乙丑進士既從王王漬具酒肴進謁王所守者不許龍蓁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爲其臣君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爲守者往啟三桂三桂許之龍蓁遂得入堂上設宴請王出朝禮畢進酒王稱痛哭不能飲龍蓁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勸王飲王勉飲三爵龍蓁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王撫之慟幾仆

穉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于吳者問以舊陂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舊陂坡檄緬送王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營營中訛言王薨及三鼓譁言王至吳隨衆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爲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主一爲遏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甕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宮眷于公所王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舊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見王長揖王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良久三桂縅口伏地若死久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東昌李君調元經酉送王舊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辛丑三月十八日以弓絃絞于金蟬寺調時在三桂營中目擊者此云王寅未知何據

此與求野錄皆由鄉亡臣所記者其事較明史差爲詳備閱之則其倉皇窳亂之狀歷歷如畫或謂李定國少勝于孫可望然恃強矜功賊性終存退狼進虎之說誠不誣也第事機既去毅然就死以視安龍營之皇帝一員后一旦支糧若干者似爲略具人心矣我

純皇帝閱實錄見睿親王與史可法書而可法答書遍覓無存後得之內閣中　特命褒獎補入丑書其後日實錄謂可法報書語多不屈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宜也況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強詞以辯亦明臣尊明之義耳大哉

王已實立萬世作史之法因取二錄之在滇者節存二庶使後之傳聞異詞者無所眩惑焉

三朝野紀

天啓丙寅四月勅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杜明倖濫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厠中碩鼠形如梁上鵝鵡不思粒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濁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已之賍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勅還倉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廩獎勵此賜勅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贈晉國公賜鐵券有過於九錫文者不勝概錄朱柱明爲惠世揚門人惠逮入都周旋不避形跡故及於禍李雲南人李公籍阿迷壬戌進士當禍之始王公元翰首攖其鋒迨忠賢亂政王公已降黜在外遂肆毒于李公而楊左周黃即繼之此勅之在今日褒魏逆實所以榮李公也演志失載其子孫亦鮮知之者故備錄之使有所考焉已巳立春日師範手記

冊府元龜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帥蒙歸義爲雲南王制曰古之封建誓以山河義在酬庸故無虛授西南蠻都大酋帥特進越國公賜紫袍金鈿帶七事歸義挺秀西南是稱酋傑

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懷馭衆之長材秉事君之勁節嚮言諸部或有叛人潛通大我敗肆蜂蠆遂能剋擐甲冑總率驍雄深入長驅左勞右拂凡厥醜類應時誅剪戎功若此朝寵宜加俾膺胙土之榮以勵扞城之士復遣中使李思敬齎册書往册焉

開元二十年三月壬戌西南蠻蒙崇先來朝授郎將賜帛三十匹放還蕃

貞元十年九月辛卯南詔使蒙凑羅揀及清平官尹求寬來獻鐸鞘浪人劍及吐蕃印八鈕凑羅揀異牟尋之弟也既朝

召見於麟德殿賚賜甚厚

十一年四月壬戌贈南詔異牟尋弟凑羅揀右常侍初牟尋令凑羅揀入朝還國卒於道故追贈焉癸亥以南詔謝册使尹輔曾爲檢校太子詹事兼中丞餘皆授官有差甲子下勅書及贈吊賜南詔異牟尋及子各勸清平官鄭迦尹求寬等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三官宣奉行依舊制也

十八年正月戊寅以驃國王子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十九年正月癸丑南詔朝賀使楊鎮龍試太僕少卿兼侍御

元和二年八月丙辰朔授南詔使者鄧傪傳試殿中監
七年正月癸酉朔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靺鞨等使賜宴有
差丁亥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各授以官
十年十二月辛丑賜南詔蠻使楊廷壽等告身二十九通丙
午賜南詔蠻錦綵有差
十一年五月己酉以南詔蠻大首領蒙龍盛卒廢朝三日
約束土司檄萬曆十一年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剖符世為朝廷臣子受我炯冀之
恩至厚也莽賊詐驚懾恃深阻鴟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實

違天背化甘棄絕於覆載照然
者未有不豎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顧聞一二愚闇不識逆
順利害反教猱升木為虎附翼潛以吾內地虛實輸之為彼
嚮導此亡異故賊啗爾以貨又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
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靡弊恣禍實不能為若害即或
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霆徹無不糜滅者也損爵秩
以博貨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為算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
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
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臠穽滅而宗廟虜

秩賜賚金帛以酬爾勞有如嗜好懷貳悖惡不悛輸欵莽俛
此周覩陰為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行事凡
移兵先涤之然後奏報天子滅爾封土戮爾族類俾無遺育
必不爾赦

傳諭滇黔檄順治十年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土地之
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
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
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是則素號嶢化非跳梁為患

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亡李自成救暨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毒影附若雲蒂甲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災於回祿縉紳斃於敲朴原野骨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闕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宅定鼎收孽龍歸網羅逸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然後大戈四指仝奏委命鯨鯢授首短狐孽面嗣以飛渡天塹福唐二藩衝璧恐後雖王濤之大石頭高頰之擒叔寶徵其功蹟不啻徑庭茲 滇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兵至蜀川勢如破竹獻寇伏誅神人共快遂使蠻黃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兩黔中滇池兩省密邇鄰壤聽暗最真既懷後后之思豈無雲寬之望但恐奸人煽惑愚衆效任叢教尉佗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知弹丸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國家土如熊虎衆若邱山若扼普定之吭浮牂牁之江如舉鼠耑以壓細卵決滄海而灌熒蕞耳且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廢不可興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竇融舉河西以歸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隆丹券之寄載在簡册世所艷稱我 皇上柔緩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錄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故茲特檄往諭慎之毋忽

典故第四冊

無名氏逆藩吳三桂傳

趙翼平定緬甸述略

節刪緬考

徐宏祖隨筆二則

許纘曾優曇花紀事

烏斯藏說

典故繫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高郵人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幼試武舉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以父廕得官歷都督指揮積勳至大總戎崇禎十四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八鎮兵於寧遠三桂偕王樸馬科楊國柱等與我朝兵戰于松山國柱敗沒三桂與樸等俱夜遁樸被誅而三桂僅鑄秩未幾奉命鎮守甯遠三桂年方及壯勇冠諸軍十七年春賊李自成由晉入燕漸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地速召三桂入衛陝督余應桂亦上言關賊勢大非全力注之不可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眞保之間併力協勦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非策疏寢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入眞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棄甯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入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即發簡閱步騎揀擧人民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次山海關而昌平陷二十日抵豐潤而都城陷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猶豫未有所決自成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略曰汝以君恩特簡

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怙懦觀望使
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
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
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
騰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
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遣
降將唐通賫銀四萬犒師并襄手書以往而別令賊帥率兵二
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亡兒自當
以死報今蒙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不得不勉遵嚴命等

語適有愛妾陳沅在襄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
乞降于我
朝求兵討賊時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
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
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潛詣大營承疇大壽
即引見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佯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
守關兵殆盡賊帥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略云闖賊李自成
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于城闕大
豕据于朝廷又云弒我帝后刑我縉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

祖列宗之怨恫天壽凌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
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自
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吳襄自
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
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數匝復分兵
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逼關內三桂不能敵九王度勢
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九王薙
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于戰期兵不及薙者裂白布三條
纏縛于身以爲別九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九王令三桂先與
賊戰既而遣鐵騎統出吳兵之右以白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
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至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
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一寨于城外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
首二萬級自成大懼令偽將上城巡守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奪
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使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
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二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
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出疾擊賊營又令都
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
非眞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

挾者自成遂斬襄懋其首于城上并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祖光先馬光先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遣祭其父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聞自成屯兵眞定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復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二翼以進斬僞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復益兵搏戰率諸賊帥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爲豪傑耳三桂分兵迭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旆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脇遂拔營而遁度固關入山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命攝政以三桂有大功封平西王南京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復讐遙封蓟國公世襲贈父襄爲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揚海運米十萬銀五萬犒之三桂弗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賫銀幣謝我

朝并勞三桂懋第等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東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羈

北京洪範南還始知

本朝渡江之志時自成適王平陽發兵守隘攝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入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西安明年春三桂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荆襄大兵既定三秦復追賊入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于何騰蛟闖賊遂滅順治七年庚寅是時餘孽未靖桂王僭號永歷黔滇蜀粤之間猶阻聲教

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統兵南下以清宇內三桂由秦入蜀郡邑皆迎附九年永歷走安隆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遂遣僞將劉文秀王復臣收復四川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爲死蜀人開其至所在響應重慶敉州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三桂迎戰輒不利乃斂軍退守保甯文秀躡其後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也且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兵分力弱師老則潰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甚也令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驍將號黑神軍袞耀日然勇而輕敵三桂遶城至西南曰是可襲而破也乃開

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至復臣營爲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遂不支三桂乘勝合擊復臣手斬數人圍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解圍去三桂按兵不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戰特遣一着耳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文秀旣敗退三桂益統兵入四川遂平十五年戊戌大兵三路入滇經略洪承疇由貴州大路取雲南與僞將李定國相拒于曲靖征南將軍趙布泰由廣西至黃草壩而入三桂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以取滇省永歷走永昌遂遁入阿瓦以蕩平功

上命三桂統總全師鎮守雲南晉爵親王賚賞優渥經略及將軍員勒等俱俟命始三桂西征留長子于京師爲質其子寵眷有加旋尚主爲額駙恩禮優渥亞於親王貝勒而三桂包藏禍心日伺釁以動

世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延議見留乃提兵遠道絡繹散行三桂未至前驅在燕者人馬塞途居民走匿

敬虛懷延納由是將士樂爲之用民心亦翕然歸附強藩雄鎮咸受其籠絡其不軌之志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康熙十一年秋

上以三桂逆謀漸著欲先發制之以其乞師入關有功社稷不欲顯正其罪

特召三桂移鎮關東予以世職蓋欲銷其逆志以功名善終也詔至雲南全藩震動奸謀益急然恐舉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全進謀至中原據腹心以制指臂長驅北向可以遂志乃拜受詔命待使者益謹而陰部勒將吏始請改期繼請緩行皆持上命促之督責過深頗凌辱其將吏使者不知狡謀乃日以不可三桂欲反恐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諸將酒三行起而嘆曰老夫與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昇平無所用吾輩行且遠矣未知

聖意所在且盡今日歡與諸君終故未識異日復相見否諸將聞言皆泣平時有十三太保者皆潘下都統首領官三桂寄其心膂令將強兵護藩府至是皆聆意約期待變越兩日使者促益急三桂下教會諸將曰行期殆矣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驅策老夫不意至此諸君行矣毋徒受使臣辱也請將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為三桂復懟之曰

朝命也誠不可緩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以力詘衆心也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即稱疾不起撫臣驅之急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曩者披罪東陲值闖賊搆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本朝以復君父大讐繼平滇蜀得棲息于此今日之富貴皆先朝餘蔭耳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別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臨阿五檄取永歷以歸縊死雲南府治殮其遺骸藁葬府城外故云爾諸將皆拜聽命于是卜日謁陵先期復集諸將謂之曰別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諸將皆曰諾乃下令三軍擇某日啟行趣使臣先發至日各具前明服色集陵下三桂則方巾素服酹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異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將行復下教屬將吏曰老夫耄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明晨當于郊外大閱後期者按以軍法向曉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披甲上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槍大劍晝甲雕戈羅列左右每馳馬一周即于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其意欲以力詘衆心也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即稱疾不起撫臣驅之急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曩者披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功于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爲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臣一外史
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我豈有生路耶諸將聞言果忿
忿而出軍士裹甲露刃矢在弦馬塞道風勁塵生日色慘淡居
民皆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失聲刮頭
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即禍輩亦且
族矣諸將大悔因惟有叛耳三桂大喜徧徇而起即部署
諸將因執二僕以撫首祭旗撫其裹創而出曰殺吾兒矣
以長子尚主留京爲質故也三桂不顧傳檄於四方前隊在荊
望者皆舉兵反時奉使纂帖式王新命乘間將脫疾馳五晝夜
至京師赴兵部告變主荊以手抵柱曰上覆我慶不能出一語
堂吏見狀知有異急以湯潑之爭曰始難乃大言曰三桂反矣
撫臣被殺使恆見執矣舉朝震動貴州提督李本深張獻忠勇
將也從探可望大衆後鎮黔中險與三桂往來至是遂從之反
發兵守險擊勢甚大貴撫曾中走以片紙書三桂造反本深作
亂內之函插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在戒嚴陝西提督
王輔臣聞三桂反亦欲舉兵爲應因聞先告警以請餉不給激
怒軍士即囚秦州據平涼以叛誘降我鞏昌游擊宋成棟協防
階文叛逃參將潘瑪臨洮游擊董正已遣趙

陳兩僞總兵進屯鞏昌攻略河東諸州郡三桂以輔臣爲僞鎮
西大將軍陝西總鎮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僞諭僞印容相聯結
闖輔臣叛逆據守城監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爲西道主三
桂以屏藩爲僞將軍時有欲求先朝後以繫人望者有欲疾行
渡湖全師北向者或勸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者或勸
據關東巴蜀塞殺崤以自固者三桂皆拒弗從甫至湖南遽僭
大號改常德府治爲行宮易黃衣不及以漆飾之築壇衡山下
告即位于上帝建國大周改元洊用復于山下結蓆廠萬間爲
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稱賀舞蹈未畢大風忽起蓆廠捲入雲中
俄而驟雨如注逆黨草草事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於是三
桂以其壻胡國柱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文華殿大學士與
其將馬寶鎮守成都府控扼滇黔以通餉道寶本李定國將
王師定滇降于三桂儀表魁梧捷驍勇絕倫每戰必飲醉眼赤採
鞭槍縱馬入陣所向披靡歸則兩手凝血沃以沸水所持械始
脫又以夏國相爲僞將軍金吾衛大將軍武英殿大學士與其
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規圖進取以其姪吳之茂爲僞西蜀
大將軍與屏藩輔臣合兵破甘肅下臨鞏駐師隴右謀據關中
與我定西大將多羅貝勒巡撫華善靖逆將軍張勇提督王進

寶相持于武關三關諸將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師絕糧道斷驛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動三秦我軍數爲所困以其姪吳世寶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率兵下廣西降我嗣定南王孫延齡廣西提督馬雄三桂封延齡僞臨江王授雄僞東路都總管以其將馬承蔭率兵下廣東降我平南王尙之信俾仍掌藩事授藩下都統王國棟爲僞輔翼將軍協守廣東復遣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臺灣招鄭成功子錦使各起兵侵擾閩粵以分我軍勢精忠經皆逼殺于三桂其時本朝之將大軍鎮守岳州與吳逆相持者爲川湖總督蔡毓榮

將緣旂兵與督臣協守三楚者爲江南水師提督楊捷統滿兵與提臣爲犄角以撓吳師者爲大將軍賴塔奉命招撫楚蜀以輯甯軍民者爲大將軍公圖海總統諸帥擁重兵爲南北聲援者則順承郡王也當三桂起滇南窺荆楚本深應于黔精忠叛于閩之信延齡據于粵巴蜀旋破鄂岳告急王輔臣據平固下隴右王屏藩出陽平關圖鳳翔人心搖搖當宮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天幸天奪其魄逼洞庭而不即渡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衡湖間此乃天命非人力也三桂初發難時洛邑頑猶思祿父故訛言煽動所在響應耿尙二王及臺灣鄭氏皆通使往來及聞其南面自尊建號改元設官製歷由是天下解體角材而立者皆思有以誅之矣自癸丑軍興滇蜀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價五六兩鹽價三兩四錢一斤軍需孔殷則加稅田畝地丁額征畝至五六錢徵催嚴殆怨聲四起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加稅不足又于雲南麗江等處鑿山開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忿怨而三桂窮極奢慾愛妾陳沅自妝京時仍覓得之轎之入蜀入滇籠以專房晝夜酒色自娛不理軍務脇從之衆日引頸以望王師之至十六年丁巳大兵定浙東下八閩入兩粵精忠之信旋皆反正延齡

爲馬雄所軟謀復背吳事泄被殺鄭氏亦退屯島中閩粵既定三桂之勢益孤王師無東顧憂遂并力西向王輔臣據守平涼與張勇等相持三載輔臣孫偽官屢以王爵餌寘遣偽守備陳旺賫偽諭偽印併吳之茂密書至軍勇即遣子雲翼從口外入京奏

聞與陝西提臣王進寶孫思克進攻益力河東州郡漸次恢復輔臣勢蹙遂率平涼慶陽固原諸州郡以降大軍乘勢謀取漢中興安分兵五路屢有殺獲三桂漸老耄援秦之師不繼所得州縣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據陽平關爲平涼聲援輔臣既降屏

藩力益弱屢爲大軍所挫後戰敗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秦省
蕩平王師遂由隴入蜀夏國相同李本深規取楚地與我督臣
提臣滿帥等軍隔洞庭湖扎營湖中飛矢雨礮晝夜不息國相
等不能進取尺土士氣漸沮順承郡王遣大臣諭晝三桂三桂
不從明年戊午　王師四集湖南故土奄然還定時三桂已退
守成都本深見勢不支謀復歸順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
福遂降國相西遁三桂抗命敗
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百萬之衆莫可誰何至是皆遁歸胡
國柱爲逆藩額駙有絝袴習每出師一切撤用玩好奇花怪石

餘駱焉三桂搆逆凡五年卒七十有五嗣孫世璠僭號雲南改
元洪化以五華山爲宮城昔僞永歷在滇築宮于五華三桂益
廣其址線以重垣俯以傑閣極土木之盛至是遂駐軍焉拜僞
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國左丞相宮府機宜咸咨詢之拜僞將
軍馬寶爲元帥專司閫外先是靖逆侯張勇密奏搗巢之策
上命議政親王會議未報至是
命大將軍多羅貝勒　大將軍公圖海從貴築大路駐軍曲靖而
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粵之師由廣西入滇屯黃草壩會軍進
討雲南大震自粵入滇有石門道之險兩山直立中通車馬一
人守隘萬夫莫窺平　南兵至奪於先聲守兵皆撤營遁歸大軍
過險衆志始定吳軍于要路聯接營寨以拒我師一夕傳言
關神顯聖敵疑我軍刻寨自相殺天明始散遺皮盔皮甲無算
吳軍恃苗兵鐵槍發必洞腋我軍以烏鎗制之圍牌十伏槍百
火至齊發苗兵多死　是時吳軍于石虎關口築礮臺二座臺前
飾田百頃鑿池爲淖時值播種上插青秧以陷馬足我軍偵知
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斗竹梯千乘迂道至關下先以泥實地
乃附以竹梯蟻登矢石雨下屍與寨等攻至第六次吳軍不支
悉遁遁我軍反據其上開大礮擊之死者萬數馬寶將大兵屯

外我撫遠大將軍公圖海曰遣使賫金幣王其營諭以
朝廷威福寶惑于利心動復縱反間謂賓將擁衆入城謀不利
于孺子世璠亦信之軍糧調遣每不如其所請賓衆進退維谷
圖公以愛子爲質誘令釋甲歸順遂信質來降以兵衛入京
上欲原之廹于言者與耿精忠同磔于市死之日天鼓鳴日無
光愁雲四合賓謂行刑者曰我將歸天也體無寸膚面不改色
賓死圖公亦被譴焉賓臨陣所過必衝一血路滿兵死者凡數
萬將刑八旂軍士雲集爭市其肉歸以祭沒于王事者二十年
春二月平南大將軍侯平西大將軍孝會議進勦四月大軍集

雲南城下諸將數請攻城大將軍不許曰軍士冒矢石觸鋒刃
冀剏走萬里得王於此今遠孽釜魚息昆明諒無他虞我按兵不
動曉以大義必有起而爲變者何忍令我軍士復填此堅城下
乎遂撤攻具築長圍以困之會城外接昆明池池內橫以木筏
上設樓櫓與大軍爲犄角勢以防奔逸城中樵蘇不通者閱月
數出銳卒衝擊營寨我軍堅壁不動吳勢益窘僞丞相夏國相
慮其黨謀變悉移諸將家曰屯五華山宮城凡僞僚府署亦移
宮城左右分門守禦以示必死秋九月劾守南門僞總管獻城
納款火爲內應我大軍會訊得實傳令三軍五方齊進至夜

僞政府火起我軍啣枚至南城下門啟師遂入夏國相知有變
趨至宮城號哭而言曰吾聞守祉稷者死社稷王毋自辱逼世
璠自縊并殺宮妾數人歸殺其妻子遂自殺比明大將軍統全
師入城雲南平諸將以城中百姓爲逆死守照律應屠大將軍
曰滇民不幸爲臬逆誘脅死于兵役者半死于饑荒者半幸
天兵弔民伐罪民困稍蘇殘黎有幾忍復殺之乎宜仰體
聖朝一視同仁至意暫緩斧鉞之誅俟
旨定奪尋邀大赦與民更始滇民大悅初三桂僭號衡州衡州
山嶽廟有白龜大如錢每多盡異三桂志希神器卜曰若廟供
問已復從貴州至雲南而止再三虔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
臣相顧失色後果如所卜

外史氏曰嗟嗟三桂不忠不孝身陷大逆家破屍戮爲萬
世笑信哉自作孽不可追也當其稽首
清庭乞師討賊六軍縞素萬姓同仇使有明九廟神靈一舒
在天之憤厥功非不偉也而徒以耽情優笑盡惑妖淫而
爲此舉則豈志存君父者哉洎
本朝定鼎燕京錫之圭瑞爵列親王河山帶礪之誓載在司勳

可謂榮矣乃居寵而不思危被恩而不知感驕奢淫佚恣行無忌據滇南尺土欲與
天朝抗命僭號改元亥窺神器抑何愚也卒之毒流緡紳禍延黎庶徒覆其宗而絕其祀哀哉
考馬寶于大

克復省垣後引餘衆西奔我師追至天城擊敗之遂逃入彌渡之南山匿阿札魯矣姓以搜捕日急自詣轅門納降今尚有俗語云馬到天城人白散天城屬鎮南州去阿札魯百餘里其所茅茨一面予猶于矣姓處見之至胡興柱亦走死雲龍是皆確有可據者與傳中

迥異故并記之嘉慶丁卯清明後十日師範手識

師範又曰三柱藩滇日每以曾中武舉誇其部曲於部屬中兩忠武亦由武舉起家一則再造李唐一則力扶遵宋使三柱于乞　師破賊後即隨范李諸公自殉以報其父否則解兵柄遁跡山林不已誼高于古上較郭岳而無忝哉乃既經委質又復包藏禍心蓋其始念祇爲陳沅一人耳吳梅村鞫圓曲云痛哭六軍齊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又云千秋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曾以千金求削稿是其平日之氣寃不能掩也

平定緬甸述畧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體者漸强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察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僞永明王由桂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欵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　朝豹大兵至即俘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

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酋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搆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

竟籍牙起兵誓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繕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上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爨籍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爨籍牙擊

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
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甕籍歹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甕籍
歹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甕籍
歹死其子莽紀覺嗣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
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竄於近邊也遣
人招之宮裏雁疑木安而其妻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
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
永昌守楊重穀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
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猓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

有歲幣圭冕莽紀覺遣淇自普拉布率兵三千來索先闌入我
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
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咎緬賊復至我邊放邊
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
其弟懵駁嗣即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
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
襲必討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
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
舟渡滾弄江訛言流開邊民一日數徙從此永昌邊外之擾也益

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
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剿死大舉土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
漸退得以其閒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
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
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卽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
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
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竜廠丁頗悉緬事曰
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

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
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僞聞孟
艮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簒據孟艮導賊擾邊於是

并下煽官兵其已集士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三百襲纏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敛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恭底之弟線邁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甯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滅輸糧若干楊應琚遣以招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

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物產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率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憤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龍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楞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殘達越龍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趕諸將恰國與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各土司地有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不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大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領

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寨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卡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爲柵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過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盞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睒伏不敢復抗

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坐
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
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
轉退兵則法當死閒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
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
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眾來追及我於獐子壩自是無日不
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籠果多糧軍士賴以
濟會賊暮即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者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

大山土司以歸猛籠糧尚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
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
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而賊即
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壁我甚近若不決一死戰蓋將肆
焉於我無噍類也賊入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
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
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既下翼日三吹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
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
走跋及頂背自相蹂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
一二千坡溝皆滿幾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譟久

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獐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小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 繡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主練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路阻不得達遥望 闕庭進退維

谷故傍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首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帥勢日蹙時關愈力嘗諭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止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 國之深光非徒憤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徐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眷眷向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雕勦以怵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揭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揭頓拐亦殺三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憂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恒來滇經畧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敬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畧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生懈并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憂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駱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燜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揭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憂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遥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袞從陋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畧至憂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渾覺先遣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只

葉書一 夷語謂之穆格丁 益編年紀候之書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

之處於是所愴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杉服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放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諸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畧遇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江田蠻暮緬賊遂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鴛鴦連環疊進弓矢

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即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讙而奮因風水之勢多蹴之賊舟自相撐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為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畧已病諸將欲遂以此蔵事阿里衮曰老賓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畧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逸逕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為柱

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甸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箐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縈鐵鉤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為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畧又命火攻先製擋牌鑿穹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竝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卻田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兵皆挺槍抽刀待潰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益立柵之城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逆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權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畧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老宮屯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棚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泣訴命策馬往面受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梁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耶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

諸事議未決耿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責之耿旺
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懵駁亦遣使賫書來
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師範曰予既紀緬畧緬考復傳屬夷傳十八土司觀之者觚
類旁采底免蒙瞞此述外尚有孫文靖公毅緩緬紀事予曾
抄存匣中失于關北侯回滇定當補刊是舉也一壞于劉總
制之張皇再壞于楊東閣之荒謬明將軍王克勢已成雖額
爾登額果能如期終難徑抵阿瓦幸獞子孺蠻化小猛育之
戰全身以殉軍士無一降者忠勇公以經畧治事精詳審慎

土飽馬騰奈雨阻瘴興姑與爲款而安輯之蓋百世利賴焉
大抵緬宍于滇之西南天則炎海煖蒸地則水土惡岑甆爲
前門滇乃後戶如必盡榛荆而披荆之甆以舟師搗其巢滇
以屯練奪其險約十八司各自爲戰斯可矣欒龍顏碑云緬
戎寇場是緬已見于劉宋現今緬酋孟隨奏改阿瓦王名號
薄緬弗居甕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歟
按樊綽雲南城鎮志如鎮西越禮銀生開南接吐番界彌臣
達波斯鄰小婆羅門諸部必四五譯乃通大理所恃望苴子
即騰越之野人倘撫而用之實平緬勁旅云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爲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氏
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撣國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
封以王明初頗衰不過在三宣六慰雲南土司之屬中葉漸強
雄鑾食諸土司遂與明爲敵迨其季也斷其餘孽一舉而空之
顧自紀緬者或謂自古不通中國或謂西南夷不知何種蓋未
之考也自漢光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栗有中國聖帝之占舉
種內附至明帝永平十二年柳貌繼之遂置永昌郡風教漸通
和帝永元八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

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奉國珍寶重譯來獻帝賜
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初元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
陸類等內附獻象牙犀牛封牛永甯元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
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
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帝作其樂於廷封雍由調爲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幣各
有差漢書音註漂音擅東觀漢記撣作墠擅與緬音近此緬國
之所由來也雍由調與莫延陸類皆附永昌郡徼外而又獻樂
於漢廷和帝至作之於元會其爲歡動朝禮數有加猶越裳

南後獠羌之獻樂於唐其繼志者也唐時驃樂之進由南詔其
傳曰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閣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
三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接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
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
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犖迦曰半地曰彌
臣曰坤勒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黎曰偈陀曰多
歸曰摩曳餘即舍衛贍婆閣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
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昊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
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元惹曰羅

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
曰伽龍睒曰阿黎吉曰阿黎悅曰達磨曰求潘曰僧
堵曰提黎郎曰奎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乞毛曰僧迦曰提追曰
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陁辭曰
磨地勃繇彌臣王坤勒又有小崑裕部王名苴惡越俗與彌臣
同繇坤勒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耶
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棚海行五日
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
利毗離尚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閣婆也十

五日行踰二大山二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
羅閻俗與佛代同經多其補遲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賁伽盧
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主居以金爲甓府覆銀瓦
飛香大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
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
象檳史數百人青甓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
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枝爲梠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
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
覆以錦厝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

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
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
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
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
死土宜穀粟稻粱蔗大若腥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
登伽陀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灶與諸蠻市以江猪
白氎琉璃器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金珠琍衣青紗裙披
羅段行持扇貴家者旁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
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

兵疆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
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
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皇作南詔
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
六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
習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德
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
字疊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
詩疊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大
德疊 七之四 典故
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拜
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
蹈舞折揖以合南字字成倫終
倆伏鉦作復損舞餘字皆如之
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
將臣鄭邏也字舞畢舞者十六
舞入偏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
皆稽首遂巡又一人舞億萬壽
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

話

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
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
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
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
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磬折象
人爲四方之舞闢四門之舞遽
三振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
之舞歌天南漢越俗四章歌舞
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

鼓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
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拗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
笛大小簫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
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
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篳篥五絃琵琶橫笛短
笛拍板皆八大小簫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
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鉦皆二栰鼓金鉦皆四列屬舞筵之
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關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
十六人晝半臂執栰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黑頭

鼓 七之四 典故
襲金佉首畫皮鞾首飾袜額冠金寶花鬘褵上復加畫半臂執
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褵畫鳥獸草木文以六綵雜華以象
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
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衰羽翟以象文德節鼓
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
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乾運爲土明王德
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
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
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

才遞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洗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叛歸化洗過日新皇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迭五均諧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軍上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扑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褊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翼樂用編鼓銙鼗大鼓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

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篌箜篌筝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始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褊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雲花髻執羽爲拜扑之節以林鐘宮地統衆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髻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褊袖象角音主木首飾翼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棡鐃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獸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鳳鉦棲孔雀鐃鐸集以翔鷺鉦棡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棡鐃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敔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譬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爲右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十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鐘篪簫笙塤篳篥小觱篥笙笙塤篳篥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坐奏之絲竹拽作六獨唱歌工復通唱軍上奉聖樂詞雜羌渾部樂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皐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三貝一絲七竹三匏二革三牙二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絛紛以花氈纏爲椎螺貝四大者可受二升飾絛紛有鳳首篳篥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鵁皮絃二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項有絛軫有龜首篳篥二其一形如觱長四尺有

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腰濶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丸絃左右十八柱其上而飾彩花傳以鼉皮爲剌有龍首琵琶一如龍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三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宝絃隨其數而軫在項上在頸其獲形如獅子有雲頭琵琶形如前面飾龜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絃覆手皆飾龜皮刻捩撥爲舞鳳龍狀而彩飾之有大觱篥今覆以牛皺皆彩畫之上加銅鼓以代爲觱篥鼓應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捩長二尺以絛鞔腹穿鼓兩面本可受二對太絃應大簇次絃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飾刻木爲軫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大簇有小觱篥今覆以牛皺皆彩畫之上加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瓜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鍾開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鼻律度與苟最笛譜同以清調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南呂一應鍾三大與中呂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其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觱篥篥

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鈸在下穿匏達本柄黃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龍幷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哆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獅手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彊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別統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聖覽詩謂雖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

商八曰甘蕉王驃云過思略謂佛教民加蕉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曦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暨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石調樂工皆昆嵩衣絳氈朝霞爲蔽膝謂之裨褲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脩有金寶鐶釧冠金冠左右珥搖條蔓花鬟珥雙簪散以毫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若踟躇拜手猶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

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矣迷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拓東然則緬甸自漢及唐皆進樂於中國史傳所載如是之詳且云其地北接南詔東北袤長屬羌直哀城今太和縣城也盛則總歸於一君揮曰驃音則各上自分崛之互爲雄長不專一名而今阿瓦猶曰驃國城其地有曰驃甸雖南詔君長亦稱驃信非自古不通中國者也宋自玉斧一書遂棄雲南何況塞外然白象之貢尚紀緬甸盧波斯道至元開雲南始遣乞解脫因招緬甸至元十三年緬入寇大破之遂征緬至江頭招降其部甚多以天熱還師十九年二月征緬二十年

十一月克之二十三年伐緬三十四年緬始平大德元年封酋的立普哇拿阿速提牙爲緬王予信合入的爲緬世子緬之稱王自此始四年進白象五月王爲其弟阿善歌也所殺詔立其子寔麻歌撒八爲王罷征緬自是終元之世緬使入貢明洪武二十八年其酋卜剌浪遣使來貢永樂元年設緬甸宣慰使司以那羅塔充之初卜剌浪分緬地以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羅塔奪其弟地訴於朝詔兩解之時與木邦相仇殺予弟潰散國人共推莽得剌權襲宣德三年遂以爲宣慰使八年入貢正統十年以故宣慰子馬哈省

以速剌並爲宣慰使景泰二年賜金牌信符是時緬甸與車里木邦老撾八百大甸大古剌麓川平緬馬撒爲八宣慰使之亡故等夷而緬甸且爲木邦孟密所弱殺宣慰莽紀歲時嘉靖元年也六年乃命永昌府嚴時泰別立土舍莽卜信守緬甸紀歲子瑞體匿洞吳母家長遂據洞吳并古剌勝孟養招誘三宣不可制矣瑞體死子應裏嗣尤桀黠萬歷十年劉綎鄧子龍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賊稍斂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暹羅間緬由是緬頓衰迨至順治十八年莽猛紱兒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與整賣構兵求進貢而

不果蓋百十年來中國幾不知有緬甸
尚賢出與尚賢者石屏州民也家貧走
曾長大山王蜂筑信任之與開茂隆廠
以兄弟稱大爺主廠二爺統衆三爺出
則黃耀祖也廠既旺聚衆至數十萬一
身才小然臨陣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見
走廠徒多才力數百勠可手挽而發
聯絡有衆衆憎某廠欲攻之而憚茂隆
許之而陰告某廠廠備之衷大敗回過

獲不可勝計衆大歡飲讌中酒尚賢大
尚賢曰吾非哭他哭此廠敗矣吾與衆
一旦有此无妄財懷父母妻子各思歸
矣於是諸人各被酒爲豪舉盡探懷中
人皆此類也諸葬賊皆緬也畏之甚不
衷深平生所與故人聞其富往省之數
使人殺而奪之問如是非一其三爺心
處也乃謀自脫因請尚賢欲假徒往山
入葫蘆獵所得禽時以遺蜂筑蜂筑不

而有之尚賢屢招其歸某不答先是尚賢之鄰有
廠抵徼外之葫蘆國其
廠大贏廠例無尊卑皆
兵時尚賢爲廠主三爺
有警則兄弟全出尚賢
者如遇矮腳虎無不驚
之丑在衷方開廠者互
阻用重價假道尚賢陽
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

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
蠻者馬請即往時亦有敏家大抵桂家之與也宮裏雁貌偉而
怪滿面皆髯每鬬矢石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時與緬酋隙尚
賢伺間入緬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桂家戰不勝乃說其酋莽
嘍喇以進貢假威重可陰爲己地緬乃從所言然尚賢亦不解
爲此謀時利尚賢者多故添此轉折尚賢但知自已進貢耳十
六年進京貢十象并諸物究不能得葫蘆劃付快快回已棄辭
大府西行矣忽又追之回拘於空室餓而死尚賢死而廠徒散

羣蠻自是輕漢人矣時 分噠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噠喇入據其城有甕藉牙者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桂家戰勝之遂敗敏家十九年正月噠喇爲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且擊敗波龍厥走桂家遂墓緬甸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紹嗣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爲所迫率其下謀內附駐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苛索之宮裏雁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厥周彥書相招宮裏雁念妻妾不相能乃攜其妻曩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而挈其妾並奴婢六人赴厥宮裏雁既去刀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於城中曩占知入牢籠潛語其人但望城中火來接應耳已而派春索其奮庫即與之索其次女即與之索其長女即與之乃索曩占怒乘夜進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隕蓋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爲僧至是國人迎立之五十三年順寧府知府金保順雲營參將花連布會禀據耿馬土司罕朝瓊稟報奉委巡查滾弄江一帶以至騰越有緬酋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虛撒亞三名帶小頭目十二人跟役一百餘人恭賫金葉表文金塔一座馴象八隻並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等物又具咨文一件咨稱孟隕係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爲僧因兄懵駄死婪墜腳牙篡位

滇人每言吳尚賢宮裏雁若在當有邊禍其說雖未必盡然然足以見邊地之情形能保厥者即防邊也宮裏雁與木邦相依倚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明年遂犯猛龍殺土目二十九年春退三十年孟洛死弟懵駄嗣時犯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小騷動而已未至攻塞圍城也而大員舉動張皇輒欲自往以罹禍機三十一年三月三日總督劉藻手於自殺迫楊應琚至事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枋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衂邊事無寧日矣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

正月明瑞破以忠剪公經略三十四年經略至於師緬尤乞降遂班師四十一年懵駄死子墜腳牙嗣四十七年爲其下孟嘗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隕蓋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爲僧至是國人迎立之五十三年順寧府知府金保順雲營參將花連布會禀據耿馬土司罕朝瓊稟報奉委巡查滾弄江一帶以至騰越有緬酋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虛撒亞三名帶小頭目十二人跟役一百餘人恭賫金葉表文金塔一座馴象八隻並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等物又具咨文一件咨稱孟隕係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爲僧因兄懵駄死婪墜腳牙篡位

詔以楊重英之送出與否無關緊要令派員先送貢使親齎表文貢
物趕行務於萬壽前趕至熱河象隻重累難行不妨委員按程
護送凡筵宴接待事宜俱加優厚六月總督富綱令原任迤南
道賀長庚順雲營察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副通事兵丁
治在朝伴送緬使細哈覺控委盧撒亞進京俱從優賞齎仍授
賀長庚爲迤南道九月緬人送出楊重英行至耿馬病卒總督

詔以楊重英進無從順緬甸情事賞道銜并將伊子楊長齡釋放五
十四年細哈覺控等回滇齎到賞賚各物并奉
詔遣覺緬人孟五拉喀者衆波滿等四名回緬五十五年三月孟陬
遣目便居未駝便居覺抓細利覺抓南達住蘇等齎金葉表文
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萬壽佛經一部及
土產各物表文曰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陬謹奏
大皇帝寶座念小臣前歲遣目投誠納款仰蒙
鴻慈恩准已屬萬幸乃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齎到

御賜各種珍物小臣出城三站跪領不勝感激歡欣
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小臣差目赴關接回
恩德如天將何圖報欣聞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臣已經歸附
天朝理應進表慶祝叩謝
皇恩不勝歡欣頌禱之至至小臣乃蒙
恩准內附自當永沐
生成仍求
大皇帝逾格恩施

勅賞小臣阿充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子孫孫得以世世恪
藩仰承
恩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民生計艱難還祈照舊開關使小臣所
産棉花等物藉以銷售不但小臣身蒙
厚德即衆國臣民均沐
天恩於萬萬年矣謹具表以
聞
詔允封王開關並
賜詩一章

勅諭
百福亜緬宣封奏派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
十七日賞還遵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線氏等八名口抵
騰知州屠述濂帶送出關還還孟陽差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
應也走宮屯一帶迎候沿途饋送魚鹽食米極為恭順永慧等
賞貲有差十九日抵新街孟幹備有船隻揚帆直下孟陽親出
謝阿充四站之九伽城恭迎
御賜七月初一日永慧等抵阿充宣封孟陽遵照指示儀注跪迎行
三跪九叩禮受封并
勅書
御賜詩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謹收存永慧等於十三日回
舟至陽出城親送並遣頭目齎金葉表文馴象二隻貢物各色
隨同永慧等赴京謝恩情願世守藩隅十年一貢並謝賞還緞
匹德即衆國臣民均沐
天恩八月二十一日進鐵壁關二十七日抵騰永慧百福隹
送貢使便居也控蘇合覺應達覺三人並小頭目暨跟役九人
齎貢物表文進京知州屠述濂沿途照料赴省接緬酋之先於
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雍音雍去聲也前明則有雍罕
於今則有甕藉牙其屢次差投緬文每稱相傳二千七百餘年

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
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葵瑞體開疆賛食氏隸
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線景邁孟艮及大小古
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攝其兵威聽其驅使其亡國雖無
綱紀而王以下則有四大萬次則名為萬翰其外則有七萬如
邏羅則緬言攸得拉郎調攸得拉萬白古結些亦然與中國交
則謂得魯萬衷言得魯漢人也萬郎頭人之稱以萬作蘊者訛
也其國好佛法有國師以緬字寫經用回回歷不置閏其地近
彿郎機西洋貨物聚於漾　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

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明名號爲官員則我無敵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萬無俸隨其做買賣以取利爲官資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大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崗寨負戰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與論議尤與之款密性如此

師範曰此較包尚書綑署差爲宏備蓋包謹于明考則詳于今作書之體例宜然也奉聖樂首詞儀器非細繹之幾難句讀通志僅入雜錄殊欠裁擇茲從唐書摘識良用快心按權

文公德輿奉事員元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奉聖樂奏狀云中使楊明義奉宣聖旨令南詔奉聖樂音譜其遠誠堪已周試卿宜知悉者伏聞樂以導志感而成聲故有翕純皦繹之音蠲任蠲除之奏以節百事以平八風伏惟陛下覆露法天和澤柔遠順氣安達殊方洽歡願爲保障以臻聲教納邸獻樂贊揚時休制氏新其曲度吾人協其辭禮雖逾舞可歌成章兩漢所書未若今日伏望宣付有司編諸史冊今之緬雖不同于蒙參華風漸被當有嗣音而起者矣權文亦辻存所寄錄之者後各從其類也

徐宏祖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孛子啟元嗣爵已諸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筆之多士怒亦筆其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大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崗寨負戰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御吏金逮奴如故啟元益嗔徵兵祭纛壞垣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璫專政下調停旨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逝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啟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稱未勝冒服乞權署名俟長

賜襲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官授卽今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也

普明聲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寄州祿土司兵合勦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明聲走阿迷寄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寄州強留普樹之敝曲庇明聲初猶屯阿迷境歷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寄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甲莞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勦上命川兵四省合勦之石屏龍

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滅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
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
邀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邀自營中潛往爲
明聲壽酣返營一章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
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太僚夫守任職方郎賊侍
爲奧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貴不
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
何驟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爵楊應常
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明聲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癰莫發

致成蔓草難圖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
勿能自解即以飛語慫恿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
明聲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
縣官飾疏上嚴旨逮仇及按臣趙世龍
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
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詐都括萬金犒之
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大衡襲其穴也天
頭曰之一見明聲有異志心不安妻顏氏力勸歸中朝大衡因
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緒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

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睦災怨宇甯州方攻當時洪已
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
入後洪返謂所守太重責反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諜知乘之入
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
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
白城即大舉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與安東南九日程與
交趾界城天險爲白彝所踞明啓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
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
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子局酸禍迄今白臨安
者輒拚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
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
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
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唯三
鄉何天衢西唯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鬬餘皆聞風慴伏有司爲
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伉以故釁被逮後人苟且
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伉之罪在悞用周世昌不
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

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
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也

師範曰封建非可以亡周而周竟賴于秦則封建亡之也藩
鎮非可以亡唐而唐卒篡於梁則藩鎮亡之也朝聘之禮廢
巡狩之典廢彼所謂封建者始則挾王以圖霸繼則威國以
稱雄駕馭之權輕跋扈之習慣彼所謂藩鎮者淺則據城以
請命深則擐甲以窺京嗚呼沐氏之鎮滇普氏之食土固非
封建藩鎮之可比而其勢亦可參觀焉昭靖英忠襄春之世
上既推心置腹下亦竭悃宣勞降此漸多越分朝弼昌祚顯

羅罪譴而啟元益思自逞微宋氏沐祀旦斬矣得至天波走
死徼外斯又不幸中之大幸也普明聲么麼小醜耳當道者
翼之如騎子倚之如金宋畏之如乳虎養癰貽患旋延十餘
年廖大亨之疏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郎叛可傳檄而定
何必勞師胥餉其言是也其所以為言者非也虎兕出于柙
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咎歟我
國家撫之以督撫治之以牧令良法美意永之萬世而無弊
又何封建藩鎮之足論哉爰推其故俾籌滇者知所鏡焉庚
午立秋日補書

松江許纘曾優曇花紀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膚廣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為西
南廢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
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
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為百卉如滇茶之種比
十有二扶桑五色艷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者筆不勝
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為靈鷲水
為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誌
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為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

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
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為
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
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佯置
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為之悵然居無何閣雲南府志載優曇
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
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下歲亦名娑羅樹昔蒙
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六一
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滇海之俗特未知其

眞名爾急使人至士圭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搆非舊宇入之安甯州朱守至盛稱州城之北菊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甯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葉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甯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士圭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士圭廟二本不可復見安甯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圭予夏四月値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

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葉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予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虛冲澹之氣于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予姑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葉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士人驚相詫謝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稍凋落乃易盎而植之今年春亂萌怒生至夏五騶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師範曰撫署優曇花亦分自安甯者庚申秋初中丞繪圖百幅廣索題咏予曾賦七律四章然滇花之奇者猶有龍女花相傳南詔時趙波羅酋靜黠若山之感通寺龍女化美婦人相試拔劍逐之入地而沒旋于其處出此葉類冬青花白如雪香如蘭似梔子而差小花心二羅漢結趺而坐或如意二叢端好曲肖後爲惡僧所壞游者恒多致慨今宰王聖峯學正園內尚有其種優孟貌孫叔敖抵掌談笑殊足令楚王神葉如桃少肥綠而嫩花如茉莉大倍之色嫣紅如海棠微香沁人每枝花蕊生綴葉末貯以盆亭客則移簪前以佐酒懸燈清夜或月上風來歌停耳熟每含笑向人低徊欲墮令人有太真當年湯泉初出之想又謂雪蘭產永昌色白其心紫甚鮮莖凡十數花光可鑑人臭始芭經秋不落有好事者與丁香移之東下中道告萎故江南無此種至若扶桑紫薇杜鵑素馨遍蒔園亭偶一動念鈞牀午夢已遽遽子金碧蒼海之間矣

烏斯藏者古之姑臧也烏姑聲近姑臧今屬肅州距藏遼吉之邊邑或長數千里今亦尚然蒙自現長千餘里入安南境中弃爲隴脫耳然則以烏斯藏爲姑臧豈不典雅乎古分畺鉅爲三康爲洛木即今昌都則洛木多祉衛即尼瑪堆故藏也藏則今後藏札什倫布部落也諸酋茸長四千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推之前藏後藏其畺宇視地無多耳察木多爲古康國其即樂府中之西域之康也歌周捨上雲樂已稱之矣至其假以爲重著尤布於唐唐僧三藏陳元

奘當太宗時肇自咸京逝往西國窮聖遺蹟之精虔心頂禮散城凡十七年造迦葉結集之墟撫王舍大施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璫長衣珠咸稱法師爲大乘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百十八國大詔寺壁繪師徒四像對河牛魔山正月三十日打牛魔王蓋牛魔王出與達賴各矜法力擲骰而魔王輸遁乃逐之年以爲常雖佉佛前知亦因俗而仍之若三藏實至於斯有師有徒不明其妄凡自無而造有者久且成眞圖之像之香火奉之有神冇靈誰得謂其無何者人之生也亦自無而之有也藏之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唐之公主下降者太宗時有文成公主中宗時有金城公主此殆即金城公主也奏請河西九曲以爲公主湯沐邑並奏請毛詩禮記左傳交選想其另築城以居日從事於學問精通元象不下於三藏二行藏人敬之甚其亮也相與祀之至今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妾白布國王女神像謂公主好善修大小詔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並祀焉十月十五爲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矣詔頂禮國人爲燈皆弓鞋樣謂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視青塚勝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內降何能傳此名哉又傳公主所嫁之蘇隆藏干布爲大士分體之化身則公主亦分大士之一體不知菩薩圓通其戲劇人間乃至於是也藏中炊具形如樸頭傳爲尉遲冠大詔前有唐碑二十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即長慶碑今忙德宗碑存剝蝕不可讀其磩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勒除叛逆五字猶諸葛傳二銅磩於九龍江皆有刊字則知火磩自古有之行於夷地中國亦第以夷器目之不傳於內至尚火器而古來戰陣之遺法掃地盡矣夫入藏雖自川而川無藏俗也惟滇有之麗江維西中甸皆藏俗也

而活佛往往生於其地按滇志載維西於康熙四十三年爲達賴喇嘛所竊據雍正五年移通判駐其地中甸於康熙八年爲達賴喇嘛所竊據自立營官徵其籽粒而以皮革等物資青海雍正五年設州判駐其地若然則達賴亦往往出於竊據豈活佛所爲哉而所以隆禮之者以其爲番人所敬信故籠絡之猶元祖明祖之意耳元祖郡縣土番領於帝師西藏應在郡縣內烏斯藏之爲姑臧爲益信其地狹而長東接川滇西北鄰陝甘在禹貢雍梁二州之內雍梁皆以黑水爲西境經曰導黑水至於三危三危即今衛藏也入于南海由南金沙江以入海也固

知西藏原在內地包裹中以內地之法治之所以復古云

師範曰滇中甸之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二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懸峯峻嶺高入雲表路逢斷壑輒伐木填壓以度霜降後雪已封山麗江鶴慶劍川之行賈其地者每歲二月往次歲六月始歸皆獲厚利借以起家所產則藏綢藏氈氆氌毡褥之類皮革茜草紅花催生石上品曰京青蓋以輸京局者青磺隸三寶法王三寶本麗江郭氏子孝廉維炯之叔年甫二其徒來迓亦能前知藏中有活佛六大寶二寶三寶四寶其三即班禪及達賴也幸玄壬子間扈爾喀擾藏 上命臨文

襄公康安由青地進孫文靖公士毅以川督由打箭爐進既凱旋蜀臺鉄鏞若滇採買時方伯陳雲巖師孝昇甫官糧儲道大府委赴中甸籌辦檄範從事請先支五屬兵米陸續趲運旋發帑按照市價平購歸倉票運抵昌都恰值師還雲巖先生奏賞花翎範亦得邀議敘是役也先生多題咏其過十二關千句云雪擁秋前白天垂徼外青聞大軍攻克陽布云沙場肯使游魂逋佛國全資帝力扶範皆有和作後以藩司任內無着檄木龍職鸊都中同思當日躍馬橫戈揮毫染翰之樂已同隔世矣丁卯初秋記于抱甕軒燈下

典故第五冊　趙州師　鄂荡扉纂輯

節刪包見捷緬略

摘采樊綽蠻書四則附　補傳貞元冊封南詔紀略

于慎行穀山筆塵

包見捷賦役志

韭祖諮兵食志

范守已曲洧新聞

王思訓滇南通考

郡邑全書風土記

李京雲南志略

邱濬大學衍義補

蒙段三十七部考

徐宏祖盤江考

鈕琇觚賸

梓潼神飛霞洞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董復傳　汪文盛傳

滇繫

典故

緬略

緬爲滇病久矣荷戈戍士聚而糜餉若陸海焉通邊儲子劬門算丰出于弁流又不足而履畝采山騷然煩費皆以緬之故也陳公用賓鎮滇十六年所拮据惟西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敝罪得不償失者不敢苟從因偕加筆削俾成信史噫盡力徼外而賊起近郊焦爛莫救豈其忘近憂而宏遠略蓋忠常發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焉議者欲弭兵西南顧事東北而不能保吮耽者之不掣我也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亦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至明初始立緬甸宣慰司以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邊道里修阻因名曰緬漢和　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鉴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之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詰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縣調爲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

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丹十
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
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
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
年驃國遣使來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
象一隻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
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
可侵鄰境命搭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克賊乘勝遂并吞諸國
攘再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后叛服不常至明洪武十六年

太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
部校郭均美往返招徠方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
使司授倫爲宣慰使置太公府于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
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艮孟養戛里潛通東川仡部廣西等府出
他郎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僉正擊破之賊復悉衆三十
萬象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象奔
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懼進
象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朝貢于京師二十七年
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卜剌浪爲宣慰使鈐印綬羅綺各
有差二十九年卜剌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錢古
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
羅塔遣使來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
撾大古剌底馬撒孟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
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命中官楊瑄詔
諭古剌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
宣慰刀木旦讎殺土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論以中
國大禮呼宣慰而下北面受勅數其擅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
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

葬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罕們占據其地土命黔國公沐晟內
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正
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覆政陣亡
士民哀之敗聞晟自毒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上命
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十五萬討之十
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至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爲寇再遣
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甸酋卜剌浪送思任父子卜剌不
遣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驥難之
于是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國卜剌浪來會頗驕

鑾登折之緬氣阻乃以孟雅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剌劉以思任載登樓船來獻時有疾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壩剌劉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驟謂貴曰此紿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禪將陳儀自詫知天文以爲熒惑犯眞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績剌劉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璇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浪喜乃獻思任首級并妻子敗從板蹇等至軍門驟以卜剌浪長子銀起葬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十三年復命王驥

并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機卜復遁入緬遣師臺夸復擁機幼子思祿以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徵差發驥立石爲誓而許之遂班師宏治元年正月緬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遣編修劉戩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問緬甸孟艮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于朝廷也故怨緬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發兵象擊緬甸大破之擄其宣慰葬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齎金牌信符千戶曹儀亦爲所殺七年緬甸以殺掠占據情赴闕上命鎮巡遣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諸夷不聽又值安鳳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搆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甯仇殺遣指揮路九方撫之歸言今緬酋名瑞體創伯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古卽古剌宣慰司也隴川多士甯獲一僧面目修偉自云我緬甸宣慰葬紀歲幼子昔避孟養木邦之難久寓古城邏羅今欲至中國見皇帝求復官職士甯止之不聽遣人導之潞江濱潛匿其船以爲江濶無船不可渡僧悵然而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革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搆兵瑞體爲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爲長讓居馬革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糧道歸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伯其業樹海岡七十自衛衆服之尊爲金樓白象主恭噠喇噠喇華言公道主人也是時猛密酋思漢子思奔糯相爭奔訴瑞體瑞體乘亂殺思奔偽立思漢次子思琮假途于琮以掠孟養卽遣夸自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爲奔堵猛乃酋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防內侵時兵書楊博知緬事悉籌加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慶元年潞司差指揮陳應緬千戶潘應魁象于猛密

其酋思哲送二弁于瑞
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鋼之后勝
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
遲疑對夸使歸報拔拔怒與弟罕卓集兵誑旅途經年不令漢
人通後乏鹽菜于瑞體瑞體饒海鹽五千筌益臧緬而輕中國
遂擄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
象巵錦珍寶香葯甚多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爲父子時有官府
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
緬惠不貲亦投瑞體曰津津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郡內侵瑞
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甯士甯知順逆爲宣

天朝威德聚米爲堆百餘譬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
爾所轄特千一耳幸勿妄動瑞體念頗寢士甯歸遇貴于江滸
責其負國起釁抵隴川值指揮方謐率兵戍守蠻哈士甯語謐
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七策奕罕拔繇木邦冲順蒙走滄洱中策
由木邦背順蒙趨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隘可
恃以拒緬乎謐默然士甯死于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怕
舉雖親而有隙聞怕舉死言于瑞體請襲于崖間隴川無主必
聞風歸附拔願爲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裏悍而
多智言于瑞體曰隴川千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俟有內

又與拔哲定盟必執思揮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
應哩喇鋪率衆二十萬分成隴川間罕拔恃緬勢召刀怕舉弟
怕文曰汝殺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宣撫皆爲汝戮可據于
崖以臣緬怕文拔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備李騰雲皆拔欲怕文
背漢事緬娶嫂滅姪無天理語怕文世受國恩焉肯從之願與
戰改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姪怕宣暫寄潞江薛衛騰
雲避羅卜思莊拔取于崖即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鋌令其臣緬
又召盞達副使刀思忘雷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
罕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迤西失利敗退先是
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每憤諸夸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
揮侯度馳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爲二一
書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之乃卜及卜則天皇帝號
者卓立于几上莽瑞體者傾墜于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
其倡諸夸向中國且世仇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率
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
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復陰募慣入夸緬商人錫之金縚
令往緬地默探其山川道里兵馬糧例又檄近緬諸夸說其向
漢依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拔
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送
領兵萬餘于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于耍撒險隘處誘
緬兵人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拔兵白隴川邀其後迤西兵
冲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冲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大憂
撤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伏兵寨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
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饑甚以撤金易合米始層象
馬既剝樹皮掏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
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夸如景邁猛養諸酋密受
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賀行者恐爲兵與阻
移書合攻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鋭仍令揭于巡撫以兵
與禍速語怵之巡撫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幘于
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之且援兵不至遑近怏怏
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夸兵二千兼程拯緬導之由間道遁去迤
西知緬走率兵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什不一二自
是瑞體忿仇迤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當路
益抑談緬者五年陳宜指文燧按滇得邊報銳意請上經理然
與時見相牴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俘瑞體兵衆侑以
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干戶辛鳳奉使買
漢依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拔

象于猛密其酋思混執鳳併軍伴舟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檳榔葉緬文遮伴鳳回于是瑞體復率兵衆侵迤西思陷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申遂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舊迤西目民弃永昌稍安撥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侵緬地瑞體雖唯又語以將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應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援漢地瑞體佯應日我不知也居旬日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干崖土官姊罕氏降于緬是年瑞體死子應裏嗣尤狡譎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

岳鳳執遮放頭目刀落思送應裏名進忠應裏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于應裏耿馬有舍人罕虔與罕鳳灣甸州景宗真爲鄉導追進忠進忠內地兵衆從者不及十一餘悉脅于緬應裏分其地以處他酋應龍追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罕婦以卜兇寇永昌女寇順甯府二月破孟淋寨焚攻順甯府二月破孟淋寨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乃豢進忠于內地奪緬地防守指揮吳繼郎千戶初維垣皆死之是冬應裏攻孟達副使刀思廷以兵拒弗敵遣使求救不應糧絕拔盡城破屠之思廷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十

裏聞灼來投起兵攻灼灼內奔行至騰衝朴寨疾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負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窘借以自隨至應裏假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窘因縱掐之即降及灼死應裏以子乃篤改名思斗葬用者據守阿尤縱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爲用當路者促縱縱不得已乃擒鳳及其子囊鳥曰把莽麼噩晏得皮等俘解京師是時木邦罕鳳迤西思義俱殺緬使詣縱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乃豢進忠于內地奪緬地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使土舍思混遣弟思化送象及緬僞印來降初縱詐岳鳳以不死故諸夸爭降後聞鳳就擒猛密思忠

慴復率錫波思哥投應襄竟死緬中遁西屬部有密堵送速二
城皆瀕金沙近阿苴久爲緬據遁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總兵
至二城其部目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襄
徵二城兵不應應襄怒攻破之以多曩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
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進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游擊劉天
俸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爲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緬
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曩長而散鐸奔阿苴威
復二城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臧直指
鄭履謙謂功級并實遽材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

緬初朝命以思忠等歸義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哈思化陞
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比欽須符信至日而
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經烘順母宇送各代子領敍
司印凡應裏報猛廣之怨兵加猛密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
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
密轄地思化之來憚而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
兵問罪思化之議遁撫蕭彥密令撫夸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
單騎入化舉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遁西殺緬賊功今無所
歸願笥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支子思明

衆犯隴川據線姑宣撫多思順有
同丙測奔緬應裏僞立仁于猛密
市六月應裏遣使擺線由遁西齎
諸上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
莫思化奔等練山黎將鄧子龍提
發兵擊之大戰于控哈斬首百餘
屯沙洲我兵無船不能進相持彌
月應裏以允罕守鏡莫允罕乃糾
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
備邪克遣且懼中國問罪乃
備方物朝廷令遠爲孟
養會長十八年應裏報密堵
送速之怨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遠
與子思昏奔蓋達而應裏僞
署堵罕于孟養襲罕于猛拱十一
月緬破猛廣罕烘思禮與思
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益
丙測奔上江猛廣亦失十九
年應裏率猛別阿苴糾堵罕襲罕
兵衆圍鏡莫思化來告急時
鄧子龍方聽勘奉檄率兵主羅卜
思庄緬聞之退去化復還鏡
莫六月應裏遣使等毋海詐查齋
貝藥緬文來求通巡撫給榜
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
投緬思仁思錦子也仁烝嫂
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
思禮寫隴川仁自雅益率兵
九月應裏令阿苴逸西犯蠻
兵營等練緬兵屯遮放子龍
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
月緬尋退去化還蠻
猛拱堵罕孟養襲罕猛密思
罕直郎三鷹舍率衆擁送允

掃滅蠻莫及思化敗入卽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茫市一入臘撒灣額一入杉木龍並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時巡撫陳用賓鎮永昌聞賊兵大入等練隴川乃分部以察將王一麟參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哈都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光乱出打線一麟擊其前承酋中選擊其左右賊狡甚始以氣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前鋒者擊而俘焉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巒孛我遂以賊爲易與鼓擊而俘之又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巒孛我遂以賊爲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堤等詐乘我兵過半賊兵湧出我兵

被截時當州目把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不敵後無援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爲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元升收殘軍用百金買諜者詐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徐徐集之蓋賊盡伐大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隴川多思順恨俺導緬殘龍川乃糾思化并茫市多泰等擊俺子多荒俺益怨之遂潛投木邦因之歸緬參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仁內訌由猛卯襲遮放我兵卻之斬級百餘內訌遮月月窘雖堅重屯用以鎮緬緬知關堡之不利數撓我興作巡撫

陳用賓修文告遣閻八黃襲使遲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攻緬多俺自遮放敗后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負嵎于曩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關工役由便道將歸而文昌計授木邦罕欽令捨之而謀頗露俺欲棄擺古欽追及于雷聳茂并其子多烘多曩面斬之生捨其子多膽滿解滇緬自俺死遂寢寇我東路云二十四年二月築平麓城于猛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緬費不貲卽輸轉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與焉緬氓薺孑請郡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徭賦所出餘田無多阡陌宮腴初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願屯者亦聽鎰基

取之汰兵之羨餉又以餉五充羅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廩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以瘴惡屯者不能畊西偏諸兵廩公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禿乘採舟之際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拔次子謐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禿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子緬其後用賓所遣使入貢襲王遲羅遲羅與讐要約遂發兵攻擺古墟其地自後屢爲遲羅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梵綽繹書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蠻城時傍及劒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和亦入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其女復妻閣羅鳳初晔羅皮既敗時傍入居邆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為閣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劒川矣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為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矣羅識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置羅些二城案此條雖不標詔名源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詔數也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無子源羅子蒙猪一詔最大初嶲輔首率輔原本作轉今從

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啗利源衆歸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鑾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慈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白蠻女為妻波衝劒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殺之遂陰害波衝劒南節度使召尋求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子贇提擕家衆出走天降鐸鞘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廻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子贍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北後蒙歸義闔瀘城臨通子贍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乃擊破楊墮子贍投瀘

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晔兄弟俱在浪穹後豐晔襲邆居之由是各為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劒川故稱劒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鐸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劒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邆睒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邆睒一詔也主豐晔初襲邆睒御史李知古領詔田問罪即日伏辜其子晔羅皮後為邆睒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依靜河蠻

遂分據大蘆城晔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晔羅皮復入邆睒即與浪穹施浪兩詔援兵伐歸義于時既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開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邆睒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晔羅皮從此退居野北川晔羅皮卒子皮羅邆立皮羅邆卒子邆賧立邆羅賧卒子賧之託立案賧之託新唐書作賧文託南詔既破劒川收野共俘賧之託徙永昌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晔晔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直

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開歸義又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歸義許之望欠遂波瀾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千當矣苴和城初賊於劒川爲衆數萬望千生千倍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二名閣勒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徼寄西川節度使韋皐韋皐答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使韋皐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紫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炎閒而喜曰吾生盛邏皮邏盛炎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初鴻臚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皋于贈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閣羅鳳授特進雲南王又以伽異爲大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二名閣勒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徼寄西川節度使韋皐韋皐答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使韋皐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點蒼山下

樊綽蠻書六贍第五

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閣羅鳳授特進雲南王又以伽異爲大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其兼楊瓜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雲南王次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案唐書炎閣爲邏盛炎長子盛邏皮之兄養閣羅鳳爲子閣羅鳳復歸蒙咩故名承炎閣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閣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唐書蒙歸義即皮羅閣乃唐所賜名也）閣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又以伽異爲大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皋于贈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

羅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羅邏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爲不安遂改拓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磚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梁舊唐書閣羅鳳得西瀘令鄭回甚愛重之更名蠻利後爲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即其人也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築抱點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直南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

大羅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咩并邏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涼洱河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苴咩城南詔大衢門上重樓左右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牓并

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墻又行二百餘步至大廳階

高丈餘重屋製如蜂綱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廻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邏川城舊邏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爻部落居之後浪穹詔豐咩襲而奪之豐咩孫鐸望與南詔戰敗退保洱川南有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白閣羅鳳及巽牟尋皆塡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滌諾品川又北俄坤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嶲詔即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

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廻數十里多魚及鼈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龍磨些川凡邏川河蒙舍詔之川瞭然邑落人衆疏果水淺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馬繹謂之十山陵陀者謂此州城及太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肆爽道爲交流村邑連甍滿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三是汎蒲州人邏沙至此因以名州焉東北至毛理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

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廻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歷七年閣羅鳳新築也周廻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藂大如人脛高百尺餘城內有閣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廡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子城閣羅鳳庶弟詵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樊綽蠻書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即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嶮賤亦名濶字川嘗爲波州大池遺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谷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賤小覽賤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廻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

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地濕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蹻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甘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寧州漢滇池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入十里皆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繫玉案縣相望

石城川昧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邛州開元初改爲南寧州城

即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祠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亂以木指柱（案新唐書謂諸葛亮碑在柘東城與此不合蓋唐書之誤）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鄧孟筠宗會奉使至柘東停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又有蠻酋爨乘川漢同勞縣故地也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地也廢城牆壘猶在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軛川漢南寧州同起縣也

安寧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寧西

第三程至龍村驛前臨瘴川去柘東城六日程漢俞元縣故地也量水川案舊地理志黎州有突水縣量水蓋即梁水轉音之訛呼爲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名收通海城路買頭步入眞登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常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

齊北城在漢葉榆縣之東境也本無城郭今以滇人韶矣羅君居宅爲理所東地有野其川北地有池川又北有橫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北北瞰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北有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賓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鐵橋城在劒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鎭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宛長褁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漳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佉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點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濮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纏夷騎馬遶望廟即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爲娶鎭正南過唐封川至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罷柘俞城閣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譯言語乃與河賧相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直通鋮川又西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大銀孔又南有婆羅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等鼻裸形磨些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門波斯閣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爲貴貨撲子長鬚等數十種蠻又開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莊乃道并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

日程水路下瀰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丁泥禮强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鬱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鬱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羣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抑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慈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界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界羅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

西北至崩蕩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西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即裸形蠻也管摩零部督城在山上白壽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海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渡心埋尋傳長傍摩零金瀾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腳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獎綏蠻書雲南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亟戰鬬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

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資更無官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即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頭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各據色捐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即罪在所人處面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戴朱鞮鍪光字疑朱字之訛 負扉皮銅股排蹉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人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使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人見南詔皆不得佩劒唯羽儀長得佩劒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爲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即爲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共八兵曹戶曹客曹刑曹

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斷事曹長推鞫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各有副都主月終唱諸曹稽遞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効明著得遷補大軍將

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婁唐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者得除授清平官業原本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增入

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

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案二字未詳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擐頗柱中卧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箠能書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為五次上點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為一次上驀三丈三尺坑過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為一次上負一石五斗米四十里為一次上已上一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直也

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為卧子中間以罣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試人持竹劒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卧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為下每農隙之時色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頗柱下試習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訖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以四軍集人試檢

劒甲胄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如此次第常為定制臨行交錯為犯令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曠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廻具白南詔憑此為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為褒貶黜陟

貞元册封南詔紀略

唐使既至異牟尋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匹

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覘事十五日子安南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匹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豪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一十里迎候門前父

老二百餘人叶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兼巨曹長千各甘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段宜城使段宜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二十匹并伎樂來迎渠敏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倫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季波羅諸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太和城南詔異牟尋從

父兄蒙細羅勿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殿玉珂拂髦振鐸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波羅皮執雙鐸男蒙閣勒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祗揖而退擇期于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而北序立宣慰南詔使南向立冊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冊文訖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冊次受貞元十年歷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慶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冊雲南王祖父天寶中又蒙冊襲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覩漢儀對揚天休實感心肺其日樓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寶初先人任鴻臚少卿宿衛時開元皇帝所賜比貲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牟尋指之曰先人歸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部今死亡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酒既行牟尋自捧杯擎跽

勸讓册立使袁滋引杯灑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
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嘘嗑曰敢不
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
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
面（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謂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曰東王）並獻鐸鞘浪川劒生金瑟
瑟牛黃琥珀白毳紛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并甲文
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
諾具牛羊領駿馬及丁夫三百人擔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戊州自後南蠻移心

向化遂與吐蕃讎隙其誓文曰維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
乙亥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
列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祖明神鑒照忠
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
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虔陀等離間部落因此
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冶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
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劒
南節度使韋皐奏請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
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
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崔佐時會
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吐蕃神川崑峯會同已來不
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
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嘘嗑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面（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謂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曰東王）並獻鐸鞘浪川劒生金瑟瑟牛黃琥珀白毳紛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駿馬及丁夫三百人擔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戊州自後南蠻移心向化遂與吐蕃讎隙其誓文曰維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列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祖明神鑒照忠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虔陀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冶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劒南節度使韋皐奏請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崔佐時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吐蕃神川崑峯會同已來不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

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顧祥所管部落誓
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賫僕射
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爲漢臣啟告宗祖明神鑒照忠
款今再蒙皇帝蒙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僕射遣巡官崔佐
時傳語牟尋等勅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點蒼山神祠監
盟并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
漢朝山河兩利即廢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
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
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番私相會合或輒窺侵
漢界西田跑即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
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荐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
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
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唯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
逸之後更無異意即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
永保無疆之福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
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
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崔佐時會
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吐蕃神川崑峯會同已來不

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甃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劒南節度擡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誠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先是東爨和使楊傳盛等到安南竊蠻王蒙異牟尋與安南都護趙昌綃書一封并金錢合子一具合子有縣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縣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爲生梗有當歸者承願爲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且吉蠻王蒙異牟尋積代事

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陁讒搆部落驚懼遂違聖化歸投吐蕃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造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阻恐和使不達故二道並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祥柯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于貞元三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楊傳盛年老染瘴瘧未得進發昌爲醫療候獲稍損即差專使領赴闕庭又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率列狼之愚黑歸聖人之德昌即于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奏上册封之典遂由是聿行云

載山筆塵

高皇帝聿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高枕閩廣滇黔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以雲南一省上古所不戈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甯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洽可謂便矣然沐氏蠭踞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尤爲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之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爲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夔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阯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內諸侯仝其人以爲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爲國家有矣就與指之夸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后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前嚮除則封以爲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效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

此不達地勢者也宜濬疏江漢之上游爲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絶徼爲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于白帝尉佗不稱帝于南海乎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殺于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黔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麥禽蕪越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徼苦寒瘠薄又相懸絶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爲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爲狂且言天下時勢動處后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始記之以備一發

賦役志

包志志草云滇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過曰賦役曰贓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薄計生齒不加繁田土不加辟膏腴半屬巨室征輸獨煩編戶俗窳賤農召夷佃作刀畊火種潦旱時有而賦額厲擊穴椎岩萬死一生砂脉漸微懸課益遠而礦額厲一勺之井非池非海淋漓甚艱再榷孔亟而鹽額虧物力大耗征斂頻經關門蓋閉商旅日稀而稅額虧必足之以剖股充腹之喻而歸于愎德轉移之一言具矣庸夫爲筆脚踵因舍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局須

冒百金以歸有親見而密告者又懼結業畏之如虎不敢爲佐證卒也道遠力細付之無可奈何已矣四方之貨一入滇虛無不售其道愈遠其來愈難其于入貨者愈有利試問數十年來揚揚大都何許然程鄭之乡也如是而四賦果全官乎果在民乎抑出于官與民之外乎合天下乡事度支力竭算及猥細議者曰與其開利孔不若清弊竇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司計者無爲四海所惑而徐察核焉庶滇猶不至坐困不然外有不即除之寇內有不問去之征繕堤矜露肘左枝右梧即事定功成之后問夲曰滇條而莫知所究竟也

兵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軍皆右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滇前志列三端如月月星辰無以易者志莹于軍實下附募兵矣然讀至終篇竟无一語豈著書者漏略歟抑爲人皮除也從來用兵所用皆士司兵而上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論官數軍實具而兵足乎屯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朝端之客議士大夫之藥談何非兵將戰馬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請內帑供軍儲兵餉乎何不聞一處取諸衛所軍屯也頃四五年中蔓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于廢閒或借之于號近有閒關捧檄不遠萬里得諸草澤自相薦引于行伍中什不外則曲突之征人實抽騰永之戍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士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攘備放所列俱出施西近沙普諸路又出施西以上種種落不得其要領又念滇事最急過此二端不能窺窺閒請于滇撫閣公屢承裁答大都謂兵屯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所稱不能爲有無信然也屯糧爲皆吏窩穴淆亂而成書尚恐非實錄士兵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殫兩年之力近年防夷干戈相尋之處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千此外廣南銃手似精但其酋闇弱先年用施西今用施東者先年防緬寨脆弱不堪當州景東可各三四千州尤切近又備緩急曬峨兵不滿千百銃手亦精又云滇賦歲額出入之縣三倉本色年該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過而問之每四五月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登記故陳陳相因運曲靖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餘及土司略節及新定屯糧一一取以爲據庶幾此書不至謬

落至于土司風土遠近情僞強弱之詳仍于禦縻志中足之可以參互並觀此外別有緬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郡人姑蘇學博王來儀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緩急時有君子代匱備而不用茲是謂乎今附原議于后以俟來者采焉衛所曰清釐優月糧以厚其資棄屯田曰復土著曰時操練以習其技陂塘以有備于水旱懲豪右以無慢其經界竊以謂梁肉葯石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能無知所從事乎

范守已曲洧新聞

緬甸在雲南西南金沙江外其北爲孟養其東南爲木邦其南爲八百大甸其西爲大古剌自國初以緬甸孟養木邦古剌各爲宣慰司統領土夷而緬甸地獨大所領有孟良府千崖隴川三宣撫司鎮康二州芒市孟璉二長官司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湾甸北至麓川周遭數千里其酋莽姓每世及襲替請命于朝得命乃敢蒞其官近因襲替爲需求所苦漸有異志有莽應裏者遂自立僭稱帝號署官列職號召各土夷安撫等司受命其國爲之易置撫綏各土夷樂其近而畏我之遠樂其寬而憚我之嚴翕然從之无復有赴闕請命者

滇南通考

滇古西南夷地楚頃襄王時使莊蹻開彊略定滇地始號曰滇國然產里來王景亳濮人大會孟津已見於載籍矣漢時彩雲現白崖雪南之名始此武帝以司馬相如爲中郎將持節入西南夷冉駹業榆諸君長皆請內屬又遣司馬遷南略邛笮昆明肇遣將軍衛昌郭廣平西南夷未服者滇王降賜王印以其地爲益州郡後遣使仍閉昆明道不通時仁果方爲衆所推號白子國酋氏遂絕明帝時哀牢夷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蜀漢時諸葛征南由越嶲渡瀘水軍次白崖斬雍闓擒孟獲獲黨圍李恢於昆明亮駐師怒江之滸四郡皆平時仁果後裔龍佑那能撫其衆亮遂封之改白子國爲建寧國晉置益州隋置益州總

管遮制南甯州唐高祖時命韋仁壽爲檢校南甯州都督將兵
循西洱河置七州十五縣後龍佑那之裔張樂進京遜位於蒙
氏九隆之裔細奴邏者自國世絕時渠帥有六號曰六詔曰蒙
巂曰越析曰浪穹曰鄧睒曰施浪獨細奴邏居蒙氏川稱蒙舍
在五詔之南故又曰南詔最强開元時南詔遂併五詔德宗時
異牟尋改國號大理僭封五岳四瀆五岳曰點蒼山絳雲露山
蒙樂山高黎共山玉龍山四瀆曰瀾滄江金沙江瀔江黑惠江
卽瀘瀔江也又遣使上表請從韋皐襲吐蕃斷鐵橋取十六城

昭宗時鄭氏立蒙氏滅號長和國後唐明宗時楊干貞立趙善
政鄭氏絕尋廢善政自立稱義寧國段思平討之自立國號大
理宋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棄而不取段氏遂竊
據三百年元由臨洮踰吐蕃革囊渡金沙江大理平置雲南諸
路行中書省明命傅友德藍玉沐英征雲南破石門關雲南平
置雲南承宣布政司而沐氏世守其地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
若夫風俗則漢書云自滇以北皆椎結耕田後漢書云人俗豪
沃圖經云漢夷雜處民氣和柔皆是也而其變夏亦有漸白國
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平地慕中國之風也蒙氏鳳伽異入朝得
樂一部以歸治中國之樂也異牟尋請册封改官號法中國之

禮也雖蠻人性疑而諸酋人性剛而勇然自元及明中國之流
寓屯田者與之相採則箐卿僻壤盡衣冠之侶矣若夫形勢則
左繞金沙右界瀾滄重關複嶺鳥道羊腸此滇之大勢雲南一
府山盤水曲較諸郡稍平衍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爲門
戶西以楚雄爲屏翰澂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
中與雲南相策應至元臨閒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
近連吐蕃此數郡者實咽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此
形勢之大略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
以元臨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爲咽喉西北吐蕃
以麗江永甯北勝爲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卬
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卽古路也又曰東路西路間路此
四路也西以永昌爲關以蒗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
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此
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矣至於地脈山川尤可殫述焉
山原始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於老君山穹窿鬱律爲通
省衆山之祖又爲定西嶺爲碧藏山又東北爲岷峨山及至霑
益遂由黔入粵入楚入閩以及浙江諸省其水則以金沙江爲
北界此水原出吐蕃達噸喇嘛東北牛吼山下東南流入喀木

地經麗鶴永北武定東川入四川界會於岷江其入之者則有打沖河即諸葛所渡之瀘水也又有龍川江普渡發源於滇池周三百餘里源廣流狹有似倒流滇之名始此或又謂其廻環倒流故曰滇水之南滙者則有瀾滄江有二源俱出吐蕃喀木地會於义木多之南經麗江舊蘭州過雲龍經永順黑惠江入焉歷鎮沅普洱爲九龍江入於車里正西之大水則有瀞江源出叶蕃哈拉腦兒入怒夷爲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即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此雍州之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宣又以瀘水爲黑水引鄺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爲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爲某水某水耳惟我

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諭釋三危之義以瀞江爲黑水而後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有合於禹貢焉正東之大水惟八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祉一江發源趙州至雲南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滇中此東西兩逸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即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檳榔江俱入於

而覽著賦心四卷昆明之許淑人中國受五經曲靖之尹珍從汝南許慎受經蜀漢有李恢呂凱執忠絕域晉有謝恕之保郡域以事晉傳寶爲南中人傑唐有善闡段赤城之義誅大蛮張志誠學王義之之草書宋有李紫琮之使令高泰祥之忠烈不屈元有王昇之文章政事董文彥之義以拒賊明有楊一清之相業傳宗龍之節烈嚴恭肅之不交馮保楊棟朝之剛正不阿孫繼魯之布袍皁履皆風規卓然其餘不可悉數方今

國家聲教洋溢文物之盛又浸浸乎與中國比隆矣

風土記

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爲異如黔中則多氛多雨粤中則乍煖乍寒滇中則不煖不寒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毋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粤中之乍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蔚薈虺蛇噓吸烟霧從橫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氣思之不得其故夏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日則單夾夜則衾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炎熱冬不甚寒涼以刻漏按之于歷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竟月咸西南風風別不起東北冬風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仝即二三百里內地之

寒熱與穀種之先后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墜猶人之首上脈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葢夏月日行天頂崙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溼葢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漏故溼氣凝聚謂卑而溼者臆解耳

元李京雲南志略

雲南上世無可稽考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略地巴黔伐

夜郎抵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鑿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往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見滇王言漢大國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雋郡後諷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翁討之渡蘭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雋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附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諸部悉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運糧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于是悉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爲南蠻校尉統五十八部教率甯州復叛救援莫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甯州事嬰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而食伺夷稍怠輒出擊之終得保完今

有廟在晉寧州

武帝時以爨深爲興古太守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始此齊永平中以陳顯達爲益州都督顯達一日夷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租稅獠帥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詞況一日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將帥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蠻夷震服

梁武帝大同三年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先是蜀亂建寧越雋之地累朝不能有至紀開越雋通建寧貢獻方物十倍前人以爨瓚爲南寧州刺史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南征蠻夷皆降師還復叛詔王秀奏萬歲貪賂致生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爲西

寧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爲今將此來欲殺我也耶一無所取蠻大悅

唐武德元年以爨宏達爲昆州刺史開元中以鬼主爨歸王爲寧州都督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時當漢末居蒙舍州爲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乃爲蒙氏所滅

蒙氏名細奴邏城蒙舍之隴圩圖而都之國號大蒙自稱奇王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子羅盛立

是爲興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李知古請兵伐南詔南詔臣伏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天羅盛在位二十七年晟子羅皮立是爲太宗王始得意子六詔蒙氏居蒙舍川號蒙舍詔施望欠據石和城號施浪詔豐咩據邆睒川號邆睒詔豐時據浪穹號浪穹詔波衝據越析川號末裒詔輔原羅據越雋號蒙雋詔是爲六詔

開元二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元宗厚禮之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書在位三十七年子皮羅閣立路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朝廷從之封大酋帥越國公雲南王賜名歸義盡有雲南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位五十年禪其子閣羅鳳是爲武王改元曰建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女嘗詬都督張虔陀虔陀皆通之且多求乞閣羅鳳不勝其忿遂發兵反攻陷姚州殺虔陀唐以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蒙使行成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免閣羅鳳乃結吐蕃刻石于太和城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致討閣羅鳳誘之全軍以沒唐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在位二十年禪其子鳳伽異自號王改居太和城

鳳伽異立是爲悼惠王改元長壽徙都鄯闡在位十一年子異

牟尋立是爲孝恒王改元建龍倒清平官以下十引給服祿徙都昔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拓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皐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勞立是爲孝愚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勞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頰弒之在位五年弟勃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勞農佉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直賴大舉入寇取邛戎傷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曰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弟舜化貞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隆英之孫隆交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貞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傷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

中至買嗣漸感竟至于篡買嗣易名祖丕改元建龍倒清平官以下十引給服祿徙都昔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拓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皐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勞立是爲孝愚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勞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頰弒之在位五年弟勃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勞農佉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直賴大舉入寇取邛戎傷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曰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弟舜化貞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隆英之孫隆交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貞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傷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中至買嗣漸感竟至于篡買嗣易名祖丕改元建龍倒清平官以下十引給服祿徙都昔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拓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皐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勞立是爲孝愚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勞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頰弒之在位五年弟勃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勞農佉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直賴大舉入寇取邛戎傷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曰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弟舜化貞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隆英之孫隆交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貞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傷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中至買嗣漸感竟至于篡買嗣易名祖丕改元建龍倒清平官以下十引給服祿徙都昔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拓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皐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勞立是爲孝愚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勞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頰弒之在位五年弟勃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勞農佉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直賴大舉入寇取邛戎傷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曰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弟舜化貞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隆英之孫隆交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貞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傷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

中至買嗣漸感竟至于篡買嗣易名祖丕改元建龍倒清平官以下十引給服祿徙都昔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拓于唐與劍西南節度使韋皐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勞立是爲孝愚王改元應道在位三年子勞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頰弒之在位五年弟勃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弟勞農佉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直賴大舉入寇取邛戎傷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曰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弟舜化貞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隆英之孫隆交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貞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傷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

明立改元曰保定建安天祐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鄯闍岳牧高泰昇昇立改元上治國號大中歷二年殂子孫不敢繼復歸段氏政明之子政純立改元天授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子政嚴立改元日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十年子政興立改元永貞天保龍興聖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子正智立改元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歷元壽在位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子興智立改元天定足歲壬子越明年欽遇我世祖皇帝開大理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鄯闍被擒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甲寅春大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齒交趾舉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歹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令屢變大庭高遠不相開知邊鄙之民往往復叛迨至元甲戌以平章政事賓典赤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郡縣均賦役興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汙濫明賞罰恤孤貧隶政六年民情不變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遠近聞之如喪父母子是公善政莫能及也

嗚呼雲南自古爲蠻夷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一將帥遣一使者以鎮遏其相殘慰諭其所懇而已所任得人則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鴟張狥且以暨于唐王師屢覆而南詔始盛天寶以後備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亂而鄭趙楊氏亦復攘據宋興分土遼夏未遑遠略故蒙段二姓與唐宋相終始天運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盡六朝之地皆爲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聖化浦博何以臻此而輿地風物未克紀錄實爲欽典只今撮其古今廢置

滇繫 七之五 典故

人物山川等類爲一編甚懼未能周知悉體然其大略亦足以提綱一方之要領云

大學衍義補

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詔爲西南夷唐宋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惟鎮守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東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唯麓川

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襲化降爲隴川宣撫入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四以永昌爲關以蒲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馬白而達于安南北盡麗江而以通于吐番所以回紇之者與前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擾化朘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冲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禦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所有交易許其移文通驛循戴以乘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棄北狄之故亦佐縣也落溫龍州也夜苴部種獠人也吉輸部裏今陸涼州也自彌勒以下六部皆樂鄧之蠻部今彌勒縣地也羅部今羅次縣也仁德部一作仁地部今壽甸州也白鹿部今楚雄府地也謀統部今武定州也華竹部今元謀縣也磨宗部故陽宗縣也休制部今新興州也步雄部羅伽部今江川縣羅而法塊部與掌鳩羅婆洪農祿券俱在縣婆即幸邱也亦以山名掌鳩以水名未知取也特類而記之

盤江考

南北兩盤江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東水即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西北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西馬東南出亦佐縣北盤南流者爲南盤江小洞一東出火燒鋪二水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西出明月所二流也

家設三十七部考

家設三十七部者唐爲威遠驗總名和泥今之元江地陽城堂部者今普洱府也休臘部者今河西縣也蝎蛾部者今蝎蛾縣也强現三部者今開化府也王弄部舊處向部件溪落恐部者今俱長官司也鐵落向部者今麻栗長官司也官桂思陀部者今思陀向長官司也官桂思陀部者今師宗縣也落蒙部皆落蒙子孫分治之也維摩州也彌勒部今彌勒州也磨彌部今霑益州也羅鳩部

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靈葛州來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亘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疇三流縱橫其間滙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潤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

陣是日大霧流分兵從上流濟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瀠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勲不知乃與坳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即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郵郵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蓊叢樓楹上出即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

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軋西南滙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滙而潴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郵廻眺石堡西北兩面皆空寄峭步步不能去由郵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即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欹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均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開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滙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巨朶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

南寧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賃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為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遥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竅竅巉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即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旦舉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

百里江東即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與隆那貢至霸樓為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為廣南泗城所古泗城所古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舊於是為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閭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城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滙為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為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檢水塘合楊林海子北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腦為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寺甸

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錢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牂牁城州東北境又東注州地州丞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欽蔡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寧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寧合江鎮乃南盤與交阯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即爲南寧左右江之幔宜前正者三若大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

北盤者源火燒鈷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尤

瘝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刻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毒噬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任職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眞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炎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揚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祕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師範曰仕途之瘝猶際粵耳皆以爲瘴鄉也今據梅公之說觀之土瘴在地有中有不中五瘴在人犯之無不立殞吾願宦滇者先自去其瘴則地之瘴亦何足畏哉

梓潼帝君紫府飛霞洞記

吾舊生越嶲間按越嶲爲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土古穴居墊處之世其地則多土壙巖穴接黎之邛莋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乐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嶲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眞人幸啓偃兵息民執玉斧而劃棄大渡之外越嶲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爲鄉也黎之邛崍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純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弄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峨峨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

近奉　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荊棘去茅菅爲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皆備吾揭爲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鶩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爲汗漫游者乎然東山舊嗣興自紹興丙寅遠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且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欲紀年月曰此事

非神其誰宜爲吾亦爲忻然親書於石閒禧三年六月十八日

嘗聞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高作也不荒於放意不惑於取研妙染也予觀神君親筆所紀紫府飛霞洞記落筆精妙王羲之十七帖飄逸遒之而端勁不及命辭簡遠李令伯陳情表深純遒之而雄蔚不及君晉時人詞翰皆晉時風度外雖丹青可掬內實體骨不凡是以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鳴呼豈塵凡可得而擬議者耶宏治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提督四川學校按察司副使濟南王敕謹跋○據此則　帝君固滇人也謹爲錄刊俾世之祀神者知所本云已巳重陽日卽

範手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十八年冬得告十二月朔日戒行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交武大臣及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聞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叟來言親炙先公於佈聖宮甚久至繕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麻參政喻金閫

高撫慰甚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爲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蔡主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我朝廷歷先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

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王矣遂遇害時爲
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葢樊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韋曰
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撻理麻既歸奠祭左右猶衰冠絰之
以禮卽日舁至地藏寺北湍澤園化之以火韋浙則今之觀音
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湍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連日
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商闍董金剛保葢先公舊主人
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韋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致問中
有撫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葢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

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
南門城濠邊復引之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
歲口述遺事甚悉紳倫罔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惶懼
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日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
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有稽但無能知葬所因
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湍四下陳設於寺門
外告祭于雲南 府城隍里 祖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
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葢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
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紘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館

行於臨安館士賈寬遂理麻門客也故獲侍
有詩見寄可考葢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十
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
哭之止見平土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
也寬又云先公前
楊氏家平日杜門
麻錄本藏于家後
妾者又沉士鎏有
椁寄院都事好事

足以贖前辈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咸知茶毒鳴呼痛哉

滇史雲南守董復傳

董復字德初會稽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御史巡北直隸福建執法不避權要直聲大起出守雲南府賦役蠹弊公首爲釐革民甚便之諸司俸例給折色有石至銀三兩者公議歲額米三萬石以半改徵白米本色五百折色于每石定一兩貳錢三司月俸十減其七衆雖不悅勿顧也壬子歲孟春侵奪木邦地相

讐殺廷議遣官往撫孟密率詭言退地遣官數輩皆持賕還地文狀歸投蒙混邀功最後檄公往獨不取退地文狀歸白撫道曰狄青有言宵失智高不敢欺君孟密事撫無益也由是前後邀功者皆不喜癸丑盜發曲宗竹子寨議調兵進剿至則賊走惟良民從賊者尚在衆欲遂進兵公曰將以良民代賊乎殺良民爲首功吾不忍也衆爲愧屈北勝州夷閙公勘處曰土同知高某憤不得襲耳議令襲職又增設兵備以控轄之一州遂安曲靖指揮把忠乾沒屯米三千餘石黃參議分守發之遂鼓衆持刀逼黃城門晝閉七日鎮巡召公將發兵公力言不可月日少

縱之忠可擒也乃單騎詣曲靖諭以禍福許放米三月以補所侵忠畏服束身歸罪衆皆散去徵公曲靖幾亂臨安府納妻長官普靖死其妻沙福欲就舊婿嫁顯懼逸去沙福怒乃誘顯殺其兄子及同謀者五十餘人皆論斬牽連數百金盆一空公憫往覆訊沙福固所親洽同知獻銀皆發還公笑而不答次日沙福來見公立命縛之面顯等于獄一郡驚服凡有疑獄必屬公決摩有深識遇事洞達不爲刻核以故立譚間能消弭解紛釋冤滯郡故有東西二渠溉田數萬畝洼兩驛漲輒決衝突囷禾爲患公作石堤東西各數百里疊石爲水門時泄之滇池水出安寧爲剏石橋又疏治金稜河溉田亦數千畝公政必本人情所至先問民患苦爲民興久遠利一令出人人喜躍得所願任且滿會清宵宮之瘼言者以夙憾中傷竟致仕歸滇民羣聚于撫按泣留不能得乃裹糧走闕下前後二十餘上未報乃共立石紀德政謂自國初以來守郡有實惠者莫及公也至唐龍按滇爻老道公行事尚有泣下者公初令縣縣亦多善政五載清介如一民立祠頌德歲遣子弟候公見其家椅棹做陋縣民更治新者遵之至今尚存既歸二十年足跡不干官府教子弟會元登第受封始卒孫思近復爲尋甸守

立孫懋史懋中科第不絕

師範曰董公清而不刻仁而不懦鄉相亦優矣郡守云乎哉

其不以良民爲叛賊尤屬卓見吾鄉丁巳之變憑夷因押臨撣禍殘毀普役大吏以兵往數千人伏路號訴欲轟以砲時藴公爾相署提督力止之民乃獲免滇人言及此無不感且泣者民之心猶水疏之則平官之治如鐘響無不應有明時如中丞汪文盛（崇陽人）大理守吳晟（弋陽人）任轍（四川雲南守吳棱（山陰人）廣西守葉元（廣信人）戴鰲（鄱陽人）賀勛（長沙人）安甯州守伍佐（新化人）副使陳憲祥（香山人升雲南副使謚其鄉人羅整卷）姚安守何勛（梁砍壩人注水鶴慶守昆陽州同張昇（濟陽人）太和尹楊樊（貴州人）昆陽州同陳陽（新淦人以郎中性劉瑾被謫後還廣東副使）太和尹侯問（山西人）其政績備載滇史至我朝則王公縉（文廣甯人蔣公陳（錫常熟人）甘公國璽（忠果孫裴公宗錫）曲沃人孫公士（毅仁和人譚公向（忠南豐人以上係督撫鄂公建（豐伏羌人以上係督學宋公儀（盧州人菅公德（潤安邑人以上係典試彭公而述（鄧州人宮公爾勸（高密人王公永吉（青浦人許公纘曾（松江人張公世南（皮人徐公嗣曾（丹徒人以上係藩臬畢公沅（吉益都人朱公鳳（浙南昌人羅公源（瀏長沙人以上係觀察太守則大理萬公

守賀從政（湖廣昆陽州同張昇（濟陽人）太和尹楊樊（貴州人）昆陽州同陳陽（新淦人以郎中性劉瑾被謫後還廣東副使）太和尹侯問（山西人）其政績備載滇史至我朝則王公縉（文廣甯人蔣公陳（錫常熟人）甘公國璽（忠果孫裴公宗錫）曲沃人孫公士（毅仁和人譚公向（忠南豐人以上係督撫鄂公建（豐伏羌人以上係督學宋公儀（盧州人菅公德（潤安邑人以上係典試彭公而述（鄧州人宮公爾勸（高密人王公永吉（青浦人許公纘曾（松江人張公世南（皮人徐公嗣曾（丹徒人以上係藩臬畢公沅（吉益都人朱公鳳（浙南昌人羅公源（瀏長沙人以上係觀察太守則大理萬公

官故詳録之俾作誌者有所考焉河陽尉杜刑門呈貢劉泌諸城人

明巡撫汪文盛傳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淮王祐槨府被執經文盛使剌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爲兵部主事嘗同官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剿不如撫文盛然之當閣莫登庸已篡位安南嘗臣不服多據地搆

兵乃廣設方畧招攜懷遠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撟也文盛以閘授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承襲職乞銃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檄安南登庸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幷諭登庸歸命其部衆多來附而文淵攻破登庸鎮守營登庸子方瀛攻之又失利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

廣水陸衝文盛列營樹柵置兵賊腹中爲歸正人聲援登庸益懼奉表請降願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朝議不許既而毛伯温至南甯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定役也功成於伯温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温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制

師範曰厥之獎予言屢屢矣然猶有未盡者蓋各廠硐厂皆五方莠民謹愿者絕不肯爲每日除其下班攻採外飲博淫

命亟抄寄館中補刊以成全璧計一百七十三字也民國十七年十月昆明何秉智謹記

趙州師 範荔軒纂輯

刪節季漢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家南陽之鄧縣在今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昭烈屯新野元直往見昭烈嘗之曰庶何足道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後合孫權破曹操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旋佐昭烈定益州延康元年曹丕篡漢次年昭烈猶稱建安二十六年羣下勸昭烈卽尊位嗣漢未許亮說之於是卽帝位于成都改漢建安二十六年爲漢章武元年策亮爲丞相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章武三年春昭烈於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叛亂以新遭大喪故未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爲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欠之矣免身爲幸戒在于孫而二三子各以老耄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耶晉世祖之創迹舊

基奮羸卒數千擯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詔賜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喪累有廢殺之罪自嫌彌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伐魏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

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並起應亮唯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乃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十二月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

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
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蓆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
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
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
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
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

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
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
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
二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
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
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
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同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
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數十年之內所纠合四方

耶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鄂氏塢軍中時年五十四

孫盛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又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家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發十矢俱

武侯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二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二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三寸廣二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十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分墨三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與等版方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二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三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鞾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杜耳

亮言教書奏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立廟于沔陽襄陽記曰亮初达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于思沉鑫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述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思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于是始從之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秋鍾會至漢川祭其廟令軍士不得于墓所左右芻牧樵採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贍嗣曾後同子尚戰死綿竹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

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下第二十三軍令上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二十二字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待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天晉光明主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瑋絕倫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與會權既宿服仰備又

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中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盡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靑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柯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

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諮綜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咨嗟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繁而悉何則咨嗟與辭禹其談周公與屨下矣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緣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維陛下遵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章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請著作臣已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師範曰有先侯以開滇者至侯乃集其成有後侯以治滇者

惟侯實創其始孟獲曰公天威也此言眞知侯哉侯夫今已千四百餘載而其蹟之在滇者爲營爲塹爲城爲臺爲池爲泉不僅數十處春秋仲與文武廟同祀則采其傳以入典故應可慰滇人士之心其亦有合于侯之心歟○陳壽進侯集表詞委曲詳盡推見至隱其摹繪處儼然一王佐氣象或謂壽以父之故不滿于侯皆謬說也故同木牛流馬法附于傳後俾觀者知所考焉嘉慶丁卯浴佛後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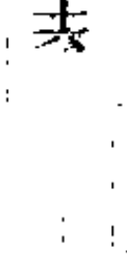
公之征南也往返曾未周歲而吾滇數千里之間無在不有其蹟亦神矣哉

節鉞舊唐書雲南安撫使韋皐傳
韋皐字城武京兆人知隴州行營留守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
鳳翔節度使張鎰叛歸朱泚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留部
將牛雲光以兵五百戍隴上雲光謀請皐爲帥將劫以臣泚朔
將翟華以告皐雲光懼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使曰太尉已爲
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皐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
以兵徇雲光從之皐迎勞詐受泚詔而讓雲光曰既去復還何
也對曰向未知公受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事皐曰將軍苟無
他圖請釋甲以安衆雲光以皐諸生無能爲乃命士委甲仗皐

受之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雲光與泚使至皐伏甲左右廡
酒行殺之泚復拜皐鳳翔節度使皐朝其使及從騎三人縱一
人使報泚帝授皐隴州刺史置承義軍拜節度使以寵之貞元
初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縻附吐蕃每入寇以蠻爲鄉
導皐遣使招徠之稍通西南夷明年雲南王異牟尋款邊求內屬皐與東
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約絕吐蕃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
請皐濟師皐遣精卒二千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太酋乞臧
遮遮等虜喋雟谷死者不可勝計獲牛馬鎧仗不計遮遮尚結
贊之子大將已囚屯棚以次降進吏部尚書夢衝復與吐蕃盟

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薦州吐
番謀擾邊皐輒破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寇盜朔破麟州以取
將皆舉部落降昆明蠻亦內附贊普怒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
償帝詔皐深入以撓虜勢皐遣大將陳泊出三奇崔堯臣趨石
門邢玻略棲雞老翁城高倜逼故松州陳孝陽率蠻酋那時等
攻昆明師五萬以八月出塞十月大破吐蕃轉戰千里遂圍維
州吐蕃釋靈朔兵使大相論莽熱率雜虜十萬來救王師設伏
以待虜乘勝深入伏兵起奮擊虜大潰生擒莽熱獻諸朝帝大
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順宗立進檢校太尉王叔

文等干政皐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請盡領劒南叔文不從皐知叔文多變自以大臣可議國政上表請皐太子監國又上賤太子暴叔文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受禪遂誅竄叔文等是歲皐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皐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之最善拊士卒婚嫁皆厚資之墳給錦衣女給銀塗衣簪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蜀州刺史自以橫侈務蓋藏之故劉闢僭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



或言皐所進兵器皆鏤定秦字將以爲罪陸暢言臣向在蜀知定秦匠名也議乃息暢皐所厚也初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皐焉始皐務私其民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蜀人德之見遺像必拜云

師範曰或謂皐撫南詔遂啓酋龍之禍而唐迄于亡嗚呼何遽至是耶使繼皐者善于駕馭酋龍雖狡亦難爲患如必以開邊爲生事則南北宋之割地納幣稱姪稱臣何亦至于破滅乎○蜀道難非刺嚴武陸暢未必學太白也

繼之者惟李文饒高千里差強人意餘則皆爲蠻所侮矣

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贍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淨橋尋命行省與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遣謹厚者往治無如卿者拜命退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王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贍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剌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今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

明日遣親臣至贍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僭來視猶兄弟請用里幼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爲乃教民播種開陂池以備水旱修孔子廟明倫堂講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貿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刼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問籍聽治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

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贍思丁遣人持書願納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爲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愛色或問故曰吾非愛出征也憂汝曹刼掠平民使不聊生攻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諭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怒召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款附

云廣南儂士貴左江李繼屏右江岑從威共籍八十餘州戶四十萬來聽命 贍長每謁見爲具酒食製衣冠被履易其卉服衆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部闡北門亥趾王遣使哀絰爲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謚忠惠 長子納速剌丁襲官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分帥大理以軍撫金齒蒲驃曲靨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馴象十二入貢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剌丁由雲南率蒙古畏兀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帖木乃木晉蒙帖木巨木禿麻欲等砦上官曲靨溝折民四千孟摩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巨黑答八剌民二萬蒙古甸甫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剌民二百以天熱還師 會其父沒世祖憂之勑以納速剌丁爲

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狀頗異觀者恐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款服成宗大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蒙民避徭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勑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强悍宋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留數月不遣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賫印至因置酒宴勞令賫印入朝帝大

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未有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租賦歲發軍致索忽辛以榜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謚忠簡

師範曰仁愛之所孚宵得以時代間哉滇之婦孺走卒無不知有賽典赤者公葢慈祥惻怛人也天爵高明與耶律文正同爲名世之佐而其子及子子皆能繼先志沛澤于滇因緣公傳少爲論次倘官于滇者知考公循跡而講求之滇之民庶其有蓼乎

按世祖儆王皇子于滇有阻之者帝曰雲南朕所親臨頗愛其風土非天命有歸思于此請分器焉帝之垂念雲南篤矣故其所用如公父子及張立道段實忙古䚟然爲名臣先是兵薄大理時高泰祥逆命世祖欲屠之姚樞劉秉忠張文謙力諫復因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既克大理命樞製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士民得相完聚樞字公茂柳城人卒謚文獻文謙字仲謙沙河人秉忠字仲晦嘗爲僧瑞州人又有述律杰以元帥治臨安好文學與虞集揭徯斯友善文雅雍容隱然一儒者大德四年徹里路總管寒窶遣姪刀温入貢爲元江判官度宗顯所誣朝廷討之失利而還乃命述律杰往諭以大義寒窶感悟遂倫珍寶請增驛傳路以黃金采女一無所受蠻人曰入我土而不爲金婦餌者元帥一人而已其時成都人普化宣慰臨安亦以忠厚兼明稱惜故牒已殘餘無可考搜録諸人與賽典赤庶相輝映云

節刪明史雲南世守平西侯沐贈黔寧王沐英傳 後嗣附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八歲而孤從母避兵母死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爲己子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鎮江稍遷指揮使守廣信從大軍征福建破分水關略崇安別破閩溪十八寨練馬谷保始命復姓移鎮建甯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壽遷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府中樞務繁積歲年少明敏剖決無滯后數稱其才帝亦器英久之命乘傳抵熙河練諸部兵凡有不便更置以聞洪武十年充征西副將軍從將軍鄧愈出塞西略川藏獲兵崑崙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明年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土門峽徑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柬籠山擊擒三畢節二衛土酋楊苴等復煽諸蠻二十餘萬圍雲南城英馳救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餘畜二十餘萬乃班師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寇邊十三年命英總陝西兵出塞乃渡黃河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掩擊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夜擊破之擒脫火赤及知院愛足等俘其全部以歸其明年又從大將軍北伐異道出古北口克灰山四部度臚朐河執孛知院宣盡俘其衆尋拜征南右副將軍同永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梁王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齊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爲所扼乃率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却師畢濟鏖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僵尸十餘里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郡皆下獨大理倚點蒼山洱海扼龍首龍尾二關關故南詔築土酋段世守之英自將抵下關分一軍由洱水東趨上關一軍從石門間道渡河拔點蒼山而上立明旗幟英亂流斬關進山上軍亦馳下夾擊擒段世遂拔大理分兵收未附諸蠻設官立衛守之回軍與友德會滇池分道平烏撒東川建昌芒部諸蠻立烏撒畢節二衛土酋楊苴等復煽諸蠻二十餘萬圍雲南城英馳救潰寘山谷中分兵摧滅之斬級六萬明年詔友德及王班師而留英鎮滇中十七年曲靖亦佐酋作亂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二十年平浪穹蠻奉詔自永甯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明年百夷思倫發叛誘羣蠻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甯正擊破之思倫發復寇定邊衆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舊火砲及勁弩爲三行蠻殿百象被甲荷櫚楯左右南右副將軍同永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梁王遣平

挾大竹爲筒筒貯標鎗銳甚英分軍三都督馮誠前胷正左都
指揮同知湯昭右礮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焚其柴营刺亦者
笮梁將也殊死鬬左軍小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
首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
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渠帥刀思郎斯郎理等各被百餘
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慴麓川始不復梗巳會頼
國公討平東川蠻又平越州酋阿資及廣西阿赤部二十二年
冬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錠綵
幣百疋還還陛辭帝親揮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還鎮再敗白夷於[illegible]思倫發乞降貢方物阿資又叛擊之補
衛盡俘其衆南中[illegible]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部有重譯入
貢者英後先鎮雲南十年平四十八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
涕歸葬金陵追封黔寧王鑾昭靖侯享太廟英沈毅寡言笑好
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
歲較屯田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淩而廣之
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
均力役疎節闊目民以便安居嘗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
講說經史太祖初起時數養他姓爲子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

多至二十餘人惟英在西南歷最大徐司馬何文輝雖名將遠
不逮也子春晟昂皆鎮雲南所駙馬都尉尚成祖女常寧公主
春字景春材武有父風年十七從英征西番又從征雲南從平
江西皆先登積功授後軍都督府僉事羣臣請試職帝曰見
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嘗命錄烈山四又命鞫叛黨於蔚州
所開釋各數百人英卒命嗣爵鎮雲南洪武二十六年維摩十
一寨亂遣瞿能等討平之明年平越苗蠻立瀾滄衛其冬阿資
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展
轉匿今悉發諸酋從軍麾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

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
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
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搗其巢遂擒阿資并誅其黨沙陀普也等
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廣南酋儂貞佑糾羣蠻拒官軍破擒之
俘斬千計窩遠酋刀拜爛依交阯不順命遣何福討降之三十
年麓川宣慰使思倫發爲其屬刀斡孟所逐來奔春挾與俱朝
受上方略遂拜春爲征虜前將軍率何福徐凱討之先以兵送
思倫發於金齒檄斡孟來迎不應乃選卒五千令福與智能將
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思軍聲震[illegible]

賊乘高堅守官軍糧且盡福告急春率五百騎救之夜渡怒江旦抵寨下令騎騁揚塵蔽天賊大驚潰乘勝擊崆峒寨亦潰前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乾孟乞降帝不許命春總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年三十六謚忠襄春在滇七年大修屯政開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疑重寡言笑喜讀書太祖愛之授後軍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建文元年嗣侯比就籓而何福已破擒刀斡孟歸思倫發亡何思倫發死諸蠻分據其地晟討平之以其地爲三府二州五長官司又於

瀘江西置騰衝千戶所戍之楚川遂定初岷王封雲南不法爲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歸藩益驕恣晟稍持之王怒譖晟帝以王故召晟戒之貽書王稱其父功毋督過今晟仍還鎮守永樂三年八百大甸寇邊遏貢使晟會車里木邦討定之明年大發兵討交阯拜晟征夷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張輔異道自雲南入遂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搠華諸關隘舁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與輔會師共破多邦城搗其東西二都盡諸巢擒僞王黎季犛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交阯簡定復叛命晟偏征夷將軍印討之賊生厥江敗績輔再出率師合

朝廷以其絕遠且世將寬假之而滇人憫晟父子 威信莊事如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席父兄業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先後置圍墅田業三百六十處曰我日食其一足矣珍寶充庫藏後房曳羅綺者數百人役使閹奴亦百十輩而善事中貴賂還執政不絕以故得中外聲晟有子斌幼嗣公爵居京師而以昂代鎮昂字景高初爲府軍左衛指揮僉事成祖將使晟南討乃擢昂都指揮同知領雲南都司累遷至右都督正統四年佩將印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遷延者久之參將張榮前驅至芒部敗昂不救引還貶秩三級已思任發入寇擊却之又捕斬師

宗反者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將大軍討思任發昂
士倕運賊破還昂都督命督軍捕思任發不能得驥等復出師
榮之緬甸破者囓而還十年昂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字文輝
昂卒始之鎮會緬甸執思任發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襲斌擊
却之思機發復據孟養十三年復大發兵使驥等討之而斌爲
後拒督餉無乏卒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以昂孫璘代鎮璘宇
廷章景泰初以都督同知佩印出鎮素儒雅滇人易之既而號
令肅然不可犯天順初卒琮猶幼璘弟瓚時爲錦衣副千戶特
命以都督同知代鎮居七年先後討平靈祿諸寨及土官之搆

兵者降思卜發勒還諸蠻侵地功多然廣賚貨成化三年春琮
始之鎮而以瓚爲副總兵移鎮金齒琮字廷芳通經義能詞章
爲表餽貲無所受尋伺殺兄子求爲守琮捕誅之廣西上官
虎所部爲亂琦請更設流官民大便以次討平馬龍麗江劍川
順寧羅雄諸叛蠻捕擒幽窩反者卒贈太師謚武僖無子
以瓚孫昆嗣昆字元中初襲錦衣指揮僉事琮撫爲子朝議以
昆西平侯裔孫當嗣侯而守臣爭之謂滇人知黔國公不知西
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孝宗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宏治十
二年平蠭山竹篤諸蠻又平普安賊再蠭歲祿正德二年師宗

民阿本作亂與都御史吳文度督兵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
羅雄一出彌勒而別遣一軍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七寨安
南長官司那代爭襲殺土官復與都御史顧源討擒之再加太
子太傅崑初喜文學自矜厲其後通賂權近所要請無不得寵
驕凌三司使從角門入諸言官論劾者輒得罪去李賜太師謚
莊襄紹勛崑子也既嗣封而尋甸土舍安銓叛御史傅習討
之敗績武定土舍鳳朝文亦叛與銓連兵攻雲南世宗遣尚書
伍文定將大軍征之未至而紹勛督所部先進告土官子弟當
襲者先予冠帶被賊立以請衆多奮搏賊大敗之朝文絕普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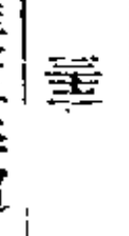
河走追斬之東川鈐轄尋甸衆猶盛列砦數十官軍分哨攻悉
破之銓走芒部爲所執先後擒賊黨千餘人俘斬無算時嘉靖
七年也捷聞加太子太傅益歲祿而紹勛老撾木邦孟養緬甸
孟密相仇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皆亂久不解紹勛使使者徧
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悟伏願還侵地而木邦孟養俱貢
方物謝南人悉定紹勛有勇略用兵輒勝然頗驕侈發民夫攻
石大堙山崩役夫多死又奪民田廣其莊都御史歐陽重連章
劾之下詔詰責卒贈太師謚敏靖子朝輔朝輔素驕貴既嗣
封都御史劉渠索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兹土上下

相承近有司紛更 典制關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
疎遐孤危動多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勅諸臣悉如其舊詔
許之朝輔益驕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
輔治事如故卒贈太保謚恭僖朝弼朝輔弟也朝輔卒二子融
犖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弼都督僉事
佩印代鎮居三年融犖輩嗣朝弼心害之於是朝弼嫡母李
請護犖居京師待其長而還鎮報可犖未至京犖朝弼遂得嗣
嘉靖三十年元江土舍那鑑叛詔朝弼與都御史石簡討之分
五軍薄其城城垂拔以瘴發引還詔罷簡將再出師鑑懼仰藥

死乃已四十四年討擒叛蠻阿方李向陽又明年平武定叛酋
鳳繼祖破賊巢三十餘朝弼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兄田宅匿
罪人蔣旭等用訓兵火符遣人訶京師乃罷朝弼以其子昌祚
嗣封給半祿朝弼快快益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詔
許還滇毋得預滇事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
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死援祖功免錮南京竟死昌
祚初以都督僉事總兵鎮守久之嗣公萬歷元年姚安蠻羅思
等叛殺郡守昌祚與都御史鄒應龍發土漢兵討之破向寧鮓
摩等十餘寨犁其巢盡得思等十一年隴川蠻岳鳳挾緬甸以

按滇于夏商周已入版圖沿漢及唐咸爲置吏雖蒙蔽壤
時通中國迨元世祖三路並進取大理爲伐宋先聲旋命梁

段分治開闢之廣過越前代特設南選以待士王子左寓滇
逆旅主人亦知向學其規模尙有可想者自傅鬱冰三將軍
臨之以武胥元之遺黎而蕩滌之不以爲光復舊物而以爲
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冊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既奏遷富
民以實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來自江南我來自南京考
公孫述時牂牁大姓龍傅尹董與功曹謝暹保壟由番禺江
貢世祖于河北武侯定南中配焦雍婁孟量毛李爲五都
尉南人有四姓五子之稱皮羅閣建十瞼以張王李趙楊周
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居之袁滋過河東州鄧今趙州謂村邑連
甍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趙李四姓乃遣遣華農千尖本源而
甘以他產爲詞是皆沐氏之餘威有以懾之也楊用修謂騙
鱗介而衣裳刻篦落而郡縣顧亭林謂化雞犬爲鹿鶴變惡
濁爲清涼網不及舌無乃言過其實歟漢武帝徙甌閩之人
而墟其地吳諸葛恪始開山越今皆爲名郡滇詎不若哉予



節制明史征南將軍頴國公傅友德傳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元末從大盜李喜喜入蜀喜喜
傳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元末從大盜李喜喜入蜀喜喜
敗從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爲別將無所知名
太祖攻江州玉小孤山友德率衆降帝奇之用爲將從援安豐
略廬州還從擊友諒於鄱陽湖輕舟挫其前鋒被數創戰益力
復與諸將邀擊於涇江口既殲友諒從征武昌城東南高冠山
下聚城中諸將相顧莫敢登友德率敢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
頰復洞脅不爲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拔鷹州別
將克彝陵衛州襄陽攻安陸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從徐達下
安豐同陸聚守徐州擴廓遣將李二來攻兵寡度不敵遂堅壁
詗其出掠以二千人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剌其驍將韓乙敵
敗去度且復至亟還城閉門而陣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
起二果至鳴鼓士躍起搏戰破擒二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從
天將軍達北征破沂州下青州元丞相也速來援以輕騎誘敵
入伏奮擊敗走之遂取萊陽東昌明年從定汴洛收諸山寨渡
河取衛輝彭德至臨清獲元將爲嚮導取德滄州既克元都偵
邏古北監口守盧溝橋略大同還下保定真定從攻山西克太

補書于吉水鎮寓館

原擴廓自保安來援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因夜襲
其營擴廓倉卒遁去追至土門關獲其士馬萬計復敗賀宗哲
於石州敗脫列伯於宣府從攻張思道下鞏昌臨洮會大將軍
圍慶陽以偏師駐靈州邊其援兵遂克慶陽還賜白金文綺又
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擴廓移兵伐蜀領前鋒出一百八渡奪
略陽關遂入沔分兵自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還軍西安蜀將
吳友仁寇漢中友德以三千騎救之徑墨龍江攻斗山寨令軍

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蜀兵驚遁洪武三年冬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潁川侯食祿
撒其精兵西救漢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勝擣重慶
縛明昇於是太祖製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爲諸將第一師還
受上賞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征沙漠敗失刺罕於西涼至永
昌敗朶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略甘肅射殺平章不花降太
尉納兒等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而還是時師出
三道獨友德全勝以主將勝坐小法賞不行明年復出雁門爲
前鋒獲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還鎮北平陳便宜五事皆從之召
還從太子講武於荆山益歲祿千石九年副中山侯和破擒伯
顏帖木兒於延安降其衆帝將征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雅播
之境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降金筑普定諸山寨十四年副大

初蜀人聞大軍西伐丞相戴壽等果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
階文擣江油始分兵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
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蜀人破膽援兵至無能爲也迎擊壽
等大敗之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强弩火器
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蹂藉死者甚衆壽等
閉其主明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分兵徇
州邑未下者克保甯執吳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漢
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曰既得木牌於江流乃進師而戴壽等
撤其精兵西救漢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勝擣重慶

將軍達出塞討乃兒不花波北黃河襲灰山斬獲甚衆其年秋
充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將步騎三十萬
討雲南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
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降諸苗蠻進攻曲靖
大戰白石江擒元平章達里麻遂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
永甯之兵遣兩將軍趙雲南梁王把匝剌禿爾密走死友德城
烏撒羣蠻來爭奮擊破之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降
東川烏蒙芒部諸蠻復叛討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
馬十餘萬鐫翠米欽皆降蠻地遂平進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

予世券十九年東川蠻叛復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破越州叛
酋阿資平平越諸叛苗還練兵北平從燕王出古北口副大將
軍馮勝襲納哈出於金山降其衆二十二年再討曲靖普安二
十三年征沙漠擒乃兒不花還駐開平復征甯夏明年征哈者
舍利追元遼王軍行遽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
寒山大破敵衆而還再出練兵山陝屯田事命兼太子太師尋
還還鄉友德喑啞跳盪身實石矢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
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帝屢敕獎勞子忠尚壽春公
主女爲晉世子濟熿妃二十五年副宋國公勝練軍山西河南

明年偕召還又明年賜死宏治中晉王爲友德五世孫瑛援六
王例求襲封下禮官議不許福王時追封友德麗江王謚武靖
祀功臣廟

師範曰白石江之捷吾 始祖武德將軍毓秀公亦在行間
隸麾下嘗言滇之平公爲首庸西平實次之其與鶴慶知府
董賜書云大丈夫之處世當磊磊落落出羣拔萃不羈然後能拔
於泥脫塵埃策勳當時垂名竹帛飄然立於凡品之上亦猶
騏驥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駑駘同豢雞鶩共食一日
遇伯樂振羽翮終能馳騁長途而翱翔雲表也昆明去中華

平俾今朝覲而闔帥不在失於撫字致令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爲仇讎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昌熾闔帥莫制足下介在羣兒之中確守歲寒之節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昌亦入滇復與列校分守城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軍西平侯聞難來赴誅鋤叛乂羣蠻復定余至滇西平侯備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驥之始知歟余征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爲師前道招徠劻勷麾降伏西番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

矣新舊爲乃奏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戶恩亦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有云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於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紀律蓄恩威毋暴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承共富斯土以副國家任用之意策勳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留言以誡惟足下勉之又答段世札義正詞嚴已見別帙俱有兩漢風格升菴楊氏謂公身先甲士手草羽檄今讀兩書想見據鞍染翰顧盼自雄之概宜其軍聲所指動郎克捷追論他將雖徐常

又何加焉乃竟不得其死明眞少恩哉宇嘗誦論相終思誠意伯藏弓誰惜韻川侯蓋悲之也丙寅八月十三日

洪武八年詔諭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故疆統一中夏經今七年四夷中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地乃元君遣派王者主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爵段氏爲

大理國王今特遣官往諭如遵朕命使臣即再遣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昇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西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按此詔乃明祖自撰始欲借段以攻梁逮梁平而段亦隨舉韻公之機段明曰我決直搗巢穴斬草不遺然後築城鎮與屯田立府定賦編氓戶役軍民兩馭萬年無窮豈有糧絕馬病將獨兵亡者哉汝能詩識畧不比寃頑速罔書來兵勢難待蓋段書未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而異日措置咸如所言公之績偉矣

方政全椒人襲酒陽衛千戶以靖難功屢遷都指揮僉事永樂四年充鷹揚將軍從張輔平交阯還與都指揮朱廣移師廣西會都督韓觀討平柳潯諸蠻斬獲萬計七年復從輔征交阯敗簡定黨阮世每於峽子搠壁鄧景異海州擒其將范必栗景異遁九年秋復以步隊從輔敗賊阮帥等擒偽將軍四人進都指揮使十年春窮追景異至吒蒲幹冊射中其脇擒之并獲其黨鄧帥等進都督同知十六年嘉興州賊車緜之車三等叛政大敗走之明年夏與都指揮師祐敗城黎利於可藍冊擒偽將軍

阮簡立等利走老撾其冬斬鄭公証於同利仁宗卽位命充參將與榮昌伯陳智協同鎮守初李彬討羣寇交阯漸無事彬卒智繼之暗懦無將略反者四起而鎮守中官山壽一意撫賊專進止政又爲智所忌議事多不協以故賊益得志官軍不能制宣德元年春與智討黎利於茶籠州敗績詔以成山侯王通代智政削職充爲事官時政守火安賊攻之急都指揮王演擊却之帝厚賞演特原政罪其秋與安平伯李安都指揮于瓚謝鳳等連兵討黎利復敗績政還守火安利乘勝攻城晝夜不息力戰敗之已王通擅與賊和引兵還政亦論死繫微籍其家踰年

釋爲都督僉事壽以副總兵備禦開平獨石言便宜四事皆報許七年春政以西猫兒略當衝無城遣千戶楊洪率騎士屯田帝善之因諭兵部曰制敵莫善城守朕委政邊事不從中制也已奏內官蕭愚擅威福帝怒切責愚明年以總兵官鎮守松潘番叛諭以禍福多聽命惟仕昌巴諸黑虎諸寨梗化政擊其西北大寨破之副將將貴等以次平諸寨政撫浦亾者皆復業進都督同知復奏行便宜四事十年移鎮大同中官郭敬誣政專擅楊士奇等言政勤廉公正善撫士敬貪縱其言誣也於是降敕責敬其秋劾副總兵曹儉罪奪其職正統元年北虜征調軍士應支口糧行糧者不當減其月糧軍餘墾地已許免稅不當復徵屯田歉收請量蠲免詔並允行尋進右都督三年將兵助沐晟討麓川思任發師次金齒賊沿江立柵政等造舟濟奮擊敗之偕諸將追奔斬三千餘級明年正月進破思任發舊大寨追至空泥賊驅象陣政力戰不支一軍皆沒晟間退師永昌政廉勇善戰號良將宿死緣用益感奮竟死敵賊平贈威遠伯謚忠毅子璞亦以功封南和伯

師範曰是役也沐晟爲帥當政戰勝時晟銜其謀非已出且猶冀思任之可撫迨政遇伏求援故以少師往亦未與蠻遇

而政遂壞國以死使當日晟果全軍悉濟則變必大創蠻創則王驥之三征可罷矣夫兵貴審機機失雖孫吳亦難置力忌功僨事沐定遠且然況下此者哉

政嘗爲張英公輔部將三下安南已悉晟之底蘊況七十老翁臣精已亡故政遣衛制奮勇直前成則必妬其功敗亦樂觀其禍使爲晟者能如其兄忠襄公希之驅救何禍焉有此失政之死實成死之乃詈總爵籓美謚其亦王振之所爲歟

史稱英好賢禮士晟壹讀書慕括嘗膜爲勳庄設冠帶庄總理事民遂無向學者吾彌波其一也吳逊繼之三百年竟無

人物可紀康熙辛酉平滇　新政既頒歐陽公勸舉于甲子後官工部主事繼此則登甲榜者十七人乙榜百餘人詞館三人臺諫二人內至學士外至監司典試督學屢膺上選沐氏之爲沐氏不已可知哉○謝在杭謂與政同死者猶有指揮顧勇陳翊侯義江浚至大理衛指揮陳定鶴慶百戶李繼兒及子轅俱征麓川死于陣臨安百戶邵鑑上江之戰亦死于麓川楚雄指揮吳繼勛鶴慶千戶初維垣永昌把總李潮岳順皆先後死于緬同知袁倬照麾張成知州秦健吏目劉瑀死于鳳朝文知事高心巡檢俞伯官死于鳳繼祖

刪節明史雲南巡撫楊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四多疫死爲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浴全活者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逆文謂禮曰吾二人竝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矣禮泣謝從之文栓梏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王翱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

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乃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歷書中官索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遣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亟出北

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奪還之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為權貴所嫉治中陳冀計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孝宗立還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汝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獄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持抨韓冠而去衆鷹尹相抓啄如其牘于是韓始駭異事獲寢因憶 本朝順治末大梁周侍郎亮工以閩寧為人所搆擬

重典九卿會讞方對簿文卷被風掣去主者以告特邀赦宥與此極相類然周更有難者蓋此則毒機甫發周則發書已定耳夫人果抱忠直之悃禍患危急其間必有默相之者就謂天聽之盡高乎楊公撫滇未一載遽卒于官滇忠佚其事前牧氏亦失之正史尚在功何可誣也觀其幼去舊僚八人嘿凜乎包待制之遺風焉以較世之貌寬厚習圓通而黷貨者使與公遇必睥其面矣

公嘗曰豪強貴勢人皆畏之我獨不畏金錢貨幣人皆不畏我獨畏之語雖粗質其風節已可概見

乃以韓參政某分巡嘉湖陰訶其事無所得惟於先一年郡邑無秋道殣踵相接公發粟賑之不以聞韓據此為公罪據凡作牘將往按吏書牘竟展閱間風暴作揭牘起空中韓仰面觀大詬其吏忽蒼鷹捉天來從之者數十攫而抓且啄之紛如雨紙韓怒曰若固楊繼宗黨邪吾必親按徑登舟鷹亦隨至俄而百俄而將千韓荒怒呼兵勇獵之弓者弩者石擊者彈者網者于僉多鷹僉聚一老鷹張拳抨韓冠而去衆鷹尹相抓啄如其牘于是韓始駭異事獲寢因憶 本朝順治末大梁周侍郎亮工以閩寧為人所搆擬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出爲大理寺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撫州知府發粟賑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大興文教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嶺寇顧州蠻宗嗣位詔大臣嚴察天下方面官乃點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初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艾憂詔奪喪兩月即趣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束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己見能所遺物則又喜報以生金通犀象齒及諸奇異物甚厚因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泊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邊民洶洶欲走避黔國公連遣人諭其帥兵始返而諸臣長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繫安等獄沒其貲貨勿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絶因盡發能貪暴狀且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

錄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甃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求振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以鎮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有越人雲南境者宜遣使齎敕戒約之帝即以命景能因以玉帶寶縧蟒衣珍奇諸物遺其王黎灝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灝大喜

累貧民恕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蔡米乃奏以六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全活二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粲以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織造繒綵采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不納妖人王臣黃緣授錦衣千戶隨中官王敬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勒蘇州諸生寫妖書諸生王順等不勝憤率衆擊之敬臣皆走匿殿其從者敬遂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因蔵宜遣使賑濟顧乃橫索

玩好皆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于進琵琶棹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爲人方峻敬王不爲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又再劾敬帝不得已召敬還敬宿留徐州恕復劾之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遷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亦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

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內閣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憲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宏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潛運總督邱弘陝西山西東遼東巡撫賈奭左鉞吳節劉潾兩京府尹吳玘于晃及布政使夏寅周瑛盧雍秦夔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徑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

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言之帝曰朕用憲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識法當諮聽何必內閣也恕嘗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六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外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即令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

有攸司臣豈敢越俎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奮過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等供役恕言不可以小人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吉所陷言官周紘張昂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彊珍陳壽邱龍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

續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藤嬖妹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皆不納中旨以御醫徐生補院判而生前考校在次舉恕請選上考者且治生貪緣罪論令會禮部太醫院及御藥房太監推擇恕言銓法臣部職會中官非制帝命罷選竟用生言官交劾生不聽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貪緣遷秩恕力爭寢之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請置之理帝命進玉二秩後有如玉者遽之恕復力爭事亦竟寢是時劉吉已罷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云

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由是濬不悅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爲恕阻衡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忮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板行之歷數先帝之失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於濬乃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意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乞賜廷鞫遂下文泰錦衣獄讞上

言文泰泰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爲潤色濬亦力慫慂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鐫版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不賜勅月廩歲隸亦頗減恕敗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養宏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恕濬顧尼之濬由是爲衆論所鄙又二年濬卒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

勢相高者與臺傑從動輒百人少亦不下數十州縣且然等而上之遂至莫可究極皆端叡之罪人也

公名人故録全傳少節其無甚緊要者餘皆仿此至若巾丞之有錢塘鄭融侍御之有華亭包節豫章鄧漢藩臬之有都陽章軒四明張時徹白門劉麟長洲皇甫汸繡雲何鏜華亭馮時可皆以文章名世而政事動業爛然不能相掩知府則大理賈銓邯鄲楚雄邵敏長沙姚安馬自然內江則其尤著者若李贄雖有文名而其末也逃入緇黃橫議殺身君子無取焉

節刪明史雲南副總兵劉綎傳

劉綎都督顯子弱敢有父風用廕爲指揮使萬歷初從顯討九絲蠻先登勇冠諸軍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綎游擊將軍署騰衝守備事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土司勢遂強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而奪之權與三宣六慰諸酋插血謀叛誘士寧妻以妹鳳媚士寧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伐士寧與子曩烏酋殺之并殺其

副鳳父子誘敗官軍獻士寧母胡氏及族黨六百餘人於應裏盡殺之初與木邦酋罕拔同謀後譖之死結耿馬賊罕虔南甸上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爲逆應裏乃令從父猛別與鳳虔落參正堂等各率象兵數十萬分道內侵攻雷弄盞達千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已陷順甯破盞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僚壻也使使招之鳳紮獻應裏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猛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勢益熾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世曾亦移楚雄

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賡颺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連戰於盞達隴川南甸猛淋孌陽攻象石大小十餘次積首千六百有奇猛別落參援首參將鄧子龍擊斬罕虔於姚關賊奪氣應裏趨鳳東寇姚關北據灣甸芒市鈺復開示百方與之盟誓會綎亦至軍聲益振鳳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猛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已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綎復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

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擒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城知鳳降馳報應裏將發兵再圍隴川綎乘勝掩殺賊賊窘乞降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猛臉生擒其魁雲南平獻俘於朝帝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內閣申時行以下悉進官廕子綎亦進副總兵予世廕鈺賜白金二千乃改孟密安撫司爲宜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猛臉曰猛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孟淋皆名之曰鎮安命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初鳳降本以計誘而巡撫世曾稱陣擒遂行獻俘禮敘功濫及閣部

末幾緬人復大舉寇猛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
春率五百人援破賊數萬連擢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
廕副千戶綏亦優敘蠻莫設安撫以土官思順有功特授之綏
納其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禄等淫其妻妹思順大懟綏將家子
父顯故部曲多健兒綏擁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築將
臺於王驥故阯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還至騰衝皆甲
而譟焚民居綏在蠻莫聞之馳至出財犒之始定還至鑾莫思
順恐禍及叛歸莽酋詔革綏任以游擊候調無何羅雄變起羅
雄者曲靖屬州也者氏世爲知州嘉靖時者濬嗣職殺營長而

奪其妻生子繼榮年十四持刀逐濬濬欲刀之以其母故錮之
別宅後年老無他子乃釋令襲職繼榮得州即逐濬濬訴之上
官上官俾繼榮迎濬歸即囚之如限日囚已狀并囚其嫡母
隆氏而遍烝父妾有沙氏不從自縊死濬復遣使訴上官繼榮
殺之中途會征緬徵繼榮兵將行慮濬爲後患遂弒之時露益
土知州安世鼎卒妻安素儀典州事亦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
遂與合營而淫之間越州土舍海現寡嫂資氏美強與通知州
永兵布金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隨犯咸安
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愛屯南原祖承訓
榮乃築寨赤龍山山廣六十里建龍樓鳳闕環以堅城下有龍
潭九盡質部將妻子於其中曉夜爲淫樂十三年冬分黨四剽
廣西師宗陸涼諸府州咸被患巡撫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
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綏解官至靖益世曾喜令與裨將劉
紹桂萬鏊分道討綏直搗赤龍山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
去綏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囚至阿拜江隆有義部卒斬繼
榮首以獻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萬餘人論者
稱其不妄殺賊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分曲靖衛軍戍之乃
以何侯知州事土舍者繼仁爲巡檢未幾土酋必大復反殺繼

仁執俠參將蔡兆吉等誅定之乃改羅雄曰羅平設千戶所曰
定雄制度視中土部內遂富初繼榮有論其私財物者功
不錄世曾爲辨誣乃賜白金羈縻繼榮得州即逐濬濬訴之上
召授五軍三營參將會朝鮮用師征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
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棄王京遁征緬徵繼榮兵將行慮濬爲後患遂弒之時露益
土知州安世鼎卒妻安素儀典州事亦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
嘯壁通一線倭拒險別將查大受袒承訓等間道踰槐山出烏
嶺後倭大驚遂移駐金山浦征及承訓等進屯大邱忠州別以
水兵布金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隨犯咸安
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愛屯南原祖承訓
奇貴奉爲主用符術鍊丁別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

李宵屯咸陽經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將並有斬獲倭乃從
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歸朝鮮帝命撤邡松大軍還止留經及
游擊吳惟忠各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總督顧養謙力主盡撤
經惟忠亦先後還屬播酋楊應龍作亂擢經四川總兵官經戍
朝鮮二年勞甚覬勘功優敘乃晦御史宋興祖興祖以閣法當
礙部議經功多請盡革雲南所加功級以副總兵鎮四川尋以
應龍輸款而青海寇數擾邊特設臨洮總兵官移經任之二十
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窺內地經
部將周國柱等擊之莽剌川腦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雜畜

二萬計帝為告郊廟宣捷經等進秩寧夏有差明年五月朝鮮
再用師詔經充禦倭總兵官提督漢士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
朝鮮則楊鎬李如梅已敗經略邢玠乃分軍三中壍一元東路
貴西則經而陳璘專將水兵經營永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長據
順天濠砦深固經欲誘致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經皆軍
騎候道中行長覘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經部卒潰
其謀行長大驚遁去經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
軍經懼力戰破之賊退不敢出諸將三道進經挑戰勝之驅賊
入太城已賊聞平秀吉死將遁經夜半攻拿栗林曳橋斬獲多

石曼子引舟師救陳璘邀擊之海中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
班師進經都督同知世蔭千戶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
官萬鏊罷即以經代之時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東又分為二
以綦江道最要令經當之應龍熟經才頗懼益兵守要害二十
八年正月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遂直搗南木山羊簡臺三峒
峒絕險賊將穆照等衆數萬違營諸將憚之經分兵攻其三面
大戰於李漢壩生擒其魁餘賊奔入峒乘勢克三開直搗峒前
焚之賊多死盡克三峒擒穆照及賊魁吳尚華是日經督戰左
持金石挺劍大呼曰期命者賞不用命者斬劍劘死者四十八

遂大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及其黨楊珠統銳卒數萬困松
坎魚渡羅古池三道並進經伏萬人耀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
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經率部下轉
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經亦掘塹守初經聞
征播命遣適多設難要朝廷言官交劾議調南京右府僉書經
至是聞之即辭任總督李化龍以平播非經不可固留之力薦
於朝經乃復受事踰夜鄖舊城攻克賊滴淚三坡兔窩坪石虎
諸隘直抵婁山關婁山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
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經分奇兵為左右路間道趨

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宗安莊兩路軍亦會縱老將持重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賊方有烏江之勝謀再奪婁山適穆照遣使洩芬孤軍狀賊乃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失臼土卒二千人縱聞急往救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夾攻賊始大奔追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龍幾被獲乃不敢窺婁山縱懲前失剳近關堅壁且請濟師踰十餘日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逼海

龍囤下與諸將共平賊縱功爲多初李化龍薦縱言官謂縱嘗納應龍賄宜奪官從軍部議戴罪辦賊縱德化龍使使齎玉帶一黃金百臼金千投化龍家爲化龍艾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化龍景榮並奏其事詔革縱任永不錄沒其物於官監生吳中彥者挾縱及貴州總兵李遇文重賞爲求官事覺論死縱再細已錄平播功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縱討賊總兵官賊平寢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猓亂命縱爲總兵官討之偕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諸將攻而已居中節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

馘三千三百有奇諸猓巢穴一空縱爲將數被黜抑性驕忽如故嘗拳毆馬湖知府詹淑淑改調縱奪祿半年久之以軍政拾遺罷歸四十六年帝念遵警召爲左府僉書明年二月經略楊鎬令縱及杜松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縱兵四萬由寬奠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並進縱鎮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得成列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縱軍至遊戰縱縱兵圍數重

大清兵衆寡不敵失裨將額勒納額黑乙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縱已深入三百里杜松軍覆猶不知復整衆進遇

大清兵縱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陣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縱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縱軍縱殊死戰趨縱西者復從旁夾擊縱軍不能支遂潰

大清兵乘勢追擊與縱後二營軍遇後軍未及陳爲

大清兵所乘亦敗縱戰死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見縱死突圍出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脫者無幾時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逐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忽狂風驟起揚

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大亂
大清兵乘勢衝擊大破之掩殺幾盡颺乃息應乾以二百騎免
一琦亦爲
大清兵擊破走入朝鮮營
大清兵進逼之朝鮮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金景瑞懼率衆降
一琦自縊死楊鎬聞杜松馬林師敗馳召綏及李如柏還騎未
至綏已覆獨如柏全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綏家綏於
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平猓大小數
百戰威名震海內綏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天啓初贈綏

少保世麟指揮僉事立祠曰表忠
師範曰抗鳳之誅或謂劉世曾以計降爲陣擒遂致宣捷受
俘迫鳳死而蠻懼遂俱附緬夫鳳乃江右一細民耳盡多氏
而奪其位旋扶莽應襲釀患西南幾無寧土鳳與綏爲鄉人
安知其非搆綏而大有所欲耶宇以爲誅之誠是也
綏嘗泊望江之華陽鎮先是有劇盜欲刼一富賈以草履識
其舟尾賈覺之移履綏舟盜至執械脅入綏手擒四人叱曰
汝識劉大刀耶乃敢爾皆叩頭請死願隸麾下綏笑納之後
亦得其用綏部曲蓋多此類也

節制明史雲南副總兵鄧子龍傳
鄧子龍豐城人貌魁梧驍捷絕倫兼通翰墨嘉靖中江西賊起
掠樟樹鎮子龍應有司檄破平之累功爲廣東把總萬歷初從
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盜賴元賓已從平陳金鶯羅紹清賊魁黃
高暉逆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尋擢署都指揮僉事
掌浙江都司被論當奪職帝以子龍犯輕會麻陽苗金道侶等

作亂擢參將討之大破賊解散其黨五開衛卒胡若盧等火監
司行署三撻逐守備再撻逐黎平守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
應爲亂子龍火其東門以疑賊而潛兵入北門賊遂滅十一年
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木邦部耿馬有奸人罕虔
與岳鳳同爲逆說莽應裏內侵應裏卽用虔爲木邦宣慰使虔
從緬兵掠干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
宗眞及弟宗材助之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陣斬宗眞虔生獲宗
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自謂得天險令叔罕老率蒲人藥
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龍利誘蒲人盡知賊開道乃命裨將鄧勇
等提北勝渡渠諸番兵直搗賊巢夜半上而預伏兵山後突擊
火器競發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
餘級尖山巢空乃撫流移數千人會劉綏亦俘岳鳳以獻帝悅

進子龍副總兵予世廕無何緬人復寇猛密把總高國春大破之子龍以犄角功亦優敘自是蠻人先附緬者多來附邊徼獲寧永昌騰衝夙號樂土自兵岳罕倡亂始議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軍不相能致軍閫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既而綎罷劉大倖代天倖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兵每下作輒虐騰兵及用師隴川子龍故低昂兩營兵騰兵大不堪欲去副使姜忻令他將犒之乃定而姚兵久驕因索餉作亂中丞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掠諸兵夾擊之俘四百餘人亂始靖子龍坐褫官下吏十八年孟養蛾思

箇叛箇初爲緬追勢窮來歸會初設孟養長官司即以箇爲長官至是叛投緬引緬兵突孟養破孟拱其冬又破孟廣子龍方對簿巡撫吳定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命未至定已與黔國公沐昌祚遣將却之無何丁改十寨賊普應春霸生等作亂勢張甚定大徵漢土軍令子龍軍其右游擊楊威軍其左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復子龍副總兵署金山參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孫其嫂甘線姑欲得之弗克偕其黨丙測叛歸緬數導入寇二十年攻孟養

龍歸二十七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薄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擒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忽他舟擲火器誤入子龍舟舟中火發賊乘勢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廕一子廕祀朝鮮

師範曰練兵難撫兵更難撫兵固難輯兵爲更難叢茂伐申號令此練之之說也恤傷疾均勞逸此撫之之說也至輯則非旦夕間所能求效蓋寓兵之法已盡處府兵之制不可行勢不得不出於招募所謂招募者非四遠之雜選即憑城之奸猾耳鋒刃既接金鼓相逼戰勝攻取推鋒借其死力必廣示以欣艷之端復曲縱其剽悍之性而後其強可恃其勇不撓勇遂近暴強遂近橫少有挫辱往往激而成變劉鄧兩將軍功垂演塞俱以兵噪大減威名而武橋爲甚今夫太阿之利龍雀之鈷果持其柄而用之水斷蛟龍陸剸兕象旋即納之于室以藏其鋒斂其銳否則傷手之厲常出諸意外生駒曰馳數百里超塵越影要在謹其銜勒時其水草潔其槽櫪一有不慎每多罵馬亦猶是也安得起節制之師而與之

言輯平雖然世之治兵者屏而不知振貧而不知憫騎而不
知禁私署之使令急於射圃之差操月支之糧銀半歸貪弁
之扣剋乃復三五結黨狼狽相依揚揚然誇于人曰我兵也
平民莫敢侮有司不得問藏匿寇盜百惡俱備倘遇小警非
走卽降是又劉劭之罪人矣嗚呼兵豈易談哉

武橋攀枝花之戰所闕甚大馬樞部繼曩以詩慰留云萬里提
兵久不毛溪橫蒭水瘴烟高風霆一鼓空蠻壘雲雨千山鏃
賊壕家口任教饒蔥嶺南人只解頌功勞邊疆近說還多事
誰許將軍脫戰袍又作姚閎行美之前以兵事來者楚則莊

蹻漢則郭昌衛廣劉尙蜀則趙雲魏延關興隋則史萬歲唐
則梁建方唐九徵宋則楊文廣元則阿朮也牢的斤明則陳
桓曹聚胡濮士驥奉使者漢元封元年司馬遷以郎中南畧
笮昆明報命元封二年司馬相如以中郎將持節開越檄曉
副使王然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畧定西南夷唐則
崔佐時袁滋徐雲虔宋則辛怡顯元則王律术王侯王鑑爲
氏所殺 明則王禕吳雲均爲梁王所害

枝以定安南界舒相國赫德以巡閱劉相國統勳姜大司馬調
以審案而哈提軍圖興輟武橋差堪仿佛云

三國志蜀漢建寧太守李恢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嬰習爲建伶令有
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
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
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
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
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庶
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公之才能各有長
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
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
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
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
習泰始中始分爲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雋靡閻跋扈于建寧朱褒
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
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

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
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
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
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
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
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帥諸葛瞻拒鄧艾臨
陣授命死於緜竹

師範曰滇非無人以紀載失傳遂若無人耳李德昂豈愧西
州豪傑哉蒙氏張建成王開元十年入朝明皇厚禮之其過
長安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
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厥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
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崩于
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
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
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踐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
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寶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
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
翊贊季葉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
獲孟玻亦同德昂輔蜀故備紀之若鄭冏杜光庭又當別論

古人不難追鄙士何足拿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
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將
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
討閻傀叛在道而閻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
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雖閻隔定偏其建
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竟永昌風俗敦直乃簡以凱爲
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闓兩王伉亦封亭
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同昌縣後爲雲南夷校尉轄平及孫世
雄破高州諸呂不肯附叛郡圍故

守王伉等
亭侯正節

師範曰漢明帝于武帝所立不韋縣設永昌郡後皆因之郎
蒙段鷄據亦置永昌節度使元王元十七年破阿瓦撥江頭
置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復命雲南王移緬性烈從之先于十
六年張立道請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時也先征緬
未歸詔忙古帶往迎金齒白衣苔奔諸蠻設險爲梗凡十餘
戰開金齒道奉王以還是金齒衛特邦牙之未屬耳後改皇
孫仍鎮雲南緬地復陷以金齒衛寄治永昌而府仍如故明
胡濙裁府于衛以圖自恣弓百餘年始裁衛復府而金齒之
日當與袁褧亭文撰面質之

里豈能牽混哉考南詔相呂嘉亦徙永昌季平始其裔歸滇

典故第七冊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七冊　楊慎傳
李材傳　孫繼魯傳
楊一清傳　嚴清傳
毛玉傳　王元翰傳
包見捷傳　龍在田傳
傅宗龍傳　薛大觀傳
正錫爰傳
滇繫七之七　典故日錄

明史忠義傳　楊繩傳
鄭和傳　鄧仲翔傳
謝秉銓傳　武風子傳
趙重華萬里尋親記　張化樞傳
元史信苴日傳
陳戶部傳　兩夷歸傳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明史稿儒林傳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父尚書遂材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於浙與聞雒隆慶中還朝率僚友請學同舍郎鄭汝璧請爲弟子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游擊王瑫田德慶入身出擊慶甲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以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道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歷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江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孟璉常緬部目曰大暴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諭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聞討抗命令阿坡居頃

之緬遣兵爭鑾莫材合兩土司兵擊緬衆殺大酋長遂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沉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口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以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邀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緬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部令覆勘未至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乘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

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三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甯知府沈鉞等材隱忍從之惟甯貴數萬春萬春欲殺惟甯跳而免材遂復劾惟甯激變詔下鉞等吏戍惟甯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千五年十二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道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酈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創世會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

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徙巖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議例坐材天俸斬巖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夸攻夸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巳何孟養使入貢具言緬入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閩與兵者在獄衆皆號涕而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材學雖受之守益以上接王守仁然不循其軌轍以大學知止知本爲鵠標其宗旨曰止修學者稱見羅先生師範曰遮浪之戰功多于罪至遣役卒供生徒改戍署爲聖宮此講學之過也其招倭宜矣然庸相終庇驕弁而義不獲

申使江陵在豈有是哉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二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

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撼門大哭衆皆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自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寶糾衆伏哭乃再杖七八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邊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

赴和喜疾愈遠永昌途中值壽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乃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念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王昺遣四指揮手銀鐺命鎖以來至則昺已去官慎不久亦卒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也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二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灾翰林星有注張文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應援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冕黃宏盡付纂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命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嘗以粉傅面作雙了髻插花令衆妓擁之游行城市諸土官慕其名用精白綾作襪爲諸妓服酒闌乞書諸土官取之歸裝潢成卷慎聞不禁也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天啓中追謚文憲

師範曰先生學問之博著述之富自是勝國第一流人其在滇也張公含楊公士雲王公廷表胡公廷祿李公元陽唐公錡時相過從人謂之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張晁之于子瞻迄今已三百年而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楊狀元者嗚呼亦人重科名耳科名烏足重哉

用修寓滇三十四年所撰著皆成于戍旅中其瀕海曲云梁王臺榭水中央烏鵲雙飛帶玉滿路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一碧雞金馬古梁州銅柱鐵橋天盡頭試問平滇

功第一逢人惟說顧川侯一化城樓閣滇人寬澤國封疆鎮兩關雲氣裝成銀色界天工斲出點蒼山三沙金水貝出西荒桃竹樟花貢上方香象渡河來佛子曰狼槃木拜夷王四葉榆巨浸環三島益部雄都控百蠻神禹導河雙洱水武侯征路七星開五珊瑚房草閣瞰夷庭側島懸崖控絕陲雞足未窮童亥步鷲頭空入梵王經六其他之以遷謫至者松陽王奎山陰韓伯時皆在洪武時吳縣徐有貞在天順時山陰王臺在正統時咸負文名然不久召還或郎赴用惟公終以戍死

慘矣庚午夏王日補記

明史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而能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御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一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詩文書與李東陽相伯仲好談王霸略籠罩豪傑以起聲譽在陝九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宏治十五年帝用劉大夏薦擢一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

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屯牧政修軍用亦漸足大學士東陽尚書大夏皆善一清而材之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精卒教演之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安武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乃從輕騎五十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不聽晝夜行抵雄軍

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當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鎭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迤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嘗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漸疎牆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衞秦下總制尚書秦

紘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

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寇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其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削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衞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邊人恃以爲重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詔獄大學士東陽王鏊力救之事乃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鎭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瑾有隙乘間

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憬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賴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

是德一清左右之於帝召還拜戶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壽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為瑾所搆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閫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輒手立散之大盜蹂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時永已司禮時時密叩一清計為進止機宜中外頗稱之以是益心德一清盜乎加少保太子太保詹子太子太保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相成交給事中寶明以言事

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乃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涖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蓋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旌旗壁壘色爲一新亦不剌竄西海爲西甯洮河宮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勒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會張璁等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固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帝怒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

師謹身殿太學士二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纘紹弘運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議一清因力從史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測知帝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

辦之一清又因災變陳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益憾桂等入內閣益不相能一清屢求去帝不允給事中孫應奎評一清璁等品行謂一清尚通多私一清求去益力言臣年七十有六宜去且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毅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議粲發璁等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璁等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璁復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揣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山刑部尚

請周倫於南京以侍 郎許讚代讚乃實貽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聰乃三上 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陰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聰等搆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狙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汙衊死且不瞑 帝令釋臧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奇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已反薦揚之惟與聰善異爲所制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

姚崇云

師範曰開誠帥公集思廣益相道也文襄則以智行之讓永除瑾倡夢覆聰用之于將則可矣世以比姚崇予謂明當正德嘉靖之際去唐開元遠甚故文襄旋起旋仆致爲孺子所賣使果得君如元之其設施不更過之哉

武宗幸宏宅既沮南巡遂攜其僕楊玉以去時玉尚未娶並囑送婦入京無名子作詩譏之殊爲可怪也至其文章經濟俱係第一流而元美亦有微詞不知空同曰我師崛起楊廷李力引一髮廻千鈞並駕茶陵當時已有定論矣

今防秋已過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恨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左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連下詔獄疽發於項痍死繼魯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卽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卽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謚清愍

師範曰予客皆凡三載并代雲朔間有馬跡焉核其營堡考其山川情愍之奏不虛也若以書移翁公只須謂撫鎭督同爲天子保疆埸圉外之不能徹內以鄉烈亦猶內之不能徹

外以漢則如必空三關實大同是使巡撫坐守孤城虜倘從間道入逕內無備外無援則失機之畢督任之乎撫任之乎惜語多憤激翁竟以阻撓邊事爲辭推翁之意特欲遷之別地耳時嵩尤怙寵必有所慫恿以成帝怒者遂至棄死然其年八月卽犯山西踰二年薄都城而翁亦以違詔罷職哲嵩播弄其間旣庸且愎孰有如明世宗者哉乃東鄉艾南英目爲英君察相以鄉曲一人之私譽反天下萬世之公論蓋一言不智誤爲千子哀矣（公係世守天方教六世孫鵬康熙戊子舉人亦有文名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宏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旣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汇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鳥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卽位逾年興邸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卽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鑒歷敘武宗時事

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 君命而品藻之未有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有體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輕侮啓之猜疑非盛世所宜有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
罷臣以謝 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威脅連逮者數百人王奉
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負賂釀成之因勃守
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
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師範曰有明之元氣一剝于議禮在永樂則避
篡國之名而慘戮無辜在嘉靖則行反經之孝而盡空善類
梃擊紅丸移宮繼之正人之氣愈激邪人之燄愈張而竟以
此亡天下夫嘉靖以興獻世子入承武宗之統則為興獻崇

帝立廟亦無礙于禮而石齋諸公必欲其叔興獻考孝宗將
置武宗何地其所見原偏也亨拜升卷像有句云孝宗有子
乃無孫武宗無子若有子兒終弟及例少變為帝豈可絕考
妣當時惜無言此者故張璁桂萼霍韜及何淵方獻夫豐坊
嚴嵩得以其謬說怵衆遂君遂至稱宗入廟享帝配天為作
罪豪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
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
驢調清遂不出萬歷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
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卒沒
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饋遺者悉罷去清獨無名神宗深重焉會

史部尚書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扉帶以朝或嘲之曰公粹禍時七品珮玨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師範曰恭肅才不逮文襄而清節過之趙大鯨魏鯤峯並稱無忝也史臣以不附江陵爲公重然江陵當萬歷時攬權專任事果二十年之太平皆其心中曰申手中之所造嚴公身剋

六卿亦惟知各盡其職耳隆慶末有周皇親者死乎劫指揮張風聞詞刺捕其婢荷花及蒼頭王奎置之法刑部録囚疑註矜疑旋議出之張懼適翁大立以藉撫入佐詞寃張逃逮涿州遍賂其親黨言刑部得王奎賄欲縱逸犯翁至奏請立決粤四年兵部獲真盜七人而荷花王奎之兇上徹內廷時公掌刑部未定所擬以白汀陵江陵曰律有失入故入今失非故也坐本律足矣乃削大立職戍張烟瘴慈聖以皇親故欲抵大立江陵爭之曰法止如此案遂定見馮時可超然樓集

記庚午長夏補錄

明史吏部右侍郎包見捷傳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入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鑽起言利于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浚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竭力爭頃之令道保簡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寀暨豎李鳳權稅於京口儀眞廣東並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觸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巡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同官極論乃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與葉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

召清望屬吏承風奏敢不自盡光宗即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師範曰孫中丞之剛潔毛黃門之伉直嚴太宰之廉敏包侍郎之清幹皆卓然勝國者顧滇俗不尚文銘表狀志率多闕如作史者僅據實錄邸抄以立傳然已表表如是鄉之人尚無以邊遠自沮哉嘉慶丙寅除夕

嗚呼礦稅之害誰實作俑哉明神宗深居謀利采礦增稅中官四出咸無寧日而滇之受禍為尤甚夫五金之產關地脈亦關天運以有盡之藏供無盡之求敝之而課不能停勢不得不歸之攤捐郎興旺之區奸匪憑依爐烟薰灼凡附近之邨墟林木牲畜禾苗俱為一空其益于國者少而損于民者多也滇府咸設稅關以稽商貨嗣則往來之行李仕宦之箱篋無不按驗至州縣之落地稅更為苛擾一豕也稅之於生又稅之于死鄉民漏報必至破其家而後止包公心傷之屢疏呼叩而竟以是遭謫楊榮之焚鳳克之亂公似先見及之因憶丙寅冬初顧園中丞撫皖催半載百務整肅史稱包公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盡吾以目擊之初公者愈有以知公矣宋宗堯非騰越人庚午長夏補記

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民祿警陛下陛下反以民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狄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宮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輸上言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

而徵權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賄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議切政府一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

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賊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礦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埽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敗羣讒嗾皆不報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柱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鸇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孟庫金剋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吏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篋衍遣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

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
劾贓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
才者亦指其貪諂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
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暦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
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
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師範曰明之亾不亾于崇禎而亾于天啓亦不盡亾于天啓
而實亾于萬暦夫以人主日事靜攝乃至二十餘年之久雖
百乘之家立見消滅矣況天子乎礦稅之苛采辦之橫邊防

之壞內政之淆未有甚于此時者伯舉以梟賈之筆抒龍比
之忠疏凡數十上今按其語即中主以下亦不能堪而皆留
中不報昔有狂生揭榜于權相之門歷詆其私人咸爲生危
生曰夫夫也方黷貨無厭何暇讐我若果以我爲讐是其悔
心之萌而社稷之福也後卒無恙予讀伯舉傳亦欲作此論

蓋自江陵旣籍申時行王錫爵等俱以調停將順爲衣鉢明
則避嫌疑陰實肆操縱遂使天末孤臣長慟而出國門嗚呼
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

予至金陵訪公後不得鄧所葬之太白鄉亦無知之者

明史兵部尚書三邊總制傅宗龍傳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暦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事至
立辦調巴縣行取入都注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啓元年遼
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
彥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而速開建昌通由
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龐退怯總兵薛來亢帝多採
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爲武定諸甸惡者東川土酋祿平鍾
爲霑益羅平患者敗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
門戶患者龍交治妻及其黨尹三圍安南據關築嶺者沙國珍

及羅應魁輩圄烏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
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羣醜帝大喜下所司議將從之會
宗龍以疾乞歸不果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陳其
愚所紿敗殁其夏卽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
閔洪學撥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至洪學令參政謝存仁
參將袁善及土官普明聲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
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明聲等士兵七百人入
貴陽其愚既陷三善安居貴陽城爲賊耳目宗龍數諸市軍民
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士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蔡復一

深信之請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俱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致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為令監軍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即以

變元代而命尹同皋撫蜀王城撫黔沅撫閔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與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螄長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蜀以屯為守黔則當以守為屯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犵狫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邊蔽黔兵以所分力急誅臣謂以守為屯者先發兵據河奪賊所恃然後撫勦諸種隨渡曰大小置大小寨深溝壘置烽墩砲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內一賊不出水外則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則賊不敢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屯也忠之策有三一則清衛所原田一則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為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為世業而禁其私賣買軍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為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閱三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會復亡已卒代者王城雖至諸事悉倚辦宗龍乃漸翦水外逆黨將大興屯田邦彥懼謀阻之太平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添威名太著

當是時大帥新亾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中城徒擁虛位非宗龍黔幾殆先是霑益安效良代邦彥求撫邦彥遣其黨偕效良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蜀以屯為守黔則當以守為屯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犵狫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邊蔽黔貴州薦紳士民連章言不可撫宗龍亦疏爭且乞罷兵部乃令撫剿兼施諸軍遂不進宗龍巡按踰二歲詔加太僕少卿視事如故其冬以丁艱歸崇禎元年冬御史楊通宇薦其文武全才詔加節鉞逾二年起太僕少卿仍涖御史事用吏部言擢為卿寺幾樞輔孫承宗將告歸薦宗龍自代會薊鎮巡撫劉可訓

罷即 旌宗龍右僉都御史代之廷議分順天永平爲二撫命宗
龍止 撫順天久之監視中官王之心劾其怠職帝以責宗龍宗
龍奏辯因乞罷不從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
衡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罷遼東經略并其事於總督責僉重
宗龍所統四巡撫寧遠方一藻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鵬雲保定
丁魁楚相與協謀武備甚飭初以邊警通州昌平分駐督治兩
侍郎復相繼汰去宗龍又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要在悉
歸總督一人宗龍劾督儲鄭中趙秉衡職私謁逮治秉衡亦劾
宗龍不法事宗龍乞罷不允七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大同宣府宗龍即整兵赴援帝聞之嘉賜大紅蟒衣
一襲彩幣三白金四十又發內帑五千蟒幣二十雜幣二百犒
有功將士八月丁卯命宗龍速援宣府明日又命護昌平諸陵
給事中林正亨劾宗龍不赴宣府恇怯觀望帝不問已念其勞
苦復犒如前時薊鎮總兵吳襄尤世威亦東援頓兵不進及解
嚴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劾二將逗遛當誅而宗龍乃以全師爲
幸宜并罪及宣大總督張宗衡襪職自裕又劾宗龍始勇終怯
不罪無以服宗衡心乃下所司論罪削籍歸十年十月流寇大
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巡撫王維章被逮即家起宗龍以故官

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
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代文燦帝不用即用嗣昌素
憤中樞失職嗣昌用權譎得主知宗龍承其後以抗直失旨會
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圖練總兵官宗龍覆議不允
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及宗龍奏上復責以戲視封疆遂
下吏法司擬成邊帝不許欲寘之死十四年春河南襄陽並陷
嗣昌卒於軍兵事益亟尚書陳新甲力薦宗龍才五月詔釋爲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
睿方討張獻忠於漸貴乃詔宗龍以副中丞專討李自成宗龍

議盖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濟旱蝗民間徵發已盡乃以泰
兵之在河南隸賀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定總督楊文岳
以虎大威軍來會九月四日至新蔡令軍中爲浮橋期明日渡
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官軍與相值宗龍等窮河口夜召諸將
謀邀擊遲明偵報賊過且盡惟一軍殿後官軍至孟家莊方解
鞍不爲備賊匿精騎林間目盱出圍從壟卒先奔國奇戰不敵
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賊接文岳營西南宗龍整東
夜將半文岳部卒挾其主以逃宗龍慷慨謂其下曰吾當死丛
矣今日賊中當與諸君共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士

六千人即攻岳壁掘塹築壘誓必死而檄國奇人龍援二將不
肯救曰書從賊中來庸知非詐耶自成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
之十一日糧盡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
十九日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詐稱泰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
大呼曰此賊也我兵敗被執門不可啓速用砲擊之毋以我爲
慮賊怒攢刀殺之賊亦退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蔭
子錦衣世百戶予祭葬

師範曰明之季非無材也所以用材者非也仲綸公負忠殺
之質丁茲末造與盧宜興孫雁門後先比烈汪葳星之言曰
傅公死討賊無人信之益已有素矣黔事即其左驗也廟堂
之上任不專而督愈急遂致爲驕兵懦弁所誤而國亦隨亡
嗚呼天哉
嗚呼自古流寇之禍未有甚于明者也前之時赤眉黃巾五
斗米白蓮教不過攻掠城野殘害生靈黃巢雖入長安旋即
恢復而明之宗社竟覆于李自成逼帝后據宮掖部署僞職
拷掠官紳關門敗歸仍刮貲以遁揆其故賞罰失次駕馭無
權樞相兩臣及在朝士大夫顧惜門面貪黷貨賄徒借國家
之大事設法以行其私上操之愈急下應之愈緩上察之愈

明下蔽之愈深將帥之有威望者東警則使之東西警則使
之西三餉并征驅民從賊而廟堂之上方且今日一召對明
日一揭帖臂指不相通卒至火照甘泉而賣國說降者乃所信之中官也仲綸公甫經出獄郎畀以總制著
黃赴職率饑軍御驕將無異驅羊捕虎雖良平韓白亦無所
用其智力公固惟知一死以圖報耳然則明之亡明自亡之
又何恨于流寇哉高陽公舉公自代則公之才望可知錢謙
益尚有微詞小人固無足責而演賢傳公者亦鮮得要領故
爲論之如此庚午長夏補記

龍在田石屏州 土官舍人也天啓二年雲南賊安效良張世臣等爲亂在田與 阿迷普明聲武定之吾必奎等征討數有功得爲土守備新平賊 剽石屏在田破走之安效良攻霑益在田力戰退賊巡撫閔洪 學上其功擢坐營都司崇禎二年與必奎收復烏撒八年鳳陽 被寇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 擢副總兵總理盧象昇檄討襄陽賊至則象昇已奉詔勤王命 屬熊文燦十年在田自穀城撫張獻忠還其軍擒遼將周元度 墮水死帝不罪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

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夔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遏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而在田初往穀城頗與獻忠交好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張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蓄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沮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餉即譟滇兵茧里長驅

洲迄破滅在田歸卒於家

師範曰在田以滇南土舍奮志功名遂得與中原諸大帥並馬逐賊其意氣亦何壯也所上求自効疏慷慨激越文吏中亦不可多見乃卒抑塞而終其子名韜者康熙四年竟以謀逆殄其世九原有知能無恫然乎

按沙源祿永命普明聲吾必奎與在田俱以戰功顯普吾逆矣而普得漏網沙覆于子其功固不可掩也永命亦爲定洲所斃時未奉正朔自相起滅亦世職使之耳姚去高鶴從徐樾死元江高棟死于普安賊順甯董寶征楚川死于陣

王錫袞祿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尚書林欲揖出視孝陵錫袞以左侍郎掌部事帝頗信佛教恆疏食錫袞疏諫帝嘉其寤愛於規進秩一等疏劾河南巡按嚴雲京運籌無效請以監軍御史王漢代之報可尋尚書鄭三俊至乃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士酋沙定洲作亂挑至會城說草錫袞疏上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蠟示之錫袞大恨慚上帝所死居數日幽憤卒

師範曰粵游聞見録云雲南撫按會奏沐天波造反土司沙定洲平之天波子身遁有識者咸疑并實一宗室為誑遂令其弟天澤襲公督定洲捜捕宗室以僉壺徒視師丙戌四月百戶徐某至自雲南始述所親見謂一土司叛天波調沙兵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戍帝納其人張應京言加尊天地水三官為大帝應京又請諭中外一體尊奉慶賀錫袞言三官號不經且邇來游惰奸民多竊入白蓮無為諸教所在充塞若許慶賀宮不可勝言并請斥逐應京用清繼疇不納給事中沈胤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拼一死諫楊寶雜爭烈矣

殉靡乎入國學子天鳳用第進士郎奔喪歸服闋授京部主事拜疏言臨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主此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如張振德例再加優恤臣母臣嫂一體旌表帝深嘉之再賜光祿卿啟膳錦衣世千戶賜祭葬立祠建坊諸從死者皆附祀國光被獲伏誅妻子爲奴其後畢節同知楊崚成之子舉人興按朝綱例請厚卹其父莊烈帝初即位並允行之以成雲南路南太萬歷中由貢生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事秩滿進同知仍治畢節天啓二年安邦彥反圍貴陽以成具疏乞援於雲南巡撫沈儆炌書幾被賊至乃投繯賊斃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寘竹筒中令第以恭赴雲南告變行至散納溪賊掩得其書遂并以成殺之家屬死者十三人五年正月贈按察僉事賜葬崇禎初再贈光祿卿世廕錦衣千戶賜祭葬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

濮鄴七之七

先據之夢龍以爲然而延傳所統皆市人不可用賊遂據樓以攻且鑿城額數丈城上人皆走夢龍至跪請卒去不顧夢龍乃持大刀獨當城額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拔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皆死之延傳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任俠好義亦罵賊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略令繕牘上當事旋卒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廕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以亟旦詣郡城聞警嘗曰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幼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鄉官尚書張鶴鳴弟副使鶴勝子太同中書舍人田之頴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鄧三杰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光祖進士獻策父也被執賊脅使跪叱罵賊殺之碎其生平讀書止知忠義遂大罵賊剖腹死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剔胎死女子定策妾曰巍罵賊死獨獻策獲存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不去與賊格鬬殺數人被槊死時被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潁州忠烈稱獨盛云潁州衛隸河南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通判趙士寬率吏民固守城北有高樓瞰城中諸生劉廷傳騎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立馳還賊已抵城下乃偕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城既陷潁州暫其民其別部郎以

是月由壽州犯鳳陽鳳陽故無城中都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呂承蔭郭希聖返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賊上窯山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矢集如蝟遂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送犯皇陵大肆焚掠知府顏容暄囚服匿於獄釋囚獲之容暄大罵賊杖殺之血沒石階宛如其像滁之不滅土民乃取石立塚建祠奉祀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于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苦索官何爲我即官也賊縶之願見其師萬師君亦被縶紿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縶匪賊隸賊遂釋之元亨乃

極口大罵賊怒斷腕死文英獲免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進士一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舉人蔣思宸聞變投繯死後給事中林正亨錄上其餘贈恤有差

狀贈夢龍光祿少卿士寬光祿丞餘皆明聲招爲頭目使駐何天衢宇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士酋皆明聲招爲頭目使駐三鄉榮順三年明聲反謀出三路兵至昆明會戰令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砲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之秋也吾豈爲逆賊用戰坑殺砲手數十人率家屬附署維摩州同知李嗣沁開城納之明聲已陷彌勒聞大驚急斂兵歸

遁相譬附十四年六月襲陷英山知縣高在嵩拉賊死十二月陷潛山知縣李孕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導賊執之並不屈死子亦死十五年獻忠爲左良玉所敗走與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踰月城陷改爲得勝州據之遣其黨分掠旁邑游騎日抵廬州城下與基與知府鄭履祥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蘅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獻忠遣其下僞爲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砲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貴竝縋城走與基時守水西門聞變挺

刃下戍樓與鬬斬數人被創死元綬楷共守南薰門元綬力闘
死楷不屈死之璞分守東門巷戰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
江及無爲六安又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
起訓導曡懋履竝死焉廬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賊百方力攻知
府吳大樸堅守不下後屢犯終不得志至是只計得之屢祥璽
書懼罪委之與基總督史可法按問諸生胡來化曰失城守令
非別駕也因其死而誣之何以慰忠魂勵生者可法以其言聞
乃治兩人罪而贈與基河南僉事楷光祿卿元綬亦贈恤
高其勳字懋功初襲馬龍所千戶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下

中軍吾必奎反擺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其
勳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時有陳正者世爲大理
衛指揮正未嗣職沙賊陷城督衆巷戰手斃數賊而死王承憲
者襲祖職爲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擊爲副使楊畏知前
鋒定洲來攻凡守禦備悉承憲綜理畏知深倚之賊去未幾復
至承憲偕土官那籌等出城衝擊大呼陷陣賊披靡俄爲流矢
所中死弟承璜亦力戰死一軍盡殁
王士傑崇禎末任太和縣丞有治才太和爲大理附郭縣沙定
洲反圍其城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城陷士傑死於城上同死

者太理府教授殁見錦經歷楊明盛司獄魏崇治而明盛于一
甲亦從父死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既解任以道阻寓浪大理
亦自經其士人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楊廿陵同母妻
及妹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斿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禹賊死楊
寔偕妻女子婦姪女孫女弟婦一門自焚死而楊愈既死復甦
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爲獨盛云有單國祚者會稽人爲通海
典史城陷握印坐堂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暨山
下
耿廷錄臨安府河西縣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爲耀州知
州有能聲十五年夏流賊時政言將多不若將良兵多不若兵
練餉多不若餉核又言諸臣恩怨當捐總廉恥當厲小忿必報何
不大用於斷頭飲血之元兇私恩必酬何不廣用於鵠面鳩形
之赤子優旨褒納旋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十七年京師陷
走南都十一月以張獻忠亂四川命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參
將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廷錄力辭加銜改四川右參議
明年三月四川巡撫馬乾爲督師王應熊劾罷即拜廷錄右僉
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亂蜀地亦盡失廷錄遂止不行後
李定國掠臨安過西廷錄聞之赴水死妻楊氏被執亦不屈

死乾昆明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爲四川廣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令攝行府事張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尋擢川東兵備僉事駐達州巡撫陳士奇罷蜀人欲用乾會廷議用龍文光乃已後成都陷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賊陷重慶留其將劉廷舉戍守乾擊走之復其城初文光死廷推劉之勃亦已知之勃亦死乃擢乾右僉都御史代之督師王應熊劾乾淫掠命等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廷舉既敗去賊遣劉文秀等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會英等援兵至賊始敗還久

之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南奔大兵追至重慶乾出擊兵敗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禎中舉於鄉磊落尚節義聞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張虎攻陷之世鼎自殺上珍思被執至昆明入見可望上珍不屈膝可望呵之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肯爲若屈邪可望怒命引出斬之大罵不絕遂磔於市思亦不屈死白孔師程者昆明人以從軍得官至是糾合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諸州縣起兵拒賊定國率衆奄至師程泛舟遁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

興夏湘訓竝死之晉寧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賊陷富民貢生李開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開芳偕其友王朝賀走至松花壩開芳自經朝賀掩埋訖亦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僞職爲賊杖死楚雄舉人杜天禎初佐楊畏知拒沙賊頻有功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天禎聞之即自盡臨安之陷進士廖履亨赴水死

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等兵至謂其妻馮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兩人竝縊死子諸生耀葬親訖亦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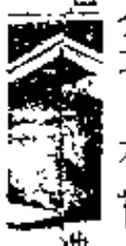
師範曰人以貌然之身參天地而成三惟恃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有以貫之也說者謂三代後世趨已降然此義終不容少息千一日特有多少之分耳滇爲宇內西南陬沙定洲孫可望之變被禍者雖志乘亦難徧載茲從明史摘錄或死於鄉或死於黔或死於蜀或死於滇類死不同而其節則無不同焉諸公者非所謂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歟

凡明末之死難者乾隆乙卯奉　旨行查取具事實逕部授恩騎尉世職酬忠之典超越千古尤冀有志者博采旁搜續

爲一集則與刻陰騭文咸應篇同功德矣

明史隱逸傳

楊慎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典
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
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
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皆小篆所
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
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
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果卒既斂見其
自外而入大笑曰楊慎先生今日纔了事也呼之遂不見所居



去城四十里城中城友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生卒不知入棺
已一日矣

師範曰李仁甫存誠道人傳謂補聞蜀有無際大士者悟道
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僧曰見
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且回里遇着某色衣履者是
佛也遂回沿途無所遇暮夜抵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披衣
出戶即老僧所言佛狀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奉事不
少懈坐桂樓注孝經數萬餘言弟未審所遇僧即無際歟抑
非無際歟父母是佛乃出之僧曰彼佛者可厭然返矣獨

遂表石樹松並建祠以祀乾隆辛酉孫學使人龍序其集稱爲
天民又謂使其出而有爲當與誠意競爽弟廷瑞詠信天翁
云荷錢荐帶綠江空唼鯉含沙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
曾餓死信天翁載升菴月鉛錄後有太和董難乃南詔清平
官成裔與升菴善凡撰著必得董生檢閱方肯示人亦以布
衣終其宿九鼎寺云片身凌碧落九頂壓青層寶日烘猊座
香風護象乘棧迷尋洞客雲貼補衣僧爲欵支郎宿晨炊借
佛燈俱覺可誦庚午小暑後五日補述于吉水鎮寓館時江
漲大發出門即可登舟不必借泥水自蔽也

明史三保太監鄭和傳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舉兵有功累擢太監有智略知兵習戰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僚王景宏等通使西洋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以永樂三年六月統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舶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

港賊首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兇暴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覺誅爲渠魁餘衆悉平之十三年和等復往使其地遂誘和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內虛且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反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矣衆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統三千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若奈兒及其妻子宮屬劫和舟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國威德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既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其前僞王子蘇幹剌者方謀弒主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已率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賊敗奔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剌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

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震海外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而番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十七年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春阿丹祖法兒等十六國朝貢將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正月暹羅國長施濟孫請襲宣德使職命和齎勅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路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和偕王景宏往乃復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

歷古城瓜哇眞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加異勒阿撚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亭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郎吉兒凡三十餘國自古奉使絕徼擒王摧敵數建奇勳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群夷敎漸不及遠殊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冷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世盛事云

師範曰明祖之禁宦官可謂嚴矣而永樂創逢之汪直王振劉瑾禍連朝野至魏忠賢爲已極莊烈帝手除元惡乃復寄心腹于高起潛盧九德等嗚呼果何見而然哉鄭和之著稱亦在永樂時想其飭艨艟耀組練日馳逐於驚濤巨浪之上遂使突洲張海襲冠帶者三十餘國功業之盛雖班超傅介子不足奇也蓋宇內山水半發源於滇如木有根幹故其鍾之於人率多純篤而挺拔中涓猶錚錚若是況儼然鬚眉者而貌肯以脂韋自甘乎

錢宿者河西李巡檢家生子福甯見不意滇人中亦復有此

鹿姚州判官郭仲翔傳

郭仲翔河北人有才學從父尚書元振將成其名奏開元初李蒙出爲姚州都督帥師討南蠻元振屬蒙將仲翔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府當接引之俾其壞薄俸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蒙以爲判官委之軍事遂州方義尉吳保安共同鄉也寓書仲翔希其薦達仲翔卽言於蒙召爲管記保安至姚州而蒙軍已沒仲翔自巂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屢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遘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曾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

滇繫

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窖中射雁甯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槚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爪開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事期不久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兜力屈訐窮而

繼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疋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魯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亾魂得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廊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衷吾之驟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正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鶏州十年不歸經營

貿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改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絶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妻子饑窶不能自立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盧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義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

論曰仲翔與保安未經一面造次致書即爲薦引保安感激竭
十年囚苦之力拔仲翔出陷阱中仲翔之報保安至於徒步召
骸厚葬行服撫孤讓爵其義烈皆古今所未有今祿勒縣之撒
甸有郭公洞蓋鎖閉仲翔之所云

師範曰此說海吳保安傳檢默齋政傳仲翔入祿勸志卿相
子弟借軍功博勛爵代公且然宜後世之紛紛也征緬時少
俊百許人分三起疽服怒馬冠飄孔雀翎鎌隸環擁爭馳驛
市氣陵督撫上自以爲功成垂手取萬里侯如拾芥摘髭後
俱從明將軍戰死小猛育僅存一二人留永騰間不敢歸蓋

歸必以逃科罪絕無似仲翔之羈紲者夫仲翔附李蒙保安
又附仲翔失期不至天若留之爲行義之地負骸營葬議爵
分財人皆難仲翔而不知保安更有難者以素不識面之人
但憑一書遂拋妻子棄官職困心衡慮多方營措經十餘年
之久此十餘年中或仲翔死于蠻抑或保安死于旅種種艱
苦誰復知之而保安一意孤行必求得當而后止彼富貴炎
手時不曰情同膠漆郎曰契協金蘭迨寒熱偶移咸去而之
他且下石焉由吳郭觀之狗彘蓋食其餘哉○仲翔書妻龔
纏綿不減李陵之答穆武宜保安爲之心死也庚午小暑日
補記

明武定守謝秉鉉傳

謝秉鉉字石生浙江山陰人某世祖朝官御史直聲振一時父
文兆官江華尉秉鉉以官籍補永州府學生舉鄉貢時桂藩由
根假稱制以爲中書舍人試事以能稱時順治三年也明年授
監紀理刑戊子晉參議監總統勇毅將軍林時壄軍討橫州土
寇徐彪寇平論功忭司禮李國泰地其貲庚寅由根自梧州移
南寧時壄暨總兵王忠招集流雜追隨後至馬吉翔誣其逗留
時望忠皆賜死以前逗軍故將及秉鉉且以其司軍餉疑多所
私令銷算後處置建問無染籍其家得銀一疋銀七兩特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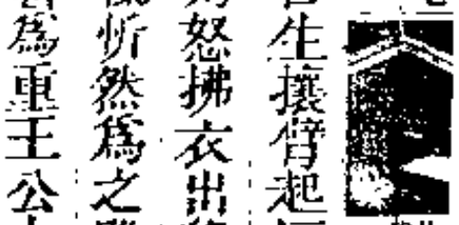
未幾除戶部四川司郎中辭不就力白時望與忠寃得追證然
後就職辛卯孫可望挾由根往安龍倉卒就道秉鉉追至瀨湍
道中阻乃假道交趾及於安龍先是廣西土司奪高平翁賢侯
陶文貴之倘搆兵連年秉鉉往解之令還所奪文貴德之甚及
是因文貴以假道其王莫敬耀聞秉鉉賢迎送禮甚恭令文貴
衛之出境至安龍時徒御猶未至乃以義激民民爭出役迎由
根謂曰卿其飛度耶欲大用之秉鉉忿可望橫力求退屢召不
起督之益堅以丁艾文兆艱免先是假道交趾時文兆以履險
不欲從留瀨湍至是卒乃赴南寧葬於明江土府故得免於

吳貞毓等十八人之難丙申三月李定國迎由桂入滇從之補
戶部郎定國以武定有可望舊將賀九儀驕橫不法白以秉鉉
爲守既至閣城有營卒犯法立治之一時肅然滇田先爲可望
所奪名曰營莊以營弁徵租賦弁製扁斗高五六寸稍高之即
盛粟兩倍民病之以無田爲慶秉鉉以聚上疏斗弛禁定國更
爲訪金滇得其尤甚者七人誅之滇民稱快明年定國發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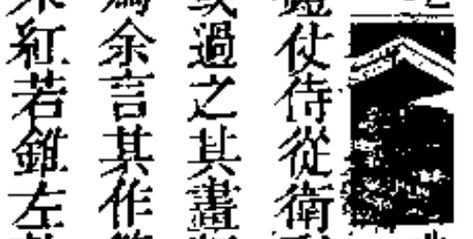
千徵民夫五百輓運烏撒他郡應夫仍歸金於定國惟武定悉
散之民定國怒速秉鉉及和祿兩州牧令凡五至人多危之既
至定國召見聲色甚厲乃從容對曰方今臥薪嘗膽之時非信
義無以激發人心將軍重金而輕棄信義以失人心欲圖大事

非計也且守誠不才負厥職罪之當矣若散金非罪也罪獨在
守非諸人之罪也定國善而釋之又明年定國發金千兩鑼米
是時師將潰或勸勿發以自利卒盡發之其後米果不及做貸
民利者甚衆會以秉鉉巡金沙江督造船筏以備建昌之行已
而竟遘於緬秉鉉追不及中途廢還隱去又二年人傳秉鉉在江干
士民迎於和曲之西村居之貧甚食多不繼新守楡林張鳳翔
固民之請以喇悞官地數畝居秉鉉於祿勸掌爲河之念多村
耕而食之因家焉閱三十七年而卒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之
閏增二丈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
貴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
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
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
工人奇之得其雙箸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咸貧者因
以爲利生賀未嘗舊也頗自矜重一箸咸輒把翫不釋保護如
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
事者每瞷其謀醉時罷酒招之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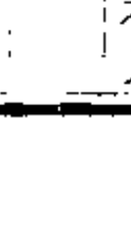
于前而不告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箸捕手不顧也或于酒中
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
皆以困窮憮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
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
于旁伺炭末紅若鉦左執箸右執炭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
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
于滇滇士民慴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
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
醒而問之則他囈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
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
捐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
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
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
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
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
語曰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
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
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
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
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
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
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



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豪毛髮道
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
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
于旁伺炭末紅若鉦左執箸右執炭
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
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
醒而問之則他囈語以對或正作時
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
捐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
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

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師範曰滇人無知武風子者所爲筈亦絕不可見蓁營鼎革之際率多畸人介士撑拄其間或寄于詩或寄于畫或寄于他技術風子殆其倫歟予曾于滇市得毛竹筆筒一高五寸徑尺許堅緻肉好上繪劉阮遇仙圖雲氣石色泉影花光無不點次入妙每一摩玩輒有舉頭天外之想其爲風子手製無疑然則如風子者即以技論不已與陳老蓮廓湛若寥劣



競爽乎○風子技奇人更奇或亦云安寄人同時滇寄尚文以詩隱其間長星云長星長星爾何以掃參井射鬼柳吾不記何年戰何年守獻馘金戈灘馬聲已久食熊不肥膾龍不壽織女停梭牽牛荒畝今用劒截去星尾首爾星敢不書匿夜伏免得人家流離四郊哭不爾久見旌旗紅吾不能如任公子騎白驢上雲中蓋亂極思治也楚雄劉聯聲史劉景亮云鐵石肝腸老益堅清標那肯受人憐縱教瓶底餘粟不供甕中有悃錢兩歷邊城心似水三居要地力回天遭逐若遘初升日孝肅英風合共傳二公之詩其亦風了之脅耶

明朱國禎萬里尋親記略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感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黃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潼沿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亡或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兰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善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歷乙

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夜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

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緡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過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父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益萬歷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宇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

華蹤父至此由南陽鎮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鈞簾坐華哭而前訴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都太守路郵耳寄甚且行且乞衣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而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昔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蔑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嘱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鄉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鄉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即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而哭并出所繫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輩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剌本末共爲嘖嘖云

太息不能已云

王守陽家貧而善事父母悲分親養四十不娶父歿哀毀骨立終喪母曰無後爲大強婚焉已生子婦偶違姑守陽曰任汝所適婦亦苦其貧緣去之守陽能相地日得少許即買甘旨貽母一夕常四五起撫衾之溫寒搖枕之高卑每轉側必捧之以助其力有所嗜多方爲辦母無日不歡八十五而終又張姓失其名性至孝備工養母母歿哀慕如狂晝夜號于路逢人輒問汝見我母乎或紿以汝母在某處即奔往不遠數百里夜不求宿人又紿之亦隨所指往尋死而後已在

明史外

張化樞雲南永平縣舉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漢陽府節推賊
自秭巢之後連破無爲公以事謁
准撫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
念無爲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
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羣賊
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
橋卽投水賊挽之不得死擁至桐
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
爲州正堂也賊脅我城切勿啟賊
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
某自無爲徙駐桐有言西門岡上
野塚竪二白木牌書無爲州
正堂五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
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

耳

師範曰凡志之志忠孝節烈皆
太史公傳荆軻秦王及鴻門
死皖也滇志祇云城陷不屈罵
典所輯明史外始悉顚末其拘
轍乃于倉卒間稱官不暇稱名
今來忠孝節烈之行其不埋沒
立秋後五日

元史

信苴日滇志云信苴官名氏本名實後譌爲日 姓段世爲大理國王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白平大理獲其主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闕詔赦
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彝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
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與智名摩訶羅嵯福名信苴福命仍主烏
白蠻爨爨等部以福領其軍與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
率軍二萬爲前鋒導兀良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
收特磨溪洞三十六甲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
爲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
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思勤蓋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

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都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
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作一
利結威楚統矢及東方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都闡屯
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衆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博
羅攻賊於統矢城又破之遂定統矢是秋舍里威又以衆十萬
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討師至安甯擊走之遂復鄯
闡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腻皆兒之黨部平已復下梧城
破蠻長什多羅十餘萬衆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令石買
等說爲商旅執貲往見挺矛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

立都照置守令行賦役庶政與中州等緬國以象騎數萬寇蒲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緬衆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尋倘公主時西南夷初平獨緬數梗詔實同大兵渡江行至金齒以疾卒其子孫爲方伯連帥者十餘人

緬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圍金齒總管阿忽都總管信甘方奉命伐永昌蒲驛阿昌之未附者師至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倍道行與緬軍遇其衆數萬前來馬象交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旁挾大竹爲簡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見賊衆我軍僅七百人乃分爲三隊騎傍河而陣賊衆久賊迟信甘日迫之挫銳二百三十三徒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爲二陣迫及之挫銳門忽南面賊萬餘江岸又敗之連破十七砦

賊象馬自相踐死忽都中傷始收兵

兩夷婦傳

磔飄者孟養思氏之女孫宣慰罕奉妊思義也思義同母思氏歸曾孟養劉綏兵至思氏率衆歸順擊殺罕酋兵復其故土密堵速送二城已而莽應裏徵兵於二城不應引兵攻之思義戰敗自縊死磔飄聞之亦縊死其母思氏堅守待救金騰道李材遣兵救之夫磔飄舍死從夫固爲難婦中僅見者即其母思氏一老女子既知歸順天朝又能復其故土及勢處危困乃能固守待援始終不變其亦人傑矣顧可以蠻婦少之哉

員外性恬退華髮抽簪引身泉石遊順寓太守米公重之請掌教有賢館談經以授學者一時郡庠文藝之士多出其門宰人吳氏從其父食祿閩南二子長于宣次于藩皆登鄉薦子宣筮仕東吳比遣使來迎雖留順五載而父子東西相隔絶者已二十餘載所著有才子驚夢集五卷有賢館小誌四卷按陳瑄無之跡見於有賢小志一書自稱麗農山人蓋取道書王子登過西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晨夫人受大眞隱書之意以順治己亥開館康熙癸卯去留郡纔五年米守聰序其書謂陳子居已在展墨間而曠覽於風軒之舍當總角時若考叅賢先生之

明人譚子友夏見而心折字以瑕無淵源家學輓近罕傳立十訓廸諸童問業者七十餘人陳子强識敦倫明於薰育向之桀傲悉化慈孝其推重如此又山人所著天目師傳稱先大夫奎躭公於師爲前芽殉難綦江不孝見背十有六載云云則知山人少爲寒河所歎賞其父之殉難在酉戌間與米三岳父忠毅公壽圖同時山人既以勝國部郎抗高節而三岳則就山人諏謀順時行義其啟育賢館館山人爲師山人亦盡心教育以報所知是雖各行其志未嘗不相與有成也三岳之請敬館也曰知順甯府米璁山人之辭也曰布衣陳璠其辭郡士公請也曰

散人陳璠三請三讓而後就則自任以師長之責盡心竭力爲之不似後來之輕於去就觀館地如傳舍前輩高風何可及耶時與山人同作客遊順甯者則有黃平李少伯占春武岡劉綏邦克安南昌襲坍彝之璉富順陳梅安起相洪雅祝心古之至歙汪符倩錫朋嶕峨鄭桂仙樵長沙陳邕治鳴鳳和州黃十五河圖三岳兩兄瑛琦皆能吟之士賓主友朋風雅彬彬可謂佳會之不易遘者茲從前志及館志之著名者錄出之李占春字少白一字少伯其留別三岳太守歸里云浪游如倦鳥倦極望巢歸夜氣憨孤劍春風戀野薇到來屋偶聚別去遠難違倘不忘雞黍君當訪翠微蓋李家黃平往來大路故有雞黍之約也其別陳邑治云解組才誠拙求衣志亦癡則是去官爲僧也別劉端木云我有平泉唐棘滿君登天祿漢書留則故爲舊家今荒蕪也別陳虹也云幾番院燬千秋恨道旅琴書萬古心又與汪咸伯約在黔同卜靜室云幻鹿憑人夢新花笑共拈則是歸去竟披剃入山矣其寓此但半年耳陳起相時已披薙稱無盡和尚從蜀來順三岳館之於荒庵旋入雞足山和州黃河圖與虹也詩云到處詩文見故人天涯博得一身輕高懷知有同心好吾道於今憶鳳麟含著甚大米璞拜屈賈二先生祠詩云才

子忠魂饗一庭旭祠肅肅覩精靈漢文有道宇談鬼楚國無風遂擬經雲夢假寐長太息酒盃莫慰獨爲醒淒涼江上漁歌發懷古情深未忍聽米璞爲一岳居士壽圖長子此詩益赴演道經長沙作也山人稱其所刻近草如燕都篇廣陵夜尤精警可傷則眞作者也米琦夜飲步韻云宇宙大如斗一身安所歸無魚空憶釣有客獨供薇瘴草迷山廠寒霜覩竹扉相逢聊共醉那復羨形闈正居熱署猶供西山則不忘忠毅之殉難也又山居限韻二首云逍遙杖望不知春蟬噪驚聞秋色新對鏡休言僧白髮逃禪業已愧先人升沈久自當年事龍辱難窺此際身

但慮浮生勞歲月誰論修道苦清貧遊跡長林幾度春豆花又
傍海棠新休咯隻影難同侶獨愛吉山不讓人喘傲烟霞千日
酒卷舒天地百年身機忘是處多真趣鼻嶺何嫌北阮貪米琦
稱二岳若士與一岳詩才皆勝於米聰山人以爲二岳與予交
十五年經綸滿腹稱爲畏友云云面顧萬里樓遲者大抵忠毅
報國覆巢之後無以自完不得已兄弟同逐一官以謀口食究
非其本心所以不數年郎同歸去也後從弟漢雯紫來亦由鴻
博入詞館于辛酉年典試到滇云

綿州李調元雨村客滇海多張其鄉先輩竟不識虹也爲何縣

滇粟七之七

典故

人然內江之去綿實不及三百里望江檀默齋萃住雲南二
十餘年亦不知貞个爲文學博私論遠窮天地之外近失耳
目之前予之輯是得毋有與二公同其緊者乎

典故第八冊

楊畏知傳
王驥傳略
陳用賓傳略
周嘉謨傳略
郭宗緒傳
張洪平緬錄
哈國興傳
二忠傳
申甫傳
彭而述傳
節剛鳳氏本末紀
節剛明讓帝遜國記略
安南武文淵陳狀
征安南紀略
湯懋襄從征安南記

明史金滄副使楊畏知傳

楊畏知者寶雞人崇禎中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騰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爲奏請鎮雲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知語之曰若所急者黔國爾今已西待若定永昌還朝命當已下寻甸城以禮見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洲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還攻石屏嘗州昭賊皆陷之復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孫可望等入雲南定洲還救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等遂據會城初唐王聞畏知抗賊進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吳兆元爲總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鄉甚重之尋與劉文秀西略畏知拒戰敗投水不死跛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

明宝非有他也畏知聖可望曰不信當折之
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
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駱定大理
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迤西入府免屠戮畏知力也時
永明王已稱號於肇慶而部令不至前御史臨安任儆議尊可
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與朝通寶錢畏知憤甚有所抵抵
掌譲罵可望數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可望與劉
李同輩一旦自尊南人不爲下聞肇慶有郎李錦李成棟等竝
加封僭念得朝命加王封遮可相制乃議遣使奉表畏知亦遂

以尊主爲言歲己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
進可望表請王封爲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老欲權出劉李
上爾今晉之上公而俾劉李倨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
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
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
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武康伯胡執恭者慶
張明志赴南甯索沮泰封者起恒鼎和及給事中劉克珍畏霖
國公陳邦傅申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撫臣自結可望言於邦
傅先矯命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
可望遂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犬
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
望遂被殺楚雄

人以畏知守城功爲立祠以祀
師範曰孫可望之入寇招于龍在田李定國之輔明激于孫
可望可望性兇暴不異獻忠畏知欲其爲桓文謬矣卒至投
幘罵賊以死不過自明其心而已乃由椰君臣以漏舟爲樂
土播滇後幾同傀儡而馬吉翔李國泰跋扈于內李定國劉
文秀觀望于外使畏知當此其憤恨未審何似也鄉父老之
談兵亂者每以四府與沙定洲同舉定洲極于西四府甚于
東畏知以一身歷其間勞瘁萬端終弗克濟蓋天之所厭人
力難挽孟子曰爲淵歐魚者獺也爲叢歐爵者鸇也沙定洲

李定國非我　朝之鸇與獺乎

楚雄人既立祠私謚文烈劉孝廉聯聲書以詩曰神州淪陷
已多年孤掌思撐半壁天事縱無成心已盡長將血淚感啼
鵑反覆成吟切中情事或儗以文陸似是而寔非使啓明橋
之劒磝磝自殉不過匹夫之節耳孫可望親以鄉賢事以信誓
卒借之剪除沙逆若不渝盟猶思邀幸于萬一至反噬之禍
公料之熟矣身存一日郎遏一日之力宛生成敗俱非所計
昔吾鄉一儒醫照古方以草烏酒愈病飲人必先自飲製偶
失法醫竟先斃楊公之事適類此

明兵部尚書賈靖遠伯傳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中進士兵部尚書麓川思任發爲逆
時黔國沐昂條上攻取策征兵十二萬中官王振喜功名以驥
可屬思大舉驥亦願自効正統六年正月拜將貴平蠻將軍李
安劉聚爲輔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十五萬討之賜驥
貴緋衣朱弓矢請得以便宜行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
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趨騰衝分道夾擊冬十一
月與貴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
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閒月至

穴留兵守之而還 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思任發之寘大緬甸也其子思機法復帥餘衆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法遣弟招賽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收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爲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驥初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冬大兵逼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爲唇齒且慮思機法將以獻其父愈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驥乃趨者藍破思機法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法獨脫去明年召還當是時緬人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法竊駐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振意終未慊要思機法躬入朝謝罪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之以獻亦不聽命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柵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爲浮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思機法終脫去不可得是時官軍踰孟養至孟郎海地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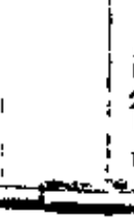
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遠涉糧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法雖遁而其弟子思祿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以思祿立石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

明雲南巡撫陳用賓傳略

陳用賓晉江人進士巡撫雲南二十三年設八關於騰衝設立蠻哈龍把守備撥兵戍守募人至邊羅約夾攻緬緬初以猛卯酋多俺爲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撿多俺殺之遂築堡於猛卯名曰平麓城開二十二地田是年緬帥思仁寇蠻莫敗之斬其帥丙測自是緬勢頓衰稀入寇由用賓之謀也用賓有雄略以功名自負言全滇之禍皆自開採啟之所上請罷開採寶井疏言甚剴切又爲還定六慰後說其事不無振矜然皆邊境規畫之大者故錄之其說曰天下之事有其機甚微而其實至要者握其機而圖之故力不勞而功易舉否則難成夫六慰者乃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時騰永之外藩輸賦八九千里上古無論自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爲六宣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八百年來酋長安其位一宣撫曰猛密咸爲之正疆界明僭級二百年來酋長安其位

彝民安其生不何非瑞體鴞狐持挺於洞吳建標立赤計滅得
楞之兄弟東破老撾之擒掌攻打景邁服車里孟艮凶孟養之
思個陷木邦之罕拔討服猛密號召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
尺地咸爲竊據若茲醜也將度幕恆癘出寨數千里興問罪之
師乎將傳檄指三寸舌解紛救鬬步是入萬仞淵取驪龍頷下
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斂喙亦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羣
醜相訌使綳聲援懇綳貢者指不勝屈萬歷九年以來滇民
服甲枕戈行齎居送如孟養孟拱景邁雍會猛乃夕波落著及
雍罕允罷等賊爲莽弁走或犯蠻莫撓良久三宣歲無虛日故欲慷

慨當賊以掃穴而犁庭然不毛井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
理欲慎重於茲厪屢諭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喜人怒獸也難養
易墜剿撫暮救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遠攻又
必以夷攻夷非遣羅無以得志者因遣一介之使持盈尺之檄
徼之遣羅象以頤指大舉兵加之而綳酬遂大狼狽故以勢合
者勢敗則分綳兼六慰兼之勢也非拊之德也昔緣烏合今必
瓜分撫諭招來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期命分道
並進因勢利導賞諭之六慰傳檄而定故罕欽酋先貢象景邁
遣使求通孟養孟拱先質繼貢車里老撾即關貢象而稽綳夕



鄧漢作武定變以讒剌之旋亦被
永明奔綳綳自顧國弱恐惹兵端
犯者百餘年今綳酋外若於遣羅
然其喜人怒獸不可常故附記用
資此謀以視張機之從三江下流問罪於綳猶爲未得勝算也
詎襲何如人其誘遣羅用何說此人有大功於中國焉借時無

有傳之人者

明雲南巡撫周嘉謨傳略

周嘉謨陝景陵進士撫雲南繼陳用賓之後時隴川多安民叛入緬嘉謨與總鎮沐睿議討之僉謂非十萬師不可嘉謨曰師聞役已而果然自師出後甲午至甲辰旬日即告捷隴川平而學使馮時可頌之其道出師始末略具其大曰隴川多氏故我屬藩曰者以四方甯謐遠人來賓朝廷以陋脫地封爵樹焉曰庶其我藩而禦彼不庭耶迺安民懷匪茹叛投緬當事者務包荒平使復竟陽應陰背狺狺如故論

年中承周公至曰彼豎故我所卵翼若革其豕心可貰也復招之不悔鴟據蠻灣俟遮東與蠻青又糾邦杭蠻壩等番相畔滇前守將稍一創遂遑蠔臂抗我顏行爲大邦警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馴耶會直指鄧公僉謂蠻甚張非十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矧集須曠日酋得爲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餘三萬完茲役矣酋所恃窟萬山顛上刺天下臨淵與蠻莫迤西木邦猛密林錯如絨可與陰陽而延喘息以待緬瓦即使我師老勝不審其蹊竇窟穴不難乘瑕隙復煞嘵故終持不下公既決策先遣卒據其阨蹇而以大衆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已與共險要而資其未斂輜畜矣百道進攻勝氣百倍猶嘐嗜固守待援及我師再敗其與國相朋結者彼遂奪氣不能陣我師爭先登門焉連破七柵諸賊請縛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傷公公曰我所罪者安民一人勿窮爰刈師興十月甲午越十一月癸辰告捷僉議不十三四滇人猶不知有兵吁偉哉人臣任封疆務莫安羣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以後且必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則功始爲福往時鎮酋無釁或信將吏言激之使釁不

憚盡力草薙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不償失公曰彝夏殊覆載均耳我非仇隴彼求解而解之彼千刑而刑之我以君喜怒以民喜怒不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恃領領洗洗無爭首功以妄誅鋤遠邇內外莫不怡懌益余觀於公恢恢斥斥舉巨蠹細儼然宏大君子也勇爲善而恥爲佞盟心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參伍於忠厚正直而無偏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本以嚴翼整暇濟以神奇捷速非當世儁俾以圖成者于飲至日直指公首唱凱歌

文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曰凱者豈也樂也夷氣消善氣集其樂何如時可至也僕未及與盛典敬爲頌以志其盛頌曰於昭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齒聲教遐敷惟彼滇孽宅彼坤隅虐李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耆武拔如摧枯緬兎我臣三宣我奴藩籬屏障莫敢毒痛罹解網弛兎變爲貙隴人遞頑亦復凶趨守將誰何遽張乃弧戕我邊卒侵我外郛公來鎮撫克壯其猷曰此狂獍文德可柔開以三面彼官不籌鴟張虎視角弓弗觫公曰師哉其罪已尤爲豕弗除爲豺孰收虎符甫發龍劍耀晞髮整其旅爰峙其餱我旗我旌長戟耑矛據彼嶮岐扼彼咽喉大

徂高驤窟穴用搜夠拔窗衝如岳如雲太臣明明攘槍息氛七棚既破三孽如焚囚渠授首潤原膏墳剪其根株餘草弗耘乃裂其土乃滇其羣憸彼暗昧昭然始昕疎爲冷風清爲冷雲狂焰熄滅善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平水靜其流沄沄一方若盃孰敢紛紜武服既其露布以聞天子曰咨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爲國股肱既敬既戒以修我戎不損五校就緒三農內阜我財外固我墉用錫爾祉圭瓚彤弓策勳飲至凱樂融融蠻氛既解簪裾雍容戲稍舞劍角觝呈工分甘投醪湛露濃濃漢法戎索比耦相從雖盱貌易呷喢譯重譯赫鬼區濯濯神叢鉏杜金城千秋崇崇觀於此言得已而功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功始爲福此禦邊之要道也鄧公新城鄧漢也龍川既平其地無主衆議立多安民之弟多安靖其年尚幼於是金騰道揭稱三宣全滇藩籬龍川多安民背漢投緬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龍川廬舍已燬孳孳荒多安靖以稚弱之童署司不可不一奠爲之計銜思線乃蠻棍長官原議與銜忠共官蠻莫乃恃緬而奪之致銜忠寄食干崖脫我藩籬必難拘束又當預爲審處猛卯屯田孤懸天外有警誰援又不可不逐爲議營兵與土司雜處自相凌

轢屯田皆土司故業研丹修隙安民之逃誦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行之禍亂此綢繆急務請聚衆議時土舍自領姜宗孔舍目多安邊請給賞多安靖冠帶送回龍川使逃散來歸地方可實干崖宣撫刀定邊以安靖年幼勢孤難支請將印務暫委多思謨署保禦外侮招復外彝遮放土官多思謨稱自始祖多孟閎起至今多安邦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嘉謨乃行撫彝同知周九齡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共議以繼立之法以長以幼侯王猶然何論酋彝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靖靖之次兄多宏

邦業已投緬卽爲叛賊思譚逐隊疆場并有奇功論長貝勒等至
難辦以功則不足受上賞此時而立多安靖夫復何疑茂市長
官司放廷臣年北安靖更少其叔放應
思譚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廷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
司管宣撫司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退歸解來宣撫司印暫
貯騰越州庫思譚蘇衆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
其地逼鄰邦杭邦杭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衍忠安於蠻灑
臥薪嘗膽恢復蠻莫有日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衍忠力足自
立而官兵亦未嘗寘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

衍忠倡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經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
病亾枕藉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算如擇可
立營基者安插衍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
驛丞督屯收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劉此
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會布政劉之龍按察司方萬山副使黃
琮王之機會事梁時聘亦同斯議且以諸蠻非樂於投緬逆我
顏行也緬方耽耽虎視各酋首鼠兩頭守備哨禦等官或起邪
謀或幸多故陂削而挑激之殆若爲緬
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拯援以堅其守善辭釋以息其

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
變通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阨塞而閒暇嚴爲修飭嘉謨既集
羣議乃與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鄧漢共奏稱隴川與干南二宣
撫並時爲三作我騰永藩籬宣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
固已上干天討身膏斧鉞西南半壁稱蕩平矣廣詢輿情人心
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
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天獻元兒一朝授首固安靖圖
存之日而隴彝更生之會也況與滅繼絕王政所先兄終弟及

倫序昭然且其顧戀生前之恩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
復以大義滅親道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
其父祖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
無足疑者第其年幼勢孤是以貪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思譚
者亦安民族屬也世爲隴川土同知住居遮放兵力頗強人心
附焉請以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譚仍以宣撫同
知爲之協理名分既正夷情亦安思譚部落頗衆土地稍狹而
江外閒田頗稱遼闊量以給思譚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庫聽
俟明有頒給安靖掌管至於衍忠寫居蠻莫有年益爲思線牢

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
屯守汎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權安插於猛卯地外屯營之所
庶乘有濟騰營兵分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
且彝兵涸雜不能一無騷動前撤可鑒杉木籠地既險隘且鮮
瘴癘則移營於茲分班戍守內可固騰之藩籬外可爲隴川之
策應且足杜騷擾而協彝情亦計之得者而庵田一議又未可
以一時之利害貪前人經略之苦心亦俟從容議之可也雖然
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彝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
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其距會城三千里

遣軍迎於道見者皆泣及至隴川雲仙要洪入臭穢不可坐以
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卽道臣遠駐永昌幅地
頗遥亦未必盡能聯絡彝之心而參將守備衙門卽營之郡
守縣令也若能嚴我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
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爲禁絶而諸彝有不懾威
懷德永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叛逃開此
大釁煩我師旅謂非守備參將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有餘
辜可爲後來殷鑒方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選擇而使一時頗
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
又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甯日矣請比照九邊防秋大閱事

例嚴其黜陟庶人心愈加奮勵而邊釁不萌地方其永賴矣疏
上從之由是立多安靖安置衍忠於猛卯責令開屯田邊境以
甯焉

明行人張洪平緬錄

永樂四年閏七月十二日命持節入緬諭那羅塔卽日就道九
月至金齒整點護敕官軍從行者舉家痛哭謂去必死洪示以
朂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稍懈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
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免於趨事時內官雲仙在麓川病
遣軍迎於道見者皆泣及至麓川雲仙要洪入臭穢不可坐以
不知遣人斥曰我使日本其王來迎舟楫循海兩會不滿二三
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既入舟召
通事詢緬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對曰緬酋甚侮朝使來則
朔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臣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
草樓緬人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爲常前使者姑容之且其風土
甚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十無一還
公宜處之洪從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面之樓但告以中

國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箠之且告緬民避路乃遜
敢死士二十外佩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叱緬人關門不
聽遂箠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庭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
鼻勾綰請使臣下馬卽令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奉敕
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而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
殺鄰近土司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旣退緬
人殺牛以供具惡魔出令命易生牢來舊聞夷緬間有水曰金
剛纂狀如棕櫚而無葉剉以漬水甚而飲之食其肉
必死繼餽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宰場除營內無容穢

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廁三日軍無病
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病怖我故前使畏死求還莫敢與之校
以洪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
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餽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蓄淫
婦誘我士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海之曰汝等來時父
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挈若生還今以人瘴而斃妻必他適父
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洪以平胃加柴胡治
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觀音保殁
於彼命從者收骨驗隨身行李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緬

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旣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饋牛酒
恐以享士死者亦與祭振旅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
爲異事云

明雲南參政郭綰傳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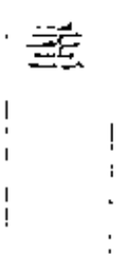
郭綰字維業太康人成化進士由戶部主事遷雲南參政初猛
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旣而猛密思揲復於界
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
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警之發兵越金沙
江奪木邦故割地十有二所兩酋搆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

緬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跟所據
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緬
語故戒勿進緬不可玉以疾辭緬盟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其地
陵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行緬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
象輿來迎緬乘之往行霧中泥沙跋踣又數日至猛賴去金
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
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咎
環之數重從行懼請勿進緬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
思祿既得檄見緬驍福甚借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

遣孟矣等入關議話時金川酋大將奉命赴川國興在邊六月盛暑時不能待因赴金川擢陝西提督爲參贊卒於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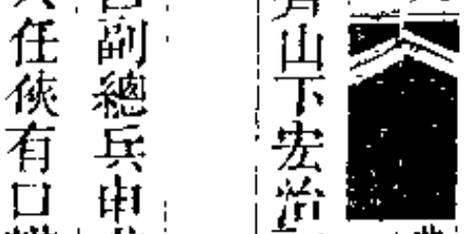
明史二忠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長師黃溍學古文遂以文章名世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等相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輩先後論薦之不報乃南歸孟著書名曰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爲中書分省掾史和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賜而遣之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寘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文憲歸除禮部侍郎兼引進使尋掌起居注已命同知南康府事賜金帶寵之居官有惠政太祖將卽大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爲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頒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賜食坐失朝降編修出使叛酋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既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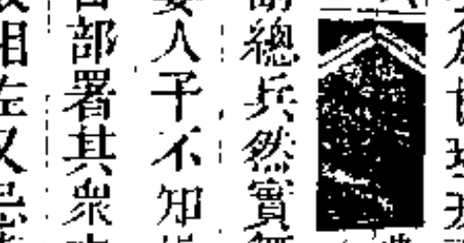


瓦爾密遣往漠北者卽命禕繭詔偕往至則諭王以禍福王未決而元嗣君遣使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陰禕民間脫脫誚讓王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旣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燼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脫脫盛詈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從則遣之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獲惰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頓王曰汝殺我天兵夕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三梁王遣使致祭具棺衾斂之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我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皆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紿孤寺殯之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歷官刑部尚書與禮部尚書陶凱並出爲湖廣參政雲南平雲子緟上雲事於朝詔馳傳返葬以緟爲國子生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成化中諭建祠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禮成至乃元梁王把匝剌

中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祠改祠額曰二忠紳字仲縉
禕死時年十三鞫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
器之曰吾友不及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
父遺骸不獲即死所致祭逃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
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與
方孝孺友善卒官子稌字叔豐幼師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
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亡食不兼



味稔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卒門人私謚曰孝莊
先生子汝字允達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謝
病歸讀書碧山下宏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
京卒
汪珉明景營副總兵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擊鼠毀於途有道人過
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
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詭不能大貍鼠相拒者良久
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入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
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啟初甫方爲浮屠



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宇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
率皆市中宴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
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服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
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
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
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
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
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
前戴劉公金公不知人及我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匠甫死

數日劉公復入路出師趨道化獨率麾下營嬴嬴山遇伏發督
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孰錢尚書受之嘗許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
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
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
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
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汪琬　國朝雲南左布政使彭而述傳

公諱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下自號禹峰卓犖有

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
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所爲如不
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宗禎中進士先是
爲巢子時值張獻忠據穀城謀卒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
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訽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
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懾動之賊爲奪氣欲留公
公不可歸而請開說文燦曰孰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
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
如急遽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涸孰事豈有意

乎文燦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
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力專招納吾子奈何爲
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
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
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安穉褐受陽曲
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閒行渡江遂終明
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
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
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
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
圍州城十餘帀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
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
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神將張自強背曰若健
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陣
陣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
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
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璽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
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勸公

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爲非公之辜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顴儀觀甚偉聲氣若洪鐘善飲酒酣爲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府紛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

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獞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知州印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置法歐爲鄉導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酉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薄落縣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閒即蜥蜴蝯猴讓其獷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展巉巖或由沙水石灘不可蹤跡

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擒二也我師既據賊巢賊衷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擒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二十餘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賊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操此四可擒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脣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

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彊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藏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閒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倪尚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無疾卒年僅六十公

性落落難合而顧好奬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繁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夫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卷子六人始起始鶚始奮始搏始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即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攖其鋒者且忌且憤其走山顯雜投矢石傷鼙公父子爭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馬伏身隋壁間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

武進士始鶚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史氏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以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師範曰宛洛間多產將相材使而述當漢世祖時蓋亦耿弇子安慈襲白阿而至安慈傳土已七世安慈字惠山綽有武略

鄧禹之儔也抑或鵠起遼瀋之墟翊翼興王其功烈猶出

正二十四年卒子弄積嗣弄積一名三保奴以功陞兼管八百
司元帥加陞亞中大夫自世祖末年征八百大甸不能服喪師
者屢矣而定之者由弄積至是鳳氏且兼制全滇勢之愈大然安
慈弄積兩世俱能官崇祀名宦與賽典赤輩爭輝孰謂土司無
人哉弄積死子海積尚幼其妻商勝繼之洪武十四年大兵征
雲南差張鎮撫招諭十五年正月商勝即將金牌印信繳於于
戶徐某自運米千石開通道路至金馬山接濟大軍乃回本府
招諭人民十六年遣阿額黑次曲里使迭詣寺等貢馬二十四
匹七月商勝親身入覲行至納溪上須印信金牌已至矣領受

訖赴都謝卽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錫之世襲誥
命差官馬景先伴回十七年到任二十六年請告令子海積替
職建文二年死商勝雖蠻酋而識天命所在首先歸附又善於
撫蠻賓而寬鄙夷民安之地方寧謐可不謂賢乎商勝未死時
海積已替職矣時成祖繼統仍稱洪武三十五年其年十二月
海積貢馬帶把事矣兜等進覲永樂元年死於會同館二年以
其妻薩周襲土知府三年貢馬入覲十一年死商智者海積子
弄交之弟也弄交前死黔國奏請以商智襲帝曰黔國公說商
智應襲着他做土官知府十八年貢馬入覲二十一年差把事

沙仕賢貢馬沿途採英咬甸鳳氏從征有功陞鎮心報國金帶
一具六年卒英之在官也正已愛民勤幹政務四禮正家一經
教子開闢田野教民稼穡歷練武勇弓馬嫻習當道交薦故所
至有功又知人善任麾下樂爲用命既以功高中涓厠養皆被
簡寵其自梁王山歸也倘賓佐泛舟掌鳩河勒功石壁嘗出五
百金築石城三百餘雉周護獅山晁副使必登左遷郡司馬英
時拉之遊獅山因爲之記稱大參鳳公英世爲此山功德主則
讓帝潛踪鳳氏固累世不絕矣郡志載正德丙寅土府鳳英賄
交太監劉瑾陞以雲南布政司左參政仍管府事擁衆入省欲

於布政司堂上任使司不許英於儀門上任卽返時元謀尉談
章署縣事揭英諸不法於撫按具奏奉旨勘問按崖刻世系脚
色俱載英曾參政在宏治壬戌正朝政清明之時不容有此濫
授造此說者惡其後人之叛逆而波及之也英旣沒其子朝用
繼襲朝用字景昭一云字子昭土名矣祿早補滇庠諸生十五
年征廣西府十八寨以功賜寶鈔表裏先以被劾革職陰遣劉
宦董溥載金寶賄錢寧求復官錢寧者故厮養結鎮守太監錢
能甚用事昌宜參將爲朝明脇鎮撫題襲會巡按唐龍至巡撫
沿爲唐龍不知默還其封容有爲朝明者曰鳳氏持萬金何幸

戎矣龍正色曰卽萬金一杵耳期言何爲其人慚而去朝明復求甯會令宣溥詐冒濮人保舉得內批襲知府部檄下按察使沈仁輔持之龍執奏鳳氏及朝明罪不當襲郎中蘇天秀如龍議覆奏得旨朝明仍降土舍然其管土府如故也至是以功請封未及報死子鳳昭襲昭土名矣折字承恩而鳳氏亦漸衰是時昭奉母瞿氏主府其妻索林佐之昭叔朝文潛蓄異謀嘉靖七年尋甸土酋安銓尺郡御史傅習討之敗績已而歐陽重代習令朝文屯守祿勸之厥江朝文素與安銓通銓妻本鳳氏也明年春朝文遂自厥江擁兵畔還攻祿勸武定陷之殺同知袁

作知州秦健等十三人時瞿氏母子俱奔省城朝文遂與銓連兵二萬屯於省城西北門外焚軍民房屋雲南大震諸大吏縮項城內無能畫一計唯倉皇報聞而已詔以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初沐氏世鎮雲南恩威著於蠻徼每下片紙諸番部必具威儀出郭迎詔而後敢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征伐輒以征南將軍印授之沐氏未嘗不在行間數傳而西平裔孫當襲侯守臣爭之謂滇人知有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也孝宗以爲然詔之自是遂以公爵佩印故事諸土司之進止于

奪歸其掌握土人盡歸之故有蠢動輒易制承平日久文網周密臨之以中官牽之以撫按有事必與三司會議動多掣肘土官承襲積至二三十年不得職自是鎮臣之權分而土官慢令玩法無所忌憚矣朝文因是且紿其衆謂瞿氏母子已被戮朝廷且進勦武定蠻衆信之諸失職者雲集響應盡從朝文時官軍遺二人入朝文軍招諭之仍抗命且執留二人不令返所調集各土舍聞流言又重自疑畏不敢前於是黔國公沐紹勳雖制於三司意不慊然世守土有急終自任當文定未至時卽督所部先進以便宜榜示失職者先以冠帶給之俟破賊後奏請承襲土官子弟咸感奮競進擊賊斬強渠十餘人朝文奔回武定紹勳因疏請勅授已方略獲使宣行事并賞各土舍罪有功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報可賜勅獎勵紹勳無所掣肘得發抒卽令瞿氏母子親寫喻書解散其衆安銓勢孤亦走還尋甸官軍伺賊退始敢出城設空營以逐之瞿氏與昭率衆自省城回武定蠻民相顧驚喜曰我主故在也咸投鳳昭降朝文計窮乃東奔絕普渡而走土兵追敗之朝文仍與安銓合圍副使張峩於木密修撰楊愼戍滇目擊其事憤大吏之畏縮縱賊以殃民地乃爲惡氛行云金碧山前疆氛起賊馬來飲滇池水城

西放火銀漢紅炎燄城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呼蒼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命寄須臾中賊徒渾幾個枕戈臨水臥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士酋脅盟來索官城上無言騎墀看災老倉忪雙泣泗細說去冬尋匈事紘急杜促柄倒持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陣誰主兵嗚嗚公等皆儒生賊來不敢令出哨賊去俱解擡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咫尺轅門不敢前怒髮衝冠氣填咽況聞千金逐日費連月公儲已傾竭土官抄掠盡村園升天無梯地無穴熙嚝闔闔踰百年太平官府眞神仙紫微超超華蓋遠虛將敵扑威窮邊邊隅一旦紛

解厄喑嗚變作擎拳者喑嗚擎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棱尉又不見開元年中張虔陀蓋安銓之亂由知府馬性魯繫撻其妻所致也慎既爲詩傷之會賊困戮於木密所戕與慎同鄉慎聞卽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往援之合謀固守而紹勳所部各土司兵亦至於是十二關副長官李弼鄧川土知州阿國顧率鳳羽鄉尹巡檢上江嘴楊巡檢箭桿場字巡檢及他土司兵俱會於木密戰城外慎率城內兵開門出夾攻之李弼於馬上擒賊黨沙回者烏等尹巡檢亦攻李鎖飛李牙保等敗之賊大潰朝文率家奴數人取道鹽井走東川鹽盜長輔節

追斬朝文於湯郎箐而安銓衆猶盛據壽甸故巢列寨數十官兵分哨夾攻之先後皆破乃併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銓奔東川入芒部爲土舍滕慶所執其下阿志因斬以降生擒渠賊千餘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男女千二百餘牛馬器械無算迤文定至而賊已平矣宇巡檢延宣者宇忠之後也宇忠本商勝次子當武定歸順時上以爲鄧川州箭桿場土巡檢至是宇延宣奮不顧親從阿國禎討平安鳳之亂力戰功多人頗賢之論者謂是役也微瞿氏母子之夷書啟不開解省城必危微慎之戎服往援未密亦危賊必復集慎勵不可遽解而先是巡按晉安郭楠

以疏乞宥慎下詔獄幸是固上怒愼甚毋敢爲愼言於是臬朝文與銓首示諸夷但處置未盡事宜亦毋敢爲愼言於是臬朝文與銓首示諸夷籍其產家屬成邊而瞿氏與昭招撫良善萬有七千出粟千石給濟復業救出被擄男婦五百餘口給親完聚撫散餘黨二萬餘武定人心自此安靖且夫土司非甘於亂也夷人愚而戀主番部謹於所事其積威之漸有由來矣彼其世嚴者沐氏耳中官撰沐氏之權而撫司從中牽率吏胥上下其手請襲非賄不行彼所貪者曾命既不可得則益以白棄主於罪大惡極然後大典師誅之軍民日困地方日壞惜空名之爵貽無窮之禍朝

廷并忍爲此前奸腐迂鄙之徒玩弊以濟其私至於斯極大學士楊一清本滇人也深悉其弊於是因鳳氏之亂慟切陳之沐紹勳亦以爲言雖得旨允行究不能革自是朝廷惰媮封疆敗壞日甚一日其後迄於滇亂皆坐此弊昭既以平朝文功仍予土府職閱三年征蒙自曙戰有功患疹卒於軍上加優卹賜銀百兩遣官致祭昭既卒而瞿氏以母襲子官先是府印自洪武以來俱掌於土官正德間有司議以流官同知掌印於是土府權輕惟專巡捕斂糧而已瞿氏既襲所轄四十七馬頭阿台等數請以印屬瞿氏吏部覆言係舊例宜如其請十六年瞿氏仍

掌土府印權復重然瞿氏頗善於撫馭自是守土盡職相安無事者數十年阿佴者朝文之養子也朝文既誅阿倫倖免雖蒙盪滌而梟獍之志猶未忘三十六年易門夷李向陽與土舍孫承王一心作亂稱說天王以普文爲軍師搆黨七千人分布四境潛與阿倫通然事猶未顯會小人搆謀切印歸索林乃以瞿氏自願請老舉索林自代上請索林既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恚乃陰翼阿倫爲子挾其甥壻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兵力謀奪索林以與阿倫不克乃令阿倫挾貲入京

揮使誣稱受朝命已襲武定土府與馬冠帶以歸揚揚得意也土人爭附之遂逐索林據其府索林抱印奔會理巡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於是婦姑隙益深索林因與總管鄭茲等謀誅繼祖事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鄭茲等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而貸繼祖責其自新愈虎而冠矣嘉靖宗慶接忭後請討繼祖不能克雲南土縣丞楊訓死之遂罷兵繼祖復潛赴會理招集亡命誘索林與講好新撫呂光洵因遣索林與鄭茲等間復業繼祖遂執

殺茲等七十人糾衆攻武定之新城臨安通判胡文顯督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來援至雜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自是出掠富民羅次界東川營長阿科其婦翁也助之攻曲靖尋甸諸府其勢大張光洵以繼祖劫殺自恣惡欲薰逼召同官諭之曰賊祖黷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夷倣傚漸不可長於是奏請調各土司兵分路進剿先是兵備僉事張澤將尋甸兵二千馳救新城道遇伏亦敗澤及千戶劉裕被執賊劫以求撫澤不許因潛書趣光洵進兵毋以己爲念乃命分哨而進列陣如星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

聲雷鉤百里之內原草為赤光洵乃協於元戎參於臺史躬泣大軍親壓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帥闘如虓虎龍羆十萬縱橫轇轕賊道歸東山寨即三臺山也官兵圍之兵鋒箭東行陣篧窖飛鳥不過蟭螟不通繼祖計窮乃擒澤及索林走照姑澤終不為求撫乃害澤官軍追之急乃由直勒渡過江依阿科賊既泳江入蜀衆謂賊經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攻盍釋諸光洵力排羣議定策造舟列檄星馳戒令速發急臣聲聽將士誓死金鉦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而巡按劉思問亦以狀聞乃詔雲南四川會兵討賊光洵招徠鄉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冑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不算遂乘勝尾賊至會理寨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繇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攻不容綫罅初繼祖之走東川也土官鳳氏與之通已而見滇蜀官兵與祿紹先等兵皆會乃背繼祖發卒七千來濟師繼祖益寵賊帥者色遂斬繼祖赴紹先

士傑等先後皆伏誅先是繼祖既與李向陽王一心通而姚安土同知高欽及弟鈞亦與之首尾相應光洵甫至即誅李向陽至是姚縣土官高繼先縛欽鈞并斬王一心四兇既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讙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於是御史太和趙汝濂頌其功立碑於點蒼山謂往者元江與師無功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既裘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我公涖止申明國法誅劊羣兇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癘遮於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既一埽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寧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云然是役也史稱黔國公沐朝弼破賊巢三十餘而汝濂碑竟未之著光洵字信卿浙之新昌人鳳氏既平於是武定同知鄧世彥條二十事請改土設流奏記於光洵光洵據以入奏併請將鳳索林免罪安置鳳思堯降授經歷事既允行而鄧世彥記之云雲南古廢莫地自哀牢內附不常我國家混一區宇中國其地赤子其人如武定設軍民府流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忘於治鳳氏守官樂土與國同休可也繼祖竊木大材阿力猶

竊位釀禍逆祖再叛據城殺官奪印廩朝廷遠威大兵勦滅法當誅族當道憫思堯稱年先逃省會冠帶之議改未決民彝聽撫前訴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不佞因額衆悉造於庭曰巨城蕩餘黨附衆生矣若此者何吊咸仰天噓唏不言悟曰勢重莫反當先之如改設何庭即震地曰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彭亦惴惴自任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夜草二十事胥此意也當道悉允行上其議於朝欽墜劉公宗寅知府事添設推官諭君經建捕盜館於撒甸丕變有日降思堯聽襲經歷給莊田一百所莊戶以次編入圖籍不假之

巡捕不期月遐邇相目曰昔苦其五日杪曰殺奪其妻孥育其子驅之爲盜今樂其一日安爲是而有瘳也請言其瘳耕者食畜者羣行不必偶出入無禁屈者伸窘弱無凌暴父母妻子相聚見交賀曰而今後知流官之便於民也夫川蜀而谷虛邱夷而淵實改設行而寓謠亦勢也難乎其議矣此議生於人心陳以臆見謀於通判某知州某某等決於司道某公等主之者前院呂公光洵劉公思問今院陳公大賓劉公應賢也四公不自有其功歸之朝廷吁亦奚功純樸不殘孰爲巖樽白玉不毀孰爲主璋士治相安孰爲改設今日之功順鳳氏積累之罪也罪罪

必易矣先是鳳繼祖時阿托以撒甸火頭立為總管阿色以無所管馬立為曲覺其補之阿遮土色者虛緻擺雜苴牛果魯章皆以火頭為曲覺遮古大頭目而又有的多陰龍老額烏改之屬雖已聽撫惟阿遮已經投見餘皆瞻顧不前因議仍許為馬火頭以安其心而僉新頭立村長設通事行賑濟禁報復免錢糧立學校移州府治增舖遞選民壯總二十事俱為改土歸流張設故土禍之革其議發自曹彥因詳著之鳳思堯既襲經歷而夷人之赴府者必潛往拜謁思堯如主其父鳳歷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宜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

寅遣諭之不聽二年鳳歷聚衆稱思堯知府夜襲郡城城中備嚴不能入退屯魯墟宗寅夜出兵砍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擒鳳歷伏誅鳳氏禍本謂永絕矣而萬歷三十五年復有鳳阿克之亂阿克者繼祖之從子也鳳氏絕時阿克徙於江外荔四十餘年矣有鄭舉者阿克之馬頭也阿克馬頭四十八惟鄭舉富於財陳典墨吏也以同知晉知府假廉訪禁舉舉道金魚腹饋典乃已已復收之如是再四舉惡其無厭陰畜異謀而嘗甸馬一龍馬化龍等侵奪諸夷有司不為理諸夷咸怨舉乃乘此與鳳阿克號召諸夷反形具矣典心易之略不為戒曰此夷情

小醜何能為已與以入賀赴省而阿克連江外土兵大舉入寇攻武定城中狂徒為內應維時守城士皆統裔子傳白呼虛虛應故事城潰竟莫知賊入武定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俱執義死千戶梅應時等戰死十二月阿克擁推官白明通兵隨其後直抵省城竟無一卒迎戰明通至城下進公移請以典之冠帶印信給賊不許賊進圍城從北門遶西門而東分道四掠焚刦一空索印甚急許之乃去明日復來鎮撫不得已繳印與之始拔營歸武定立阿克為知府陷元謀和曲祿勸諸城未一月破一府三州四縣雲南大震於是尋甸夷

目大理傑楊禮及夷婦海冲等盡叛明年正月賊破祿豐知縣就擒獲各州印信惟武定印竟失所在伊阿克等九人至京師磔於市賊既平猶復勘定功次巡按鄧漢憤之乃疏於朝曰滇之厭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反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志在抄寇擾害邊鄙患匪剝膚未有如武定之禍之慘酷者時變生不測人心震動尺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

人民戕殺我 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烟焰張天血流成
渠滇池盡赤而我嬰城固守恇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裳則予
賴其蠢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遂巡引退不然閉城之禍尚忍
言哉於是大 理保起尋甸會川法憂諸賊嚮應東西土鮮完謀
人無固志而六詔雨逸之間殆漫漫乎魚爛獄駭之勢矣推原
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乖張撫鎮玩寇於後數逢陽九
夫豈偶然既 援兵漸集釜魚几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稟萬
待罪誓師弔伐出生人於爐冶之餘而躋之衽蓆之上豈不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奈何不然也貪酷有司謂陳典乖張鎮撫

謂黔國公沐啟發巡撫陳用賓也時啟父右都督昌祚已老矣恨
啟與用賓比貽害滇南亦疏論失事狀而都司張名世殺平民
冒首功詔逮用賓及啟與名世陳典白明通祿勸知州黃榜元
謀知縣毛文彬俱下獄啟僅予除名用賓究亦釋用明政之不
綱若此鄧漢復爲武定變詩一章以刺之然滇志尚稱用賓有
雄略用兵如 神平阿克功進都御史卒予謚蔭祠之名宦其可
信乎阿克之叛也與尋甸東川諸酋陰相結大理保等既同時
響應而祿哲亦遣兵助之賊既敗走東川祿哲卽開門納賊要
挾重賂始縛送官運時以大亂初弭諱蔚兵端始爲容忍而祿

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羣夷弗敢復反然後沿江
郡邑可安因條議兵食十事其言切至所防禦略為施設而豫
皆克至楷誅夫夷獞滿爨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椎髻徒僊弓
弩剽掠刻契號召不殊彼實逼處我郊坰莠夷既久服習漸深
然其戀戀故主之心老死傳子孫何嘗一日忘哉加之管甸通
火視為利窟指一科十魚肉弗厭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
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上下其手彼畏城
市如陷井見差役即魂銷宿怨深怒鬱結而不可解矣一夫疾
呼諸蠻響應其勢然也阿克

平越十餘年而鳳阿歹復作亂

是時運遭末造疆事日非其

二年霑益土婦設科及土目補
鮓奈科李賢期曲等畔陷

備而阿歹與夷目張世臣糾小
東川賊千餘攻他頗補知二堡陷之進攻武定知府胡其憿竭
力捍禦抗章請救巡撫沈儆炌以便宜起參將李思忠援武定
走世臣而東川酋亦反與霑撤賊合陷城邑沒官軍勢張甚已
而新撫閔洪學至漸次恢復世臣詐乞降陽許之而以守備金
為貴駐倘甸李琰駐補知四年七月李琰等襲張世臣於他頗
漸之阿歹與其黨阿倉降亂始平阿歹旋死其婦奢卓東川法

之甘代妻就縛者遂目鳳喬雄制諸夷未及三載阿愛死遺子
鳳卿松應運旋娶陸氏遂復姓常生子曰常守嗣應運踞撒甸
與慕連土酋那德發搆難仇殺無休時有奴某最驍悍與那酋
戰落崖攢鏢雨下救擲沒腰敵鏢既盡以石投之糜爛而死
然那酋氣憾此奴亦已極矣應運每出遊獵夷婦數十戎裝騎
馭縱轡山岡圍獵酣飲夷俗遶坐抗喉而歌其徒運臂踏腳與
歌相和所過村寨雞犬一空然夷民愚而戀主　非其主猶愛
其似者而奉之雖虐之至死終不肯叛而是時疏簡闊目漏於
吞舟雖以常酋恣肆弄兵不過檄逐之而已五計四年冬知州

李廷宰委吏目史道隆把總趙某進撒甸逐應運猶支吾逗留
明年正月初六日廷宰因親往逐之應運聞廷宰來即於初五
日棄鳳如松而挾妻隆氏及幼子潛逝廷宰諭二十四馬火頭
宣布威令偵應運潛匿數十里山箐仰領兵追捕四散無影夷
民喜應運之去如釋重負矣火頭魯甫阿俄等請於廷宰願歸
流官治無二心且自詡能捕應運獻於是改馬為甲分歸仁向
化懷德慕義四里立甲頭統之而遞如松於馬龍廷宰大喜謂
往者入撒甸衆夷長矛勁弩相迎今那酋已平追収牛羊牲畜
散給各馬常酋已逐二患根株悉斷庶自是帖然也乃為詩曰

重來不作往時看閭化傾心比戶安參綠正逢新雨潤人歸猶
帶舊刀瘢長矛勁弩銷藏盡夏稅秋糧次第完開府運籌威德
遠春風夷地起歌歡廷宰既自喜雖他人亦以為然已而應運
潛入紋平之樹機不時出沒五十七年正月復入撒甸誘脅數
千人攻卓干馬已逼杉松營距城四十里時變起倉卒城中固
不知也營卒俱離營耕山無擾甲者有塘卒婦某見事急挾大
鈔金鳴於山頭若集大衆狀賊疑有備遠退走是役也微此婦
幾陷州城廷宰憤極報於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提督張谷
平再疏請武定撒甸戍兵各三百彼此均備事既施行而甘國

其軍時武定參將戴坤率師與曲尋二師俱會於撒甸行次鵯
鵊河不進廷宰以詩趣之云鵯鵊河畔擁貔貅春柳山花忽變
秋月照寶刀橫壯氣兵談虎帳出奇謀三軍行過仍雞犬一令
傳來動岳邱血濺平蕪酋首落昨宵東望望旄頭蓋諷之也坤
得詩始進撒甸與二鎮師會廷宰復寄詩云春深荒甸集天師
大府監軍夜共馳火照連營兵正合殆吹二月鷰成絲天神妙
算今優日大樹威名再見時開府運籌勞指授願將決勝報如
期坤等得詩始進次樹機而應運已過江遁入東川迄漏誅迨
至五月應運自死川弁誠其酋傳於雲南撒甸平若使應運自

杉松甫退時營路肯捲甲直趨之其烏合之衆必驚竄可以坐
縛何至勞二鎮曾師既失之矣至二鎮師行猶復彼此瞻望逗
留使賊從容奔逸甚哉武防之不足恃也撒甸既平大府以其
地邊遠距州治二日程居夷地正中登高而呼四面雲集與東
川止隔一水江深等險夷情叵測出沒靡常進則撫撒甸肆掠
退則過江潛匿會不見影故賊每據以為資而戍卒往往罷賊
不足專恃於是陳錫議於其地增兵弁疏上甫報可而應運已
平再疏請武定撒甸戍兵各三百彼此均備事既施行而甘國

駐防不復生亂矣夫非以制馭得宜耶應運授首後陸氏亦死諸夷遂散田土悉入官分給夷民以如松送京師而守嗣甫數齡爲其奴某所竊竟不能獲會捕之急某匿守嗣於山箐採芋橡哺之必用夷禮跪進事如主稍寬輒呼其倡與俱來所散黨漸漸復仍踞故業陰相往來長吏頗知之然不能問會雍正間征烏蒙法土長吏募土兵助勦而土兵惟鳳氏所統與那酋爭戰久最練且强武定參府南天章調得守嗣故在也招某至曰吾知汝主在汝母欺吾吾能出汝主必不汝欺幸此時征法憂募土兵汝能出幾何兵助勦幸有功吾當爲汝請上官奏報貰汝主罪復故業於汝何如其以汝主來某諾之然不敢以守嗣出恐誘而誅之計以其子六斤代如誅可免吾主不誅而得功吾主可故出遂以六斤見天章不辨爲非守嗣也天章乃挾之歸某大喜詭以五百兵從果如約某最勁健騎烏騅挾長鎗直入賊巢官軍乘之遂平賊是役也帶氏土兵功最天章大喜遂以守嗣鎮威府諸轄給執照仍居撒佝出家財爲官建撒城營署復爲盤石矣守嗣知讀書應童子科旋補諸生土人稱爲常土司不復名鳳氏而鳳如松至都亦貲罪近時聞尚存云

師範曰鳳氏凡五叛而滇之元氣盡失雖再世難馴然亦邏之者素無其道也陳典臼明通么麼小人無足深責用寘以雄駿自負乃憑城繳印手足莫措是禍果生於無備與而鳳孽餘氛直至　本朝自就殄滅蓋亦有天哉至內地土司之向學者首推麗江木氏公青增俱有詩集流播中州雖亦負嵎自大然守邊固圉極著忠誠獨禁士人讀書且沮建文廟是所不解者雍正間以被訐降通判姚州高氏有字雪君名翥映者雄才卓識博綜典籍所著錄十餘種直出三木之上其孫獲罪遷江南蒙化左氏與流官錯處恪守職業建城立學率多善政明季屢有忠節者三百年科甲綿延毘王戍進士左于章照亦其裔也茲遍鳳氏始末並紀之俾現襲土職者知所勸懲則裁與降之說夫亦可徐徐議之矣

明讓皇帝遜國記略

建文名允炆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以皇太孫即位改元建文諸王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五年燕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穗啓門納之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倉卒間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後有急即出此啓之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之於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王敬授楊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

爲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淮廖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玉王資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於史仲彬家至襄陽主廖平家遂行明年乃永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二年師去滇入蜀又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節黃直迎居於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明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師結菴於白龍山六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在菴憔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

覓膳適史仲彬偕程亨郭節訪至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豐留一月彬請行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其子之年歲能幹欲爲官否彬對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始行主臣慟哭失聲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菴是年應賢應能更結菴於浪穹師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淮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淮家不遇歸值淮及黃直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史仲彬來白龍舊處菴毀問僧徒不知何之史私泣曰彬不遠萬里來得見一面死且瞑目不則得

劉傑御史吏濡玉部尚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滇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滇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爲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頷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求至而資焦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歿

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巷毀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爲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爲之傳藏山巖中六年三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爲正統元年師欲東歸年六十有二矣遘國初爲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暑日文和尚又三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七年復爲僧又二年復蓄髮爲道士未幾又爲僧時從亡諸臣略盡師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三年師有主庵之弟子應知遣去師慮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君耦州之山寺四

年濟請師還滇不許五年復入黔至貴州之金筑司題詩羅永巷之壁上曾有同寓僧編詩諸思恩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案以從九月師至北京御史鞫他僧坐誣妄論斬英宗使舊時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常飯食子鵝肉事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歸而自縊次日吳誠非亮也詔迎師入大內帝在滇常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羅永庵壁云風塵三易寇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閔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園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裂裘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命程濟作園因作歌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菜兮似宁情兮又有滄菜歌云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滄波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恩休厭淡眞嫌村嚼冰堅勝羶豚虧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命存師既入宮宮中人何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師範曰建文以仁柔之性繼承大統彼燕王尊居权父躬隨太祖定天下其不甘爲之屈者情也又勢也乃謀國諸君子不能制之以威力更不能結之以公誠挑釁搆兵遂以五年共主毀形易服道之邊荒者迄四十載僅得歸老宮中此其事大爲可憫矣使當日金川門既破果整朝儀抱高皇帝木主據正殿以待之燕王雖雄猜其將親行弒逆乎抑先廢之而徐圖之乎錢蒙叟潘次耕力詆致身錄之誣而謂帝實死于焚夫帝姪也固君也王叔也乃臣也逼而焚與逼而遜其

爲舉一耳倘二公得至演目覩遺跡當必返其初說也後英
宗北狩還轅復辟或亦奉迎老佛之一善有以致之歟予詠
建文有句云成王已啟周公逐叔父空將孺子呼于爾時情
事尚未失實云

安南陪臣武文淵陳狀

嘉靖十六年交阯叛臣莫登庸逐其主黎氏交人告急朝命滇
進師討之時蒙自縣境外卽交阯陪臣武文淵地所轄名交崗
三堂移文交崗查勘交阯叛逆原由文淵回文云安南國威勇
推忠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行宣光都總使司總兵慶陽侯武

義

文淵謹具陳狀爲查勘事嘉靖十六年三月下旬文淵奉見天
朝臨安府大官帖文一道查勘安南篡逆事由仍示文淵禍福
之理傾誠向化之方不勝喜懼恭惟皇帝爺爺陛下尊居九五
位正南方體天地之心正綱常之道故大官有是帖也文淵敢
不悉陳彼登庸者海濱之子祖父以捕魚並弟莫撅前國王黎
暠錄而用之國王去世國人立黎椅爲王年號光紹登庸潛謀
篡之明承樂初平安南安遠侯柳昇慰公升與英國張輔黔國
沐晟三人功爲最嘉靖中莫登庸之亂昇慰公之六世孫武襲
公珣佩征夷將軍印討之降登庸里老至今猶能道其事安宣

義

之舉嚴人臣篡弒之誅文淵求以報國願爲鄉導勦除逆庸正
名分之罪遣救生民之塗庶內安外撫遐邇共仰於德威大畏
小懷鑒頒均霑於德教謹具狀陳伏惟照鑒

征安南紀略

安南於唐虞爲南交明都於周爲越裳古稱五嶺爲服領乃越
之領而安南乃越之裔漢唐五季皆屬內地至宋遂與雲南共
棄之明永樂初平安南安遠侯柳昇慰公升與英國張輔黔國
沐晟三人功爲最嘉靖中莫登庸之亂昇慰公之六世孫武襲
公珣佩征夷將軍印討之降登庸里老至今猶能道其事安宣

貢使來必由安慶謁行臺其使多阮姓必謁城外阮氏祠其人多清秀加中國乾隆戊申六月其國亂國主出亡眷屬及大臣丙奔投於粵西粵撫孫公永清以聞而粵督後封公爵孫公士毅在潮聞訊亦馳往南甯　上命滇與粵會討孫公總師提鎮以下皆受節制而滇師爲之聲援於是滇督富綱督師舍於鬧化時令　猝命下但傳安南亂究不悉其亂之所自起適安南奔丙之臣有自粵西由開化返其國者富公召而訊之乃具陳致亂之由委其言曰安南之亂起於輔政舊有左右輔政職如元帥左輔政阮氏右輔政鄭氏皆世官而左輔政總理國事權尤

重於鄭世爲婚姻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職事託其壻鄭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令還其妻阮氏乃阮輔政長女窺其意乃密白國主黎王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其弟時黎王偏向阿保聞言怒即將輔政事盡給阿保自是止一輔政無左右牽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於廣南順死弟即阮輔政之子也居順死號爲廣南王自此阮鄭兩家世相仇殺不休然廣南順死雖失輔政外遷而按年進貢納獻黎王直到於今二百餘載矣景興王黎維禎即位其輔政者鄭棟景興王疲軟昏庸不理國政兵馬錢糧歸鄭棟即王印亦由收管專權甚有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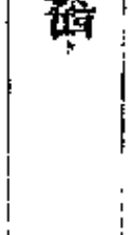
亦自立爲鄭靖王兩並抗景興王無如之何也靖王有二子長鄭宗次鄭幹靖王獨愛幹欲立之會其病乃囑輝郡公黃廷璉輔幹總理國事號爲鄭都王靖王死而幹立宗不服糾衆攻都王都王見勢敗伺輝郡公商酌讓位與鄭宗號爲瑞南王然瑞南王在黎京欺主弄權益甚衆官無不怨恨瑞南王知衆怒恐幹或與黃廷璉乘之爲變遂殺廷璉有貢整者廷璉所屬也怨鄭宗殺其主誓報仇投往廣南阮岳謀誅鄭宗阮岳兄弟因其爲鄭氏家人疑之不肯用後因從阮惠協力奪占城也從此相信乃伺謀領兵到黎京攻殺鄭宗滅其家黎王見阮氏兄弟殺

鄭宗除後患大喜念無以酬劬阮惠住黎以女妻之阮岳合怒德同廣南五十二年七月黎主朗嗣孫黎維祁立號稱昭通王阮惠在黎京盜去象馬金銀等物於八月中同妻小回廣南昭通王聞之即差官整奪回象五十阮惠到廣南又被阮岳搶去馬匹等物從此兄弟不睦阮惠別居富春壘造城圍差其將節制阮任領兵攻黎京黎京因罔廢民殘無糧草准備再被攻遂破貢整戰死昭通王奔山南其餘黎氏子孫眷屬不知去向阮任遂據黎城城內人民俱已逃散各鎮守府州縣逃者逃降者降阮任即派其黨分守要口亦有謀篡之心而翁星司黎維

謹現降賊受崇讓公之封矣景興王有三十八子均平常昭通王爲長子次子維祁被賊獲解黎京其叔維謹因昭通王曾殺其庶子三爲此報仇唆使阮賊殺維祁三弟維祇逃匿保樂州波逢厥有昭通王眷屬約二百餘人避難武岩縣五十三年四月中阮惠領兵數萬復到黎京夥黨多人倚仗聲勢假意說阮任欺主乃斬任差人請嗣君復位嗣君即昭通王也知其心懷叵測又殺弟維祁不肯出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住黎京拆毀城內宮室廟宇磚石木料掠括婦女財物從水路搬運回富春只留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六州一百一十八縣投降阮賊者甚多惟有宣光興化未降此時黎王眷屬人等自黎京失散要往廣西地方走到粵西接壤內地沿河賊叫救命賊見官兵方纔退回老幼眷口涉水渡河保全性命其詞如此又粵撫容開安南國王嗣孫眷屬隨從夷目花名冊云阮氏玉素係黎維祁之母也阮氏玉瑞係黎維祁之妻也黎維詮三歲係黎維祁之子也其有職男子六人阮輝宿阮國棟阮廷枚不是阮岳一家黃益曉范廷權黎倜不是黎王一家有位婦女六口阮氏康阮氏推阮氏才阮氏緣阮氏玖阮氏青隨僕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公與提督烏公奏經

以兵八千往初元時征安南以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然彼由廣西起抵安南近今雲南距之遠乃設二十五臺站運糧四萬石運夫二萬名馬二千匹牛二千頭每臺運夫四百名兵丁廿名馬十匹餘夫餘馬以備應接往來設臺百馬自關起至宣光鎮止共二十臺計程一千一百里馬自關開化爲內地乃開化司馬所治出關二十里至達號寨有小河一道名咒河即交阯界矣達號三十里至都龍有都龍銅廠都龍五十里至箐口崎嶇險要過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溫河過溪

三無村落南溫河四十里至竹瓦房過溪四路崎嶇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嶇過溪四上坡四清水河六十里至安邊過溪六不用弔橋大坡一安邊過渡七十里至富靈社路險不一無村落富靈社七十里至沙油崎嶇平坦不一無村落沙油八十里至沙巧崎嶇險要過溪二十二石坡三上坡三無村落沙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嶇平坦不一過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廊嶺過溪四無村落廊嶺八十里至大蠻州過賀良社賀良社六十里至賀良下畔至福安縣冗律八十里冗律過大河至雄異總上畔七十里雄異總上畔至下畔七十里異總



下畔至宣光鎮至黎城尚有八日程其地平坦過渡瀘河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馬白關至安邊二百九十里自安邊至大蠻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蠻州至宣光二百六十里總計一千二百里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師孫率廣西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由諒山進十一月十三日敗賊於壽昌江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黎京定嗣孫維祁位蓋滇師進攻時而安南已平定矣會有班師之令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撤臺回滇

按滇師所以直進無阻者由黃文通為之開路也文通為黎氏臣忠於黎氏既之亂黎國人多叛從阮文通獨為黎氏守會大兵南征文通因為滇師開路千餘里師行裀席粵師之覆滇師獨得振旅歸非黃文通之功乎明嘉靖時莫登庸亂黎武文淵為黎守事正與黃文通類時汪文盛撫滇詞得之招文淵且為之請於朝賜文淵父子一門冠帶文淵盡力進地圖自為嚮導以進兵請滇出師屯蓮花灘以潰其腹心於是登庸懼泥首聽命卒存黎氏賞行於粵謀出於滇封疆大臣實心為封疆任事如汪公者不令人曠世相感乎惜乎文通不遇汪公不能如武文淵得以遂其前志存黎民黎亡而亦哀乎凡封疆有事須稽考古來之前迹與近代之成案謀乃出於萬全制馭蠻荒乃得其勝算莫盛而黎微宜扶黎以分莫之勢厥後黎強而莫弱又存莫不許其并吞兩存而俱利即兩敵而相防蠻人之黨既離不得不各為我邊守以獻媚效功莫與黎之往事前人既已行之而今阮與黎又豈異乎故制蠻之道使兩家互牽制不使歸於一家此皆在成案中未有檢而察之者耳

從征安南記

漢唐用兵安南皆由廣東進宋由廣西其由雲南始自元初世祖爲太弟時平大理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末附者憲宗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次交趾境遣徹徹都等分道並進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兀良合台倍道進其子阿术殿後而以徹徹都爲先鋒連戰敗之遂入其國國王陳日煃竄海島元人屠其城居九日班師八年日煃稱國於光昺會元以諸王不花鎮雲南光昺因之以納款時世祖已卽位中統二年封光昺爲安南國王蓋元初伐雲南攸占城路由雲南時兩廣屬宋宋尚存自安南受封後使傳之通止由海闍黎花往來至元十三年元平

宋天下歸一十五年勑使臣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二十二年元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取道安南安南逆命遂移兵以攻之入其國日烜遁去而唐兀解唆都等亦自占城進共入安南取地二千餘里王宮與所因與鎮南王軍合進至膠海口終不得日烜乃還師二十三年再大舉南伐日烜復棄城走六月以湖南宣慰使言卽日下詔止軍二十四年復征安南二十五年日烜復走入海不可得仍引還時徹雲南兵六千命愛魯引其兵還雲南然元人四次用兵於安南其始也兀良合台由雲南征之未知所由之路其卽今師行之路否也其所謂抵安

南京北洮江上今蒙自蓮花江之下流卽洮江則是亦由斯路矣明時占城尚與雲南連界後爲黎氏所并則是二次之征安南大軍雖自廣西唆都等兵仍由雲南進蓋與明初之征安南主以英國輔以黔國相似也黔國之始征也自雲南至白鶴則今白鶴祉也其繼征也敗於生厥江宣德二年黔國軍至水尾造船將進閻王迴與賊議和引退爲賊所乘大敗英國四征安南皆會黔國行黔國進兵大抵卽今所行者然據元明之地而稽之於今尚不能盡得況漢唐所舉之地名古蹟歷年已久且淪爲異域垂七八百年不繫付之茫茫載籍念前明之代安南歸中國者十九年使不致再陷傑得從容宣遊豈不甚幸惜乎班師之後仍爲外區也風土之異物產之奇昔以爲秦徙餘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勝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入所安沈綿塗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誠有然矣至威驩以南麏麚滿岡鳴呦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敢日彌山松原以酉烏獸馴民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率不踰仞倉庚恢春於其北翡翠熙景於其南若其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筆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滿烟澈柱交柄居服之

得道時禽異羽翔翔間關鶴鶴比翼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者亦無處無之其白田白穀亦田赤穀稻稅再熟縣貢八蠻文狨之人越嶲之鼓安陽之琴象浦之標馬首之魚左飛之虎蝕船蟲細蛤潛沈想馬新息之威靈追檀雲杜之武烈以今證昔古之人眞不可及乎昔豫章俞益期性剛直與韓康伯書云惟槟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以悅長者之目今人恨深今親睹象馬之單閼歷珍奇之鼓固已飽聞而縅見之因爲此記以示於閤門諸公庶比於圖寫檳榔而不遠俞益期之餘恨者也

白古外紀

白古一曰百古地諸番之會商酌合輳故國富饒其民沿海而居駕筏蓋屋閭巷相通人煙連接遠望幾如城市不知其爲浮家泛宅也其屋蓋以柳葉堅厚如飛鳳不能飄或他徙起倚而行騰波入雲拔宅上升無茲快縱堪住處相聯下碇仍復比棟交甍土極沃肥倍於他壤收獲常豐然其俗聚族筏居仰商賈之利已饒給不事耕故沃土成爲曠土近時滇人貿緬有至其地者則頗多村居見滇客則驚喜曰吾老家人也延至其家飲食之村中閭有老家人至各相招其餘黃髮垂髫爭以得見老家人爲樂問滇所以至此則曰傳之故老皆曰吾輩數千人從桂家至此見地廣無居人分散居之此間樂不復思老家然見成俗者亦無處無之其白田白穀亦田赤穀稻稅再熟縣貢八蠻文狨之人越嶲之鼓安陽之琴象浦之標馬首之魚左飛之虎蝕船蟲細蛤潛沈想馬新息之威靈追檀雲杜之武烈以今證昔古之人眞不可及乎昔豫章俞益期性剛直與韓康伯書云惟槟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以悅長者之目今人恨深今親睹象馬之單閼歷珍奇之鼓固已飽聞而縅見之因爲此記以示於閤門諸公庶比於圖寫檳榔而不遠俞益期之餘恨者也

則囊占之爲也顧我軍敗時緬追正急囊占忽出截緬緬始退囊占語漢兵曰我囊占也先夫見害我乃與漢爲仇今太喪師汝翔殘猶追之不已我心不忍故截退緬使汝輩得生歸歸語漢人知囊占以一女子雪恨報仇滅刀某全家招動木邦木梳以援邊界使漢人疲於奔命若使漢不害我夫何至小夷跳梁若此言畢拭淚揮其隊而去不復見宮裏雁死桂家盡散而其族在白古者甚多如蜂巢之雄於胡麻白古地方大二千里而至於海蓋海濱之國也坤輿全圖註白古與緬甸並亦不小矣夫距微外極遠比於風災鬼難之域何以有桂家耶說者謂當

曰咒水杯殘蠻與突發諸臣遘難桂家乘閒得脫遠竄於白古而君之猶楚叔熊之逃難於濮而蠻也辦桂家者但取能了事謂已殪戕而桂家乃故在史稱周王子孫流入暹羅者八十人其即桂家也歟夫曰八十人計其隨從必且數千從容南行至於暹羅而無所阻即厥徒之桂家與敏家出入內地外地間亦縱橫自如想咒水設機時酋有掠客奪主之恐但一分散即無憂非必欲盡殲之故任其與從亡之衆俱遠去迨機來取索假貌似者以塞之主是役者恐遠行日久跡或露故以縶閩究不傳有家墓是可疑也緬城爲大金沙江所經其下爲暹羅又下

爲白古桂家君白古久落於蠻如山海經所載驩頭羽民之國之奇奇怪怪不可以常情常理測每每如此

師範曰浮家泛宅內地恆有之然皆小漁艇耳惟湖南木筏其長竟洲上建屋成衢巷且開菜地白古民盡筏居由材木易取故爭爲之浮海必以筏巨筏亦曰槎能鎮大風浪寸欲乘桴以無所取材而止山東本無此巨木故浮海之桴鮮成

木客乘桴止圖販木又無向若之思每嘆曰古筏居者之遠行自如由於取材之易聖賢多質言粗解之理自至遇爲深索不幾反覆以欺其弟子耶○貌似塞責之說惜白石翁亦未深考耳永明之繼俱有日月可証所云桂家者不過隨從之屬非必桂王而後謂之桂家也若韓淮陰之與李贊皇其後或爲韋土司或爲崖州猺人又當別論矣識者裁之丁卯

巧夕

藝文第一冊

山海經　水經注

駱賓王唐行軍司馬

破諾沒弄等露布　破蒙嶮露布

韋皐唐西川節度使

同南詔破吐番露布

樊綽唐安南判官牛　譏唐西川節度使

高駢唐西川節度使

奏上蠻書序　復南詔坦綰書

回雲南牒　胡曾代高駢再回雲南牒

失名

西南備邊錄序　序中子李德裕徐雲虔俱稱臣其出自唐人無疑按字下似宋元評書語

范祖禹宋承相

高駢破南詔論

程文海元學士

平雲南碑

李源道元學士

重修崇聖寺碑

陳天祥元尚書

論征西南夷疏

郭松年元經行使

大理行記

虞　集元學士

大理事略序

楊材照元宣慰使

寶興寺碑

閻邱均唐刺史

王仁求碑

劉　球明修撰江西安福人

諫伐麓川疏

詹　英河西縣訓導貴州普安人

征麓川狀略

何孟春巡撫湖廣郴州人

復永昌府治疏

郭　璞　巡按江西新城人

請巡撫兼治東川疏

毛　堪　巡按江南吳縣人

議恤錄名臣疏

山海經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　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
大茆順　陰水出焉西　流注于洛
兩音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　芘草一名芘蕨　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中藥紫也　耳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　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芘
碧

水經注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又
山海經曰南海之　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
云灰野之山有樹　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
極也淮南子曰若　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
原離騷天問曰羲　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
所也黑水之間厥　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泓
流間關蜀土黃帝　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
爲諸侯焉娶蜀山　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
帝位來少皞金官　之政以水德王感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

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漢志作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巂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南逕髦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本注字下有之字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莋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謂之河河中有越巂山有鳶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爲越巂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爲宰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鬲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巂水即繩若矣又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温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煑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於温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廢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胎銅謂銅璞也）以羊祀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南夸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

多誤食烏啄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李奇云牧靡即升麻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繩繩水又逕越巂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阜水水出阜水縣而東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一本作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十八百許里舊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縮堂頊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

天故哀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大寧二年李驤等侵越獠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帢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郡（朱本作縣）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絶遠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爲作人（華陽國志作爲作人）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逕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支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時（宋本作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東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

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爲之語曰楢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氣與天通看都薄泚住枉呼尹康降賈子老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類阪其艱嶮如此也（看都一語未詳華陽國志云虞降賈子左擔七里扳康降屯名也華陽志云建寧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緜谷鼓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又東北至棳道縣入於江

若水至棳道縣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人若又言注繩亦成言至棳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

以當之水有孝子石西（宋本作昔縣人有陳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裔水夫爲出平石至江裔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華陽國志孝子陳通爲母汲江水供給夫爲出平石生江中）

淹水出越雋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蜻蛉縣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

藝文

神馬彭彭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西東入於若水

淹水逕縣之西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爲益州郡郡有葉榆縣西北十里有弔烏山衆鳥千百爲羣當船也多音多鹿崩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二百餘里葦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者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雀來弔夜然火而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傳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曰弔烏（郭義恭廣志作弔烏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地李彤四部云弔烏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後漢書作沙壺）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後漢書作託）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尊有皆畫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崩民（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革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夸鹿多注云夸音蒲佳反絙竹木爲筏以多音多）鹿崩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二百餘里葦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者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

藝文

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自遣使道（一作越）嶲奉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平郡（永平十二年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棄榆六百餘里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藏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柏縣也（秦藏濮作僕雙柏二縣名）榆水自澤又東北逕葉榆縣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蝦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伏流潰其阿洎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賨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盤町當作盤盯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盤盯山出銀鉛注云盤音呼鳥反）東逕賨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泠出進桑關

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進桑縣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麋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賨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於交阯

溫水出牂牁夜郎縣（故夜郎侯國也漢興以爲縣于茅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指與遂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虒山晉地道記曰高山出錫黑如漆火燒之成銅有同虒而東逕臺（一作談）藥縣有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毘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木耳夸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
耳環鐵裹金 雖曰山居土羌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
於當作 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池
一作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下流淺狹之字 池中有鼉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霍彪言晉寧郡滇池縣雨神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也
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漢地理志溫州有葉榆縣溫水又東南逕牂牁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橋水注之水上

承俞元一作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於之毋掇縣東王莽更名有掇也與南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與俞元縣在河源洲仁又有雲平縣王莽更名勝棧縣梁水又東逕毋掇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於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晉興古治宛溫縣漢志牂牁郡有宛溫縣疑誤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曰下通得梁水之稱是

以劉禪分與古之艋南遂都於梁水縣也溫水東南逕鎮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
按山海經所紀洱水現有可指餘出當以意會而道里方位不大相遠水經注終有錯簡檢榆水不合艋江溫水不逕俞元也溫水即瀘洛水即瀾滄若水即金沙合各繫中之水道以証之則滇南山川若指上羅紋奏戊辰立秋後五日老灌

夫師鮑記于鄧江縣署之抱甕軒
唐駱賓王姚州道破諸洨弄楊虔柳盛布
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擒者就日然則陳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王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伐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元功不宰混大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仁壽而得夢聞文教以滑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千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主奇肱僬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瞼和舍筵浮竹遺嗣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

鄉人留食歲之性日若昌明順獨帝道還融顏亦削左種而被朝衣解椎髻而弁諱起而射狼有性梟獍鄉助輒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據七部以稽誅張騫亂邊開通西域撫州郡用是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六月二十一日軍次三腦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等供山連絡十部總有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圍辭千里兩道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鳥喬林而揚月陵鑾有假道之標故崇嶽以隱天陽烏無迴翼之地舉危求馬路絕憑車眩據臨危之形乘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蜎起蜂飛驅雜種

以挺災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毒以爲創敵以懽來遠者理或存於德教化敗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前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諄之以信重繒陳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創不渝皇禹之盟地後丹駭詞屢殫於諭蜀俗通粟匱不懷於吠堯員遣左三軍子總管衛還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元暕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危旆而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獸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臣等率守左衛滿官府左果毅許恢秀等橫玉磬以高臨懸金鉦而直道元雲結陣影密西郊赤暈揮鋒氣衝南斗颺塵埃而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

匝地白日爲之晝昏青霧氛祲以稽天洽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烏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青而爲泉似變長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既而昭鑒高奔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避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昏蛇形之陣揚鏖擊之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按行罪無赦於誅誅五部雄才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劇孟之陷城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梟鵬狼以揚威觀扉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景以潰奔

冰滅跡掃庭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諸沒弄揚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險和會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虔體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普魏臣賦蜀徒聞蔣舊之奇漢使開邛獲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林萬里纏疏苑圃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贄蠢茲蠻貊敢亂天常犄亦熛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蔭阿嚴邑千重望秦阜以相傾崤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通交阯抗銅柱以爲鄰俗帶巨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滴毒霧竹浮三節筆與外域之源木化九隆肇作中原之患年將千禩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煽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筰之議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損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螭載玉拓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

玉弩垂芒海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耕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閫自招乘傒候順秋帝以揚旌終飾臨邊延夜郎以礪劍雲開萬穴旆轉邛山峻坂九折之危譙忘襜帶瀕池漏江之固曾失藩籬惟逆賊設蒙險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倫安地接洞雞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來見於擇吾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感愾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扣轅門而頓顙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逾肆九頭之暴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僞耳椎髻之徒千里雾合鑿齒雕題

之孽一呼雲屯蔓石齒以開營拒巖檄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戟寶之山絶壑憑霄似敢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旗陰接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躡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鄧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三千絶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亞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士酋識天

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犯亡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都五丁氣摧元雲橋貫白日喑嗚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白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峯頓切守陴之哭積良顱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封唯賊帥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敵之心猶率馬軍平川轉鬬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蟠四溟爲之變色副總管某某者忠惟衛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臨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摹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鬬如戰麋君之魂窮鳥尚飛似驚杜宇之魄斬甲辣險揚兵東西二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躡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鄧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三千絶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亞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士酋識天之命然後班師遵水振旅禹山建業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

虜荒厥壤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拳人祝堯兆皇基於千
歲繼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
坤元蓋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並元謀廣運
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巖底定豈臣等揆戈壞
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簡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葉衛而獻捷大
帝城規閫杖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
馬朝散大夫守儁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暉奉露布以聞
謹資器械別簿錄上

露布破吐蕃露布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皐等言臣聞兵應者
勝義者王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軌貞觀則同羅
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歼曩日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
鳳翔虐河源武帥憑虐月竽率甯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
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宜昭義問救甯武
功積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藏慘爽仰太和鼴
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等坊各修貢
職條枝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牧土
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職戎寧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劒鑾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填敢於深入鑾蹕至於親
屯擾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遵使以結和清水之
盟未乾好畤之師已衆指涇靈而徵駱閫鹽夏以搏虛夷德無
厭弗悔祖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袁甲之謀蠢爾爲雠歼厥胥
祈容納南詔慕化申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庶人之卒百
僚同不離心頡頏於遠受命於東燕豺輸致騎之勁晉戎成犄
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戎和之郛壹寘匿於龍荒復
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睥隍修戈矛與同儕靡室家不遑
處臣等詰奮其旅以殲乃雠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甯
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顥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
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衛度大使論莽熱將朔方之衆
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討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速運執訊矯
獫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盧魚潰颿脫兔
幹谷靜山空自就焉書之僇扉域滅沈聞智盛之降斯皆廟
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

中之賊勒切滇池之莊蹻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敞王所愾開遠門謁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嚴受俘重覩崑邱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奏進蠻書序

臣伏查數年之間州鎮釁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殘薄兼緣安南于大中年間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倚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察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誤陷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又煞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名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二十四口并陷蠻賊臣夙夜憂憶本使察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尚據安南今江源并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誤陷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又煞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名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原刻牛叢貴南詔書已見典故中庚午八月補此

牛叢復報南詔坦綽書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蕞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萬有華風變濁稅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

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
送書並已囚縶候於軍前用以懾鼓今發遣鄧龍段首遷二人
特此報書
高駢回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照萬
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西屆流沙北通陰山南抵
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
舉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蹔蹤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

且以蠛蚋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鴛鳳之羽翼擬接燦霄雲南
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禮降使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
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阯兩俘邛蜀一劫黔
巫城池皆爲灰燼士庶盡爲幽囚宛轉悲胸襟罔知悛革吞越雋
之舊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阯都護不閑
堙兵朗寧元戎未解涕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
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勒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
鎮正馬不回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贊衛段酋遷斬首騎將麻光

多欣慰何極實以仁同邊鎮纔到潞雖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
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眞哔尚呼南詔之佳名當兒大朝
之美號要從徵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雕
題扇縣缺舌折膝亦服來庭毳裘入貢益以深明豹略精究龍
韜彼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
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處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
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明宵虔劉我交阯取
我越儁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

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
況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
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
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
之聖猶輦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蕩蕩無立錐之地者蓋無
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
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
望者乎漢丞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合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於
咸陽鬼哭蛇
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頡彭不過部將
卄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乃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止於匏乎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兵時存
望不知愧數亥恃强篡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
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元以
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强何
足恃也周王杖鉞于畝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川
蓋明公見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
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剋剔孕婦塗炭
生靈剖賢人之心慘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

譽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鄙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均徵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為巡幸之資糧虎噬翠賢猱蒸庶毋淨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崇詩宰輔倘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僕雖擁絳紗素軨黃

石既探師律亦識兵機奉詔鎮歷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即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塤篪情猶瓜葛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勞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以來騷

擾蕃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鰥人之夫俘人骨髓僕乘其使人暴露羸弱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抱雞拂狸不餘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伏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摧亟登勢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史彼國將帥之强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訪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嫻五賊而欲泥封陶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 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蒲實啻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譬姬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茹息不務通和何示荒

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使命抗辭但百谷不趨
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書胥
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
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
柳建鼓鼙命車指南涉雋弔民渡瀘會獵繼齊舜之次谷紹
秦趙之灑池便是行人豈遣佳衆皇帝聖旨已具前緘茲聞臣
下不復多談悉垂忠告謹牒

西南備邊錄序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
維蜀西陲戎索南接蠻服皆在申葉武剋不剛蠢賊內訌蛇豨
鴟食表攘裏拓猶懼侵軼夫陰謀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
并謀合智料敵勞扼地險討師實兩備邊錄作鳥即十三卷之
簡兒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
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既城薄伐于西
文王其勤也獫狁既攘翦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鍼芒瀉氣蟄穴
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
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

有錄誤于天寶九州別錄生于貞元御覽新錄奏于元和元振
進安邊之策啟與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詳已然之
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
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虞盛際德威揚扢槩突
厥東瞻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悖武嬉喪羊于易亡喪閑
覆河隴失險縮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
垠我圉孔棘有守曰皐鑿青谿道要窮蠻好猗鹿效順纂集事
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圖戶誨盜戎膺雖聾蠻禍始萌徑大成
都如升虛邑虛之君臣日旰食矣疇咨良翰矯失刷恥爰命德

裕抗旌秉鉞葺殘詹怯攻紀其政乃建籓邊之樓凡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餉虜騎之數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撫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
器械靡不飭大渡孰制瀘以伏義榮經孰控城以翼雅州
阨戚以柔遠復邛棘門徙越巂治而鑾之齒寒相救維州
鄧壁而虎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都故實外夷情
狀廬分纖析燦如指掌翔立陣圖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
卷而第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祀迨會昌中裴

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固敵孔熾而霆雷之匪頒書沈幾曷克蹤茲藏之禁扃削在邊鄙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怕憂奸暇懷燕安之毒玩鷁擊之形河湟歸疆西傾無騎墟矣厲階之梗帷蠻爲甚飭棨及米絲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則閎然入戶庭矣夔先于事事至而憂矣雲虔之錄以邕備蠻則閎然入戶庭矣夔先于事事至而憂矣翅錄石之差與據往鑒新不可不悉忠於微眇也易之塞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蠻文

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宋范祖禹高駢破南詔論

蠻夷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伐閩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

元程文海平雲南碑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蠻南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緣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瀘閱旬六艦八月絕瀘踰點蒼分軍爲三道參錯掩擊屢合屢北遂俘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

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雪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及其相高太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皆潰與智奔善闡追及太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元良合台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與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何部寨六十一兒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慿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著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鼓以雷霆以風雨以行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滌被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渙然而溫瀜然而濯翕然而同廓然而順有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俠人若詹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來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今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諭之諄諄鑿池蓄習再駕而後攻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窮理天下也而世猶頌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灑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奕奕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皆賴之嗚呼盛哉臣事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昭廣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鼓以雷霆以風雨以行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跖鳶繁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滌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不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荒點蒼蒼禹跡毚牆井鉞參

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顒作詩降祥嗟爾耆倪視此勿忘

李源道重修崇聖寺碑記

大梁彫而皇極立太陽昇而燭火息聖人作而海宇一也昔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聖之姿貴介之弟肅振天威奮揚神武大舉六師總征雲南一鼓而出蕭關再駕而克大理惟大理西南彝之巨防段氏國之餘三百年天戈一舉望風底定而居民安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屬皆在保有使永其世祀巍巍乎神武不殺之仁振古蔑以加矣段氏感被世祖好生之德於是發願大建佛宇以祝延皇元萬世靈長之祚也崇聖寺在點蒼

山下蒙氏之所創也寺院炎段氏武定公實出巳財繕治莊嚴經像殿廡奐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巨麗與山埒佳持僧曰覺性亦雨被璽書寺益顯矣予自翰林國史出參滇省段隆遣介走書請曰昔者清獻趙公知杭以龍山妙因院爲錢氏衰忠觀文忠蘇公作碑以紀之我先人臣屬天朝勤勞王家建崇聖佛刹思報國恩敢請太史之文如錢氏故事刻先世功德於寺以垂示方來予按吳越國錢俶三世歷八十一年以十三州之地歸命於宋未聞有宣力之功也段氏以三百年萬里之土納款於朝厥祖興智奉命四征不庭深入邕廣日南之區而死於事中統初武定公入覲上嘉之錫以金虎符俾領舊土公受命以來益自奮勵撫綏蠻彝選練士卒攻善開下拓城兒新興取尋甸挫舍利畏三十萬帥於滇海之上破擒多羅十餘萬衆於洱水之濱有制褒之曰段實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典以彰同視之仁大哉王言以見公之忠勤簡知於上當不在錢氏下及隆繼參大政七覲闕庭賞賚無算寵褒大推崇生榮死哀以裕厥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十數人嗚呼國家所以待段氏者可謂渥矣而段氏所以思報國恩者將安取衷耶嘗試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天地以行其道而運不息之機猶之雨露不擇地而墜庶類蒙之以生植夫佩嘗貴報於人哉然人蒙厚施而思有以報之亦理之常無足怪者爲段氏之子孫者無他焉在乎遷善遠惡無差爾祖爲爾民以悲願慈生靈以忠勤報國家如斯而已矣夫如是天且佑之而況於佛乎天人相感將見彼爾休風介爾冥福不特若子若孫克承其世祀將一方生民咸躋仁壽之域矣

陳天祥 論征西南夷章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而已可強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

歲行省左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入其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合皇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四湖廣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南湖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搶負自已糧食者過計二

十餘萬旦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救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途之米白此以後又當何如比聞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隘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餓疲病死亡將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古城交阯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大士一兵之益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云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勢民擾未見休期止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害捐弃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既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速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差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知未須竟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允國綏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

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源江而上軍自足矣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仍恩以柔其心留兵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兵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屯聚者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蠻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

成塔復舍恩任威以蹈深之禍
也

按陳天祥當元初政績甚多其疏論盧世榮之奸遂伏誅可
謂功在社稷矣此章上而不報竟謝病去年八十卒謚文忠
前志茂簡此疏太略今從本傳鈔出治安南表者與明劉球
之疏詹英之狀惕然讀而往復之可也

郭松年大理府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甯鎮
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石

巖崇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何馬川源坦夷山勢回合周
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光如鏡可
鑒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蘢
罩郡城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居群雲之南因改今名西行三
十餘里至品何按唐史雲南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
減雲南而民種畴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達
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有石馬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諱避
莫敢踐踏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
永其高壁危嶂蹕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
關爲北入大理名龍尾關郎蒙氏之所築也西
雲南品何相埒居民湊集禾麥蔽野縣西石崖斷絕其色如雪

陳音乃點蒼之泰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土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巂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誅得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紀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撰文其碑今在邑庶代宗大歷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石羊首畔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貿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陀龍

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險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歎哉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昆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偪唐末五姓衰亂之世實與中國抗衡宋與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及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疊翠四時不消上則高河賓海泉源嘈湧永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

風噓雲神龍所宅咸罕而稱慈悲昭著派爲十八溪匯洛飛瀑瀉於碧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晻靄功利布散城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亭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四百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大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齊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遣大臣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此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流潺湲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謐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

滇繫八之藝文
千里皆奠若此也
虞集大理事略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地方廣袤里
者勿能定既即位莫海內使省臣賽典
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
多材能樂事朝廷
以命吏而爲吏者
其人而漁食之無
其人其人故暴悍
死矣豈其情也故
者格於貪吏以自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閫之地當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
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鎮山樞密宜慰烏蠻烏蠻
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
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誌略四卷
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
阨裒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末嘗不簡仰而
興歎也其志曰張喬勃奸滑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
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吏萬戍舍皆隨服隨
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傷戶張虔陀以淫

虐致亂此於事理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
尚有所覽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楊才照與寶寺碑銘
蓋聞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鈞之上
體至虛之宅無毒無門通不惘之方何自何執出入五物誰測
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太始者由之揆務佐成
物者宗之致能形象分面變化斯彰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疑
易簡之理昭升久大之功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
遂知生死之說自有適有難保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無況於

風浪之起聖寂起虛元覺大覺忽目隨眠澄心墮體弗諉四誓
之言永矢大千之化觀淨性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髮於脇生
嘗匹虹渚昭四門之遠誡忻厭蹤而交懷甘六成之幽求苦樂
孰真非道述求舊於遠評之式濟維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於
道場吉祥暫銷單坐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惕與尸光縱混同
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窟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擢我
人指恒河以明生滅大殺勞取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沙輪妙演
於三時不言而自治相忘照之極耀國部國靈動帝聲之大音
頒禮俱折遂使九十六種賈魚而聽命三十六品拔茅以威靈

闡微座而開大徑須寶城而振諸力莫不十慶成於六趣捐聞
柬名實者息有於元圃尚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鷲子
奉命于祇園暫上天宮優王遂興于檀像即穢土以闓淨利寄
有相以建真常欲使作三界之歸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悅惚
無得而稱焉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捌也年鍾
建極公佐兵機稅蜀衝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
內則翼扇真風心忘於法卜茲勝地捌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
圮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大明祖定遠將軍
高明清考牧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之長子也積剛蒙之粹

德鍾嶽瀆之休靈清明在躬躬之萬尋率匡救於明朝善彌縫於霸業降德惟忻遇種披恩未
殫及人戰則如神鄧圮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載
忻四蒙功高五霸踰城光
特異風蘊風雲之氣早實
識璞之歲閑桂有芬志高
更堅龍行而異虺吞聲鶚
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
邿以百里之命奉旨則仁聲已洽下
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遲而滿路逸民傲吏畯考槃以

登朝乃照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庭燎以思賢振
華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民識廉恥咸習謙于之風家
足農桑旁盡孟軻之志緝理之暇澡德元源恨不手布黃金辭
齊肩于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慟
斯藍之燔燬遂乃侯子來之衆鳩心竭之工妙啟新模式仍舊
貫七棟下宇遂合大壯之宜矢棘翼飛嶠起斯干之勢窮山水
之幽致盡煙霞之佳趣西則松風發夕鷺閒苔空之音南則江
月殘朝忽記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
盼釣磯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華州之佳境也夫作

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風粗陳風烈其詞曰率性曰道妙物
稱神混成天地獨化陶鈞形象乃分剛柔斯判幽明迭興生死
相換幻夢勿固風浪非常至寂豈黙元覽獨章四積弗綴八相
斯暇端景固天微鷹衛祉四門昭戒六載幽求道成樹下法演
鷲頭鷲子標藍塡主刻像三界歸依羣生瞻仰偉哉此寺肇自
楊公心忘於法事竭於忠朔此德基忽遇煨燼不絕人望挺生
公子明祖靜城顯考廷邊積善餘慶托嗣家延委事天倫敬而
無失恭履秋霜反垂冬日難則慼試位乃居謙擢以百里德化
清廉政理之餘留心喜捨想布黃金思題白馬乃仍舊貫式建

仁祠於斯盡制大壯德宜元功既擬眞珉可紀其彼天長盡善
盡美

唐岡邱均河東州刺史于仁求碑銘

夫神有所服謂之威威無大者則不能以
服德非厚者則不能以獨宗是故靈鳳騰絕於雲氣附從衆鳥
猛虎跼踞於山林震慴百獸豈其緑飾毛羽以表威類之殊歷
利爪牙以取羣雄之勢蓋才力所素出若象所自至固其然也
柳圌豬汗明珠多役於西域異物奇玩必致於南州期於服用
法爲充光內府千金是資萬乘爲器者何必願池隍而先貢鼈

幽荒而辟錄哉君諱仁求安寧郡人也其胄出於太原因遷播
而在焉十有餘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者顯之美稱高汾晉若
忠節毅氣克纘於家風佐代經時歷譜於史策被邠今古無及
其詳昔有莫之哀乘稷不務至乎不留用失其宜自氣於戎狄
之間莫大於先君之業守以敦篤奉以忠信繼世其德不泰前
人掇之其倫庶以匹合清懿有矚所居必聞而太伯逃吳文身
之風既習少卿降虜幔之化無遠夫豈厭好典文甘心樸野
事有與逸安石恆高其宜時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
鴈翰具英爽風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驟足整於長途轉隋大

都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劉宏望賢於十部陶侃榮直於八州
君遇行進之秀德膺鬼神之靈會道與其貌天亶乃聰明月在
恢埳霄溢目謂海蓋廣宏量淳澹而愈深謂山峯高而雖仰智則有達明則能通推可而斯行擇善而後動不專於
所欲不爲於所求和說所以久持貞果所以立斷倫敘多其信
行州里高其義聲大略觀書知風聽樂擊劍盡騰猴之術操弓
過飲羽之妙可以往視爾事匡飭汝邦故王制輔成以備貢賦
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君有運理羣物之
才懷嘉保邊裔之略無待累次宜綵藩條出身使持節河東州

諸軍事河東州刺史加上護軍由乎大翼負風凌天池以絕奮
巨鱗激水明孟豬而一宿乃若訓以生聚之方開其資財之道
顧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
力役齊平教化清淨通其緩儉人不倦愛其書使人以時賞及
馬牛風肥土域庶心咸服異俗爭歸雖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
俗然其一變風聲稱爲賢吏矣初以將來寵於大國以和其民
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自前漢六代來外
事有與逸安石恆高其宜時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
鴈翰具英爽風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驟足整於長途轉隋大
隅畏荒垂不能爲中國輕重時復廢棄但云蠻靡君以地形平

衍生殖豐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縣以庶畜在乎唐運實勸其
勤孰與使者唐家疆略南地轉粟深於鶩恐發卒至於殘傷可
同日論哉貪戾若長負遠放命災我城邑迺我平人陽瓜州刺
史蒙瞼實始其亂咸亨之歲大擾皇將失律元兇莫懲君
武則虓闞義以憤惋擐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登滅其猾狂
之種殲厥逋誅之帥遐垠是賴到於今而克甯黜在王室藏於
盟府則侯子綱吾破虜截級中國蒙其惠帝王勞其身曾何足
尚嚴遒所謂周密無形爲計謀主堅弼不變爲國家杜者已鳴
呼舟日故矣誰留於變化梁其壞乎已非厥疇昔聖賢皆死天

道何謂粵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四十四長子
雲摩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
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善寶炳靈濱水降
神閼山嵩岳有鍾簡貴不雜音儀明乎秋月詞令潤乎春雲如
蘭之精猶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忘不刻誠立無易於暗昏言出
必應於遠邇故能保世滋大昭前之光鳴將驚人飛而食肉張
博望收庸於屬國魏獻于受錢於和戎功撰亮乘職阻中外雖
則符守方鎮恆以宿衛京都至於朝廷班爵之儀彝倫上下之
敘樂縣禮物之數軍塵國憲之容莫不悉懷胄襟流入骨髓乃

純固振鱗洪波壞首天路開道郡道招攜款塞西此兒驕悍玆
氛霧高烈時暢懋賞維嘉敦愛種落輔助邦家嘗圖仁善享壽
宜遐奈何不續黃鳥嗟嗟先以遠日安其宅兆葬門將閉陰堂
不晚羅漢靡烟哀樓山鳥行人墮淚空見銘表

雲南諸蠻之服於唐鸚鵡爲爾延至武壑往測以送四方振
陽邊境動搖王公父子以滇人奮志功名列爵五等鴻功大
業史皆淹沒不傳閭邱均文無足數人非可錄茫王仁求之
名得此而不朽墓銘之所繫願不孟堅哉丁卯六日師範手記

明劉球諫伐滇川疏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懸任發素率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勞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詠舍無係輕重悉書原其罪罰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恐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

動衆分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雖其未即擾動正宜以時防禦廼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勝遊如周漢之於玁狁何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惟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星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飭邊臣巡視瀋箐滿坦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詹英陳言征麓川狀略

嘗謂邊彝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

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慎求已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襲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嘗殄滅子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事二三百損用夫五六百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紀綵絹疋密散富豪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掉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弁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爲名盡留自用醜行過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一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廣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用木石擂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益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貽

遥疆矣計第事拙只得班師已將
罪付之無可柰何抑又古之爲將
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
以衝突陷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
動輒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
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
姑經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
史李密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
曾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

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
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
昌犯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
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
康營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
解天怒下滿士心則滇南幸

師範曰英貴州普安人官河西縣教諭狀既上命往軍前効
力英懼囌等中以罪遂匿不出
人耳其他不與也乾隆間大軍征緬動兵二萬分三起所
用夫先期十日數日拘置寺道院及文武廟餓死病
死纍纍相枕藉而點者復以賄
免惟老弱顓愚俾之就役鎖

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夷地漢之永昌郡自元以上皆爲
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於銀生崖甸其地在白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治千餘里其
夷殺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絶無干涉後元以
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
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眞處降附十六
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眞立衛鎭守不恤家乃共推已退土官知
府高某引麓川思任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眞盡夷其城而
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

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
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
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僭爲
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
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
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
之民并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

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鎭夷等
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衛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
不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故
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
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貼
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
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
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鎭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
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
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
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
後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髓剝

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強者爲盜弱者遠逃如
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
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宏治初二三百里
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祼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
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
十年三月城門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
監曾被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其
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主家昌寧老姚寨僅四十里突鄧今

蒲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
要求賞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
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
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
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賓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
夷生淩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益附近
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
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嘘大變固應不遠
臣明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
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
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
覈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千萬於遠夷歲通
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爲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
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釋各差官上棄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
差今科派備賠所以夷民則長懼益深嗟怨益切二司則剝削
愈甚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皇上
人承大統聖聖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戒羣議斷

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
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
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
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
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欠
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
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煙火料絲燈皆於攢
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偏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
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

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
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
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大而魚課之
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廚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
官舍寓民之家有不得已喪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
今指揮等官禀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
百責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
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
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
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舉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

新又如此儻又畏苦畏尼不一陳之皆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
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
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
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為足食倉矣何自正
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
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
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比
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
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

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駕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夠
敵一府之卓隸門庫糧少不夠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
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夠二府之卓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
夠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
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
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靖俱有府有衛即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
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
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
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舉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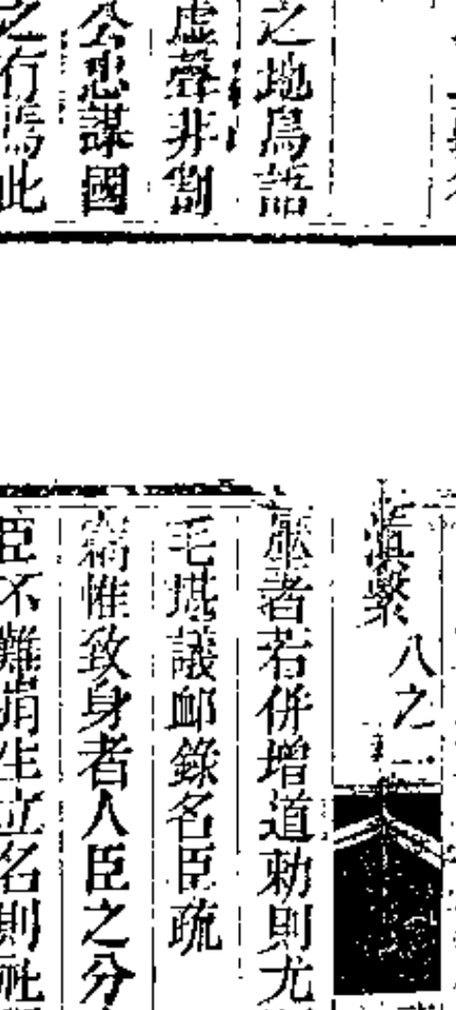
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殄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
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
方幸甚生民幸甚

鄧漢儀請巡撫兼制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酋鄰緬甸南界交阯
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為
藩籬而交阯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
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田疇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
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

弟殘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仰蜀
既以所棄遜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日無
寧晷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
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挾情定罪不
在遜免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
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土民流
訴以近日龍順成餘黨糾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催民回
十八屯盡無一得免者前抵馬龍靖前近日添設官兵一百名
屯在焉問之亦以防守川賊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容
何忽以故臣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

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經收一路之熟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啓口臣等復縻寨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為足疑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夷人喪膽僰統既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兩省者也蜀道二千艱不及衝樞組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踰謂蜀未洞悉厥子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烏語



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靜子羊九衮處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勾中雖設通判一員僅為聯貫永親廢弛土官專制自如緩急調遣有兼倚猶豫猝難翻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為幸曾復求多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各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

滇繫 八之二 藝文

塵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毛憲議郵錄名臣疏

為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指生立名則祉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未霑殊郵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參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宏治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牟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魂沈青塘斯亦慘

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並久在先帝褒嘉遺旨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未酬其烈盍本官天錘正氣嵩嶽所鍾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閉夜臺十九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旌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歷丁丑進士歷陞僉南臺元分巡參政於時適有順寧猛廷瑞與大侯衣赦揩隙警校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爲夷人所信服交阯金騰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特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

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酋持干金壽命本官謂不受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允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之質而金騰路乖其撫議襲擊廷瑞反誣揩木官被論逮槩竟死於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撫臣之屢敗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宜布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貪功之徒乘閒而下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爲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鑒憐彼接踵而逝同夕而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尤人心之不死鎣木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椎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

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亦地成畴惆貧寒則青衿徵福徒失貴已之心致千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被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公議謚典考訂明白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褒也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玉之杕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於俎豆公論定於蓋棺耳目之直稽實之字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

曾鍊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演之孤僻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國以仕於滇之閒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於貴元之間值而觸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況於敝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墳表且給祭田在死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矣孰遺蔆無以糊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記之名宦庶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旣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能此久鬱乎皇上崇尚風

化綜暨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子謚贈廕近且予祭葬如劉蕺贈官與玉同又廕二子矣大聖人之作爲俾不足磨厲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於戍者已蔭死於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尚世衣錦之榮而有功者免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子謚補廕以表直臣李先著即未敢遽議謚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聖治有光矣

藝文第二冊　趙州師範劄軍

蕭　彥　巡撫江南涇縣人
陳末議以備采擇疏
李本固　巡按河南固始人
安插思化疏
周嘉謨　巡撫湖廣景陵人
清理莊田疏
張　紘　左布政陝西富平人
建布政司公廨記
陳　文　右布政江西廬陵人
南壩閘記
商　輅　大學士浙江淳安人
重修按察司署記
楊廷和　大學士四川新都人
新設永昌府治記
毛鳳韶　巡按湖廣麻城人

三節祠記
楊　慎　修撰諡戍迂和子
碧嶢精舍記　定遠縣儒學
馮時可　提學江南吳縣人
傅公祠記
李夢陽　副使河南祥符人
石淙精舍記
崔　銑　尚書河南安陽人
石淙對
石淙賦
陸　深　尚書江南上海人
月塢記
黃　琮　左參政廣東海陽人
修建五華書院記
楊　慎
游點蒼山記
張佳允　提學四川銅梁人

連然新井記

游妥窩温泉記
羅元正 按察使江西人
横山水洞記
王士性 副使浙江臨海人
泛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鄒應龍 巡撫陝西長安人
通靈洞記
楊師孔 僉事江西廬陵人
温泉游記
張佳元
臨安三洞記
王 奎 參議謫戍浙江松陽人
雲龍山記
解一經 知府江西人
游阿盧仙洞記
郎 瑛 布衣浙江仁和人
顔洞小記
黄 衷 巡撫廣東南海人

南明洞天記
錢邦芑 副都御史江南華亭人
華嚴洞記
石洞上潭記
石洞下潭記
尹 伸 敘州人明副使
游文殊巖記
張佳允 銅梁人明提學
游太華山記

肅彥敷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臣聞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爲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適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犁然具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上請者謹開列以聞其一議礦場以便賣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逋負過半而大理爲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

不皆逋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硐頭之利而爲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其弊至此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每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鑛場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不能徧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奸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后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詬語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

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遥往返勤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之區仍夥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選庭其官司關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奸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后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于雲南府于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由雲南係省衛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變錯布往者尋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

旬武定之役烽火達于近郊省城且震動已無論往事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于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縱器械則操捕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瓢不如一人挈之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

所屬故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間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濶禁網不及周故簡傜之難吝獵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士流並列急則憤覓則肆故彈壓之難也一省之中瘠者半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縣令托生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風號遠方爲士人所不樂居其餘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

苗仰膏雨而莘無以慰也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英其特用者當亦不少請乞勅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爲率甲補其四貢如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惕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寓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以遷謫以他途又寓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夫天下未有不能于彼而能于此亦未有不潔于彼而深于此者臣以爲大計有貶黜有遷轉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閒令散處于宇

內之僻地如蓬麻然而毋徒以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弃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靖壽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臨滄孟璉平皆東南境也壞地錯列如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依而沾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參將曰非吾屬也協安之利害寘主焉不相維繫沾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協安之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玆孤且將衡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衝例沾平

之守備可以照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可以震讋諸人莫若照 邊西事例添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制如添平有警則參將 速爲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發有 遲留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參處而事恒止于行文約束一如 邊鎮之議名正而氣脈通而將之兵合其五議襲替以慰夸心國家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統以漢官不識統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

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夸心之子是一議而覺其起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銀所以體之又甚周乃至于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別生事端反覆緊勘者有憂讒畏譏習爲規避者有任憑吏書遲速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率多貧難無以厭吏胥之欲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茲尺地孰非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土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令甲不行于遐方而進退不稟于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國體也土司不勝憤閒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亟問之而土司以其

忿心乘其畏心蓋邊而出乎法之外至于上干天憲如蠻之木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稽誰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重也關夷情也查得萬歷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題欽奉 旨依擬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咨到臣等查得萬歷十年分該有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給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又或曰見催未報又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激之德哉充吏書之囊橐啟土司之攜貳莫大于此臣迄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該道道行該府縣而該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于夸心不拂不必過爲搜求倘有窒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責令布政司于代奏本內備開某土舍于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于某月日勘結該司于某月日代奏如或有年月遲久者顯是留難該部科即行參究如是庶稽敷衍而責成嚴該司懼查參之及已自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速身自不得不急于勘結上可以存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即碓題文身之遣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夸覬夸方之變每

起于土司土司之事每如土司爭襲廣南之文子富州之叔姪其
明鑒也然此循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刀帕岩帕文帕
潤輩各持一詞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
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竊賂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輕
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俟奪率此之由臣觀雲南土司如遮而
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壞居
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
者也試舉爲例貢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一扇存道凡各土官
生有子息令其報各道一切嫡庶少長之倫于籍而記存之毋

委吏責記壞于取而譴貶之毋雜之別系其二房則登記送百
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兎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
而按之耳有告訐則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
其弱愛之計奪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
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見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
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
未有不明而記載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乎其七議
定疆以杜強弱楚之兵起于爭桑虞芮之訟起于據囝自古
而然況分土分民在土司猶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強者以

力富者以則取諸彼以與此益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
麗江古吐蕃之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
閒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僭加厚殖田畝劍川界內
之奪田與其民田夷民相雜于日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于
是麗江之疆駸駸出鶴界之外諸長他日而有之者不與焉木
天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區哉夫土司之疆朝廷之
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請乞嚴爲限制復行臣等轉行通
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奪司土田即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
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預寫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貿者以
侵界罪之如有越而竄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永
無患也甯獨麗江而已其入謀旌別以風遠人夫雲南一省環
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
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
乃作奸捍網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
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
拔壞則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
喜抑之則艴然以慚倘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嚴然以服甫斯以
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閒

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
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
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命直舉一
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搆兵至犯科以等昭然顯著
者撫按復命開亦論舉一人如過而不甚即無之亦可其舉者
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勅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
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如是而
則輕而降服色重則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
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棬柄在我而莫有不

服我之鞭策者也今之土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于
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出之于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
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褻故以復命爲期旌別可行也而
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
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
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陲語然事關宇宙非奉宸
廓不可以更故敢事關夷情非聆天言不可以達迷聽故敢不
避狂瞽僭越具題

李本固安插思化疏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中國何貧
于緬緬亦何憾于中國乃連歲驛騷以至今日遂躁躅三宣震
驚騰永而志猶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陛下威靈撫鎮決
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聚版意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
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恐我之甲胄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
復一年滇且生敝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奥
騰永則其門戶三宣黔貴則其藩籬者謂其外
禦賊寇內固門庭彼爲生人者得優游堂奥以生聚其于然保
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爲之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鮮

鹽茶繒帛毛縩諸物勢必取于中國往時會遣人貿易道徑蠻
莫思化輒剽殺之即近邊樵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
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在從旁慫恿彼緬
安得不歲歲乎是起釁挑禍之由及緬之人又不能當輒攜
其妻孥率其部落奔竄莫而遁以仰哺于我且殘食于亡宜諸
夸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
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
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示兵力以庇翼之即戰而勝驅緬而
歸我亦不無損況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

十萬計土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數鍾致一石
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演潘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
安其堂奥育其子妻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
肯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
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卷同知龐一夔監軍同知姚允升等
會議欲將思化安插潞江給之牛隻彼傲然不聽又歷舉小隴
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其稟詳道欲回蠻莫且乞討
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衆西歸適漆文
昌過之予崖問其何往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磬

住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于崖借永雅之地與居不許
揑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
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批其牘曰思
化向為兵端使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強住于崖于崖
之人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給銀
五百兩毋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及另議而思化
固已歸蠻莫矣其桀驁難馴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圮族內樹
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
故滇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為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

靡不可者並其立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旨
依內事理著實奉行則斷屬夷挑釁之路絕緬人弄兵之端樹
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
緬欲款我聽之往來貿易我善遇彼既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
之不殺行當効順誰敢稱兵遲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
次第舉矣或為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璽食蠻莫其意
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千里去阿瓦六千五百里所
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為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璽之衆
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衆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

越千里置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況變異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讐且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況思化之罪有難以縷指數者如先年縱殺夷緬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媢李林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媢鄧子龍罪二搆怨思仁致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夸窖粟牛馬衆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不待以不誅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伉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周嘉謨莊田冊疏

看得沐鎮據兵符世守茲土祿俸外聽置田莊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十一頃三十七畝其稅糧三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不多矣推而上之西平入演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于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自十六年來迨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于舊環滇村內莫非總戎有史僕難悉數者于是乎鎮不得不委之參隨分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亾名虐派雜徵之外有亾名虐派所加不至膏見髓乾不止嗟嗟此固朝廷三百餘年所休養漢奄出諸島言弁服而歸版圖者也饑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干戈肝腦塗地雖有智者不能爲鎮計耳幸兩院會題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然稱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皇仁于無窮究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開法網于大宥新舊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依會典以昭作貢于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樂也有參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逋將抖芥之區皆成沃壤夷夥之種悉爲良民綠林之釁自清素封之瑕不起宵獨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一分之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遍皆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之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別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于下怨歸于上者今一日盡數清出其所利于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逋負使鎮臣藉爲口實災傷蠲議減

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偏累使壯民永有依歸則又臣等撫茲
詔道之意無煩廟堂遠慮者矣
明張紘建布政使公廨記
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十步舊毀於
皇明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蹟
但歷歲已久柱傾茸漏者屢矣繕備費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內
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
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其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
其前脊高四尋甍殺脊之半以強越之二年再治材且四萬

復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均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
與巨細若干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
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
十日作作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遞就數逾年而迄未
睹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
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
不忍更督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
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宮室無教令等威之制然宮室
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文奇險可以容惡足以樂

縱恣而安亂苟束之以法而弛之以不能彼不猜然相噬則
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
開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今
得其地因俗為治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
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縻鬬久之乃已
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
所長然而性多荒惰賄於事幾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
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
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

信也故當無事則宜蕩佚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
或有蠢賊則乘其未滋寇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
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躁平伏矣敬告來哲誠
不知所以裁之
陳文南壩門記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於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左金馬
右碧雞支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
無極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邵甸諸山凡九
十九泉或瀦而流或營而淵或激而波或滄注而溪焉或山夾

而瀾焉依焉泊焉會於盤龍江至松華壩則陸爲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池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黃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槃城銀稜河皆槃土名爲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千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槃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因此爲堰不過興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有明混一區宇雲南特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王時爲西平侯奉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田

畝耕耨不違其時而南壩之修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宏前緒謀造石閘以蓄渡爲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繼鎮公於廵閫成於參贊恩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爲時布政胡左使賢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於朝亦多其初議廵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宦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條畫之善用度之宜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爲閘而扁以水視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舊材相閘之西爲廟以祀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盈

亭與廟相應而春秋勤省耕穫則休於其中於十有二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願紀其事於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廼以記屬於予予謂泯谷爲定邊之採黔宵主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非右鄂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宏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爲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記昔羊叔子杜元凱相繼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晉業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猶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故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泯公以孝鄭公以德然孝者德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言雖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然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

商輅重建雲南按察司署記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於時鄧昆明縣治爲之因應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頁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敏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況邊方宵靖時可有爲若復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寀謀諸鎮守太監錢君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司爲貢院以圓通寺西空閒官舍改爲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

人咸稱厥事沐公及錢君首捐白金爲倡一時在位皆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德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規模太甄麥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廨庫獄禁以至廩庾庖湢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斯嚴憲府哉莊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澈貪鋤強禁暴使所屬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成之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爲法之不可犯則柏臺清峻無愧於輿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於付託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楊廷和新建永昌府治記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巖甸其地去今治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爲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

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永昌兩千戶所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朝廷悠遠文教疎濶一下交征日殷月削盡民之所入及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豁察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此巡按屢以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虛竭夷民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巡按御史羅君玉席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

為永昌軍民府永昌人簡之室家胥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旧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脇誘我者也我有官守我帥無鄙夷我者也不四今日很為幸民此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為吏部或有鼓扇頑民欲害貞成者都御史王公敬繼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督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士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或傳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為之王公特檄參政鄧君相副使

蕭君乾元董其事兩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制法所宜有固或不備永昌至是其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泥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維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閒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此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牧

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毛鳳韶通海縣三節祠記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以累調通海戍卒於途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哭不食適夫妹東氏自侍許之隨至海畔紿東氏先行赴水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門又前為大門匾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俗因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

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拔通海藏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爲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甘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沒百四十年踪跡泯泯藏子力獨拯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薄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楊慎碧嶼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嶠以由形似秦嶠關受此稱爾高嶠與碧雞相望如簷招毛沂東鎮氏有別

盧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嶠他日有客懋獻疑於楊子曰茲嶠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不知何易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貽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土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籟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貽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土人故介葛盧戎曼子晉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綢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詔以春秋兩漢地名驛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豈君子猶俗若喙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喙而爲蔽牖呂閭而爲呂合金滇瀾之爲丁當丁溯滄江之爲浪恰江也不止嶠之爲橋郭方言既譌郡志踵譌豈君子猶俗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聘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擇博陋之溫蕩旌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睥睨眺聽之美皆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楊慎定遠縣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曰定遠舊未有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於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愧宴從事隶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巂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髣州後譌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本朝因定遠之名不改降州爲縣自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遐聲名之盛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

盛然特以闢土服遠言爾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
去神皋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已於洪武初元榮被天言
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澤豈可憬彼自棄乎矧孳濮之名已
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於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過化則
濬泊明志之其道甯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
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發揮於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也獨舉
武侯濬泊甯靜之一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
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
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

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
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楊慎連然新井記

安甯爲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其遺井四曰
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己酉奉勅理鹽法雲南布
政司參政平崖李公以濬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
公巡按御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甯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提
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名之曰連然新
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以蔽風雨下緻石爲疊澁以

廉之以過注潦蓋其地濱螳螂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
按其地謂右銘曰盍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愼嗚呼山海天地自
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地虞廷之卓則
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罔篾之富民隱覆盆之憂官權而私蒭
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梯是管商而已豈聖朝設
官之意哉繄惟李公之朔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
乏實以阜吾民非朘民以阜財也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又
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此二志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

雲南右布政使羅湖劉公參政雲阿譙公參議龍巖趙公賓竹
郭公僉事泉陂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協之贊行部而觀厥成
例得牽聯而書之

馮時可傅公祠記

傅公諱天錫字佑之長身瑰瑋矯矯若雲龍爲經生即有聲尤
工詩詩格高不作大歷以後語暇即談兵以襟韜司馬自負每
籌策天下事慨慷中竅揚眉裂眦人不能難一日忽語同學生
曰吾仰測渾儀旁察乃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咸龍文五彩者
其天子氣耶遂棄去閒關投謁高皇帝被杭偽帥潘允明兵執

詣帥帥欲臣屈公瓌以兵公曰聖主出宏略不日且邪肝撫臣我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鬻蜥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明與諸卒皆辟易不敢兵俄報叫李武靖公襲富陽餘杭兵壓允明營明謀拒敵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搗巢窟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且縮甲可幾幅毋以身試刃允明雖駭公言允而與其黨計以爲然乃釋公縛偕僞員外方孝身往策平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允明款武靖不煩一矢獲甲士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俊詣金陵上事時僧機先黠有謀引僞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澄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敢綰璽還詩就司寇法詔報曰備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配于氏撫以任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悖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郛皇帝不以宥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枹鼓曷報免胄捕賊死之土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庵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僉事中良弼以蹇謂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於朝立祠祀焉故制牓樸不足安靈歲月既久漸即毀墜至萬魁之末而公裔世嗣倚衡公來按點點人德仁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輦壯丞承天劉公聞之曰偉哉仲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勿郡滿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徘徊悵望者久之念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爲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爲元豹身出非祈榮爲明致身商夏大分君臣大倫晻然星日矩我衿紳僞師鴟張公執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鴟片語單詞狂狡革譎惜哉鴛鴦圖不麒麟滇池恩遺萬里含幸重關蒲塞毒草蘭津奔爾安酋跼藉我闔公備持矛胡敢窺巡支糜朝原魂

依夕燐古有傑士公眞其倫蠁蠁者邱蘚蘚者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侁侁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駿虬翼鸞駕空絕塵豐我稌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徜徉其閒靈爽常存

李夢陽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正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陽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

故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冢在鄭鄤之間曰小坟眉者眉山也陽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壞閒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陽不佞少幸從公游得竊閱石淙焉石淙有虎邱之邱曹溪之溪嵓邨之川自昆明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雨巖孤聳交合水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皆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宗石巖壑之美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無論且徙廬山其志突爲者耶顧卒幽抑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救茹鄉用功著邊鄙顯名四方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跡水臣坐石磯不一唆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雁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彼易此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周濂溪意耶陽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溶流揚波南暗石淙特望洋爾是何敢言記

崔銑石淙對

太宰蓬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於湖南家於江南江表有屋名曰石淙者淇之勝也客曰地以域分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歟豫生曰有之昔周福濂溪著其鄉也呂譜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思爲之重是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故有弗肖也弗辱曰仁肖曰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退行而滅德翁方居嚴閟之上乃眺山木之僻居士之迹殆不可歟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循緣者去就決甘淡泊者紛華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大鵬搏扶搖擊南溟者適而已龍可豢可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周居周公攝政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梏位於

是乎業著而道尊奚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歟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身以亟聲四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恩有厚薄焉不合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榮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機貫豫處治忽安危之繫貴慎光故汲黯寤淮南之謀亘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寶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得義於七泉張詠表德以乖

羅石淙之義將是頻歎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爲結流者爲水凝者無變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於內故不可鑿孔器其經孟非其義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曲成惟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李東陽石淙賦

遂庵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遊富巴陵卜築

瀛寰 八之二 藝文 三

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人而仕於朝出而官於外誤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示不忘也予嘗泛太湖渡長江山川情狀概於心目雖未窺櫂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懷爲述短賦至於體物敘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應之聲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聳山谷兮峭嶸中源淺兮水聲初濺涓以汩滀忽澎湃兮砰訇或在遠以疑近恒自昏而徹明感天機於一觸衆籟爲之不鳴信江南之絶境乃物類之至精彼瀑布兮可擬曷踳涔之足稱矧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爲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波千頃青山一螺揖靈均於衡嶽激清風於沿羅昔子之既卯既弁來遊來歌與懷於淇水之邱寄跡於此出之阿揆風景於毫芒緊孰少而孰多居士不答如茲石淙何又有自瀛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滇乎平地仰嘈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聚斯倏星移而物改方挹彼而注茲訝山川之不可復識抑疇是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歎曰噫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爲石淙之爲淙也吾方手拘鍠鞳耳聞奏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情商挾涼飈以助爽與皓魄而爭光蓬大觀於物外諒至美於南雙盍將還

瀛寰 八之二 藝文 三

纓乎萬里之流振袂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望吳以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偉績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爲堅淙者吾知其爲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恒鈍鋤我宿癖滌塵垢於七情激芳華於六籍曉人生之有涯之無息彼羣分兮類聚何殆不知石之爲淙淙之爲石也於是二客乃攜酒與琴游於淙上班荆雜坐林歌迭唱北南俱失主賓皆忘慨聚散之殊途顧行藏之異尚三人者各適其適渺不知其所鄉

陸深月塢記

金齒張愈光修古學而未
月塢之勝而益修焉以告于陸子曰舍居山中築塢讀書盤山
之勝有泉有澗有樹有亭有臺樹有梵宮琳館可遊
可憩可騎射獨於有月爲最故於得月爲最先月時泉聲澗影樹欖并蓭園亭臺樹梵宮琳
館參差隱映含輝互彩浮盪盈白若有若無顧而樂之使人心
跡俱泯世累盡失期以終焉馬又曰家君督舍以進士業非吉
也弟敢廢命則茲山茲月之境荒哉又曰履靜以弭志強則
學就緣凝以崇道道崇則用光舍之志也深覽而異焉語之坐

告之曰吾子用志良勤矣夫君子之學古也道貴宏守貴約動
貴時不宏不足以周務不約不足以致道不時不足以利用吾
子疑於適越而廢冠屨矣試履者首足之所用也越人廢冠屨
非能廢首足也故科目者蒙傑之所出也非由科目而豪傑也
吾子求道於六籍修辭於詩都誠古矣今天子置館閣設論思
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詩與子論月可乎月之
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棠陂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爲
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
之夕雖望無月晦朔之際纔見之於夕見形同而消長殊也春之溶溶也秋之皎

黃子以己酉之夏館峯於濮峯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
方棘日僕遨兩迤間不及二詣也癸卯始往觀焉遊岑面拱翠澤

脚羅眞不減白鹿衡麓之勝而頹梁落棟鞠爲茂草令人徘徊
歎息久之會時有道者之役弗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廼檄雲
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
亥復相左右町疃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爲屋
百七十有二修者半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牆翼翼而山川
之勝亦若爲改觀矣黃子曰昔讀棠陂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爲
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
鄉亭至榆薤葱韭雞豚之細各爲課籍何也備亦民饑己饑民
事己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

科擧以勸之而又爲書院以課督之與催耕促織何讓顧海內
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甯獨不以爲病實以爲利
也於滇則余又以爲亟焉滇故百濮之餘也自漢死和中有神
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淳於勝國存
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擧之額滇之
於學其亦地之蹺脫田之苗畝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
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內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於茲矣
而盜賊潰訂寇攘竊據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
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斁受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

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
不得不然者或曰科擧興而士爲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
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噫豬繒繹遠而文契黎圖書
亨而交象著賓興起而爲今日之科擧風會之流固日來矣且
安見今之科擧而不爲昔之賓興耶夫曰誦格言力探祕義得
於心而筆之辭此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
今人直抉其精其於入道之門似尤簡徑者乃六德六行雖先
王教人本自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漸漬而自得之實非課
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之可得而循皆文也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
嘗脫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旦月燈光也文期辨悍而後
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
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擧不爲昔之賓興也爲顧
誠與欺爲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
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
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
芳皆有功與作者例宜並書

楊慎遊點蒼山記

余自爲僇人所歷道塗萬有餘里嘗嘗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
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臨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於山
水蓋依聞而饜見矣及至蒼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
北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盤翠海則半月抱鹽城郭莫
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
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向者之未嘗見山水而
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鄉李公爲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
龍尾關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
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甲鄉與予各賦一詩詩

成而月猶不移海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閘小飲壬戌復行
入閘由涸涸亭而升覺眞庵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
圓海寺淪茗煮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扶杖下澗度石關全鶴
頂寺松竹蔭軒洋波在席相與跌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
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木細末覺白山面下瞰射洋波僧曰此
即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漾金時有鴛鴦往來浴今
則稍晉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觀滿金流采已
自勝矣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
盤山腳而西至松蘿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

夜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豁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
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
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豁題其額曰寫韻樓
寓此凡二十日而後去茲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鴛碑山門院
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
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溪懸崖承流
水色瑩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雕其名曰清
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
上建八塔以識武侯之蹟云泉行一里至宏聖寺有浮屠高二

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瑯如琵琶笙
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
中豁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
僧曰世傳空洞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爲天王
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
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度兩澗至無爲寺寺有
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
之詩問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最堪遊目則見湍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市翁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溪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生恒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長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寺有仙女池泓舉石裕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許至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膠轕乃移枕簟以息申翁弟珣春杖期娄和豫煮鱠湖於饟海中忽從滴乳巖旁出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固別滿盡醉是夜臥崑庵硃覺快適甲午同上悉達場遥見茅屋縣檣於蒼烟之下扁曰明鏡小隱

時已入夏猶圍火而臥晨起窺石洞猱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為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顧道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僉謂予曰不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洱水臥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已亥遊上關水月樓泛舟遵邑嶼而南至金梭寺搖落無僧又有圓通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舟山腰徒步而升石稜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創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山巔積雪天巧神工各具其妙予曰此非點蒼眞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為蔬園草閒得杜陵石古瓦知為寺場也往來吻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鐫牙瓦遍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廬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舟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人舟則天光澄淨波紋若迎若遏巖壁而清瑩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焉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餐器

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何在曰欠課為官家所繫其情可哀近也又南至鐵雨巖云是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棲鴟鶴小者巢蝙蝠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蠶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嗣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遊眞如隔生事矣中錯與予賡和詩若干首彙為一帙題曰蒼山雜詠云

張佳允遊安寧溫泉記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校士安南將欲觀湯池先遣一力拏丹螳螂川厥明過鹽井觀之鹽官令遣丁以皮囊汲鹵水據舊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將武德間因阿育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舊屏與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輩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強邀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四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有五里運石深渡故郡人楊少師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斗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

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麗空中又北行五里水迴折作曲瓠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迴遠二里逕龍山下山川豪寵秘石參差最爲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硌砑上鐫詩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扃大似雕漆再行半里至溫泉乃巍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水瑩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鑿甃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

亭曰華陽志云水神祠旁亦有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平亭上一峯對峙俞鶚相矚覺雨脈開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峽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爲海內第一湯似非溢美時日晨午閒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亟渡而西登陸涉其所古木參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士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耳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潮瑩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棒南行一里至普濟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斗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

載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閎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一樓顯敞右植水蓮花樹青葱可玩頫視螳螂川清漣如帶稍東二園鑿山石作凡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麵蘗數石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即首若謝罪掀余曰昔支道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餉出寺右一泉瀡瀡鳴飢莽閒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蓊鬱如蓋坐樹下飲水甘之頫瞰平疇如波文可愛頫太華最高峯遠近奇峯錯列杖鳥

下問之皆夷名甚長玆山北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邱山寺與太極諸山暮布山巖復繫舟登岸里許至寺襟帶螳螂枕藉虎邱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烟樹萬家暮靄如墨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搖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足振衣登高眺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忘歸惜在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烟水空翠之間茲遊益萬里奇蹤也遂隸燭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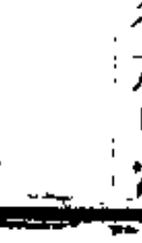
羅元正橫山水洞記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帶水水卽滇池也池低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可立上游走丸泥故池水不可遊引而仰溉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愈陽卽旬日不雨土泐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墻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盼於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垤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玆吾事而以疲若等若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千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得先後繼董玆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顛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授之工不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幹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請以礦夫代工可其請召朱正輩二十人以屬應登余時參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予嘗入賓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公請於撫軍曹公雲山巡按許公保宇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槩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競奮如命道果值實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迺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凡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時不甚合久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盡竅朗洞中可偃蹇行公復趣掾

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
白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而東出噴薄淪
漣堰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於旱槁民甚便之而德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繫伏流
游浚茲麓既闊不淤不顛溉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萬斯年曷俎豆之以輸我虔鄉

與人許公名大亨安肅人皆
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
王士性汎舟昆明池歷太華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
勝共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
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遊出
指之矣乃問途為太華之遊
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
槐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題榻
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命駕
馬池一望五百里緒西南斷
谷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頭畝即稱
海下高曉輕洲淺渚蒲葦颯
沓長過入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
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罣
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
差足畏滇中鎮日咸西南風
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相
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宵
下瞰宵涧覽其世像出文陛
明飛丹如茜列繡如幄遊倦
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
上山影為藻荇據之更勝也
驚棲眄人耳余旅思轉深矣
室廬欲空一如菴畫輿者云
近之一郵落居河之麋漁者
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
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乃
復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
麗池一望五百里緒西南斷谷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頭畝即稱海下高曉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入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罣麗而漁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汗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鎮日咸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驅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相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莊宮琳宇輝煌金碧倚山隆起擬於紫宵下瞰宵涧覽其世像出文陛前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明飛丹如茜列繡如幄遊倦坐其下神懽懽復王疑入石家錦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復流光於上山影為藻荇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樓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眄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磎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欲空一如菴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此邱而名稍近之一郵落居河之麋漁者織柬楚以家旁置官署焉寺倣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門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雞碣乃入南庵邱亭香宇咸斬茗簷復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剎廟復開一亭臺廟

為雷神為龍伯為大士為玉虛師雜以釋道亭為迴瀾為聖
海又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巖咸旁海岸時而聚潮拍空飛沫
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踏級而上過朝天橋詰老君殿大
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寮寮屋屋稍雷祠龍井跗藉
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峭南廡櫺戟雖麓而過金
鋪綠房足稱近水檻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
斗大崖則宇一宇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莖
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
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邑令樟適舟以逭稍具於艇欲放中流



以五兩尚顛復穿荻蒲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山頂上丹
望之麗適當李昭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杏花村余
行滇中惟金溝二江橫絡其他多積涯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
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西
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
至劫灰由於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
池者不知幾更劫灰矣

鄒應龍阿迷州通靈洞記

夫物有祕而必彰事有開而必應幽贊神明存乎其人阿迷鄒

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祕）今共彰乎郡之以靈名蓍茲非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焉今郡醜跳梁于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於宵警行道梗於剽掠是迷塗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覩者執俘凡二百一十有奇遂繫之後乘予厚賞覩者整轡言旋命掌書者記之

遊仙巖孔温泉遊記

仍師孔温泉遊記

至人韻士往往以山水為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深不幽毋至違性情毀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惟瀛陽城温泉名滿海内束髮時思欲一往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温湯舊事點綴茲地不遺一盆二盎耳歲天啓乙丑直指朱白翁具山川明眼季秋二十一日行旌按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例遲節泉上是日宵征蓬陽城直指餞送禮成僅宿碧雞關二十二日方抵陽城郊迎後即求訂泉

狀粗與高率足所至酬一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不少非泉洞分奇創製湮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石院院相比又如鄧艾鑿長廊轉轉可步而一水流春禾田映戶想上古實鑒真仙構先天能手將溪灣最極處斷水淺山令禾為一家亦大奇絶也洞甃晨一坪轉入巖壑深處即温泉矣一望瑞靄團結氤氳氤氳數家茅屋映帶翡翠明霞徘徊於上若不忍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噴前人之未標其奇也噫嘻泉出碧玉甃中如初沸鼎爐淺淺溶溶甘二鏡鋪銀縐埃俱徹明砂淨礫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圓奇巨閃閃不能

定是夜醉中同高閣帥解衣汨沒如嬰兒入父母懷又如帶酒入初薰繡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人世間有此極樂國也大凡遊人帶酸寒俗氣至此俱開豁戾血性至此俱化塵埃穢濁至此俱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容念至此俱消蓋造化具此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揆凡胎恨天外還醜爲神仙久私機緣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二十三日辰謝大酋亦至同泛小舸遲直抵於巖之初洞天設具迎旌因巖發笑昔聞山岳動今則巖壑開矣歷壑探奇獲幽極險爲門爲屏者布以庭塵爲榻爲軒者淨以大白爲堂爲广者畅以笙歌爲壺天

爲弱水者雜以火樹爲秘石爲元霜爲翠幕者暢以鳴琴不但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薄暮侍庭節入温柔鄉是晚燕於碧玉泉之北堂入夜移尊泉檻和氣眷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爲一氣啜泉而歡洗盞更酌命兩螭童拍徑尺舟次第傳觴如飛仙太乙倣睨擘傑不知酒味爲泉泉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遊當以此爲第一可以償萬里蹄足東方漸白余就宿村居小樓山深嵐重僵臥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上寶踞乌驄融融五體俱和即池掬水盥漱畢走聖水三潮赴直指普濟深甘回香積約夕陽登途宿

張佳允臨安三洞記

臨安古句町國治在滇之巽方勢最下蓬麥廣界僅四百里氣蚤煥初春衣不能袷舉皆華鼻都蓋講大海峯朱君日謀與余往余先往畢試事遲之乃丁寧花朝也繼得二君書不果來厥明與壁山盧君出東門北渡濫江橋遥南營哨煙文諸山從右起連峯競秀環郡點黛衛綿爾舍至南明洞洞前亭三楹頫瞰羣峯足供杯酌與盧君握手步洞門門容二人似卑淺從右小石門俯僂入稍進四顧甚高敞白石勝玉鍾乳懸注物象瓌瑰巖畔若垂旒狀者不可殫述矣有天窓接啓不假炬光日射石室萬形可辨與盧君坐石上各數觥罷至洞底巖高四尋許上露大竅奇樹婆娑舞影落洞中又南明第一觀也出洞從左

登陞巖壑可二里至萬象洞洞口仆窺擗壁吐簿若廣厦與盧君列席坐沙上仰對蒼壁下有石柱從右擰迂甚奇

焰初甚疑悸旋思之乃洞深廣火力耗散仍命二三武吏取
烽火數竿橫豎射之皆如行空中不能極乃知斯境高廣無量
欲再探部吏皆作驚悚狀請罷一恐炬火難繼一恐太遠迷歸
余忽回想距洞口誠參邈矣遂返洞中皆平沙無援高降深之
險出洞口時眞似脫胎天府偶落人間徘徊靈境悵焉如失至
洞口與盧君飯罷復酌几席間猶覺奇狀閃爍形在神往稍定
與盧君談茲遊屬晴霽永日得徧陟且水落可梁非奇遭耶然
三洞巉峙五六里內同穴異戶靈祕相通分勝則南明透豁色
色可喜茗象宿篠前險過之水雲前門峻麗中洞宏瑋羅括二

洞之有煥發二洞之無千里長江東之如帶水勢隱見穿織雲
根下交滙廣入于南海嘗謂懸乳垂象凡洞皆然惟深廣難即
深廣得江水蜿蜒又難使游人入則驚喜問作出則顧戀忘返
予旅食閩方州涉其八月所覩記蓋未嘗有以對盧君亦如是
云爰思六合之內遠苞元毓萬類淵遐奇祕難狀仙蹤不及自
非乘風雲轡騁駿龜途則三洞者僻寄南裔莫非前代肇自邃
古顯於今日其亦斯地之幸哉姑掇大略未盡冥搜使山靈有
知當警知已于千載矣因各錄一通以獻三君盧君名岐疑長
泰人何君名鏜括蒼人朱君名淛身金陵人記之者銅梁張佐

九也
王奎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輳若蒼虬行天百靈景從蜿
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翳鬱拔起如壹路人指曰是
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空而削下有蜂數萬
營戶其陽土人利其用旁有石洞一罅啓隴上其內平經行者
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數峯裡雲
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聽不可即一逕遂迤側入使有百
人守之虎士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袤數里南

峯石筍如束草木連蹤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
局不相連屬如覆盂如巨牖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
勇夫卓旂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岡經雲相澀
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眄人忽意者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
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木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
謝安靈運刋木通道奇祕當不在十大洞天下且炙絕壑火光
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眉摩尾擊無算
兩山萬石林峙雕玉鏤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
通南即大雲龍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蹉跼數里不敢俯睨

一峯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十仞峭峻尤甚倚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氊氋不可禦馬瘏僕痛水聲浪頭山禽鳴嗣竹間若爲予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酋通羅鬼書土毛倍于小雲龍而奇觀不及陸矣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爲勤兵于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于中土宜乎王者之無外也

游一經游阿盧仙洞記

嘉靖庚子孟夏余來守是邦聞城西五六里有仙洞卽欲馳行候夫以草深水濕告足弗果越明年春二月政務休暇命僕持

藝文 卷

疏往觀之遙見山石粗惡無秀拔處意其中無足佳者及至大洞口有石當門左傍有廊一連四隔頗露其奇行數步有小洞口止容一人匍匐而入亦有石當門又數步路甚狹若人咽喉行數步其路宏敞深邃不辯東西南北也又下雕欄一迴行數步下有彩雲一段左旁有大傘蓋一柄又行旁有甑二女供奉行數步旁有寶塔一峯行數步旁有獅象猿三獸固無全形皆顯其首行數步懸石甚多鳴啞各異以石扣之其聲有如大鼓者有如洪鐘者鼕鼕隱隱足聳聽聞行數步水滴有燈蓋圓深可愛行數步有擎天玉柱高三丈許身披錦繡挺然獨立直抵于山頂眞天下奇觀也行數步有水田二段作步有瑤牀一張若施帳幔者行數步佛龕一座搆簷結棟雖工于畫者不能模寫其妙矣行數步右旁陡下有水其深莫測大凡此數事特指其中有名者也至于上則層巒倒掛呈奇而獻巧下則羣峯突起圍麗以誇妍千態萬狀莫非天造地設之景象神仙養道于斯所謂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者是已且山之外面全無秀氣乃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焉噫山之中藏奇絕如此惜無人表章之前太守賀公有詩云雲散芙蓉露玉顏四時花果自爭鮮烟霞古洞蒼苔合仙境分明不浪傳太守

藝文 卷

郭公有詩云誤入陰淪宮裏行恍然飛渡到滄瀛春遊白晝如長夜延賞渾忘寵辱驚太守朱公有詩云黑雲空濛白石尖曾聞仙子洞中潛公餘有客同淸賞坐久能消六月炎三公俱詠其意而已余固悉之以見其勝山左猶有二洞亦可觀云

郎琰顏洞記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闇然莫測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

謎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鳧諸禽羅拿紅卓團簇種種色相宛然而鍾乳石扣之聲切脆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珠頭總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諒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床上洞一僧一道踞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也

黃裳內明洞天記

句町之山多洞壑率幽深窈窕非列炬不可入茲洞殿旋屈折不能二百步而仰開二竇大光晶晶可別鬚眉益他洞所絕無也當口處僅一竅大如甕荒榛野蔓又從而翳之雖上之人無卻之者今年秋余按郡歸安公暇偕大參芹溪沈君兵憲虹泉將各游高象洞天過而疑之命從者從竅旁擊之聲逢逢然中若有應之者知其洞也遂薙而門焉直窮堂奧裕舒曠衍可容數百人氣核水注胚腫凝結奇形詭狀紛錯空寂令人心驚目眩應接不暇昔人謂神仙之所窟宅非歟即予謂茲洞自開闢來與夫與台之顯今乃始見知于人豈造物者顧吝靳不輕以示人耶抑亦待時而後顯也因名之曰南明洞天南粵之語云

錢邦芑華嚴洞記

自九重崖後東下十五里至悉檀寺山庄夜宿大山勢北巍然而鍾欵二石扣之聲清越由山麓西折一里過水田又一山宮窿對峙峻峭北行左依崖壁右臨溪田於時新水方溢秧針作齊縈青繞趾白別具幽致循山一里則山壁排峙高者數十丈卑處亦不下八九匆皆直立如削但少有凸凹嶙峋大約如屏石作黃白色少間青黑一望五里迤邐不斷其中起伏三峯一峯圓而高聳有如擎甕正當次回處過此半里踰小溪上高

坂東望石崖雄列青黃錯雜間紋俱下注如飛下洞門宏敞高九丈三尺濶五十六步門上及側旋流珠貫引凝結大小長短千百異狀因與曰命沙彌白新煮茶飲數飄策杖緩步升陟幽高處級數層進五十餘步洞之右別有一洞高尺深六丈中亦具石柱石磴石龜石螺諸器具奔霤落之形余以為得所未見而法潤仙陀以於是更進過小洞數十步則洞穴奇分路徑岐雜斜穿倒廻急難辨認石隨滴注凝結冰雪嶙峋為筍為柱為劍為矛戟森列

錯進或聳爲塔高者一二丈大八九
圍或結爲芝蛸爲蘭纓絡
牽引已極奇變更睇更進路漸昏闇
命村農執炬導而前徘徊
縱觀石狀愈奇凝結其上者爲幢爲
幡爲纓絡爲旗幟爲車馬
蓋爲流蘇寶結釘懸乳滴或廻旋瀲
委如波翻濤捲電舞虹飛
而其羅列于下者或直而豎或斜而
曲高下巨細有突者瘦者
偃者銳者斬絶者人而踞者仙而飛行者佛而跏趺者牛而飲
者犬羊而眠者又或蹲而獰或怒而猊或搏而虎豹或盤曲飛
舞爲虬龍鸞鸞及諸蟲魚變幻之形而其最大者則如庭如堂
如廊如臺如几如屏如曰如車如舟如廩囷入洞半里愈暗列

炬數十四散洞中如列仙羣大語嘻笑音聲空響相答不
可辨洞左側懸石大可合抱從頂上倒垂而下長七尺四寸狀
若懸鐘以石筵擊之噌吰遠震其音四應又其傍石脉張突高
二尺厥狀類鼓俗謂之石鼓擊之逢然聲振一洞其下有石田
畝滄塍溝界畫方整若可蓄畜更進有小池水嘗注之不竭洞
之盡處有一小穴人不能入蓋其深不可測也大約此洞深一
里所洞狹不等濶處可百步高處三十丈周迴三里餘而其旁
小洞潛通別穴曲透則不可窮紀至于石乳凝滴山氣孕結其
中形狀怪譎偶有象類如千花散采雖鬼斧神工不能窮其巧

妙凡人世所有固已無不備具而其
不可名似更有舉世所不
能槩者余止雞山八九十日探幽歷險無奇不搜以爲山川之
勝皆我有也而孰知茲洞之奇更出
意外既歸而記之所以著
意外之遭也

石洞上潭記

由華藏洞口南行下坡一里至上潭上有龍王廟廟前六步
所有石坎水從其下湧出分爲兩派
一流而西一流而南清澈
可鑑毫髮潭中小魚數十頭土人不
敢取云爲龍窟也又云田
畏過旱祈賽潔誠禱之則有小蛇現
水中長不踰二尺青黃五

色時或變易人試所請易色蛇便入
驗之不爽故土人神焉潭上大樁二
株一直立潭北一斜倚其
東潭北樁大二十圍東岸者倍之其
一小枝上可踞二十人其大者則橫
裘岸石濶丈許高六尺佳見者以爲
有小樹數株亦大十圍多懸蔦蘿風
沙積湧積上列大石數塊水環繞上
坐一石取潭水烹新茗飲之味甚芳
美相敵山水多奇眞未易窮也

石洞下潭記

從小石潭循麓南行二里平陡坡一百六十步見佳樹森蔭溪聲吆呶答之則下潭也水出小溪中大石亂疊其下故水勢湧沸高響時變急湍迴咽較上潭爲勝溪旁佳樹扶疎凌空交合其下積重蓑布見曦景循溪而下橫石數層波流層折頹瀑交映又下三十步灘爲小潭蒨苔被石翠碧淵澄旁生雜卉披委淪漣大堪娛慰溪潭以西悉皆平疇秧苗發秀遠風時交丁壯在田耒耜並修農事之美迪目神往恨不身親而村氓困於征輸咸以爲苦憫哉

尹伸乞昆明登太華文殊巖記

昆明池者滇池也西南人字滇合昆貢八州縣之水滙而爲池昌溝頹青海鹿頭海皆不大滇其源廣未狹頗似倒流故曰滇周五百餘里海之宜矣遷史謂其源廣未狹頗義自板橋南濾流已暗已入望或曰向西北流大會沙江取頗義自板橋南濾流已暗已入望庚午陽月朔拉宮藏閒游於崇仁之鄉明年太華西時亂而登北折尚安堂公渡姚便道某不腆請備庖來太華西時亂而登北折尚安堂公渡姚便道某不腆請備庖人余闔之欲躍二十二日市車出南門勉之已雞丑舫見待舫從小河入二里許及池風日明霽水天映徹此身已隨鳧鷗搖

殿白謂絕頂已從殿後仰之連峯復踞其上幽秀層縟爾雅所謂貧邱者也余急竟徑僧南指示余謂明日文殊巖之道相去數武姑需之北爲黔國影堂又北爲客舍舍外老桂二株方盛開幽香襲人出迴廊得楊用修太史記寺田碑始知太華卽碧鷄之杪廣輿記兩志之誤矣從廊出得一亭甚豁亭前爲平臺矚昆明幾盡山色爲斜陽所蒸萬峰盡紫而百雉麾若動若定於煙水之上異聞廬肆府屏浮屠蘭若參差可辨覺日來望牙而趨罄折偃簷攢眉腐心不可耐之地今俱在罨市霞城墟無幻香之鄉明出寺門南行望數峰更不可徑始知勝情爲

俗衲所紿宦中遊眺徃徃如此此途陰則松篁陽則磵磴俯仰
則沃泉鳴澗幽絕之中忘其轅轊與徒相半二里許乃拾級已
及諸巖腰腋間從此而西稱殿者三稱閣者三稱宮者一澗狹
隱見皆受法於巖巖納門殿巖吐門閣其互相蔽而互相穿貫
大略門彼可以得此而涯虛闢爲勝稍西南一橋跨土石之巖
徑傍睨下俗砌然勉之以爲險橋之南爲徑尺許其內屢黏其
外蹊引稍置足巖乃橫出半壁以相距距之內一枝亦復東出
而閣基爲好事者實壁之趾以通出入可二尺餘身非安平仲
那得由狗門余宋旦久之願望窗櫺儼然波光瀲灩復不自禁

乃蒲伏蛇行以進已復倏儒入一鐵門乃及閣閣四隅垂空中
勉之與諸小吏不敢近欄一步而余旋視頗久海之觀極於此
頷故道而下約一里爲彌勒殿殿右皆傍巖南行數武爲龍王
周有井曰龍井井之上卽所謂危橋也廼側一碑爲王子淵移
殿巖吐卽閣極似龍多山錄及梓潼導江記○已未秋予題
文而用修志之跋願渤凡缺五字文曰時節使者敬移南庑金
精神馬彰碧之雞處南之荒○豬龍谷非
德無疆廣乎唐虞澤○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
與倫陽兮翔○何事南荒也○子淵之移楊慎題以蜀嗣學
貌蜀遠師簡氏紹○古南厓爰鳩漢字用彪濮詞濮之文獻尚

考於斯自此以南巖勢玲瓏石色秀潤用修移文於別石意
自可念今宦客以其近體詩徧刻巖腹與漢人角可歎可歎又
數十武爲海曙亭亭已圮百餘武爲文殊巖先是趙道人者靜
修於此至文殊下歲因以名巖自廟至此巖凡三容酒席據其
中登閣中矚知足之虛而不知閣之所託從此仰視始知閣與
基皆蠟寄也而況身乎危矣哉眷至此卽窮其南遊登十餘仞
直逆洪流而上猿猱之技無所施矣下而東爲妙定寺復登舟
逆流十餘里泊高嶢又南二里爲太史祠山中堂肖用修像廣額
危巔頗有生氣再拜之餘慷慨欲歔幾不能去祠僧出太史遺

跡視之盈卷皆七言律首律近百餘皆贋然用修與琼於臨池
字以人重耳日晡因與勉之別

鑄局造句不肯下一直筆如志之所之自相拗戾與巖納卽
殿巖吐卽閣極似龍多山錄及梓潼導江記○已未秋予題
額於文殊巖曰從壁上觀雲觀海也

張佳允游滇太華山記

游溫泉之明日發安寧東踰碧雞關循山徑南行徑左右多花
竹流水藤蔭交蔭左顧滇池菱葦霜枯如黃雲布碧漢中稍下
爲高曉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一庄一區甚楊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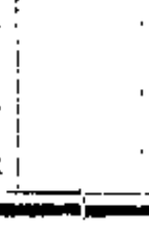
慎諸戊居此垂四十年而余作詩弔之又南行西沈文徑過
華亭寺臺殿鉅麗林木蒼蔭故多僧近寺差風濤逕去寺亦稍
稍就地僅有山鳥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廻折數盤
兩僧肩著榹立亭右乃少憩高目萬頃洪波行於木末又轉攀
舒道長松茂草被日二大敬步綠陰蕭然入畫寺僧鳴鐘磬
響空王出視兩埠山木樹八木皆高二丈餘枝葉圓扶蔚花如
錦雜以青松統以紅綠爭奇光彩奪目雖佛宇雲飛金碧
輝映勝地良辰游人之稀觀也由殿右登石磴上二殿翬然石
欄繚繞萬象畢呈最為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
入聚星堂有修竹數竿舞恠石上可喜堂後為香閣閣前老檜
圍二丈蒼幹入雲蓋十餘年物石奇山接竹引泉入厨窪中飛
流直下不煩汲取出堂數步過殿右東入一樓扁云一覺頭頭
憑欄眺視樹杪可手挐殷濤聲疾徐相續而湖水空濶四際
烟浩時夕陽既下太華山影靄落湖中波光蕩搖千峰俱動無
何昏鐘鳴余返於堂閒寢所橫梹香閣上是夕松濤四起窗月
凌亂宿鳥驚棲忽暗忽寐主一鼓滿林大籟如竹萬壑齊吼
刁斗聲撼巖巒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夜半鼓林鳥許驚
五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為更候是夕余不能寐聽之果凶

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滿目有碧雞暗聲謂是也佛見
科頭倚欄見晨霧騰空復如銀色世界朝霞漸升射以赤氣晶
光灩沍不類人間此又第一奇觀非信宿山閣難言也施沐後下閣飯龍由寺右小門出沿山麓半腸入徑捫蘿登降上懸歌石下臨湖水輿夫危險約行五里至北菴由朝天橋入靈官殿右登石磴至佑聖殿再上至玉皇閣勁風亂颺飄花如雨箕坐石欄中小酌見巨浸浩淼皆出庵下又折下過南菴路皆沉崖上覆若屋仰視朝天橋石梁飛掛蒼上回思過橋時凜凜生栗道右一碑刻漢王子淵洞金馬碧雞文隸

法雅有漢體蓋楊大史移鐫者稍行至龍王祠下一洞泉潺潺
鳴又東行連過二佛舍像製妙麗棟宇炳煥一帶飛壁奇峭剡
天巖畔多結搆浪間之乃梁王避暑閣故址又稍東至碧雲深
處負巖作小石室中塑趙羽士像前二石塔藏羽士骨羽士不
知何許人有仙術玆山乃修眞所是日晴霽瞰遠無遺隨意合
觴爽然自得下山登舟乘風挂席行黃華中可二十里至省庵
中回視華亭巨剎荒落生悲太華峻起翠黛地形入力致足相
雄南北二巷奇景天造平瞰湖勢瀰漫數百里北浮省城東注
晉商昆陽諸郡邑前滙太華山復從海口背繞山後出蛭螂垣

望當民會金沙江下流數千里合岷江大海皆大讀徵從海口
疏鑿莲蜀江流到海之一奇竟以費巨罷又據言常道將南出
志謂滇池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余親之信然辛卯滇水
多龍駒今不復見矣茲游也一月前余與陳總長繩山登舟上
太華是日大風甚寒客欲勝以酒力遂大醉屑玉山寺覺罪
分手余抵安甯稍醒口嘖嘖恨不觀太華書史輩歷歷陳登山
歌不覺拍案大笑茲游再憶書所經覽查不復記閱之兩省僚
友皆擊節稱奇云

省浦功名人故筆勢頗極軒 徽已未秋予歸自浙東抵滇萬
滇黔人之二 攀文



之次日錢莊行約游羅漢壁同
往者袁蘇亭張小東萬君海
宿玉皇閣三夜所見與記中無異時小東以篆字韻相難予
連書二律稿已失載讀張司馬此作山光水色似在几几之
上未審何日重結再來緣也

藝文第三冊

朱有勤明　汝南王周王子

無爲寺碑

范　言大理府同知浙江人

點蒼山神祠記

王　奎

董莊敏死節威楚序

楊　慎

大理府志序

星　圻僊郎浙江會稽人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諸葛元聲諸生浙江蘭溪人

滇史自序

劉　綎副總兵南昌人

擒岳鳳奏捷露布

陳用賓巡撫福建晉江人

孝節婦傳

王守仁南贛巡撫封新建伯浙江餘姚人

書六通

楊　慎

寫韻樓論轉注書

張居正太師大學士湖廣江陵人

十三札

楊　慎

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陳于廷左都御史江南宜興人

王元翰墓表

陸　深

蔡楊邃菴文

蔡毓榮　本朝綏遠將軍雲貴總督錦州人

籌滇十疏

楊名時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禮部尚書益文定

飭定夫徭示　永禁加煎壓散示

藝文類聚 範圍類總敘

越州師 範

明汝南王朱有勳無爲寺記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巉其澗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欲可濯時雨在時飛澗走滿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胤尚玉脉碧葉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爲軒窗之玩錄溪而入楚齊家務路若窮然思欲回履忽聞絶壁哨巖之間有人聲如鳥鳴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歌且進愈幽邃蹈石磴脩然若

漏浮駕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氣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夢出中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花者描於風笞雲末之杪海霞島雲來吾目中天風虛嵐幸衣綠髮余即躯跏趺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

衆曰此蒼山神也人聚而觀之亦曰真蒼山神也怪民之瀆神而未達禮因作詩三章俾祀神者歌之其一迎神曰羌

辰良修祀事兮孔臧明余發兮至止肅冠履兮趨跗穆將愉兮悦後思神德兮無疆奠坤極兮底定習坎澤兮汪洋嶷英英兮寘赫威靈兮堂堂其二降神曰白雲所浙兮神監余而來降靈雨灑空兮忽凄其而以風纘諸從兮如雲旂而搖搖兮擁幢蓋揚靈其烈烈兮閃電回於鵾雞兮嗷嗷發聞鼓兮逢逢雜椒漿兮蓀茝藉蘭有兮蕙藉拜稽首兮休享賴神錫兮多豐其三送神曰神之逝兮俟俟悵靈修兮會莫余阻挾

魚戰兮在天射狼星兮如雨聲長劒兮殪媚狐操短兵兮族碩鼠來克余佑兮去亦余撫田穉稺兮林有樫楩豈無昆崙兮蓋
商梁文於維點蒼兮承鎮茲土
王奎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龍亡虎逝而羣狐嘷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覩大人之變
明治化之逖也按元史龍溪集紀天歷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
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鈇
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嚙血唾賊罵不絕聲
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莊

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斥臨安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
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朝啓中樹其事之荒墟
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
遠服曾不多見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
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閫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
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慶大潘
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披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一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愈其能說極命草木
之知事未吏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使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
顯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緣

而生哉子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
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遠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
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遠而略則失之矣
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云
楊慎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緜洱水出罽咎爲西南巨浸蒼山像靈鷲
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褒然首煥然稱
犖然有當於中土之奧區卓乎無謝於古滇之奇何馮嘗稽之
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邱滇池

比之猶爲通封陸終爲皇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里
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敎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
常額爲司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
若干卷若徐霞客若竇滂若焚線若尊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
曰臚列實則錄存書亡若略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焉
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披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一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愈其能說極命草木
無裨於多識矣杜史溫泉郡公繙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
憲使黔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公

巖叅公蔡公奉楷及幣禮謁給諫宏山楊公刑守侍御中谿李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請士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叅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潤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黃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蹤採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一鼎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宣城之瀟亭矣其為新志之助豈亦多乎愼也恩謹

奇士流芳滇陰紫城君麓風誉受館傚居香界珥峯昔饑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房毫非敢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董玘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吾鄉劉君景晦磊落士也少挾奇負年幾四十始成進士益砥礪檢押欲自表見及官刑曹日吾胷不能析律骫令采摭獄毋害哉願吾心不可故折獄獨不為奇請他比一視法上下自為主事為員外郎為郎中皆然今年秋擢守雲南郡或私謂君得無難遠道與劉笑曰受命為守敢憚遠為然則易遠方歟曰愛夷亦吾民也吾何敢易或以語予予曰君言固當且不見夫為車者乎輈輗軏軜是不蘁則折矣是菲以其材堅其行遠完久也故用君子遠疚

類是矣且家君嘗為是郡其政與俗吾知之凡郡之所轄為州者四為縣者九而地之所出民之所食者不能當中土二縣環三四里而為縣其始特為控制夷民之慮故以吏多而安而其久也民亦以吏多而病矧郡居藩省下徵役視他恒倍焉而官取之披氈椎鬢之民役有更而歲無休嘻亦病甚矣然而其民據負茹荄忍死以趨事而不能自達者遠故也而吏于其土者水涉山行凡萬里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道塗之險凌曷之虞接于其形而動于其慮其不私使其身

圖而修百姓之忘者小吏百一長吏十一而黜陟之典又常不可理咨弊而鏤摳強而決逋鋪而漑籍侵漁蠲逋負倉庾出納賦役下上凡有司之政一更其舊而民少息茲家君去郡又十餘年其所規立存與否予不能知然民告病如予所知者必益以甚矣蓋其勢非得賢守制力堅而幹局完者無以宣上德而懷遠民宜君之往也夫古之立功名者固乘奮迹于遠君不難遠道豈為私便之圖不易遠民必有惠綏之政吾知其宣力致

遠卓然自表見而起任大事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士察郡
夫孰不能之也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因遊書以爲贈益君之弟
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聯家君之故郡故遂次第其語
以贈之且以詢濵之耆老道家君之事于今何如也
師範曰公之先人諱復宏治間守雲南廉幹有爲後覓以讒
去瑣瑣者腾仕矯矯者蹶長途世局固無足怪也然其子
與孫科甲蟬聯人以比蒲田林氏蓋亦食太守之報哉
諸葛元聲濵史自序
亭毒渾元之氣畤山流川發脈鼠崙而其龐厚奇佹者自燉煌
[illegible]之三 藝文 七
隴氏蓁嶺老若龍蹤旁薄盤錯萬里以至于濵則曼衍坦縯忽
開沃野水每衆自山頂而金沙黑水亦隨山分流或入東海或
入南海至其總滙于金馬碧雞之間者厥名濵池周廣三百餘
里旁地肥饒數萬頃環蓋殿帥下瞰巨浸冬温夏凉會無祲襍
凍粟之苦四時卉木未嘗改柯易葉風微狂颿澤不腹堅彌望
汪洋引手可掬晴沙月渚遊不擇時載酒舡歌留連竟夕蓋挾
寸又何克窺作者之堂與昔賢橫軫然向平有願不俟婚嫁孤
孀昔葉浪欲濟人神情躍然頓思洞補往臨擊弟元伯徒步入
洞庭之勝而無厭浪鷁濤領西予湖之宜而不勞工力修築
眞天壤間一奧區也惜皇初以來爲奭權結鍰耳鳥語嘍
麗獠獉狉狉故阿衡紀貢簒姬公敉王會僅象齒短狗孔鳥秉
黃丹鹿而已 夫空青丹砂琥珀瑇瑁珍寶且不少概見尚何
竹素文史哉昔祖龍鞭石梁海滿鼇巡游開濵五尺道罕越跬
步漢武經營十餘年糜竭筋賦倡六郡爲鸞糜復戀戀穿長安
士象昆明鯨石牲荅女牛祺立未踰窺九隆潛龐嗣孫馳魂金
碧之神儼然道諫議持節定紀徒有移文頌禱止已況蒙段姦
符禍屠二宋乃至數百年之久哉天厭華土久穢蠻荒雖蒙古
授爵頒璜涼風猶嗣特命眞人崛起南服重闢堪輿傳嵩髮于
林改頭換面追維前轍中更三千餘載若彼九黎百夷已矣其
間明王哲后宵無締搆名紳雅士宵無矢陳師武臣力宵無驅
[illegible]藝文 八
除師諸茵靡與名禽成敗得失至於山神海靈珍禽瑰獸蟲魚
鳥獸之麗其能寥寥寡稱平分疆啓土樹杞攸存羣玉庸成漆
園竹汲期古稽今之士往往樂道之奈何拘局代異猥云無徵
自慭名筆不一彰往也元聲小草餘生大觀未備經笥嘯腹孤
陋耽閒庶幾浸涉五車奪于家貧學殖弗茂殘簡蠹魚屈伸以
寸又何克窺作者之堂與昔賢橫軫然向平有願不俟婚嫁孤
孀昔葉浪欲濟人神情躍然頓思洞補往臨擊弟元伯徒步入
濵愛其風土純鰓樓遲偃仰不譽數歲偶與張元寶喬卿談
麗獠獉狉故阿衡紀貢簒姬公敉王會僅象齒短狗孔鳥秉
十三王故實怪其荒憬寥闊墳籍湮蕪惻然有動于中也遂欲

撫佚撮殘寫集聞見成一家之言第洪鍾寸筵綆短坎長恩無以振逸響引寒流而一往深衷便難捊割於是繭裹牢之詭誕綀摛縱之威靈瘴篝蠻斫踵蹻幾遍已而擔簦東徙涉歷多方荷觸本實靡不諏遺拾唾畋漁槀存雜物庶言獲睹拱璧乘窮探極又三十年于茲始得上溯鴻荒下臻熙代蘭管十易排纘方新合爲十二卷計數十萬言緘在行笥隨跡海內永敢輕以示人非逃兩刖之誅正恐貽十襲之哂也白首塵埋所甘心焉嗚呼書劍無成清時坐廢身旣隱矣焉用文之夫邱明訓炙尼父有病誇誣孟堅詳贍承家尚唾短識矧余山林涔謬勦竊拄

漏抱茲覆誡之意竊痛嗜痂之癖不亦難夫元賓問而慰余曰亡忠也壤擊衢謠勿聞帝耳小家曲說罔措芻蕘今有聖朝統一之輿圖卽不可少雲南之職貢有雲南今日之職貢卽不可無全滇史氏之完書備諸桂室蘭臺疇云非似雖然蚤不度量冤賢崇紘一映如斯聊足藏往事資曠閒云耳知我罪我敬請

劉綖撝岳鳳奏捷露布

雲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劉綖爲仰仗天威蕩平巨寇恢復三宣六慰傳露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不振恩威曁及於邊陲天命維新聲教復施於荒服寺膺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熙參照逆夷岳鳳等原以土司部落黠草賤夫狐媚欺孤謀主簒甲雄吞六慰威劫三宣馴至結連逆黨釁食諸夷遂又勾引葬酋憑陵中夏上年襲敗官軍肆無忌憚近年侵犯內地竄寓倘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邱壟所在碧雞金馬亦其桑梓故墟

是以蜂屯蟻聚謀爲不臧輒敢鴟嘯鴞張志非在小憑孽狐之邱跳梁見怪恃狡冤之穴跧伏偷安以爲威弧不射安知天網莫逃本職奉命以來神飛智湧足蹈心馳自奮與賊勢不俱生恨不滅此而後朝食爰於萬歷癸丑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橫槊誓師分哨並進披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旣以倒戈就擒脅從悉皆俛首受縛月射千山喜獲田禽之利風行大詔載揚霜隼之威惟時大義激於衆心勝氣騰於千里神武龍驤於七校憧鼓雷動於九天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欲移烟塵於海島鼓聲動地還期洗兵甲於天河鬼域盡在目中凱旋

徧諸掌上虎穴笑談一切收不戰狼烟呼吸自勦底咸甯據金沙城讎聆言有大而非誇通寧并跨南溟信無行而不利土地充拓者遠近不下數千餘里擄掠奪囘者旄倪髣髴計數萬餘人緣相機宜薄施措置撫岳鳳而姑縱之欲南夷聞風而懷服討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懲招孟密褒其母之慈賢招孟養表其兄之忠憤縛罕氏以復干崖之故上納木邦以慰殘蠻之來歸誘洞吾之忿爭使之自相屠戮諭阿瓦之款附使之反面仇讐襲城將於孟密剪點夷之羽翼擒莽塔於孟養去劇寇之爪牙至於芒市鋤波猫甸潰逋氛之渠魁勒碑勒定終養定不聽而去除

厚我之藩籬南甸雷弄盞達黔首之顛連極矣則賑貸之以固騰永之門戶切雲覓之思者望風而響應避水火之厄者趨負而爭先當鋤強戡暴之威存問死扶傷之惠試兵甫及二月挈塔爲之一空遂使海濱梟雄咸謂天威莫測追陬童叟共歌聖壽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莽酋猶然肆大若不亟加勦滅終爲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經略譬若建瓴假躡屣之威而剪除勢如破竹即於甲申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威遠營剖符定蹤連橫進討蓋雖不殺止殺實則以夷攻夷財不費而國威愈張師不煩而天聲益振其集堂堂之陣用成赫赫之功

俟蕩平之後另圖改土設流於平定之餘奠宜築圍建堡設大將旗鼓以控制其要衝立都司衙門而相爲犄角遂有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財可使富保障堅麾未形及練土著之民以足兵而力可使強久慶庶幾無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隴樹蒼山之色風清庭靜斷羌笳番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保萬世無虞矣地方幸甚國家幸甚敬馳露布以聞

陳用賓孝節婦傳

孝節婦住氏郡人也年十四通文藝能詩適庠生謝定定應成化二年貢生二子住以翁姑春秋高勸定終養定不聽而去除

四川開縣尹久不通音問住周旋勞瘁日夜紡績事翁姑供菽水歷九年如一日勤勤懇懇訓二子期成立謝翁常扶杖出北門望兒去路且拜且泣曰安得吾兒從此來乎見者酸心不忍聽也無何遣二子往迎官邸定方或寵妾相繼毒殺二子訃至住姑哭之幾死住藉救得生姑竟死翁衰日甚龔殮在牀席間住兩手撮穢顏色自如靜夜焚籲願減算以益公壽得奉公終天年翁久臥不能起私禱伏榻上仰天叩首曰願來世爲住媳以酬住孝住居皆頹垣破壁藐而見之者無不泣下翁病稍愈憐住苦辛乃邀親鄰勸之嫁曰無以吾衰朽故久勞吾孝婦住

以死自誓哭謝之公哭親戚鄰里皆哭哭聲振四鄰宿作詩以見志詩曰雲髮如蓬久不梳紡麻直到日將晡人皆謂我嫁鄭去我去嫁郎誰養姑刈薪勞供朝夕自甘也每感時觸物形之詩章大抵哀而不怨翁沒拮据以襄喪葬塵三年守制百日曰吾事已畢矣吾可從吾公姑於地下矣乃用土坯砌戶七日不食而死住姑戚鄰了者買棺殮之得歸終記於其壞當是時謝無族屬矣定亦不知所終云郡人尚義攜香帛拜祭於墓前爲之歌柏舟又爲之歌乘舟至今耆老傳頌其事無不潸然涕淚嗚呼孰謂節義之心不人具也葬之次年合郡舉其事於

有司有司覆以聞天子命建祠致祀得與金華宋氏列昭穆焉夫宋氏亭亭一記爲古今絕唱可與天地不朽者間嘗竊讀歸終記矣如云姑翁日夜相慈煎嗟怨錯教兒做官三旬九食腹未飽一夜十起身難眠公常思兒出北門望闕哀哀慟聲日日泣兒兒不見攜杖歸來淚滿襟公驅二子往探父親姑鄧母挽不住誰知夫寵異鄉妾尋將二子用毒治囚聞傳來至永昌姑聞氣絕呵仙鄉翁歸泣聲震天地孽倫大變遭非殃妾扶姑柩埋荒冢日慘風悽山色冷又云泣翁歸兮無兒葬泣姑臥兮爲孫哉天地爲愁兮人心惶草木爲悲兮猿鶴傷嗚呼若此等語莫可以照日月泣鬼神動金石莫節操冰霜哉住適謝則婦當以謝稱今合郡舉稱住節婦若不知其爲適謝者得非惡定之甚不欲系姓於定與

王守仁書六通

與安宜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魅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其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圍人代薪水之勞亦寓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以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宜慰諭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問問及之不

謂其遂達諸君若也慄息慄息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先朝
延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
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詰法以繩之使君必且
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
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
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
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
亦不得踰職侵奪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
當且盛衰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滅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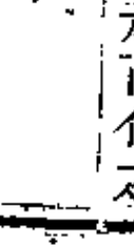
驛輸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
其未之思耶所云裒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蔴叅以撫綏
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
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
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
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南西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
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閫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力命之誅不
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
此以利害害撰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矣拂心
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詳
亮察焉

與安宜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坡長

阿資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僉君使之然君之
姊姊之日然阿資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匕箸雖
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
既而以使君平日忠貫之故奉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僉君討
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御閒皆妄倘可以澄及忠良其或坐觀逗

遷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
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
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帥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
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圍其間分屯築堡者不聞
撓斬以宜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
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蔓使宋氏自平安氏何
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塹飛
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
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

卧不出安氏之[illegible]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illegible]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
地千里號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號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
播州有楊愛恺察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
聞於朝朝廷下詔徵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illegible]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
心乎且安氏之[illegible]職四十八支奕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
羣支莫敢爭則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



然則楊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耶臆之愛未
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議之口息多端之議彌
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
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師範曰安官 慰乃語益酋名貴榮素黠驁擁兵自固公以書
繩之漸就馴擾公固嘗官兵部然其貶龍場特一驛丞彼貴
榮者先之以米炭雞豚繼之以金幣較馬而公之覆之也詞
温而厲意深而深使彼知遷謫中有不可以利誘之人財後
兩書之投其弭耳帖伏矣魏叔子素服膺公與李伯紀論

伯紀才太全微露力竭處自尋觀之李是英雄作用公見量
賢規模公能爲李李斷不能爲公真純之較恢張固當有別
矣公雖寓黔事關于滇故備緣之俾馭土司孫得所取法焉

與楊邃庵閣老求表揚先德書 王冬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
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不述者何可
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
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
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倡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

執事之謂其親然而同閭知而遂以草木謚之也謚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究然在疚謂其且無以生之送以葬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凭之乞鄉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時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與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寄楊蓬庵閣老乞誌銘書 壬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夫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應亦無愧於古人雖已泰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收斂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可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

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
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舟平
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
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
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則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
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
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言無不利伊日之

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
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倫生免死者之所
能窺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窮之以成其惡君子用
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
蓋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
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孝悌以立其德植之善類
以尋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心拔毛至此者執事其有
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愒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效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
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守任天

長夏記子抱甯軒楊愼寫韻樓答論轉注書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
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
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滌拔毛至此者執事其有
意於啟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
出作詩者據以為定若法家之玉律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
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
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

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行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響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爲字天忝孫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孫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曰之爲字有人忽在曰是其四聲其音若音

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曰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曰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曰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大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象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說隨以下十餘卦若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有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

揚雄太元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於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行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元林之外不啻什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鎰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即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圖之首云鴨之音鵝貪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於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諺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

之未醒迺謂刃尺之餘爲綺靡而遺機杼柲仞之餘爲洫匱而
遺巧斲奚益可乎予之著詳經與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次宋人者猶
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
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
張居正十三札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考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貺僕屢峻
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
丈會間語次頗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稍查毋爲乾沒

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
驅騙者之資耳況今朝廷清明侔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
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大惟留意餘不盡言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近辱嘉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湖蜀中士
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仟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

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繼遂料理人間事
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卽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
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貌然之軀
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
成緣熟上格下宇宮府移清內外宵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
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
塵寓跡蹔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
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
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卽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

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云洛回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儻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融狐狢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笑該科亦有劾疏俟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搉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谿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事供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

通奉覽

答滇撫王毅菴

前承厚貺即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略覽一過鑒鑒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邮刑者乃勒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已幾欲去其籍公之此刻亦取息之一

瑞也前撫鎮不和之證茲彼有鶯于山右之舉故為此先發制
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為不和卯此是以
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固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
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
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繩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
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求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
統馭雖仇讐亦將甘心頫首而歸載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

不服也安樂既為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
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
致疑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
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識宜可遂行承示已悉不敢
得壄此以謝妄議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盛辱朝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二事
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俱中

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亭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大諂
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亭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雖榮
小醜也不能為害國亭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
州巡撫方欲為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禍
奪乎今但當據寔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為之題請予此勘合
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深求必早為辨豁得此
事處明其罪自應未滅莫州守亦并申理今即先釋易世之罪
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今來人寢之遞西事誠如翰示公移
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賜末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託繁備極辛楚然道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又安國家無事乃猶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遂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緣日鎖歸宿無期帳惘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著旌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

呈一覽別有專啟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覽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師範曰有明相業首推三楊得君之專居位之久三人者志同道合互相汲引宜其坐致隆平也劉健謝遷楊廷和楊一清俱未竟其用徐階少有建白然多任智數惟李賢與居正矜忮皆所不免而任勞任怨視國事直如家事居正則丁憫撫鹽漕監司鎮帥無不受其陶鑄觀與演撫諸札冢冢數語足徵經濟至中溪公特于童子試拔作首卷遂身來鈞帷生之情藹然可掬使世之浮薄者聞之其

一裁答四十年師生之情藹然可掬使世之浮薄者聞之其

白問究爲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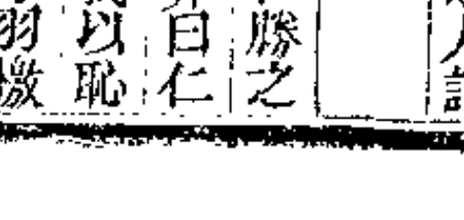
楊恒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緬途所宜旁多瘴癘日金雞崩赤石星螳螂川龍山鐵索箐諸蔻葬也不田不蠶刻以爲世箐居則以善刼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爾男能驅張而刼商乎否則無與爲妻者宏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彌渡戍普溯北以弭之也而竟不弭時有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殂歸命車下彝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貲而去若是者以爲牧羞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備瀾滄省執士酋而威之曰盜

所憑貨與盜同罪爾爲世官而縱寇分截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宜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克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且寇兇龍伏鑌姚傷路通又單騎躬至彝寺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以爾民爲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爲民皮棠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獲騰雞呼日前此我輩下山即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君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刼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涖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詰旦令而後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卓拜

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卓拜

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耶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處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灑泣撫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蠻蠻出等爲市無異編民行商客征哨堡寘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詬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而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載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轅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之人謀



於郡人願爲公立去思碑請文於予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績足以爲效矣其取土酋曰威撫等舞曰仁威道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恥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失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甫司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固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陳子廷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歷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玄賕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襆門縱吏上簡括囊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啟初趙忠毅公起居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奪俸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抑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卒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卒之日其友范少寶鳳翼數輩爲資棺以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寄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壽盈篋敝衣周身生

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寃狀始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徬徨歎泣而君已不可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歷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久根株盤互護法宏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脈不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湔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劾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劈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鉤索情僞膺擊毛舉所發必中故

一時輩皆推君為職志而羣小恨君為獨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個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抶撻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緜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輩語訛譁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吁衡搤擘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曰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雰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

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抵於吠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天阨君而至於窮死客死以為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齮齕君子以為骨髓血怨咀嚼而後快者竟何為也哉君諱元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絅父家

并縱后皇之孕育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僅求才於夢卜亦將令千萬人以為英公今已矣百口難名丸京可作執轡為榮此舉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之至情也深旱承陶冶遠大是期動輒得罪徒負教知定芳晚登公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照每相顧以得師忽山川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輒車之在駕莫一觴而陳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國朝蔡毓榮籌滇十疏

第一疏 請蠲荒

竊照滇為逆踞歷有八年生地人民豈能依然如故一自

天戈南指死我遺黎踴躍趨
之師豈果力無不逮與彼
新恩之不旋踵而下也今弊政
蒙蠲免
皇上沛如天之仁宜邊疆獲更
匪易去歲軍需頗急偏行
買已倍於正供而運費更
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
困敝已極米亦掕掐無遺
頃者麥秋既屆而去冬播種失時收穫千無四五額稅之
外尚不足供運糧之需迄今民無粒食剪有餓殍臣
憂心救時無策從來兵燹之後纔之饑饉未有如
日之甚者也我
朝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灾老猶有能言之者
今日之引領待命固急於
皇上特恩臣亦知其軍需浩繁何敢冒昧以請惟是滇屬變亂
之後拋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目下開墾之人牛種

未備逃亡無勾補之法生
可得此包荒之禁率土同
也查自逆賊踞滇按地加
之鋒鏑播虐萬狀民不勝
已過半矣及我大兵深入
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
桑麻久廢雞犬無聞重以
尤廷王緒胡國柱等所
慘蔽天日逆諸逆服辜之
已耳乃又以殺氣未除蒸
餒與死於疾病者又何可
口既非而田疇無恙者臣
諭九死一生之民勉以輸
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編銀兩共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
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無徵地丁紛紛
請命軍民涕泣呼籲宛無已時臣猶恐其以熟作荒以現
在為死徙嚴行布政使司啟光分行確勘開造實在地荒
實在死徙清冊并取其印結委無虛捏情弊若復按原額

追呼則滇民 既無賑卹之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將見賦額愈虧地方何時得有起色 臣按目前形勢揆之善後事宜相應亟請

皇上下令蠲除解此日之倒懸培全滇之元氣容 臣陸續招徠開墾隨墾隨報照例起科缺額人丁仍俟編審補額從此田疇漸闢戶口漸充屆指三五年間可復承平之舊是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實大也

第二疏 制土人

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結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驟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種類不一大都喜剽刼尚格鬬習與性成其土司擅土自雄爭爲點悍急之則易於走險寬之乃適以生驕故從來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職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而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司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無敢抗衡故安於並生而不爲大患自 吳逆搆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僞總兵副將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

迨我大兵深入各土司先後歸誠亦既震懾於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驕縱既久馴服爲難如馬之既軼而復歸也如鷹之久颺而初附也則所以謹其銜策制其饑飽者不可不亟講也先是大將軍等敲髓招徠各照僞銜換給劄付彼一時之權宜已耳今滇中一切弊政悉與革除若土司而加之總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顧獨因之可乎夫恩不自上出則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驕此畫狼子野心居爲固有竟欲使監司鎮將相與諛顏而地方有司不敢望其頤指反常甚矣是安得鼠竄土官應否需用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令照舊換襲土職是

廷議下反經之令已爲躍治之防 臣無庸復贅矣然其投誠之始以有所挾而得之者今廓清之後尚未拱手而還之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 臣愚以爲滇省土司宜請旨追奪武銜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緊行追繳祈

皇上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使知更始之會自有非常之恩而非前此倥傯之會可以徼幸而僭竊者不畏威而懷德者既奪其嚣凌之氣復賁以章服之榮有不畏威而懷德者乎此制之妥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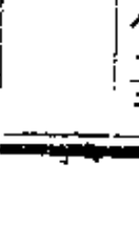
屠懷者臣并緩悉爲
皇上陳之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往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
村俱置無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土官徑自處決土
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
國法久矣則請著之令曰無萌故智勿作
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務使土人遵
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司各有土地人民而其
性各不相下往往爭爲雄長互相讎殺亦不禁而吞併不
已致亂隨之故明沙雪之禍可鑒也則請著之令曰各守

常度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搆釁者臧厥渠魁搗其巢穴務
申勦殄扶弱之義用遏亂萌此其一也土司踐土食毛宜
如手足之捍頭目故往者寇盜竊發俱土著人捕捉或一
土司有犯即令衆土司環而攻之匪直分義宜然亦取其
熟於山箐易爲力也則請著之令曰一乃心力備我聲援
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遣而置之軍法一
面奏
聞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使彼樂爲我用而控縱在我
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詐未始不可以信孚土性至貪未嘗

不可以廉格臣伏體
皇上懷柔至意開誠布公恩賞必罰革傚遺之陋習禁採買之
煩擾亦既駿駿向化矣彼其強凌衆暴鬬狠操戈豈盡天
性然與良由教化未明徒議招詩無益也臣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齊赴土官
衙門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務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將見
移風易俗即爲久安長治之機此其二也土官以世系承
襲不由選舉其祖父勢利相傳其子弟悉雖相尚不如詩
書禮義爲何物閭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國家八法計吏三年考績土官皆不預焉不肖者無懲閒有
二三賢者亦無以示勸欲其奉職守法也得乎臣請著爲
定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即由
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有志上進者准號郡邑一體
應試俾得觀光上國以鼓舞於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
以格有苗由此志也其土官以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
督撫察核具
題不肖者降革有差賢者增其秩或賜之袍服以示優異使
知以

朝命爲榮辱自不以私心爲向背此又其一也兩遞土司之
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奘逆殄滅者變亂之後其校裔各
回故土土人俱戀戀以主事之慝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
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無
論必不相安尤恐所附者益強大而難治臣請稽其宗派
取其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照襲原職按其
原管之地責令供辦糧差斯安置得宜豈藤自斷與滅繼
絕固曠世之



皇

恩亦衆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二也總之今日之土司
非猶夫承平日久之土司臣熟察情形悉心籌畫所當大
爲防閑曲爲調劑者有如此
皇上明鑒萬里如果以臣言爲不謬伏冀按臣所請特頒
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第三疏 請通逃

竊照叛逆既除根株宜靖
皇上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
下分插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
典也但先是賊兵四出原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

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間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
馬寶等四散潰奔則鳥駭鼠竄之徒又不知凡幾矣
廟堂之上早已洞鑒及此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
如有遵東舊人隱避山林者則令督撫招徠具
題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僞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俱著免死臣宣
布
皇仁曉諭招徠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在省已經起發者
不無中路逃脫留滇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追踪愈

亟匿影愈深非必其仍爲負固也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
延恐山箐之間久而爲莽苻之藪則清之宜亟也又有征
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一經追發乘閒免逸頗多觖望之
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
甘栖腹自斃則清之宜亟也更有八旗苦獨力等竟不隨
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馬匹尋在逃回
故時下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繹絡在途而林
莽潛踪正復不少頃者左衛哨邏拏獲此輩跳梁必爲地方大患則清之宜亟也然清之之

法行之都邑衙所地方則甚易行之夷方猺猓地方則甚
難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堵汛無分衙
衙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譏察更行各有司編
立連保甲按戶挨查雖有窮谷深山亦無不入牌甲之烟戶
烟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矣特以無所容而遁跡究
勢所必至又或一經逃出即便越赴土司既無保甲可以
稽查更無塘汛爲之盤詰此輩踪徑漸熟氣類漸親則土
司誠今日之逋逃數也夫以苗猺回測之性當叛亂之後
若復聽其藏匿罪人招納亡命則今日被捕亡之令即爲

異日萌作亂之機可不亟爲之計乎臣遍諭諸土司各令
清查境內縣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
禁令矣但此事關係甚大土人情志無常必所
皇上特降明綸使知勑戒凡滇省暨黔省土司首解逋屬舊人
暨八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
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
歸旗外餘仍仰藝

聖恩免其誅戮發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寬入生苗野夷之中
則根株永靖矣如果一無容隱即令具結存案如既不首

解又不具結或具結之後別有拏獲仍在本土司潛住者
立逮該土司正其罔
上之罪功罪一定逋逃未有不清者也至見在駐鎮八旗逃人
仍斯
勑下鎮安將軍隨逃隨即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久而流入
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
可據則旗丁指逃擾民之弊不禁而自絕矣

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
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滇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歲需餉
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正在度支告絀乃必分數省之財力歷數千
里之險遠以供此一隅亦甚難乎其繼矣是以因滇之利
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煩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訪進至議
而折衷之務審時地之宜盡經久之法則可因利於滇而
以佐協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
自出非如別省採辦之難而滇人俱以用錢爲便業准部

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六座豫自局設爐十六座豫
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鼓鑄錢無幾又米炭
一時騰貴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餘兩稍俟年豐穀賤
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設更行量地添局歲獲錢息何可
勝計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座豫豐局設爐十
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
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
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成獲
息一萬兩以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剝匠役厥

壞錢法者作何處分并請著為定例以示激勸凡銅鉛悉
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分行
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槩以銀七錢三為
則制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
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
者也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出偽錢專發支陞以易
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繼耗設有關口一
又有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買錢交人喜於得錢
蒙局因以為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

水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之火把箐定遠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紅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望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窖俱有鐵廠羅平之塊澤河運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戈孟石羊楚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緣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慶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逆

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新桂用力爲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知鼓勵文嚴禁別開官硐嚴禁豪霸奪民硐斯商民樂於趨事而成効速矣蓋官開則必派取民夫

開則自顧覓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硐往往往牟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膂力而無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趨赴如市者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寺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非爲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

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田莊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者必貪之以爲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矣既奉

行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來之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夫既非其已產安肯爲久遠計乎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當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況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恒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公者也今撫臣

見委道員按驗丈勘確詢係勘明冊報之日

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而高下之
令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
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產一概還
勢一受還價既入莊丁即係官田但除霸占者還民其餘
應一體變價又有先年人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
行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
本是固非一時之利而善後之長策也一荒地宜屯墾也

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
未行者以官兵防禦地方無分身畋獻之術耳惟是滇居
天末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之
艱細不啻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為之備其勢不
可以久且滇之物價無不與內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餉
尚不敵半月之需一人之糧豈能饜父母妻子數人之口
腹悉日久必氣阻而心離夫豈邊境之福哉臣是以鰓鰓
為慮敢請屯墾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別衛所聚屯而居有
事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鎮協營無主荒田按實有父兄子
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臣督
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
墾漸圖收穫以贍其家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
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
納條銀抵充月餉應輸夏秋二稅抵和月糧計所省糧餉
實多而於操練征防仍無貽誤其間或有死亡事故即擇
其同伍之殷實者頂種註冊毋使拋荒稍俟
國用既充民間生聚既廣前項所墾田賦悉歸有司或准永

遠作營田歲抵額餉均有裨益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為民
者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徒置之不兵不農之間求其翻然
為善也得乎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為業起科之
後編入里甲承辦糧差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是又一
舉而兩利存焉者也以上四事有益於
國家無損於民滇之言興利者率不外此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

第五疏 酌安插

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儀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

靠之人釋放爲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即古聖王泣罪祝網之仁不是過矣若投誠副
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
四省者以彼爲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
根株靖而萌蘖不復生矣臣思投誠副將以上僞總兵等
亦既犯順有作
皇上不殺而遷置之固其厚幸即僞參將以下凡係領兵助逆
者既獲更生之樂何辭易地之難自當遂一清查分別起
發無容置議矣惟是僞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

邊境賊脅其人籍其貲給一僞劉鴻麟之者有上老佔民
爲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劉而龍絡之者更有僞將軍
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子身投誠遂不論是兵
是民坐給一劉倉皇投報希邀率衆反正之功者凡此僞
劉實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
伍今乃與領兵助逆之輩一躲驅而去之似非
皇上矜全之至意也臣查此輩或有丁畝田賦見需供辦不便
遠死亡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
遷移之令紛紛泣愬各鎮協營屢屢具詳即撫提臣亦目
覩情形咨臣畫臣思桀犬可以吠堯況本非逆賊之爪
牙均係
朝廷之赤子亦何足爲滇患而必使滇之戶口加少爲哉且

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
遣發遂成展轉逃竄又或遣發之後乘閒免脫
四出搆亡騷然靡有寧宇啓番夷之窺伺滋山箐之叢奸
尤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廷息事寧人之意者也臣請將僞參將以下果曾領兵助
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僞給虛
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僞遊都守實管僞千把總事者
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僞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
以符雲南所立新人准其爲民之
廷議此輩居滇日久深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
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
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
未能攜帶不忍分離將使有家之人乘變而爲無籍之人

查考既以止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

第六疏收軍器

滇省賊遺砲位鉛硝礦一切器械俱經查收

題報見在分撥各標營爲守禦之需即投誠兵丁帶歸原伍

什物亦已行據各標營開報入額矣其自標營而外無分

漢土自宜盡銷兵革馴至太平而臣竊鰓鰓爲慮者痛定

思痛之民非必勇於賣刀買犢留一不仁之器即爲強凌

衆暴之階脫遇年饑彼且有所挾而易於爲盜此其一也

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

豈無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其留之不無叵測或私賣

夷地則益長其兇頑此其一也士人雖殺成風所恃者標

弩環刀已耳然且出入必以自隨乘閒輒行搶掠大爲民

害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

人得未曾有攜歸益甚其潰弈也各各帶歸夷穴投誠之

後會無一繳至軍前者未奪其逞兇之具何以盡消其不

軌之心此又其一也臣諮訪所及衆論僉同已通行臣屬

之文武衙門曉諭各軍民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

土司及各投誠僞土將軍總兵等一體清查然而衆志

難齊夷情多詐猶恐涓涓不塞漸成江河若復徹底搜求

又慮地方驚擾合無亟請

嚴綸諮誡使知儆惕并祈

勅部酌頒嚴例務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

甚晰但邊疆初復自與承平內地不同亟宜思患豫防尤

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兵而擅帶兵器行走者

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賣人者以通賊

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即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

造軍器火器並擅差令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見成軍

器火器者以謀叛論

奏請勦除滇黔一例而行仍責成該管鎮道府不時稽查按

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如是則兇器既除雄心

自息一以弭盜患一以遏亂萌久安長治道不外此

第七疏議捐輸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況滇省山多田少一歲之蓐僅

供一歲之需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連黔蜀粵西三省

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

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爲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內

之無可搜求外之無從設法濱民皆坐困而始歎補救之難晚矣自非豫為之防其何以有備而無患故講求積貯之法惟滇省為尤亟也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誡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汲汲為旦夕之謀豈能遽餘三九之蓄即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奈無素封之家可以勸輸無有力之人可以賑糴有司又以官貧穀貴告苦告艱雖勉力奉公其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於籌濱之萬一哉自古王道無近功是必行之三五年而後可責其

成效目下亟需積貯用備不虞專恃此則空虛始待之則迂緩甚矣臣查

國家末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會開捐輸事例事竣即行停止總在因時制宜非一止而不可復行者也即用兵時各案事例所以亟議停止者謂四方既經底定不復需餉緊急挨之時勢宜停且納粟而拜官而還職而遷秩者實繁有徒名器不容冒濫挨之事理又宜停耳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儘有可行之條一案當日

延臣條議原非僅為一時利便之謀至見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遇因公受過罷其抵銷均有神乎公家實無傷於政體其他可行之款正復不一今滇省倉廩未實府庫未充欲使初定兵民有恃無恐莫如酌開事例早裕邊儲合

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其條款之可行者酌為滇南定例亟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於他省而崇山峻嶺運送艱難故前此事例宏開惟滇省捐輸獨少必將各款應輸之數視往例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而收效自

速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有征調本省額糧未敷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如此三五年間緩急足恃特稍俟民殷物阜更何憂積貯之難此在今日不可不加之意也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生隙苗猓生奸亟宜壯我金湯用資守禦各屬屢請及時修葺勢難緩待者一也各鎮協營官兵舊有營房兵民不相雜處後悉將營房毀棄占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成何景象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

則議建營房勢難緩待又一也當此
國用浩繁蓄積未起上廑
事例定為銀米兼輸米
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
廢隊舉而財不傷邊備
第八疏 弭野盜
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
隱馴致太平無難矣乃
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
之策也夫野賊之為滇患歷有年

矣其初係新附蒙人嘯聚窮山為盜因其來如猋去
去若飄風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原非土人之外
別有此種野人及其孳聚多年自成種類遂於土司之外
另有此種野賊其倘酋魁為猺窟者曰魁在萬山之中跨
連新附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
新化元江易門嶍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
則車里普洱孟艮鎮沅猛緬交阯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
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也故明時流寇入滇沐氏勦莊
之人趨赴入山賊黨愈盛歲剿剉鄉村殺擄人口治無虛日
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以保頭錢歲以為常保頭錢者保
其不來刼殺耳自
本朝開闢滇南賊始稍稍斂戢然而索保未已警息時聞納
保懼死於法不納保懼死於賊滇人無告之苦莫此為甚
茲據南安州詳報康熙十年十月野賊出刼本州郭三郎
村經前督臣甘文焜具
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分後有緩征務在
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秋進勦是時兵權悉在吳逆
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調兵北勝將此案佚

之來年及來年叛作而勦之說遂寢今滇省雖無案可考
而從前野賊情形可槩見矣迨吳逆既叛郭壯圖雖授賊
首勒昇為偽守備尋與改名楊宗周尋復授為兩新偽忠
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為偽都司
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
保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
不遂劫殺從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槩於附
賊為盜八年之久招集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
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三月大兵入境逆賊

滇黔野賊乘機竊行搶掠兵威而不敢復逞臣更
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八口勒銀取贖其在逆中之流
毒如此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僞印僞劄
普爲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僞劄道八投誠大將軍
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爲善等各給土
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
亦既震懾於

天威而固有越志矣然而賊情難料後患宜防故爲籌滇計者
多不主撫而主勦謂撫乃目前之便安勦則一勞而永逸
也臣思勦則必遣土司督土人嚮導前驅過絕後路以彼
習知地理度山穿箐較捷便於制兵而制兵出邊隘分防
尤必慎簡精銳方可直搗賊穴今各土司新經歸附衆志
未齊制兵多係投誠及新募之人方在訓練未便輕舉又
滇省飛芻輓粟已久正民力殫敝之時稍息殘黎徐圖辦
賊非失計也且彼方卓面輸糧無復爲非之事而我以懲
前毖後頓興問罪之師似非

朝廷昭示遐荒信服蠻貊之意臣復咨撫提臣會議與臣所
見略同已行臨元楚雄二鎮臣暨元江新習等營將備挨

邊俸爲奇遷之計滇瘴之實國有造於滇者幾人哉是非
申嚴課額之條特著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逐事講求未易
起積弊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前此死
逃報矣使徒覬蠲除之令不爲補救之謀長此土曠人稀成
何景象又或多語招徠而漫無安撫捏申開墾而攤派包
賠從何時得庶且富即所以闢榛蕪謀生聚者之力行
宜亟也一在廣樹畜滇人既孳更生而無以謀生其勢不
可以久務因時地之利爲開衣食之源今以無主荒山勸
民種樹近郊隙地給令灌園但使瓜菽棗栗之徵各得其
養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安在綢之不爲贏而剝之不
易復耶則所以課種植稽畜收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裕
積儲滇在萬山之中產米無多運糧未便前疏請開捐
事例用實倉廩亦以官兵家口之區常平義倉雖經修舉
未能責效於旦夕耳然使以常平義倉爲救事而虛報捐
積塞責一時又或不知貴粟重農勵致耕三餘九何以有
備而無患即則所以勸積穀實邊儲者之力行宜亟也一
在興教化滇人陷溺數年所習見者背滅理亂常之事幾

無一脫漏牌甲之人自無一容奸究之地特恐奉行不
善反以編設擾民又或徇編設之名一報册結便爲了事
漫無督察是有治法無治人其能以虛文收實效耶則所
以清逋逃弭盜賊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賈滇南道
路險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異邑時遊棍竊充稅官市棍
冀充巡役物無大小地無遠近或一地而兩稅或二三十
里一稅到處挨求甚於截劫操奇贏者裹足不前有由然
矣今蒙
恩悉除弊政臣已嚴檄所司悉照經制額稅徵收其餘痛加禁

革仍申嚴塘汛毋許借名盤詰陰肆誅求并飭滿漢官
兵毋容短價強買然而市廛未集百貨未通一粟一絲其
價皆什倍於他省軍民困苦長此安窮誠使有司加意招
徠多方撫恤悉剔稅中之弊永除額外之徵安在日中愬
穰之風不可復見於天末耶則所以清關市鼓悅來者之
力行宜亟也一在崇節儉仕途之奢儉吏道之清濁係焉
儉或不致於大貪奢則未能有小廉者也自吳逆剝民之
財逞已之慾其溺於膏粱文繡鬬其驕侈釀成僭亂
是奢儉尤關於治忽明矣今滇吏萬里之官以裘敝金盡

之身當土瘠民貧之地非守已如寒儒而欲保其為良吏
得乎夫人無兩用之心豈有一心於聲色貨利而又能一
心於官守民依者臣常誡諭庶司約口腹習浣敝滅驕從
絕餽遺止宴遊屏玩好固已懲紈袴之習遏佚豫之萌矣
然人情率易放而難收安必勉然者之幾於自然長以官
瘠為民肥之地耶則所以惜物力祇官方者之力行宜亟
也一在除雜派雜派之禁率土同遵獨滇吏恃在邊圉罔
思顧畏滇民惟知陋例習以為常故往日各地方有當月
里長有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心紅紙張油燭柴炭一切
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給焉乃
至各衙門雇募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諸里甲又有上
司各行有司採買雞豬牛羊米豆布疋細及槭榔蔬果之
類有司指一派十短價剝民民之痛切難支莫此為甚臣
已痛加禁革有犯必行糾參然而耳目難周法久易玩非
藉賢有司共勗

國法實體民艱又安能弊絕風清以養地方之元氣即則所
以守禁令懲利藪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恤無告鰥寡孤
獨王政攸先況以全滇湯火遺黎復遭潰賊殺擄疫癘流

行之慘或父兄盡歿幼而無依或子女皆亡老而無養或
失其婦或喪其夫甚有一戶族而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
屯而止遺婦女老幼十數口者仳傖號泣之狀不忍見聞
臣雖倡率有司量行賑恤然而壺餐之德曾不終朝使地
方官無同其憂患之心無曲為生全之法此孑孑而待斃
者將安恃耶則所以續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
在止濫差州縣差人下鄉上司差人下州縣等一害也夫
錢糧案件各有限期軍民如或抗違有司何難申究有司
如或遲誤司道府豈憚揭參而必特差催以佐其風力乎

況滇省陋例督撫衙門員役覓得與有司分庭抗禮司道
亦擅設承差公然凌厲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索供應索
規禮甚至咆哮公堂鎖拷經承豁擊既屢取一呈文銷差
而已曾何裨於公事徒有害於官民臣於受事之初即已
嚴行禁止仍設稽查印簿令地方官按季登報稍弊漸除
然非奉行之官各以息事寧人為念行之既久保無陽奉
陰違及其事發而後處分隨之地方之驛騷已甚矣則所
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力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腹地或
視為迂緩在邊疆則最為亟切臣
既董勸兼行止各官眼

勉行事之時非請
天語特頒何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即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
必請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凡邊俸已滿二年即按十事考
其實蹟果其田疇既闢戶口既增樹畜既蕃積儲既裕化
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耆俊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
除無告之民全活甚衆官若足跡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
為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勸如其以十事為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

效亦聽督撫臣
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
自此泥色矣
第十疏 畢廢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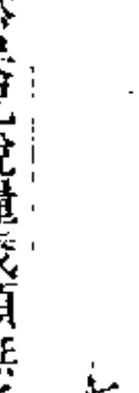
竊照殘疆初復必其百廢具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
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准部覆題
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治政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
無定制易於病民與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
以免廢墜者敢縷悉為

皇上陳之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至重七滇自吳逆
毀棄
先聖瀆亂宮牆飲馬泮池屯軍
文廟八年之久僅存斷垣頹垣已耳重以潰賊四奔所至焚
燬其在圍城之內則又半為析薪今自省會以迄府州縣
衛學宮在在皆廢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
皇上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蓁蕪不為整頓非所以昭示
荒振揚聲教也臣雖勉力捐貲倡率大小各官以及地方
紳士共圖修葺然而物力凋敝甚費經營竊恐未易觀成

遠難經始自必特行鼓勸之典使各出其好義終事之誠
夫乃孳力畢趨而成功自速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
千兩以上果於一年之內煥然重新者及大小各官捐助
銀一百兩以上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
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
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
民出政至重也滇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
逆屬占爲私第將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闆廂失士民之觀瞻毀
朝廷之體制莫此爲甚今恢復之後城內衙門基址茫然無
可追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遺房屋爲
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
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廒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有荷
且因循非
聖明百度維新之至意也惟是瘡痍未起財用未充拊建之難
又非目前所敢輕議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
必無承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

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酌撥爲衙門之兩便乎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僞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踴
各官自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晰報核
斯拊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凡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遠
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
其間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



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
既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
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好米賤則徵折米貴
則徵本罔上行私有由然矣況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
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勦責
令隨地運供事出權宜故不敢自惜其力今底定之後滇
滇大兵暨督撫兩標官兵并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
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
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苦告免率
藉口於勞逸不均而派撥之間吏胥尤易於操縱臣所謂
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

色行臣曉諭各[illegible]民切社有創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戍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
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
營鎮篤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
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
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為定例或俟大
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
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或多寡不等

要在足糊其口長養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法至
善也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
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費常數倍於他省故里民幫貼之
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夫役之為民病也久矣今兵燹之
後募夫尤難里民多衣食未充更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
一夫之工食足以贍一夫而後上不憚公下不累民乃自
省城以至平彝各壘所有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
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胥負扁擔風沐雨度山越嶺尚
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要擊此往彼來蹙頻相望統必

夫逃站倒斃堪慮報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
合請
勅部衙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斯用夫筋骨不
致饑其體膚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
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食米一升草鞋銀
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為例是尤黔民疾痛呼天
延頸以待者也
楊名時飭定夫徭示
為飭定夫徭永禁濫應以卹民力事照得滇南地處天末

不通舟楫差使往來唯藉夫役負運一切公務經臨或用
堡夫或用民夫此力役之徵成例相沿原有牌文開明用
夫名數自當照例應付者近則差役煩擾大小各衙門無
論是公非公輒用堡夫少者則用民夫數至累百遂
使值日之夫苦累不堪兼之院司道及該管驛站衙門差
役過往每每索折夫價勒取供應剝削無厭孚如鋪司原
設走遞公文乃差役委官以及府州縣官上府上省責令
鋪司負包裹行李鳴鑼前導歌宿處所令其溜馬繁役百
出即將弁千把等無不濫行役使抑且馬遞軍書緊令鋪

司引路拘軍丁擬繼隨之再如哨
瞭哨瑄以施之於軍伍也今衛所
有存其名者逃西不但不革且立
於大路搭蓋窩篷蔽棚祇候其護
哨兵承役是哨兵名雖革而實仍
餉文有差役武有撥兵何得多索
令民夫具雞酒還飯錢折乾橫索
差役每過村莊需索夫背負行
各路汛防兵丁往還調撥隨路索

入村莊索酒飯供給再各府州縣
裹糧跟隨擾送如廣南府營上省
四站男婦往來伺候民何以堪再
用夫多遂派及婦女州官於婦女
不得逃誤廉恥蕩然矣又臨安府
係武斷鄉曲之棍徒攬收公差指
江府屬路南州有預備夫當時吳
並無役使而州官猶借預備之名
入已胥役之婪索又倍之前院甘

不盡以上諸弊本部院下車伊始即知此等苦累竊恐聞
見未眞今體察已悉良用惻然若不嚴用禁革民困何以
得蘇除移咨督部院提督各鎮會飭并行司道嚴查禁革
外合行刋榜曉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堡夫仍任擾送之後不得令其留以貽累也況押逃護
文不得令其背送行李其哨兵哨長名目槩行革禁曲江
之包當夫一并查禁又路南之預備夫永飭革除追取舊
冊繳銷若本地地方官上府上省皆當體卹小民不許濫
用民夫出境遠送至有應辦夫差俱今男人承應不許派

及婦女凡公務差使到站例當承應者驗明牌票上載夫
役名數用堡夫者堡夫案名應付用民夫者民夫案名應
付不得藉禁遵誤如無牌票夫數即為私役不許應付其
各衙門書吏承差各營撥防兵丁俱不許擅用堡夫民夫
并不許索取酒飯婪折銀錢紓入村莊恃強宿歇勒索供
應務期弊絕風清登斯民於衽席該管驛道設立循環簿
飭發各驛站將每日經過各衙門差使取用應付夫馬數
目填注明白其有需索婪折等情許即實填簿內每月一
繳循去環來呈候本部院查察如有陽奉陰違仍踵前弊

一經訪問武則名稔提鎮會查
本都院志在卹民唯知執法慎
勿以其文視之
楊名時永禁加煎壓散等弊示
為永禁額外加煎牧令壓散烟戶商役大戕小俾竈丁插
和泥土鋪販高擡市價事照得
閩省產有九井各井之價
值低昂不一分井行鹽之道里遠近不同唯黑井為最大
產鹽亦多前院石以池東各州縣行銷黑井之鹽每多逋
用拖欠詭稱墮誤乃設立總店
在省發販利權在上而秤
輕價貴於此始矣又緣李司郭
逋王提舉三案虧空實多
且工食盤費不得不於鹽上作
法此安甯井行鹽之弊也

無從抵補遂爾詗停公議加煎
補空項及三案補完而加煎如
故竈丁困矣迨前院吳到
任後有黑井沈提舉作法逢迎
令竈丁前鹽時插和泥土
幾至三七殊甚病民前院甘出示禁止此黑井行鹽之弊
也白井之鹽滷淺易煎自前院修加煎之舉行而銷鹽之
法滯遂使計口授食名曰烟戶實領
之鄉保總領壓散窮民所食無幾而加倍給之家強之家
則不敢及且前鹽尚在後鹽又到於是百姓作三分七釐
領者不得不作二分六釐賣去以後領之鹽賤賣而完舊

雲南鹽政有防禁之行而牧令不
過案月出具並無壓散烟

其之弊結使以一事而已是故欲絕厥弊烟戶之害不得
不杜加煎雜出之弊也再查黑井之鹽在省設店行銷二
十一府州縣之引鹽原額每年五百四十萬觔繼因生蔴
日繁詳增六款前院又行收買餘鹽之法以足民食通盤
打算儘可惠民邨氓何用新井加煎補缺再如白井滷多
易煎據驛鹽道摺開從前收買餘鹽彌補各州縣虧空及
王餘鹽銷去查自五十八年至今從未聞有撥發彌補某
州縣虧空之文而各州縣之虧空如故則此項餘價銷歸
何處徒藉名以重累小民再查當日司道會詳仍給鋪家

小販秤頭鹽十觔即據該道冊開亦有加秤頭鹽十觔故
議價三兩一錢今訪得省店家人商役每多重秤大戥所
以每百觔之鹽名雖三兩一錢實則三兩三四錢矣抑且
高下其手每鹽百觔只有秤頭五六觔至多亦不過七八
觔每怪乎鋪家小販既受銀數之多索又受觔兩之短少
安能禁鹽價之不高昂邪凡此諸弊深足病竈困民本部
院前經示禁近聞玩違如故本應拏究姑寬已往為此示
仰撫屬軍民竈戶以及省店商役鋪家小販人等知悉嗣
後各井竈戶等只將正額加趱役食伐柴不敷等款勢所

必需歷來有皆遵照前銷外至於抵補虧空以及無名雜
出之加煎本部院盡行革除毋得以苦窮竈共應煎之鹽
務須乾淨不許仍前掺和泥土致干查出治罪如有地方
官再將鹽責令鄉保壓散兩百姓者即赴本部院轅門呈
告官以貪劣嬉參鄉保等立拏枷號決不姑容兩百姓毋
得隱忍甘受追呼責比再如鋪家小販赴省店買鹽者照
定價每百觔給秤頭鹽十觔價三兩一錢到店即發鹽者許
店人等於定額外多索及短給秤頭掊勒不即發鹽者許
兩等赴轅喊稟以憑立拏盡法懲處至鋪家小販本部院

非不知欲寬微利以為餉源之資今鹽價每百觔三兩一
錢之外不許商役多索及夫戥秤收秤頭照舊加足十觔
不許小秤短少兩等貨囤即使再有零挫仍折等項每百
觔不過二三觔而已計算店價秤頭合來每觔不及三分
在市銷賣淨多三四釐亦已足矣何至市肆每觔坐索
十二三四五文不等計銀四分之外邪示後其秤鹽之秤
以十六兩為準賣錢四十五文不許多賣滋事者察出拏究
其外府州縣之鹽俱各道照每百觔定價并照外給秤頭
舊貨百姓小販不得大戥多收小秤短給若鋪家小販只

許於資鹽正價外每觔淨多出四釐錢五六文即地方大
遠者亦不許越外昂價致干查究倘有鹽客各地方官不照
定價少給脚頭縱容家人商役大戥小秤苦累百姓者官
參役處斷不輕縱各宜懍遵毋貪本部院便民鄙意之意
滇之累鹽爲重務宜老商不復帖然者四十餘年乙酉
甫興山僻愚氓皆勁羅趨赴其狀若可憫而其愚則甚
安盪休養既爺亦無家知泰然之道宜爾也緬已諸
撫猶謂駐防未撤例無厥稅民稍不支而無良之徒
復進以加煎歷溯至論課求摠弼鹽老患遂甚于蛊丁
巳春釀成大變於是官民交困矣巳未十月初願開先
生出撫始定民運民消之局而千一切夫馬亦以職之
崇卑事之緩急勒有實額蓋楊公則纔完正鬮變在將發
之時而初公則拔釜抽薪變當已發之後嗚呼滇之人
亦　王人耳土地瘠薄輸轉艱難而征稅之紛繁供應
之冗雜賢役之苛擾尤有求如他省之十一
而不可得者夫飲水茹蘗固難遍責之當道然于水深
火烈之中略寓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後之君子
有深望焉

藝文第四冊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范承勳　雲貴總督奉天人

土夷歸誠懇請授職疏

石　琳　巡撫奉天人

進呈編輯全書疏

王繼文　巡撫廣甯人

乞免加增鹽課疏

石文晟　巡撫奉天人

請減屯糧疏

高其倬　總督錢嶺人

魯奎善後疏

鄂爾泰　總督滿洲人

平定烏蒙疏　修濬海口疏　興修水利疏

張允隨　巡撫廣甯人

籌酌滇省糧賦疏

尹繼善　總督滿洲人

籌酌會典元新普善後事宜疏

檀　萃　江南望江人乾隆辛巳會魁疏勸撫臧議　守禦後議　厥記

江濬源　江南懷甯人乾隆戊戌進士臨安府知府

條陳稽查屬夷事宜議

范承勳土夷歸誠懇請授職疏

看得滇省地處極邊苗猓錯雜其有在全滇之中而山勢險遠林箐深密爲滇民腹心之患者則有魯魁一山其地接襄千里內包各種夷猓多屬化外之人號爲野賊不知始自何年見今夷目則土名勒昻而改名楊宗周也此輩嘯聚窮山招集亡命乘機搶掠并索取近山保頭錢議勦則潛遁無跡稍懈則復行竊發已非一日矣經前督臣蔡

毓榮於籌滇疏內

題明部議作何撫勦不致滋蔓聽伊酌行在案臣到任以來

凜奉

嚴綸撫恤土司毋容擾害屢次宣布我

皇上威德於聲教未訖之地因遣土弁李跗雷等持諭入山招撫而楊宗周等既畏

威靈震疊又感

聖化懷柔遂遣目具呈情願傾心向化輸誠并籍所有把守口岸目兵分晰造冊齎投前來臣見其意雖在自新但招撫事關重大一面批行雲南司道查詳確議一面與撫臣石琳提臣萬正色等公同會議遣委臣標左營遊擊莊一虎臨安府知府黃明及臨元鎮臣馬山會委中軍遊擊郭玉明協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前至新平縣地方招撫楊宗周率領夷目普爲善方從化李尚義等及各大小目兵數千人來迎稽顙聽命歡聲雷動宗周照夷俗斫雞向天立誓據譯供稱情願眞心改惡從善嚴戢土人不許出沒爲非及再取保頭錢并願與

朝廷出力扼守口岸等語取有甘結在案該府將隨帶捐備

銀牌綢緞等物頒犒大小夷目訖茲據布政使李世昌等會詳稱魯魁夷猓性頑種別從來不入版圖今宗周等遠

慕

聖化相率投誠環跪誓天刑牲表信一切緝盜安夷保固隘口悉任擔承具結投報應請量授世襲微職以昭鼓勸楊宗周合無授以土縣丞普爲善方從化李尚義合無授以土巡檢之職前來臣復批駁確議且令恪遵

本朝制度照各土司一例剃髮驗明取結具報後據詳稱行

府轉行新平縣親到宗周所轄地方傳諭目民一齊剃髮

望

闕謝恩訖具結詳覆無異臣思魯魁野賊議勦議撫迄無定
畫今宗周等果肯革心向化俾數百年未靖之孽一旦消
弭數郡縣耕鑿之民得以安堵是皆我
皇上天威遐暨以致窮荒不毛之裔効命恐後也查魯魁鄰近
臨屬新平縣界應否將楊宗周量授以新平縣丞普
爲善原住了味地方在新平縣界方從化原住結白地方
在元江府界李尚義原住楊武壩地方在新平縣界各有
監口責在應名量授各地方名色土巡檢之職仍予世襲

統隸附近有司俾土蠻世服厥職各有于孫弊念咸知慎
惜名器不肯復蹈前非是亦羈縻遠夷之一道也惟是夷
猓情性無恒目前雖已重荅剃髮投誠行後僞有跳梁越
分臣等仍當整勵兵馬嚴加防範不以今日之請授微員
而敢弛日後之備禦也至宗周等所住地方確查委係深
山窮谷並無平坦之處可以建設城池其夷目土兵把守
要隘亦聽自行開墾瘠薄山地刀耕火種以資養贍免其
開報稅糧合併聲明

石琳進呈編輯全書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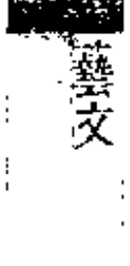
臣看得全書上關
國課下係民生奉
旨令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刪明白確查具奏仰見我
皇上愛民爲念四海爲家誠恐沿習既久有不便於民之處更
改增刪爲萬世不易之章程也臣安敢不兢兢矢慎以仰
副
宸衷惟是滇南僻處邊陲禹貢列諸要荒之服宋祖棄諸玉斧
之外我
朝定鼎無遠弗屆自順治十七年歸入版籍其賦役大概準

諸明朝之制而因襲之後因吳逆鎮滇剛愎自用擁兵加
賦以致民不堪命今幸
聖政維新重覩天日臣接部咨行司道府會議前來臣又採訪
輿情考稽舊籍其亟應議減刪除者有八焉一全滇屯官
田畝之糧過重宜減也按明初沐氏鎮滇置設衛所將三
分軍爲差操七分軍爲屯田即徵租以養軍又有名爲官
田者給指揮等官爲俸食聽其招佃收租計官屯田地每
畝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較民賦之每畝三四合至
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則十數倍矣茲當年以寬養軍原非

上倉糧米猶之佃民之納租於田主也迨我
朝開滇以來兵燹甫靖將
明時指揮等官裁爲廢弁軍餘改
爲編民其時叛逆暗握邊權按昔日之租額改爲正供之
糧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每年業將未完分數職名彙參
册報
題參降革罰俸勒限嚴催在案計自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
十六年止新舊帶徵共計未完丁折銀六萬二千九百八
十餘兩未完米麥穀豆一十三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差
撥交催法誠計窮究竟完報無幾豈眞官吏罷玩甫餘抗

逋者乎總緣屯官田地與民田接壤相攙其地利高下天
時雨澤人力播種事藝皆同而糧賦輕重各異況雲南原
係山土瘠薄之區刀耕火種之地較之蘇松宮腴田地所
稱財賦半天下者額重亦不至此大爲官民交困今議將
新舊裁併屯賦錢糧除草場地租馬場人丁學租照舊徵
收外其實在田地照分歸州縣民賦上則例起科計實徵
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零正耗米二萬三千七百二
十二石零正耗麥三千四百一十六石零於全書內更改
者也一黑白二井鹽課過重宜減也查全滇鹽政考內鹽
井有九除阿陋箐六井年該課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
錢六分井小課少辦納猶易不議外查明時黑井額課二
萬六千六百餘兩白井二萬五百餘兩琅井三千四百餘
兩此辦課之舊額也自投誠僞總兵官吏文開報黑井課
銀九萬六千兩琅井銀二萬八千
五百六十兩每勘微銀一分六釐白井課銀九千六百兩每勘
微銀六釐此係明末亂時額外橫加較原額不啻數倍矣
滇之竈戶從井汲滷始方鍋煎其柴薪背負肩挑人力工
本所費既繁又復加以重課則竈困矣行鹽之商率皆朝
謀暮食之人非若淮浙巨商挾重貲而行運也且駝運於
崇山峻嶺腳價倍費豈能捐本而賤賣則隨價貴而夾猓
遂有經時不知鹽味者矣即如浙鹺課價上則每勘不及
二釐下則不及釐許又如附近之川鹽每勘只完稅六毫
八絲同一鹽課何與滇省之課輕重懸殊若此也又查山
東福建四川貴州廣西等省雖省分大小不同鹽課多寡
不一而滇省僻處天末環夷孤小之區不惟不能與小省
之課同例而且倍多於大省此滇民之甘心食淡地方官
之不能督銷考職此故也今議以黑白二井照琅井每勘

六羣之例黑井除減川額外減徵銀三萬三千八百四十
兩白井徵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琅井徵銀九千六百
兩并阿陋等六井徵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其
課銀七萬五千五百九兩三錢六分遇閏加銀六千二百
九十二兩四錢四分零於全書內更定者也一開化府之
加譟過重宜減也按開化僻處萬山界連交阯裸夷環雜
向隸臨安府轄九土司中之王弄安南教化三長官司地
也明時分隸蒙自阿迷師宗維摩等州縣於康熙四年土
酋王朔等作叛叅逆勦平編為八里委署臨安知府曹得



貢勘丈額田七百五十九頃三十五畝六分零不照民田
科則每畝科米一斗六升三合共科正耗米一萬二千八
百石四斗五升三合零載入全書查通省民糧惟河陽縣
上則田每畝徵米八升一合零為滇省最重糧額矣今開
化比河陽又加一倍昔年未設府以前在蒙自等州縣每
畝不過二三升及改府之後驟加如許同是此項田地不
過改州隸府何致今昔懸殊夷民受累今議將開化府錢
糧除八丁條編差發課程商稅等銀照舊徵收外其原額

十四兩八錢普洱無耗秋米一千八十四石浪嫣等六寨
地租銀二百八十五兩查元江屢遭殘破之後煢煢孑遺
何能辦納驟加數倍之糧遂致荒殘愈甚今議將該府夷
糧除原額銀米商稅照舊徵解外其新增銀米各減一半
實徵新增并原額米共四千五百六十五石二斗二升零
浪嫣地課并原額差發等銀共四千六百一十兩四錢九
分零於全書內改正者也一通海縣夷糧及南安州附徵
裁併碍嘉祿條編宜減也查通海縣六寨田地五十七頃
七十二畝零額徵糧一百六石五斗九升三合每石科銀

三兩七錢六分有零較該縣民賦實重二倍夷民困苦難
堪今照議新定民例則實徵銀一百一十二兩六錢二
分零米八十三石二斗九升零麥二十三石三斗零以照
畫一礦嘉縣原額田四十八頃八十八畝三分零共徵秋
糧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每石編銀四兩二錢四分
零共徵銀四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零較全滇之額固屬
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徵應將礦嘉縣條糧照該州每糧
一石編銀一兩四分零之例實徵條銀一百七兩六錢七
分零米一百三石五斗六升三合零麥二十六石一斗
弊今議應於全書內刪豁禁革者也一無徵之場課宜豁
者也一麗江土府失額銀米宜免也查麗江界連吐蕃古
稱荒服原額米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三升零麥一十六石
三十九石五斗六升零地畝銀二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
零外認納條編銀五百三十兩一錢後因蒙番出犯將該
府所轄金沙江外中甸地方復佔其中甸等處額徵米一
百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已於
康熙十年
題豁免徵追叛逆反叛又將金沙江以內喇普地方割送蒙
番該秋糧二百石編銀六十六兩四錢三分久經無徵該
士官賠補將來賠累無窮且未便將無地之糧仍載全書
況中甸業經免徵則喇普亦應援免今議應於全書內刪
除者也一建水州無藝之徵宜革除也查明時設臨元參
將一員其日用等物派諸夷民計歲派村寨年例銀九十
二兩及子花檳榔核桃松子木耳乾笋麻子油月柴每年
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零又派馬料八十石
一斗零高糧二石原非正供錢糧實係私派橫徵因吳逆
搜查投誠知府范應旭呈報邀功遂編入額豈可因仍陋
弊今議應於全書內刪豁禁革者也一無徵之場課宜豁
也查新平縣明直銀場易門縣老場銅廠自明至今開採
年久今苗斷礦絕商匠逃散課稅無徵官民賠累不堪經
題部議未允但礦廠非同田地有耕有穫錢糧易辦此乃全
憑造化有無難必今既硐老山空而課稅不免節年俱係
各官捐賠但年復一年焉知不派累小民豈可以賠補之
項刊載全書今議將新平之明直場課銀三百三十兩九
錢六分遇閏加銀二十七兩五錢八分易門之銅課銀二

兩老場爐課銀二十一兩六錢一併於全書內除免者也
以上各款如屯賦之太重乃明時之相沿但時異勢殊革
既爲民衛所既併州縣而糜餉欠歲積官民交累又如鹽課
之過重商竈困於徵輸丁民苦於淡食又如開化之加增
元江之新增乃吳逆邀功橫徵麗江之喇普失額銀米係
吳逆割送蒙番以及建水之私派亦係吳逆搜查貽累通
海南安二州縣之重糧又新平易門之明直老場荒廢賠
課今當更造全書
聖諭諄諄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此正邊境黎民猶解倒懸之日
也臣道

十

皆會同經管錢糧諸臣再四參酌敬陳各款恭候
聖裁以垂永久再照石羊等廠歲有額課但苗礦之有無難期
永遠今雖造報似未應刊入全書仍照舊每年將抽獲之
課造冊報銷可也
王繼文請豁免加增鹽課疏
看得黑鹽井月增課銀二千兩向緣吳逆自秦入滇官兵
家口不下數十萬食鹽家多行銷稍易因而
題請加增原非行鹽舊額迨全滇恢復之後民多流散戶口

十一

寥寥課額虧欠難徵於康熙二十一年經臣會疏具
題將月增課銀二千兩遵奉
前旨減除今於奏銷康熙二十七年各鹽井課稅案內准到部
文仍令將此項銀兩自二十九年照舊徵收查濮省自平
定以來仰荷
皇恩遐播商民安享太平固已有年但逆屬家口盡行起發投
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見今戶口所增無幾食鹽甚少行
銷實難見在月額銷鹽四十七萬觔徵課七千八百餘兩
尚苦歷年鹽壅課逋商受催比官罹參處歲不能免會經
題請照琅井課則議減在案今若將此項課銀照舊增收則
增課勢必增鹽鹽愈壅而有司無地疏銷即仍不增鹽價
愈貴而窮民益難買食商民滋累較深各官徒受參處
國課仍然虧欠究無裨益是現在之額專望議減而已豁之
銀萬難加增茲據布政使于三賢驛鹽道王照詳據各該
府州縣并商竈眞民紛紛籲訴會詳前來所當仰體
皇上愛養商民至意據實入
告伏乞

勅部酌議將此項銀兩照前豁免則井竈商民均沐
皇恩永永無極矣

石文晟請減屯糧疏

爲密陳屯糧之重仰祈
睿裁以廣
皇仁事竊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屯糧之租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五年闢滇疾三桂遂將昔日之租改爲額徵

之賦及後變亂之時兩恤民艱任意坐派使各軍紛紛逃散因而遺累存下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以安但浮糧過重仍困輸將計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銀米穀等項歷年拖欠此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總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內經前督臣范承勳署巡撫時特疏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恩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著將歷年所欠屯賦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豁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遵在案則彼時題請帶徵早蒙
睿上屢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皆應一視同仁乃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

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賦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之與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所收之穀不遑贍顧父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數康熙三十八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旨編輯全書案內將此屯糧重困敘入憑陳未經部覆而以後

督撫臣未敢覆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皆重尤不便獨爲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銀之請也但浙江等省屯軍現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糧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無此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卽是民則與別省迥異況此軍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烟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邇年以來前督撫臣撫綏之功實沐

皇上柔遠洪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殘逆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閒未回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歲歲不清每遇奏銷各官俱愛功名竭蹶借墊者有之以欠捏完者有之遇一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衆又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熟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俞同總

欲爲民請命臣思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常各別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卽負我

皇上矣況滇省僻處遐荒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冒昧陳請如荷

聖鑒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現在軍餘易於輸納卽未墾荒萊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卽具報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理合恭疏

題請

高其倬籌酌魯魁善後疏

爲詳籌永遠甯謐之策以除野賊積患事竊照雲南魯魁野賊爲害地方情節及各大頭目現就拘繫勦捕經臣另疏詳

奏在案若不趁此勦捕既施之後詳籌調劑雖目前暫安難期永遠甯帖欽惟

皇上聖神文武中外乂安乃猶宵旰孜孜勤求治理臣荷封疆之寄千載一時何敢因循故縱

苟了目前仰賴
日月之燭照不遺紛更之小嫌謹隨地方形勢就 臣愚昧所知
籌酌數端冀得永除野賊之患稍靖地方所有各條謹臚
列於後 一雲南歷來野賊頭目平時皆居元江新平之
間若一經生事官兵勦捕則遁入威遠土州及普洱茶山
等處蓋因素係伊等瓜分討保之地夷民歲歲納銀如同
租戶甚至井鹽按日收課商茶按駄抽銀客賈猓民任其
指使供給食米傳報聲信官兵所向賊已早知消息賊衆
所潛官兵難得踪跡所以查拏不易勦捕頗難今雖加懲

創目下暫安若不趁此安營設防為經久之計空虛之地
廣袤二三千里內通哀牢外略異域無兵彈壓必仍為野
賊暗佔每年索保可得萬有餘金以此招養賊黨必將復
聚為患 臣細籌形勢應添設普威一營置參將一員守備
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一千二百名令參將帶兵
五百名駐劄普洱令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十名駐劄威
遠又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十名駐劄茶山其餘汛地量
分千把帶兵防守內制野賊外控土司再加以員弁得人
整頓不怠則此一方野賊之患自可消弭矣 一野賊巢
穴根株全在元江協新
營止屬臨元鎮管轄與
有事端未言勦捕先爭
兵又復參差前後呼應
設之普威營一併皆歸
聯絡一氣功過相關於
土州之地包藏禍窠牢
野賊敢於盜肆者固由
可逃及威遠土官可恃
撤不遵經 臣一面檄

奏拘拏一面發藩臬二司
題外威遠土州應請改土
民如出水火其地請設
歷一員兼管司獄事并
土井煎辦鹽斤再猛班
一員就近辦理民事令
民休息自此以漸化導

習營所轄之地向來營制新習一
元江協無屬故元新兩界之間一
交界互相推卸遲誤事機比及用
不靈 臣請將新習一營及所擬新
元江協營轄仍令臨元鎮統轄則
調遣巡防均屬便利矣 一威遠
西南一面歷來為野賊逋逃之藪
文武玩惕然亦以有此威遠一路
也威遠土知州刀光煥平日苛索
隱藏野賊通風餽食令其實報屢
秉公詳審容 臣另行具
歸流一則雲省門戶堅完再則夷
撫夷清衙同知一員兼管鹽井經
大使二員分管按板抱母及各處
地方離威遠三百餘里應設巡檢
各員責革土司歷來苛派項款與
整頓則歷來野賊棲託之藪可漸

變成內地而夷民永遠得免土司苛派之苦再查威遠乃
極邊瘴癘又係初闢之地各員請照例揀選調補以三年
爲滿如果稱職請照麗江府改流之例保
題陞用以示鼓勵則新設之員蓋加奮勉矣　一楊方普李
四姓土官向係招出賊目授以土職原期約束夷人安靜
地方今既不能約束族舍反聽藉勢爲非
聖朝名器何可濫加查李姓土職久因犯罪革除外此次糾衆
騷擾者皆方普二姓族人及其頂下夷猓方普二姓土巡
檢先事不行鈐束事後不能捕擒甚屬溺職查方紹祖普

成忠皆屈請襲之年現在請襲應請承遠停其承襲以示
懲創又土縣丞楊世恩此次野賊之內無伊宗族一人亦
無伊屬夷猓又親率土練隨官兵深入勦捕應仍留其世
職以示獎勸　一各處既擬設官添兵則俸薪兵餉以及
役使等項均需支給雲南歲歲借他省之協濟豈容更增
繁費查威遠之新開挖板抱母二井前於遵
旨覆奏鹽務利弊事案內計一年可出鹽三四百萬斤請以所
出之鹽分銷各屬可以平減通省鹽價今黑井已經加腳
減價白井已有沙滴分銷景谷雲南四小井其價原不過

給以恒產俾令得所則萌蘖不滋釁端俱息矣　一向來元新一帶猓夷習於討保之風其頭目每年所得成千累百名曰年例錢其後生每年出外一次亦各得三四十兩名曰鞋腳錢且所到之處醉酒飽肉滿意而歸利之所在趨之若鶩更兼元新各寨多係各目故居其餘零星小寨亦各有頭腦耳濡目染以爲徒手可以致富常思起而效之若不嚴加防範難必其故態不萌查各野賊出入有地討保有時九龍江口是其入土司之要道請於九龍江口相近阨要之處及各渡口俱設汛盤查或江外之猓夷欲

往江內江內之猓夷欲往江外者皆令該管官給以印票載明人數如山海關之例往還按數稽查即茶山客商及官弁所差兵役俱一例盤查以嚴出境滋事之弊再元江新平所屬村寨俱令地方官倣保甲大意編立里甲記其人戶名口歷來野賊討保必在秋成之後請每年令地方官於十月十一十二正月四個月之內不時親往稽查如出入者多必係索保務行跟究懲處不令稍有脫漏則要路之出入既嚴地頭之稽查又密形格勢禁自不敢爲非行之既久積習漸除餘患自消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土官不容夷人應考恐其入學與之抗衡又同族爲婚者甚衆倫紀未明除同姓爲婚已飭該管官諭禁臣又與撫臣楊名時嚴飭各員勤講

聖諭加意化導以變猓俗再請於威遠設立義塾數處令夷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先暫令於元江附考請

勅學臣就其粗通文義者量於元江額外取進二三名以示鼓舞俟人文漸盛再請設學庶猓俗自變文明曰啓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差發甚少其田土所出盡爲土官苛派入已今臣已令大理府同知佟世蔭守備楊國華將其田畝及各項錢糧逐一清查凡有土官額外苛派之項行令盡數裁革其應增納正額亦令酌照地之肥瘠更定賦額以資經費再查得威遠普洱九龍江等處土田之美大勝雲省腹內之地其山頂多水其禾一年兩熟然猶拋荒甚多者一以土夷人少不能遍耕再因野賊騷擾歲無寧宇若使土田盡闢不但軍糈足資更可化爲樂土其間尚有可開設州縣之處但目下人戶稀少江邊烟瘴未消未可驟言應籌之以漸臣已與撫臣楊名時令各地方官加意勸誨本處夷民廣行耕植又令招徠別處願歸誠實之百姓

行之既久積習漸除餘患自消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土

彼叛種請照雍正元年定例旱田十年陞科庶人烟漸盛
瘴自消居民愈多則賊風愈息矣　以上十條臣就一
得之愚謹酌調劑謹會同雲南撫臣楊名時提臣郝玉麟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鄂爾泰平烏蒙謝恩疏
伏念苗猓之性比於犬羊即不激成亦時反覆總兵官劉
起元之罪猶不在僨事而在辱國以全滇之兵加以所乾

三營軍有逃卒當十非關羽強無論未事
之先首告造謀者有人密報衆家者有人劉起元責懲忿
罵既不究察亦不防備罪不容於誅即果變起倉猝原無
知覺亦當整兵力戰或據險待援勝則賊降敗則自盡猶
不失爲死事乃並不一戰妄欲招安直至逆猓重圍兒橫
盜甚猶亥意魯何不反仍同遊擊汪仁賄買賊目欲保全
家口奔赴東川致盡被殺於離城二十里蕩枝河地面於
是賊勢愈熾謂官兵伎倆不過如此以致東威猓屬羣起
附和肆布流害人心惶惑據奔逃兵丁客民備述形狀莫
聖恩原宥慈諭屢頒　臣自知淺陋不能仰體
師不欲旁貸者也茲蒙

大心昌昧無辭悚惶倍切至於遊擊汪仁知縣竇枝大等倉猝
遇害累及妻孥者臣查明具奏加恩賞恤捧讀
恩綸感深存沒臣現查烏蒙文武各員內有効死盡命者有奔
逃被殺者有窜累遇害者有衝突苟活者有在外無恙者
有因遠倖免者其効死盡命時則遊擊劉崑馬秉倫把總
周世美等忿激殺賊各帶重傷陣亡又司獄陳天錫見鎮
將不戰於先二日即手刃其妻妾白刎於官署此四員者
忠義凜凜堪膺賞恤如遊擊汪仁守備楊天階千總李發
早部士奇把總張必宏王福外委千總王起鰲王國卿

等係奔逃被殺俱無可矜憐如通判劉鎮寶暑知縣竇枝
大教授李焜知事劉懋美巡檢葉祚薇係羣累遇害俱堪
賞恤如守備金必信巫茂崇千總王家彥蔡之斌把總卜
貴汪玉丁蓁劉士俊賴君翼等俱初係奔逃繼衝突苟活
者俱應革職究擬因現在軍前効力贖罪俟事竣再議如
烏蒙知府陳克復永善知縣杜思賢因公在省署經愍胡
鄂爾泰修濬海口六河疏
奏為報明修濬海口大修六河並請定章程酌留需費以
永利以濟民生事竊以雲南省會向稱山富水饒而耕於

山者不當濱於水者不饒則以水利之未講或講之而未盡其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而徒以增其害也故籌水利莫急於滇池之海口其上流爲

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四州縣下流爲安寧富民二州縣一水所經爲六州縣所係流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均受其害故於滇最急滇池之源來於城北之盤龍江經城之東而流於南會呈貢晉寧之水瀦而爲池折而西流至昆陽州界復北折而倒流由石龍壩至於安寧富民之北而入於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勢也流池即昆明池土人名之爲海海之大周圍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號爲膏腴者無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洩者唯海口一河而兩岸羣山諸箐沙石齊下沖入海中填塞壅淤宣瀉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明宏治時巡撫陳金開渠濬沙築壩鑿石民困以甦自此遂有歲修之例而不知海口之內有牛舌灘洲二處梗塞其中致海口內外不能通暢萬歷初復興修作亦只於牛舌洲之左約子山之下竭力疏濬其根未清改其患未息至今歲修

壅甚殊非長策

委令糧儲水利道嘗干傑親往查勘令將海口河道溯源窮流逐一修濬務期利與害除功爲布且補苴之計嗣據黃士傑回報勘得海口一河南北兩面皆山俱有箐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沖積而受水處河身平衍易於壅淤如北有白塔臘龍二箐水合瀉入河名洱宗閘壅淤之患猶小南有瓦泥箐那家園二水屬呈貢縣轄名普安閘有羅武箐一水屬晉寧州轄名漲水閘有天目芭蕉二箐水屬昆明縣轄名新村大閘皆直瀉河中每疏濬於農隙之時旋壅壅於雨水之後不究則淹沒堤廣開究則人工徒費沿海人民時遭水患皆甚苦之

行至平定哨一閘係雲龍箐水歸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安清水新村等閘諸水同至平定哨閘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住一勞可以永逸復行至海口爲船衙視見有舊埂一條沉埋橫裹其中埂外龍王廟前有牛舌灘又側而下有牛舌洲俱阻攔出水不能直洩詢諸土人此從前築以遮海口之遺基也其一灘一洲自古所有原未議修隨於大海近岸處用竹笮試探水深八九尺出海口外於龍王廟左海門村試探水僅深二尺五寸於龍王廟右近

豹子山之牛舌洲試探水則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
能暢達以阻海口出水之咽喉因令各爲丈量牛舌灘長
五十七丈上廣十丈中廣十六丈下廣九丈頂高一丈牛
舌洲長五十八丈上廣九丈中廣十三丈下廣九丈頂高
一丈二尺應將此一灘一洲并前一埂盡行挖去則海口
疏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等情臣復博訪確查即分
委昆明呈貢晉寧昆陽等四州縣照議督修其所用人夫
即令四州縣按名發給口糧并鹽菜等項雖係道使民歡
欣不怨而急公往役體恤宜優於是各州縣人民皆踴躍

從事於鋤正七八兩年農隙之時興工所有海口河道洱
宗曾安清水新村等閘壅淤處所悉已疏濬所有老埂牛
舌灘牛舌洲等處盡行挖出悉已寬深所有平定閘南
新開子河一道悉已修通復因晉寧舊河水陡流急阻阏
新河之水并新建偪水壩一座新河悉已暢流歸入大河
又於海口外之石龍壩兩岸山腳俱新築堤埂保障河基
悉已堅固所需物料并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合計銀五千
六百三十餘兩臣已設法辦理現今四州縣沿海沿河及
近海口內外居民既免淹沒并涸出膏腴田畝甚廣現在

飭查勘具報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於四境之內河
道甚多條分派別各有源流而其最大者莫如盤龍江由
嵩明州邵甸之黃龍冷水二洞及黑龍潭曲折三十餘
里至省城東北盤繞於城之東南西三面至西北而入於
海故曰盤龍江據安姚安府知府臧珊原任廣西臨桂縣
革職知縣劉永濬查勘估報盤龍江修濬河身河尾礙砌
石岸壩閘並應增開各子河新築各堤岸應需物料人夫
口糧鹽菜等項其估計銀三千二百三十餘兩其次如金
稜河自元時咸陽王賽典赤以東郊田多水少乃引盤龍
江水於松華壩鑿河一道溉田甚廣名爲金稜河俗稱爲
金汁河據安永昌府同知甘士琇昆陽州知州劉際平查
勘估報金稜河自松華壩至海尾約六十餘里應添修石
岸及新開淺水石閘二處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其
估銀四千三百九十餘兩又次及銀稜河其源出於城北
二十餘里龍泉觀之黑龍潭水經商山麓亦繞
城東南曲折入海今開通子河並分盤江據委安
寧州知州楊若椿查勘估報銀稜河即銀汁河自黑龍潭
至馬村通計上下流約二十餘里蒜村一瓦水自龍寺文

殊寺等閘並兩岸堤埂俱應加修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四
等項共銀四百一十六兩其次如寶象河在城南二十里
其源有二一自帆峒山小龍潭至板橋之東一自黃龍潭
至板橋之西於明陰寺前二水會流由官渡以至海約八
十餘里應委通海縣知縣臧在諄元謀縣知縣樊好仁查
勘寶象河至小板橋分為三支一曰猓羅一曰官渡一曰
舊門溪原埂壩閘俱請酌量砌礎石岸加築高三四尺不
等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等項共估銀一千一百四十餘
兩其次如海源河據委麗江府知府靳治岐查勘海源河

自海源寺至海約二十餘里兩岸土埂俱宜覓修坵莊上
下暗洞沙河堤埂應修築高厚需物料人夫口糧鹽菜
等項共估銀二百五十餘兩其次如馬料河據委署晉寧
州知州張浩查勘馬料河自黃龍潭至海約七十餘里有
白營村繞圍壩上壩溝清明溝以及橋梁二道除人夫照
例外所需物料共估銀四百九十餘兩又次如明通河其
河由三元石閘引注為金棱河之分派據委澂江府知府
王鐸署晉寧州知州章倫查勘明通河自沙橋至海尾
三十餘里兩岸堤埂甚屬低矮河身窄狹應修寬等百

里同知難以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當川巡察遇有壅塞不時疏通設或冲塌立即堵築亦請鑄給關防照設書役以專責成至於通省各府州縣皆有水利原無專員該部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比照內河道溝渠責令專理除雲南一府仍歸糧道管轄其餘各屬在地東者統歸地東道管轄在地西者統歸地西道管轄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明總督撫臣核酌勘繳則不二三年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而克濟國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盡力

民生殊匪淺鮮矣抑臣更有請者昆明之六河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所關尤鉅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者各項正款固不應擅那即各項盈餘亦未便濫費惟鹽道衙門歲有合科銀一千五六百兩不等並不在正額盈餘額外盈餘及各項積餘之內而鹽道張無咎絲毫無隱請即以此項撥作歲修之用昆明六河酌定八百兩昆陽海口酌定二百兩臨安三河酌定三百兩用則報銷仍造冊送部不用則存貯並撥餘銀兩統數積存以備大修之需似於水利民生更有裨益除將通省水利並達川粵河道已

竣未竣現勘加修各大略具敘題請外所有修濬海口大修六河並請定章程酌留需費由臣謹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查議施行

鄂爾泰奏修水利疏

爲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兼敘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惟地方水利爲第一要務興廢攸係民生修濬並關國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盡力

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難惜費忽焉不講若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最宜蓄水水少則田畝枯槁水多則舟車設一遇愆陽即頓成荒歲從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兩十五兩之年前事後鑒敢不預籌是以皆自淹任以爲

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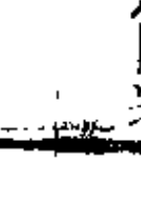
皇上愛民務本之至意即詳飭通查令凡有水利毋得膜視并博採輿論合看繪圖務期矢此恆心用資綿力但於治有小補庶幾慮可少寬志未嘗不如此乃迄今六載雖亦次第舉行然興修已竣而獲水之利者僅半已修未竣已竣

未安並應修未修委因未確
用深歉仄切望羣材此應了
聖鑒者也除昆陽海口及盤龍江諸河與修情由已另疏具報
外查雲南府屬高明州之楊林海又名嘉龍澤納龍門閘
衙二河之水並受四面山河各水會聚成淀出河口入車
翁江達金沙江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
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淹沒爲民患臣
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起直
利開宕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兩河並瀉水勢暢流不

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潦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
墾成田隨於雍正五年秋委員會勘並先將應年租撥之
衿棍二人枷示河干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土民懽呼踴
躍情愿出夫僦資給口糧並未多費於雍正六年春報竣
從此田畝歲收並溉出田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汪
地名海高地無水旱潦不均有需調劑臣先於雍正七年
據前任知縣邢恭先詳稟衙署前有龍王廟南爲北來
諸水所會開瀉水河約十里水不爲害一在城南二十里
地名乾墩子緣地無水池一望平衍廢爲棄土於池江邊
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田現已獲濟惟白江頭村
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漸高水勢難上殊無益灌溉徒費
人工復諄自胡家營北接舊河另開一道約長五六里甚
有裨益現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春可竣又臨安府有瀘
江一水來自石屏州之異龍湖合塌沖象沖二水及六河
九溫皆會於瀘江以赴嚴硐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州入盤

江而硐口硐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
雨奔滿四潰田廬淹沒土人稱有神物憑巖欲伐巖石輒
有風霾砂石必中傷人經委前任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
椎鑿不能入強入不寸許旋果風起砂飛礮礫從空擊下
斷工人一指臣據報謂神以庇民豈以虐民總制奉
大子命除患濟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隨通以誠告以正遣張
無咎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應手而碎十三重立盡復將
自瀘江至巖硐堤岸八百一十丈自塌沖二河至三河口
堤岸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并造橋丁椿窎淺諸件一併築
之南關長約五里已通池江一在城東北五里五百戶營
江一在城東三里龍王廟北傍

修於雍正八年四月內報竣現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
府屬之 建水州查自南莊土六營以下暨獅子田郭衣村
等八處田地甚多苦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即秋成失望前
任知州祝宏以附近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
細流不息入地無踪曾竭力開挖不能疏通禀報臣令以
穀糠填入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老鼠窟知
爲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爲廂穴中水勢甚湍激
隨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按次引灌而該
地田畝皆賴以豐收於雍正七年四月報竣府屬之阿迷



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該署州梁扶助
遵檄疏濬自水泉下遠州城由祿豐鄉直達盤江計三十
二里現可行舟於雍正七年八月報竣府屬之蒙自縣有
縣壩一區圍繞城外平出寬闊可成沃壤因灌溉無資遂
棄爲曠土查有城南學海據壩上流亦經淤塞若濬深數
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即可以肥田雖工程不易舉而衆
願速成該知縣王廷諍於雍正七年興修八年冬報竣又
曲靖府 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七成田緣尋
川一河 尋甸當朋南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發汪洋汗漫

全功現委地東道運維督就近督修又激江府城南之抚
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
名爲海由甯州入阿迷注盤江會流以達粤境每雨多水
沙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甯州三處利害共之
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而山溪水漲推砂滾石壅積易而
通暢難明巡按姜思睿會建牛舌梅子等三壩撼雨山之
衝激遏砂石之壅淤今石壩傾頹更無可恃據該知府王
鐸詳請興修 臣隨發銀委辦計石工二百七十六丈零首
尾寬深堤壩堅固又增築逼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滌井

砂於雍正八年 興工九年六月報竣河陽田新涸出三千
餘畝舊田遍種 現獲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
塘築堤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
一遇亢旱種插 艱難臣面諭該知州金鑰確勘詳覆其水
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蔴厰等處兩旁坡巖壁立四季泉
源不竭會流等口兩山廻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
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發給銀兩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
并將外口開窄寬深毋得省工惜費於雍正八年六月興
工掘出千家壩舊碑一版復指其缺略示以堅完於九年

三月報竣據稱不獨可灌千家并可以周萬戶矣又東川
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半為荒土而
城北蔓海一區寬長三十餘里地本肥饒因積水難消棄
置已久自割歸滇轄臣經發銀數千兩令前任知府黃士
傑於雍正五年開河三道一從馬五寨至魚洞二十里為
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木城二十里為中河一從拖落村至
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閘二座木橋四座水消田出業
招民承墾該守雖得彥又從馬鞍山開河一道約長十里
以濟蔓海從梅子箐開河一道約長十里會合中河及知

府崔乃鏞接任於九年正月加修旋據報竣其餘如尚明
州之寬郎河效古日足二里田畝同資灌溉因分水不均
里民爭挑筋令開子河一道俾兩里均平九年四月報竣
宣威州舊少水田僅資蕎麥知州滕扶助於雙龍山泉會
合處建石閘一座於戈山河口建石壩一座左右各開渠
一道於嘉慶落水洞旁建石壩一座開渠一道截流引水
均可墾田俱於九年八月報竣祿勸州地僻土瘠穀難成
熟惟正東東南等村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
水舊有水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

紆折鑿石成渠匯復溝水可灌田數千餘畝於雍正四年
八月內發價飭修不數月報竣大理有洱海之海口為附
郭之太和及趙州鄧川三州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每
遇兩水泛濫海田多傷據前任同知修世蔭等詳明興修
水得暢流田禾收賴於雍正四年內報竣又雲南縣有園
田一壩舊立閘三道引梁王山泉灌溉田畝歲久傾圮難
資引灌因開修溝閘並濬清海尾赤河尾業經報竣浪穹
縣因湖水氾濫疏濬鳳羽河等處築堤四十餘丈廂木襯
五十架業經報竣但補苴一時尚非遠計現復委勘加修

永昌府城外有南北兩河田畝攸賴因壅塞已久歲損禾苗據該鎮府等倡率兵民用夫一萬餘亦於雍正四年內報竣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速或給發承修或騰那濟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需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各屬地方如堤壩圩埂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各有稟詳事件零星俱無庸開敘此外如臨安之建水石屏俱受廬于溝之患嶍峨之城垣田廬俱受練江猊江之患曲靖之西瀘湘南甯之落水洞羅平之西北一河新興之玉溪路南之

蜡甸和曲之紅土田趙州之彌渡雲南縣之馬安鄧川之苴彌浪穹之甯湖皆應疏濬開鑿俾有利無害滕豐縣之宜重修廢橋定邊縣河之宜建石堤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甯府河之宜建鐵索橋皆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功多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臣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阿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有旱路二站亦經置備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因委總理之被劾原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草率粉飾並未徹底開

通故雖勉強行舟河路尚屬危險現復委員確勘妥議增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委試用知縣以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奏若得川粵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以上各件臣已切囑司道並詳諭各官實心措辦所需工費請於變價銀兩內酌量動支敢或藉端侵冒及苟且塞責者立即揭參以爲膜視公事者戒惟衆志若一期在必行庶百務無難皆克有濟且各爲地方貽永遠利賴之

皇上廑念邊方之盛心亦所以自求福而與有榮幸事也所有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敘陳明緣由相應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張允隨酌籌滇省糧賦疏

竊查滇省各府州縣兵多米少之處輓運維艱兵少米多地方米難久貯俱應實心籌畫因時變通務期兵民有益

定經與司道再四斟酌并行令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
葛森會同督糧儲道黃士傑詳稱查滇省額徵民屯稅秋
米石共二十一萬九千石四斗七升零額設制兵共四萬
七千九百八十名歲需銀八十六萬九百四十一兩六錢
零歲需米一十七萬二百七十二石八斗零以額米供支
外尚餘米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石二斗七升零以備兵
通盤計算米則支放有餘但駐防兵多之各府州縣所徵
稅秋糧米不足供支將應徵條銀通融折收糧米以資軍
食駐防兵少之各屬所收糧米足以供支仍應照舊輸納

米多兵少之各屬將糧米折解以抵兵餉民免輓運之勞
米無紅朽之虞昆明縣附居省會駐扎重兵人烟輻輳日
食浩繁所徵糧米雖不足搭放應仍將附近各州縣糧米
運省供支毋庸議改其廣西廣南鶴慶永昌永北曲靖尋
甸羅平南寧太和南安鎮雄保山新平支山會澤等府州
縣俱駐有官兵除將各該府州縣額徵稅秋糧米搭放外
仍有不敷會計撥運採買不免滋擾請將廣西等十六府
州縣所徵條銀內除軍舍丁差并差發馬場魚課照
舊徵收及存留錢三俸工應於各府州縣申報之日分

輸納銀兩外尚該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零照數全
折請以每銀一兩折收京斗米一石徵貯各該本倉備放
少有不敷亦撥運無多至米多兵少及無兵之阿迷寧州
路南雲龍雲州鎮南通海蒙自永平姚安元謀等十一府
州縣額徵秋米全數折收并蒙化府雲南大姚二縣額米
改半折收二共米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六石零請以每米

一石折銀一兩撥抵廣西等府州縣條銀二萬一千七百
九十六兩零解司充餉外尚餘銀三千九百七十兩有奇
應貯道庫照以一兩折給普洱鎮兵糧安寧晉寧呈貢昆
陽宜良富民河陽新興江川等九州縣稅秋糧米俱撥運
省倉支放石屏州額米撥運臨安府倉十二關額米撥運
大理府倉蒗蕪劍宣威霑益馬龍平彝邱北彌勒臨安建水
晉寧元江恩樂趙州寶川鄧川浪穹劍川騰越順寧楚雄
廣通景東麗江武定和曲祿豐師宗河西等二十八府州
縣雖各駐有兵以各處所徵糧米搭放并協運鄰倉供支
所徵條銀毋庸改折又麗江邱北之新墾建水之猛弄新
增米石係屬夷糧永行折徵業於奏銷冊內登明毋庸另
議至昭通永善駐有重兵額米不敷搭放經署三省總督

題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赴川採買輓運接濟條銀毋庸改米
維西營分防之阿墩浪滄二汛兵米不敷　題明以二兩
一石動支司庫正項折給條銀毋庸改折至維西額米不
敷兵食原係酌撥麗江倉米加給腳價運供除三站
不給腳價外每年約需腳價銀一千二百兩有奇向於報
部輕齎盈餘銀內動支今停止輕齎應於司庫備公銀內
動給再普洱攸樂威遠鎮沅等各駐有兵額米不敷支放
別無附近可撥今以銀一兩折給不敷買食又當量為加

增但無項可動今查有永行折徵之易門祿豐羅次定遠
并蔵歸豪化之宏邊等處係以米一石折銀八錢應解茲
各屬既以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亦應照以一兩徵收內除
題定之八錢解司充餉外所餘二錢通計該銀一千七百五
十餘兩作為加添普洱鎮兵丁折給不敷之用至中甸駐
防兵丁每年需米一千八十石內除額徵米七百三十三
石零不敷米三百四十七石零查該倉節年存米足供四
年之用應於舊存米內添撥動支後有不足另行酌議詳
請再查道庫尚存節年輕齎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

題達計倉儲之盈絀因時變通不以為額總期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相應合疏具
題

尹繼善等酌普思元新善後事宜疏

為敬陳邊地垂久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普思元新一帶自雍正十年逆夷悖叛擾害邊疆

皇上天威遠播調示周詳選將調兵嚴搜痛勦人民咸得安堵
地方悉已收甯經臣具疏
題報在案但邊境險遠界連外域處處深山密箐在在蠻猓
頑苗撫綏固應詳籌防範尤當嚴密一切營汛建制事宜
亟須乘此平定之後以為一勞永逸之圖臣與撫提諸臣
悉心商酌因地制宜量為增改逐條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攸樂營汛官兵宜移駐思茅也安營設兵務期有用天時
地利均要得宜查攸樂為普鎮右營孤縣海地僻處高山

水泉微細食用艱難兵丁多係單身最易逃走人人視爲畏途史難招募自攸樂至思茅相距甚遠在在深山險箐瘴汛兵孤勢難存立一遇有事聲氣隔絕思普之兵不能及時應援即太平無事而烟瘴甚盛水土惡劣兵丁多致傷損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纏綿筋力疲弱難以彈壓地方臣在京時荷蒙

聖諭令將三省事宜與大學士鄂爾泰悉心商酌鄂爾泰亦以攸樂營基未安嘱臣另籌臣細查形勢與撫提諸臣

攸樂等日已據報完城工五分旋遭兵火究之與攸樂相去不遠烟瘴亦盛移非長策查思茅地方高爽水土和平北接普威南控江壩實爲形勢之要臣宜將攸樂一營撤歸思茅將右營遊擊移駐統領並將攸樂同知亦移駐思茅通判一缺裁汰車里江外各猛地方係宜慰司管理所有錢糧武職今再四斟酌每營必須添兵一百連原額計算每營各九百名三營兵二千七百名庶極邊遼濶之地可以守禦有資矣

一三營汛地宜籌酌安當也查普鎮中營原設等角通關哨兩大汛左營原設抱母鎮沅新撫恩樂四大汛右營原設

之地幅員甚廣料理需人原設知府一員事無巨細俱係知府管理雖設有經歷僅可備供差遣知府遇事公出並無印官在城或遇緩急別無一員幫助非所以重地方也應請添知縣一員駐劄府城所有倉庫錢糧戶婚田土監獄事務悉歸經管再添典史一員以備任使知府得有餘力專司總理庶佐理分任各有其人彼此相資緩急有賴至新設之縣仰請

欽定佳名鑄給印信以重職守

一普鎮三營兵丁宜酌添也普洱全境縱橫綿亘約計六七千里額兵二千四百名除親丁公費及分佈塘汛外存城之兵甚少前歲猓賊猖肆兵力單弱守戰不能兼顧及調兩迤官兵遠路奔馳而賊勢蔓延地方已遭荼毒是設兵不足猶之乎無兵也但增兵大多又慮山路險遠糧運維艱今再四斟酌每營必須添兵一百連原額計算每營各九百名三營兵二千七百名庶極邊遼濶之地可以守禦有資矣

一三營汛地宜籌酌安當也查普鎮中營原設等角通關哨兩大汛左營原設抱母鎮沅新撫恩樂四大汛右營原設

猛旺思茅兩大汛又中營原設整董一小汛左營原設猛
班三圍二小汛右營原設猛旺倚邦猛烏慢林猛養五小
汛凡小汛兵丁每處或四五十名或二三十名離營爲遠
散碎零星平日徒作踐夷人有事即先遭殘害況多分小
汛大營兵單欲調動則前出後空欲分應則顧此失彼前
車之鑒歷歷可指是兵勢散而無濟不如合而可恃也應
將三營之整董等小汛一併撤歸大營以壯聲威以收實
用至於三營大汛又有當詳加斟酌者中營通關哨一汛
界在把邊阿墨兩江之中實係元普咽喉應撥中營守備

一員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劄又把邊
渡口亦關緊要應於通關哨兵內撥出外委把總一員帶
兵五十名駐劄遊巡江崖等角一汛接壤元界之里仙江
實係夷猓出沒之地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
汛此外尚有兵六百五十名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
員外委千把四員隨總兵駐劄普城又左營遊擊原駐威
遠守備分駐鎮沅今查威遠地方烟瘴甚盛鎮沅爲適中
之地風俗強悍較威遠緊要應將遊擊移駐鎮沅與知府
同城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千把二員兵三百名隨

遊擊駐劄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劄
思樂內抽撥三十名令外委把總帶領分駐三家坡防守
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防新撫內以
隊目一名帶兵十名於界牌安哨稽查其威遠地方以主
營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二百五十名
駐防內以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防抱母井其左營原
貼防攸樂兵丁一百五十名令千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
帶領隨總兵駐劄普城又右營原駐攸樂今擬撤歸思茅
應令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千把四員帶兵
亦可不必設兵惟以普藤猛旺茶山直抵九龍江一路節
令各土弁沿途按站設立土塘遞送公文又班鳩坂係思
普咽喉應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劄
班鳩坂保固道路此外尚餘兵三百名令右營遊擊原駐威
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帶領隨總兵駐劄普城統計總兵
帶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四員外委六員馬
步兵二千一百名駐劄普城則官員兵丁力量充足無事

司以壯聲威有事可以供調遣仍令各營汛備弁每月撥兵五十名於連界各路彼此會哨一次換旗巡防不許騷擾撫多事庶營勢謹嚴兵力整齊可以緩急足恃矣

普洱地方遼闊宜慎選土弁管束以專責成也民人錯居皆有鄉保約束夷猓雜處務須土目稽察內地之土目必當削其事權而邊境之土目又必使有專責查江外各猛地方已有宣慰司刀紹文及土弁刀細悶納保守以為藩籬雍正十年逆夷蠢動江內江外到處煽惑是時刀紹文年尚幼稚未經承襲紹文之母刀氏同土弁刀細悶納力拒妖言率衆堵勦辦理糧運保固江防實屬深明大義懋著勤勞仰懇

聖恩應否比照烏蒙案內隴慶侯之庶母二滕氏四川沙馬土司沙氏之例給與封典並賞給刀細悶納土守備職銜以昭獎勵至江內之六版納及茶山整董烏得白馬山六困一帶幅員遼闊山深箐大且烟瘴甚盛既不能處處設兵在在置官若不令土目分管漫無責成地方難以寧謐今通盤籌畫除猛烏易武小猛養舊有土弁召編任虎队千無容另議外查普藤土千總刀猛北深明大義始終效順

隨師搜勦歷著勤勞應賞以土守備職銜將猛旺及糯竜等二十四村寨責令管理其茶山倚邦一帶均係高泥查有倚邦土弁曹當齋為人誠實隨師勦賊勤勞素著應將倚邦茶山責令管轄整董亦屬扼要之區自土弁召第於叛案內拿解地方無人鈐束查有土目召音隨師奮勇甚屬出力應給土把總職銜管理整董再猛腊地處極邊與外域接壤最為緊要彼地頭人召糯極力堵禦難運軍糧甚屬急公效順應賞給土千總職銜以示獎勵責令保守邊境至白馬山六困整控一帶原係土弁刀輔國管理查伊兄刀興國不法律應連坐但興國謀叛輔國實不知情一聞蠢動即報思茅文武協同守城又著伊妻防護倉糧以資兵食後經發往効力贖罪輔國奮不顧身實心出力捡獲賊首並將白馬山一帶夷民全數招安甚有功績應賞還土千總職銜仍令管理地方必能格外感恩以圖報効再攸樂營汛既撤其三十六寨需人管約據宣慰司刀紹文及各土弁公保叭竜損管理窩泥寨喇鮓區分管滿蠻寨俱皆誠實可用宜令管理其餘叭目火頭俱擇勤慎老實者分派充應仍不時嚴加稽察果能實心効力自當

酌加獎賞如有多事滋擾即當拿究另行更換此並非以
久經歸流之地而反責成十目稽地方總係流官管轄土
目不過分查地方惟以土目管土人仍以流官管土目庶
窮山僻壤瘴癘險阻之區莫不各有責成各有約束地方
文武止須提綱挈領彈壓撫綏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似亦
治理邊夷之要道也

一普洱府治宜改建石城也普郡地處極邊接壤外域實甲
外之咽喉滇南之門戶既設鎮府必資城郭現在雖有土
城一座但土性浮鬆一經淋雨易於傾塌殊非久遠鞏固

之計且易啟蠢類覬覦之心應請改造石城方足建威消
萌其思茅土城應再修葺堅固並於四面添築砲臺鎮阨
城垣亦日久圮塌應一併修築則捍禦有資邊疆永賴安

一官販賣私茶兵役入山擾累之弊宜嚴定處分也思茅
茶山地方瘴癘不產米穀夷人窮苦惟藉茶葉養生無如
文武各員每歲二三月開即差兵役入山採取任意作賤
短價強買四處收貨滋派夫馬途運送是小民養命之
源竟成官員兵役射利之藪夷民甚爲受累前經歷任督
臣鄂爾泰
題明禁止兵役不許入山　臣等又將官販私茶嚴行查禁但
不議定處分弊累不能永除請嗣後責成思茅文武互相
稽查如有官員販茶圖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擾者許彼此
據實稟報如有徇隱一經察出除本員及兵役嚴參治罪
外並將徇隱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總兵知府照苗疆文
武互相稽察例分別議處庶官員兵役不敢奪夷人之利
而窮黎得以安生矣
攸樂一帶之鹽課宜寬免也查磨者烏得整萳猛烏四鹽
井皆在極邊瘴癘之鄉與普洱府治相隔甚遠春夏水發

味淡惟秋冬可以煎鹽爲數有限附近山多箐密夷人罕
事耕種專藉此鹽零星貿賣易米資生雍正七年開於籌
畫普洱建置事宜案內
題請添設大使二員駐劄猛烏整萳猛烏四鹽督煎辦課仍以瘴盛不
能往井將大使裁撤令夷人認課銀二千兩自夷人認課
之後獲利輕微生計不贍雍正十年閒逆夷叛擾塞井毀
竈附近諸夷奔逃四散井地一空是以雍正十年十一年
分課銀無出經撫臣張允隨會
題請免現據鹽道張無咎具詳設法招徠尚在興耀不前無

人煎辦臣思課額虛懸總於
國帑無益錢糧有限不如恤惠窮夷仰懇
聖恩將原定認納課銀特賜豁除仍賞夷人煎售庶各安心復
業而兵火之餘得以生計有賴矣
一就近歸併村寨以便管轄也地方界限最宜劃清若隔裂
篤遠勢必稽察難周如元屬善政里猪山者鬼布林臘猛
三鄉及上下猛緬猛松左裏又惠遠里之磨鋪薩等糯那
阿扇那補怕南害等寨地近普攸距元十站二十站不等
相隔遙遠應以管轄應將前項村寨歸併普洱管轄仍選

委土弁目就近分管又查元屬惠遠里之西薩猛列地方
離元江五百餘里去威遠甚近應改屬威遠管轄又有鎮
沅府屬之壩朗壩木壩癡三寨去鎮沅九站去元城止二
百里應劃歸元江管轄不但稽察甚便即一切上納錢糧
充應夫役不致有遠路奔走之苦矣
一威遠宜歸鎮沅管轄也查鎮沅一府戶口無多止轄恩樂
一縣事務簡少威遠附近鎮沅向設同知一員經歷一員
不隸府轄聲勢殊不聯絡應將威遠地方改歸鎮沅府管
轄原設之同知改作鎮沅府分防威遠撫夷清飭同知一

又鉛網買一汛向係猓賊出沒小徑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又漫干壩一汛爲恩樂太和廠斗門鄉出入門戶且與從前各猓賊舊巢緊接實屬要區應撥千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丁一百五十名駐劄防守內撥兵丁三十名以隊目帶領前往太和廠分防巡哨以衛廠民又舊哈一汛若宰要區且與楚姚之界牌汛相爲表裏應撥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又揚武壩一汛駐劄魯魁山底甚爲緊要應撥兵一百名令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帶領防守又嶽我縣城原設千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今應照舊又塔龍一汛接壤丁癸二鄉並易門之馬頭等處最是藏奸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又化念一汛係新平魯魁門戶應撥外委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又俄爽一區爲魯魁出入小徑與臨安石屏河西曲江等處相通地既偏僻又無營汛故從前野賊得以任意往來應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劄堵截其原設之新化州樹哺拉灑冲亞泥壩黑泥哨歇塔圖等汛均可不設應汛地皆居扼要足資防禦而亦無客星單弱之虞矣

一元新土目宜禁止擅管地方以杜擾累也查元江新平均屬內地凡稽察村寨約束夷戶俱應地方官自行經理非同普洱邊方僻遠必須設立土目以資稽察乃元新村寨向被各土目私行霸佔有某處屬某土目頂下名色分疆劃界竟成世業以致不法土目科派索保恃強欺弱無所不至夷民畏其威勢莫不羣聽指使有呼輒應及前歲野賊猖肆各土目頂下之人又多附和隨從彼此推委不能約束若不亟爲清理不特夷民世受苦累兼恐因循日久漸難鉗制應嚴禁各土備弁目以後不許霸佔村寨一切稽察約束事務俱令地方官管理不許仍存某人頂下名色各村寨原有火頭即如內地鄉保應令文武地方官會同查明務擇誠實守法者充當應更換者更換其土備弁目只令聽候地方官差遣調用不許向各村寨土毫滋擾如各土備弁目仍有霸佔村寨擅行索保私養後生仇殺生事及匿藏盜賊玩法爲匪者即嚴拏正法地方官徇縱失察

題參議處如各土備弁目果能安分守法毫不多事差遣無悞盡心効力者於平底令地方官核實具報分別獎賞應

夷民得安耕鑿永休

國家休養生息之宏仁而士目削其事權亦免尾大不掉之
後慮矣再元江府城原設漢捕六名此葦需索滋擾實屬
腹民之蠹應行裁革以蒔地方

一調用鄉練宜用文武印牌也查土練皆係百姓並非土目
私人非奉官調不應擅動歷年調用土練大抵土目自傳
木刻者俱多行之日久恐眞偽不分姦徒易於鼓惑應請
嗣後調練務以地方文武會銜印牌為憑不許土目擅自
私調並遍行曉諭大小村寨鄉管頭人如有土目不奉印

空

牌以木刻小票擅調鄉練即赴文武衙門具報以憑嚴拿
照擅調官軍律治罪如鄉管火頭通同隱匿一併究處地
方文武失於覺察並行參究則土弁目無權可操實屬防

處均宜建造衙署營房以供棲止統俟委員同前議應弹
應修城垣砲臺一併確勘估計詳核另

題

以上一十六條就 臣等愚昧之見斟酌調劑以副我
皇上慎重邊疆真安黎庶之至意其普洱一鎮元江新昇兩營
現添兵丁共九百名應照馬一步九添設但各標鎮協營
額兵均難抽撥而悉行招募又多糜費 臣等悉心籌酌查
演省督 臣衙門向有隨丁名糧一百分撫 臣衙門向有隨
丁名糧八十分經前督 臣鄂

奏明在案今軍務全竣賞費無多[illegible]等養廉儘足敷用應按照營制將[illegible]標隨丁內撥出馬二步八兵餉一百分撫[illegible]親標隨丁內撥出馬一步九兵餉八十分以充普洱等處新添兵餉又查雲南奇兵營原設馬兵一百八十名步兵四百八十名守兵三百四十名與滇省各營馬一步九之制不符且滇省跬步皆山無需多用馬匹應將奇兵營照例改作馬一步四守五營制其減出餉乾銀兩亦撥作新添兵餉是雖有減撥之名營伍仍係充實錢糧又可節省其餘不足之數另行招添合併陳明是否有當[illegible]謹會同

雲南巡撫[illegible]張允隨雲南提督[illegible]蔡成貴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師範曰章疏之關于國計民生豈淺哉不徒以文以其理不從以理以其事漢之董江都晁家令唐之李贊皇陸敬輿宋之范希文李伯紀明之王伯安張太岳尚矣今縶中所采籌國裕民無不抗迹古人他如楊文定之條陳事宜傅文忠之奏止征緬阿文成公議停駐防其為功于滇者皆炳炳在人耳目云嘉慶戊辰春三月記于皖城之抱甕軒

禦寇賊議

方今之患營空倉空庫空猝轉其空而實之蓋有道存焉奸匪之徒瞷此三空恣行搶刼所過村寨居民奔逃無敢堵禦之者使所過一處不早為之所其空益深事不可為蓋三空之患猶恃有民固其民不至於奔逃使之各自為守在於檄行州縣申明保甲團集鄉勇凡民之逃先生於畏賊一人逃羣從而逃棄其家室老幼畜穫賊得據之以恣其擄掠淫殺故賊愈張而愈多遂至於不可制今固結居民民有所恃不至於畏賊各顧其室家老幼

蓄積齊力出而禦賊賊聞之必不敢來攻蓋攻難於守城堡之守以高臨下村寨之守以逸待勞故守者之一可以敵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領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士民之有身家智略者領之各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賊必不敢入故結保甲集鄉勇得寓兵於農守望相助之遺意不假力於營不待饟於倉各自為守不仰給於庫各自為守不倚於官而賊不能擾轉其空而實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之行或疑其驚惶百姓夫百姓驚惶由於無所倚恃故聞賊即驚賊至即逃今使四鄉之民各恃其村堡都會市井

之民各恃其城郭關廂不畏賊而怒賊且同心共憤以攻
賊正所以安集百姓使其有定心也固民即能任地任地
即能生財此相因之道也民心既固不至奔逃耕於野爲
農民聚於堡爲鄉勇則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種
如故而糧有自出是倉不空也丁地之銀厥鹽之額舉皆
如舊是庫不空也去三害而獲三利出一紙通行文書可
以收實效矣蓋爲政之道憲府總其大州縣任其成故地
方有事責成於州縣雖曰親民亦不能以一身獨爲
也必分之士民書役鄉保以共襄其成夫獲一案有賞失

一盜有罰處分皆歸於州縣故州縣莫不盡力竊強黨少
則曰盜奸匪成羣則曰賊然總之皆盜也責成於州縣非
難辦者也漢時渤海賊起龔遂爲守單車到官賊即解散
胙河叛殺太守朝議棄之杜欽說王鳳遣任職太守往於
是以陳立爲守即便誅平古來如此比者甚多故成功多
由於守令凡夷民之變宜選州縣風有威望爲夷民所信
服者鎮撫之庶幾收龔遂陳立之效亦一策也至於守禦
之備細謹陳數條於左

計開

一檄行府屬州縣轉行民間申明保甲團集鄉勇保護村寨
使村寨百姓各有所恃不致驚慌逃走此第一上着
一村寨臨其大小各推土民爲長各率丁壯爲鄉勇一切耕
作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團集守禦其守禦有效則計功
獎賞着地方官詳明或給頂帶或給匾額以示鼓勵
一守禦器具須簡便易辦牛兼乎農器耰鋤棘矜皆足以爲
守禦之資鍬鋤刀斧之類農家所盡有者去短柄用長柄
即可以守禦去長柄用短柄仍爲農器日本國兵以長竹
竿着小斧頭如牆而進鋒銳莫當鄰儌之民械鬬以長貓

竹削其稍入桐油鍋煮之比鎗刀更利鳳頭鎖間械鬬用齊
眉棍先以炒石灰裝入鴨蛋殼大懷一枚就敵先拋蛋殼
烟霧迷空然後用棍進擊先據上風拋蛋無不勝者又用
長竹竿紮深刺把於竿頭調之狠牙免亦輕便可使此皆
不大費錢而易辦者也尤莫便於飛石即童子飛擲礫之
戲手臂之勁能打數丈高且遠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傳
楊林未裁併時尚爲縣有賊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曰避
非計也丁壯能走矣老弱能壽攜之走乎男能走矣婦女
能盡隨之走乎銀鈔能帶而走乎畜一切能攜帶

以走乎與其畫還於畬至於出無所依歸無所宅終不免於死曷若同心致死以禦賊賊退而家室可完吾當率先為汝禦乃教其民用飛石之法每五百人為一排飛石子擊之賊驚以為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論功陞布政此法尤便之至於早晚閑空時練而習之以當戚具尤少年所不厭者

一村寨各居民門口宜築矮牆狹巷僅容一人進出明正德間山東盜起許忠節公達為某縣用此法教其民但以一人持短刀守之門盡開而賊不敢入村村皆然賊無所利奔他縣擄掠公以功陞副使凡事預防且易為辦者也即守城之法先於水邊路口多築牛馬牆防其衝突毋使近城而城外之關廂街市可保蓋防守之道遠先在於四鄰近則在於四境至於入境已大張皇至於薄城喪失尤不可計矣許公令民沿門築牆蓋亦守城之法變化用之者也

一守禦城池其法亦如村寨而尤易為力大府州縣居戶百萬數千萬十萬即次而中下且數萬即小而至極亦敵一村寨且數百戶出一人禦賊已為數不可紀極為地方官者但使其團聚不至於離散則保境禦盜原所不難上年設炒麵廠之法甚善官不費而大兩於民艱則知此地矜士父兄之可與有為在上官有以獎勵之者仍照前法以為團練守禦之備當無不樂從者矣

一馹路衝塗自板橋起至亦資孔止除依城池為固者不計外其去城池遠者亦申保甲團練之法其中間馹道兩頭有關廂口口外築牛馬牆其兩旁民居客居後戶之外各築牆連接包裹之以為固其餘皆如此法教其民但以防守村寨法

一民自為守貧富不同量貧富各出濟力以保障鄉邦不至於失散其為功德至大而自己之身家藉衆力以保護不至全為拋棄而貲盜糧為已為人交愛其利是在互相勸諭耳

一此事責率在地方官有功奏陞加銜其失陷村寨計過照例治罪

檀萃守禦後議

鄉勇者民兵也異於官兵官兵廩於官其添設良難民兵因其民其團之最易故行之於古而效行之於今而亦效者良以其易也唐馬燧鎮太原募厮役數千教之戰數月

遂成精卒若干年擴羅兵數萬威震北方李抱玉鎮澤潞三丁編一獨其租稅給之号矢三年皆爲精兵二萬不廩於官庫實兵雖爲諸軍冠李德裕帥蜀立雄邊子弟總十二軍威聲震於西南此皆承衰弱困敝踩躪之後棘手難爲而轉弱爲強會不旋踵惟取諸其鄉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險故見功易易耳然猶須募練也其不待募練者莫如民自相與爲兵南唐淮北與周接壤世宗侵唐已舉江北而小民相與聚山頭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豈待上

之募練乎宋之河北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滿弓面鉏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有警擊鼓立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戒至盜賊親戚墳墓人自爲戰敵深畏之況盜賊烏合乎故羅大經論民兵之利謂張魏公帥川陝令挑選强壯以知縣爲軍正尉爲副不半月得兵二十萬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已用其法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蓼旅多敗兩淮山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敵圍安襄分諸郡兵與湖北義勇

生於臘底到沈公署住二十日親見土民感戴家志成城屹然金湯之固行至漢口街衢熱鬧如故武昌亦自帖然又言掃滅胡家寨賊無一賊得脫僅遺婦女弱口收禁至今提閫時官兵猶有殺傷鄉勇竟膠折損鄉約保正各領所統之鄉勇所執器仗惟刀與長鏢衣掛刺鄉勇字皆自備不煩於官官但鼓舞獎勵之即大收其用故論功賜以頂帶某馬牌子力戰加之六品銜所以人心踴躍爭爲出力今若照孝感已行之例只在傳集紳

人面加獎諭多出告示以鼓勵之當無不

孝感甚得民心事平後新令至民不受以爲吾公伞吾城保數萬生靈苟去吾公吾等卽爲之死寃莫之敢奪仍祝事率常又念吾公清苦競則之難萊備線媼亦日有投是知州縣之吏能清廉卽得民民其爲守禦上官不能以勢夺而已亦不至於獨貧此皆事之可風者某家皖苕間感沈公之保障一方過絕教匪不致蔓延於江北淮南數千里之地其功至大而吾家鄉之受賜尤深故表明其事共率此行之使知其成事易而見功速耳爲三空之思故議

開集鄉勇官不費而事易行若出於召募費空難以爲給必中止然鄉勇非但應急卽無事時亦須備也再商行之以爲何如乘此民心踴躍之際而終行之百世之利也

以平易近情之論立擷撲不破之法誰謂篤學人不娴經濟○沈君昆明人中辛卯鄉試與予善賊既平銷回安陸本任抑鬱以終旅櫬頗楚者數年近始變產迎歸宦局如此能不令人一嘆

江瀆源條陳稽查所屬夷地事宜議

甘院上凡材知識淺陋驟膺繁劇諸多未諳自初夏履任以來舉凡察吏安民撫馭邊夷各款要日惴惴講求咨議

惟恐勉副職守之未能竊查臨安爲滇南要郡幅幀遼濶與交阯南掌爲隣所轄十土司十五掌寨計其文報程期遠距郡城動需五六日及旬餘而後至其與外隅毗連之地瘴氛淫毒夷種叢多而三猛尤爲極邊臨渡汛塘最關緊要雖一切防禦事宜具遵舊章辦理邇皆長威懷德宵諳無虞惟是諸夷好貪小利不善謀生歷年內地民人貿易往來紛如梭織而楚粵蜀黔之攜眷世居其地租鑿營生者幾十之三四每有狡詐剽悍之徒始或認種田畝並借販賣茶葡針線爲端希覬盤踞繼則夷情旣熟輒敢多

方煽誘恣其把持甚至窩引匪人肆竊擄奪搆釁釀案牽累無辜而若輩仍得隱匿姓名置身事外鬼蜮伎倆固結不揺此等漢奸實爲夷方之蠹某諸訪旣確亟當設法清其源本嚴行查辦至如土司掌寨世襲其職巡防控馭責有專成務在遵守夷規嚴肅外防廓清內境庶使村落各安生業藉以保其土地傳及子孫茲不揣冒味謹就管窺所及謬擬數條具呈另摺是否可採伏祈衡奪飭遵再事隔查禁夷地新定章程尙蒙允准施行若僅由某奉批示禁恐習玩已久遽難必其遵從仍懇徑領禁令通飭曉諭

得各民夷咸知令在必行益加感悚不敢玩違實爲公便
謹議如左

臨安土司掌寨地方凡內地民人挈家久處租種爲生者宜設立甲總嚴行稽查也查此等民人落業夷寨畜妻生子丁口漸繁遽欲逐戶押遷勢既不行情亦未順然若聽其連村聚族性匪馴良其計謀較勝於夷愚其徒衆每聯爲漢黨視放債盤剝占奪財產之事藐若故常或復誘使作奸犯科供其巧攫而外來回生可疑及爲匪滋事之人浸尋混跡其中懲恃鄉井之親獲資積託逗遛勾結肇制平

民至受累難堪即不幸往往有事應請仿照編排保甲之例凡屬內地攜眷安家在夷已久之戶責成各土司掌寨每村寨市店挨戶清查十家設一甲頭十甲頭設一客總概以夷人之模直曉事者爲之着落編次客戶姓名籍貫給與門牌註明作何生理男丁女口若干係於何年月日搬住該處現在作何生理逐戶開造成冊不得遺漏名口由該管土司掌寨呈報府縣存檔備有盤剝誘唆不法等事許即呈明近環居人等稟報客總確查屬實即轉報土司掌寨解府縣究治並將家口遞籍不許仍留在彼爲累

言治於已事難爲功防於未事易爲力編照各土司掌寨均有扼要隘口向因內地赴彼貿易每多挈族而行日久相沿疎於盤詰遂致遊蕩匪棍混入爲非應請頒示責成各土司掌寨於曾轄扼要諸隘口各另派妥實目練五名宜給循環印簿二本常川在口稽查凡入夷營貿易諸人悉令報明籍貫姓名同行幾人販何貨物計若干馱擔往何處販賣於某月日經過某關隘出入一體分晰登填不得稍有遺漏按月將印簿送府查核循去塞來接續無間遇有攜帶家口入夷覓住之人概行禁止至於形跡詭譎

隻身無業或三五成羣藏帶器械並藉稱係本管府縣差役營汛兵丁查無印票執照以及各處游牌不由所過州縣掛號者即均屬多事游惰務須加意究詰孥解嚴懲均不得任其混入夷地其貿販人等驗明放行亦毋得任意留難仍飭令土司掌寨着落分管村寨目練伙頭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刻巡查視其貿易貨物多寡限以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如有未經登簿匪徒潛入滋事別經拿獲究出是何處疎虞即分別柳責若各汛卡隘口有能盤獲匪徒送官者無論弁兵土目均酌量獎賞以示鼓勵

一夷衆與內地民人聯結婚姻宜令分別嚴禁杜絕盤踞也查客民經商投向夷地聚家而往者漸次已繁更有本屬單丁之身挾貲潛入初惟倚漢奸在彼代爲營謀已而愚夷墮其術中取便一時至與聯爲婚姻妻以子女因而遞糖夷婦往來村寨行放錢債滾剝多方是若輩始則以漢奸倚漢奸張其聲援之助繼且以夷婦交通夷衆逞其刻削之私攘取財貨由於此準折土田由於此鳩聚滋多厥禍張滋甚昔復一日查禁彌難某前條所陳雖於入夷貿易人等請飭限之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正恐夷民無知誤爲若輩籠絡轉得藉有新立家室碍於驅除是亦急宜預爲之防嚴行禁止應請嗣後除內地民久居夷地已有眷口落業成家者毋庸置議外其有隻身寓處希覬侵踞之人嚴飭各土司掌寨逼張曉諭無論是何種夷衆概不許受其愚弄擅以婦女給配爲婚並派令分管村寨目練伙頭按戶嚴查如仍狃前習即以違禁之罪罪之則若輩單隻孤棲無所留戀舊居之鄉井轉深慕思清肅夷方庶幾有賴

一三猛地方緊接安南南掌夷界宜慎密巡防嚴禁出入也查臨屬有猛賴猛喇猛棱猛蚌猛丁猛弄號稱六猛而賴喇棱三猛尤關緊要其外夷進入三猛要口有禮社江一道於乾隆五十年奉前制憲奏撤那黃渡等處弁兵移於禮社江之斗母閣及下游大石硐兩地安設汛卡常川駐劄並資巡防其藤條江之那黃渡金子河曲嘴橋及三猛緊連黑江各渡口着各土司暨各掌寨設立目練時刻防守並責成猺吾卡土弁龍瑄帶領目練協同各掌寨按巡稽查不許外境民人潛入滋事亦嚴禁內地民人擅出生端現在俱屬甯謐第恐日久生玩弛於周防應仍請申飭

土司土弁掌寨嚴密盤詰毋容久而疎懈或生釁張擾害
之處更立定限期每月將巡查情形稟府一次核其勤惰
分別勸懲卑府仍按季通稟鑒察以照慎重其內地民人
久經寄猛居住各戶及赴猛貿易之人悉照前條所陳實
力辦理以歸畫一

一土司掌寨所轄土夷漸習滋訟宜令嚴究主唆斷截根株
也查各處土夷種類不一習俗各殊內附
自內地民人熟知其蠢頑之性從而潛為勾引教誘詞訟
亦已漸起刁風兼之土夷不通文埋凡控爭事件無不倚
仗漢奸代作詞狀聽從主行而漢奸視為奇貨可居不論
情節曲直事之重輕惟知搆隙交攻暗圖漁利迨至虛誣
者身嬰罪譴主唆者竟得蕭然事外苟且自完竊惟杜絕
訟累雖內地亦例嚴主唆使其行之夷方更為法所難宥
應請嚴飭土司掌寨於夷民詞訟戶婚田土務須細心分
剖將情虛理曲者窮詰其主意係何人所出詞狀係何人
所為在不通文理之愚夷本不難於跟究一經據實供吐
果係出自漢奸凡在土司地方者輕則隨案懲責立即驅
除重則解交有司究治主唆之罪其在各掌寨地方者擊
送該管州縣分別逃籍嚴辦務令有犯必懲儆不得任其
飾詞狡卸姑寧從寬庶可杜訟端而安夷衆
一土司掌寨字識委任經管夷務宜令慎選其人兼立法考
察也查夷人不識漢字一切交查事件文禀不得不聽其
招募內地民人充當字識現在各處字識循分守法克盡
其職者曾無幾人多有罔知顧忌之徒營幹土館號為主
文一經遂其貪緣竟爾恣意把持舞文滋弊竊撿查舊卷
每見土司掌寨控爭襲替及苛刻夷民各案無非該字識
於中煽惑播誘致釀釁端甚至土司掌寨甘為所愚蕩產
傾家襲職難守而若輩陰助其惡明攫其財為害夷方所
關匪細應請飭土司掌寨務須選募誠實曉事之人承充
字識將姓名籍貫開報府縣立案如查有玩法弄弊之處
即案例從嚴究辦庶可清夷署而肅吏規
公守臨安日重學校正祀典雅懷清節歸後人愈思之
此議純實嚴密不減王伯安贛南諸札諭
檀萃輯記
甯臺廬塘水洩洞銅廠俱在順甯東木龍里介乎瀾滄黑

惠之間三厥相距不過數十里然因山勢之一上一下計之其里數有然若白嶺平視相距不過數里瀘塘爲稍遠距郡三百五十里在東木龍里七甲有瀘塘寨甯臺較近距郡三百里有東木龍村大厥村小厥村水洩洞又近距府二百五十里甯臺開自乾隆六年甯臺衰而十三年開瀘塘十九年開水洩俱爲甯臺之子厥子實母虛全歸於瀘塘而甯臺之名卒不易然木里銅厥在瀾滄江北之雖音里木里等與三厥隔江相望而辦銅較少考前志不過曰歲可辦銅二十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而已其後滇南

各厥俱衰所資以充京運與各省採買盡歸於東川順甯順甯額增遂至二百九十萬而又於正額之外加辦白萬其盛如此以辦厥著名者東川則蕭君文言順甯則曹君湛皆因辦銅功一進東川守一進順甯同知大府倚之如左右手謂之蕭曹曹曹爲天長人蕭爲江都人曹有幹畧會令昆明稱能治後以縣令辦厥勢漸張張未幾旋沒於厥累及妻子幾不能歸蕭之盛先曹曹沒十餘年而蕭仍如故近始劾罷迄移永昌守屠君於東川接辦則乙卯春也今辦甯臺久以司馬攝順甯令兼管厥事則宜春廿主穀

稼田由扳貢生判騰越西道楊以湲請於大府俾管甯臺厥厥復旺以功敘令且晉同知本文士愛吟詠其在厥多興舡有亭臺池館林木花卉魚鳥遊覽之勝標八景而系以詩又謂此厥寶臺山牌樓山楊柳灣鴛鴦塘桃花箐大河橋老鷹坡獅山象山謝家村瀘塘村著名者不能悉紀又礦砂砂丁鹽戶厥街炭戶馬脚油米等皆厥之要務不可不知故爲甯臺雜韻二十首以貽後之司此厥者有所考核可以一洗銅臭矣

湧金厥者故爲立思基銀厥也立思基爲岡度晉里第四甲地在郡之西南而甯臺在郡東北相距五六程其厥舊矣而衰微甚課猶不足於供有自迤東來者謂羅漢形向之誤者鑿其背宜不得堂乃轉而破其腹而堂見銀之出不貲曾甯臺者曹君也遭人問訊而立思基厥歸縣縣家人怙其厥不禮於甯臺之使使怒歸告於曹曹亦怒念有以報之會李節相巡邊迤西曹乃往見之言銀厥開八趨辦銀而銅厥必無人銅必大缺爲此語以劫持幸封其厥以洩忿然李雖陽然其說而心內利之俟至五六日竟無關通者李亦心怒乃命文武大員封其厥而逐其人先是

孫君芝桂爲順甯令以運銅北上差回補山方伯謂順甯
苦將移之彌勒孫微聞厥已旺願回順甯迴未幾而厥遭
封又無幾而以越獄坐議時歲之己亥明年而滑山熊生
主乃合江楚川三省之走厥者誅於白石生改名湧金山
聞於臺請開諸公多爲熊生事坐就而曹力阻之且狀熊
生自厥起遠至鎮遠五千里間郵亭街市無不粘貼以絕
厥民之從熊生臺議以待新順甯至即行熊生亦能已娶
新守兄弟寘客無不樂從而曹叟奇出直迎新守居其館
朝夕密言新守行其兄弟寘客亦不知符下
極夸也而新守密稟如曹指雖其兄弟寘客亦不知符下
惟有長嘆而厥復封辛丑曹乃兼管順甯而厥乃開鋪禮
之礦已盡變時熊生已往樂爲同好招之至順甯留數月
仍東回而曹亦厥厥失志不似從前之興高采烈旋卒於
順甯熊生亦旅殂於蒙自楊公署楊乃熊親也熊名錫袞
祖會玠鎮江守父世來朝城令嗚呼熊生竟止於茲亦可
惜也已孫君字郡林與予爲同年嘗問以前事眞否孫曰
何嘗不眞今雖封之然攻採者尙多不能禁彼意不過藉

熊生且三日程共推以爲三省都管事蓋厥例以管事爲
極尊也而新守密稟如曹指雖其兄弟寘客亦不知符下
惟有長嘆而厥復封辛丑曹乃兼管順甯而厥乃開鋪礦
之礦已盡變時熊生已往樂爲同好招之至順甯留數月
仍東回而曹亦厥厥失志不似從前之興高采烈旋卒於
順甯熊生亦旅殂於蒙自楊公署楊乃熊親也熊名錫袞
祖會玠鎮江守父世來朝城令嗚呼熊生竟止於茲亦可
惜也已孫君字郡林與予爲同年嘗問以前事眞否孫曰
何嘗不眞今雖封之然攻採者尙多不能禁彼意不過藉

此以洩忿耳然曹之淹留以自爲旋得順甯許臺年例以
五萬而厥再開開遂變故老言凡厥正盛時不可封封則
礦盡走故厥中禁封字書封爲豐
悉宜厥在耿馬土司地曰大黑山亦銀厥也乾隆五十年
全保以雲南府丁憂回京已而來守曲靖有常德者乘其
未至以順甯易曲靖竟奪之全保至不如伊何乃往順甯
而悉宜厥忽大旺適緬酋有內附意藉其力招致之永昌
拔貢陳令憲客於耿馬土司罕氏罕甚信任以使於緬入
其境道頗平其酋無雜厥鵝鴨多狗見漢服者爭吠逐噉
人更緬服乃已食亦米飯非糯也但輒白可口不嗜葷腥
水多魚不甚取食大費或擊一牛俵分之然不恒擊也有
官職者得服綵帛庶人盡布服不敢衣綵紬王甚辨口折
之以理亦即服楊公重英鬻彼二十年住於塔下卧一石
版氈盡微緬不禮之日賣草方自給緬和尙甚敬楊公稱
爲大老爺供至即呼其徒請楊大老爺食或他出必留供
以待之其供盡國人所輪流以具者終不乏也時省符令
貢使由順甯入他符令貢使由永昌入王要定于一因返
一之再往而始定始以百人往不損一人後往半之而沒

者十餘不見有瘴氣而實受瘴也夫以順甯易曲靖乃寒
冥中使全守成此大功若使常德來厥未必出即出而彼
順其私不肯爲盛事大功何由成全守成大功功究不以
之居且又奪其順甯厥亦漸就衰全守資於厥因罕上司
以招緬甸緬甸來臺脈常德深終不悅全保且怒其招緬
人恒怯不敢奏緬使留耿馬彌年不得已始以聞榮寵及
於諸人而全保不得與即罕土司之所以招徠與陳令憲
之再使緬亦皆沒之不復見也惜哉居久之始移全保於
普洱又移之元江不得意以瘴沒嗚呼數十年前傾天下

之力不能奈一小彝何至是遣人之來由於一守臣能招
致此其大功爲何如而抑之摧之俾其以瘴死亦獨何心
也楊公驅蠻節同蘇武負天下之疑謗令子被禁且二十
年幸而入關行次耿馬俄以不起聞耿馬人傳頗有異論
此二事言之能不動天地而泣鬼神哉嗟乎臺隆敗而召
邊禍恐宜旺而招遠人故詳論之以厥之所關繫於邊方
至重也

募隆之出由吳尚賢家貧走厥抵徼外之葫蘆國其酋長
大山王蜂銳信任之與開茂隆廠大贏銀出不貲過於內

地之樂馬廠二廠東西競爽故滇富盛民樂而官康尚賢
志漸張思假貢象得襲守大吏謾之隨貢行貢既進不能
如所望快快回恐其回廠生變拘而餓死之廠遂散蓋蠻
方之所憚者募隆吳尚賢桂家宮裏燕後又誘殺宮裏燕
滇人所謂自去防邊兩虎而邊釁生矣論者以銀幣之濟
中國者首則滇之各廠次則粵海花銀滇昔盛時外有募
隆內有樂馬歲出銀不貲自尚賢死募隆遂爲夷人所據
而樂馬亦漸衰於是銀貴錢賤官民坐受其累況敵釁召
兵如往者征緬之役騷動幾遍天下數十年來元氣尚未
充由官之措置乖方甚哉守邊者宜用有學問通達治體
之重臣也故著明銀廠之開可以實內地廠民之保廠足
以防邊始嘗爲論以告於上官固無見省者乃書於此以
爲後之守邊者取法焉

募廼厥孟連土司之東土司刁氏世擅其地雍正八年刁
派夷獻此廠願歲輸廠課銀六百兩總督鄂爾泰以聞
上嘉之爲減其半甯臺諸廠介黑惠瀾滄之間者出銅自
湧金山而至於悉宜募隆募廼在諸土司地滾弄江內者
皆出銀古者重銅以充鼓鑄爲錢幣而銀幣不行數百年

來錢銀并行而銀幣尤盛凡額征輸納餉俸廉歲百千萬皆以銀故銀出之豐嗇尤爲民生之利病說者必欲銅銀廠使廠民專趨於採銅銅亦勉強支撐而銀日見其缺以不度於時勢而各欲濟其私也自古以來未有不重廠務也其山有廠者必謹封而祭之申其厲禁咸召山靈而寶藏興黃帝於山之見榮者有然距封十里而爲一壇乘者下行者起犯令者死不赦修教十年葛盧雍狐之山皆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制之其嚴如此今任廠民之自爲官不爲修其祀宜乎山之見水不能常也夏水商旱禹發

愁山之金湯發莊山之金作幣以濟民文武之王天下取牛氏邊山之玉汝漢右洛之金赤水朱光之珠皆距周七八千里深遠而至難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今錢也而已居金之下況銀白金也白金之幣行之久乾銅銀開銅之偏論原非所通主者亦爲開和心不能自能不動山靈之詞乎昔禹奏言告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率徒攻山取銅鐵一歲攻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

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蒿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戔於錢也是以好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窮案貢公之奏謂攻採消陰氣之精不能含雲出雨是時銅鐵之官徧於各郡國今遠在滇黔未能以一方雲雨及天下其爲害猶屬漏泄至謂一歲受饑且七十萬夫此根本切實語今合順宙諸厥其人之多也不可算數況總全滇諸厥而計之則其數其止七十萬哉而以食七人爲算則受饑且七百萬人矣且錢以準貨不過此數以流轉無甚大耗今滇南及諸鐵官皆置吏率徒攻山取銅鐵一歲攻十萬人已上供京局及各省局以斤計銅歲千二百萬錢出之多宜公

私山積而今宮家未聞有積錢滿室者錢質雖大積數年
自碎故無積之者又不可銷銷卽不可爲器物故無消之
者積與銷俱無而錢不見盈則歸於何處卽當以此義語
於通人俱不能解也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五冊

蔡毓榮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李澄中 侍讀庚午典試諸暨人
蘭隱君祠堂記
楊 磁 麗江府知府奉天人
遷建麗江府學記
張允隨

福山泉記
徐本 僊 臨道湖北蘄水人
文山書院記
陳宏謀布政司廣西臨桂人
醒亭記
尹繼善
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鄂爾泰
丁祭敎 徵滇士入書院敎
尹繼善
嚴禁招買檄 禁止呈送土物檄
張允隨
勸民樹藝檄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范承勳
雲南通志序
張允隨
趙州志序
陳宏謀
重刊四禮序 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重
繆 形 修撰江南吳縣人
王端簡公傳
韓 菼 禮部尚書江南長洲人
昆陽州李孝子傳
陳 純 蘇勸州知州直隸冀州人
楊刺史傳
黃士傑 權儲道福建長泰人

李烈婦傳
范承勳
護花山房記
石　琳
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温泉碑記
孫人龍　學院浙江烏程人
堂川記
范承勳
小碧玉泉說
送盧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毛際可　祥符縣知縣已未保舉鴻博浙江遂安人
趙少宰撫浙六事圖記
李仙根　侍郎四川遂寧人
雞足山迦葉殿藏經記
吳元治　大理府通判江南歙縣人
桂香書院記　龍谷山澄碧僊記
張泰交　太和縣知縣山西陽城人

龍尾關橋石闌記
畢忠吉　迪西道山東益都人
葉榆楊氏十節詩序
黃元治
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毛奇齡　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尤　侗　江南長洲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檢討
平滇頌
送人之雲南序
龐　塏　直隸任邱人康熙己未鴻詞科官知府
孫繼魯傳
宋潛虛　江南江寧人布衣
薛大觀傳　楊劉二王合傳
熊賓泰　江南潛山人諸生
遊燕子洞記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蔡毓榮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夷雜處然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襲權道變征斂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煨燼小民疲於供億紳士鼠於山林百姓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天討提師厯境之日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洋藥貢物勒爲茂草

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尚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也及湯平之後春會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亡緩輯土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敘官方諸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鄉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卓越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或乎士未知學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之地敦孝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

士廢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其隘人才放失厓懷者久之閒嘗覽其形勝鸚鵡碧雞之麓從昆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也及夷考其人物自前明有楊文襄慎恭肅傅拯蒼諸公而後益代之士遞焉寡儔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祲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之氣當必有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育人才以報

大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於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間買地一隅厥位面陽匪喧匪寂前殿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一閣爲

諸賢之所後廡五楹爲憩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間爲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掌之更爲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生之肄業者亦付司鐸者與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之地敦孝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

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揚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即處而淑
身亦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興風
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迪六詔家敦孝友戶列詩書
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庶不識之頌地方久安長治之道
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
若夫檻鶚羽而逐凌霄假棲止而競趨詘喙以竊升
斗豈特滇人士之蒙其羞歟即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李淩中蘭臨君洞堂記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庵
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淪通經史凡黃
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歷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奧鄉里稱
爲賢會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功若夔麓
川破船往山上遇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亭集錦
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雜
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
以狀聞從祀鄉賢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
子覓其墓道拓土傾尼宿草榛莽剔蝕過半慨然有

楊秘遷建龍江府學記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爲見童嬉戲語以陳
俎豆弗知也比長就學亦惟呫嗶從事所爲學聖人之道
志當世之務者泛乎未曉通籍後日習史順抑又未遑遜
志焉及待罪東昌益近聖人居登閼里之堂宗廟百官備
贍美富心切向往然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善以
要於誠者雖簿書鞅掌要未可以一息弛良以聖人之道
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地
不當學者也甲辰歲自曲靖調守鹿陽甫下車首謁文廟

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妥先聖舍生徒者均未有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舊無學士酋木氏慮民用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聰穎子弟俱抑之奴隸中不許事詩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興尚來判府事見麗民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木氏猶然撓之事幾寢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剌劍川乃得出囊俸招劍工伐麗木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訖工禮樂器畢具而麗始有學當是時酋勢方熾建學為最拂意事地勢之不暇擇規模之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之言如此余因作而歎曰孔君

此舉可謂知先務而無媿於聖人之裔矣夫國家治教休明道化翔洽興賢育才百年於茲麗固邊鄙然披圖咫毫之夫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習俗儇詐長民者機智使然耳被以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蒸向化而油然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而益其愚豈聖天子廣學宮之意哉向非孔君則麗民且不知有學尚何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不及舉明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文萬咸燕率諸生以遷建學宮請余曰是余風志也遂議

遷於府治北正大爽塏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皤政之檄至乃囑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季秋落成於丙午仲春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甓易朽益新環垣鑿池宏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為一郡偉觀工垂成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士者民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仿昔人經義治事之遺意以誘訓諸生讀古人書學古人之道皆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業發於文章為信友為孝子為忠臣為良民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雨遊聖人之鄉而未聞夫子之道猶幸繼聖人之裔而同此勸學之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也

張允隨福山泉碑記

福山泉廣通舊乾海子也崇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乾名志無水也既無水何以田曰耕以雨栽以雨苗而秀且實亦以雨蓋不徒恃地而尤恃天也雨偶愆可若何則曰無如何也滇之田類是者皆呼曰雷鳴田不獨廣邑一乾海子矣今

天子重農貴粟講求水利燕趙黍田也濬而宅稔秦隴陸地也
疏而爲澤滇豈獨以山國異哉余撫滇每以農事飭有司
在盡人之力以通地之窮比歲農利灌溉年多順成亦旣
有效矣廣通令楊登以乾海子之嗇於水也徘徊周視於
山後五里許得泉三股發源福德山麓欲導之而阻於山
請示於余余勉之乃出黃鳩民鑿山腹七十丈寬三尺高
增其一水漱漱入於峒達於滿引於田諸洩有法工役不
擾業是田者皆喜曰乾海子不乾矣請易名申到下其議
於司司上其名曰福山泉邇其源也並請記以勒石余曰

此牧民者常職耳何必記雖然有可風者三史起令鄴引
漳水而魏富白公在漢引涇水而民饒地無論肥瘠顧人
力何如耳滇所在多山田苦無水司牧者苟皆能營度而
補救之無談地利無任天時無徒責勞於民是猪者可肥
而歉者可豐也傳又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楊令果知此意也凡牧民之政其勤如探源教如鑿
山收效如登百穀又何往而不治夫奉宣德意有司事也
先公後私民之分也服其疇食其利尚思
國家所以任吏治重農功嘉惠黎元無微不至忠敬之心油
然以生乎是爲記

徐本僊修建文山書院記

取諸貢而得文之原取諸大畜而知山之用邑之以文山
名也詎無故耶貢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明者文止者
山火發土凝日華嶽麓文在山也大畜之彖曰君子以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篤實者山輝光者文納懸象於安
敦山而文也顧茲名焉烏可以無學乎且夫茲地之昉於
洪荒者越數千年隸版圖僅七十餘載初顏其郡曰開化
有開必先臣我多遜謹厥始駿令復加以縣治命曰文山

聲教暨訖華實兼綜成厥中要厥終歟顧茲名焉烏可以
無學乎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七
年小成九年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
者懷之邑初設余首肩其任循名責實詎資百五十兩置
義館六椽學田二所師課蒙習以企絃歌之十一至乃於
學也闕而修之於田也增而廣之是在後之同志者縣治
之設也在雍正八年春三省制軍少保鄂公之請也文山
之名我
皇上賓命之縣令小臣徐本僊乃楚中人家於黃州之蘄水縣

始任茲地以雍正八年五月念四日設學在雍正九年夏五月也

陳宏謀醒亭記

醒之爲言警也以此名亭志警也人醉則昏醒則明警而覺之使無即於昏也曰子之不勝杯杓也蓋自生而已然乎固常醒者也而焉用警曰有是哉物之足以醉人也獨酒乎哉適於玩好而志爲之移矣暱於聲色而神爲之蕩矣推而制事應物遇人聽言苟有所偏即有所惑是亦醉也奚必酒曰然則何以不銘諸座右曰斯亭燕飲後憩息

之所也吾以此爲不時之提撕且使爲吾客者亦有所觸於目而警於心焉故以名亭

尹繼善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滇處西南極邊衣冠文物差不逮中土而山川瑋麗玉陶金人才亦輩出會城舊有昆明書院爲諸生講習所因規制未備廩給難繼諸生裹糧負笈未能周徧我

皇上頒敷文教無遠弗屆雍正十一年特諭天下督撫建立書院給帑千金永爲膏火資余適於是時奉

命總制三省駐節斯土爰與巡撫臣鄂彌達臣張允隨臣史貽直悉心下收多士引被觀摩之實效乃就五華山址新建官廨闢講堂增學舍飭藩司購買官莊歲入租穀爲修脯餼廩之需遂遠聘明師於江南而集學使所取前列諸生並通行各屬舉報文行兼優之士嚴加考驗拔其尤者收入書院肄業復酌定條約日有課月有試訓誨有程勤惰有別委教員專司稽察出入之事又慮道遠難致書籍手自制藝古文詩賦各種刊成數卷令諸生以時誦習規模具備煥然改觀諸生感沐

皇仁歡忻鼓舞不獨在院肄業者汲汲孜孜力圖進取即未與其列者聞風奮發駸駸乎有日上之勢夫功不專則業不精教不嚴則率不謹衆一事而不慎厥始則不足以圖厥終余忝居封疆重任環顧彼都人士皆吾子弟造就功學之懷至眞且切自莅任以來仰賴

廟謨蠻氛滌淨武備既裕文治宜興矧欽奉

恩綸敢不和衷籌畫爲經久之規條詳臚列今聲教暨訖風氣日開將見椎髻俅僊之俗家絃誦而戶詩書不難抗衡中土是

聖天子德澤殷流實足衣被萬世後之官斯土者尚其加意滋
培永行遵守庶幾無負
聖朝作人之雅化云爾
鄂爾泰丁祭教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
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
有司羣牧典教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涖南藩職司秉
圭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饗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
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
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滋鹽之譏豐謙聞各學亦有同
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苟簡未備嘵詳禮
象之形琴瑟誰陳莫辨敧篚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
哮祭者似醉似痴頹如聾聵一尊爨薦滿庭之燎火無煇
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甑釜鉶鼎籩豆悉憑顛倒
几筵鹿兔共榛菱似遇摩空鶤雀分甘奪慴半由承祭之
家人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喬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

約用以頒諸學宮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教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蓄養人才使者奉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進其秩厚其稍寄以指臂託以心膂司以速其駕士子入棘
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其有闈者使者必省其號舍給其餐資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
鼓其氣而一時登賢書者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
選大令就博士者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者

不惜費不憚勞孳孳矻矻不已者凡以爲人才計也書院者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爲三舍課其優拙以高下其廩餼而士亦皆能自奮丙午賓興得之書院者甚多士亦宜知淬礪矣已酉之役售者寥寥售不售何足以定士然使者竊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數覯也夫使者之求才甚急士之應知者甚稀或有爲之解者曰滇僻處遐方周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書多未見十三經廿一史有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是猶語盲批覽輒遍下四五其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者以日月而詢聾者以鼓鐘也勢必不能使者聞而嘆曰是誰之過使者之過也學者力不能致經史及前古歷代之書而爲之上者又不思代爲致之是更歷數千百年後欲求一奇才異能之士而終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註之簡冊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安知不有奇才異能者之出其中也夫滇之山川秀麗如太華昆池碧

雞點蒼之屬甲天下比年以來卿雲見於天醴泉出於地神龍天馬行於海上嘉禾異卉遍於南中而老撾來朝桑柘繭慕化車里江外符塔倒歸漢之謠八仙海邊應鳥蒙必了之識凡諸嘉祥無遐邇靈蠁莫不効異爭奇若欲表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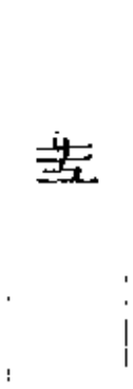
聖世而不甘後時況秀而靈者惟士而獨可使滇讓美於天下哉因收全闈落卷遍觀之適羽書旁午刻無寧晷暫以中輟及三邊胥靖每乘夜分餘閒挑燈批覽輒徧下四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

而薏以錯之小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號書名下郡縣各送至省集於書院使者之心其視滇子弟猶吾子弟也有能讀吾書者吾即以賢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書齋之膏火必繼倘汝曹果以賢子弟自爲方且望其專心致志窮經究史使得爲奇才異能之士

爲

聖天子儲才得人計而肯聽其紛馳外務以汩沒其心思乎古之學舍往往數千人至不能容今就風簷試藝殘篇剩簏中得五十二人豈遂足塞其羣使者已面語學使者吳公

既有系陽之能自能得駿以會於金馬碧雞之地其郡縣及廣文列有學問優通者或天資高妙能記誦詔悟過人者即會同保送如吝惜貲費者使者自能償之不得謂此地無人以沈淪佳士也士患不讀書耳倘肯潛心院中如董子下帷足不窺園日取十三經廿一史次第讀之自可開拓心胷推倒豪傑妙自畫也讀書之法經爲主史副之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之辨晰毫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閒此十三經者闕其



一即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以或顯當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歷律五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

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罰兵營等志可以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讀史之大要也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詞之屬樂府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之屬詞賦之

祖也故熟於三史則文人詩人騷人一齊頓首矣況不止三史乎必待讀經既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惟讀左傳而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頗雅而以前後兩漢書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看天資絕人過目成誦者看即是讀其不及者原不能盡讀博覽強記有十三經三史爲之根本餘皆一以貫之讀固爲要看亦有功必欲汝皆全讀是人情不可強

也經莊重史間雅莊重者難讀閒雅者易讀寧讀經以淑性
讀史以陶情朝經暮史參錯互讀則有體有用內外兼該
相濟而不相妨相資而不相紊然後反求其本而約之於
至一之地則本之身措之世無所往而不當出之言爲經
術之言行之事爲經濟之事建之功業爲經天緯地之功
業夫而後乃可藉手以報曰臣爲
國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於天下而不能無望於二三
子者也近奉
天子命准入都
陛見專竣將復來其毋以使者之去爲疑今來署篆者爲前任
高部院與使者有同心撫軍張都院又能成使者志使者
已定其規模屬之兩公仰該府文到即送至省縱使者已
行兩院卻使者意其於諸生必有加禮慎無卻顧不前負
使者並負兩院適以自負也至如借書院爲納交聲氣之
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
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使
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爲書院計爲滇計也爲
國家得人才計也得人才於天下不難而得之滇且得奇才

異能者於滇滇之榮
國之光也使者獨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者之望行
矣其毋忘使者言也他日使者又至矣
尹繼善嚴禁招買檄
爲嚴禁招買之弊務絕招買之源以甦民困事爲政之道
在首除民累滇省累民之事莫甚於招買本部院仰體
聖心勤求民隱竊以治病務去其根除弊務清其源若招買之
源不清日久不無流弊而欲清招買之弊
之累夫平糶原係美政而行之不善最易累民每見地方
官之平糶者止圖出陳無論米價貴賤即行混糶並不計
算買補任意減價徒使姦商衙蠹私販圖積而鄉村窮民
不能均沾實惠及至秋成買補所存糶價不敷官難賠墊
遂皆攤派里民短價招買加以不肖官吏網利營私里胥
頭人層層剋剝此種積弊受累無窮本部院與撫都院同
心商酌當青黃不接之時如果米價昂貴方許開倉平糶
與照市價酌減所賣價值存待秋成之後按照時價平買
還倉不許派之里民如有盈餘不必歸公遇價賤不敷之
年通融彌補則既不累官又不累民根源既清招買之事

無可永遠停止連歲仰荷
天庥雨暘時若頻書大有倉儲之缺欠固宜補還民力之艱難
尤宜體恤第恐不肖官員或假公濟私借名招買仍前攤
派貽累民生合行示禁自今以後招買之事嚴行禁止招
買之名永遠革除本部院早作夜思不過爲億萬窮黎愛
惜骨血凡百有司身膺民社何忍使眼前赤子困苦顛連
倘仍有玩法營私暗行招買或買補倉穀短價累民者法
令具在斷不姑容

尹繼善禁止呈送土物檄

爲禁止呈送土物事各屬地方土產食物呈送些微以通
上下之情原非餽遺可比收受何遽傷廉但邊省之出產
有限屬員之薪俸無多呈送食物各處應酬不特所費不
貲更且於民不便如果品樹木小民藉以養生乃當未熟
之前文武差役即行佔定及至成熟量給價值恣意採取
而兵役人等亦遂假公濟私借端滋擾派取人夫遠路運
送地方之累不可勝言本部院心求民隱事本人情豈肯
於口腹之微故爲矯廉之舉但以供一日之七箸實屬員
數月之養廉爲一刻之嘗新奪窮民合家之衣食似此無

益有損之事儘可減除自今以後通省各屬凡舊例應送
土物概行禁止不許呈送地方文武如再有指名採買恃
強混佔短價病民及縱容兵役假公滋擾者一經訪聞定
行嚴參重處各宜凜遵

張允隨勸民樹藝檄

爲盡地力以厚民生事無曠土斯無游民務農桑乃足衣
食此天地不易之常經黎民當盡之職業也滇省山多田
寡戶鮮蓋藏漢雜夷居民習玩惰我
皇上如天之仁涓滴萬彙凡屬在宥罔不養欲給求滇南遠在

萬里尤頒
宸衷軫念官斯土者各皆仰體
聖心加意撫卹滇民之氣象固已日新月盛矣然生齒既繁當
思所以養育而養育之方總不外於用天之道因地之利
蓋各省之陰晴寒暑雖有不齊而雨露之滋潤則無不齊
五方之燥濕剛柔雖有不一而原隰之發生則無不一滇
民每歲除夏麥秋禾外不過種蠶豆黃豆蔴麥高粱之屬
以資生年值豐稔比屋猶慶盈甯一遇歉收閭閻能無饑
饉此非滇地磽瘠之故而滇民偷惰之故也夫民生在勤

地道敏耐如北方之桑麻要皆蒲蓬菁葱不使隙地閒曠是以一歲之所出足供一歲之所需本都院感任滇中東西兩迤情形備悉凡府州縣城內外及村莊鎮市週遭曠土殊多皆堪開墾或栽果蔬或蓺桑麻各因地土之所宜不惜勤勞以用力果能相習成風自然遞年累月何患富厚無期況官又無賦稅之徵求民何憚乎足之胝胝也合行勸諭為此牌仰該府官吏轉飭各屬遵照嗣後無論府州縣城及鎮市村莊凡有曠土不論大小俱要

乙之地即令某甲某乙開墾種植其有官地之無礙墳塋田畝者或許一人具呈或數人公具一呈均分種植該地方官酌給印票以杜日久爭端但凡民樂興圖成難於扈始全在該地方官善於開導俾之踴躍從事毋於歲底巡行考課以種藝之勤惰分別賞罰行之數年力無不盡則地利無不開江南之桑麻北方之果蔬未有不於滇省兼收其益者本都院即將以該地方栽植多寡定該管官政治修廢矣勉之慎之

張允隨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為申飭事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昭激勸既身登於仕籍宜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飾詐以沽名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儉實心為實政之原而謙則有終立事即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屬官箴我

皇上誥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乾如果念茲在茲斯為可久可大滇省舉行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體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盛心舉劾一秉大公註考兼參與論其才守兼優而猷為克著既為羣僚之冠合登卓薦之條其僅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序尚淺而姑遲歲時或以功績未彰而尚須建樹薦舉有待期望彌殷獨是當情忽逢旌拔便志滿而氣驕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伐善既矜且伐則輕肆日滋復滿而驕則乖張漸露於是業隳於方立功敗於垂成從容如崩易號下流之勢中道而廢遂棄上進之階縱使幸增舊秩於目前必不能免糾彈於轉盼此本都院不能不為已卓薦者慮也至於才非卓越希登

薦剡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罹彈章而自喜謂後此之三年尚遠覺當前之怠氣忽生政事因循精神頹墮始則置民社於度外繼則滋利慾於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姦欺本廉謹而或變爲貪墨道無中立依違卽退入重淵仕止一途蹉跌則敗同襲冰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爲未卓薦者防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府官吏并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常念盛名難副物望難酬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夜卑以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庶幾不棄前功兼可頻邀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己毋終讓於人因此激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赤念念誠求臨事若臨深時時懍慄恪恭奉職何怖他人我先黽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爲山九仞終虧一簣將欲誰尤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斯爲可取本都院不持成見悉屏偏私因人之重輕爲重輕任物之好醜爲好醜苟劣聲稍著決不因上考而少存袒護之心倘嘉績既聞亦不因中考而猶存阻抑之意涉者忽黜沉者轉升祇秉公平時行甄察尚其努力庶免嗟靡

范承勳通志序

滇志何昉乎蓋自晉常璩倡之於前唐樊綽元李京之徒踵事而增華焉迨明聲教日闢景泰間右藩陳安簡奉詔纂修爲書四卷嗣是李元陽包見捷劉文徵之數子者後先纂述滇志亦漸備矣獨是數十年來屢遭兵亂典章散軼卽於永樂之僉偶得殘篇要皆存什一於千百其失也或病其略歲癸亥我

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

詔天下各進省志於時滇以逆孽初平諸務草創僅襲舊文攟摭近事遵部限而上之未及精詳其失也或譏其濫略與濫皆不可以垂永久況滇雖遠在天末其山川險易建置因革與夫政教之興衰吏治之得失民風之醇疵是皆治滇者所宜亟講也詎可忽諸臣於二十五年欽奉

簡命來制茲土見兵燹之餘其生齒凋耗尚未盡登也制度頹廢尚未盡舉也賦役繁重尚未盡復也文教尚未盡修武備尚未盡飭也日夜兢兢高目而憂嘗望古遙集欲得往代之賢臣善政奉爲楷模而則倣之乃檢點遺文得其梗

概三代以前無攷矣由秦漢以迄於唐大率皆羈縻弗絕
治人治法蓋寥寥也元之賽典赤其區畫經營之事至今
炙老猶能言之緬其遺躅邈然難追有 明樹藩建節緊豈
無人及末造法隨時做以致豕突鴟張之輩職為厲階稽
往事者每有遺憾焉自
本朝戡定以來我
皇上軫念遐荒
恩綸屢下山川日益奠麗夷漢日益安帖溝洫日益疏濬土
田日益開墾熙皞餘耕擊者民風絃誦詩書者士習休息而

蕃衍者戶口輸將而恐後者貢賦雖山澤魚鹽之利不啟
中州而樹畜稼穡之勤漸臻樂利撫今追昔未有如我
國家之聲靈遐暢遠邁千古者也當此之時使滇志猶然闕
略其何以揚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統之宏規也哉臣因會
疏
題明議爲纘纂拜疏之日即嚴行設局敦請紳士以郡臣丁
煒總其務學臣吳自肅督其成務令序次有規編輯有體
分條晰目據事直書既不敢失之略亦不敢失之濫庶幾
滇乘有成書可垂之永久而告無過也 已於以獻之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古今莫及而疆里之制則以京畿郡邑
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四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於是而
各有志書紀其地里雖相沿於前代乎然蟠木流沙無雷
向日靡不來庭而來王則合諸志之全而大一統焉蓋於
斯爲極盛者也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詞臣纂修一統志分行各省修輯通志以備采
擇雲南爲梁州裔境自漢置益部以來稍通中國至今漸
被

聖化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此其時矣省既開館延文學之士以
潤徽之外而名 府州縣皆同時興舉而趙州於滇亦推人
文勝地故其爲志獨能本諸經史弗誣弗詭此不特作者
之學有本源亦以徵夫毓秀鍾靈人可傳而事足信者匪
徒以書肆說鈴觀之也州牧程近仁來請序予維趙之於
滇抑傳所云蕞爾國者也然自設州治以來四百餘年其
間風俗之澆純治理之得失田土之磽闢人才之盛衰與

時而遷變者多矣今
聖天子在上加惠元元遐荒萬里之外若照几席守土之官但
能宣布
皇上德意以俾恩澤下究於百姓而不邀近功小利坐飾觀聽
冀博才能之名則趙之民不將蒸蒸興起而悉臻夫至化
之域也哉伏讀
上諭云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人心必使民氣和暢民情豫
順快然知有里井之可安怡然知有室家之可樂斯爲無
象之太平閭閻實被其澤此必直省中總事宵人安全休
養道在於優游馴致而非可取必於旦夕間也大哉
王言所當共勉夫奉宣德化教養斯民者守令職也巡省風俗

而以愛民爲稱職督撫大吏事也倡率鼓勵實敢他諉故
因趙州志之序而愷切言之嗚呼亦豈獨爲趙州之志而
言之也與哉

陳宏謀重刊四禮序

型俗莫善於禮而成教必始於家家而無禮則名分乖愛
敬薄俗之流失端必由之紫陽朱子折衷古今損益墾籍
著家禮一書瓊山邱氏因其文衍爲儀節海內通行久矣
爲懋中商邱宋棨庵先生省其繁重爲四禮初稿大要不
失朱子本意而節目簡易人不必墻紳家不必閎閥胥可

行之余嘗謂是編也宜於中原寒素之家尤宜於邊方側
陋之族是深得乎禮秏之意而通之不愧爲朱子功臣也鋟
板已失流布未廣欲重刊以行而因循未就今年春承乏
滇藩滇地僻遠書籍罕至而夷漢雜居鮮克由禮其須是
編也尤亟因鋟梓以行而朱子通禮司馬氏居家雜儀皆自
氏居鄉雜儀并婦人拜考証亦附刊焉誠使家置一編講
明而遵守之於型方訓俗之道不無小補顧余涼德不足
以感化斯人而地位與民弗親又不能躬進斯民而一一
與之更始則夫不鄙余之迂拙而推而廣之設誠致行使

教興於家而化成於州郡實於親民之良有司有厚望焉

陳宏謀重刊近思錄集解序

子朱子與東萊先生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編爲近思錄凡格致誠正之方修己治人之要節目詳明體用兼備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又以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良師友之助者得此亦足以得其門而入朱子誘掖後學之苦心尤在於此平巖葉氏用力於此書最專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舊註參之諸儒辯論而附以己說明且備矣宏謀

服膺此編擴之篋衍近見滇中罕所流布因出以重付梓人將散之列郡俾義塾家塾人置一編也夫滇士之有志於學者多矣得此編而沉潛玩索切已體認依類貫通由是以求濂洛關閩之全書以窮六經之奧旨當必有深造自得而不能自已者此余所切望於滇人士也刊既竣敬書於簡端以竢

陳宏謀重刊小學纂註序

五方風氣殊矣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而原其本始性善莫同古之聖人修道立教萃天下子弟於

宇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寧踰年

繆彤王端簡公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暘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爲立傳傳曰公諱宏祚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堂因號思齋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尚書康僖公裔也毅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籍郎今永昌府云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並佩隱德父贈雲公中萬歷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聲兩祀名宦常榜署蓬曰體認天理處籍喬梓書以議減總河劉公獄去國天下惜之癸卯生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沈毅寡言有才智讀書目十行下諳經世大略郎具廟堂之度焉十四補

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車名動京師當事亟用公壬午遂由薊州牧陞戶部郎督餉大同我

朝定鼎擢公司嵐道用制府吳公孳昌議復留大同再歲以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善強記凡諸州郡所上簿即纖細無不明晰宰執重荷公特疏久任公竭志纂修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令各撫司遵守瞭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

公謂百姓不苦於征徭而苦於編派若編派者畫吏之便於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閭閻蒙弗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裁定賦役一準萬歷間法例晚末苛細巧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歸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拱手推讓以爲能用是加公大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太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特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領對言簡事明敕陳

中樞

上喜曰之曰此眞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先必首絕私徵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則蠲恤宜速又曰今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徵輸之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即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之又籌滇南事萬里如見經畫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繼去世哀
毀躃踊泣絕復甦創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綬視事辛丑請歸葬廬墓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已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疏曰星辰
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地道主靜今忽地震
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制今更易太頻則人事失其常

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革循人事之常中外以爲名言潛
繩例自通倉運入京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費萬
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值而奮米狼戾
在外京倉支給雖有羅者顆粒皆在內此昔根本深計不
當以小利變法也其詰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裁州縣存
留與變漕糧官運爲民運者公固爭不得遂以兩議上並
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詔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爲榮至金陵感疾疏
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爐香茗坐擁圖書
閒與二三隱逸揪枰詩話味道參禪以怡悅談當事毋有
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
心若愛民之心殷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翛然道
履或命筇與陟牛首雨花棲霞祖堂之勝以紓襟抱因登
三茅峰樓心高寄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書九
天生神章真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
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謚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嘅噫公智晝
深長不露威采容決大事無艱隨亦無便給徐折衷以理
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風公無遜志爲居恒念與
嘯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溯沽牖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
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璿蓋公篤行敦修實其天性云讀書官且
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亹亹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

書清愼勤謝誠之格言詩誦郵跡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其
當歲銘今緒部君祇
之公於文藝鑒拔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成卷
臚唱第一丁未會試總裁妙選超越是科得人特盛而彤
亦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偉行在史冊
千載傳之亦奚藉文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又辱爲史官
紀嫩揚休其職也卽不文烏能辭若世系與生卒年月及
生平言行足爲人師者別有述特傳其功業大端有關民

韓菼昆陽州李孝子傳
自史傳列孝義以敦本勵俗公卿大夫宜出此其選也顧
不少概見而閭巷之士或卑冗小官行修於家者多有或
湮沒而不彰余故及所見聞而覈其不誣者頗論著之若
李公益可述焉公諱澄字仲潤號果峯雲南昆陽州人拔
貢候選知縣父兆旂明末廬江訓導流寇攻城急分守北
門城陷不屈與幼子純俱死公奔哀匍匐窗壁行恣寢食
數經賊中幾死得收骨以歸葬訖白州府父死狀以聞於
朝崇祀鄉賢更特祠曰靖忠公每晨詣祠必泣如初喪者

終身
本朝順治丁亥滇中亂公奉母洪避山谷等篤中母疾革嘔
曰我不欲終於斯可移置我淨地公負母行數十里至何
與之香雲寺而絕時四望無烟哀號復負以行至祖塋去
寺四十里矣母故藏棺城北慈照寺復奔寺猝遇賊爭欲
殺哭告之故賊義之不殺也時兄源潅已先死於賊公益
慟遂發病嘔血公兄弟八人晚惟存兄滇事之如嚴君事
必告而服其勞召之必在側飲食必共兄亦友愛至今州
中美其家法公有德於鄉歲戊子州多故山猓乘閒入城

劫官倉有告幕府民反者遣總兵往兵之公道行忽被執
總兵者呵曰亂民耶趣斬之公色不動力言山猓儳寇跳
梁不關平民不惟民不可殺猓亦不可勦撫之便會州守
至如公言罪止魁而撫其餘一州以完至今德之私諡之
曰孝穆嗚呼公之事止此矣無他奇行也然如是亦足矣
滇於古百濮近六詔地非三代之教所加然使家諭戶曉
率如公豈出鄒魯下哉余又聞公先有尚文者以滇處天
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高祖雯歲以南京
刑部郎守鈳仁課第一訖罷官亦購書萬餘卷自號一壺

居十後訓導祝於忠而孝移繼以孝毋亦甘詒書之助耶
然以余所聞士大夫有擁卷軸至多而子弟一無稱焉抑
又何也公之子從網方以舉人上春官汲汲乎惟懼其父
之不傳亦可謂孝余既得其事甚審爲之傳俾藏於家以
待史之徵孝義者且語從網子故藏書家其復蕞焉可乎
陳純楊刺史傳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
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
受命撫滇且勦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理姚安諸土司勢

甚狂逞舊撫按宗慶進討不效會事張澤陷城中洵募士
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劍從謀多祕密人無知者賊平洵
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爲功名來官何爲遂飄然去隆
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卽公母太宜
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遷姚之武德衛庚午刺史
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兒眉
心有炙痕如一目光采映發郡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
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歷癸未一山
公遊武昌泊舟荆門入市問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

兩相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眉心炙痕輒淚下童
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郡守客懼不敢出
刺史公涖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私泣絕口不敢言
被略事且述郡客教以詩書及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
酬郡客始攜公歸滇是時見者問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
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負郡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
史公年十有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郡庠作諸
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大
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

有塑童燃燈之讖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出陶少虞先生
門先生雅重公庚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爛省試
若售五名後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演閩第三人辛
丑赴銓部試少虞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願父
年高冀一命備豚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鈇適一山公
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矣年三月
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
湖廣彝陵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任停車鄭衛間微行偵
彝民利弊王宦名撰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

沐家居恃勢而橫民懼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卽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得撰惡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悉識之迺發檄之在王親郊迎厚餽遣公辭受一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亟爲修治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日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直不染王亦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捏事而繁其說審質間又持一冊爲僧乞募緣引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亦成又一尼持白紙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使僧敲月下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詰得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犒捕役革王氏狀宋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自鄙乎且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吏而奴也吾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宦害者許首告不五日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擒狄中

太守陳典早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庶府城公先已擯家赴安甯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期胡其懿皆大有德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賢公有弟一人春霖春霽悉庶母金氏出公友愛曲至爲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甚廢寢食手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出事庶母金氏閼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己任甲寅秋評諸士文語襲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長子元祐課藝獅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

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暴棄也天不借昨日殘霞敗雲以
成今日人可拈他人十奠陳飯以賊已身乎乙卯正登賢
書元祐誤中副車童子楊玉璘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
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璘響逾人庠食廩餼啓迪多人戊
午次子元升生公建書室三楹於起室之側擇鄉黨子弟
俊者教之器焉國正爲最後易名乾登崇正癸酉榜歷官
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稱公有陶少廟之藁鑒而焉中
丞有公之風槩焉天啟壬戌厥君戊厥居城市聞有勝地輒命駕
往偶思元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採方山雷鷹之

勝十月抵官莊疾作家人請歸笑曰倾懼吾死非正寢乎
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幼弟內吾未
成之志勉之遂卒崇正間王撰有姪名維章者備兵雲南
章舊名某創所點生員之一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
舊或以報復諷章章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
仇公乎倘非公則吾止於紈綺耳何由致此盍不聞尋擁
溴方伯土人傷應璘以田土控揭志稱禍也章亦不問且
語武司李泰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李以長元祐副榜
次元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幸須責曰之奎選

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
爲哉蓋公生平公正服人心如此余始奉
命剡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詳久之公孫澤先貢公狀
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武都向爲夷區自隆慶改土設流
迄今甫百二十年而人文漸起幾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
不感公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禍義率鄉邦之功嗟
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蓋可思矣嘗僅廉吏云乎哉
黃士俊李烈婦傳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彝岸坐長吉安也年十六適馬龍
州岸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
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孱老仿養
無人躬織紝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
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歿姑嫗哭哭貧
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饘粥不給閭里咸矜憐之
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
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
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覯
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

婚逼嫁負谷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與
稟曰烈骨留香余向奉
命收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頹風闡幽光以勵末俗有
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爲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范承勳漥花山房記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爲仙種及會城土王廟樹亦
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閩苑久矣而與蒼雪海屋
猶並膺人口土主裝羅挾灼灼有年曹溪唐樹見伐蜀
寇白是遂鮮遺種予每浴温泉必風乎茲寺摩升庵楊先

生碑讀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仲春祇奉太夫
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命僧道至故所出門左數十武則
見雜植書棘針布地蓋詩僧遲礫寧土播間次以與異
客牛羊多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蕪鬱而茲樹之故根株
生者已三仆尺徒儳視烏於惡林叢灌間傷哉樹也乃
亟命利斫粗具脊鋪斬伐其蔓抑而勿使之挺植肥桷
其榮硕之叢積者除削其賁蔬之所徵纏而俾憔悴者除
惡務盡盤根怒出頂葉珊瑚蒼柯玉立檀欒擢秀艷欣嬈
而向榮數坐垂陰亦華滋之耀色矣視其旁域石碌砢犖
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餘枝而左右匡細亡慮數十
支刊既施遂如部曲之俯就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
焉嘉哉樹也而乃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
起於壁夫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宙
也亦僅矣考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而詫爲天宮
分種固稔知其爲瓊砮珠林之屬而未必久留於凡俗矣
乃數百年而戕於亂賊之斧斫又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
憎獲卒之亭亭翼翼漸復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
力所克致也爲榜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人勿剪勿
伐云若其色香狀鴻傳非一嘗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事
者

石琳新建雲濤寺及新得温泉碑記
宇宙間英奇瑰瑋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
之生又藉山水爲之苞孕焉滇地界外域博大不如中州
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冥鑿激湍往往發爲
幽怪大抵蜀粵之流亞也雖是脈近崑崙發抒未暢以故
鍾毓於山水者十之九而著於人物者十之一嘗讀石朗
名臣傳慨然慕石淙楊少師文襄之爲人及建節金碧間

弭棹滇池汪洋瀲灩寤其所濟則自西而北匯爲堂琅川而朝宗於海矣夫連然當川之蜿蜒奔注達於瀘入於江有靈篤生異人洵矣上下數里腰脊石淙實據其勝山水中有温泉焉曹溪焉虎邱焉皆與石淙盤互拱揖而去衆南數百武巖洞八九嵌空玲瓏莫可窮詰猶屬羣賢之秘府也志乘既不備載士人命名又頗不典有文之者或曰壺天醉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未嘗有所切指地去會城僅一舍政暇同制府諸君子攸謀所以薙莠蒐而顯范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

靈閟者會于碧玉之南數步復得一湯池瑩靚與舊泉相映發似造物者特秘斯珍爲今日開生面池公向下咸助以緡錢而泉使許君力任規畫謂非立招提不足恃以久遠於是卜地巖洞中當脈絡融結之區創寺曰雲溪僧主之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以奉乾竺古先生且募禪講參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窗飛革松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灑瀉階除之側穴岫蔽虧蚪貌潛駭有時春濤數騎秋波一艇或指爲塵垢之壺嶠未必不疑鬼神之創闢矣滇川右是泉須

以地處天末四方賢士大夫罕有驅車過之者雖靈區奧蹟莫或採索而表彰之且鄉之人耳目淺陋第見明修棧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湯遂謂勝景甲南荒惟此泉爾茂丁巳上元後二日余按迤西自會城行七十里抵其地雖時已昏黑夜色朦朧中烟巒畤林木蔽虧復聞水聲潺淺有作咿啞聲相答應者是晚憩雲濤寺寺負山面水庭宇修廣山茶兩株花盛開色純赤枝下垂偕友人借榻於客堂詰朝由寺門而南巖洞八九如雲窩巨靈擘七寂通天及醉醒夢諸石惜其名不甚雅然皆嵌空玲瓏爲世所

不經見者前臨堂川川中設水車車翻水如瀑與溪流滙
灒屬和不絕士有惠風亭與引勝山茗層臺曲榭參差掩
映於其間凡可供人遊眺以怡情者皆目不周賞而惜乎
僅以溫泉名也先是徐觀察敬齋會稽堂川仙境四字於
石壁而余於憩覽之餘更爲記其概嗚呼彼世有窮鄉僻
壤未經賢達之品題往往抱其奇以終古而名湮沒不傳
者烏可勝道哉

公字端人浙之烏程人連督滇學時難兄潛村春元掌
教五華相與培養士氣振興文教一時有機雲載轍之
稱稷以富矣俄而君顧宁於舟宁捐之日異哉君能使肥

目先大人亦所拔士迄今已逾七十年而滇人猶自思
之不置觀記末數語愛才如渴之心尚躍躍紙墨間也

丁卯八月箴記

范承勳小碧玉泉說

泉以玉名取其溫且潤也稽天下饒一湯人爭沐之
予亦品以域外華清夫誠可風可浴可詠也亦又何他羨
乎但其煖氣太盛每一坐沐則汗潰而神爲之困見其左
有水白石鈐迸出渠之得一泓焉溫潤固不少減抑且挽
之不竭揭之殊香王崖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將
之屬觀已懽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召之安處道曰耿今識

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擢守陜之耀州予又函告之道曰耿今安可移公不視昔之殘燬殫九乎治汶之山腐軀白骨如麻黃墩之水流血滃滃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闢吠厖恬諍訟息乎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慶至而未已乎誰其傾囊輸餉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闕乎羊馬牆乎甕城乎器乎械乎夫耿令又安可移道以予言上之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廬之人爭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得於是陳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廬江而去矣內史左馮翊之勝過於治汶語山溱洫之流壯於黃墩諸溪五品州大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毋悒悒自傷爲雖然子於君乎而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例當擢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臺不御史臺則郎官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崎嶇蓁莽瓦礫間半載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衡鑒之謂何主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理之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鉞爲殘燬計也主爵如能計及之也亦當聞

爵之爲豈獨一廬江令耿君而已哉

公名廷鑾河西縣人由天蔽甲子科孝廉歷官四川巡撫以病回籍順治丁亥與夫人楊同死于孫可望明史有傳今讀棄厓此序則其爲令時已具文武材矣滇志缺載後嗣又復不振急登之鄉之人庶知所仿效焉○

陳公字士業南昌人予選國初八大家古文以公爲之首固以齒以節即以文亦自無愧也丁卯八月三日

毛際可少宰趙公去吾浙將十年矣而浙民懷思如一日至揮於烈日中者役夫應命奔鎚如雲間以市井閭閻有支流出混淤間而董其役則郡邑之佐也前此余以修通志寓武林見當事集議於庭咸以濬河爲急因循瞻顧尋致中阻公獨毅然以身任之不惑於異議不脇於權要爲萬世之利甫踰載而大功告成仕宦商賈之出於其塗舳艫相接此即鄴侯白傅不能專美於前者也一日講學圖公坐書院中諸生披執經問難其堵牆而環聽者黃髮垂垂指顧動色蓋公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爲要不

墮於空虛解悟之習一時窮巷布衣稍知潛心正學者耳
延致與講約敵禮以泉比相推則公之虛懷可想見矣一
日修城圖會城久就圮公捐俸首倡不以貲土片甓需之
里下而十門整麗丹樓如霞既竣事許民縱觀者三日圖
中與騎櫛比士女林立下臨西湖有畫舫掩映花柳間舟
中人皆頸首仰視若與城上歡呼相答者固屬太平盛事
然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所以壯國威而綢繆未雨者尤
微大臣之猷書焉一日代還營債圖杭民爲營債所苦至
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公惻然代爲之償而於

牽引之牙儈尤痛懲之以杜永害圖中所載營卒有攜鏹
而歸者有執券而熟視者有持衡而較銖兩者而民則有
泣者拜者有旁觀而若爲太息者一日刑奸圖戢門以束
縗纓而俯首者十餘人其西則耆老婦孺之屬執香而羅
拜者爲數倍之皆悶左之受害者也弱肉強食之風爲之
丕變一日移鎮圖公朝服坐肩輿騶從甚盛拳躄之氓棲
燭彩亭羅列道左自武林門以北益絡繹數十里云其他
若捍海塘之類於修城宜講　聖諭之統于講學圖所不
盡載者余亦不能悉述也昔蘇明允作畫像記曰存之於

目則思之於心也固今孤山少麓既已范公之像而祖豆
之而此圖行將歸之于公故不辭而書之俾後之讀斯記
者庶幾得圖之梗槩焉
少宰洞陽人名士麟撫浙日多善政今湖上有趙公堤
與蘇堤白堤其稱三堤觀此記所紀人思無貲心耳果
擴貲心以發貲政人有不知者哉其尊祀于孤山宜矣
公著有讀書堂集古文才氣奔放自成一體詩隨意揮
灑靡律毋有未洽處鄉同輩過爲推奉予謂經濟已足
傳則詞章皆屬第一義彼矻矻者固不足爲公輕重也

丁卯秋八月範記

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

古者天子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興雲雨濟化育厥功茂
也而當世所稱四名山不與焉然而天下士庶無智愚賢
不肖舉趨瞻慕彷彿靈跡轉相告語有恨不及見者豈真
佛法宏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雄氏四十餘年導引無邊
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獨付摩訶迦葉葉入定雞足山阿難
尊者以寶香貌之至今弗替然則雞足當首四山而又不
與何也曰遠也自須彌山王分枝壁脈徧四天下崇峯邃

谷莫知紀極以其遠也然望欲焉即雖足為宗旨淵源猶或遺之況夫人七尺之軀百年之寄道業深厚而踪跡隱約名限疆域者豈少耶足山有八大利有賜藏四兵爰送惟牟付劫次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覩其厄傷焉走姑蘇告券四寨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面為卷六千七百六十匝以十四箱並諸佛像菲嚴以歸而遠乞記於余或謂三教聖人皆以無言為宗當尊者拈花時宛有點語摩訶矛間乃數千年惟藏是崇忽有御賜忽而烟消未聞西來眞意有此起滅也況如來密義不可思

惟結集以還編次重譯展轉論釋辭意嘵雜有識者嘆之悉微笑者今且大笑鬼子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道無名而文字通謂文字非道猶舍四時而言天也且夫步空之中覓非水火人笑見之及索以陽燧則熾承以方諸則液一切與音雖若塵積其實等虛空也人恨不持陽燧方諸耳何懼不遇水火哉當今末法行願疎薄各矜少得以為責及夫同道分鑣折正無術外者橫加排斥門偏開左次且綜宣圖積習無復廣學多聞者融理事而具辦才故也古人謂畜人神智冏通過於書般若精蓮曠劫莫殫中華

之教以簡奧為體學者徒以二二字訓釋輒云貫攝甚有誤謬相承不自覺者內典之妙從彖背中不厭詳密竅吹斯道良非一端斯所謂智慧聚也然則趣公是眾豈獨揭人天眼目於珥海天南即其所經涉應求問無量善信資助傳說已莫不知有正法眼藏所從來固知寶川之松望風指法寶之氣燭井鬼而光徧河沙雖足一山當自立名五嶽不必六四山不必五夫何遠之有哉

黃元治桂香書院記

桂香書院故為文昌祠祠有樓曰桂香康熙三十一年壬

申提督軍門諸公拓之為桂香書院云先是明嘉靖中李太史申鉉先生搆文昌祠於府治西北隅為校為殿上下各三楹繚之以垣翼之以應門以外恢宏爽塏望洱海如帶雪濤澎湃魚龍起舞都人士多藏修其中靜鶩點代有聞人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中經兵燹城市廬舍蕩為灰飛獨此與宣聖宮牆巍然並存豈非上天之祚斯文而文昌之靈有以默護之歟考大理郡乘故有蒼山書院畴昔諸當道捐貲置田歲收其利以供士子之肄業今書道址則荊榛蕪蓁不可復識雖其碑碣所載出自歐亦盡為烏

右吞峯面遺文片石無復有留焉者可慨也夫日書院者所以集大儒講正學樹道德之防而破邪僻之逕也大理滇之才數明經砥行志程朱之學者當不乏人獨不科譜之地以召通都之人士面聚其耳目故寥落散處無以自給則皆務爲童蒙訓詁之師求精舉子業且不可得況得聞程朱之學耶然則書院所關重矣軍門詺公自駐榆城以來孜孜然以興學校振人文爲已任卽今府縣兩學巍然煥然有一非公之所整頓而潤色者乎禮樂之器習爺之舞登降周旋之節拜跪作止之儀有一非公之所精

造面講肄者乎公猶以爲未得講論之地延明經砥行之儒以召通都之人士面聚其耳目使其寥落散處而不得與聞程朱之學以求至於大道非所以正人心作士氣也爰謀諸紳士商崇義舉等得李大史所撰文昌祠及其餘地乃糾工役闢草萊揣數丈檻以廓中路之規制面積蒼山書院之所不存進諸生而課之置租田而廩之將使高明者求造爲大儒次亦不失爲國家之秀士則皆足以破邪僻而樹道德之防也今大理人文雖未至於大儒然亦不失爲國家之秀士則皆足以視中溶先生時亦稍稍替矣予嘗曰待之士而後興者只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諸公所以振興夫士者至矣士亦烏可不以豪傑自命而甘埒凡民也哉彼蒼山書院不可問矣吾懼此將爲蒼山續也爰記之以望後之留意斯文者

重元治罷谷山澈碧樓記

康熙三十有一年壬申屬余攝滇寧駱事滇寧頻年災於水民方饑饉今又自春正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民益皇皇余憂甚禱於罷谷山之神祠明日大雨雨三日夜乃止民喜甚余復謁神祠謝之謝退而登樓樓搖蕩不能措一足

仰視則已洞其頂椿不屬檻楹不屬椿瓦不屬楹懼將壓也急下樓行未數武而棟顏余詰之既而曰此殆神之余告而冀余之撤其舊也乎爰召匠氏計其費勘者陶者塼者程其功肇於五月二十三日觀厥成乃集紳士把酒而落之客曰斯樓創於邑人趙副使歷百餘年而新於今日是不可以無額余題之曰澈碧茲樓之勝不在山而在水水實洱河之源洞山潛決不見噴湧之形而沉湛淵渟涵天一碧純而下之垂四十丈而猶未能窮其底三面環山獨敞一口而放之南南行不五里南洲夾之

叢葦盤蒲復拗其去路水益深山而高石岸動浮漚底洸
洑投以雜菓輒隨所投波立如樹因目之爲寄海躍珠云
霽日照映波光五色若虹霓者彩雲在此在彼莫測其變
中產芙蕖花似蓮差小有白者有錦邊者葉如荷錢花
葉本皆長六七丈采而羹之味勝於蓴目山古樹數百株
如螭如虬穿怪石之竅而蟠之鬱綠駢青映水愈碧樓踞
其巔以鏡浩浩之碧波斯不亦湛然而無澤也歟且茲水
之德不可及也泛而爲湖倒而爲江拓而爲海宜溯其源
而此不竭其藏也夏秋霪雨截於左者鶴慶之奔濤發於

右者鳳羽之駭飛朋流交患黃溜滓洞宜溯其源而此不
易其操也給於外者無窮於中者有主昭明乎天下
之至神而能若是乎客曰然是目也士女如雲方舟連袂
焚香祝禱竟日始歸問其故則曰答神也慶曩年境有是
故向徼曰寐應祷民且新矣無民矣求如此之徜徉遊遊也豈可得哉然則今日余與客觀之以
落斯役之成者皆神之賜也烏可以不記

嵐漆交記 尾閭偏石閣記

邑西尾關外兩山對峙絕壁深壑一石跨空洪水從茲出

爲風自山夾中來者爲雨山所過勢雄而力勁每當冬春
之交撼山搖岳其聲然入於耳者如百萬兵金鼓聲其捲
塵而上青霄者不異雲霧之障太空也谷口有橋虹跨長
空過當其衝傍無扶欄颿風一起雪浪飛過者目眩而
風伯復鼓其全力遂揭人馬而擲之鬱綠聳青映水愈碧樓
亦幸矣余每肩輿過其上必十數人左右擁之然且驚心
駭目況乎狹蹈空者乎急欲增修顧蕭然窶有志未逮
會普濟寺正覺施茶橋頭發大願力苦化善信鑿石牆之
左右翼然厥兩眷秋始告成噫正覺之功偉矣哉他橋之

患在水獨斯所患者在風石棚成而往來者如從巷中行
矣風伯其奈之何余樂觀厥成深嘉正覺之願力遂取捐
貲姓名鐫諸石以傳不朽云

張公山西之陽城縣人令太和時災逆初平撫傷殘興
學校政多可紀者後官至侍郎

聖忠吉菓榆楊氏十節詩序

君恒流覽史乘至獨行烈女等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
夫士君子砥行立節寧特致身通顯析圭擔爵始著節概
於一時垂休聲於奕禩已耶苟能以忠節自許即布衣韋

帶之士闔門稚弱之流無不見危授命爲國家樹大義
爲名教植綱維此激氣正性所以常存於天壤也余承乏
滇西下車之始見有棹楔巍然標名十節者心竊異之既
而諸生楊嘉謨楊祖烈及聯標聯魁等以其先十節傳見
示始得悉其一門節義之概焉夫楊君不過一諸生耳末
嘗膺爵秩之榮受祉稷之寄也未嘗有守土之責秉捍禦
牧圉之權也即其時彼都人士亦未嘗律之以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之大義迺乃因沙賊蹂躪矢志全城城既破積
薪自焚闔門燬爐嗚呼舉家紛難仗節捐軀前賢香魂同

蹈烈焰即古所稱獨行烈女其人歟吾於是而竊有慨焉
當甲乙之交中原板蕩海宇陸沈一時之席寵祿致逆顱
乎舂容談節義自命卓卓者及一旦變起倉卒躬蹈危難
而嗚嗚澳澀偷生苟免者比比而是迫其既死徒與塵塵
腐草同歸漸滅已耳以視楊君一門義烈其相去爲何如
耶今日者忠貞之氣炳如日星節義之風光昭牡豆雙豕
與蒼蠅爭靈芳名隨渾海同久天之報施善人固未艾也
其子若孫集當事表揚之始末與名卿大夫投贈之詩歌
裒爲一卷欲付之梓而請序於余余備官斯土與有激揚

之責者故樂爲表之以風有位以勵末俗且俾知古來獨
行烈女不得揄美於前也是爲序

黃元治感通寺僧無極朝天集序

余至大理即聞感通寺有明太祖御製詩云先是寺僧法
天當顯川侯傅友德討平大理法天爰率衆入覲京師獻
白馬一茶花一詩二章上御殿忽馬嘶花放天顏喜書二
詩賜之已而又命諸詞臣各賦詩以送上復製詩十八首
道其往還跋涉山之兒且賜號無極勑授大理府僧綱
司都綱世世勿替噫嘻恩何渥也大理在漢屬益州郡自

諸葛武侯征擒孟獲天威震疊南人帖服無何六詔分據
既無武侯之德之智足以感服其心而威又不足以震之
貪利黷武以召釁敗至使其得聚數十萬白骨纍京觀誇
示百蠻而爲中國詬宜宋藝祖畫玉斧而外也迨元以兵
力征服然其未世梁王與段氏搆兵尋戮殆無甯日天心
厭亂遂假手顯川一鼓而下之何尚詩征詩之難而今若
是其易豈非聖人應運區宇混同有非彈丸黑子所能抗

主師而遊天主出乎然深入深怪蒙股翻譯更應六七頃年其間豈無俊偉瑰奇之士觀勢審時足以自拔於荒俗乃率皆於聲教獨無極以一緇衣翻能覲天子於方興揚詩歌於盛世彼古來詩僧亦衆矣率皆淪落孤蹈求如無極者則斷斷未之有也然則無極安得以緇流目之哉無極刻御詩於石上集其所自為詩賦以及當時君臣諸贈言裒而成編名曰朝天集今其集具在即御書亦未至大劍落而不可讀獨詩僧稚野曰計四開以取贏餘而如此昭日煜星之文反置諸寒龕敗几日為鳥鼠之所弄客

來觀從烟埃中復手取浸且客觀已又不擇地置之嗚呼良可嘆矣大感通一詩僧以朝天增榮而為諸梵刹之領袖顧視龍文鳳藻會弁髦之不若遲之再傳湮沒尚可問哉余以宰木春過感通得瞻太祖筆寫自欣幸已乃索朝天集閱之又不禁悵然爰為訂其訛謬命寺僧與諸衆裝以傳永久而煌煌御製更屬裝整珍藏以為山門鎮此豈特寶宸翰侈君恩而已乎亦示後之用兵者務修德以來遠而托之空門者正不徒以禪寂為尚也今有無極其人乎吾願策杖而與之遊矣

黃公字涵齋欽縣人由鼇榜判大理歷守瀫江為阮亭先生高足詩字俱可傳政尚寬平人無懷之

毛奇齡平湖須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啟聖剛悲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變獨是阿羊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莖數世小波甫漿寇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鴟義擒虎初逞邛焚犯顏逆節還援江漢就其悖悍極之僭據而一敗荊湘再嬰澧岳繼殄黔蜀終絕昆詔數年之間廓清盡揃其敉甯書定

一若燜釜沃炭颺奮霆擊桓桓勵虎既迅且烈如今日者蓋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舊超于前古較之殷宗之守鬼戎周季之于西落采入三載退修十禩何有餘剪是以廟堂之算眞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攘之在外雖曰祖宗社稷實式憑之要之一人贍言動在百里凡夫謀遠慮宵旰劓割眞有非子孫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蚤之在命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巾包之汙溫生乎吾願策杖而與之遊矣

之痛也祇以變襲被畧倉卒奔救處寘狼顧計無所復返
假

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直等滇土

寵異親溥重緣外戚其爲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每多不祥況復豺豕爲心狼而易嬴初籍林慬以酋姪既而私振其黨謂以爲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函邑遂俟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拯溺而患大則

撼之如邱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思者睇時而動夫睇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

王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蠢初萌秦涼蜩螗及乎既煽歐鼓鼙發卒之長轡控四收八伏

欽明萬幾潛授妙略先壖雍益頓定闖番然後謀力雲會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贍顧王敦貿武昌之形漢宏失荊南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外有唇破齒仇之慮內有痛疡之虞內自痛疡尚冰泮之咸然且挺走莒南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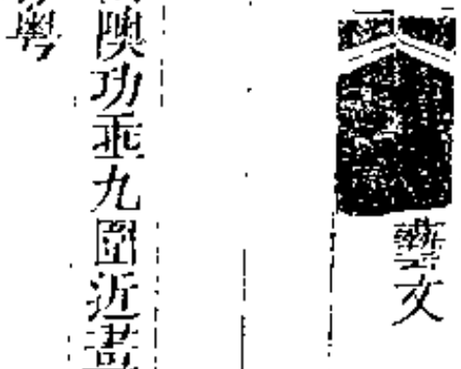
善闇越碧鷄之爾閉昆明之壍魚遊沸釜蕞息捲幕一日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旃于葉榆燿甲于洱西譬猶駭鯨觸網狴兇開樊賈林計誤不能爲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泱之若潰蟄剔田氏之首有何面目俘鍾相之族并及劾稗彼自以爲嚴營繕壘圯蓮徹可延收殘婁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豁闢大荒屏息一如卧榻賀株之煩枝附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念夫顧指神攝往見機括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爲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其功名第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釋將衙棘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撥理達務恃鬼倀之能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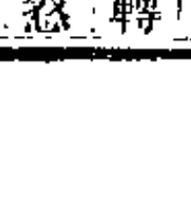
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伍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調柏南可以避天譴濶滄可以滌穢行究至罪果疲鐵橋而南莽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儻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鈇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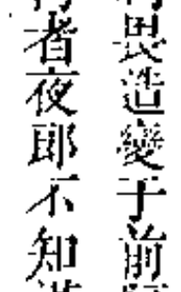
之詠嘆也且夫前代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
今者
皇孚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娛八
阿無結玩之累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方踰角入貢
而百粵之尉佗既蔑西南之莊蹻復平則是要綏流祭山
踰海猶荷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舜職叨侍從
親聞凱奏而不為之紀鴻功詔顯績非其誰也因于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



宵提之次謹贊筆稽首忻抃踴乃為之頌其辭曰
於赫
帝命拳開
皇丕德彼四奧功垂九圍近者豈挺海遠致狄鞮武烈文治恢于
無涯亦粵
紹歷禋續前緒威是內敉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鋸蠢爾
小醜反視而忤初蒸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弢稱兵澧陵
江漢南紀伏莽縱橫瘼犬漫噬枯儉覬生遂有朋狡效尤
面起隴蓋輔車脣齒岡海譬喻河朔安史田李次第剪絕
黴臂折指乃稟王伐鋪敦楚驅鸞鳥欲擊姑為剔羽聯者

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施旃飭我
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滇海四瀧千秋萬祀以思戎功
尤侗平滇頌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征貝子章泰綏遠撫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官兵
雲南進擊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齋矜兵法攻城爲下勿肉薄傷士卒
珍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于十月城中
食盡叛衆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益自到僞嘗開門降
迎
王師以人百姓前歌後舞壺簞載道或相與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爲
主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齋布堂京官捷午門外羣臣咸拜手颺

藝文
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緊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據滇爲
窟狡焉啟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薦食三楚波
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痍我人民不寧惟是又招八
閩句兩粵誘我蟊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騷動靡有寧宇
于是
天子赫怒譴牙旌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驍騎連營百萬度支轉
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征人伐鼓一月三捷大憝
稔惡天用剿絶其命賊徒駭潰閩越之人震慴流汗俯伏

朝廷下制書賜向之信死以尺組縛趴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瀾棘孤雛腐鼠保
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爲萬世僇其伏罪亦已晚矣夫以
堂堂
天朝勁旅用兵礪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其始也一
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龍韜虎之佐運籌帷幄折衝
樽俎一戰而翠荆襄再戰而復衡永西師絶連雲之棧跨

藝文
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關席捲貴竹宜抵宜蘭城下摩
旗點蒼之壘飲馬盤龍之津風馳電埽谷靜山空自征伐
以來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蹻閉
關昆明不通中國蒙合并有六詔蠶食洛大鄭趙楊號令
三嬗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
之雄畧穎涼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
忽合利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搆釁于後蠻爭觸陽日尋
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絶聞發帖亂其習俗然
也況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行驅市人于鋒鏑奠

尊敬聚獨其室家此弗之人冰深火熱嗚嗚然延頸待救
若枯旱之望雨惟我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鑊之中使登衽席鬁人濮人回
首面內貨沾閩澤雖虞帝之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
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勳庸銘于鼎鐘名號昭于史冊不其偉乎
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諸將士
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其他飛芻
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閔焉賴
社稷之靈以遏亂罟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更始
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業隆乎二五雖鳴和鑾
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愧哉小臣侗備官珥筆退而
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歷撫疆土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北至肅
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冕弓矢秉圭璋蠢爾强滔何跳梁射天逐
日肆披猖一豎從之同顛狂彭彭大車拒螳蜋衛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臼旄埽欃槍檄繫門推鑿挼斧斫碪乃鋒刀
峙糗糧雷輜星馳啟戎行勢同猛虎驅跛羊大首既隕羣
犇亡遂挽彭蠡迴瀟湘鑾讙鳥道闢康莊本瓜金筑歸疆
場競牽鐵索渡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僵貔如山鬼伏簷篁
銅鼓一鳴鼉鼉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徒倒戈爭投降君
子小人罷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轡臨城隍鞭指
邛笮揮丹騅駓駓駉駉相望碧鷄書啼金馬驤彩雲飄
飄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市廛不改耰鋤長狹僅容
傳白狼舐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歌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
負行羈韁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何念桁楊錢穀幾何
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喬

后以詔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大
鈴條革鶴朱鷺鐃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萬邦王道蕩蕩
臻平康大武止戈佳兵藏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
樂彰秩宗禴嶽釐筐黃龍圖寶書出低昂郊遊麒麟丸鳳
鳳黑秬黃黍兆豐年穰穰青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爝俯金湯
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邱答
穹蒼云

望清受命慰無疆

探策占之壽永昌

汪琬送人之雲南序

續藝文 卷八之五 藝文 十六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
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剿之孝言僉同吾獨
策之以爲不然昔曹操之破烏桓走袁尚袁熙於遼東而
不追也諸將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畏尚熙急之則并
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已而康果斬尚熙以降操矣
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外域勍其鼻息果能相親信
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勢與袁尚兄弟之在遼東何
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貰其納叛之
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諒哉司徒公之言也將貴謀而不貴勇兵貴精而不貴
多鄧子龍以八百人戰扳枝花劉綎以六千人擒岳鳳
走莽慮裡持較李宏劉深爲何如哉而鈍翁之筴緬甸
後卒如其指雖曰人事實關天命矣

龐塏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傳

孫繼魯字道甫號松山雲南右衛人嘉靖癸未進士初選
澧州知州以事改國子監助教歷陞戶部郎中衛輝府知
府會歲旱多蝗繼魯禱於神雨隨降蝗不爲災調淮安府
旱蝗如衛輝府禱之復應民以爲神咸戶祝之中官某奉

命織造過淮大作威福繼魯抗不爲屈遂誣搆械逮赴京
以百口直之不得竟中宗蒲亦抗章救辨即前發裝肆挾
者執 政意堅弗能解疽發於項遂卒隆慶改元言官疏其
冤請恤與制可乃贈繼魯兵部侍郎謚清愍蔭一子予葬
祭製文諭祭其略曰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汚之節矢心樹
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屢著於在官清望雅歸於輿論
特以鎮邊之議取於苟同乃來文致之辭陷於重譴式嘉
素履將介新恩云云時論快之

破硯集今已無傳尤幸雪厓錄其一絕句剛介之氣凜

亭如見云

宋濟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其先于洪武中由江南之無錫遷滇大觀妻楊氏生子二女一長子之翰之妻曰孟氏父子昆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崇禎末羣盜張獻忠陷蜀已而

大滿兵討張獻忠破殺之于鹽亭其將孫可旺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嗟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為當是時永明王即皇帝位于廣東可旺陽臣明寔不用命而李定國與可旺貳迎帝入滇可旺走北降滇人之前李定國與可旺皆爭出白表異或又勸大觀曰滇泉觀有樓曰魚樓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滇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暫弗出歲戊戌

大滿兵破李定國軍侵尋至滇永歷出奔如緬何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衷求須臾活豈可得耆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唯有一死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兒父為國死兒安敢不為父死大觀曰女死誠善第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為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為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瑣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為主死亦義也于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頃兒亦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傍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

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女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亦赴火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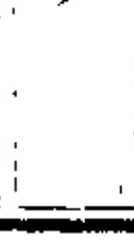
贊曰自萬歷以來天下多故行閒大吏討惟有逃耳一逃而廣商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亾而閩亾而滇黔亾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之死為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此與清愍孫公傳較明史更為詳核故並錄之嗚呼人患不自立耳果能自立豈至寂寂哉閱之者當審所擇

宋潛虛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王運閎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于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劉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推官爲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閎亦崇禎壬午舉人運閎以蜀亂擄其家從兄若永昌崇禎中陝西寇盜起天下大亂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于中原黔公世守滇前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反婁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于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于蜀其平東將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取滇卒由蜀入貴州開閩亂遂引兵能滇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窘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率其衆千餘人迎戰于祿豐縣之敗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柰何死也可旺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于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以守此土自分死人矣豈能復向賊廷求活且吾兩人書生耳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調其弟曰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衆曰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

議淵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告之曰來吾語女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巵酒開饌投酰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走得是廷傑曰諸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



烈皇帝表文賦詩四章以自明其志取素練縣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之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閩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嘆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閩有弟曰運閎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閎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全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月

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還滇聽逆紳任僎言自稱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監省侍從官浸尋自帝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揎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寔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宏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爾粵間乃立桂王予永明王于肇慶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旺曰君自王滇南衆旦不服今廣東立新君能東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卽使畏知往粵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粵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

義至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臣嚴起恒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疏論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向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爲如此奮起擲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旺面可旺益大怒遂殺畏知子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晉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部曲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歷之亡也幾其骨且棄之瑤海人相向悲泣

乃爭掇筐拾取之車中見者感其意各給以錢由之錢滿
筐遂以葬其骨云吾嘆演人
是史公合傳體其摹畫處添毫欲活 ○較萬季野馮再
來一作尤爲警動

遊燕子洞記

乾隆己亥三月遊燕子洞蓋二十有一年矣其縹緲靈恍
之狀長不絕於耳目間壬子癸丑客居
以爲絕境而余獨默然或問之余曰占
色意中別自有西施皆謂余狂易竟有
洞中月光蕩隙如雪灑然不能寐蚤起鳥聲
打五鼓不覺也余往時在懷寧壯盛之
髮年才傷今塞塘頭白雲達亦頭有二毛念余與楊氏三
世姻舊交好之厚且生平山水之游履
子洞者故勉而終記之曰丁酉之秋友
白余自都中偕往亦亭塞塘尊人也途
溪白雲牽珠非不奇奧覺少水自不及江東諸名勝及至
蒙白亭言百里外阿謎州燕子洞因往
游之役謬曰識路

徑仄纔容馬足幾墮者再至則低屋數椽他無所有土人
謂有通行路在前適所行有蹶而死者屍游武進鄒君怒
欲鞭役入門拾級而下至洞仰見燕子數萬呢呢喃喃不
絕於耳鄒大呼曰煩襟盡釋矣今乃知人有過而怒之者
之可以不必也左有窗窗外石壁數仞有穴數百禽鳥不
一類出入穴中皆不識何鳥鳴不已側耳聽之有潮音焉
凡瀑布聲在上此乃在下卻下踏水聲萬丈絕勝江聲橫
壯松聲在空也迫而觀之水一泓耳如汪汪萬頃陂夜宿
洞中月光蕩隙如雪灑然不能寐蚤起鳥聲鼓初人時適
多余少從宦吳中太湖人嚴不敢一夕宿於外年二十始
歸里宿檥烏坂吳氏家天將曉聞林間鳥驚猶余十餘年
置而不去懷之鳥聲今乃爲燕子所奪矣由通行路歸迴
首無所見所謂石壁者不知何處歸蒙自與亦亭抵掌言
之亦亭善雙鉤草書有遊絲蛛網秋蛩春蝶之妙其工絕
一世勸其作書懸洞中亦亭欲余爲記以筆力弱不能達
恐不稱雙鉤書固循至今亦亭歿且四年雲達滯日下
而燕子洞者又達在萬里外也老懷可勝道哉嘗塘讀之
凄然泣下露襟矣或曰西湖遂不及邮余曰西湖少一燕

詩擬之西湖青蓮也燕子洞漢人歌謠也其一二語妙絕
詩蓮集中所無漢人集中不必有蜀道難長干行也雖然
詩蓮世豈又有一哉幕塘他日到西湖當思余言

不事描頭畫角而尺幅中文生于情惟覺靈氣往來創

體實屬正體

威遠知事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名璞字銳九別自字魯峯先世自濟源遷寶豐

君祖天祿遷魯山考明玉年二十餘殁以君仕贈順寧知
事配張孺人早殁繼配温孺人實生君數歲而孤孺人守
志撫孤鄉里以苦節稱君稍長備書以餼習申韓家言魯
山令王君擊甚請南陽延君佐幕務歸投牒爲刑曹吏期
滿考授正九品職以母老不謁選躬耕養母者二十年母
歿治喪中禮服闋得順寧府知事長官才君署縣事歲大旱
請借谷順寧離省千八百里待報則民餒遂開倉先賑之
長官怒君擅發君申辨得請明年貧民不能償者五百餘
石君變產代納育賢書院久廢君捐俸修葺聘貢士杜棠

王講席文學興起請於上撥官地二頃以資膏火政署墨
者則稱絕非好惡之偏直未至真處耳評山水亦然今以

州州有新墾地歲歉徵租民大困君爲詳免州不產瓜瓜
時鉞民錢市於他縣遂爲例君復免之普洱府威遠極邊
地夷民雜處其俗好人而怒獸號難治長官皆曰無踰王
知事者遂調威遠甫抵任而黑猓叛巡撫江公蘭會提督
其公發兵剿捕之軍裝資長夫力前募者多不給值民聞
雇役多逃避君無苛減久之民信爭爲長夫運裝速於是
有牛屑山土塘之捷邦右甯靖善後之虎練八百土練
二千皆隸君撫循得兵心而民不擾波月那磨投誠頭目

刁廷桂黃金武俱嚮化事平以功授縣丞職署思樂縣威
遠民攀轅而送者千餘人縣東門臨大沙河渡者多溺橋
久圮君捐俸中先出資爲倡費二千緡而橋成民德之邊
俸滿以州判用君任事不避艱險莅崖最簿間積勞致疾
引疾回里長官莫不惜之今大學士費公官雲南布政使
時前直隸總督顏公檢官迤南道時皆曰王知事誠實之
心人不能及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庶得六
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飾吏治君起家不由縉掖而歷著
循聲如是可表也君生於雍王癸丑某月日殁於嘉慶庚

申年共月日春秋六十有八葬於縣西某鄉子一人光鼎
魯山縣學生孫二八景洙景泗薤後之八年余始爲文表
之表曰
古之仕也以澤民矜也不然自束髮受學授之於其師聞
之於其親皆以爲榮其身而利及其子孫然而問刑名不
知問錢穀不知一旦有事則倉皇而瘝巡君之居官也遽
追責罰而近比況鍾固圖受道而邊徼抱功不籍於帖括
而直攄其心胸吾表其墓無虛詞使儻名而市行者聞而
愧淫刖其胥挾也慮可乎及於蜚蠆

家傳墓銘固不足爲以名手出之自有分寸表詞于
事外見意致可爲七篇頭老先生頂門一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３７
作者＝
页数＝７９４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